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三六〇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E13.36/01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三六〇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0.2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三六〇冊目次

集部・總集類

奇賞齋古文彙編二百三十六卷(二)

〔明〕陳仁錫評選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七年刻本

.....一

奇賞齋古文彙編二百三十

六卷(二)

〔明〕陳仁錫評選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七年刻本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三十五

太玄經

減 驗

守 翁

聚 積

飾 疑

視 沈

內 去

晦 昔

窮 割

奇賞齋編 卷三十五 太玄經 一 是經

止 堅

成 闕

失 劇

馴 將

難 勤

養 跨

羸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三十五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楊子太玄經

從減至晦第五

三 方一州 減 人玄陽家一水

陰氣息陽氣消陰盛陽衰萬物以微終于此首處暑

氣起于此首初一斗指申庚則用事

初一善減不減冥 損也常能自損若水之性內自淪

下人不見 測曰善減不減常自沖也 常自沖

次二心減自中以形于身 二火陰位陰中之火先而

見也心而自測曰心減形身困諸中也 內自困責

次三減其儀利用光于階 三為進人當進而先自損

登階性有光榮也 測曰減其儀欲自禁也 自守以約

次四減于又貶其位 又治也金性剛而在陰位自測

日減于又無以落眾也 以德威眾

次五減其黃貞下承于上寧 五稱天子處中央稱黃

道為下雖階故減貞臨長四方故 測曰減黃貞臣道

下承奉天以禮時節和調故上寧

丁也 上故道當也

次六幽聞積不減不施石 六為水稱幽施祿及下故

測曰幽聞不施澤不平也 不施如石故

三

次七減其疾損其卹厲不至 卹憂厲危七火也為水

損之疾除憂卹危 測曰減其疾不至危也

次八測 音連連減于生根 八木秋衰測不也連不垂

益測曰測連之減生根毀也

上九減終利用登于西山臨于大川 九最後故減終

故積大川山下自川故曰臨 測曰減終之登誠可為

也 減道已終履至陰以濟艱也

三 方一州 陰 人玄陽家二火

陰不之化陽不之施萬物各陰 行屬火陽在上陰在

初一陰不予丈夫婦處 一為下人在陰家 測曰陰不

予人所違也 故不丈夫

次二陰于血資乾骨 血陰濡二火故乾陰中陽稱骨

測曰陰于血資乾骨 自肥也 自肥也

次三貌不交其 貌 陰 陰無辭 三陰家之陽而任陰

有辭而無辭也 測曰貌不交人道微也 不能交

次四陰其穀不振不俗累老及族 四為公侯而在陰

振故族類之 測曰陰其穀不得相希也 世之陰則不

老故為累 測曰陰其穀不得相希也 世之陰則不

歌行章之
卓則無句
守之志慮

守之初
日入於
六度

泉源之金不可漲也所施惟謙

次七鑒于體黃肉毀體謂體相連若子孫也失志

測曰鑒于體骨肉傷也九族不睦故傷

次八鑒遇禍禱以牛解八為過中五為牛木克土故

測曰鑒遇禍大費當也牛為大費請

上九鑒不雨半乾肺九為金金生水家性鑒鑒而不

當私病無潤澤及民測曰鑒不雨何可望也鑒無潤

望希

三三 方一州守人玄陽家二木

陰守凡陽守門物莫相干行屬木二氣相對上下

初一閉朋肅守元有閉塞也朋黨類肅肅元善之

之善則守長也其有身而閉黨類守其身

家之義也測曰閉朋肅善持有也

次二迷自守不如一之有二陰位為目日在陰中故

不如一守身修迷迷而自守大行不正故

善持正業也測曰迷自守中無所以也

用無所

次三無喪無得往來默然三為進人當及時建德修

次四象艮有守四為成爲大象似艮艮難也似能難人

測曰象艮之守廉無惘也廉察而已

次五守中以和要侯貞五為天子守中和之道以有

其國請侯之正主也故貞以

何夢

命之初一
日八變
十一度

遠正國人所歸要測曰守中以和侯之素也

居中以正居中以正若

次六車案輶主壁座六為上祿下之所奉不通神益

測曰車案輶不接隣也無所接及

次七羣陽不守男子之貞七為陽世又陽故稱羣為

三其世因三問二所介者遠在測曰羣陽之守守

貞信也守正無欲

次八日無杵其確率天陰不雨白日毀暑八木也故

雨草木枯槁故毀暑測曰日無杵其守貧也

上九與茶有守辭于虛首不殆故白守以類求故辭

青囊彙編卷三十五

民得守道之家四方無虞測曰與茶有守故愈新

也日見任

三三 方一州人玄陰家四金

陰來逆變陽往順化物退降集行屬金處暑氣終此

首次三陰上為逆陽下為順萬物

日衰故曰退降集白飲也故曰翁

初一狂衝于冥翁其志故稱狂衝發源蒙家故冥波

法故言順其志雖欲逍遙天之茲之性雖欲逍遙

天之不順故曰測曰狂衝于冥天未與也天未與之

也道通

次二翁冥中射貞二為平人不隱不仕故翁每自願

叔牙仲父

余非所以

聚之初

測曰翁冥中正子也謂二也

次三翁食嘖嘖為進人順意欲上縣食十四測曰

翁食嘖嘖利如舞也故如舞也

次四翁其羽利用舉舉用朋友相與進在位也

測曰翁其羽朋友助也

次五翁其腹辟金穀辟為天位在家翁欲順志金

測曰翁其腹非所以舉也

次六黃心鴻翼翁于天六為五心中故黃心位

下故翁于天測曰黃心鴻翼利得輔也

次七翁綴惻惻七為失志為鳥為龜馬而失志故

奇賞彙編卷三五

測曰翁綴惻惻被離害也飛而遇

次八揮其罕絕其籍殆七為用器而在八前年罕

絕罕敗揮而去測曰揮罕絕籍危得遂也得遂龍之

上九擇其角維用抵族九為兵為禍抵擊也金為角

測曰擇其角珍厥類也珍絕其

陰氣收聚陽不禁禦物相崇聚行屬上陰陽聚而

初丁鬼神以無靈一在下故言鬼神視之無測曰鬼

形故曰無如無所見故靈

神無靈形不見也形之不

次二燕聚嘖嘖為平人不隱不仕相測曰燕聚嘖

嘖樂淫衍也樂而無節

次三宗其高年羣鬼之門為門宗其高年鬼

敬

次四牽羊示于叢社執圭信辟其左股野家性果

牽羊于叢不足勞也今進君月

次五鼎血之猶九宗之好乃後有孚為泉草也五為

奇賞彙編卷三五

不違于道然後相示以忠信也測曰鼎血之猶信王

命也以信為本

次六畏其鬼尊其禮狂作昧淫亡昧迷也淫謂

測曰畏鬼之狂過其正也

次七疎萃于丘家七為下山有丘家之象火在水上

測曰疎萃丘冢禮不廢也無廢禮也

次八鳴鳩在林吸彼眾禽八為林七為鳥鳴鳩

鳥在林聚測曰鳴鳩在林眾所吸也故眾惡之

上九垂涕聚眾家之彙金生水九最高剛鼻中

之木位高而下故曰涕垂

彙類也。朋類相。測曰垂涕。鼻時命絕也。位終。命之象。

三二部一家。積。中上象。大畜卦。

陰將大開。陽尚小。開山川。藪澤萬物。攸歸。行歸水。是

盛陽。氣微見。山林川澤物。

初一。冥。積。否。作。明。基。善。謂。善。良。也。積。善。之。物。以。為。

明。成。之。基。故。測曰。積。冥。否。在。惡。也。所。積。不。吉。

次二。積。不。用。而。至。于。大。用。君。子。介。心。陰。中。之。陰。故。稱。

終。當。大。用。故。君。子。大。其。心。志。以。俟。時。測曰。積。不。用。不。

可。規。度。也。大。人。之。心。不。可。測。度。

次三。積。石。不。食。費。其。勞。力。石。為。四。在。三。之。上。故。測曰。

積。石。不。食。無。可。獲。也。故。無。獲。非。節。

次四。君。子。積。善。至。于。車。耳。四。陰。位。而。在。陰。家。故。積。測。

曰。君。子。積。善。至。蕃。也。車。服。有。章。以。顯。賢。所。謂。蕃。也。

次五。藏。不。滿。盜。不。竊。五。君。位。在。積。家。陽。道。不。足。故。測。

曰。藏。滿。盜。竊。還。自。損。也。厚。亡。多。藏。必。厚。亡。

次六。大。滿。頃。施。得。人。無。亢。六。為。大。水。木。滿。則。盈。故。傾。

測曰。大。滿。頃。施。人。所。來。也。施。祿。及。下。故。利。人。無。與。亢。

次七。魁。而。顏。而。玉。帛。班。而。決。欲。收。寇。魁。藏。也。顏。見。也。

決。致。寇。也。測曰。魁。而。顏。而。盜。之。招。也。決。以。其。欲。而。果。

次八。積。善。辰。禍。維。先。之。罪。八。木。也。木。逢。秋。霜。為。之。作。

禍。罪。出。先。人。大。樂。金。故。也。

測曰。積。善。辰。禍。非。已。辜。也。

上九。小。人。積。非。至。于。苗。裔。九。而。積。非。先。克。了。木。故。木。

苗。裔。陰。家。之。陽。故。曰。小。人。惡。之。測曰。小。人。積。非。禍。所。

斃。也。積。非。之。人。禍。所。鍾。也。

三三。部。一。家。飾。上。下。象。貞。卦。

陰。白。陽。黑。分。行。其。職。出。入。有。飾。行。屬。大。白。露。飾。終。此。

首。六。十。指。西。南。呂。用。事。陰。升。于。西。故。白。陽。退。此。

千。北。故。黑。陰。陽。分。職。所。主。白。黑。相。襲。故。曰。飾。

初。一。言。不。言。不。以。言。一。陽。家。之。陽。故。曰。君。子。非。

測曰。言。不。言。默。而。信。也。非。法。不。言。故。然。而。信。

次二。無。質。飾。先。文。後。失。服。二。陽。家。之。陰。小。人。道。也。無。

也。測曰。無。質。先。文。失。貞。也。一。質。而。飾。故。失。正。

次三。吐。黃。齒。舌。掛。黃。聿。利。見。哲。人。黃。中。也。舌。言。也。事。

火。行。火。燥。而。進。當。上。于。四。門。為。公。侯。吐。出。中。言。測曰。

掛。盡。道。述。以。奉。于。道。故。利。見。哲。人。哲。人。謂。五。也。測曰。

舌。聿。之。利。利。見。知。人。也。四。四。奉。五。利。是。智。德。之。人。

次四。利。口。哇。哇。商。人。之。貞。哇。展。轉。貌。夫。人。不。言。言。必。

測曰。哇。哇。之。貞。利。于。商。也。哇。哇。之。言。商。人。之。利。

次五。下。言。如。水。實。以。天。化。下。下。如。水。所。以。獲。尊。位。實。

測曰。下。言。之。水。能。自。冲。也。冲。虛。也。推。虛。

次六。言。無。追。如。抑。亦。飛。如。大。人。震。尿。六。為。上。祿。施。禍。

言。不。可。追。言。出。如。飛。測曰。言。無。追。如。抑。亦。揚。也。抑。揚。

心祖奇

其行也位在手九遇正也

不用混日內其明自疑深也而自改

次二君子視內小人視外一為君子內其明故視內
外煇故 測曰小人視外不能見心也小人明於外而暗於內
次三視其德可以幹王之國三為進人日新其德必
測曰視德之幹乃能有全也能自全
次四粉其題頰而其泥須視無妹粉飾題頰而妹
位而當陽象之陰為小人之道不妹其心而 測曰粉
飾其面猶妹之予而遇于雨故 無妹也無妹也
題而須不可忍瞻也可忍之夫
次五鸞鳳紛如厥德暉如五為天位故稱鸞鳳紛
如指文章輝如指文德 測
曰鸞鳳暉如德光皓也言其德盛
次六素車翠蓋維視之害貞則不純素性為視能內
宗廟尚質素車而蓋翠
青實彙編 卷三十五
自視後改 測曰素車翠蓋徒好外也紛飾于外非道
于正故貞 次七視其瑕無穢七為大火性光炎家為視能內自
視身不容瑕修潔自持故無穢
測曰視其瑕能自矯也自矯以正
次八翡翠于飛離其翼孤疑音疑 之毛躬之賊八為震
故稱翡翠于飛為免狐疑也各以文毛之用 測曰
致殺身之禍不自視之咎也狐疑者可為畏者
翡翠狐疑好作咎也八獨無視
上九日沒其光貢于東方用視厥始九西方也日之
光貢飾黃白色也將入之日既赤 測曰日沒貢東終
且黃若初出之時故曰視厥始
領始也始終相領
三 方二州人玄陽家一木
一節一宗 沈下下家兌卦

陰懷于陽陽懷于陰志在玄宮行陽水陰氣井上陽
陽安交字不得通故相懷德上為中宮在下
為玄故志玄宮陰陽之道先反在下故曰先
初一沈耳于閨不聞貞也一為耳耳在內不聞
測曰沈耳于閨失德體也無有連志
次二沈視自見賢于眇之眇眇眇之沈者必見其內
內指不疾無所憂懼必能 測曰沈視之見得正美也
自見是賢于此之所勝
道之美也
次三沈于美失貞矢三為進人進不以道沈而美
色失其正直矣矢而貞正也 測
曰沈于美作孽盲也沈放美色
次四沈離沈視食苦貞四為西故稱沈離亦為公侯
義不素餐故先苦而後得祿
青實彙編 卷三十五
也得必以 測曰沈離沈視擇食方也言其所食
正故貞 次五離鷹高翔沈其腹好蠅音蠅 惡粥音粥
家性沈沈于惡位高翔不復猶貪暴 測曰離鷹高翔
之君高志行好懷高翔利惡所出也
在腐糧也下不足也
次六見票如累明利以正于王票飛光也累明也六
明麗正光輝宜 測曰見票如累其道明也道之分明
善故利正于王 次七離如婁如赤肉鴟梟厲離婁力視離七為目故
見赤肉而鴟 測曰離婁赤肉食不膩也視其非求
視之屬也
次八盼得藥利征日之美曰盼而視故見藥利
去疾猶用賢以蔽蔽故利征
測曰盼得其藥利征邁也邁往也利

內之初一
日八時宿
四庚

上九血如剛沈于額前尸後喪九為金故納血憂也
九為終故沈于額在前為尸謂不見最上故言額家性沈
克在後為喪謂火在後克九金也測曰血剛沈額
終以貪敗也進退有禍

三三二方二州內人玄陰家二火
一節二家下中象歸妹卦

陰去其內而在于外陽去其外而在于內萬物之既

行屬火秋分氣終此首次二寒露節起此首次三

陰氣已盡陽氣復下萬物已成收藏入內故曰內

初一謹于娶執初貞後寧正也謹其娶執男女

道正故貞夫婦別測曰謹于娶執始女貞也正故為

室家安故後寧

次二邪其內主迂彼黃牀內主婦也火為水妃必見

亦亦內也內主測曰邪其內主遠乃寧也性相克害

不正故遠之

次三爾儀而悲坎我西階三陽位內者婦之乃安

指三也悲悲已也納內之世親測曰爾儀而悲代母

迎之道婦升西階有代親之義

情也感母見代

次四好小好危喪其蘊袍屬屬危也蘊袍謂食祿也

之位不盡忠以和陰陽測曰好小好危不足榮也好

而狗修廢故喪祿也

非正故不足

以焉先除

次五龍下于泥君子利以取娶遇庸夷五土六為水

泥龍者陽象陽下于陰親迎之義故利測曰龍下于

取娶庸大夷說也親迎以禮故大悅

泥陽下陰也親迎之時

男下女也

去之初一
日八時宿
九庚

次六黃昏于飛內其羽雖欲滿宮不見其女六為宗

廟見然後成婦昏者親迎之時于飛就陽也內其羽

及升宮也六欲配五而五克之是見克不進故不見女

測曰黃昏內羽不能自宗也時遇將奔

次七枯垣生秀曜頭內其稚婦有七為祖父故曰頑

稚婦者二為仲女而測曰枯垣生秀勿慶類也女妻

與七合故有稚婦

故不

足慶

次八內不克婦荒家及國涉深不可測八陰當婦于

九而克之故不勝婦端而測曰內不克婦國之孽也

不勝故家亡而及于國

上九雨降于地不得止不得過金生水故曰雨雨施

也不止者祿有常數也不過者測曰雨降于地澤節

實不過及也所謂不階不溢也

青囊彙編卷三十五

也雨降于地節

之以陳澤也

三三二方二州去人玄陽家三木

陽去其陰陰去其陽物咸偶倡行屬木偶張偶盛也

交錯萬物張盛各

去其位故曰去

初一去此靈淵舍彼枯園一為水最下稱淵行在水

上是日枯園舍居也家測曰去此靈淵不以謙將也

性為去去下而居高也

水以善去下為本今去

下居高非謙德也

次二去彼枯園舍下靈淵二火也水克

淵謙道光也去高即卑

次三高其步之堂有露三為進人故高其步當升

未至故其榮速露見也

詩曰酒
人內相
之章
鳥飛
之章

購初
日入
半宿

曰高步有露妄升也不稱謂謙而
次四去于父子去于臣主五以上為祖之屬則以
上父沒則子繼家性下為子孫之例五則四
為去去小而升人也測曰去于父子非所望也
而先望之意父位
次五捷音其衣之庭有虞
測曰捷衣有虞亦可懼也庭之不除
次六躬去于成天遺厥名六為上祿位高而尊
躬去于成讓不居也已居天位
次七去其德貞三死不令七為火行屬木為其父母
為去雖去而正測曰去其德貞終死醜也
奇賞彙編卷三五
終不五選經
次八月高弦火幾縣不可以動動有愆八陰月象月
之餘也火大人幾縣者歲將晚也
為老疾愆也如月動而益晦也
恐見咎也常恐見咎
上九求我不得自我西北八木行而金克之其求之
測曰求我不得安可久也雖在去主
三三方一州
二部一家晦中下象明表卦
陰登于陽陽降于陰物咸表明行局金陰陽易位萬
謂之地故相克之
初一同冥獨見幽貞水在金行于母之道在晦間之

十三度

以廟之道

故曰以陽測曰同冥獨見中獨昭也
次二盲征否二為日在陰位處闇
否不見道也故不見道
次三陰行陽從利作不凶陽行則陰從今而反之明
家事雖非公正作務測曰陰行陽從事必外也
之事事未為凶也測曰陰行陽從事必外也
可修丁官故必引
次四晦其類失金匱四金在土行晦世故晦其類
測曰晦其類法度廢也廢失之美實
次五日正中月正降君子自晦不入窮五為中央故
處天位而當晦世從時而卑故測曰日中月降明恐
日自晦謙尊而光故不入窮測曰日中月降明恐
奇賞彙編卷三五
挫也月中則月盈
次六玄鳥維愁明降于幽六為玄七為鳥祠祭宗廟
測曰玄鳥維愁將下昧也而維愁也幽神所居也
次七胎音
測曰胎提明德將遵行之行也胎目不明提提棄遵循
測曰胎提明德將遵行之行也言行以
次八視非其直夷其右口滅國喪家七為日八因以
入之右故曰右口滅傷也家性晦目少
目晦故傷上故九九克于木故滅國測曰視非夷
目國以夷也世故夷
上九晦冥冥利于不明之貞九金在晦世故冥冥利
測曰晦冥冥之利不得獨明也時不明時之故貞

從書至卷第六

陰征南陽征北物失明貞莫不背骨

降氣起此首次五十五指或無射用事終行也陰南

初一背音復喉天不根其軫音喉天無能見也

次二明復喉天觀其根音日為日故明腹目供明

次三師或導喉脉其璋音師為喉通璋也木在

奇賞彙編 卷五十五 七選經

辨也導者不明 故無以別

次四鑒貞不迷於人攸資 四金為鑒鑒之正皆猶為

何測曰鑒貞不迷誠可信也 可保信也

次五倍明佞友光觸蒙昏 五為天子以賢自比為明

佞測曰倍明佞友光人可煩也 佞友光明

次六背骨之離不宣焚且宛 音那六為上豫而在

膏之離中夢夢也 夢而退也勝

次七膏好明其所惡 志失禍生惡加乎下好自文飾

明其所惡也 測曰膏好之惡者不可昧也 明昧更

卷之四 以人心慎

也者

次八昏辰利月小貞未及星 昏辰利月尚可願

小貞未及如星 測曰昏辰利月尚可願

也猶可願矣

上九時蹉蹉不獲其嘉男子折筭婦人易筭

有筭婦人寄之以飾蹉蹉長數嘉善也男謂九婦謂

陰氣塞宇陽亡其所萬物窮遠 蕭天地間故曰塞宇

奇賞彙編 卷五十五 大選經

初一窮其窮而民好中 中忠信也勝位除家君子之

好故好中 測曰窮其窮情在中也 上所好忠信之

次二窮不窮而民不中 而為小人故不以窮為窮

日窮不窮詐可隆也 行詐也

次三窮思達 世故自思以求達 測曰窮思達師在心

也 師 師

次四土不和木科梢 音宵土謂五木謂三木友于

次五美無慘其腹坎坎不失其範 範法也五為君位

測之初
日入尾
也

約故美無操一為人腹腹大不克故
不失其正也

次六山無角水無鱗困犯身
困測曰山無角困百姓也

次七正其足蹄音
以盛大為水所克則窮見若蹄測曰正其足險得

平也
貴得其平

次八涉于霜雪纍項于鄰
中尚不教難之所生故測曰纍項于鄰亦不足生也

奇賞彙編
上九破壁毀圭舊竈生龜天禍以他

毀圭逢不幸也
三三二家

陰氣割物陽形縣殺七日幾絕
絕天地間去冬至四十九日當言七七但言七者約

初一割其耳目及其心腹厲用耳以目及遠而見割

次二割其肱臂利以無穢
肱去無累測曰割其肱臂惡不得大也

除其身故言利

次三割鼻食口喪其息主
者氣息之今而測曰割鼻喪主損無榮也

次四宰割平平
其所故測曰宰割平平能有成也

次五割其股肱喪其服馬
測其所事今割喪測曰割其股肱亡大臣也

次六割之無創飽于四方
故無創下得其測曰割之無創道可分也

次七紫蜺商雲朋聞日其疾不割
以徵時七為失志故為測曰紫蜺商雲不知刊也

次八割其蠹得必疾
知利除

測曰割其蠹國所便也
上九割肉取骨滅頂于血

以及其君也

三三二家

陰大止物於上陽亦止物於下下上俱止行屬木霜降氣終此
 首次八立冬節起此首上九萬物上
 屬于陰下歸于陽各止其所故曰止
 初一止於止內明無咎陰陽隔絕各止其所如水占自清明時行明止故無咎
 則曰止於止留足明也知難則

測曰止於止智足明也

次二車朝俟馬酋止二爲平人不隱于仕家性爲測止故車則朝俟而馬就止也

曰車輶馬止不可以行也晏然無求故不行也

次三關其門戶用止狂蠱三爲門戶家性爲止故謂蠱暴也謂關以止暴測

曰關其門戶禦不當也

次四止於童木求其疏穀四爲金苑于木以童木而未實非其時也測目

止於童木求其窮也

次五柱煥蓋蓋車毀勾流五爲天子故稱中蓋莫

待君也若處重蓋之中故言蓋蓋殺
測曰柱及蓋

賈中也賈處中

次六方輪廣軸坎軻其輿

故坎測曰方輪坎軻還自震也

次七車、累其僂音池又音智、馬獵其蹄止、貞僂輪也、輪而見累故云坎

軻車繫馬罷故蹄獵輪繫蹄獵測曰車累馬獵行可
不可舉行家性爲止故止貞

鄰也車繫馬罷不可以遠行止于隣里

次八弓善反弓惡反八木也故爲弓善反詩云四矢反弓言反其故處也惡反者不

然反也。善發則偏。善馬狠惡馬狠。善馬常調養不厪也。惡馬常狠不厪除也。亦以喻臣

上九所干株木音於砥石止九爲金故解不反入
 之善絕彌音破車終不偃偃止也引馬不長踏拉不
 惡引破車終不偃患故有絕弦破車之禍彌
 強測曰反弓馬狼終不可以也也
 貌

進退不宜故測曰折木較石君子所止也

三
部
堅
上
亦家長計

陰形併冒陽喪其緒物競堅彊行陽金朋同緒業也
陰氣固盛陽失其業

物競堅固
故云堅

堅之初一日入星宿
初一磐石固內不化貞
陽家之陽在五行以子之道故石固磐石之性不可動移

貞故測曰磐石固內不可化也內能磐固故不可化

次二堅白玉形肉化貞家性高堅雖克其本不能消錄適可鍛治爲器故內化貞

齊東野語 卷三十五

三聖不交或世其口三東方帝之所出在堅水之

臣不固臣
不害則身
于中
則日堅不凌不能
詩齊也
君臣相失故
月富凌不凌故或恐陽氣泄

也。淵曰：豈不涉不能持刃也。不齊正。

爲公侯小國土彞喻民民而替替德乃安

國不在大小惟德所由道正德國故伯
小姦營營固其氏也氏本根也本固則味疆

次五翊大婦小虛國小德大財民衆殷測曰翊大婦

小國虛空也

詩曰德祐
次六載縵紗紗縣于九州
細微之德祐有九州九州

夷泉之印之民縣命太虛
故曰縣于九州測曰載
蠕之縣民以康也
故康字也

100

次七堅顛觸家顛家皆於高志大行象測曰堅顛觸

家不知所行也自能其行而亦知之

次八個堅禍惟用解蟬之貞之東方為龍解蟬好直

能情服惟測曰個堅禍用直方也之賦也堅則其禍不

上九蠱焚其羽喪于尸七火八木不在火上炎焚陽

民而見焚君將測曰蠱焚其羽所憑喪也

三三一部一家成人玄陽家一水行屬水此時陰氣方

陰氣方消陽藏于靈物濟成形消陽氣藏于靈祇之

形體故謂成

初一成若否其用不已一若子不有其功雖有所

奇賞彙編卷三十五測曰成若否所以不敗也謙以得之

放實測曰成若否所以不敗也謙以得之

次二成微改改未成而殆成熱于物富須水火今未

在火下故言未成測曰成微改改不能自逐也未成

自逐

次三成躍以縮成飛不逐三為進人故欲上躍躍而

為成飛躍就尊據有于測曰成躍以縮成德壯也得

聚成功而不追逐也

次四將成於敗四為公侯據下行陽奉上循陰臣道

測曰將成之於成道病也若下自矜

次五中成獨督大五為天位處中敬和故曰中成尊

無二上故曰獨督大

不敗不邪居功之道

若猶自矜取取耳

測曰中成獨督能處中也龍象中時

次六成魁瑣以成獲禍六為上祿故魁然也瑣細也

瑣雖居上祿而不崇六近于五上克下本故謂之

讓必見克害故獲禍測曰成之魁瑣不以讓也下讓

招也

次七成闕補七為夫志故闕成陽家之陽君測曰成

闕之補固難承也難承繼也

次八時成不成獨失中也宜成不成

曰時成不成獨失中也失中正也

上九成窮入于敗毀成君子不成君子之言示端而

不成九為成終故曰測曰成窮以毀君子以終也終

窮窮當更生故小變測曰成窮以毀君子以終也

奇賞彙編卷三十五測曰成窮以毀君子以終也

成道君子之終始也

三三一部二家闕音志○人玄陰家二

陰陽交跌相闕成一其禍泣萬物行屬火陰盛陽衰

下闕審如一萬物皆泣其禍未除故謂之闕

初一闕方机机其內窳換家性為闕當密如一而水

方机机測曰圓方机机內相失也机机不安

次二闕無間二火也而在火行二火測曰無間之闕

一其二也一陰一陽

次三龍襲非其亢光亡于室三為龍立冬之後故襲

故無光測曰龍襲非亢失其常也

榮于室

次四臭肥滅草利美貞四為公侯五為大夫測曰滅草之貞沒所勞
也求陽故利本道尊位故大貞測曰滅草之貞沒所勞
也沒身不殆
次五醫骨折齒滿生四為公侯五為大夫測曰齒骨折齒大貪利也下克于
也位貴故言滿生
次六飲汗吮吮得其膏滑計潤澤也神靈所祐而
測曰飲汗吮吮道足嗜也故是嗜
次七聞其差前合後離本生火七進八與坤同位故
測曰聞其差其合離也退合退離
奇賞策編卷三五
次八輔其折肱其缺其人測曰折肱其折肱也八火在火
之金在火日故缺其人以德之測曰折肱其折肱也八火在火
目輔折肱缺肱可善也故是美
上九陰陽啟告其變赤白測曰陰陽啟告極則反也反陽
開金土大族測曰陰陽啟告極則反也
故變赤為白測曰陰陽啟告極則反也
三三失下上象大過卦
陰大作賊陽不能得物行局木五冬節終此
初一制虛滅亦初一制虛滅亦
虛滅亦深自幾也故自幾

次二藐德靈徵失藐小藐二種小人故小德靈徵
失不敬測曰藐德之失不知畏微也
次三卒而從而卑而疎而於其心祖卒至之貌而語
於四恐卒見克害故疎變測曰卒而從而能自改也
則無憂
次四信過不食至于側匿四為公侯賜家之階側為
測曰信過不食失正祿也應食不
次五黃兒以中蕃君子以之洗于愆
自輔承之以正故能洗愆測曰黃兒以中過以洗也
奇賞策編卷三五
次六滿其倉燕其田食其實不養其根
不田而獲燕其田食其實不養其根
次七疾則藥藥則酌
酌以福測曰疾藥巫酌福可轉也
次八離鳴于辰北角魚木
為失失之其也測曰離鳴于辰厥正反也
上九日月之逝改于尸九為金而木有克本之原又

日改故 測曰改于尸尚不遠也 言其志尚不遠也
三三 測曰改于尸尚不遠也 言其志尚不遠也
陰窮大泣陽無介侍離之劇 行局全倚四離附也
陽無一介以養萬物 陽無一介以養萬物
初一骨繫其肉內幽 骨繫其肉內幽
故言內幽 測曰骨繫其肉內幽 行欲充於金末不克本
次二血出之餓凶貞 故言血出之餓凶貞
故言血出之餓凶貞 測曰血出之餓君子傷之也
三三 測曰血出之餓君子傷之也
次三酒作失德鬼賤其室 米故以酒輸家性為劇
奇實彙編 卷三五 三三 測曰酒作失德不能
持也 不及亂也
次四食於劇父母餒若 四為中解在劇世故食朝
之順也 測曰食劇以若為順祿也 母順取也
次五出野見虛有虎牧猪撻縛與禱 五土故稱虛四
為君位而創世處于政治百姓去 測曰出野見虛
之如虎之牧猪喻益走捷其福務也
無所指足也
次六四國滿斯宅 六為上祿下之所仰如
滿斯求安宅也 六為上祿下之所仰如
次七出而半而戴禍顏而七為失志年過失志應然

禍在其願 測曰庶而半而戴禍較也 戴禍較也
見可知也 測曰庶而半而戴禍較也 戴禍較也
次八餅繫于綺貞額 之猶君須於民以及祿也
養民故 測曰餅繫于綺厥職迫也 職主也迫近也
日真海 測曰餅繫于綺厥職迫也 職主也迫近也
上九海水羣飛蔽于天抗 天抗天漢也余生於水故
也亦猶劇世人去其君 測曰海水羣飛終不可語也
劇世之民不可 測曰海水羣飛終不可語也
三三 測曰海水羣飛終不可語也
陰氣大順渾沌無端莫見其根 行屬土陰氣已順渾
初一黃靈幽貞馴 一為君子若土行故黃末充於
奇實彙編 卷三五 天運
日黃靈幽貞順以正也 順其性
次二嫗 其膏女子之勞不靜亡命 二陰也膏潤澤
受于君猶女受于夫也靜安也 測曰嫗膏之亡不能
不其勞是亡君夫之命也
次三北貞貞常慈衛其根 北陰貞正也陰道常慈
此貞貞常慈不忘本也 順於君則能衛其本根
次四狗其勞不如五之豪 狗衛也四為臣道有勞能
如五處柔順之尚以 測曰狗其勞伐善也 自衛其勞
道得柔有柔友也 測曰狗其勞伐善也 自衛其勞
次五靈囊大包其德珍黃 五處尊位也包有四方如囊
測曰靈囊大包不敢自盛也 括囊其德不自盛大

陽太清之
所以死

字陽維綱
之義

將之初一
日入斗宿
九度

此四字說
蓋時分人
順後錄

次六囊失括泄珍六水也家性類水性順下不可
不困猶若不測曰囊失括臣口溢也囊失括故
次七方堅犯順利臣貞七火也火性有恒與暑雖至
變其色測曰方堅犯順守正節也

次八馴非其正不保厥命八木也是金之財宜當順
必見危故不保其命測曰馴非其正無所統一也順
非正故一

上九馴義忘生賴于天貞家性為馴九為終終于善
天知之故測曰馴義忘生受命必也順而以義必受命也
三三方三州將人玄陰家六水
一三部三家中上象未濟卦

陰氣濟物乎上陽信將復始之乎下行屬水言陰成
而相將故物于上萬物順

初一將造邪元厲厲危元始也一為下人欲作邪上
測曰將造邪危作主也作主帝

次二將無疵元粹粹純也二為平人而在將
無疵易為後也故厚之人

次三鑑鈞否利用止治當升祿位四不可犯故利止
測曰鑑鈞否化內傷也進而不止
次四將飛得羽利以登於天羽為公侯富貴于王有
測曰將飛得羽其輔彊也

次五大爵將飛拔其翮毛羽雖衆不得過五為陽
之象在天位其進不正故稱人爵測曰大爵拔
大人微如鳥將飛而失其翮故不得過

次六日失烈烈君子將衰降降下也五為日中故六
子將過將衰測曰日失烈烈自光大也雖衰猶
故將衰降測曰日失烈烈自光大也

次七跌船跋車其害不遐七為失志船車乘其之具
其害不遠測曰跌船跋車不遠害也已招
之正氣其治測曰跌船跋車不遠害也

次八小子在淵丈人播船丈人小子謂百姓在禍難
濟之猶以禮義濟于世也測曰丈人播船濟溺世也
上九紅盤緣于枯桑其繭不黃九為蟲故曰盤蠶老
百寶彙編宋三十五

陰氣方難水凝地拆陽弱于淵行屬火大雪節陰氣
測曰難我冥冥未見形也向在地下故

次二凍水潰狂馬揣木潰敗也水而得大故敗二為
也陽在木下差太測曰狂馬揣木妄生也氣遠來復
當上故言差人也

次三中堅剛難于非常首居寒難家性屬火木當是
特技業端恭復為人所操故

大剛折中堅剛也。陰氣極盛。測曰中堅剛終莫傾也。陽未發生難非常也。測曰中堅剛終莫傾也。用木終。

次四卵破石艱。四為難。故稱卵。卵在金石之間。測曰卵破之艱。小人難也。故大也。

次五難無間雖大不勤。五為天位。而在難世。重門居。故不勤。測曰難無間中密塞也。故中密。

次六大車川川上較。六為上祿。故較。山謂九在上川。川重。測曰大車川川上下較。

次七拔石砢。音砢。力沒以盡。石以難。砢。難致之。不可。軸。正。難。當。託。志。餘。砢。測曰拔石砢。乘時也。

次八觸石決木維新折角。八為石。陽氣當上。觸陰而。車金克于。測曰觸石決木非所治也。故非所任。

上九角解身終以直其有施。解身。身終。以直。其有。施。角。解。身。終。以直。其有。施。角。解。身。終。以直。其有。施。

測曰角解身終以直之也。終不曲也。

大陰凍沍懸劍于外微陽耶冥膂力于內。行屬木。是。時陰氣充。

初一勤于心否貞。木出于泉。而流百川。晝夜不舍。故。勤于心也。陰氣降。退。故。否。貞。

勤之謂一
日八斗

十八度

上故 測曰勤否貞中不正也。水。貞。下。無。常。正。也。

次二勞有恩勤。恠恠君子有中。勞。苦。勞。而。不。怨。恠。之。意。恠。恠。信。恠。我。測曰勞有恩勤有諸情也。

次四羈角之吾其泣。呱呱未得繼杖。古。二。也。二。為。三。不。犯。難。故。泣。呱呱。未。得。繼。杖。而。見。羈。角。義。老。者。立。杖。勤。勞。之。家。故。未。得。測曰羈角之吾不得命。

次四勤于力。故倍忘食。大人有克。克。勝。也。四。為。公。侯。力。故。心。倍。忘。食。未。測曰勤力勞食大人德也。

次五往蹇蹇。禍福通。蹇。蹇。平。直。也。家。性。勤。念。相。近。七。生。於。測曰往之蹇蹇。遠乎福也。

次六勤有成功。幾于天。六。為。宗。廟。下。之。所。奉。勤。苦。之。幾。于。天。測曰勤有成功。天所來輔也。

次七勞率不得其鼻于尾。弊。七。為。尾。故。率。牛。不。得。其。鼻。而。弊。也。測曰勞率之弊其道逆也。

次八勞踏踏。心爽蒙。柴不却。踏。踏。心。爽。蒙。柴。不。却。為。疾。勞。年。老。抱。疾。故。勤。老。木。稱。柴。心。雖。差。求。測曰勞踏踏躬殉國也。

上九其勤其勤。抱車入淵。負舟止山。家。性。勤。九。為。終。上。九。其。勤。其。勤。抱。車。入。淵。負。舟。止。山。于。勤。恪。之。勤。

家以勤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三十六

太玄經

玄首都序

玄淵都序

中周

少閑

上干

差美

增銳

建交

更侯

從進

釋格

夷樂

爭務

事

奇賞齋編 卷三十六 太玄

通經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三十六

史官陳仁錫明卿甫評選

楊子太玄經

玄衡第七

中則陽始如子應則陰生生于周復乎德在陽迎逆

乎刑始積大戚難遇小願得所閑孤道閉而寬

鄰養致火微也得寒大肥也陽日戾內反乖三氣廓外

違陰陽上觸素物初文多故成須備于狂也順不禮方

也事之符則來陽氣而過則亡物還羨私曲行不禮

公而無欲大湯差過也不齊而常殺善之童寡有蒙

奇賞齋編 卷三十六 太玄

有識而度無之增始昌萬物而永極長德文武銳

執一生不而昆大同衆所達日益其類陽氣減日損

其氣反交相從也交泰啞不通也陰不化陽不更

有畏見難守不可攻密門戶侯也出待時翁也入退不

從散也取其而聚集也物用進多謀計所積多財歸物

載釋推也物始飾衰也不進格好也是陰拒羣而疑惡

也非陰克陽夷平物易而視傾陰氣樂上揚陽出

沉下藏萬物喜樂陽氣上而清明羣類爭士齊也各

矜內安懷也情務則意自勉強而去則悲失故事

尚作萬物各勝尚休冬物更變而共笑後自改故昔

久而益憂謂致斷多事非窮無喜悲所殺敢不
而割憊謂于裝徒鄉陰止不行二氣衆溫柔立夏
堅寒剛冬審不可問陽成不可更物形親親乎善
陽氣謂閭閻乎恩祭萬物歛也得物所失亡福惡之溫善
不健行劇惡不息陽凌辟君道也純陽氣馴臣保也
君其盛壯陽氣將老也陽之君得乎位物有難遇乎
誦陽謂法易與天下同也天下之事勤苦而無功也
徒費力謂養受群餘君子養吉小人養凶也玄終于
于小人較可知也
玄錯第八
于實策編卷三十六
中始周旋玄始于中至二選選
端時文之道或淳或班班有文也彊也健不休侯也
弱如積也多積而少也約不視也見物所而
聊也謂明童無知明盛而有餘氣壯去離故所
從而將來初陰氣大也外陰而翁也內物還符也
進陽氣爽也還見難樂佚過物以勤蹶蹶勞達思
通道相窮思索萬物于在朝物始而內在席陽差
自憎過也謂飾自好人格不容而昆寬裕增日益而
減日損馴奉令臣所而戾相反事也釋也柔物脫而
堅也剛革革氣所而難頡頏非其斷多決

方以而疑猶與當節逃有避害爭有趣物進欲
行萬物止欲驚上下廊無方不域務無二心應也
今權時而度也古推不迎知前氣相承見後事長從
也幸物謂守也固不可磧拔難室大劇無赦臣困唐
蕩蕩公無而閑座塞陰陽更造新變常因故計不改
失大亡物論飲小得內陰謂寵好利窮勢無法惡刻正不
禮也都謂儀而居也室人所聚事虛陰收物衆事
實物克謂也皆合二陰陽相而客也成川一和而成
一上志高陽起沉志下待相思交多友人所嗟少與且
銳斷斷二進無膏削阻行不親附疏鄉重宗割犯血隱
可易也成者功
玄者幽攤難萬類而不見形者也幽深也言幽深
類而不資陶虛無而生乎規規圓也言圓也言幽深
萬數以爲玄形故曰生規九數得謂神明而定
舉謂天地謂神明之事以定於一運九數其道分明若手
相謂定數謂通同古今以開類乃通謂古今謂陰陽
之氣謂同萬攤謂陰陽而發氣謂道謂以發謂陰陽

天道之陰
陽厚人道
之綱紀

卷三十六

四選經

方是玄理
非揚子下
能道隻字

卷三十六

五、選、經

理與而誦
顯讀之不
費所思

入選經

玄瑩第十一

天地開闢宇宙初坦闢天爲宇宙闢宇爲地天地開闢以朱晝夜相推如屋宇之普覆

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三十日爲月十二月爲
歲故加閏月周渾曆紀羣倫品庶渾運也周運律曆應三統之數品物
以定四時庶類羣靈或合或離或贏或蹏蹏不足贏有餘日月有離合陰陽有盈虛
衆盛也天道自然故曰假哉天地罔函敝化罔裕於玄似大喻含而容也大

歲天地包容萬物開化
成務自然有路于玄道
終始幽明表賛神靈

言玄終天地陰陽之事
以太陽乘陰萬物該兼謂夏四月
故萬物族類周流九虛而禍福絙羅九虛九贊之位
該盡而兼生列貴賤者存乎
位九贊成位而見始朔也一
也絙羅猶流離也歲十二月
故十二始抽籥收也言陰陽迭興于十
二月朔之中羣倫各收其業以成歲事故有一二三
以絙以羅玄術瑩之一天二地三人也兼三才而玄
所瑩名之以離於九贊之位玄術之
鳴本五行九位施重上下相因醜在其中玄術

瑩之古人也言玄太本起于五行以施九重之位上下相因品物醜類皆在其中太玄之術皆明之天園地方極植中央動以曆靜時乘十二以建七政玄術瑩之極非極也處天地之中衆星所繫天之變動以曆安之七政日月五星也運周于天

奇偶與面
天下夾經
所遺數

也。用十三家。古者不遷不虞，慢其思慮，匪筮匪卜，吉凶交漬。
 于是聖人乃作著龜，鑽精倚神，箱知休咎，玄術瑩之。
 遷怒虞憂也。言卜筮之事，故吉凶交相混也。聖人爲
 思慮漬泄也。無卜筮之事，故吉凶交相混也。聖人爲
 依倚神靈，神而爲辭，以別吉凶之事。是故欲知不可
 知，則擬之以乎卦兆。擬之以定所疑，測深摹遠，則索
 之以乎思慮。卦兆既見，思二者其以精立乎。思慮也
 非精，則思慮不定也。夫精以卜筮神，動其變，精以思慮謀，合其
 適，精以立正，莫之能仆。精以有守，莫之能奪。故夫抽
 天下之蔓蔓，散天下之混混者，非精其孰能之。混混
 難察之事也。非精誠之至，孰能抽散之。夫作者貴其有循，而體自然也。
 子實莫獨。卷三十六。士選經。
 循因也。即速而不作也。有所因循，而體其所循也。大
 正自然之事，見玄體速陰陽非虛造也。
 則其體也。壯其所循也。小則其體也。渚其所循也。直
 則其體也。渾其所循也。曲則其體也。散。言隨其大小
 也。循其直事。故不攢。所有不彊，所無譬諸身，增則贅
 故體渾渾然。故不攢。所有不彊，所無譬諸身，增則贅
 而割則虧。無則不彊，所益猶人身體不可損益。故實
 幹在乎自然。萃藻在乎人事。人事也，其可損益歟。
 之便質任自然，所謂質也。飾以文采，斯有損益乎。夫一一
 人人事自有一定之則，其可得而損益乎。夫一一
 所以摹始而測深也。始在泉之中，故測深。二三所
 以盡終而極崇也。終莫過乎九，故言極崇。二二所
 以參事而要中也。二二謂五也。五爲天位，參
 和萬幾而要以經緯日中，人道象

焉務其事而不務其辭以事為辭多其變而不多其
 文也三玄名二十七變故曰多不約則其指不詳不
 要則其應不博不渾則其事不散不沈則其意不見
 夫事不伏不飛不舉是故文以見乎質辭以睹乎情
 不舒故渾沈以散見是故文以見乎質辭以睹乎情
 觀其施辭則其心之所欲者見矣謂天地人萬物進退之心皆見于中
 夫道有因有循有革有化言冬有不滅之草謂有因
 變為鳴謂有化也應因而循之與道神之革而化之
 與時宜之與時宜之與時宜之故因而能革天道乃得革而能
 之天道乃馴馴順也夫物不因不生不革不成
 故知因而不知革物失其則知革而
 不知因物失其均革之匪時物失其基時天時也基
 生失其時則因之匪理物喪其紀地有養物之紀
 理則喪矣因華乎因華國家之矩范也矩范之動成敗
 其紀矣范法也道貴因緣而革之此乃國立天之經
 之効也家之知達成敗之効不可不察
 曰陰與陽形地之緯曰從與橫東西為橫南北為縱表人之行
 曰晦與明晦明別陰陽曰合其判從橫曰
 緯其經經緯之遇也晦明曰別其材別賢愚人陰陽該
 極也該盡天地經緯之遇也在遇達也晦明質性也
 受之於天陽不陰無與合其施相須以成經不緯無以
 不可移也相須以成明不晦無以別其德無晦無以
 成其該相須以成明不晦無以別其德無晦無以

陰陽所以抽噎也噎情也陰陽所從橫所以瑩理也
 足以及明明晦所以昭事也瑩情也抽理也
 瑩事也昭君子之道也昭明也往來熏熏得亡
 之門此交首次則登龍而往來相夫何得何亡得
 福而亡禍也天地福順而禍逆山川福庠而禍高山
 或崩川人道福正而禍邪故君子內正而外馴每以
 下人是以動得福而亡禍也福不醜不能生禍醜惡
 所伏禍不好不能成福醜惡也醜好乎醜好
 乎醜好君子所以直表也醜惡也醜好乎醜好
 夫福樂終而禍憂始禍終于憂天地所貴曰福鬼
 神所祐曰福人道所喜曰福其所賤在惡皆曰禍天地
 鬼神人道莫貴故惡福甚者其禍尤甚惡于福故禍
 于福莫賤于禍故惡福甚者其禍尤甚惡于福故禍
 為禍書人之禍少夜人之禍多晝為陽夜為陰陰西
 晝夜散者其禍福雜晝夜者無以紀知其善惡
 不可限也故禍福雜

玄數第十一

昆侖天地而產著渾淪天地而四分之以為方參珍
 醉精三以棟數參三也珍純也玄道純精微以
 三衣方州散幽于三幽而三家幽而三家
 既家立旁擬兩儀則親事兩儀天地也言玄旁擬逢

用也。古而不信用之，不知下筮矣。舊注

遺竝合。擇繫其名而極命焉。擇更也。手有改更。故字從手。達竝合者。蓋則達勝夕。則逢陰星。時數辭竝合。乃更繫其名。姓于玄道而極其事。理命之吉凶。則休咎可知。精則經疑之事。其質乎。情謂揣誠經常也。質問于常。令曰假太玄假太玄乎。貞爰質所疑于神于靈。數信也。孚信貞正爰于質問也。猶太玄信正。休則逢陽星時數辭從咎。則逢陰星時數辭違。太玄之術。貞陽陽陰。陽日陽時而逢陽首是謂大休。陰日陰時而逢陰首是謂大咎。陽日時而逢陰首是謂始咎。終休逢陽若中首也。星若生一度也。時謂旦中夕也。數謂首數之奇偶辭。凡筮有。道不精不筮。信不疑不筮。決取為九贊之辭。不軌不筮。執也。革不以其占不若不筮。若順也不順大玄之道。故不筮。神靈之神靈之曜。曾越卓。曜明也。曾之言則也。言太玄神靈之明。則卓然度越也。三十有六而笑視焉。一三各三。癸而為三。十六視此之數為笑。天以三分終于六成。故十有八策。大以三分謂一二三也。月而六之。故言終于六成。天成。十人。天不施地不成。因而倍之地。則虛三以扮天。十八也。天位有九。地位有九。陰不下。陽勝不施。陰故日不成。因此十八位合為三十六。故言因而倍之也。虛空也。扮猶并也。空地三以下于天。天施地成。滋生二萬二千之策。三十者三十三也。別一以挂于左手之小指中。分其餘以三搜之。并餘于芳。芳猶成也。合之為十。取一以識之。為芳中分其餘于左。十之二以三搜之以象三光。其所餘者并之。于左下。兩指間以識揲著之數也。凡一挂再芳以成一。方于。位通率四位四挂以象四時。八揲以象八風。歸餘于芳以一芳之後而數其餘七為一。八為二。九為三。象問虞下方州部家之數也。七八六筭而策道窮也。謂餘九以成四位。然後首者定也。得七

從則吉爲
休徵違則
凶爲咎徵

則下一并得八則下二第得九則下三第一二三凡
 六撰三十三止得六第故言窮也窮則撰以成四位
 不出七逢有下中上下思也中福也上禍也其有所
 入九也
 逢思禍福各有下中上謂九贊之位也一曰思內二
 五日福中六曰福大七曰謂生八以晝夜別其休咎
 日福中九曰禍極皆以上下別之
 焉陽家以陰家之晝為夜陰家以
 陽家之夜為晝晝為休夜為咎極一為二二謂極
 二為三有地則極三為推有人則能推三為廢贊廢
 也贊九贊之位推演諸有人則能表廢入家三表以
 于九贊五行之義見矣贊廢入表四八為一表二六
 九為一表日中夕各有所用故贊表廢入家三表以
 滿而人三表長者見其休咎也
 定家廢入部家位定故部廢入州部分以諸故州廢
 入方州滿故入方方猶常方廢入玄以州總守之州廢
 入方也以常位輔佐天也天也以少制多
 以無治有故起于天一乃至七百二十九贊復還入
 于玄明天象也故一群象于玄三公象三方九卿象
 九州二十七大大象二十七部八十一元上象八十
 一家也玄告曰天穹臨而周乎上立玄以象之而王
 者法之以一從二從三從是謂大休謂日筮逢陽家二
 制官也而告一從二從三從始中休終咎謂中筮逢陽家二
 從也而告一從二從三從始中休終咎謂中筮逢陽家二
 而九一從二從三從始中休終咎謂中筮逢陽家二
 達也謂夕筮逢陽家三一從二從三從始中休終咎謂夕筮逢陽家三
 四八一達二從三從始咎中終休謂夕筮逢陽家三
 達也謂夕筮逢陽家三一達二從三從始咎中終休謂夕筮逢陽家三
 故中一達二達三從始中咎終休謂中筮逢陽家三
 終休一達二達三從始中咎終休謂中筮逢陽家三
 六達九從始始一達二達三達是謂大咎謂日筮逢
 中咎而終休謂日筮逢一達二達三達是謂大咎謂日筮逢
 首一五七也三者皆達故大咎筮無兩達夾一從占
 無兩從夾一達猶洪範三人占從二人之言也
 有四或星或時或數或辭四者薛決之大體合而論
 之以多從為休也星指宿

此則五方
四時之名
損易廣八

木之所
與而言

衆生而
言

在地爲介
在天爲清

言且則用經夕則川緯
者舉旦夕則中可知中川
二六九經緯維用之也
先從而後達或三指從或
三皆達決之者從終辭也
觀始中決從終
達而後從

三八爲木
王則爲三
爲東方爲春
物始於東也
萬物不日

甲乙
取字甲而生乙之言
辰十二時也春爲萬物之始
寅辰二時也春爲萬物之始
卯辰二時也春爲萬物之始
辰寅二時也春爲萬物之始

角
謂東方之音三分益一以生角
角六十分
色青

春
木生
味酸
曲直作酸
臭羶
木之味酸羶
形曲信

色青
木生
味酸
曲直作酸
臭羶
木之味酸羶
形曲信

故曲直
生火
太陽
勝土
木克
時生
過木
藏脾

脾
藏色青
故在木
倂志
陽萬物
日益故在志
志

仁
長養萬情
故喜
事貌用恭
爲肅
爲肅
爲肅

微
早
微應也
東方陽也
陽
帝太昊
吳

星
從其位
箕角亢氏房心
尾
爲類
爲類
爲類

震
在爲鼓
箕角亢氏房心
尾
爲類
爲類
爲類

戶
所出爲牖
與戶爲牖
爲牖
爲牖
爲牖

緒
葉相爲
爲解
爲解
爲解
爲解

事
爲予
放不爲竹
爲草
爲草
爲草

永
爲疏
理與爲規
爲規
爲規
爲規

牙
爲如
爲青怪
時爲軌
爲軌
爲軌

爲如
爲青怪
時爲軌
爲軌
爲軌

四九爲金
王則爲九
爲西方爲秋
可擊也
日庚

辛
行秋
改更辛
取萬物皆新
熟辰中
故言中

西
申取
其改更辛
取萬物皆新
熟辰中
故言中

氣
至商
聲商
商數七
十二以
其大宮故

氣
至商
聲商
商數七
十二以
其大宮故

腥
秋氣
藏肝
色青
更色白
故口味辛
作辛

性
諠
諠之
言室主
情怒
故怒
事言用從
爲又

言
治以
從從也
徵雨
屬陰故爲
雨徵

以
金德
王者
神蓐
收蓐
收蓐
收蓐

星
從其位
參西方之宿
類爲毛
爲毛
爲毛

門
出內爲山
聚爲山
爲限
別中爲邊
邊以限

爲
城固
爲爲
爲爲
爲爲
爲爲

爲
重寶
無以爲大
爲大
爲大
爲大

作
爲力
堅爲縣
所爲燧
燧爲燧
燧爲燧

名
爲爲
爲爲
爲爲
爲爲
爲爲

爲
入金
性爲取
內爲罕
罕爲罕
罕爲罕

以
金爲
理大
理官爲矩
矩爲矩
矩爲矩

鉞
王不
爲爲
爲爲
爲爲
爲爲

二
七爲
火王
則爲七
爲南方爲夏
物皆長大
日丙丁

此論五行

王之用
已上皆
守愚昧也

也謂土正句龍佐黃帝主中央故星從其位
 日居上土取其君上而無缺也
 軒轅之屬類為其裸裸為無缺也
 中央之宿類為其裸裸為無缺也
 用土為宮作所為宅舍為中需名為內事
 為織經于為衣織所為裘取其為繭自製為絮繭所
 為林人所為薦依林相為馴母柔為懷溫萬物為腹器上
 之形包為脂膏也上樹草為漆取土為膠易手為囊
 容萬物為括囊為與重且為戰象土為稼稼生土為
 為包多所舍為食為安土則為骨為棺周人虎柩為犢子
 為指畜為衢為會道四通為都土最為度為量為
 土方以土圭測景為弓矢土主箭筒也為黃怪依色為愚
 土工以土圭測景為弓矢土主箭筒也為黃怪依色為愚
 不聽外事為牟自愚昧故牟不次四時者以五事為
 守愚昧也為牟自愚昧故牟不次四時者以五事為
 冬從木言上肯
 五行用事者王謂春則木王所生相如火王之類故王
 廢木王則水廢謂水冬已王至勝王囚金勝于木木
 王所勝死土死他皆微此其在聲也官為君微為事
 商為相角為民羽為物別之義已上見其以為律呂
 律以純氣呂以扶陽律呂之始自伶倫下大夏之西
 取竹箴厚均者為十二管樂應鳴而吹之其六象雄
 其六象雌故六律為陽六律為陰其六象雄
 也色莫盛于黃聲莫大于宮故以黃鍾生林鍾鍾
 于黃泉萬物得以萌芽也黃鍾之管九寸下生林鍾
 三分去一故林鍾六寸林君也言陰林鍾生太簇林
 陽受任助發賓君主種物使茂盛也林鍾生太簇林

以十二支
相傳者言

六月之呂太簇正月律族奏也言陽氣大盛
 地建物也林鍾所生二分益一故太簇八寸太簇生
 南呂則八月成物也南呂之所生三分益一故南呂
 五十三分南呂生姑洗三月之律姑洗之所生
 寸之一也姑洗生應鍾十月之律應鍾之所生
 生三分益一故姑洗姑洗生應鍾十月之律應鍾
 也姑洗之所生三分益一故姑洗姑洗生應鍾
 應鍾四寸二分益一故應鍾應鍾生蕤賓五月之律
 所生三分益一故應鍾應鍾生蕤賓五月之律
 六蕤賓生大呂十二月之律大呂之所生三分
 也蕤賓生大呂十二月之律大呂之所生三分
 分益一故大呂大呂生夷則七月之律夷則之所
 生者陽生于子陰生于午從子至巳陽生陰退故律
 生呂言下生呂生律言上生從午至亥陰生陽退故
 律生呂言上生呂生律言下生從午至亥陰生陽退故
 生大呂生夷則七月之律夷則之所生三分益一
 也三分益一故夷則夷則生夾鍾二月之律
 也三分益一故夷則夷則生夾鍾二月之律
 夾鍾太簇宜四方之氣而生種物也夷則之所生
 也三分益一故夾鍾夾鍾生無射九月之律無射
 于七百夾鍾生無射九月之律無射之所生三分
 五也夾鍾生無射九月之律無射之所生三分
 于五百六十之一分也三分益一故無射無射生
 仲呂四月之律仲呂之所生三分益一故仲呂
 仲呂之所生三分益一故仲呂仲呂生蕤賓五月之律
 百八十三分三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也律呂
 候十二月之氣月氣至則律應應謂吹灰也
 子午之數九林鍾起午九為陽數乾始九也
 丑未八月亦其衝也故俱入寅申七中為七月
 六卯為二月辰戌五辰為九月巳亥四巳四月
 數之故律四十二呂三十六倍之故四十二諸陰皆

此以律呂之數言之

此以上十之數言之

此以律呂之數言之

信之故三十六并律呂之數或還或否并律呂而數也八則止未所謂還得呂凡七十有八律呂之黃鍾而不得律故或還或否也

之數立焉通其人數其以為度也皆生黃鍾黃鍾之十圓九分相泰中者九十枚則其長數也實常以生倫合為合以千二百黍實而重十二銖為半兩如出千黃鍾也

甲巳之數九子之數九甲為子幹乙庚八止之數八乙卯八庚辰八

故俱八丙辛七寅之數七丙為寅幹丁壬六卯之數六丁卯六庚辰六

丁卯六庚辰六戊癸五辰之數五戊為辰幹己未五巳之數五己未五庚申五

日為甲乙為角丙丁為徵庚辛律生于辰律生于辰律生于辰律生于辰

聲以情質正天地四時之情律以和聲律以和聲律以和聲律以和聲

清濁聲律相協而入音生協和也鍾律和則成音音之聲律相協而入音生協和也鍾律和則成音音

九天一為中天二為美天三為從天四為更天五為辟天六為廓天七為滅天八為泯天九為成天皆玄

天名也一歲周竟有九言故玄九分之九首則天一用事九九八十一故八十一首用九天也

九地一為沙泥二為澤池三為汙崖崖岸也汙者水者也四為下田五為中田六為上田七為下山八為中山九為上山

九人九等一為下人潛隱勿用下二為平人平行于九人九等一為下人潛隱勿用下二為平人平行于

者三為進人貴及時也四為下祿謂士大夫五為中

祿謂天子五為士土為官官為六為上祿六為陰位

過宗廟故上祿為宗七為失志謂狂蕩之王八為疾

廟天子所不敢先也七為失志謂狂蕩之王八為疾

瘵瘵之疾也九為極極于九

九體一為手足二為臂脛脛後為臂三為股肱肱上

肘後為臂四為要故為要五為腹六為肩七為喉喉

為肱四為要故為要五為腹六為肩七為喉喉

也八為面九為額額在上

九屬一為玄孫二為曾孫三為仍孫四為子五為身

六為父七為祖父八為曾祖父九為高祖父族之序

九竅一六為前二六為後三六為耳耳坎為二七為目目

目為三八為鼻鼻為氣異為四九為口口為五五為

後土相後土相後土相後土相後土相後土相後土相後土相

九序一為孟孟二為孟仲三為孟季四為仲孟五為仲仲六為仲季七為季孟八為季仲九為季季一為

玄孫一最在下今以一為孟者冬至起于一故一為孟所應各有宜或為大或為小也

九事一為規模事之二為方沮沮將也將有三為自如行四為外他事五為中和事六為盛多無

加七為消意放八為耗耗九為盡弊弊什也毀耗

九年一為一十二為二十三為三十四為四十五為五十六為六十七為七十八為八十九為九十為終九

推玄算算謂筮所得首不知次家一置一謂置一二

置二三置三 隨家所得之 部一勿增 謂位得二增
三部三則三增六 郭三則州一勿增二增九三增十
八方一勿增二增二十七三增五十四 下算轉求表
之贊 未玄玄贊 置玄姓去太始策數 姓謂家中假
言得應有姓上 減而九之 如應首四十一 則減一以
中首四十一也 減而九之 九乘四十一得三百六十欲
求應一贊則增一二則增三求而增贊 謂所求得
增之也 欲求數者以三乘之也 增贊 三百六十
求者也 去玄數半之則得贊去冬至日數矣 謂乘
三百六十一半除之得百八十一又增一日 偶為所得日
得百八十一是去冬至日數之盡也 偶為所得日
之夜奇為所明日之晝也 故是法首日之夜也如一
則奇乃是明日應求星 牽牛始除算盡則是其日
首之盡人幸放此 求星 牽牛始除算盡則是其日
也 已得日數則星在度數可知也以星度除之算盡
也 則其日星度也 如應首隨星度除之盡則得非二
星所在度也

玄文第十二

罔直蒙首 五者太玄之德 猶易乾元亨利貞也 萬
之終故始 罔北方也 冬也 未有形也 罔無冬終也 萬
中無形也 直東方也 春也 質而未有文也 直強也 萬
名故曰罔 直東方也 春也 質而未有文也 直強也 萬
種未有枝故 故質直無文 蒙南方也 夏也 物之修長也 皆可得而
載也 枝葉已成 蒙覆丁 酋西方也 秋也 物皆成象而
就也 酋蒙也 物已成 有形則復于無形故曰冥 萬物
成便有形 可蓋聚也 萬物罔乎北直乎東 蒙
黃泉故復無形 冥昧者也

有生乎元
終歸于无
故曰出于

罔直蒙首

卷三十一

主選經

乎南會乎西 冥乎非以故罔者有之舍也 有生直者
文之素也 質生文 蒙者亡之主也 無生于會者生之
府也 而復生 冥者明之藏也 明以由罔舍其氣
含于直 觸其類 觸類蒙極其修 物可蒙載 會考其親
罔成也 物冥反其與 與極也 物反于罔 罔蒙相極
咸成就也 冥反其與 與極也 物反于罔 罔蒙相極
相極也 直會相勃 直生會殺 出冥入冥 新故更代
相代出入 于陰陽迭循清濁相廢 相休廢也 將來者
進成功者退 成謂謂春生 已用則賤當時則貴 賤謂
貴謂 天文地質 質不易厥位 天動于上 故為文地安于
生也 罔直蒙會 冥增數玄 言出乎罔 行出乎罔 禍福出
乎罔罔之時玄矣哉 有形則無形 無形則有 行則有
蹤言則有聲 福則有禍 禍則有之謂直 故謂之直
也 東方有直則可蒙也 有蒙則可會也可會則反乎冥
矣 物生而長于東成于南 會是故罔之時則可制也
言物無形之 八十一家出罔者也 言其始 天炫炫出
于無咎 煥煥出于無垠 煥其所出 罔遠不覺其界 煥
故罔之時玄矣哉 是故天道虛以藏之 藏有動
以發之 以動崇以臨之 以高卑刻以制之 以制殺終以
幽之 幽于非淵乎其不可測也 言其 曜乎其不可高
也 無以故君子藏淵足以禮神 罔而盛于東帝出乎

震故禮發動足以振衆振動也動衆以高明足以覆
神也謂正位于崇制刻足以疎凝刻殺萬物于幽冥足
照復天下亦謂法君子能此五者故曰罔直蒙酋冥上
以隱塞其而行
五或曰昆侖旁薄幽何爲也曰賢人天地思而包羣
類也思或人問而答之賢人昆諸中未形乎外言同
地之中木獨居而樂獨思而憂樂不可堪憂不可勝
故曰幽憂獨以政憂樂神戰于玄何爲也曰小人之
心雜將形乎外陳陰陽以戰其吉凶者也陽爲吉陰
小人陽升陰退故吉凶見小陽以戰乎吉陰以戰乎
凶風而識虎雲而知龍龍虎萬物者莫疾乎風虎性暴
萬物于黃泉待四時以正之故曰水包貞黃不黃何
爲也曰小人失刑中也謂入也黃中也諸一則始諸
三則終二者得其中乎九贊君子在玄則正玄實幽
不在福則冲福謂富貴之位君子在玄則正玄實幽
監者小人在玄則邪行惡在福則驕驕貴則在禍則
窮富貴不施故君子得位則昌昌大失位則良欲也
小人得位則橫特勢位失位則喪其親八雖得位然
猶覆秋長乎覆敗也言八雖處上之顛靈氣形反何
爲也曰絕而極乎上也極上則運絕下則顛靈已顛
矣氣形惡得在而不反乎九謂極上上極則墜故顛
氣形分別安君子年高而極時者歟致仕極時之政
得不相反也

天下故利其爲主也五爲君故稱曰正于大千爲中
也言君子正位乎中繫輅結月闕其傳不如開明于
尾以理天下萬機故利爲主
西何爲也曰小人盛滿也目虛毀者水息淵水消林
山殺瘦澤增肥謂六也陽家之陰故稱小人月滿則
淵息長木以材茂故消其枝山以高峻故殺瘦澤以
卑下受山之腰故云增肥猶君子虛已以受人者也
賢人親而衆莫知者已見其卑爵爵之包何爲也
曰仁疾乎不仁諛疾乎不諛君子寬裕足以長衆和
柔足以安物天地無不容也不容乎天地者其唯不
仁不諛乎故水包貞謂七也夏長秋殺長之謂仁故
義不仁不義天地所不容也一者水也包黃不黃何
萬物于黃泉待四時以正之故曰水包貞黃不黃何
爲也曰小人失刑中也謂入也黃中也諸一則始諸
三則終二者得其中乎九贊君子在玄則正玄實幽
不在福則冲福謂富貴之位君子在玄則正玄實幽
監者小人在玄則邪行惡在福則驕驕貴則在禍則
窮富貴不施故君子得位則昌昌大失位則良欲也
小人得位則橫特勢位失位則喪其親八雖得位然
猶覆秋長乎覆敗也言八雖處上之顛靈氣形反何
爲也曰絕而極乎上也極上則運絕下則顛靈已顛
矣氣形惡得在而不反乎九謂極上上極則墜故顛
氣形分別安君子年高而極時者歟致仕極時之政
得不相反也

陽極上陰極下氣形乖鬼神阻阻難也鬼形分難明鬼神
絕途孝子雖立廟以存之難復視矣賢者懼小人怙言賢者懼將衰落
昆侖旁薄大容也言天地無不容神戰于玄相攻也
出于中事從也萬物之生順從于事庫虛之否不公也日正于
天光通也月闕其博損贏也月滿則虧會會之包法平則
也得其正也黃不黃失中經也經常也顛靈之反窮天情也
命旁薄資懷無方天地無常方神戰于玄邪正兩行陰陽正
天地能出于中法度文明文在兩為明庫虛之
否臣道不當故不當日正于天乘乾之剛正明
千中天處月關其博以觀消息博為息會會之包措
任乎刑德以刑任德黃不黃不可與仰仰事之不在
靈之反時則有極九極于周直蒙會乃窮乎神域神域
也以助于幽冥天地之所貴曰生物之所尊曰人人
之大倫曰治治之所因曰辟辟君崇天普地分羣偶物
使不失其統者莫若乎辟非君無以夫天辟乎上地
辟乎下君辟乎中各得其正仰天而天不倦晝夜
俯地而地不怠萬物倦不天怠不地倦怠而能乎
事者古今未諸有倦怠乎古今無也是以聖人仰
天則常窮神窮神知化掘變極物窮情掘盡也盡變動之情

也與天地配其體與鬼神即其靈與陰陽擬其化與
四時合其誠言聖人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視天而天
順而視地而地視神而神視時而時其天地
神時皆馴而惡入乎逆言當于何而入逆也
玄之贊辭也謂九贊或以氣五行或以類類類或以
事之仇音卒之委曲而終者也謹問其性而審其
家八十一家各有剛柔之性觀其所遭遇謂君遭遇畫
數性審其家性以知休咎觀其所遭遇謂君遭遇畫
之神劇之于事萬事之休咎詳之于數逢神而天
之陽觸地而田之類小之而為田則玄之情也
得矣故首者天性也謂八十一首所說陰陽爻衝對
其正也中應相對化之事盡天地之性也衝對
測其深淺攤張之攤張之攤散其事望明之以望明數為品
式數著休咎五行施為文為藻飾藻飾其文視擬也
準準擬其事圖象也圖象其事不可知故又告其所由往
也告示所由雜天肇降生民肇始降使其貌動口言
目視耳聽心思有法則成無法則不成誠有不威視
擬之經經有不易之法有常無赦誠垂消為衣裳
幅為裳裳之示以示天下擬擬之三八三為木
之以爲衣裳比孔為甲冠矜為戟被甲荷戟以威不

格。祝擬之四九四為金九為金之剛利以為甲等。等。為君卑卑為臣若臣之制上下以際祝擬之二七二為火南方為禮以鬼神耗荒想之無方無冬無夏別尊卑故有君臣鬼神耗荒想之無方無冬無夏祭之無度故聖人著之以祀典祝擬之一六一六六為水太陰也耗空也荒虛也空虛之地若鬼神思象無有常方故無禮制祭祀失度是以聖人制典春秋冬夏以時天時力地力維酒維食爰作稼穡祝擬之五五五為土也時奉天之時盡地之力古者寶龜而貨貝貝自虞後世子易之以金幣國家以通萬民以賴以下祝擬之思慮非思慮之明建侯開國渙爵殷秩以引百祿祝擬之福非福祿之至則國祚不開越阻不令維用五刑想擬之禍禍由干禍立有秉圭戴璧臚漆羣辟祝擬之八十一首臚傳漆漆不奉祈諸侯也十一首棘木為杼削木為杓杼杓既施民得以煥祝擬之經緯棘木為杼削木為杓杼杓既施民得以煥也。剛割範竹華木上金繫石彈絲以和天下祝擬之八風範也華也竹也木也金也石也絲也為號令將和天下故度八風而調八音也坎為廣莫長為條風震為明庶巽為清風離為景風兌為閭闔坤為涼風為不陰陽相銷男女不相射人物物各用所調八風也陰陽相銷男女不相射人物物各由厥彙祝擬之虛歲其類也人道正前物理各得其月相解星辰不相屬音律差列奇耦異氣父子殊面

兄弟不學帝王莫同祝擬之歲相量度也日月之行更日相解星五星辰非極也轉相觸犯有流有行知時變也音以律律律以和聲次第差列奇耦陰陽氣節不同故曰不學五帝三王服色異制故曰為學孕不重遠故曰不學五帝三王服色異制故曰為學孕不重方周而復始無時噴以牙者童其角攝攝以翼者兩雷澤故取象也其足無角無翼材以道德祝擬之九日平分九日平分也元氣所生則有餘二首九日則平故曰九日平分也元氣所生才力相分故牙者不角翼者兩足無翼無角材以道德天之無餘分也存見知隱由邇擬遠推陰陽之荒九日無餘分也存見知隱由邇擬遠推陰陽之荒考神明之隱祝擬之晷刻晷謂虛荒蕪之地此四句以考隱一明一幽跌剛跌柔知陰者逆知陽者流祝擬之晝夜逆謂逆知流順謂順得其事也幽明難知故擬之晝夜柔剛難處虛以知陽夜以知陰故擬晝夜以逆知上索下索遵天之度往述來述遵天之術無微少也或改造遵天之醜祝擬之天元索數也上數天下數也醜類也往述往事也來述來事也天地設位各有度而行無或改造更作違類而長之三統一元天之太始故擬天地神胞法易久而不已當往者終常來者始祝擬之罔直蒙會冥胞謂胞胎也天之一之所包養終不失其本同血蒙會冥變法易度久而不已往來始方之玄本五美之所成故擬之水于川水得其馴擬行于德行得其中擬言于法言得其正水檢鹿為行範法以正言言正則無擇口無行中則無與也者正用臣報之言言正則無擇口無行中則無與也水順則無敗以柔不無敗故久也無擇故可聽也可聽從可聽者聖人觀也行無差二無擇故可聽也

玄圖之旨
即易下注
之義

之極也極盡言無可觀者聖人之德也觀聖人之德也
故可以加之也可觀者聖人之德也孝經終止可
聖人之作事也奉聖人謂地也以上擬諸天下擬諸
地中擬諸人近取諸身遠取諸天天地作函日月固明五行該
醜五嶽宗山四瀆長川五經括矩醜類也言天地內
月之明五行該有其類五嶽宗有太山四瀆天達地
長先大川五經括其類法天地兼含育之
達人達而天下之大事悖矣故悖逆也

玄圖第十四

一玄都覆三方如圖之方同九州方有三州三枝
載庶部廣衆也有枝別故曰枝載分正家部有八上

玄圖第十四

斗日月吟營陰為夜也正陽界管言也言平晝
子營城之中陰陽沈交四時潛處隨時隱伏而四時
各有界陰陽沈交四時潛處隨時隱伏而四時
浴易不得而五行伏行六合既渾渾渾一也渾渾一也
混同可見而七宿軫轉面有七宿四七二十八宿言
旋更馴幽推歷六甲內馴九九實有馴順推歷也
度外八十律呂孔幽歷數匿紀孔微幽微也言律
歷數度伏匿圖象玄形贊載成功贊贊謂七百二十九
皆與紀也圖象玄形贊載成功贊贊謂七百二十九
之形象贊辭載其始哉中羨從始哉者玄之初始謂
功從三天名也中起冬至十一月主四百卉權輿乃
十日半通率三天主百二十一日半

聖人之旨

玄圖之旨

訊感天州草也與物旁震宗動也宗動也宗動也宗動也
驚日出之故寅贊柔微拔根于元實從寅微之時萬物
言與物旁震寅贊柔微拔根于元實從寅微之時萬物
于泉壤之中長生而受于元東動青龍光離于淵
青龍在東方故言東動龍潛于推上萬物天地與新
淵須時當升故言東動龍潛于推上萬物天地與新
推上萬物天地與新推上萬物天地與新
之中故曰中哉更辟亦三十一日半也象天重明
則人曰月純乾川雷風煥煥與物時行此謂春夏之
故曰雷風煥煥與物時行此謂春夏之
時隨天而行故曰時行陰會西非陽向東南也
而陽滿于東南內雖有應外祇亢貞應謂陰也
時陰陽編卷三十六
之陰陽編卷三十六
外以合陰陽正萬物龍幹于天長類無龍幹于天長類無
故言龍幹于天長類無龍幹于天長類無
南征與陰相類而長南征不利遇崩光陽生于午陽而
明征與陰相類而長南征不利遇崩光陽生于午陽而
亦三天名也減首斗指申四天根還向成氣收精
七月也亦主百二十一日半天根還向成氣收精
謂冬至牽牛一度天始于一度至七月後向
氣故安天根還向成氣收精
復故安天根還向成氣收精
物成相首深合黃純廣含羣生黃純謂十月純坤
苦而悲鳴深合黃純廣含羣生
黃故言黃純厚載泰柄雲行時監地營
物故言黃純厚載泰柄雲行時監地營
時指順而運如雲之行也時指順而運如雲之行也
神靈邪不正也謀謀吸取也有邪不正之謀旁該終始

[illegible]

至子冠之以甲而章會繞元與月蝕俱沒玄之道也
 太初上元正月甲子朔旦冬至無餘分後十五百三
 十九歲甲辰朔旦冬至無餘分又千五百三十九歲
 甲申朔旦冬至無餘分又千五百三十九歲選甲子
 朔旦冬至無餘分十九歲爲一章二十七章五百一
 十三歲一會會者日月交會一終也八十一章千五
 百二十九歲爲一統從子至辰自辰至申自申至子
 凡四千二百一十七歲爲一元元有三統統有三會
 會每二千六百一十七章九會二百四十三章沒終也置一元
 之數以章會一統凡九會統數除之終盡爲一章間
 分盡一會月食盡一統朔分盡一元六甲盡玄之道
 原與太初歷相應
 亦有顛項之歷焉

在者謂叮嚀
詔以覺也

也天地之神不可形見唯象二儀而神

規規者象天之形 生三三謂三玄之義 三

卷三十六
據九位也天地人各三
玄一摹而得乎

再摹而得乎地故謂之有地

乎人故謂之有人
謂人天三據而乃成

終天玄三爻地三據而乃形故謂之下中上

深而乃著故謂之思福禍

飲獨合也下合上合五位相小索大索

索謂二四六八大索謂一三五七九周行

神之魁也魁也言神也天以不見爲

人之心腹不可付天，其面生夢也。青山人

知膺天地之高遠天與西北變化指也

十月純陰用事陽氣在下鬱然于地與黃泉隱魄榮魂者萬物之精體而未變者也十一月時

也陽氣在黃泉之中與藏其體然後榮華人與思

而向乎上人暮暮音而處乎中天車而暉音故其匪

不已儻猶移也渾俞也賁而辨其生不隳隳猶安

以生萬物暑往人馴乎天地故其施行不窮言人順天無逆也其門正昔在其左不遠也安靜

不運可以長天地相對日月相斲音啖○斲之言會

十二合天施地生山川相流水出于山輕重相浮重

輕根浮四時錯行陰陽相續尊卑不相躐
于水也往來不窮
天尊地卑不相棄

是故地坎而天巖。天成巖于上月遯而日湛。遯疾也

也月日行十三度故曰十三日也

疾日日行一度故遲五行迭王四時不俱壯
虛王相更迭用以星平晝月以星平夜
是明也

登乎冬火則發乎夏登成也鼎星中爲參大星中爲箕南壯定

位于午之位東西通氣木正則金死萬物銛離乎其

中銷維也謂相雜玄一德而作五生一刑而作五冠

玄起于一故一爲德德謂出機
刑爲人族五謂五行相生尅也
五生不相殄殄絕也謂相生

五克不相逾更相克害不相忤逆不相殄乃能相繼也如世系之

不相逆乃能相治也如上下相治相繼則父子之道也

相治則君臣之寶也。名寶玄斗書而月不書常其位

滿以御虛也。虛常取其施以補不足。大小遲疾無

常故不書歲寧恙而年病十九年七閏天之儋也寧安恙
 歲之數是則年安不足則病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
 日之四百九十九萬月之月九百五十四日
 為一年三年一閏五年內閏十九年七閏陽動吐陰
 月有長短隨年所病而儋之故曰天之儋陽動吐陰
 靜翁春以爲生長府其動也陽道常饒陰道常乏
 陰陽之道也陽主出機故常饒陰主入機故常之道則然也天彊健而僣踈
 僣踈謂一晝一夜自復而有餘而天之運旋一晝一夜
 動作也有南有北南至牽牛北至東井月有往有來日不南不北則無
 冬無夏南爲太陽陽故爲夏北爲太陰陰故爲冬月不往不來則望晦不
 成以望晦列聖人察乎眺側匿之變而律乎日月雄
 雌之序經之于無已也晦而月見西方爲朏朔而月見東方爲側此即變也日爲
 雄月爲雌聖人觀發令之次序以經于天也故玄鴻綸天元婁而掛之于
 將來者乎鴻大綸率也言玄人率天元大無方易無
 時然後爲鬼神也出入無時莫知其鄉神游乎六宗
 魂魂萬物動而常冲西陽天地是名六宗魂魂多貌
 能常自冲虛故玄之辭也沈以窮乎下浮以際乎上
 而混于人手一流在黃泉之中故曰下曲而端散而聚端正直也
 凡交接于天上故曰上曲而端散而聚曲得其情
 故正散布也布美也不盡于味五味令人口呆必美
 而聚之于天大也不盡其彙彙類也舉端上連下連非一方也下
 連續非一遠近無常以類行也不嫌遠近或多或寡
 方之事玄之辭冬月爲繁少非不故善言天地
 事適乎明也足取其中適以明仁義

春秋左傳序

杜預元凱撰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异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晉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

奇賞彙編

左傳

一

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檇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弁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弁周之所以王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既

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

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

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僞而志

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

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

刊而正之曰示勸戒其餘則皆即用

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畧不必改也

奇賞彙編

左傳

二

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修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丘明受經于仲尼以爲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曰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畧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身爲國

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言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歷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狀水釋怡狀理順然後爲得也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

奇賞彙編

左傳

三

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狀亦有史乘不書即以爲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无義例因行

事而言則傳直言其端趣而已非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爲例之情有五一日微而顯文見於此而義起於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弁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辟譬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污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

奇賞彙編

左傳

四

正人倫之紀備矣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若此所論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井然答曰春秋雖呂一字爲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爲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爲斷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

奇賞彙編

左傳

五

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進不成爲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膚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預今所以爲與專修丘明之傳目釋經經之條貫必出于傳傳之義例揔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去異

端蓋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以俟後賢狀劉子駿剏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未有穎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穎之違以見同異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又別集

奇賞彙編

左傳

六

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弁爲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爲仲尼自衛反魯修春秋立素王丘明爲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危行

言孫以辟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丘卒敢問所安答曰異乎予所聳仲尼曰文王既没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奇賞彙編左傳七

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爲感也絕筆于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爲終也曰狀則春秋何始于魯隱公荅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攷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祗祚天永命紹開中

興隱公祗弘宣祖業光啓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墜是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垂法將來所書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歷則周正也所稱之公即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其義也奇賞彙編左傳八

若夫制作之文所以章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旣作之後方復隱諱以避患非所聞也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丘又非通論也先儒以爲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旣

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
 誣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邾射
 亦不在三叛之數故予以爲感麟而
 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爲得算
 實至于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亦無取
 焉

奇賞彙編

左傳

九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三十七

春秋左傳

隱公

宋穆公疾

州吁未能和其民

臧僖伯卒

北戎侵鄭

滕侯薛侯來朝爭長

公會齊侯鄭伯伐許

桓公

奇賞彙編

卷三十七 春秋左傳

一 楚史

宋督攻孔氏

王奪鄭伯政

楚武王侵隨

隨少師有寵

楚子合諸侯于沈鹿

虞叔有玉

楚屈瑕將盟貳軫

楚伐絞軍其南門

楚屈瑕伐羅

宋人以諸侯伐鄭

祭仲專

齊師戰于奚

公將有行

莊公

楚武王荆尸

楚文王伐申

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

齊侯游于姑棼

師及齊師戰于乾時

宋萬弑閔公子于蒙澤

奇賞彙編 卷三十七 春秋左傳 二 選史

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

鄭厲公自櫟侵鄭

楚子禦之入敗于津

王姚嬖于莊王

胥命于弭

王巡號

陳人殺其太子御寇

晉桓莊之族偪獻公

晉侯將伐虢

晉獻公娶于賈

楚令尹子元欲盡文夫人

公築臺臨黨氏

閔公

狄人伐邢

狄人伐衛

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

齊桓公遷邢于夷儀

衛文公大布之衣

信公

邾公敗戎于桑田

奇賞彙編 卷三十七 春秋左傳 三

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

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

楚子圍許以救鄭

齊侯盟諸侯於葵丘

黃人恃諸侯之睦于齊

晉侯之入

墮石于宋

晉太子圉質于秦

富辰言于王

楚人伐宋以救鄭

晉惠公卒

晉公子重耳及于難

秦伯納重耳

晉侯之豎頭須

狄人歸季隗于晉

晉侯賞從亡者

秦伯師于河上

秦晉伐鄆

楚子將圍宋

晉侯圍曹門

奇賞彙編

卷三十七目 春秋左傳

四 選史

楚子入居于申

楚子玉自爲瓊弁玉纓

或訴无咎于衛侯

城濮之戰

晉侯秦伯圍鄭

王使周公閱來聘

狄圍衛

秦師過周北門

秦違蹇叔

文公

楚子將以商臣爲太子

秦孟明視二帥師伐晉

楚人滅江

衛甯武子來聘

楚公子變滅麇

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

鄭瞞侵齊

秦爲令狐之役

晉人患秦之用士會

晉侯蒐于黃父

奇賞彙編

卷三十七目 春秋左傳

五 選史

齊懿公之爲公子

夫人姜氏歸于齊

莒紀公生太子僕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三十七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春秋左傳

隱公 名息姑 惠公之攝政

三年夏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

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

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

之以上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羣臣願奉馮

也馮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

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先昭先君

奇賞彙編 卷三十七 一 述史

之今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

出居於鄭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殤公即位君子曰宋

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商頌

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其是之謂乎

四年秋州吁未能和其民厚罔定君於石子石子曰

上觀為可曰何以得觀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陳衛

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碯使

告于陳曰衛國禍小老夫耄矣無能為也此二人者

實弑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於衛請衛自

九月衛人使右宰醜蒞殺州吁于濮石碯使其宰孺

叔羊肩蒞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碯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

五年冬十二月辛巳臧伯辛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魚不聽寡人弗敢忘莽之加一等命服

九年冬非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皆寇

而速去之剛則能往無君為三覆兵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

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視帥逐之求戎師師之中

奇賞彙編 卷三十七 二 述史

前後擊之盡殪戎師大奔十一月甲寅鄭人大敗戎師

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爭長薛侯曰我先封

在周前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侯姓也我不可以

後之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

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周之

宗盟異姓為後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薛任

君若辱賜寡人則願以滕君為請薛侯許之乃長勝

侯

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傳附于許穎考叔

仁人之事
長句妙
不食其子
又界之村
不諱其私
可惜莊公
失言
左傳以多
說通理多

取鄭伯之旗荊以先登。旗名子都。自下射之。顛。
殺叔盈。又以登。孤登周廬。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
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
許不其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
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
公以居許。東偏。鄭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于許君。
而假手于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其
安其敢以許自為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餽
其口于四方。叔段其況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
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鄭大夫若寡人
新賞彙編 卷三十七 三 選史
得沒于地。天以其禮悔禍於許。無寧茲許公復奉其
社稷。無寧寧也。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昏媾。其
能降以相從也。無滋他族實間處此。以與我鄭國爭
此土也。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而況能禮祀許乎。寡
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為亦聊以固吾圉也。
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實于許。
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於此。鄭自桓受封。王室
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夫許大岳之胤也。神
之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君子謂鄭莊
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

清易卦
可原
左傳中有
宋景公時
風霜連入
此良史也
八字說書

也。許無刑也。而伐之。屢而合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
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
桓公名執惠公子。隱公弟
二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恐遂
弑殤公。君子以督為有無君之心。而後動于惡。故先
書弑其君。
五年夏。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秋。王以諸侯伐鄭。鄭
伯禦之。王為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
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請為左拒。以當
蔡人。衛人為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闕心。若
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枝。固將先奔。既
而萃于王卒。王卒。可以集事。從之。曼伯為右拒。祭仲
足為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陳。先
偏後伍。伍承彌縫。二十五乘為偏。以車居前。以伍次
陳戰于緡葛。命二拒曰。櫓動而鼓。櫓音貴。蔡衛陳皆
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
六年春。楚武王侵隨。使薳章求成焉。要其軍于瑕
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董其。鬬伯比言於楚子曰。
吾不得志于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
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

一旬當百萬計兵

少師之語

少師而後而盟之
我夫疾城庸非福也

行後其一
家之亡也
懷之天

之國隨為大隨張自修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

少師修請歲師以張之示以兵精兵熊率且比曰

季梁在何益闢伯比曰以為後圖少師得其君

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贏其誘我

也君何急焉此下俱說道理

八年春隨少師有寵楚闢伯比曰可矣警有警不可

失也

夏楚子合諸侯于沈鹿黃隨不會使蓬章讓黃楚子

伐隨軍于漢淮之間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

奇賞策編卷三十七五 運史

怒我而急寇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

師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

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馬必敗偏敗眾乃攜矣少師

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戰于速把隨師敗績隨侯逸

闢丹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秋隨及楚平楚子將

不許闢伯比曰天去其疾矣見少師隨未可克也乃盟

而還

十年秋初虞叔有玉虞公求旃旃之弗獻既而悔之

曰周諺有之匹夫無辜懷璧其辜吾焉用此其以買

害也乃獻之又求其實劔叔曰是無厭也無厭將及

以之怨無
厥期伐之
大奇

特送不備

以奇計破

簡而錄

齊魯其人
也

二語早

我遂伐虞公故虞公山奔共池

十一年春楚屈瑕將盟貳軫二軫云人軍于蒲騷將

與隨絞州蓼伐楚師莫敖屈瑕名即忠之闕廉曰

人軍其郊必不誠且日虞四邑之至也君大於郊耶

以禦四邑我以銳師宵加于郢郢有虞心而恃其城

莫有闕志若敗郢師四邑必讎莫敖曰盍請濟師於

王濟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

也成軍以出又何濟焉莫敖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

不疑何卜遂敗郢師於蒲騷卒盟而還

十二年冬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

輕則寡謀請無扞承樵者以誘之無樵者樵以從之

絞人獲三十人獲楚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

中楚人坐其非門守其而覆諸山中伏大敗之為城

下之盟而還伐絞之役楚師分涉于彭羅姓熊人欲伐

之使伯嘉謀何之三巡也通數之

十有三年春楚屈瑕伐羅闢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

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楚

子辭焉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不

在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

也莫敖徂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

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衆而好德撫之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見莫教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

之不及莫教使狃于師曰諫者有刑及駟亂大以濟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莫教縊于荒谷羣師囚于治父以聽刑楚子曰狐之舉也皆免之

十四年冬宋人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

門威入及大遠伐東郊取牛首鄭以大宮之祿歸爲盧門之祿威門之祿辱之也

奇賞彙編 卷三十七

七 選史

十五年春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婿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糾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于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也公載以出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夏厲公出奔蔡

十七年夏及齊師戰于奚疆事也

容疆疆吏來告公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姑盡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謂焉

十八年春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

男有室無相漬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

濞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譎之以告夫人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于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

莊公名同桓公子在位三十二年

四年春王三月楚武王荆尸陳兵也更爲授師子焉以伐隨將齊桓公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無虧王

奇賞彙編 卷三十七 八 選史

楚於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于楸木之下令尹闢祁莫敖屈重除道梁嗟爲奇兵營軍臨隨人恩行成莫敖以王命入盟隨侯且請爲會于漢汭而還濟漢而後發喪

六年春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雖甥甥甥養甥請殺楚子鄧侯弗許三甥曰亡

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臍若其腹臍其及圖之乎圖之此爲時矣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言焉取餘弗從還年楚子伐鄧十六年楚復伐

鄆滅之

八年夏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戌也葵丘瓜時而往曰

及瓜而代期成公問也命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倍

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于僖公衣服

禮秩如適襄公縑之二人連因之以作亂連稱有從

妹在公宮無寵使間公問曰莫也吾以女為夫人

冬十二月齊侯游於姑楚遂田以貝丘見大豕從者

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

公懼隊于車傷足喪屨反誅責屨于徒人費弗得鞭

之見血走出遇賊於門劫而束之費曰我奚御哉祖

奇賞彙編卷三十七

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助賊伏公而出闕死於門

中石之紛如成於階下遂入殺孟陽于牀代公曰非

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戶下遂弑之而立無知初襄

公立無常政今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

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初

公孫無知虐於雍廩殺無知傳

九年秋師及齊師戰於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戎路車

傳乘而歸乘他秦子梁子以公旗辟於下道是以皆

止也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讐

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於生竇也召忽死之管

也

也

馬士素宜有此胆識

公謂其曰子魯四也

我弗敢子以權子故

仲請因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

吾治於高侯高侯齊卿言使相可也公從之

十二年秋宋萬弑閔公於蒙澤遇仇牧於門批也而

殺之遇大宰督於東宮之西又殺之立子游宋公羣

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毫南宮牛萬猛獲黨帥師圍

毫

冬十月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宋五公以曹

師伐之殺南宮牛於師殺子游於宋立桓公御猛獲

奔衛南宮萬奔陳以乘車輦其母一日而至多言宋

人請猛獲於衛衛人欲勿與石祁子曰不可天下之

奇賞彙編卷三十七

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

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衛人歸之亦請南宮萬於陳

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

足皆見宋人皆醢之

十四年春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傅瑕鄭大傳

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六月甲子傅

瑕殺鄭子儀及其二子而納厲公初內蛇與外蛇鬪

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公聞之問於申

繻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散以取之妖由

古上臣也

厲公入遂殺傅瑕使謂原繁曰傅瑕貳周有常刑既
伏其辜矣納我而無二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
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父無裏言之無納我人
又不念寡人附已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
人典司宗祏藏主石室也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
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為臣臣無二心
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君者庸非貳
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將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
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

臣子有此
一方可滅
重疏六年

十九年春楚子禦之大敗於津所敗還鬻拳弗納之
奇賞彙編 卷三十七 楚史

納焉得便
則不杜一

申卒鬻拳葬諸夕室名地亦自殺也而莖于經皇初鬻
拳強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思而從之鬻拳曰
吾思君以兵卒莫大焉遂自刎也楚人以爲大閼守
也謂之大伯使其後掌之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矣
諫以自納於刑刑猶不忘納君於善

淫評王
室有如許
大事齊桓
竟若不聞
楚又不盡
林可拔

初王姚嬖於莊王生子頤子頤有寵爲國爲之師及
惠王即位莊王取爲國之嗣以爲國邊伯之宮近於
王宮王取之王奪子禽視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連
之秩也故爲國邊伯石連詹父子禽視跪作亂囚蘇

齊史
是求難逃
一公

氏桓王奪蒍氏十二年
二十一年春晉命於弭鄒夏同伐王城鄭伯將王
自圉門入執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頤及五大夫鄭伯
享王於闕西辟樂備王與之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
平王舊賜武公者原伯曰鄭伯效尤偏舞其亦將有
咎五月鄭厲公卒
王巡視守護公爲王宮於珥珥蕭王與之酒泉邑鄭
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聲鑑予之以鑑爲飾號公請
器王子之爵鄭伯猶是始惡於王冬王歸自號
二十二年春陳人殺其太子御寇陳公子完與顓孫

奇賞彙編 卷三十七 楚史

陳氏始大
之兆故曰
物無兩太
陳初亡陳
趙子始大
于齊其後
亡也陳子
齊取

奔齊之黨顓孫自齊來奔齊侯使敬仲完爲卿辭曰
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赦其不開於教訓而
免於辜矣弛於負擔息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
位以速官謗請以死告詩云遙翹翹車乘招我以弓
矢以聘豈不欲往畏我友朋恐取使爲王正飲桓公
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
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
淫仁也

齊史
是求難逃
一公

二十三年夏晉桓叔莊伯之族偃獻公患之士蒍曰
去富子二族之則羣公子可謀也已公曰爾試其事

士為與羣公子謀諸富子而去之同族惡其富強
二十七年冬晉侯將伐虢士為曰不可虢公驩若驪
得勝於我必奔其民無眾而後代之欲樂我誰與夫
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後有素夫民讓事樂和愛親
哀喪而後可用也虢弗畜也遂戰將饒

天之所謂
年之所積

雖雖亦必
第之樂

其其終終
其名

婦人知我
俗泰所以
衣履也

二十八年春晉獻公娶於賈無子然于齊姜武生秦
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
耳小戎子生夷吾晉伐驪戎驪戎男以驪姬歸
生奚齊其甥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丘
與東關嬖五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

奇賞彙編

卷三十七

生 選史

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無
主則啓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太
子曲沃而重耳夷吾主滿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
戎且旌君伐之功使俱曰狄之廣莫謂滿於晉為都
晉之啓土不亦宜乎晉侯說之夏使太子居曲沃重
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邑邊唯二姬之子在
絳二五卒與驪姬請羣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
五耦二耦為耦以
楚令尹子元欲盡文夫人欲淫為館於其宮側而振
萬舞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

任子然

可樂不可
報

殷莊太子
李友欲三

一書定國

今尹不尋也謂諸化警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御
人以告子元子元曰婦人不忘襲警我反忘之秋子
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於枯快送之門鄭郊子元闕
御疆闕梧耿之不比為柿建柿闕班王孫游王孫喜
殿衆車入自純門及達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鄭示
子元曰鄭有人焉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
丘謀告曰楚幕有鳥鳥集乃止

三十二年夏初公築臺臨黨氏魯大見孟任黨氏從
之闕不而以夫人言許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
講於梁氏夫女公子觀之女公子圍人華自牆外與
奇賞彙編 卷三十七 西 選史

之戲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有
力焉能投蓋於稷門走而自投其屋公疾問後於
叔牙慶父母弟對曰慶父材問於季友莊公對曰臣以
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季友使以君命命
信叔待於鍼巫氏夫大使鍼季醢之曰飲此則有後於
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達泉而卒立叔孫氏
子牙
閔公名啓方莊公子在位二年
元年春秋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
可厭也不使諸夏親暱也近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

可與並垂

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所惡請救，邪以從簡書，齊人救邪。

二年冬十二月，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

使鶴以下

大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決，示以與齊莊子矢，示以使守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為之，與夫人繡衣。

使鶴以下

二子渠孔御戎，子伯為右，黃夷前驅，孔嬰齊殿。及狄人戰於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

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

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

奇賞彙編

卷三十七

主選史

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正之所圖也。非

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

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

焉用之？且臣聞臯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

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

乎？對曰：告之以臨民，曲沃教之以軍旅，下軍將不共是

思，何故廢乎？且子思不孝，無思弗得立，修已而不責

人，則免於難。太子帥師，公衣之偏衣，半以公服，佩之

金玦，以金狐突御戎，先友為右，梁餘子養御罕夷，先

友為左。

諸大夫視

丹木為右，罕舌大夫為尉，先友曰：「衣之偏衣，佩之金玦。」握兵之要在此行也。子其勉之，偏躬無慝，非惡意也。兵要遠災，威權在已，親以無災又何患焉？狐突歎曰：「時事之微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以表明其心，故敬其事，則命以始，實以春夏服其身，則衣之純色，用其衷則佩之度，佩玉今命以時卒，二月閏也，其事也，衣之左服，遠其躬也，佩以金玦，棄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閏之左，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雖

欲勉之，秋可盡乎？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於廟，受

服於社，服宜社有常服矣。」罕升不獲而危，命可知也。

奇賞彙編

卷三十七

主選史

威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危奇無常，金玦不復，雖復何為？君有心矣。」先丹木曰：「是服也，在夫阻之也，雖

狂夫猶曰：盡敵而反，曰公敵，可盡乎？雖盡敵，猶有內

讒，不如違之。狐突欲行，罕舌大夫曰：「不可，違命不孝，棄事不忠，雖知其寒，惡不可取，子其死之。」太子將

戰，狐突諫曰：「不可，今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子其圖之。」

信之元年，齊桓公遷邢於夷儀，二年封衛於楚丘邢。

還如歸，衛國忘亡之困。

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

事，行大文。

子其圖之。

子其圖之。

子其圖之。

子其圖之。

子其圖之。

子其圖之。

子其圖之。

子其圖之。

漢上

教勸學校方能元年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信公名申莊公子閔公後元在位三十三年謚法小信畏忌曰信

二年秋號公敗戎於桑田晉卜偃曰號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穀熟曰稔不

大周無味

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此壯相訪口風言雖馬牛風逸亦不相及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晉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所踐東至于海西之竟

奇賞彙編卷三十七 七 選史

可厭諸士

至于河南至于穆陵非至于無祿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南巡舟溺於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臯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昭王時漢非楚境故不受罪師進次于陘

冬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

日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且其繇曰兆專

似太玄似易林極原左氏占辭為此浮白

之渝據公之瑜音俞美也專寵之一薰一猶十年前有餘臭勝臭猶善不勝惡必不可弗聽立之生奚齊其姊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里克謀姬謂

註

經不曰言而殿然公必遂他快

太子曰君夢齊姜之母必速祭之太子祭於曲沃歸於公公田輒與諸官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也裂與大夫幣與小臣小臣亦幣姬泣曰賊山太子太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太子子辭君必辯焉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臯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太子曰君實不察其臯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益於新城姬遂諧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

六年秋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冬蔡穆侯

奇賞彙編卷三十七 文 選史

引古書可引最合

將許僖公以見楚子于武城許男面縛銜壁縛手於壁惟見其面手不能執大夫衰經士與觀楚子問諸逢伯大壁故銜之為費大夫衰經士與觀楚子問諸逢伯大夫對曰晉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辭而後弗音之焚其觀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七年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

初申侯申出也有寵于楚文王文王將必與之璧使

行曰唯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女疵瑕

唯食於食一時則可至後入何冰未幾也

也後之人將求多于女女必不免我女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既葬出奔鄭又有寵于厲公子文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

凡合諸侯
何等威力
幸孔却下
凡諸皆有
人焉可知
請亂脂指
風振之此
為黃人之
見者頗多
諸君眼
其事作起
左傳多用
此法

已

九年秋齊侯盟諸侯於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

之後言歸於好幸孔先歸過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

不務德而勤遠器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為此會也

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在察也言君務靖

亂無勤於行晉侯乃還

十二年春黃人恃諸侯之睦於齊也不共楚職曰自

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黃

十五年冬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嬖驪姬焉驪姬中生

次妃且曰盡納羣公子晉侯悉於賈君又不納羣公

奇賞彙編 卷三十七 九 運史

于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等既而皆背

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畧南及華山內及

解梁城既而不與晉飢秦輸之粟秦飢晉閉之糴故

秦伯伐晉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

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石慶鄭吉弗使步楊御戎

家僕徒為右乘小駟鄭入也鄭所慶鄭曰古者大事

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

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

而變將與人易所使亂氣發憤陰血周作張脈憤

興外彊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九

一畫兩士
有師有
士不可不
知

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關士倍

我公曰何故對曰山因其資入用其龍飢食其粟三

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急秦奮倍猶未也

公曰一夫不可沮况國乎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

合其衆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

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思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

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壬戌

戰於韓原晉戎馬還淳音依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

復諫達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山靡御韓

簡號射為右輅音秦秦伯將止之鄭慶以救公談之遂

奇賞彙編 卷三十七 干 運史

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反首

下垂拔舍拔草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感也寡

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晉大

夫三拜稽首曰君踐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

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天子幣

音弘與女簡辭登臺而履薪焉古之官問者皆居之

刑罪故登臺而履薪之以薪使以兔服衣經逆且告曰

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

君朝以入則解于夕以歿夕以入則朝以歿唯君若

之乃舍諸靈臺大夫請以八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

二錄
大夫寫生

倉得中大
計
文若無奇
如此段事
如師生奇
而堪顧者
又句填字

疎以開奇
此等文字
在古今真
不多得

孫詳借
不和以見
奇范謂奇
此矣乃復
又出此論
真可謂奇
之又奇一
切一法然
總之皆曰
不憚從錄

既而喪歸。自綴焉。川之大夫其何有焉。且晉人感愛以重我天地。以要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重怒難任。背天不祥。必歸晉。公子繫曰。不如殺之。無聚。應焉。子系曰。歸之而質其太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且史佚有言曰。無始禍。無怙過。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晉侯使卻乞告瑕呂飢甥。且召之子金。甥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質。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聞也。惠公太子衆皆哭。晉于是乎作爰田。公田之稅。應入公者。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愛。爰易於所質之衆。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愛。奇賞彙編 卷三十七 主 選史

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爲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首侯。饋七年。焉。蛾析謂慶鄭曰。盍行乎。對曰。陷君於敗。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焉入。十一月。晉侯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是歲。晉又飢。秦伯又餼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姑樹德焉。以待能者。於是秦始征晉。河東。晉始以地與置官司焉。秦置官司焉。十六年。春。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奇賞彙編 卷三十七 主 選史

二十二年。春。晉大子圉質於秦。將逃歸。謂嬴氏曰。與子歸乎。對曰。子晉大子。而辱于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遂逃歸。

富辰言于王曰。請召太叔詩曰。協比其鄰。昏婚孔云。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王說。王子帶自齊復歸于京師。王召之也。

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救也。已弗聽。冬。十一月。

有此成語
在胸中矣
手傷敵
門官爲國
守其足
與國同
同法但彼
下此後彼
薄此深

孫父可配
陰母
以取

已已朔宋公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
司馬曰子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
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
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繼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
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
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勅敵之人
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
且今之勅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耆獲則取之何有于
二毛明耻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
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
奇賞彙編卷三十七
金鼓以嚴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儆
可也儆嚴未

德而唯戮是聞其何後之有
二十三年晉公子重耳之及于難也晉人伐諸蒲城
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
于是乎得人人而校舉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
從者狐偃趙衰顓頊音聶武子音魏司空季子音臣
人代唐咎如音狄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
子取季隗生伯儵音音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將適
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
十五年矣又如而是而嫁則就本焉請待子處少十二
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子五鹿音鹿乞食于野
奇賞彙編卷三十七
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
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
從者以爲不可將行謀于桑下音桑妾在其上以告姜
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
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氏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
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及曹
曹其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音薄而觀之信負羈
大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
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于諸侯得志于諸
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曷蚤自貳焉乃饋盤飧寘

詩詩只
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
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
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所出而至于今
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三
士足以上人狐偃趙而從之三也晉鄭同儕其過子
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啓乎弗聽及楚楚子饗之曰
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殺對曰子女玉帛則君
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
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

諸謂楚靈
人

公子夷
不能殺之
故為莊言

此俱甚妙
與俱內大

奇賞彙編

卷三十七

三 選史

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于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
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橐駝堅高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
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
忠而能力晉侯公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
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與之誰能廢
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
焉即子奉區音沃區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
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因去上服拘他日公享之子犯
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
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

孫許四
諸此處有
孫公喬高
宗五字於
事情較明

是制下殺
人見血臨

奇賞彙編

卷三十七

三 選史

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納重耳也不書不告人也
及河子犯以辟殺公子曰臣負羈縻純從君巡於天下
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辟于
河濟河閼令狐入桑泉取白衰皆晉邑二月甲午晉師
軍于廬柳據遺軍秦伯使公子繫質如晉師師還軍
于郇音向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壬寅公
子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祖戊申
使殺懷公于高梁不書亦不告也呂卻畏偁呂甥郇
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其後余從
狄君以田渭濱女為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
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祛猶在女其行乎對曰
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
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
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
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衆豈惟刑臣刑餘
公見之以難告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己丑晦
公宮火燬甥郇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

晉侯逆夫人贏氏以歸秦伯送衛于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

正得此僕
人力僕人
正得此間
姑力

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其出也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之求納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為社稷之守行者為羈縻之僕其亦可也何必舉居者國君而譬匹夫懼者甚眾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

狄人歸季隗于晉而請其二子伯鯈文公妻趙衰以妻生原同屏括樓嬰子食邑三趙姬女請趙盾與其母伯鯈子餘辭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

奇賞彙編卷三十七 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為才固請于公以為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為內子而已下之卿嫡妻為內子

有功且正
可免無功
乎小功乎
庸功乎

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惟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下義其舉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相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處誰對曰尤而效之舉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

好題目

日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歿晉侯求之不從以絲上為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二十五年春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于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晉文侯而信宣于諸侯今為可矣使十假卜之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北公曰吾不堪也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溫殺之于隰城戊午晉侯朝王王饗禮命之宥加之幣帛以請隨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奇賞彙編卷三十七 天 逆史

鄭師與晉
戰于長平

田晉于是始啓南陽四邑在晉山南河北陽樊不服圍之倉葛呼曰陽樊德以柔中國利以威四夷吾不敢服也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其土秋秦晉代郡音若楚闕克中公屈禦寇息公以申息之師戍商密都別秦人過析隈析隈楚邑而係輿人以圖商密為流析得其四俘者皆而傳焉晉而傳城商密知四宵坎血加書偽與子儀子邊盟者商密人懼曰秦取析矣戊辰人反矣乃降秦師秦師囚中公子儀息公子邊以歸楚令尹子玉追秦師弗及遂圍陳

納頓子于頓為頓

二十七年秋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睢楚終朝

而畢不戮一人子文欲其重於子玉復治兵於蔣終

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

酒為賈尚勿後至不賈為賈即伯叔叔教父子文問之對曰

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

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

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

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

二十八年春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口諸城上晉

奇賞彙編 卷三十一 元 選史

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為將發塚師遷焉曹人

兇懼為其所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

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僇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

也且曰獻狀令無入僇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

魏犇顛頤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從亡之勞從亡之勞

負羈氏魏犇傷於胃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

之病將殺之魏犇束胃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

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距躍向前跳而越物也曲踊

乃舍之殺顛頤以徇于師立舟之僑以為戎右宋人

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

楚不許

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

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假借齊秦我執曹君而分曹

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不許秦喜賂

怒頑能無戰乎齊秦喜得宋賂公說執曹伯分曹衛

之田以畀宋人

楚子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二十六年使子玉去

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上九年矣而果得晉圍險

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

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

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

奇賞彙編 卷三十一 辛 選史

玉使伯勞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

口欲塞為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

卒楚有左右廣又太子有宮甲分取給之實從之子

玉使宛春告于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

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圍釋宋臣取二欲復

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

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

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

怨讐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

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

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王怒從晉師晉師退軍

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還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還三舍

辟之所以報也昔惠食言以亢其讐我曲楚直其衆素飽血氣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

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

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

奇賞彙編 卷三十七 主 遷史 也公曰若楚惠何樂貞子枝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

思小惠而忘大耻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已而鹽其腦其腦是以思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

其鼻我且柔之矣子玉使鬬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晉侯使樂枝對曰

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為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

輶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晉車七百乘五萬二千輶輶鞅鞅在腹曰鞅在後曰鞅在背曰鞅在側曰鞅在左曰鞅在右曰鞅在後曰鞅在側曰鞅在背曰鞅在左曰鞅在右

豈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

木以益其兵已已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

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問宜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

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陳蔡屬狐毛設二旆而退之而退示却樂枝使與曳柴而偽遁詐為衆走楚師

馳之原軫卻縠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

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甲午至于衡雍鄭作王宮於踐土王與晉戰勝自

初楚子玉自為瓊弁玉纓以項飾弁未之服也先戰奇賞彙編 卷三十七 主 遷史 夢河神謂已曰畀余賜女孟諸之藥孟諸宋戴澤

靡弗致也大心子玉與子西使榮黃諫弗聽榮季榮曰死而利國猶或為之况瓊玉乎是糞土也而可以

濟師將何愛焉弗聽出告二子曰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

若申息之老何二邑子弟皆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為戮反連殺而歿至連殺

臣叔實為令尹奉已而已不在民矣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

殺之。不廢命奉夾叔叔以人守六月晉人復衛侯
 甯武子各與衛人盟于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
 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
 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并牧圉養牛曰牧不協
 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
 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暴有渝此盟以
 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
 貳衛侯先期入甯子先長群咸音守門以為使也與之
 乘而入公子欲大適音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
 喜提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辜也枕之般
 奇賞彙編 卷三十七 選史

而哭之歆大走出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
 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牛馬亡大旆之左旂大旂
 通帛祁咺奸命修此二事而不司馬殺之以狗于諸
 侯使茅茷味代之帥還壬午濟河舟之僞先歸士會
 攝右秋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于晉軍獻俘授馘
 飲至大賞徵會討貳殺舟之僞以徇于國民於是大
 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舉而民服三罪顯顯祁
 備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士榮為大
 士臣不宜與君對坐故使莊子使衛君衛侯不勝三
 士主又使武子相士榮為獄官衛侯之衛侯不勝三
 出辭役士管川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

字在春
秋國大都
有知人之
明

孝無能為
人才消長
實非非是
詞

藉冠利

范錄

于京師實諸深室甯子職納索經音焉以恤衛國
 元咺歸于衛立公子殺子通

三十年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
 不禮之鄭且貳於楚也晉軍由陵秦軍汜南佚之狐言
 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軍師必退公從
 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公
 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
 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縋音墜見秦伯
 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
 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
 奇賞彙編 卷三十七 選史

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
 其其無乏困君亦所害且君嘗君賜矣許君焦瑕晉
 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
 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制關秦
 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
 孫戌三還
 冬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音紫蓋昌白音黑音
 形虎形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
 物之饗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以獻其功
 吾何以堪之

子產之師

三十一年冬秋圍衛衛遷于帝丘十曰三百年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相夏后啓之孫居帝丘公命祀相衛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祀鄭何事祀鄭何事自當祀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舉也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請改祀命

聖賢後天而下

三十三年春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四乘也韋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也韋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敤邑

千貨彙編

卷三十七

孟

孟

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爲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敤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爲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圖猶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間敤邑若何其自取爲行資使其自取爲行間其自取爲行也杞子奔齊逢孫楊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

二十三年春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

先軫第一

秦師樂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爲政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爲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遺興姜戎子墨衰經梁弘御戎萊駒爲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于是始墨文嬴請三帥文嬴請三帥文公夫人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

先軫第一

千貨彙編 卷三十七 孟 孟 長寇讐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累臣爨鼓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爲戮歟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

掩大德

舉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舉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

文公名與信公于諡法慈惠愛

元年秋初楚子威將以商臣爲太子訪諸令尹子上子曰君之齒未也尚而反多愛黜乃亂也已立而

此節不信

取亂楚國之舉也恒在少者且是人也盡日而計聲
 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于賊而黜太子
 商臣商臣聞之而未察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
 而察之潘崇曰享江羊羊音米成工而勿敬也從之
 江羊怒曰呼役夫呼發聲也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
 職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職曰不能能
 行乎出曰不能能行大事乎試曰能冬十月以宮甲
 太子圍成王王請食熊蹯音煩而久熊掌難熟黃弗聽
 宮中圍成王王請食熊蹯音煩而久熊掌難熟黃弗聽
 丁未王縊謚之曰靈不瞑曰成改謚乃瞑穆王立以
 其為太子之室與潘崇使為大師且掌環列之尹衛
 奇賞彙編 卷三十七 三 選史

二年春秦孟明視二帥師伐晉以報殺之役月晉侯
 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王官無地御戎狄鞫
 居即積為右甲午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
 人謂秦拜賜之師以孟明言三年戰于殺也晉梁弘
 御戎萊駒為右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
 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睥審收戈以朝囚禽之以
 從公乘遂以為右箕之役在信先軫黜之而立續
 簡伯狼睥怒其友曰盍效之睥曰吾未獲茲所其友
 曰吾與女為難敬其睥曰周志有之勇則害土不登

古之文

於明堂故不義之士不得死而不義非功也其用
 之謂勇謂死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
 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言今見黜而合宜則吾子
 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
 大敗秦師君子謂狼睥於是乎君子
 四年秋楚人滅江秦伯為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
 秦伯遇之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
 吾自思也

深而不淺

可概見

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雅不辭
 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私問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
 奇賞彙編 卷三十七 三 選史

也件以為樂工所習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
 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
 愾而獻其功王于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張音
 弓矢千以覺也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視之其
 敢于大禮以自取戾

五年冬楚公子燹滅蓼音滅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皇
 陶庭堅字不祀忽諸忽然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
 哉

當好早立

七年夏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人也無衛
 故有呂卻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嬴音公目抱太子

公子之
有憂之
又豈有
外求之
曰先君
賜不才
何宣子
先蔑而
克居子
步招御
細秦則
心先人
奇賞柔
善政也
敗秦師
之先蔑
求君此
以往可
以盡心
相告弗
其帑及
三年不
焉用上
也將何

謂定後

不能以
止姑以
端

以啼於朝曰先君何辜其嗣亦何辜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真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頃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備人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箕鄭居守趙盾將中軍先克居子佐之荀林父佐上軍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步招御戎戎津為右及董陰晉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賓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遂寇如追逃軍之奇賞柔編卷三十七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早食於潛師夜起戊子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首已丑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太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事不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為察吾嘗同察敢不盡心乎以盡心弗聽為賦板之三章大又弗聽及亡荀伯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於秦曰為同察故也士會在秦三年不見士伯其人曰能亡人於國不能見于此焉用上季曰吾與之同舉非義之也同舉故同亡也將何見焉及歸晉遂不見士伯

秋長三天
不可殺
法妙

制叙部
世系

謹定

十一年秋鄭肅侵齊遂伐我公卜使叔孫得臣追之吉侯叔夏御莊叔孫房甥為右富父終甥駟乘其車冬十月甲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秋若長父終甥椿春其喉以戈殺之埋其首於子駒之門門以命宣伯各宣伯曰僑如以難其功初宋武公之世鄭肅伐宋司徒皇父帥師禦之而班御皇父充石名公子穀甥為右司寇牛父駟乘以敗狄于長丘獲長狄緣斯僑如皇父之二子歿焉皇父穀甥牛父受宋公于是以門賞彫班使食其征獲謂之彫門晉之滅潞也宣十獲僑如之弟焚如齊襄公之二年鄭肅伐齊桓十齊王于成父獲其弟榮如埋其首于周首齊之北門衛人獲其季弟簡如至衛見獲鄭肅由是遂亡種絕長秋之十二年秋秦為令狐之役故七年冬秦伯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卻缺將上軍史駟佐之樂盾將下軍胥甲佐之范無恤禦戎以從秦師于河曲史駟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為曰史駟佐上軍必實為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盾側室曰穿側室晉軍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

府微

得止
士會自窮

軍中事。其可。好勇而狂。且惡史。駢之佐。上軍也。若使。其。者。肆焉。其。可。教。怒。趙。穿。可。得。一。戰。秦。伯。以。聲。祈。戰。于。河。求。勝。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曰。裏。糧。坐。甲。以。日。上。不。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侯。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退。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軍。之。士。皆。未。慙。也。兩。軍。明。日。請。相。見。也。史。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思。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晉。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弃。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奇。賞。彙。編。卷。三。十七。望。選。史。

人於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復侵晉人取

十三年春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夏六卿相見於諸

浮地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

何中行桓子曰請復賈季能外事能任在且由舊勳

孤孤鄧成子曰賈季亂且臯大處殺父不如隨會能賤

而有恥柔而不犯其知足使也且無臯逆子乃使魏

壽餘偽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于晉使夜逸請

自歸于秦余伯許之履士會之足下朝欲使行秦伯

師于河西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

有司言者告與之先其先告論魏有司使士會士會

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必死矣妻子為戮無益於

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

河乃行繞朝秦大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謂

適不用也其情既濟魏人謀而還上會秦人歸其

帑其處者為劉氏列故為劉氏

十七年晉侯蒐于黃父遂復合諸侯於扈平宋也公

不與會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于是晉侯不見

鄭伯以為貳於楚也鄭子家歸使執訊通信而與之

書以告趙宣子曰寡君即位三年召蔡侯而與之事

君九月蔡侯入於敝邑以行行朝敝邑以侯宣多之

奇。賞。彙。編。卷。三。十七。望。選。史。

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偕公僖公僖公十一月克

滅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於執事難本盡平而行

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夷子以請陳侯于楚而

朝諸君請陳于楚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歲請陳

事朝成陳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征朝于君往年

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朝夷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

蔡之密邇於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雖敝邑

之事君何以不免罪在位之中一朝于襄襄而再見

於君襄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于絳絳雖我小國則

茂以遇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

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音陰險難急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加已則以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言多則欲然休命之固極無極亦知在矣將悉服賦以待於險言欲以唯執事命之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于齊四年二月壬戌為齊侵蔡亦獲成於楚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彊令豈其臯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晉鞏朔行成于鄭趙穿公墜池為質焉

十八年春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邴騶音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用之時騶父已死故而使騶僕掘尸而用之

奇賞彙編 卷三十七 星 選史

御納閭職之妻而使職乘來陪夏五月公游于申池也二人浴于池歌以扶扶職職怒歌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扶女庸何傷職曰與則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弑懿公納諸竹中納之竹林中歸舍爵而行飲

冬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大歸而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

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于國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

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行使司寇出諸竟諸竟曰今日必達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太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鵠之逐鳥雀也以下大數

奇賞彙編 卷三十七 星 選史

宣公 文公 卷三十七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三十八

春秋左傳

宣公

晉人伐鄭

鄭公子歸生伐宋

晉趙盾救焦

晉靈公不君

楚子圍鄭

晉師歸桓子請殂

楚子伐蕭

奇賞齋編 卷三十八目 春秋左傳

楚使申舟聘于齊

孟獻子言于公

秦桓公伐晉

晉士會帥師滅赤狄

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

魯宣公薨

成公

衛侯使孫良夫將侵齊

宋文公卒

楚討陳夏氏

晉師歸范文子後入

晉人歸楚公子穀臣

齊侯朝于晉

晉人謀去故絳

楚圍宋之役

晉趙莊姬爲趙嬰之亡

晉使申公巫臣如吳

晉侯觀于軍府

公如京師

晉侯使呂相絕秦

奇賞齋編 卷三十八目 春秋左傳

諸侯有疾

衛定公卒

楚將北師

葬宋共公

晉三郤害伯宗

晉侯將伐鄭

公會尹武公

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殺厲公

晉悼公即位

鄭伯侵宋

襄公

鄭成公疾

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

邾人莒人伐鄭

季文子卒

宋華弱與樂轡

南遺爲費宰

衛孫文子來聘

鄭子國子耳侵蔡

宋災

奇賞彙編

卷三十八目

春秋左傳

二 遷史

景公使士雅乞師于楚

晉荀偃士句請伐偃陽

楚子囊鄭子耳侵我西鄙

子駟與尉止有爭

王叔陳生與伯與爭政

季武子將作三軍

鄭人患晉楚之故

鄭良宵大宰石癸猶在楚

吳告敗于晉

吳子諸樊除喪

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

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

楚子囊還自伐吳卒

宋向戌來聘

鄭尉氏司氏之亂

宋皇國父爲太宰

晉侯伐齊

諸侯還自沂上

季武子以所得于齊之兵

衛甯惠子疾

奇賞彙編

卷三十八目

春秋左傳

四

遷史

邾庶其以漆間丘來奔

楚子庚卒

欒桓子娶于范宣子

知起中行喜州綽邢蒯出奔齊

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

晉人徵朝于鄭

鄭公孫黑肱有疾

楚觀起有寵于令尹子南

晉將嫁女于吳

季武子無適

齊侯還自晉

齊侯將爲臧紇田

楚子伐鄭

齊棠公之妻

晉侯濟自泮

陳侯會楚子伐鄭

鄭子產獻捷于晉

楚蔣掩爲司馬

吳子諸樊伐楚

晉程鄭卒

奇賞彙編

卷三十八目 春秋左傳

五

通史

衛獻公自夷儀

秦伯之弟

衛獻公使子鮮爲復

孫林父以戚如晉

衛侯入

楚子秦人侵吳

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

晉楚爭先

齊慶封好田而嗜酒

范獻子來聘

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

吳公子札來聘

子產相鄭

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

鄭子產如陳蒞盟

鄭伯有嗜酒

鄭子皮授子產政

子產使都鄙有章

穆叔至自會

立敬歸之娣

奇賞彙編

卷三十八目 春秋左傳

六

通史

公薨之月

吳子使屈狐庸聘于晉

鄭人游于鄉校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三十八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春秋左傳

宣公名倭一名倭在位十八年諡法善問周達曰宣

元年夏晉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役于是晉侯修趙宣于為政驟數諫而不入故不競于楚

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因華元獲樂呂及

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虜百人狂狡輅也鄭人鄭人入于井伐趙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

奇賞彙編卷三十八 一 選史

禮違命宜其為禽也戎昭軍制明果毅以聽之之謂禮

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易之戮也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

我為政舉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于是刑執大焉詩小所謂人之無良者

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

見叔祥手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以將言以顯故既合而來奔言畢而遂奔宋城宋城華元為

植主巡功城者詭曰睥其目出睥其腹大弃甲而復

大城

晉趙盾

為楚公

八解

亡師于思于思多弃甲復來使其駭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弃甲則那牛與犀兕之皮皆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縱使有皮可以為甲何如丹而華元曰去之夫其口眾我寡

夏晉趙盾救焦晉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帥侵鄭以報大棘之役楚闕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

次于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于楚晉故氏世殆將斃矣姑益其疾乃去之以論之

夏晉靈公不君厚飲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九彈也幸夫肱音而熊蹯不熟殺之寘諸音本畚使

奇賞彙編卷三十八 二 選史

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季會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

子繼之三進及溜音溜而後視之公知欲諫故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麇

賊之晨往寢門闢矣趙氏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不辭水麇見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

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外傳云千此不觸槐而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

之其右車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史記云君賜臣遂扶以下公喉夫葵焉宣子

孫評正
依時詳

人將
以奇

千古
真事

明博而殺之盾曰弃人用大雖猛何為闔且出提
明死之初宜子田于首山舍于駟桑見靈輒問其
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牛問之曰宦三年矣
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為單
食與肉實諸案以與之既而與為公介甲倒戟以禦
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駟桑之餓人也問其各居
姓名不告而退遂自亡也乙丑趙穿攻靈公于桃園
宣子未出山而復聞公被殺太史伯書曰趙盾弑其君
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
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戚
奇賞彙編 卷三十八
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
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趙竟
臣之義絕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
公壬申朝于武宮
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
臨也于大宮且巷出車吉出車于巷國人入大臨守陴
城者皆哭以告楚子退師鄭人修城進復圍之三
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遠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
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舉也敢
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屬以

及河
商確
者三

林父士
食

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微福于厲宜
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孤
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
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
矣庸可幾乎還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庖入盟子良
出贊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士
會將上軍卻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
嬰齊為中軍大夫韓厥為司馬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
為下軍大夫韓厥為司馬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
父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勞焉用之楚歸而動伐
奇賞彙編 卷三十八
不後隨武子會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
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楚君討鄭怒其貳而
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
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能勞君
無怨謫也政有經矣荆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
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為教為宰孫叔敖
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薦車右扶轅為戰備左
慮無憾以茅為席中權後勁以中車制謀後宿備
而動建旗物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
內姓選于親外姓選于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

生致賞

將渡河而
說者三

戲談語

材父將令
不行眾欲
與楚而無

加惠族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
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
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
武之善經也子如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
必楚銳子設先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
疾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
歟且成師以出聞敵而退非夫也命為軍帥而卒
以非夫唯羣子能我非為也以中軍佐濟知莊子曰
此師殆哉韓獻子厥謂桓子曰銳子以偏師陷子罪
大矣子為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謂亡師為
奇賞彙編 卷三十 五 遼史

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
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楚子北師次于郟鄭沈尹
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
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伍參令尹孫叔敖弗
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
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敖為無謀矣不捷參
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車反師伍參言
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殺剛愎不
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上中專行不獲不得聽而無
上命下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

上令不知
所從

鄭使來大
其國論

并計此
言法自向

書要來流
勅中却自

若澤金澤
是古法流

勅是法流

勅是法流

進入情

趙莊子
原何不
則分

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行
之晉師在故郟言之間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
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
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為承楚師必敗銳子曰敗楚
服鄭于此在矣必許之樂武子樂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
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
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敵
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
紛冒軍路車藍縷衣以啓山林言楚二先君箴之曰
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
奇賞彙編 卷三十 六 遼史

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微怨于楚我曲楚直
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
十五乘為一廣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律
十五乘為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
五人為右廣初駕而駕數及日中而止左則受之代
承副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
良鄭之良也師叔潘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
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上也
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
屬又何俟必從彘子知季莊曰原屏咎之徒也各指
趙莊子趙曰樂伯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楚少宰如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內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登敢求臯于晉二三子無淹久

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

母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登敢辱候

人敢拜君命之辱就子以爲詔使趙括從而更

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于鄭曰無

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來成于晉晉人許之

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

又示不欲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疾摩壘而還

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敢之音鄒夫代御執轡御

奇賞彙編卷三十八 楚史 下馬掉鞅而還使御下車備馬正攝叔曰吾聞致

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

之與魏錡皆命而往郤獻子曰二憾往矣弗備必

敗魏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

師無成命和戰多備何爲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

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

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

軍衛不徹警也魏子曰不可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

子放前設伏兵七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

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趙旃夜至于

楚軍席于軍門之外所畏以激怒使其徒入之楚子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魏居告唐惠侯魏居告唐惠侯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辱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魏居告唐惠侯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爲左拒以從上軍駒伯駒伯曰待諸乎隨季曰楚師方壯君卒於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謫生民不亦可乎駒伯爲分謫生民不穀其卒而退不敗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廣駒伯湯尸之曰也君以此始亦必以終自是楚之乘廣駒伯先左晉人或以廣隊爲隊不能進楚人悉也之脫局駒伯兵關少進馬還又恭之拔旆投衡乃出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奇賞彙編奇賞彙編卷三十八卷三十八九九選史選史

乘詔其二子無顧乘詔其二子無顧如趙旃顧曰趙使同在後怒之二乘詔其二子無顧命使下指木曰尸女於是授趙旃綏以免明日以表尸之皆重獲在木下命使下指木曰尸女於是授趙旃綏以免明日以表尸之皆重獲在木下楚熊負羈囚知罃命使下指木曰尸女於是授趙旃綏以免明日以表尸之皆重獲在木下莊子以其族反之戰莊子以其族反之戰武子御下軍之士多從之莊子以其族反之戰每射抽矢最納諸厨子之房每射抽矢最納諸厨子之房厨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楊之愛董澤之蒲可勝既乎知季曰不以人子不得也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人之子不得也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人之子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殺臣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殺臣子楚公因之以二者還及昏楚師軍于邲還及昏楚師軍于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

楚子見於楚子見於夜有聲夜有聲丙辰楚重丙辰楚重至于邲遂次於衡雍潘黨夜有聲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爲京觀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爲京觀上謂之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志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楚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也而安人之亂以爲已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先君宮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

奇賞彙編奇賞彙編卷三十八卷三十八十十選史選史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于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皇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可以爲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城濮之役不可城濮之役十八年晉師三日殺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憂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鬬况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毋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

患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

冬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室僚

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

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遽三軍拊而勉之三軍

之士皆如挾纊遂傳於蕭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

申叔展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

鞠窮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有山

而拯之入廢井使救之若為茅經哭井則已矣

乃應以爲信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經存焉號

奇賞彙編 卷三十八 十一

而十出之

十四年夏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

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

宋十年曰鄭昭宋聲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

我伐之見犀而行示以死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

過我而不假道不謂鄰我也鄰我亡也殺其使者

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

而起履及于室皇門劔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

胥之市言是秋九月楚子圍宋

孟獻子言于公曰臣聞小國之免于大國也嘽而獻

物于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于是有容貌米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

十五年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晉侯

治兵于稷以略狄土立黎侯而還秋晉其地及雒魏

顓子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

魏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顓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

以爲狗及卒顓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

氏之役顓見老人結艸以亢杜回杜回踰而顓故獲

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

奇賞彙編 卷三十八 十二

命余是以報

十六年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呼鐸辰

種別三月獻狄俘晉侯請于王戊甲以獻見命士會

將中軍且爲大傳于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

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善人在上則國無幸

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

十七年春晉侯使卻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

觀之卻子登婦人笑于房階故笑獻子怒出而晉曰

所不此報無能涉河

十八年冬公薨季文子言于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

失大援者仲也夫藏宣叔

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

門氏東門子家還及笙壇帷復命于介將去使介

既復命袒括髮約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書曰

歸父還自晉善之也

成公

名黑腹宣公子在位十八年諡法安民立政曰成

二年春衛侯使孫良夫石稷齊相向禽將侵齊與齊

師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

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

夏有戰事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眾想盡子

奇賞彙編

卷三

十三

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討又曰石子國卿也預子辱

矣預見子以衆還我此此止乃止且告車來甚衆拔

齊師乃止次于鞠居地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

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縷以朝

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孫桓子還于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藏宣叔亦如晉

乞師皆主卻獻子齊故晉侯許之七百乘卻

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

捷克于先大夫無能爲役請八百乘許之卻克將中

軍士樊佐上軍樂書將軍下韓厥爲司馬以救魯衛

藏宣叔逆晉師且道之李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

獻子韓將斬人卻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卻

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訪也師從齊師于莘

地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以

君師辱于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于魯衛

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于敝邑之地寡君不

忍使羣臣請於大國無令與師淹于君地能進不能

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

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祭石以投人禽之而

奇賞彙編

卷三

十四

乘其車繫桑本焉將至齊驢乃以桑以徇齊壘曰欲

勇者賈余餘勇齊師陳于鞏地邠夏御齊侯逢丑

父爲右晉解張御卻克鄭丘緩爲右齊侯曰余姑剪

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卻克傷於矢流血及腰

未絕鼓音中軍自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

貫余手及肘余折矢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殷本

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

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

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歟也病未及死

孫子勉之左井轡右援抱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
以進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韓厥夢子與父謂
已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邴夏曰射其御者
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馭手
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恭毋張也喪車從韓厥曰請
高乘奇焉從左右皆肘之使立後使立其處不
韓厥俛定其右古使時車中逢且父與公易位將
及華泉驂絀于水而止丑父寢于轡中馮音提蛇
出於其下以脰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韓
厥所韓厥執繁馬前禁馬再拜稽首奉觴加辭以進
奇賞彙編 卷三十一 上 選史

曰寡君使羣臣為魯衛請曰無令與師陷入君地下
臣不幸屬當我行無所逃隱且思奔奔而忝兩君臣
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與君俱進丑父使公下
如華泉取飲代為齊侯鄭周父御左車婉後為右
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御狀于將戮之呼曰自今
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于此將為戮乎邴子曰人
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救之以勸事君者乃
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人出軍求之每出齊師以
帥還入于秋卒齊師皆有退心故齊侯雖出共衆狄
卒皆拙戈楯冒之以入于衛師衛師免之遂自徐關

入齊侯見保中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女子曰
君免乎曰免矣曰鏡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
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為有禮後父既
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予之石窀音留晉師從齊師
人自丘與擊馬陸齊侯使賓媚人餽賂以紀甗音彦
玉磬與地所得不可則聽客之所為賓媚人致賂晉
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
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
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于諸侯而曰必質其母
以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
奇賞彙編 卷三十一 上 選史

匪承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
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
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
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
之命也乎不然見告不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
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
徒撓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
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
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况其不
幸敢不唯命是聽晉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

孫評 本自申公
出叙得值
性有美奏
節節用廷
營營步
關此則左
公妙手

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歷炭燒蛤爲炭製溫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槨有四阿四角設棟棺有輪飾以飾棺上飾以飾若子謂華元樂舉于是乎不臣臣臣治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歎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後是

奇賞彙編 卷三十八
弃君于惡也何臣之爲

十七 選史

九月楚之詩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舉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爲淫淫爲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肇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若典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天子蠻鄭靈公殺御叔夏姬兄大非

此意甚古

黑要烝焉。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女。」又使自鄭召之。
使人詐自鄭來召。巫臣曰：「尸可得也，必來逆之。」姬以告王。王問諸
 屈巫。臣巫對曰：「其信知聲之父。」荀成公之嬖也，而中行
 伯父之季弟也。郤之戰楚人囚知，荀佐中軍而善鄭皇成甚。
 愛此子，知其必因鄭而歸。王子穀與襄老之尸以求
 之。鄭人思于郤之役而欲求嬖于晉，具必許之。王遣
 夏姬歸，將行謂逆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巫臣聘諸
 鄭，鄭伯許之。及共王卽位，將爲陽橋之役。伐魯使屈巫
 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申叔跪申叔從其
 父將適郢，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思，而又有桑
 扈實囊編。」卷三十八
 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
 姬行，將奔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處不勝之國。」遂奔晉。
 而因郤至以臣于晉。晉人使爲邢大夫。子反請以重
 幣錮之。勿令仕。王曰：「止其自爲謀也，則過矣。其爲吾先
 君謀也，則忠。」諫王勿納夏姬。忠，社稷之固也，所益多矣。且彼
 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于晉，晉將弃
 之，何勞錮焉？

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爲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伐師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

說國惡
歸二民之
省其有休
茂

南陽
十何

與晉公子
出亡時
論

以爲笑非
爲修好

三年夏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
以求知罃于是荀首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王送
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
任以爲俘誠執事不以蒙鼓使歸臣戮君之惠也臣
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
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纍囚以
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
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
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寡臣
得歸骨于晉寡君之以爲戮歾且不朽若從君之惠
奇賞彙編 卷三十八 十九 漢史
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荀首其請于寡君而以戮
于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許戮而使嗣宗職次及
于事而師偏師以修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
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
與爭重爲之禮而歸之
冬十二月齊侯朝于晉將授玉卻克趨進曰此行也
君爲婦之笑辱也寡人未之敢任侯享齊侯侯齊侯
視韓厥韓厥曰君知厥也乎齊侯曰服改矣韓厥登
舉爵曰臣之不敢愛死爲兩君之在此堂也欲其
荀偃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寘諸楮中以出藏之

本段故施
爲易見

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偃善視之如
實出已賈人曰吾無其功敢有其實乎吾小人不可
以厚誣君子遂適齊
六年三月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
之地名古沃饒而近鹽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韓獻子
將新中軍且爲僕大夫僕大夫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于
寢庭謂獻子曰何如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其
惡易觀易觀則民愁民愁則墊陷于是乎有沈溺重
隄足腫之疾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
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鹽國之
奇賞彙編 卷三十八 二十 漢史
實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公說
從之夏四月丁丑晉遷于新田
七年夏楚圍宋之役宣十師還子重請取于申呂以
爲賞田王許之田以自賞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
所以邑也是以爲賦以禦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
晉鄭必至于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
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卽位
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閻子蕩反清尹弗忌及襄
老之子黑要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閻之室使沈尹與
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子反取黑要與清尹之室巫臣

自晉造二子書以備以讓惡貪悖半君而多殺不辜
 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
 吳子詩夢李札說之乃通吳于晉以兩之一卒適吳
 舍偏兩之一焉司馬公曰百人為一卒與吳人戰於
 五里令吳晉之與吳人戰於五里令吳晉之與吳人戰於五里
 之叛楚實其子狐庸焉使為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代
 巢伐徐皆楚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人州來楚子重
 自鄭奔命子重子反于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
 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于上國

奇賞彙編

卷三十八

王選史

屏將為亂樂卻為微六月晉討趙同趙括屏武姬
 之從姬氏蓄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于晉侯
 曰成季之勲趙宜孟之忠趙而無後為善者其思矣
 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大豈無辟王之郭
 賴前哲以免也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乃
 立武而反其田焉

狄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宮與渠丘公子立
 於池上池城已惡苦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為
 虞對曰夫狡焉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
 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勇夫重閉况國乎

孫評步

冬晉士燮來聘言伐邾也以其事吳故公略之請使
 師文子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
 無二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叔將復之季
 孫思使宣伯帥師會伐邾

奇賞彙編

卷三十八

王選史

九年秋晉侯親于平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
 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
 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潁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
 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音公曰君王
 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為大
 子也師保本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反也不知
 其它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
 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大子抑無私也名其
 二卿尊君也後繁句刪
 十三年三月公如京師宣伯欲賜王請先使王以
 行人之禮禮焉孟獻子從王以為介而重賄之公及
 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
 受賑于社不敵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
 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
 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
 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

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勝戎有受服勝之
大節也今成子情奔其命矣其不反乎後卒
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昔逮我獻公及穆
公秦穆公相好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禍
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
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又不能成大勲而為
韓之師穆公十五年秦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
之成也成文公躬擐甲冑踐履山川踰越險阻
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舊
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場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
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于
秦文公恐思緩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
造于西也無祿文公即世穆為不弔戾我君寡我
襄公送我殺地好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
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
之舊勛而思社稷之隕是以有殺之師猶願赦罪于
穆公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預命
成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穆襄即世秦穆康康
位秦康公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闢剪我公室傾覆我社
稷帥我登賊以來穆公自出又欲闢剪我公室傾覆我社
穆公自出又欲闢剪我公室傾覆我社

有令狐之役康猶不懷入我河曲伐我涑川
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二年東道
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及君之嗣也公如我君
公引領西望曰底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
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郛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圉我
是以有輔氏之聚宣子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微軫于
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齊惡
復修舊德以追念前勛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
是以有令狐之會一年君又不祥背棄盟誓自狄及
君同州君之仇讐而我之昏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
女伐狄寡人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
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
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
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共穆康三王穆
莊曰余雖與晉出入予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
是用宣之言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
疾首暍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
諸侯矜寡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
侯以退豈敢微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
以諸侯退天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創之

古史 老手 引宋史原 數得法

十四年九月衛侯有疾使孔成子甯惠子立敬嬖之子衍以為太子冬十月衛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太子之不哀也不內酌飲不食歎曰是夫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於未亡人嗚呼天既衛國也夫吾不獲鮒也使主社稷
不聳思孫文子父林自是不敢舍其重器諸戚而甚善晉大夫十五年夏楚將北師將爭鄭衛于曩曰新與晉盟而背之母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
申叔時老矣在申本邑間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奇賞彙編 卷三十八 王五 通史
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楚子侵鄭及暴遂侵衛及晉止鄭子罕侵楚取新石樂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使重其罪民將叛之無民孰戰
秋八月葬宋共公于是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蕩澤為司馬華喜為司徒公孫師為司城向為人為大司寇麟朱為少司寇向帶為大宰魚府為少宰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文公華元曰我為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華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

是無桓氏也魚石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許必不敢是桓氏也族強且多大功國人與之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桓族桓國滅右師討猶有戌在必不討桓氏雖亡必偏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華元請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澤書曰宋殺其大夫山言背其族也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希魚府出舍于睢上睢音雖華元使止之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魚府曰今不從不得入矣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蓋不我納今將馳矣登丘而望之則馳然果而從之則決睢澤開門登陴矣左師二司奇賞彙編 卷三十八 王六 通史
寇二宰遂出奔楚華元使向戌為左師老佐為司馬樂裔為司寇以靖國人
晉三卻害伯宗譜而殺之及樂弗忌晉賢大夫伯州犂犇楚伯宗韓獻子曰卻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亡何待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于難
十六年夏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晉厲公無道三卻驕故欲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樂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與師樂書將中軍卻變佐之卻驕將上

文子知應
公無道焉
臣必不相
宋

詩賞彙編

參三十八

遷史

奇賞彙編

卷三十八

文選

奇賞彙編

卷三十八

文選

此本簡之
而者中之
林加之

苗貴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苗皇楚國卿子皆
曰國士州在且厚兵不可當也苗貴皇言於晉侯曰
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
三軍萃于王卒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公從之有
淖於前乃皆左右相違於淖步殺郤晉厲公樂鍼爲
右彭名郤楚共王潘黨爲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爲
右樂范以其族夾公行陷於淖樂書將載晉侯鍼曰
書退鍼名其父故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
失官慢也而離局姦也有三皇焉不可犯也
乃掀音公以出於淖癸巳潘廙之黨與養由基躡甲
奇賞彙編卷三十一
而射之微七札焉連七札言能陷堅也以示王曰君有
二臣如此何憂于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歟
及戰射其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
中項伏殺音叨以一矢復命卻至三遇楚子之卒見
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
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隸隸音昧赤之附注君子也
也附注戎服若袴而識見不殺而趨無乃傷乎卻至
見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
之靈間蒙甲冑不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之辱爲事
之故敢肅使者直身俯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

伯其御杜潤羅曰速從之其御履顧不在馬可及也
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二年齊成欲至從鄭
伯其右弗翰胡曰謀略音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郤
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郤曰衛懿公唯不去其
旗是以敗於焚乃內旌於殽中唐苟謂石首曰子在
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焚楚
師薄於險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死禁爲國
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
軾晉師乃止因楚公子役樂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
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於楚
奇賞彙編卷三十一
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臣
對曰好以暇好以閒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
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公許之使行人
執榼承飲造于子重曰寡君之使使鍼御持矛是以
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
必是故也不亦識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且而
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祭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
車馬鷄鳴而食唯命是復飲晉戰人患之苗貴皇徇
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修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
戰乃逸楚囚縱之王聞之召子反謀殺陽豎獻飲於

以義命已
不敢不交

忍以待

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
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于戎馬之前
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楚師還及瑕
楚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之敗
地王不在軍子無以為過不殺之罪也子反再拜稽
首曰君賜臣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
重使謂子反曰初頃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對
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亡君師
敢忘其公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
奇賞彙編 卷三十八 主選史

公又申守而行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督揚
不敢過鄭子叔聲伯使叔孫豹僑如請逆于晉師為
食於鄭郊師逆以至聲伯或豹以必須食穀伯四日不
食以待之食使者而後食忠也諸侯遷于制田還知
武子銍佐下軍以諸侯之師侵陳至于鳴鹿遂侵蔡
未反諸侯遷于潁上戊午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
失軍將士與
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人殺
厲公葵之于冀東門之外以車一乘使荀偃士魴逆
周子晉襄孫于京師而立之是為生十四年矣大夫逆

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子抑
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
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對曰羣臣
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庚午盟而入館于伯子同氏
晉大夫辛巳朝于武宮遂不臣者七人夷子周子有尤
而無慧不能辨救麥故不可立

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于朝始命百官施舍施恩
勞已責通速速錄寡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惡薄
賦歛省臬戾節器用時用民欲無犯時使魏相士魴
魏頡趙武為卿荀家荀會欒廩韓無忌為公族大夫

奇賞彙編 卷三十八 主選史

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使士渥濁為大傅使修范
武子之法右行辛為司空使修士蔣之法并糾郈戎
校正屬焉使訓諸御知義荀賓為右司士屬焉使訓
勇力之士時使卿無其御立軍尉以攝之冉兄祁奚
為中軍尉羊舌肸佐之魏絳為司馬張老為候奄斥
也之官鐸過寇為上軍尉蔣偃為之司馬使訓卒乘親
以聽命程鄭為乘馬御六驕屬焉使訓羣驍知禮凡
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惡
師不陵正族不偏師民無謫言所以復伯也
夏六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遂會楚子伐宋取朝郟

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郢取幽丘同伐彭城納宋魚石

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郢取幽丘同伐彭城納宋魚石
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戌之而還書曰
復八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諸
侯納之曰歸以惡曰復八宋人患之西鉏吾大曰
何也若楚人與我同惡以惠於我吾固事之也不
武矣大國無厭鄰吾猶憾不然而收吾憎使贊其政
以間吾樂亦吾患也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拔其地以
塞夷庚楚封魚石於彭城欲逞奸而擣服諸侯而
思吳晉吾庸多矣非吾憂也且事晉何為晉必恤之
襄公名午陳公之子四歲即位有德曰襄
奇賞彙編 卷三十八 三十三 選史
二年夏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於晉楚役公曰楚君
以鄭故救親集矢於其目晉曰奇射非異人任不為
寡人也為若肯之是弃力與言真楚殺鄭之力其誰
睡我免寡人見寡人奔過唯二三子秋七月庚辰鄭伯
駟卒于是子罕當國子駟為政子國為司馬晉師
侵鄭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不欲違
四年秋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無終山國魏莊子
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
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
德則睦否則攜二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

金石古文

叙法

世

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
晉周辛甲之為大史也武王命百官箴王闕於虞
人之箴曰芒芒也禹迹畫為九州經啓九道開九
有寢廟獸有茂也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民
于原獸忘其國恤也而思其虐音壯但念武不可重
獸用不恤于夏家不能振大之獸臣司原故告僕夫
斥取虞箴如是可不懲乎于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
之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
荐居貴貨易也土土可賈焉其土地所產一也邊
鄙不聳也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
奇賞彙編 卷三十八 三十四 選史
震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
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通安五也君其圖之
公說使魏絳盟諸戎修民事田以時
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鄭滅訖武救鄭侵邾敗于狐駟
音臺為國人逆喪者皆髮音殺魯于是乎始鑿音
者多不能備國人誦之曰滅之狐裘服狐裘敗戎於
狐駟我君小子初朱儒是使故曰朱儒朱儒使
我敗于邾
五年秋季文子卒大夫入欽公在位作階庄音
家器為備葬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

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六年春宋華弱與樂寧少相狎長相像又相謫也

子蕩怒以弓括其頰華弱于朝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格于朝

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于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子蕩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

七年夏南遺為費宰叔仲昭伯為隄正

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後故季氏

齊實彙編卷三十八

久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

之盟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口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

吾子其少安行孫子無辭亦無後容穆叔曰孫子必亡為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詩曰召還食自公

委蛇委蛇謂從行者也衡而委蛇必折

八年春庚寅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顧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

大焉楚人來討能弗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代鄭

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為戮矣

九年春宋災樂喜子為司城以為政

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徹小屋塗泥大屋陳倉揭簣

積土塗泥巡丈城巡行繕守備器量輕重計人力蓄水潦

左亦如之使樂溫庀刑器亦如之使皇郎命校正

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使西鉏吾庀府守

奇賞彙編卷三十八

神祝大司官人巷伯人傲官二師左右令四鄉正敬享

西門之外晉侯問于士弱曰吾聞之宋災于是乎知

有天道何故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

心東方宿也味柳也南方之宿後世祀火以出內火

建辰之月以火正祀食於心與柳味音畫大建戌是故

味為鵠火在午位朱鳥心為大火在卯陶唐氏之火

正閔伯丘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火時相土因之

故商主大火商人閱其禍敗之繫必始於火是以日

知其有天道也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

可知也亂則事變無常不可必知

秦景公使士雅音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

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讓於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

競於教其庶人力於農穡商工阜康不知遷業俾厥老矣知器稟焉以為政范句音少於中行偃而上之

使佐中軍韓起少子欒黶而欒黶士勳上之使佐上軍魏絳多功以趙武為賢而為之佐君明臣忠上讓

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王曰吾既許之矣雖不及晉必將出師秋楚子師于武

奇賞彙編卷三十八城以為秦援秦人侵晉晉飢弗能報也毛選史

十年夏晉荀偃士句請伐偃陽邲姓而封宋向戌焉宋向戌有賢荀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

行故欲封之同請丙寅圍之弗克孟氏獻之臣泰堇父堇重如役

步從師偃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見門開縣門發發縣門以閉攻邲邲人紇挾之以出門者紇仲尼父

門之上下內也邲人紇挾之以出門者言紇多力扶舉縣門狄虎音彌人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

為櫓人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自為一隊孟獻子曰詩邲所謂有力如虎者也主人縣布以試外勇者堇父

登之及堞而絕之主人斷其布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

三主人辭焉主人嘉其勇故辭謝不復戰乃還帶其斷布以徇于軍三日示諸侯之師久于偃陽荀偃士句請于荀偃

曰水潦將降思不能歸向夏恐有久雨請班師知伯音怒投之以機機出於其間出於機曰女成二事伐偃陽而

後告余余恐亂命以不女違既成敗之女既勤君而典諸侯牽帥老夫以至于此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

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余羸老也可重任乎不任此責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言當取汝以五月庚寅

荀偃士句帥卒攻偃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書曰遂滅偃陽言自會也因會滅偃陽以與向戌向戌辭曰君若猶

奇賞彙編卷三十八辱鎮撫宋國而以逼陽光啓寡君羣臣安矣其何昵如之若專賜臣是臣與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

敢以死請乃予宋公秋七月楚子囊鄭子耳侵我西鄙還國宋邑八月丙寅克之九月子耳侵宋北鄙孟獻子曰邲其有災乎

師競已甚周天猶不堪競况邲乎有災其執政之三士乎大夫傳

秋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尉止獲又與之爭于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遂弗使

獻尉止獲停又得之以車多非禮不使獻所獲初

孟子子西
子孫聞之
如見

子駟為田漁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正計
四族山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
於是子駟當國子國為司馬子耳為司空子孔為司
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
以入晨攻執政於西宮之朝宮殺子駟子國子耳切
鄭伯以如非宮子孔知之故不死利難下書曰盜
言無大夫馬人皆止等五子西子駟聞益不傲而出戶
而追盜先驅尸盜入於非官乃歸授甲子西乃歸授
臣安多逃器用多喪子產子國聞盜為門者門者
羣司閉府庫慎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
奇賞彙編卷三十八 三 選史
乘尸而宮盜於北宮子驥孫公帥國人助之殺尉止
子師僕盜衆盡死侯晉葬晉堵女父司臣尉嗣師齊
奔宋子孔當國為載書以位序聽政辟聽執政之法
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子產止之請為之焚書
焚除子孔不可曰為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為
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
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欲欲
政衆亦以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衆興禍子必從
之乃焚書於倉門之外衆而後定
王叔陳生與伯與爭政王右伯與王叔陳生怒而出

受明者
能不貪賤

奔及河王復之殺史役以說焉不入遂處之處上晉
侯使士句平王室王叔與伯與訟焉王叔之宰與伯
與之大夫收禽坐獄於王庭周禮命大令婦不躬士
句聽之王叔之宰曰算門門閭實戶之入而皆陵其
上其難為上矣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從
七人伯與與牲用備具王賴之性供祭而賜之驛施
之盟驛施赤牛也來辛施施曰世世無失職若算門
閭實其能來東底也乎且王何賴焉今自王叔之相
也政以賄成而刑放於寵皆自寵出官之師旅不勝
其富受吾能無算門閭實乎唯大國圖之下而無直
奇賞彙編卷三十八 甲 選史
則何謂正矣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
亦左之使正叔氏與伯與合要要王叔氏不能舉
其契以理曲無王叔奔晉不書不告也單靖公為卿士
以相王室叔代王
十一年春季武子將作三軍晉本無中軍唯上下二
更帥以告叔孫穆子曰請為三軍各征其軍三家各
之冢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禮大國三軍魯次
國而為大國之制貢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
知季氏將發乃盟諸僖閭僖公詛諸五父之衢正月
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乘其

分以是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使
人率其邑役入不入者倍征使公家倍征之孟氏使
季氏者無公征不入者倍征使公家倍征之孟氏使
半為臣若子若弟取其子弟之半也四分其乘叔孫
氏使盡為臣盡取其子弟以三歸公而取其一分叔孫
其故而改作也此蓋三家盟之本文

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於
晉晉不吾疾也晉不吾疾楚將辟之何為而而使
晉師致死於我楚弗敢敵而後可故與也晉子展曰
與宋為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
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
奇賞彙編 卷三十八 四一 聖史

之使疆場之司惡於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
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
焉且告於楚楚師至吾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
矣夏鄭子展侵宋
十三年冬鄭良霄大宰石築猶在楚石築言于子囊
曰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
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今楚實不競行人何舉止鄭
一卿以除其偪使睦而疾楚以固於晉位不則則
疾楚則用焉之使歸而廢其使不如其使歸鄭而怨
其君以疾其大夫而相牽引也今鄭國不固不猶愈

乎楚人歸之

十四年春吳告敗于晉會于向為吳謀楚故也范宣
子數吳之不德也不伐我以退吳人執莒公子務婁以
其通楚使也此年伐楚故將執戊子駒支范宣子親
數諸朝曰來姜戎氏如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
州乃祖吾離破苦蓋蒙荊棘以來歸我先君我
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今諸侯之
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洩則職女之繇諸朝
之事爾無與焉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
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獨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內岳
奇賞彙編 卷三十八 聖史
之裔胄也於是剪棄賜我而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
所嗥我諸戎除剪其荆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為先
君不侵不叛之臣至於今不貳昔文公與秦伐鄭秦
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於是乎有殺之師晉禦其上
戎亢其下秦師不復無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
人角之執其諸戎擒之與晉路之斃戎何以不
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晉不斃
以從執政猶微志也無有也微敢離邊遠也今官
之師旅母乃實有所闕以鴻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
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幣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

能為不與於會亦無謂焉青自五蒙賦青蠅而退詩
子無信宣子辭焉使即事於會成愷悌也於
是子叔齊子叔為李武子介以會自是晉人輕魯幣
而益敬其使

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弟季札辭曰曹宣公之
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
弗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諸樊適
嗣誰敢奸若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
以無失節固立之弃其室而耕乃舍之

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在十晉
奇賞彙編 卷三十八 望一選史

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叔向
人兄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必濟也叔向退
而具舟魯人苦人先濟鄭子矯公孫見衛北宮懿子
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懿子說一子
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
人多歎飲鄭司馬子矯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
于械林秦不獲成焉秦不荀偃令曰鷄鳴而駕塞井
夷寇不獲余馬首是瞻進退樂歷曰晉國之命未
是有也予馬首欲東乃歸自專故下軍從之左史謂
魏莊子曰不待中行伯伯乎莊子曰夫子命從帥

藥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伯游且
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多為秦所禽乃命大
還晉人謂之遷延却之役樂鉞曰此役也報櫟之
敗也後又無功晉之耻也吾有二位於戎路人謂之
敗敢不耻乎與士鞅子馳秦師攻焉士鞅反樂歷謂
子叔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
子殺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

復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物戒子皆服而朝
于朝日肝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
皮冠之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成孫刪
奇賞彙編 卷三十八 望一選史

入使孫文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小雅卒
何人斯居河之廣無奉無勇職為亂大師辭師曹
請為之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
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
歌之遂誦之刪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
死并帑於戚并妻子而入見遽伯玉曰君之暴虐子
所知也大恩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
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言即逐君更立遂行從
近關出速出公使子矯子伯子皮與孫盟盟于丘
宮孫子皆殺之四月己未子展奔齊衛獻公如鄆地

生也

人定

君也

綱專二五 使子行於孫子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孫
 子追之敗公徒於阿澤鄆人執之公徒因敗散還初
 尹公佗學射於庚公初加庚公差學射於公孫丁
 二子追公公孫丁御公子魚差曰射為背師不射為
 戮射為禮乎禮射不射兩駒音翟中而還尹公佗曰
 子為師我則遠矣乃反之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
 臂貫他子鮮公母從公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
 臯臯宗定姜公適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有臯
 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臯也先君有冢卿
 以為師保而蔑之二臯也不釋皮余以巾櫛事先君
 奇賞彙編 卷三十八 四十五 選史
 而暴妾使余三臯也告亡而已無告無辜公使厚成
 叔弔于衛厚孫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
 有太叔儀以守有母弟鱣市惡以出或撫其內或
 營其外能無歸乎齊人以邾音寄衛侯及其復也以
 邾音寄歸言其右宰穀從而逆歸衛人將殺之以復辟
 曰余不說初矣言初從君非悅余孤裘而羔袖言一
 父箒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衛侯在邾臧紇如齊唁
 衛侯言亡衛侯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
 得入矣其言冀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子展子鮮

氣作山

特許

特許

聞之見滅統與之言道滅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
 夫三子者或執之或推之後送為推欲無入得乎二
 十六歸衛
 楚子囊還自伐吳卒將歿遺言謂子庚必城郢時楚
 有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君盡不忘增其名前年將
 歿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詩曰雅行
 歸於周萬民所望也
 十有五年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十一年見孟獻子
 尤尤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
 我在晉吾兄為之毀之重勞且不敢聞傳言于友
 奇賞彙編 卷三十八 四十六 選史
 鄭尉氏司氏之亂其餘盜在宋亂在鄭人以子西伯
 有子產之故子父皆為納賂于宋以馬四十乘與
 師茂師樂三月公孫黑子為質焉司城子罕以堵
 女父尉尉司齊與之良司臣而逸之賢而託諸李武
 子武子寅諸卡鄭人醢之三人也司臣見師一
 過宋朝將私小焉其相曰朝也楚曰無人焉相曰朝
 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
 之相易淫樂之睦必無人焉故也言不為子產三
 盜得賂而歸之是重淫樂而輕相子罕聞之固請而
 國必朝無賢人故也蓋借此以諷

歸之能改過

十七年冬宋皇國父爲大宰爲平公築臺妨於農牧

于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晉也

實與我役國父自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也

子罕聞之親執紼以行築者而扶勸其勉者曰

吾儕小人皆有闕廬以辟燥濕寒暑今君爲一臺而

不速成何以爲役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

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子罕

十八年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鼓而

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弃好背盟陵虐神主

奇賞彙編卷三十八

民曾臣未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軀實先

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以成唯

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冬十月會于魯濟尋吳梁之

言同伐齊在十齊侯禦諸平陰墜防門而守之廣里

於城南防一作風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謂防

金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

齊大夫曰吾知子知敢匿情乎魯人皆請以車

十乘自其鄉入魯在齊東言自既許之矣若入君

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

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

晉人使司馬斥也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旃而疏陳

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旃先僞以衣服爲人形與

曳柴而從之揚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內寅晦

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鳥鳥之聲樂齊師其遁那

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班別也齊師其遁那

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十一月丁

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風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

此晉所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師故辱子

姑先乎乃伐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其道故使晉

之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脰也日止將

奇賞彙編卷三十八

爲三軍獲生不止將取其衷射其中顧曰殖綽願爲

私誓州綽曰有如日言必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其右

具丙州綽之名亦舍兵而縛郭最皆衿甲不解而縛坐于

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已卯荀偃

士句以中軍克京茲乙酉魏絳樂盈以下軍克郭趙

武韓起以上軍圍盧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魯大

伐雍門之救音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大

于門中以示孟莊子名速斬其楠音以爲公琴已亥

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南士弱大夫率諸侯之師焚

申池之竹木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於揚門州綽

門於東閣左驂迫近還于門中以枚數閭其門扇示

而疾略也略其地無將退矣君何思焉且社稷之主

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犯之而大子抽

劍斷鞅乃止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

十九年春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何曰大牙侵

小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遂次于泗上疆我田魯界

取邾田自漣水歸之於伐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于

蒲圃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與尉候奄皆受

一命之服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與

奇賞彙編卷三十八聖選史

物必有以先放荀偃羶疽生瘍於頭濟河及著雍病

日出日晴大夫先歸者皆反反見士句請見弗內請後

日鄭甥可即荀吳二月甲寅卒而視不可令日開宜

子盟而撫之曰事吳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樂懷子

樂曰其為未卒事于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曰主苟終

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含宣子出口吾淺

之為丈夫自眼以私待人也

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兵作林鐘鐘因以爲名而

銘魯功焉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之惠

天子銘德不銘功諸侯言時計功樂得時功有大夫稱伐其

之勢今稱伐則下等也此爲最下計功則借人也言

時則妨多矣何以爲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

作爰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

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

幸勝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

二十年夏衛甯惠子疾召悼子悼子曰吾得罪於君悔

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

君入則掩之掩其若能掩之則吾子也吾子若不能

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悼子許諾惠子遂

卒

奇賞彙編卷三十八聖選史

二十一年春邾庶其大以漆間丘二來奔季武子以

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

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

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可故不可子爲司寇將盜

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

以止吾盜子爲正卿而求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

庶其竊邑于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

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

次皂牧與焉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

其或難焉紇也奔之在上位者酒濯其心壹以待人

樂盈出奔楚宣子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邠豫董

之毋美而不便一作其其子告諫其母其母曰深山

設酒以祝
勇士

大澤實生龍蛇奇物怪美予懼其生龍蛇以禍女
敵族也國多大龍專權不仁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
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榮懷子發之故
羊舌氏之族及於難樂盈過於周西鄙掠之劫物
辭於行人曰天子陪臣盈得罪於王之守臣宜將逃
罪罪重於郊甸重得罪於郊甸無所伏竄敢布其死
昔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王施惠焉其子鷹不能保
任其父之勞大君若不棄書之力亡臣猶有所逃若
奔書之力而思鷹之罪臣戮餘也罪戮餘也將歸死於
氏之官不敢還矣敢布四體無唯大君命焉王曰尤
奇貨彙編 卷三十八 運史
而效之其又甚焉尤晉廷盈而自使司徒禁掠樂氏
者歸所取焉使候出諸輟輟開
知起中行喜州綽那蒯出蒯齊皆樂氏之黨也樂王
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那蒯勇上也宣子曰彼樂
氏之勇也余何獲焉不為王鮒曰子為彼樂氏如獲
乃亦于之勇也
齊莊公朝殖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君
以為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敢平陰之役在十先二子
鳴自此于雞聞莊公為勇爵殖殖綽郭最欲與焉州綽
曰東閣之役臣左驂迫還於門中識其枚數在十其

金評
事調法大
約祖王象
告墳立子
而微加腰
又開用言
和絕泰法
又評
上陳儀儀
鄭為申札
則此不忠
言禮明是
語不以兵
應楚

可以與於此乎公曰子為晉君也對曰臣為隸新戲
尚新未然二子者譽於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
矣
二十二年夏晉人徵朝于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
對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即位入
月而我先大夫子駒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
于寡君寡君思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晉是
以有戲之役九年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
敝邑欲從執事而思為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其有禮
是以不敢攜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蟜又從
寡君以觀樂於楚朝而曰觀晉于是乎有蕭魚之役
在十謂我敝邑適在晉國晉諸少木吾臭味也音鄰
而何敢差池齊不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
以宗器以受齊也盟遂帥羣臣隨於執事以會歲終
朝重於楚者子侯石孟歸而詞之此亦溴梁之明
年在十子蟜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于晉
耐與執燔焉助問二年間君將靖東夏在十
月又朝以聽事期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
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存至無日不惕豈
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言自

世之貴者
民之貧者
皆所求此
世之貴者

不須若。不恤其患。而以爲口實。其毋乃不堪任命。
而窮爲仇讐。則成仇讐。敝邑是思其敢忘君命。
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

九月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召室老宗人立。

段。而使黜官。薄祭。祭以特羊。毀以少牢。以時祀。

以。是以供祀。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

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

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已。已伯張卒。君子曰善哉。討。

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其有焉。

冬楚觀起有寵于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

奇賞彙編 卷三十八 五 選史

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弃疾爲王御士。王每。

見之必泣。弃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

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姑乎。問能止。

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令重刑。增重父刑。臣亦。

不爲王遂殺子南於朝。輒觀起。於四竟子南之。

臣謂弃疾請徙子尸於朝。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

犯命。三日弃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曰吾。

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弃疾事讐吾。

弗忍也。遂縊而死。復使遺子馮爲令尹。公子齒爲司。

馬。屈建爲莫敖。有寵於遺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

人心皆不
與樂惟戲
子與之所
以終滅于
范氏

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從人于人中。
和遠不。又從之。從遂歸。還朝見之。曰子三田我於朝。

吾患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

免是懼。子惡與何。故告子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寵。

于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自御而歸不。

能當道。遂不在。至謂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

謂生死而肉骨也。伯張復生。知我者知人子則可不。

然請止。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

二十三年春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滕之。

以藩載樂盈及其士。潘車有納諸曲沃。樂氏樂盈夜。

奇賞彙編 卷三十八 五 選史

見胥午大夫而告之。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

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盈曰雖然。因子而。

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許諾伏之。臣而觸。

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樂孺子。盈何如。對曰得。

主而爲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行又言皆曰。

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四月樂盈帥曲沃之申。

囚魏獻子。魏以書入絳。掩晉初樂盈佐魏莊子。魏於。

下軍獻子。終私焉。故因之。趙氏以原屏之難怨。

樂氏。成八年平莊姬。韓趙方睦。韓起讓趙中行氏以。

伐秦之役。怨樂氏。十四年晉伐秦。而固與范氏和。親。

殺督成已
登車服而
以死戰

宣子墨綰冒經二婦人輦以如公之故為婦人服而入奉公以如固官魏舒欲強則成列既乘將逆樂氏矣魏將逆樂氏師賊以入執奇賞彙編卷八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執逆吾子執請乘持之恐與也帶備隨隊遂超乘跳上獻右撫劍左援帶劫命驅之出僕請侯請執日之公宣子逆諸階逆獻執其手之恐與也賂之以曲沃初斐豹隸也著于丹書蓋犯罪設為官樂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思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乃出豹而閉之出門外督戎從之隱而待之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范氏之徒在臺後公臺樂氏乘也登公門宣子謂執日矢及君屋死之令其死戰也執用劍以帥卒接敵樂氏退攝

滅孫自取
國子為必

富信季氏
其子驗矣

俱人情

酒戲耳
白飲禍

諱要言子

市從之遇樂樂漢曰樂免之死將訟女於天樂射之不中又注於矢則乘樂本而覆車轅或戰鈞之斷用而死樂射傷樂盈奔曲沃晉人固之秋季武子無適子公彌公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于中豐曰彌與紇吾皆憂之欲擇才焉而立之中豐趨退歸盡室將行它日又訪焉對曰其然將其蔽車而行乃止訪于滅紇滅紇曰飲我酒吾為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滅紇為客賓既獻滅孫命非而重席新博絮之復絮潔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奇賞彙編卷八季氏之飲酬禮畢而召公鉏使與之尚使從度子禮色恐公鉏季氏以公鉏為馬正惛而不出閔子馬見之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為人子者忠不孝不忠無所敬共父命何常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父寵之同不帳禍倍下民可也禍倍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季孫喜使飲已酒而以其往以燕享盡舍故公鉏氏富又出為公左宰出季氏家孟孫惡滅孫季孫愛之孟氏之御點好也子孫子曰從余言必為孟孫孫後三云焉從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焉請讐滅

公鉏

呼應佳

公鉏

公鉏假手

氏使孟氏與公鉏謂季孫曰：「孫子扶國其所也。同當若揭，立則季氏信有力於滅氏矣。」州應已卯，孟孫卒，公鉏奉殯立于戶側。季孫至，入哭而出，曰：「扶焉。」在公鉏曰：「湯在此矣。」季孫曰：「孫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季孫廢，立於終云。且夫子之命也。遂誅之。遂立，則扶奔，邪滅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滅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疾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疾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疾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孟氏閉門告于季孫，曰：「滅氏將為亂，不使我葬。」欲

奇賞彙編 卷三十八 季孫不信滅孫之戒。為冬十月孟氏將辟滅氏。季孫不信滅孫之戒。為冬十月孟氏將辟

孫怒，命攻滅氏。乙亥，滅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初，滅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為，而死。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也，生紇，長于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滅賈，城為田在鑄。還易滅武仲自邾使告滅賈，且致大蔡焉。大紇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肥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請為先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突再拜受龜，使為以納請，遂自為也。

為白為滅孫如防。使求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謂便非敢私請。言為荀守先祀，無廢二勳。宣叔

敢不辟邑。去乃立滅為滅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謂陳我罪惡盟滅孫曰：「無辭。」所忌故謂無辭

以罪將盟滅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凡國亡臣而問盟首焉。載書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文公命立子惡仲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謂昭公與季孫曰：滅孫之罪皆不及此。孟叔曰：「盍以其犯門斬關。」

季孫用之，乃盟滅氏。曰：「無或如滅孫危于國之紀。」此所請也

奇賞彙編 卷三十八 門斬關滅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與其孟叔乎

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莒傷股而退

傳明日將復戰，期于壽舒。地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狹路宿于莒郊，明日先遇莒子于蒲侯氏。近莒

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欲以盟要二華周對曰：「貧貨奔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即莒人

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于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于臯。無罪猶有先人之故廬在下

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

齊侯將為滅紀田與之滅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

晉之助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豈伏夜動

不穴於寢廟人多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

焉寧將事之復事之非鼠何如乃弗與田仲尼曰知

之難也有賊武仲之知能時而不容于晉國抑有由

也作不順而施不怨也

二十四年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

諸侯還救鄭晉侯使張幣音輔躒致楚師求御

于鄭鄭人卜宛射犬公吉子太叔戒之曰大國之人

不可與也欲使下之對曰無有寡寡其上一也

奇賞彙編卷三十八 運史

者自帝分大叔曰不然部妻無松柏二子在帷

坐射犬于外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已皆

乘乘車安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轉而鼓琴

琴示開殿近不告而馳之射犬報皆取胃于橐而胃

入壘楚皆下掩人以投其車收禽獲其快

四弗待而出射犬又不待皆超乘抽弓而射既免

復踞轉而鼓琴曰公孫同乘兄弟也義如胡再不謀

謂不待而出也對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則怯也皆笑曰

公孫之亟也

二十五年春齊棠公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婢也東郭

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妻而美

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

出自桓桓不可崔子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

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其無冠乎

崔子因是怒又以其問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弑公

以說于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

崔子間公夏五月苦為止于之役故苦子朝于齊甲

從姜氏姜人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以

命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甲與公登臺而請

奇賞彙編卷三十八 運史

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皆曰君之臣舒疾

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崔子宮近公陪臣于振打

有淫者不知二命受崔子命計之不知亡命公踰牆

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賈舉別州綽師公孫

教封具鐸父襄伊婁堙音皆死公娶人祝佗父祭于

高唐齊別至復命不說弁而死于崔氏申蒯侍漁者

監取魚退謂其宰曰爾以帑免我將死其宰曰免是

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崔氏殺饒蔑于平陰晏子立

于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

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

集 360-102

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
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
之若為己欲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
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
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與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
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盧蒲癸奔晉王何奔
晉公堂叔孫宣伯如之在齊也年奔齊叔孫還齊
納其女於靈公嬖生景公丁丑崔杼立而相之慶封
為左相盟國人於大宮之廟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
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于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
奇賞彙編 卷三十八 史
帝乃執辛巳公與大夫及苦子盟人史書曰崔杼
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弑者二人其弟又書
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
還閭丘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子
莊公鮮虞推而下之嬰妻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
死不能死而知匿其暱其誰納之行及斧中道將舍
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思我雖家無
所遂舍枕轡而寢食馬而食駕而行出奔中謂嬰曰
速驅之崔慶之衆不可當也遂來奔崔氏側莊公
于北郭不殯丁亥葬諸士孫之里四嬰音殺喪車之
飾諸侯六嬰

不蹕行又下車七乘之車不以兵甲
晉侯濟自泮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二齊
人以莊公說使盟鉏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齊之
各以辨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六五史三十帥三
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
許之使叔向告於諸侯公使子服惠伯對曰君舍
有罪以靖小國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
初陳侯會楚子伐鄭年當陳隧者徑井堙也木刊鄭
人怨之怨陳陳來戰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
宵突也陳城遂入之陳侯扶其太子偃師奔蔡遇司
奇賞彙編 卷三十八 史
馬桓子曰載余曰將起城以迎城辭遇賈獲載其母
妻下之而授公車公曰舍而母辭曰不祥雖急猶不
別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子展命師無入公宮
與子產親御諸門但欲服之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
宗器陳侯免服擁社示服使其眾男女別而繫以
待於朝以符命子展執繫馬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
進獻臣禮子美子產入數俘而出數不將以歸人祝破
除社司徒致民司馬致飾司空致地乃還其故聚修
其所職以安
定之乃還也
秋鄭子產獻捷陳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

曰昔虞闕音父爲周陶正以事我先王武我先王武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音庸以元女大姬

配胡公之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周後爲三國謂之則我周之自由至下今是賴陳乃周之甥桓公之

亂蔡人欲立其出音桓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

蔡人役之欲立其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于莊宣

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白人君所

知也今陳忘周之大惠蔑我大惠弃我姻親介恃楚

衆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音

陳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前年陳從楚常陳陸

奇賞彙編卷三十八者井堦木刊敝邑大惠不競而耻大姬恐辱大天誘

其衷啓敝邑心陳知其臯授手於我用敢獻功晉人

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

昔天子之地一圻音列國一同音自是以衰今大國

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

曰我先君武莊爲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晉布命

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

王命故也士莊伯音不能詰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

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足不言誰知其

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爲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爲

功不得慎辭音楚爲掩音爲司馬子水使庀賦數甲兵甲午爲掩

書土田音度山林音鳩數澤音鳩數澤音鳩數澤音

田音鳩數澤音鳩數澤音鳩數澤音鳩數澤音

數音鳩數澤音鳩數澤音鳩數澤音鳩數澤音

得音鳩數澤音鳩數澤音鳩數澤音鳩數澤音

地音鳩數澤音鳩數澤音鳩數澤音鳩數澤音

井音鳩數澤音鳩數澤音鳩數澤音鳩數澤音

賦音鳩數澤音鳩數澤音鳩數澤音鳩數澤音

也音鳩數澤音鳩數澤音鳩數澤音鳩數澤音

無越思如農之有昨為政之有次第其過鮮矣

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國也復甯喜許之大叔文

子聞之大叔儀也曰烏乎詩所謂我躬不說皇恤我後者

乎哉殆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可復

今甯子視君不如奕基其何以免乎奕者來基不定

不勝其耦而彈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

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甯氏出自簡武公及喜九世也

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鍼如晉修成叔向命召行人

子負前云使德德秦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三云叔向不應

奇賞彙編卷三十八主選史

子朱怒曰班爵同何以黜朱於朝撫劍從之從叔

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晉國賴之不

集三軍暴骨子負道三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易姦

以事君者亂辭命曰吾所能御也拂衣從之人救

之平公曰晉其庶乎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曰公室

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不務德而爭善私欲已侈能

無卑乎

衛獻公使子鮮為復使為已辭敬奴子鮮母強命之

對曰君無信臣恕不免敬奴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

初獻公使與甯喜言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故

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于敬奴以命已以公命與甯

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祭則寡人已甯喜告

甯伯玉伯玉曰瑗瑗不得聞君之出敢問其入遂行

從近闕出告右宰穀右宰穀曰不可獲罪于

兩君甯惠子遂獻公命悼天下誰畜之悼子曰吾

受命于先人不可以貳二十年穀曰我請使焉而

觀之遂見公於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

無憂色亦無寃言猶夫人也若不巳不巳矣悼子

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

為言子鮮為義多

奇賞彙編卷三十八主選史

孫林父以戚如晉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

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秦身而還專祿以周旋

戮也

甲午衛侯人書曰復歸國納之也太夫逆于竟者執

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于門者領之

而已衛侯也公至使讓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

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吾子獨不

在寡人在右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對

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羈馭以從扈牧圉臣之

罪一也有出者謂有居者謂臣不能貳通外內之言

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效乃行從近關出公使止之

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遂侵鄭五月

至于城麇音君鄭皇頡音業成之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戌

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正于伯州犂伯州犂曰請

問于囚乃立囚伯州犂口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

也下其手曰此子為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

子囚曰頡遇王子弱也敗焉戍怒抽戈逐王子圍弗及

楚人以皇頡歸印董父與皇頡成城麇楚人囚之以

奇賞彙編卷三十八 李充 選史

獻於秦鄭人取貨于印氏以請之子大叔為令正

之以為請子產曰不獲受楚之功而取貨于鄭不可

謂國秦不其然若曰拜君之勤鄭國微君之惠楚師

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其可弗從遂行秦人不子更幣

從子產而後獲之

夏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弃諸堤下共姬宋伯

之妾取以入名之曰弃長而美平公共姬入夕共姬

與之食公見弃也而視之尤也姬納諸御嬖生佐元

惡而嫉貌惡心順貌美大子痤美而狠貌美令左師向畏而惡

之寺人惠牆伊戾為大子內師而無寵秋楚客聘于

宋向其有也何事

晉趙宋太子如之請瑩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

曰夫不惡女乎大謂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

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共其

外莫共其內伊戾為內師不臣請往也遣之至則飲

其用牲加書徵之詐作盟成為而聘告公曰大子將

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

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即與左師則皆曰固

聞之公囚大子大子曰唯佐也能免我以其召而使

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問之昭也而與之語

欲使過期乃殺而死佐為大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

奇賞彙編卷三十八 李充 選史

享烹伊戾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習馬之對曰君

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為君夫人余胡弗知非平公

不知為國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

王曰君之妾弃使某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

拜稽首受之

二十七年夏晉楚爭先爭先晉人曰晉故為諸侯盟

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

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也更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

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

也尸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

小國主。楚為晉細。楚欲戶盟自同於不亦可乎乃先
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
趙孟為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待言焉子木
亦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
外子木問于趙孟曰范武子會之惠何如對曰夫子
之家事治言于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
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能歆神人宜其
光輔五君以為盟主也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
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

奇賞彙編 卷三十八 主 選史
二十八年秋齊慶封好田而嗜酒與慶舍政舍慶則

以其內實遷于盧蒲癸氏易內而飲酒數日國
遷朝焉氏朝見封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人
碎崔難故反盧蒲癸癸臣子之慶有寵妻之以女慶
舍之士謂盧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姓姜
曰宗主不余辟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
惡識宗言欲有求于慶氏不復顧禮癸言王何而反
之二人皆發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公膳日雙鷄卿大
膳饗人寢更之以驚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泊
饋泊音忌子雅子尾怒慶封告盧蒲癸盧蒲癸曰譬
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仲析歸父告晏平仲謀子雅

欲得莊而活

子平仲曰嬰之舉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出
不取有盟可也子家歸父曰子之言云又焉用盟告北
郭子車子車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之所能也陳文
子謂桓子文子之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
氏之木百車於莊慶封時有此本文于曰可慎守也
已善其不志於貨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報魯示子
之慶兆曰或卜攻魯敢獻其兆子之曰克見血冬十
月慶封田于萊陳無宇從丙辰文子使召之請曰無
宇之母疾病請歸慶季即卜之示之兆曰死奉龜而
泣無字乃使歸慶嗣族開之曰禍將作矣謂子家封

奇賞彙編 卷三十八 主 選史
連歸禍作必於管歸猶可及也子家弗聽亦無悔志

子息慶曰亡矣幸而獲在吳越陳無宇濟水而戕舟
發梁不欲慶封盧蒲姜謂癸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
捷矣癸告之姜曰夫子慎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
癸曰諾十一月乙亥嘗于大公之廟慶舍蒞事盧蒲
姜告之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遂如公麻嬰為尸慶
嬰為上獻盧蒲癸王何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
宮陳氏鮑氏之圉人為優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
甲束馬而飲酒且觀優至于魚里優在魚里樂子高
子陳須鮑氏之徒介慶氏之甲子尾抽掩擊扉三以

擊前盧蒲葵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
猶援廟桷動于毫音以狙壺殺殺人而死多方遂
殺慶繩即麻嬰公思絕國曰羣臣為君故也陳須無
以公歸稅服而如內宮慶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
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弗克反陳于獄
請戰弗許遂來奔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
莊叙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瘳宜其亡也叔孫穆子食
慶封慶封汜祭禮食必祭汜祭穆子不說使工為之
誦茅鴟不敬也亦不知既而齊人來讓奔吳吳句餘
予之朱方邑聚其族焉而居之富于其舊子服惠伯
齊實彙編卷三十八主選史
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
謂之實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所
二十九年夏范獻子來聘拜城杞也公享之展莊叔
執幣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于家臣家臣展瑕展王
父為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顏莊叔為一耦鄧鼓父
黨叔為一耦
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使歸弗盡歸也
歸以音悼大人杞女也愠曰齊也叔取貨於齊故不
益歸先君公若有知也不尚取之之取貨公告叔
侯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楊韓魏皆姬姓也晉是

以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武獻以下兼國多矣誰得
治之杞夏餘也而即東夷魯周公之後也而睦于晉
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魯之于晉也職貢不乏玩
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絕書府無虛月如
是可矣何必齊魯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於寧夫
人而焉用老臣
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
得矣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
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
請觀于周樂魯以周公故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
齊實彙編卷三十八主選史
美哉始基之矣王化猶未也治于天下然勤而不怨
矣文王受為之歌鄘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
也衛康叔武公德化深遠雖遭宣吾聞衛康叔武公
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為之歌王離曰美哉思而不
應其周之東乎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煩民
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之聲
大風也哉大國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為
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言之
樂居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起自西成至秦夫能
東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秦取西周地故云為

之欲觀曰美哉風風乎中庸大而純險而易陰當行
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無明君為之歌唐曰思深哉
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
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曰國無主無後長其能久
乎自郁以下無譏焉微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
貳思又怨而不言怨而其周德之衰乎周德向猶有
先王之遺民焉俗故未大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
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為之歌頌曰至矣哉
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偏遠而不攜也遷而不
淫復而不厭日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
奇賞彙編卷五十八 主 選史
不宜自顯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守之行而
不流以義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充守有序倫無奪盛
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簡南籥者象簡武所故南曰美
哉猶有憾以太平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
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憾德
聖人之難也難于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
禹其誰能修之見舞韶簡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
之無不幃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其盛德其茂以加
於此矣觀止矣若有它樂吾不敢請已其出聘也通
嗣君也故遂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

政無邑無政乃免于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
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
于樂高之難聘于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綈帶子
產獻紉衣焉吳貴綈鄭貴謂子產曰鄭之執政有侈
難將至矣政必及于子為政慎之以體不然鄭國將
取適衛說選史史狗史鮑公子荆公孫發公子朝曰
衛多公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于戚孫文開鐘
聲曰異哉吾聞之也辨而不德必加于戮爭也夫子
後學於君以此思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
也猶燕之巢於幕上危君又在殯未葬而可以樂乎
奇賞彙編卷三十八 主 選史
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韓
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于三族乎說叔向將行謂
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貴大夫皆富政將在
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
三十年春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
對曰吾得見與否在此歲也駟良方爭未知所成氏
氏曰良若有所成吾得見乃可知也叔向曰不旣和
矣乎對曰伯有侈而懷子皙好在上上莫能相下也
雖其和也猶相積惡也惡至無日矣
三月癸未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

之其年
使
年

有此二
尚不可

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將有疑年使之年使言其年
 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
 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于今三之一也三分六甲之一得甲子甲
 成未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卻成子于
 承匡之歲也文丁是歲也狄伐魯叔孫莊叔于是乎
 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各其子
 七十三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古亥字三畫在
 之六下二如身豎置身旁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
 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趙孟問其縣大夫則
 其屬也召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
 奇賞彙編 卷三十八 主 選史
 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用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
 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為政辭以老與之田
 使為君復陶服主衣以為絳縣師其師長地城辨而廢其
 輿尉以其役孤于是晉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
 武子曰晉未可喻也喻有趙孟以為大夫有伯瑕以
 為佐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
 君其朝夕君子其庸可喻乎勉事之而後可
 六月鄭子產如陳泣盟歸復命告大夫曰陳亡國也
 不可與也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其民其
 君弱植公子侈大子卑大夫放政多門以介于大國

妙妙以不
究為所

能無亡乎不過十年矣
 秋七月鄭伯有者酒為窟室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
 未已朝者曰臣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壑谷皆自
 朝布路而罷散分既而朝鄭伯有朝則又將使子皙如楚
 歸而飲酒庚子子皙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
 雍梁醒而後知之遂奔許大夫聚謀子皮曰仲虺之
 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罕皮
 駟子豐公孫同生三家同伯有汰侈故不免人謂子
 產就直助疆直三家強子產曰豈為我徒國之禍難
 誰知所敝或主強直難乃不生言能強而則可解難
 奇賞彙編 卷三十八 主 選史
 方姑成吾所欲以無所辛丑子產飲伯有氏之死若
 而殯之不及謀而遂行印段從之從子產止之眾
 曰人不我順順三何止焉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
 況生者乎遂自止之壬寅子產入癸卯子石印入皆
 受盟于子皙氏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宮盟國
 人於師之梁城之外伯有聞鄭人之盟已也怒聞子
 皮之甲不與攻已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
 門之潰音入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
 子西之子率國人以伐之皆召子產子產曰兄弟而
 及此子產兄弟有皆吾從天所與伯有死于羊肆子產

不必虎帥
以所皆得
其歡足矣

祿之枕之股而哭之歛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
既而葬諸斗城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
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于是游吉如晉還聞
難不入復命于介使八月甲子奔晉駟帶追之及陵
聚與子上帶盟用兩珪質于河使公孫臧入盟大夫
已已復歸書曰鄭人殺良霄不稱大夫言自外入也
於子蟾之卒也子蟾公孫臧將葬公孫揮與裨竈晨
會事焉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子羽即曰其莠猶在
乎以莠喻伯有知于是歲在降婁婁降婁中而旦天
裨竈指之曰猶可以終歲年而一終不及此次婁
奇賞彙編 卷三十八 主 選史

在人乎言虞猶在我何愛于邑邑將焉往言猶子大
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和順四
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先姑
先安大以待其所歸成也既伯石思而歸邑卒與之
伯有既死使太史命伯石為卿辭太史還則請命焉
請太史更命已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簠入拜子產是以
惡其為人也使次已位畏作亂
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五
保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斲之豐卷
將祭請田焉弗許曰唯君用鮮歌衆給而已祭為足
奇賞彙編 卷三十八 今 選史

子張怒卷退而徵役政子產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
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反其
田里及其人焉田里
三十一年春王正月穆叔至自會見孟孝伯語之曰
趙孟將死矣其語倫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諄
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若趙孟死為政者其韓
子乎韓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晉君
將失政矣若不樹焉使早備魯既而政在大夫韓子
懦弱大夫多貪食求欲無厭齊楚未足與也將改事齊
楚未有魯其恩哉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倫朝不
足恃者魯其恩哉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倫朝不

昭二年
昭二年

及夕將安用樹鬱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倫也而又甚焉又與季孫語晉故季孫不從及趙文子卒晉公室卑政在侈家韓宣子為政不能圖諸侯魯不堪普求讓慝弘多是以有平丘之會

昭二年

秋立敬歸之姊齊歸之子公子稠穆叔不欲曰太子疾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下古之道也非適嗣何必姊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戚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若果立之必為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此及葬三易衰

齊衰

卷三十八

主

選史

襄祚如故衰言其始無也。于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矣

昭二年

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修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閭闔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令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為盟士繕完葺墻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句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不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

會時事達執事之不問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輪幣亦不敢暴露其輪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輪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辜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官室卑

庫

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殿繕修司空以時平易道路治坊以時填宮室以時塗也諸侯賓至甸設庭燎以時庭僕人巡宮車馬有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陳公不愆賓而亦無廢事則事不廢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

齊衰

卷三十八

主

選史

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苗患寧復有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如隸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牆不戒焉災也言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晉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也。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

吳子使屈狐庸聘于晉通路也趙文子問焉曰延州
 來邑季子其果立乎巢隕諸樊二十閼戕戴吳九年
 天倡啓之何如對曰不立是二王之命也非啓季子
 也若天所啓其在今嗣君乎夷甚德而度德不失民
 度不失士民親而事有序其天所啓也有吳國者必
 此君之子孫實終之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
 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
 何患其謗國政子產曰何謂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
 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
 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奪作威
 奇賞彙編卷三十八
 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用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
 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通不如吾聿而棄之也已
 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
 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寔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聿
 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三十九
 春秋左傳
 昭公
 楚公子圍聘于鄭
 季武子伐莒取郕
 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于楨
 叔孫歸
 晉中行穆子敗無終
 晉侯有疾
 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城犇櫟郟
 奇賞彙編卷三十九目春秋左傳 一 選史
 鄭公孫黑將作亂
 齊侯使晏嬰請繼室
 鄭罕虎如晉賀夫人
 齊公孫竈卒
 鄭子產作丘賦
 穆子去叔孫氏
 公如晉
 楚子以諸侯伐吳
 宋寺人柳有寵
 楚公子弃疾如晉

楚子之爲令尹

晉人來治杞田

鄭子產聘于晉

鄭人相驚

公至自楚

石言于晉魏榆

叔弓如晉

楚公子弃疾帥師奉孫吳

周甘人爭閭田

陳災

荀盈如齊逆女

齊惠樂高氏皆者酒

叔孫婍如晉

楚師在蔡

單子會韓宣子于戚

楚子城陳蔡不羹

鄭簡公卒

晉侯享諸侯

季平子立

楚子狩于州來

叔弓圍費

楚子之爲令尹

晉成虎祈朝而歸

南蒯之將叛

楚子使然丹

晉邢侯與雍子爭鄆田

楚費無極害朝吳

晉荀躒如周

晉韓起聘於鄭

公至自晉

季平子如晉

日有食之

鄭子來朝

晉侯使屠蒯如周

有星孛于大辰

火始昏

葬晉平公

鄭子產爲火

楚子之在蔡

許悼公瘞

鄭駟偃卒

鄭大水

令尹言蹇由於楚子

奇賞彙編

卷三十九

春秋左傳

四

避史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三十九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春秋左傳

昭公名稠襄公于在位二十五年

元年春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于公孫段氏伍舉為

介將入館鄭人惡之如楚懷詐使人子羽與之言乃館

于外城既聘將以衆逆以兵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

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墾墾音音音城外聽命

令尹命大宰伯州犂對曰君辱貶寡大夫圍謂圍將

使豐氏公孫段氏撫有而室而圍布几筵告于莊共之廟

奇賞彙編

卷三十九

避史

而來若塋賜之是委君貶于外葬也是寡大夫不得

列于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蒙將不得

為寡君老其蔑以復矣歸於國唯大夫圖之子羽曰

小國無辜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

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

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惡不然敝邑館人之屬

也其敢愛豐氏之祧祖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橐而

入示無許之

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于會楚告于晉曰尋盟未

退而魯伐莒賣齊盟請戕其使時叔孫豹樂桓子相

趙文子欲求貨於叔孫而爲之請使請帶焉難精求
辭弗與梁其哩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
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
之爲人之有牆以蔽惡也牆之隙壤誰之咎也衛而
惡之吾又甚焉罪甚雖怨季孫魯國何辜叔孫出季處
有自來矣李孫守國叔孫久誰怨然則也則弗
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裂帛曰帶其福矣
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信也
叔出圖國忘必貞也謀主三者義也信忠有是四者
又可戮乎乃請諸楚曰魯雖有辜其執事不辟難異
奇賞彙編 卷三九 選史
威而敬命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若子之羣吏
處不辟汚勞出不逃難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汚而
不治難而不守所繇來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靖
其能不安其誰從之魯叔孫豹可謂能矣請免之以
皆能者子會而赦有罪不伐又賞其賢叔孫諸侯其
誰不形焉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疆場之邑一彼一
此何常之有王伯之令也德今引其封疆正而樹之官
舉之表旗以表而著之制今過則有刑猶不可壹於
是乎虞有三苗更有觀扈商有姦邳周有徐奄自無
令王諸侯逐進押主齊盟其又可壹乎恤大舍小足

以爲盟主又焉用之封疆之削何國蔑有主齊盟者
誰能辨焉吳濮有蒙楚之執事豈其傾盟苦之遷事
楚勿與知諸侯無煩不亦可乎苦魯爭鄆爲日久矣
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九去煩宥善莫不競
勸子其圖之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
夏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頓館於維汭劉子曰
美哉禹功見河難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
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遠績禹
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臯辰是思焉能恤遠吾儕
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
奇賞彙編 卷三九 選史
老將知而毫及之者當有知識其趙孟之謂乎爲晉
正卿以主諸侯而儕于隸人朝不謀夕弁神人矣神
怒民叛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不得復神怒不歆
其祀民叛不卽其事祀事不從又何以年
叔孫歸曾天御季孫以勞之旦及日中不出恨季
天謂曾阜叔孫曰旦及日中吾知臯矣魯以相忍爲
國也忍其外不忍其內焉用之阜曰數月於外叔一
且於是李庸何傷賈而欲贏而惡器乎叔一阜謂叔孫
曰可以出矣叔孫指楹也曰雖惡是其可去乎乃出
見之

白氏傳古
胡氏習事
戰法在始

晉中行穆子吳敗無終山及羣狄于大原崇幸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更增十之車必克困諸阨又克今去中故必克請皆卒大車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爲行五乘爲三伍今去車更以五人爲伍荀吳之變人不肯即卒斬以徇爲五陳以相離不相聯屬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偏皆陣名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

大敗之

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

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爲崇史莫之知

奇賞彙編 卷三十九

即選史

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實沈參神也臺駘汾神也抑

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役之災于是

乎祭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于是

乎祭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

辰之神又何爲焉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

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于是乎節宣其氣勿使

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欲集底滯茲心不爽而昏

亂百度今無乃壹之順時以則生疾矣僑又聞之

內官御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君

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

此祭賢可
與子產問
下刑

者壹問時古之所慎也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

內實有四姬焉其母乃是也乎若繇是二者弗可爲

也已四姬有省也猶可無則必生疾矣叔向曰善哉

除未之聞也此皆然矣叔向出行人揮送之叔向問

鄭故焉且問子皙對曰其與幾何無禮而好陵人怙

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若

子也重賄之晉侯求醫于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

不可爲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

良臣將死良臣不匡故天命不祐公曰女不可近乎

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五節

奇賞彙編 卷三十九

王選史

遲速本末以相及咸中和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

彈矣聲成五于是有煩手淫聲悖理心耳乃忘平和

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至于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

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悖心也

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犂城犂犂郊三邑鄭人

思子產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而先除二子也禍不

及鄭何患焉

二年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

作而不果前年游氏驪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

鄙聞之思弗及乘遽而至遂傳使史數之曰伯有之

亂襄十二年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圖
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皐一也昆弟爭室而皐二也薰
遂之盟女矯君位而皐三也有死皐三何以堪之不
速歿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歿在朝夕無助天爲
虐子產曰人誰不歿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爲凶人
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卹黑爲褚師市官子產曰卹
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皐之不恤而
又何請焉不速歿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
之衢加木焉書罪於木加

三年齊侯使晏嬰請繼室于晉曰寡人願事若朝夕
青賞彙編

卷三十九

六選史

六選史

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不
腆先君之適也少美以備內官燬燿寡人之望則又無
祿早世間命寡人失望君者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
國辱收寡人微福於太公丁公照臨敝邑鎮撫其社
稷則猶有先君之適及遺姑姊妹若而人君若不弃
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韓宣
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
之事未有伉儷在綴紼之中是以未敢請君有辱命
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惟寡
君舉羣臣寔受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寔寵嘉之既成

風昏後一
段大奇
孫評造
語絕正如
滿如舖不
說原因祇
舉見在其
骨奇其力
厚其味深
其色古又
別是一種
訓法

四公神戶
已在齊

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爲陳氏矣公弃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四豆爲區釜十則鐘陳氏三量釜豆區皆登一焉如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原貨薄收山木如市往加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海不加價如在海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屢賤踊貴賤言刑多也民人痛疾而或煥休之煥休痛念之聲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皆陳氏之先其

選史

國故論
解之
修宋盟也
不有寡君
何辱命焉
趙使謂太叔
徹盧曰子其
奇賞彙編
大叔曰吉賤
而將無事
冬十月齊公
矣晏子曰惜
將始昌二惠
危哉

秋七月鄭罕虎皮如晉賀夫人且告曰楚人日微敝邑以不朝立王之故敝邑之往則畏執事其謂寡君而固有外心其不往則宋之盟云進退罪也寡君使虎布之宣子使叔向對曰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修宋盟也君苟思盟之寡君乃知免於戾矣君若不有寡君雖朝夕辱於敝邑寡君猶焉君實有心事何辱命焉君其往也苟有寡君在楚猶在晉也張趙使謂太叔曰自子之歸也年春小人冀除先人之徹盧曰子其將來復來賀晉今子皮實來小大失望奇賞彙編 卷三十九 選史 大叔曰吉賤上卿不獲來畏大國尊夫人也且孟曰而將無事吉賤幾焉 孟伯張趙也 冬十月齊公孫窻卒 司馬窻見晏子曰又喪子雅矣晏子曰惜也子旗不免殆哉 旗子姜族弱矣而孀將始昌二惠競爽猶可 皆惠孫 又弱一个焉姜其危哉 四年九月鄭子產作丘賦 丘賦今子產別賦其田如舊之田賦田賦 國人謗之曰其父歿于路氏所殺已為蠶尾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子寬以告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為善者不改其度

久手便書

怪

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吾不遷矣渾罕 宛曰國氏其先亡乎君子作法於涼其敝猶貪作法於貪敝將若之何卿在列者蔡及曹滕其先亡乎偏而無禮鄭先衛亡偏而無法政不率法而制於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 四年冬初穆子去叔孫氏之難 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為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齊娶於國氏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已弗勝顛而見人黑而上僂 音呂 深自而殺 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旦而皆召其徒無之且曰志之也 及宣伯 奔齊饋之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將存吾宗必召女召女何如對曰願之矣矣魯人召之不告而歸既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 曰生 割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皆召其徒使視之遂使為豎 臣有寵長使為政 公孫明 子明 知叔孫於齊歸未逆國姜子明取之故怒其子長而後使逆之田於丘籜 音 遂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強與孟盟 從已不可叔孫為孟鍾曰爾未際 夫相按見 饗大夫以落之 日落 既具 便豎牛請日人弗謂出命之月 命 及賓至聞鐘聲牛

郭璞兩讀

如金如銀
如金如銀

曰孟有非婦人之客非婦人國妻客謂公孫明怒將往牛止之賓
 出使拘而殺諸外殺牛又強與仲盟不可仲與公卿
 葉書觀於公公與之環使牛入示之示之文人不示出命
 佩之牛謂叔孫見仲而何仲何叔孫曰何為曰不
 見既自見矣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齊疾急
 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洩見告之飢渴援之戈使
 牛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
 見人使實饋于个而還个東西廂牛弗進則置虛命徹十
 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牛立昭子昭子而相之
 公使杜洩葬叔孫豎牛賂叔仲昭子與南遺使惡杜
 奇賞彙編 卷三十九 十 選史

郭璞兩讀

五年春公如晉往見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
 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
 公曰何為自郊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
 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
 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驕孫公玄
 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伐魯利人之難
 節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它家三思莫在公不圖
 其終為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
 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以儀為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
 君子謂叔侯于是乎知禮
 奇賞彙編 卷三十九 十 選史

雖歲若早修完其可以息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
 吳社稷是卜豈為一人使臣獲繫軍鼓而敵邑知備
 以禦不虞其為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一
 滅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邲城濮戰楚
乃在邲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乃弗殺楚師濟於羅
 內沈尹赤會楚子次于萊山遂射師繁揚之師先入
 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吳不可入楚子遂親兵於
 坂箕之山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賑由歸
 楚子思吳使沈尹射待命于巢遂啓疆待命于雲婁
 禮也

奇賞彙編 卷三十九

主 選史

六年夏宋寺人柳有寵大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
 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
 之族亡人寺人柳也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
 逐華合比合比奔衛於是華亥欲代右師亥令乃與
 寺人柳比從為之徵曰聞之久矣公使代之代兄見
 於左師向左師曰女夫也必亡女喪而宗室於人何
 有人亦於女何有詩曰宗子維城母俾城壞母獨斯
 畏女其畏哉
 楚公子弃疾如晉報韓子也前年過鄭鄭罕虎公孫
 僑游吉從鄭伯以勞諸祖辭不敢見因請見之見如

若何效
弗逆

見王見鄭伯如以其乘馬八匹私面私見鄭伯見子皮如
 上卿以為六匹見子產以馬四匹見于太叔以馬二
 匹禁芻牧採樵不入田不樵樹不採薪不抽屋不強
 甸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廢小人降舍不為暴主不恩
 賓往來如是鄭三卿皆知其將為王也韓宣子之適
 楚也楚人弗逆公子弃疾及晉竟晉侯將亦弗逆叔
 向曰楚辟我衷衷正也若何效辟詩曰爾之教矣民
 胥效矣從我而巴焉用教人之辟書曰聖作則無寧
 以善人為則而則人之辟乎匹夫為善民猶則之况
 國君乎晉侯說乃逆之

奇賞彙編 卷三十九

主 選史

七年春楚子之為令尹也為王旌以田芋尹無宇斷
 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即位為章華之宮納亡
 人以實之無宇之聞入焉郭亡人宮無宇執之有司弗予
 曰執入於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王將飲酒無
 宇辭曰天子經略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內何
 非君王食土之毛也誰非君臣故詩曰普天之下莫
 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天有十日自甲人有十
 等自王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
 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
 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

執人於王宮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人當大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作僕區之法刑書名僕曰盜所隱器隱匿也與盜同辜所以封汝也盜所無陪臺也將逃王事以乃闕手昔武王數紂之辜以告諸侯曰紂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故夫致死焉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母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王亦招王曰取而臣以往盜有寵未可得也戰言以戎為盜方為遂赦之

七年夏晉人來治杞田前下李孫將以成與之成武奇賞彙編 卷三十九 趙 遷史

謝息為孟孫守不可曰人有言曰雖有挈瓶挈瓶者之知守不假器械也夫子從君而守臣喪邑雖吾子亦有猜焉李孫曰君之在楚於晉舉也又不聽晉魯舉重矣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不如與之間晉而取諸杞吾與子桃成反誰敢有之是得二成也魯無憂而孟孫益邑子何病焉辭以無山與之萊柞二乃遷于桃管人為杞取成

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羣望望祀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于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大

政其何厲之有晉克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

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賜子產莒之二方鼎子產為豐施公孫歸州田於韓宣子以賜改曰日君以夫公孫段為能任其事而賜之州田今無祿早世不獲久享君惠其子弗敢有不敢以間於君私致諸子宣子辭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施將惠不能任其先人之祿其況能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為政而可後之人若屬有疆場之言敝邑獲矣而豐氏受其大討吾子取州是免敝邑於矣

奇賞彙編 卷三十九 趙 遷史

以與宣子宣子為初言子與趙文病有之以易原縣於樂大心宋大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介曰壬子子將殺帶也明年壬寅子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駒帶卒國人益思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思其月月子產立公孫洩之子及良止之子以撫之乃止子大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大叔曰公孫洩何為子產曰說也為身無義而圖說

不答聖問

信民不從也及子產適晉趙簡子問焉曰伯有猶能
為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
也。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于神明匹夫
匹婦強死其冤鬼猶能馮依於人以爲淫厲况良霄
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
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蕞爾國而三世執其政
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屬
矣而強死能爲鬼不亦宜乎

奇賞彙編 卷三十九

十六 選史

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
禮者從之及其將歿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
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後而
滅於宋孔父嘉爲宋督所殺其祖嘉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
適嗣當立及正考父何之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其故
其賜銘云一命而僇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牆而走
亦莫余敢侮僇僇於是以糊余口其共也如
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
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忘
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何與

舒 不言聖問

天下賀家 多見家少

致死以戰 爲禮也

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
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倍子可則效已矣

八年春石言于晉魏倫晉夷問於師曠曰石何故
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夫抑臣又
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謗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
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謗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
亦空乎於是晉侯方策虎斯祁之宮地名叔向曰子
野之言君子哉

夏四月叔弓如晉賀虎祁也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
賀虎祁也史趙見子大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乎也
而賀之子大叔曰若何予也其非唯我賀將天下
實賀

奇賞彙編 卷三十九

十五 選史

九月楚公子弃疾帥師奉孫吳假師圍陳宋戴惡會
之冬十一月壬午滅陳與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與
也微以楚人將殺之請寘之罪馬既又請私私盡君
私於幄加絀於穎而逃使穿封戌爲陳公使戌爲縣
公曰城麋之役不誦策二十侍飲酒於王王曰城麋
之役女知寡人之及此女其辟寡人乎對曰君知君
之及此臣必致成禮以息楚
九年春周甘人甘大與晉閻嘉爭閻山晉梁丙張越

率陰戎伐賴周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北五國為西土之長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毫吾北土也吾何邇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廢隊是為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前子重是始冠必加冠成禮而弁其始冠先王居情机于四裔以禦魑魅故允姓之奸除氏居于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諺以來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戎有中國誰之咎也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水木之有本奇賞彙編卷三十九人選史

原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異戴天子而加之以共曰文以來世有哀惠而暴滅宗周以宣小其後諸侯之誠不亦空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王有劄表使趙成如夏四月陳災鄭裨庵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鳩也火水紀也火災而楚所相也先祝融為今火出而火陳遂楚而建陳也水得妃而與妃以五成故曰五年五行各相

封以甲子
裝築以乙
丑亡故國
引以為志

而陳復封五歲歲五及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

晉荀盈如齊迎女自還六月卒于戲陽殯于絳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尊許之而遂酌以飲工師曰女為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學人含業為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又飲外嬖嬖叔曰女為君目將司明也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類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奇賞彙編卷三十九尤選史

志充則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公說徹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為是悛而止秋八月使荀躒佐下軍以說焉孫

十年春齊惠樂高氏二族皆皆皆酒信內多怨疆於陳鮑氏而惡之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氏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遂見文子鮑氏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彼傳間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遂伐樂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

二子

蕭伯遂伐虎門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之外四放召
 之無所往其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助樂高乎曰
 庸愈乎然則歸乎曰君伐焉歸公召之而後入公卜
 使王黑以靈姑歸至率以公旗吉請斷三尺焉而用
 之不敗與五月庚辰戰于稷樂高敗又敗諸莊國人
 追之又敗諸鹿門樂施高疆來奔陳鮑分其室晏子
 謂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惠凡有血
 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思義為愈義利之本也蒞
 利生孽蒞姑姑使無蒞乎可以滋長桓子盡致諸公而
 請老于莒桓子召子山私具帷幕器用從者之衣履
 奇賞彙編卷三十九千 襄史
 而反棘焉子商亦如之而反其邑子周亦如之而與
 之夫子子周本無邑故更以夫子邑與之反子城子
 公公孫捷子旗所逐而皆益其祿凡公子公孫之無
 祿者私分之邑國之貧約孤寡者私予之粟曰詩云
 陳錫載周能施也桓公是以霸公與桓子莒之旁邑
 辭穆孟姬為之請高唐陳氏始大
 九月叔孫婁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宮喜鄭罕虎許人
 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晉葬平公
 也鄭子皮將以幣行子產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兩
 百兩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不行必盡用之幾千人

能悔過是
 春秋大義
 援引是春
 學問

子及不達
 喪夫子足
 之思力

不恤小國
 之患物也
 不附

而國不亡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
 新君叔孫昭子曰非禮也弗聽叔向辭之曰大夫之
 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
 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皆之
 何皆無辭以見子皮盡用其幣自費歸謂子羽曰非
 知之實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書曰欲
 敗度縱敗禮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禮矣我實縱欲
 而不能自克也昭子至自晉大夫皆見高疆見而退
 昭子語諸大夫曰為人子不可不慎也哉晉慶封亡
 子尾多受邑而稍致諸君君以為忠而甚寵之將歿
 奇賞彙編卷三十九三 襄史
 疾于公宮輦而歸君親推之其子不能任是以在此
 忠為令惠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難不慎也喪夫入
 之力弃惠曠宗以及其身不亦害乎詩曰不自我先
 不自我後其是之謂乎
 十一年五月楚師在蔡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
 陳又不能救蔡物以無親晉之不能亦可知也已為
 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秋會于厥憇重觀謀救
 蔡也鄭子皮將行子產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
 而不順楚大而不德天將弃蔡以壅楚盈而罰之蔡
 必亡矣且喪君而能辭者鮮矣三年王其有咎乎美

傳中言
之古衡北
與古衡得
易之自

卿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十年平子伐莒以功加三命昭子亦以功
叔仲子叔仲子小欲構二家謂平子曰三命踰父兄
非禮也平子曰然故使昭子昭子自昭子曰叔孫氏有
家禍殺適立廢故錯也及此若因禍以斃之則間命
矣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著矣昭子朝而命吏曰姑
將與季氏訟書辭無頗季孫季孫思而歸罪于叔仲子
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慙謀季氏慙告公而遂從公如
晉南蒯思不克思不以費叛如齊子仲遂及衛聞亂
逃介而先歸先及郊聞費及遂奔齊南蒯之將叛也其
鄉人或知之過之而歎且言曰恤恤乎哉乎攸乎深
奇賞彙編卷三十九 晉 趙 史
思而淺謀過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有人矣哉此人有
南蒯枚筮之遇坤坤上之比坤上曰黃裳元吉以為
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
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強內溫忠也險
險險和以率貞信也小中而故曰黃裳元吉黃中
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
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外內倡和為忠
率事以信為共供養三惠為善正直剛非此三者弗
當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中美能
黃上美為元平美則裳參成可筮猶有闕也筮雖吉

晉 趙 史

未也將適費飲鄉人酒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
杞乎杞生乎從我者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恥
乎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平子欲使昭子逐叔仲
小小聞之不取朝昭子命吏謂小待政於朝曰吾不
為怨府言不為季氏也
冬楚子狩于州來次于賴尾使蕩侯濬子司馬督囂
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思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為
之援雨雪王皮冠泰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
出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子革鄭父王見之去冠被舍鞭與
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商康叔燮父
奇賞彙編卷三十九 晉 趙 史
叔子禽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
使人於周求鼎以為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
晉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算路盤縷以處中莽跋涉
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挑孤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
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
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管我
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
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也鄭
敢愛田王曰晉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
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畏我乎對曰畏君

如令其以
神之類

國之用民
當隨其力
任如金
隨其利
去其過

治臣大卿
大夫

次

王哉是四國者勝祭不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

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制圭以為鉞秘音必

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

出吾刃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

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

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

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祈父周司

王是以獲沒於祗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

其焉能知之卜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情

奇賞彙編卷三十九 美 廷史

情安和貌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

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折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

不能自克以及於難為齊疾所通仲尼曰古也有志

克已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

乾谿

十三年春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

之以為囚俘治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饑

者食之為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

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慰之以怒民疾而

叛為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

餘計
事以
起在
此章
落有
五字
淨又
自然
分九

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

楚子之為令尹也殺大司馬遽掩而取其室及卽位

奪遽居田城遷許而質許圍蔡洧有寵于王王之滅

蔡也其父歟焉王使與於守而行申之會越大夫戮

焉王奪闔章龜中卑邑又奪成然邑章龜而使為郊

尹蔓成然故事蔡公疾故遽氏之族及遽居許圍蔡

洧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羣喪職之族啓越大夫

常壽過作亂固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觀起之歎也

二年其子從在祭事朝吳故蔡大夫曰今不封蔡

蔡不封矣我請試之以蔡公之命召子于子皆靈

奇賞彙編卷三十九 毛 廷史

王弟元年子奔晉及郊而告之情強與之盟入襲蔡蔡

公將食見之而逃觀從使子于食坎川牲加書而速

行已徇子蔡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

矣將師而從之蔡人聚將執之辭曰失賊子哲成軍

亡為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成

濟所欲且違上何適而可蔡公衆曰與之乃奉蔡公

召二子而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衆以立國楚公

子比子公子黑肱子公子弃疾蔓成然蔡朝吳帥陳

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及郊陳蔡欲

奔夷以術
殺于比子

猛然省

為名故請為武軍樂學壁以示後蔡公知之曰欲速
且役病矣請藩而已乃藩為軍蔡公使須務牟與史
狎敗先入因正僕人殺大子祿及公子罷敵皆靈公
子比為王公子黑肱為令尹次于魚陂公子奔疾為
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且曰
先歸復所後者剝師及訾梁而潰靈公王聞羣公子
之效也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予乎侍
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于溝壑矣王曰予殺
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子革曰請侍于郊以聽
國人王曰眾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都而乞師於
齊賞棠編卷三十九 三 選史

一審故亂
殺二子如
冰火之甚

外語精玄

司馬將來矣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眾怒如水
火焉不可為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眾至矣二子皆
自殺丙辰奔疾即位是為名曰熊居葬于千于訾實
訾不救者楚皆謂之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取
而葬之以靖國人使子旗成為令尹楚師還自徐吳
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師易侯諸子司馬平王封陳
蔡復遷邑致羣賂始舉事時施舍寬民宥舉職召
親從王曰唯爾所欲對曰臣之先佐聞卜乃使為卜
尹使枝如子躬聘于鄭且致犂櫟之田事畢弗致鄭
復須將故鄭人請曰聞諸道路將命寡君以犂櫟敢
請命對曰臣未聞命既復王問犂櫟降服而對曰臣
過失命未之致也王執其手曰子毋勤姑歸不殺有
事其告子也它年辛尹申亥以王柩告乃改葬之初
靈王卜曰子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
區者而不予界子必自取之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
亂如歸初共王無冢適有寵于五人無適立焉乃大
有事于羣望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
徧以璧見于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亂
之既乃與巴姬密埋璧于大室之庭使五人齊而長
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千子皆皆遠之平王

子于歸
於內事
與同好惡

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闕章龜屬成然焉且曰弃禮
違命楚其危哉齊立長之禮違當子于歸韓宣子問
於叔向曰子于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
市賈焉何難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取國有五難
有寵而無人一也有有人而無主二也有主而無謀三
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子于在晉十
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族盡親叛可
謂無主無繫而動可謂無謀為羈終世可謂無民亡
無愛徵可謂無德王虐而不足楚君子干涉五難以
弑舊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其弃疾乎君陳蔡城外
青實彙編 卷三十九 手 運史

注意

又為設法

我先君文公孤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好學而不貳
生十七年有士五人狐偃趙衰顓孫襲有先大夫子
餘子犯狐偃以為腹心有魏犢魏賈佗本數以為股
肱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有樂邵狐先以為內主亡
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公弃民民從而與之獻無異
親民無異望天方相晉將何以代文此二君者異于
子于共有寵于國有與主俱謂無施于民無援于外
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逆何以冀國
晉成虎祈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為取鄭故晉將
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
青實彙編 卷三十九 手 運史

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曰抑齊人
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
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
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遲速唯君
計齊微佐晉叔向告于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
利寡君以為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
何盟之尋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禮朝而無業而無業職事則
不經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
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成須昭告神明不明弃共百
事不終所由傾覆也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
奇賞彙編宋三十九選史
志業問朝年三以講禮再朝而會六以示威再會而盟
十二以顯昭明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于衆昭明
於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繇是興晉
禮主盟恩有不洽奉承齊犧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
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
思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敬
共以往遲速唯君叔向曰諸侯有間矣不可以不示
衆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
將戰則旆齊人苦人愬于晉曰晉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
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

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子服惠伯
對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絕兄弟之國奔周公之後亦
唯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
以無道行之必不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
瘠債于豚上晉如牛雖或瘠瘠猶如其畏不死南蒯
子仲之憂其庸可弃乎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
邾莒杞鄆之怒以討魯罪間其二憂南蒯何求而弗
克魯人思聽命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令諸侯日
中造于除除地爲壇癸酉退朝子產命外僕速張於
除子太叔止之張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
奇賞彙編宋三十九選史
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及盟子產爭承曰昔天
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曰
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恩弗給也敢以
爲請諸侯靖兵好以爲事行理之命行使人通無月
不至貢之無藝小國有關所以得罪也諸侯修盟存
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白
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太叔咎之曰諸
侯若討其可賣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
暇計國不競亦陵鄭不與晉爭亦何國之爲公不與
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慕衆之使狄人守之司鐸射

懷錦奉壺飲水水謂前孟以滿伏焉
季孫之乃與之錦而入晉人以平子歸子服汝從子服也
子服子產歸未至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無爲爲善矣
季孫唯夫子知我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爲國基矣
冬十月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于中行穆子曰晉
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
能具若爲夷弃之使事齊楚其何瘳於晉親親與大
實共罰否所以爲盟主也子其圖之諺曰臣一主二
吾豈無大國穆子告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
而爲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
詩實業編
卷三九
晉
趙史
其臯合諸侯而執其老若猶有臯茲命可也若曰無
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也何免之爲請從君
惠於會不欲私去宣子患之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對
曰不能餉也能乃使叔魚叔魚見季孫曰晉餉也得
罪於晉君自歸於魯君微武子之賜平子不至于今
雖獲歸骨於晉武子則肉之敢不盡情歸子而不歸
晉今歸子
而子不歸餉也聞諸吏將爲子除館于西河以之遠也
其若之何且泣平子思先歸惠伯待禮見禮
十四年春南蒯之將叛也盟費人司徒老祁慮癸僞
廢疾二人南使請於南蒯曰臣願受盟而疾與若以

君靈不歿。請待闕而盟。許之二子。因民之欲叛也。請朝衆而盟。遂劫南蒯曰。羣臣不忘其君也。季氏。畏子以。及今三年。聽命矣。子若弗圖。費人不忍其君。將不能畏子矣。子何所不逞。欲請送子。出使。請期五日。期滿。有速奔齊。侍飲酒於景公公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子韓皙口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司徒老那慮癸來歸。費齊侯使鮑文子致之。

夏。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且撫其民。分貧振窮。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救災患。宥孤寡。赦罪戾。詰奸慝。舉淹滯。禮新叙。舊祿勲。合親任。良物官也。物事也。

奇賞彙編 卷三十九 重選史

事官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亦如之。好於邊疆。結好息民五年而後用師。禮也。

冬十二月。晉邢侯與雍子爭鄆田。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士景伯。叔魚攝理。攝代。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殺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于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辜而賂以買直。紂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為昏貪。以敗官。為墨殺人不忌。為賊。夏書曰。昏墨賊殺。皋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

於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
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末減曰義也夫可謂直矣平丘
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為暴歸魯季孫俾其
詐也以寬魯國晉不為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
刑書晉不為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殺親益榮猶
義也夫

十五年春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朝吳蔡大夫
功於王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于蔡
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又謂其上
之人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

許賞彙編

卷三十九

美選史

其上不亦難乎弗圖必及於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
出奔鄭王怒曰余唯信吳故寘諸蔡且微吳吾不及
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然而前知其
為人之異也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剪其翼
也

十二月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為介既葬除喪以
文伯宴傅以魯壺魯所獻壺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
王室晉獨無有何也文伯揖籍談對曰諸侯之封也
皆受明器于王室以鎮撫其社稷故能薦葬器于王
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于王室王靈不及拜戎

不暇義為成侯其何以獻器王曰叔氏叔氏而忘諸乎

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無分乎密須之鼓與

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闕華國之甲武所以克商也

唐叔受之以處參虛分野之匡有戎狄其後襲之二路

鉞鉞和壘形弓虎賁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田撫征

東夏井分而何夫有助而不廢有績而載奉之以上

田撫之以葬器旌之以車服明之以文章子孫不忘

所謂福也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且昔而高祖孫伯

盤司晉之典籍以為大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

董之晉子是平有董史女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籍

許賞彙編

卷三十九

美選史

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

必卒焉今王樂憂若卒以憂不可謂終王一歲而有

三年之喪二馬穆后及子是乎以喪賓宴又求葬器

樂憂甚矣且非禮也葬器之來嘉功之繇非繇喪也

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

禮也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因喪求葬無大

經矣言以考典典以志經忘經而多言舉典將焉用

之

十六年三月晉韓起聘于鄭鄭伯享之子產戒曰苟

有位上于朝無有不共格孔張後至立于客間執政樂之適客後又禦之適樂客從而笑之事畢富子諫曰夫大國之人不可不慎也幾為之笑而不陵我我皆有禮夫猶鄙我國而無禮何以求榮孔張失位吾子之恥也子產怒曰發命之不衷出令之不信刑之頗類獄之放紛民之為惡以致伯顏會朝之不敬使命之不聽取陵于大國罷民而無功卑及而弗知僑之耻也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也執政之嗣也為嗣大夫承命以使周於諸侯國人尊諸侯所知立于朝而祀於家建則立於朝建則祀於家廟有祿于國有奇賞彙編宋三十九遷史賦于軍喪祭有職受服歸服其祭在位數世守其業而忘其所僑焉得恥之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刑罰也子寧以他規我宜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弗子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大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以二晉國韓子不可偷也若屬有讒人交鬪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與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愛于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盍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

之患僑聞為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共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為舉大國之求無禮以斤之何之有吾且為鄙邑為晉則失位矣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舉手出一玉以起二舉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賈舉不亦銳乎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為請子產對曰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奇賞彙編宋三十九遷史此地斬之達蒿藜藿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日爾無我叛我無強買毋或勾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為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為也僑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微二罪敢辭之夏四月公至自晉子服昭伯子服惠伯之語季平子曰晉之公室其將遂卑矣君幼弱六卿彊而奢傲將

因是以習實為常能無卑乎予子曰爾幼惡議國

冬十月季平子如晉葬昭公平子日子服回之言猶

信子服氏有子哉

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昭

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

伐鼓於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

日有食之于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大史

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未過春分三辰有災相使

又犯于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日食時樂

奇賞彙編卷三十九

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

何故也郊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

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

司分者也

鳥氏司啓者也

冬祝鳩氏司徒也

制鳩氏司空也

鵠鳩氏司事也

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

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

聞之見於郊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

官學在四夷猶信

奇賞彙編卷三十九

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長弘謂劉子

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於楚必是

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

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

由火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

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陳太師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皆火房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衛顓頊之虛也故為帝丘其星為大水室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人而伏必以壬午不過其見之月火見則鄭神龜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瓊罕音殿以璫玉璫鄭必不火子產弗予

十八年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奇賞彙編卷三十九

李主十九

望 選史

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火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詰曰之子產不可子大叔曰實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乎多言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產曰將有大祥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泯焉將先弗良及也國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矣及火里析成矣宋葬子產使與二十人遷其柩火作子

火敗嚴密

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於宮恐其知國情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屏攝祭至于大宮使公孫登徒大龜使祝史徒主祀於周廟告于先君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商成公陟司宮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燬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壘司寇士各保其微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禳火于玄冥回祿玄冥水神回祿火神祈于四鄰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于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哭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

奇賞彙編卷三十九

望 選史

國內必有不悅學問之說

秋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周大馬與之語不說學歸以語閔子馬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以為無害遂不學則皆懷苟且于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七月鄭子產為火故大為社祿禳於四方振除火災振奔禮也乃簡兵大龜將為蒐除子大叔之廟在道也南其寢在道北其庭小庭也過期三日使除徒陳於道南廟北曰子產過女而命速除乃毀於而鄉毀於而鄉

主

此心力是
難能中物

種

子產朝過而怒之除者南毀子產及衝使從者止之
 曰毀於北方不忍火之作也子產授丘登門子大叔
 曰晉無乃討乎辭晉公子而授子產曰吾聞之小國
 忘守則危况其災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既晉之
 邊吏讓鄭曰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卜筮走
 望不愛牲玉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擱上然
 授兵登陴將以誰罪邊人恐思不敢不告子產對曰
 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
 災又思譏慝之間謀之以啓貪人荐爲敝邑不利以
 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悅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
 奇賞彙編 卷三十九 留選史

亦無及也鄭有宅竟望走在晉既事晉矣其敢有二
 心
 十九年春楚子之在蔡也鄭音陽封人之女奔之生
 太子建及卽位使伍奢爲之師費無極爲少師無龍
 焉欲諸諸王曰建可室矣王爲之聘於秦無極與逆
 勸王取之正月楚夫人羸氏至自秦自取故
 夏許悼公癸丑五月戊辰飲太子立之樂卒太子奔晉
 書曰弑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
 楚子爲舟師以伐濮南費無極言于楚子曰晉之伯
 也邇於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

老

孫評
於謀是例
字句與
室忌市
同

實太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
 之故大子建居于城父令尹子瑕聘于秦拜夫人也
 秋齊高發帥帥伐莒莒子奔紀鄆使孫書伐之
 陳無宇之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爲嫠婦及老
 託於紀鄆紡焉以度而去之以所紡績度紀鄆之城
 及師至則投諸外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絕音而
 登登者六十人絕絕師鼓譟音城上之人亦譟其
 公懼啓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紀
 是歲也鄭駟偃卒子游娶于晉大夫生絲弱幼其
 父兄立子駟子游叔子產憎其爲人也且以爲不順
 奇賞彙編 卷三十九 留選史
 弗許亦弗止駟氏聲宅日絲以告其舅冬晉人使以
 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駟氏思駟乞欲逃子產弗遣
 請以龜卜亦弗予大夫謀對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
 國不天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天昏今又喪我先大夫
 偃其子幼弱其二父兄思隊宗主私族於謀而立
 長親立親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糾亂是吾何
 知焉諺曰無過亂門民有兵亂猶憚過之而况敢知
 天之所亂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敢知其誰
 實知之平丘之會君尋舊盟曰無或失職若寡君之
 二三臣其卽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

齊王怒其
不與執
用與怒子
室家而自
色於市者
何異

也何國之爲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
冬鄭大水龍闢於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爲祭焉子
產弗許曰我闢龍不我覿也龍闢我獨何覿焉祿之
則被其室也謂龍之室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
也

今尹子瑕言蹇由於楚子蹇由王弟曰彼何辜諺
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楚之謂矣舍前之忿可也乃
歸蹇由

奇賞彙編

卷三十九

果 羅史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三十九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四十

春秋左傳

昭公

費無極言于楚子

齊侯疥遂痞

天王將鑄無射

晉士鞅來聘

王子朝有寵于景王

鄭伯如晉

鸛鳴來巢

季公鳥娶妻

臧昭伯如晉

楚平王卒

王入于莊宮

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

楚郤宛之難

公如齊

晉祁勝與鄔臧通室

晉韓宣子卒

梗陽人存獄

奇賞彙編

卷四十四 春秋左傳

一 羅史

吳子問于伍員

晉侯將以師納公

邾黑肱以濫來奔

定公

子家子曰若立君

季孫使役如闕公氏

用輦簡公

伍員與申包胥友

歸粟于蔡

季平子行東野

奇賞彙編

卷四十目

春秋左傳

二

選史

申包胥以秦師至

王賞闕辛

公侵鄭

公侵齊門于揚州

晉師將盟

季寤不得志

陽虎歸寶玉大弓

齊侯伐晉

叔孫成子欲立武叔

宋公子地嬖籛富獵

武叔聘于齊

衛公孟彊伐曹

仲由爲季氏宰

齊侯衛侯次垂葭

晉趙鞅謂邲鄆午

衛公叔文子朝

梁嬰父惡董安于

吳伐越

公薨

哀公

奇賞彙編

卷四十目

春秋左傳

三

選史

楚子圍蔡

齊人輸范氏粟

同鐸火

季孫有疾

蔡昭侯將如吳

楚子在城父

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

吳爲邾伐魯

鄭武子賸之嬖

齊爲郕

爲郊戰故

吳將伐齊

昭夫人孟子卒

冬十二月螽

盟吳

西狩于大野

附錄

孔丘卒

楚太子建之遇讒

衛出公自城鉏書

奇賞齋編

卷四十四

春秋左傳

四

選史

越子錢后庸來聘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四十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春秋左傳

昭公

孫評字向隱吳人其面氣貌甚從容便說

孫評字向隱吳人其面氣貌甚從容便說

二十年春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自以爲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問伍奢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楚納何信於讒王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未至而使遣之奔今三月太子建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已以至王曰言出於子口入於爾耳誰告

奇賞齋編 卷四十四 一 選史

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就奉初以還奉初命不忍後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它日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爲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尚奢之謂其弟員曰爾適吳我將歸矣吾知不逮我能成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存也親戚爲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成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擇任而往知也知成不辟勇也父不可弃名不可

廢但列女傳名爾其勉之相從爲愈伍尚歸奢聞貝不來
曰楚君大夫其用食乎楚人背殺之貝如吳言伐楚
之利於州吳王公子光曰是宗爲戮而欲反其
讐不可從也貝曰彼將有他志也余姑爲之求士
而鄙以待之乃見鱗設諸焉而畔于鄙

梁丘據與裔欸言于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爲諸侯憂是視史之臯也諸侯不知其

謂我不敬君盡誅于祝固史蒞以辭賓公說告晏子
晏子對曰不可爲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雉

奇賞齋編 卷四十 二 逸史

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偏介之關通近國暴征其私承嗣大夫世位強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歛無度宮室

日更淫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偕令
於鬪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應以罪也民人苦病夫婦皆詛

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爲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

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歛已責

二十一年春天王將鑄無射冷州鳩曰王其以心疾

成乎夫樂天子之職也夫音樂之興也而鐘音之器

窳細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鐘之與以行之小者不窳。
不滿大者不極。音盡橫大不人則和于物，物和則嘉成。嘉樂成也。

故和聲入于耳而藏于心，心億則樂安，
 心慄則不戚，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鐘
 極則不容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鐘極
 矣。

王心弗堪其能久乎

夏晉士鞅來聘叔孫昭爲政季孫欲惡諸晉館叔孫
晉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爲士鞅歸費在十四年士

鞅怒曰鮑國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牢禮是卑敵已也將復諸寡君魯人恐加四牢焉爲十一牢

青實彙編 卷四十 三 遺史

曰漢宋臣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邑大夫衰盡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入而固則華氏衆矣

悔無及也從之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于滂口獲其二帥公子若錐音偃州員華登率其餘以敗宋師公

欽出厨人濮曰吾小人可籍歿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乃徇曰楊徽者公徒也衆從之公自楊門見之下

而巡之曰國亡君死二三子之恥也豈專孤之辜也
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

彼多兵矣請皆用劍從之華氏北復卽之厨人濮

以安裏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于新里
翟僕新居于新里既戰助公說甲于公而歸華往若
于公里亦如之助十一月癸未公子城以晉師至
齊曹翰胡會晉荀吳齊荅何忌衛公子朝救宋丙
戌與華氏戰于赭丘鄭翩願為鵠其御願為鵠
名子祿御公子城蒞董為右于犇御呂封人華
豹張句為右相遇城還華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將
注豹則闕矣開引曰平公之靈城尚輔相余豹射出
其間子城將注則又闕矣曰不狎師更射則為
太抽矢不射城射之登張句抽矢而下射之折股
奇賞彙編 卷四十 四 選史
扶伏而擊之折軫又射之人于犇請一矢城曰余言
女於君對曰不歟伍乘軍之大刑也于刑而從子君
焉用之子速諸乃射之燈大敗華氏聞諸南里華亥
搏膺而呼見華驅曰吾為樂氏矣驅曰子無我廷不
幸而後亡使華登如楚乞師華驅以車十五乘徒七
十人犯師而出出食于睢上哭而送之乃復入楚
遂越帥師將逆華氏太宰犯諫曰諸侯唯宋事其君
今又爭國釋君而臣是助無乃不可乎王曰而告我
也後既許之矣
二十二年春王子朝賓起有寵于景王子朝景王長庶子賓起子

伯金伯金事單穆公惡賓孟之為人伯金也願殺之又為王
子朝之言伯金有欲以亂願去之賓孟適郊見維難
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戕也連歸告王且曰
難其憚為人用乎人異於是獲者實用人人獲實難
已獲何害王弗應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
殺單子劉子不飲王有心疾乙丑崩于榮錡氏戊
辰劉子犇卒無子單子立劉子金五月庚辰見王
遂攻賓起殺之盟羣王子于單氏王
奇賞彙編 卷四十 五 選史
三十四年鄭伯如晉于大叔相見若獻子獻子曰若
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
有言曰發不恤其絳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今
王室實蠢蠢焉吾小國思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
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鉞之鑒矣惟壘之恥王
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思而與宣子圖之乃徵會
于諸侯期以明年
三十五年夏有鸛鵒來巢書所無也師已曰異哉
吾聞文成之世童謠有之曰鸛之鸛之公出辟之鸛
錫之羽公在外墊往饋之馬鸛鵒跡跡音木跳公在

乾侯徵寒與禰鵠之巢遠哉遙通嗣父喪勞
宋父以驕宋定公名鵠鵠鵠往歌來哭童諶有是今鵠
鵠來巢其將及乎

初季公鳥公文兄娶妻於齊鮑文子生申公鳥次季

公亥公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及季

姬與襄人檀通公而思乃使其妾扶公已以示泰

適之妻泰適魯大夫妻曰公若欲使余使以余不可

而扶余又訴於公甫公甫曰展與夜姑將要余泰姬

以告公之公公之與公甫告平于平子拘展十下

而執夜姑將殺之公若泣而哀之曰殺是是殺余也

奇賞彙編 卷四十

六 選史

將為之請平子使豎勿內目中不得請有司送命公

之使速殺之故公若怨平于季卿之雞關季平子卿

季氏介其雞其雞季氏為之金距金距平于

怒益官于卿氏卿氏且讓之故卿昭伯亦怨平于滅

昭伯之從弟會為說于滅氏而逃于季氏滅氏執旃

平于怒拘滅氏老將禘于襄公萬者二人禮公三十

人其萬于季氏滅氏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

不能大夫遂怨平于公若獻弓於公為昭公且與

之出射於外面謀去季氏公為告公果公貴昭公公

果公賁使侍人僚桓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昭公乃走

公曰執之亦無命也思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
使言公執戈以思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
及也謂作祖公果自言公以告滅孫滅孫以難公

告卿孫卿孫以可勸告于家懿伯懿伯曰說人以君

微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為也舍民數世以求

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公辭曰

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于公叔孫昭子

如闢音防公若于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于

門遂入之平于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舉使有司

討臣以干戈臣請待于沂上以察臯弗計請同于費

奇賞彙編 卷四十

七 選史

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

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為之徒者衆矣日入懸作弗

可知也衆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蓋蓋蓄民將生

心生心同求將令君必悔之弗聽卿孫曰必殺之公

使卿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驪辰言于其衆曰

若之何莫對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

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驪辰曰然

則殺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水也

而踞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

之旌以告孟氏執卿昭伯殺之于南門之西遂伐公

有識此文
於不意
伯虎見德
所請有子
家子節節
川也

徒于家子曰諸臣偽劫君者而引舉以出君止出君止
不忍者君自意如千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
忍也不忍與臧孫如墓謀謀出遂行已亥公孫于齊
次于陽州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墊井齊侯
曰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為近故也齊侯自
陽州齊侯唁公于墊井禮也將求於人則先下之禮
之善物也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于社社二十五
得君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
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胙君不
奇賞彙編 卷四十 八 選史
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為臣誰與之立且
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臧昭伯率從者將盟載
書曰戮力壹心好惡同之信舉之有無信明也
臧縵從公無通外內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
如此吾不可以盟驕也不倭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
以為皆有辜從者皆有罪也或欲通外內且欲去君
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昭君於難舉孰大焉
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為而何守焉乃不
與盟
冬十二月初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僕句僕句

名地以下為信與僭僭不僭吉臧氏老將如晉問
會請往昭伯問家故盡對及內子與母弟叔孫則不
對再三問不對歸及郊會逆問又如初至次于外而
察之皆無之執而戮之逸奔邠邠飭假邠邑使為賈
正焉計於季氏於季氏臧氏使五人以戈楯伏諸柵
汝之閭會出逐之反奔執諸季氏中門之外平子怒
曰何故以兵入吾門拘臧氏老季臧有惡及昭伯從
公平子立臧會臧會曰僕句不余欺也
二十六年九月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子西長
曰大子壬弱昭王其母非適也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
奇賞彙編 卷四十 九 選史
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
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章君國有外援也不可
實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讐亂嗣不祥共受
其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為必殺令尹
令尹懼乃立昭王
十二月癸未王入于莊宮王子朝使告于諸侯曰晉
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藩屏
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且為後人之迷敗傾覆
而溺入于難則振救之至于夷王父厲王王愆于厥身
諸侯莫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至于厲王王心戾虐

去日為庚
開之為

論
在後

萬民弗忍居王于城諸侯擇位以間王政周宣王
 有志而後效官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
 厥位攜王伯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郊廓則
 是兄弟之能用力於王室也至于惠王天不靖周生
 頤禍心施于叔帶惠襄辟難越去王都則有晉鄭威
 然不端鄭襄公殺子頤以綏定王家則是兄弟之能率
 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頤王
 有間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至于靈王生而有
 頤王甚神聖無惡於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今王
 奇賞彙編 卷四十 十 選史

室亂單旗劉狄剝亂天下壹行不若謂先王何常之
 有唯余心所命其誰敢討之帥羣不弔之人以行亂
 于王室侵欲無厭規求無度貫賣鬼神慢弃刑法倍
 奸齊盟傲狠威儀矯誣先王晉為不道是攝是贊思
 肆其罔極茲不殺震盪播越竄在荆蠻未有攸底若
 我一二兄弟甥舅獎順天法無助狡猾以從先王之
 命毋速天罰敕圖不殺則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
 先王之經而諸侯實深圖之管先王之命曰王后無
 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
 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大子壽蚤夭即世單劉賞私立

少以間先王亦唯伯仲叔季圖之閔馬父聞子朝之
 辭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于景之命遠晉之大以專
 其志無禮甚矣文辭何為

二十七年春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
 子燭庸帥師圍潛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遂聘于
 晉以觀諸侯楚勞尹然工尹康帥師救潛左司
 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與吳
 師遇于第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左尹卻宛
 工尹壽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曰此時
 也弗可失也告鱄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
 奇賞彙編 卷四十 十 選史

王嗣也我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鱄設
 諸曰王可弑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欲以老光曰
 我爾身也夏四月光伏甲于堀室而享王王使甲坐
 于道及其門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鉞蓋者獻
 體改服於門外執蓋者坐行而入執鉞者夾承之及
 中以進抽劒刺王鏃交于胷遂弑王闔廬以其子
 為卿諸子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
 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哉事生以
 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墓

復位而待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

師聞吳亂而還

秋楚卻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誇令尹

尹戌言於子常曰夫左尹

舉而子殺之以興謗謠至于今不已成也惑之仁者

殺人以掩謗猶弗為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

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出

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

不然平王之溫惠共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

獲諸侯通無極也今又殺三不辜

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鄭將帥矯子之命以

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吳新有君疆場日駭楚

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

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死之辱敢不良

圖九月已未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帥盡滅其族以

說于國謗言乃止

冬公如齊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于其朝又

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

子仲之子曰重為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

子家子曰

以君出

二十八年春晉祁勝與鄢臧通室

將執之訪於司馬叔游叔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

實蕃有徒無道立矣子思不免詩曰民之多辟無自

立辟姑已若何盈曰祁氏私有討國何有焉遂執之

祁勝賂荀躒荀躒為之言於晉侯晉侯執祁盈

祁盈之臣曰鈞將皆死使吾君

也以為快乃殺之夏六月晉殺祁盈及楊食我

氏羊舌氏初叔向欲娶于申公巫臣氏

奇賞彙編

娶其黨

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慙乎吾聞之甚美必有其惡

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

亥無後而天鍾美於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

氏牛女黥黑

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昧無厭念類無期

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

共子之廢皆物也女何以為哉夫有尤物足以

殺人苟非惡義則必有禍叔向思不敢取平公強使

難惟乃力
正此

以何可為
若耳亦不
無端明

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伯石向魏走謂諸姑
曰長叔姒生男兄弟妻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
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

視

秋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為政魏舒謂賈辛司馬烏為有

力於王室王納敬故舉之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

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卿庶子其四人者司馬子

條安皆受縣而後見於魏子以賢舉也魏子謂成鱗

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為黨乎對曰何也戊之為人

也遠不忘君近不偁同位同君利思義在約思無心也

有守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賈辛將適其

縣見于魏子魏子曰辛來晉叔向適鄭驪茂驪音惡

驪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于堂下一言而

義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驪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

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皋為

御往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

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驪驪不

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

故知今女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女行乎敬之哉母

墮乃力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爲義曰近不失親遠

奇賞彙編 卷四十

古 選史

不失舉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爲忠詩曰永
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
長有後於晉國乎

冬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魏其大宗路

以女樂魏子將受之魏戊謂聞沒女寬曰主以不賂

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

退朝待于庭饋人召之北置三歎既食使生魏子曰

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

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

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

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腹爲君子之心屬

厭而已獻子辭梗陽人

三十年冬吳子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

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

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

若爲三師以肄焉肄謂勞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

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

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于是乎

始病

三十一年春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

奇賞彙編 卷四十

古 選史

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求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為有辜，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或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或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皆君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

奇賞彙編 卷四十 史 選史

矣。君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或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葬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指季孫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早之恐，不獲納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息了。姑歸祭。歸，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魯公不得歸。」

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有所地，有名而不如其已以。」

成周亦
勤王一事

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弗可滅已。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言其作而不義，其書為盜，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微攻難之士，好攻擊作，將奔走之若竊邑叛君以微大利而無名，貪冒之民將實力焉。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其昭明，其法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思焉，是以君子貴之。

奇賞彙編 卷四十 史 選史

三十二年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天子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為伯父憂。我一二親昵甥舅，不遑啓處于今十年。」師則勤至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思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微文武之福，以同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晉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為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微福，假靈于成王，修成周之城，俾戍人無勤，諸侯用寧，蓋賊遠屏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

之俾我一人無微怨於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
之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
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
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音對
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于諸侯遲速衰序于
是焉在

定八

元年春。子家子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以義從公。與季氏無怨。寇而出者。行可也。與季氏無怨。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

奇賞彙編

大 選 史

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

夏季孫使役如闕公氏將溝焉闕魯羣公墓所在公氏猶公之墓宅季孫

惡公欲溝絕其北域不與先君同旌章也榮駕鵝曰生不能事父又離之以自旌也旌章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問于

榮駕鵠曰吾欲爲君謚謚使子孫知之諡對曰生不能
事歿又惡之以自信也以自明其將焉用之乃止秋

七月癸巳葬昭公于墓道南孔子之爲司寇也溝而

合諸墓

用輦簡公弃其子弟而好用遠人

四年冬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從其亡也謂申包胥曰

我必復楚國

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

以荐食上國。肇始于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少莽。使

下臣告急曰夷惠無厭若鄰于君疆場之患也遂吳

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與是共若楚之遂亡君之上也

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

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

伏依下臣何敢卽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

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

頻首而坐秦師乃出

奇賞彙編

九

五年夏歸粟于蔡以周亟也急矜無資

六月季平子行東塾還未至丙申卒于房陽虎將以

璵璠歛君所佩玉仲梁懷季氏臣弗子曰改步改玉公出季孫行君

事解與禘祭宗廟今定公立復陽虎欲逐之告公山
臣位改若步則亦當去與禘也

不狃不狃曰彼爲君也子何怨焉旣葬桓子行東塾

意如及費子洩爲費宰逆勞于郛桓子敬之勞仲梁

懷仲舉懷弗敬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

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

子皮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

之大敗夫繁王于沂吳人獲遂射於柏舉其子帥奔

徒年以從子西敗吳師於軍祥秋七月子期子蒲滅

唐從吳代九月夫樊歸自立也以與王戰而敗奔

楚為堂谿氏吳師敗楚師于雍渚秦師又敗吳師吳

師居麋子期將焚之大子西曰父兄親舅骨焉人

父不能救又焚之不可子期曰國亡矣矣者若有知

也可以飲舊祀言焚吳後楚則祭祀不廢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

吳師敗又戰于公婿之谿吳師大敗吳子乃歸因闔

閭與罷闔閭能請先遂逃歸葉公諸梁之弟后城從

其母於吳不待而歸楚定城并母而歸葉公終不

正視之義

奇賞彙編卷四十

冬王賁闕辛王孫由于王孫圍鍾建闕巢申包胥王

孫賈宋大闕懷子西曰請舍懷也以初謀王曰大惠

滅小怨道也終從其兄免王申包胥曰吾為若也非

為身也若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為諸

王求欲也有德于王遂逃賁王將嫁季季季辭曰

所以為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以為

樂尹王之在隨也子西為王與服以保路國于泝

車服立國于泝泝以保安人心聞王所在而後從焉

王使由于城麋復命子西問高厚焉弗知子西曰不

能如辭勿行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對曰固辭不能

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於雲中余受其

戈其所猶在袒而示之背曰此余所能也泝泝之事

余亦弗能也

六年二月公使鄭取匡為晉討鄭之伐胥靡地也往

不假道於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

陽虎將逐三桓欲使得罪將國舍於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

叔文子老矣輦而如公公曰尤人責而效之非禮也

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也公衛文成之昭公定之

輦輦輦輦以舒舒可以納之擇用一焉以為公子與

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愛將以為之質此羣臣之

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舊惠蒙無乃不可乎大奴

妃之子唯周公康叔為相睦也而効小人以弃之不

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臯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

止

八年春王正月公使齊門于陽州士皆坐列言無

顏高魯之弓六鈞六鈞重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

顏高奪人弱弓籍丘子鉏齊擊之與一人俱斃地

且射子鉏中頰頰息人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

志其目也自師退冉猛傷足而先欲先其兄會乃

大夫之臣
如此國人
之可以正
戰夫

奇賞彙編

卷四十

至 選史

夏晉帥將盟衛侯于鄆澤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
君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盟禮也
成何曰衛吾溫原也溫原在衛焉得祝諸侯將耿涉佗
援衛侯之手援音最及掩掩音至衛侯怒王孫賈趨進
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
盟也言無禮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
次子郊大夫問故公以晉語語之且曰寡人辱社稷
其改卜嗣寡人從焉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
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為質
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羣臣之子敢不皆負
奇賞彙編 卷四十 至 選史
綏音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
為患使皆行而後可欲以激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
之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代
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代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
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
許

九月季弟季桓子公鉏極桓子公山不狃皆不得志
於季氏叔孫輒叔孫氏無寵于叔孫氏叔仲志不得
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
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已更孟氏冬十月順祀先公

奇賞彙編

卷四十

至 選史

而所焉以順祀辛卯禘于僖公壬辰將享季氏
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其欲以
三家成辛公歛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
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
與孟孫以壬辰為期處父期以陽虎前驅林楚御桓
子虞人以鉞看夾之陽越殺從虎將如蒲圃桓子昨
昨大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欲
以免已於難對曰臣聞命後也陽虎為政魯國服焉違
之徵死後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
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思不免主桓子曰往也孟
氏選圍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為公期孟氏築室於門
外實欲館築室聚衆欲使人林楚怒馬及衛而聘陽
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李氏既得有自門間射陽越
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叔孫氏以伐孟氏公欲處父
帥成入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弗勝又
戰于棘下陽氏敗陽虎說申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
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為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
魯人聞余出喜於徵疾陽虎召季氏于蒲圃何暇追
余從者曰嘻速駕公歛陽在公歛陽請追之孟孫弗
許陽欲殺桓子孟孫恩而歸之不敢子言季齊舍爵

於季氏之廟而出廟飲酒示無懼陽虎入于謹陽關

以叛

九年夏陽虎歸寶玉大弓無益近用而書曰得器用

也凡獲器用曰得得用焉曰獲六月伐陽關陽

虎使焚萊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

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臣嘗為隸於

施氏魯大夫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

大國也而無天舊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

師能大臣必多效亡已于是乎會其詐謀將圖夫陽

虎有罷于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客焉

奇賞彙編卷四十 奇賞彙編卷四十

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

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毋乃害乎

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顧東齊侯欲西奔昔知齊必

乃因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鑊其軸刻與軸而

歸之以麻約縛刻處而歸之載蔥靈寢於其中而逃

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人故

秋齊侯伐晉夷儀夷儀無存人之父將室之歸

以與其弟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于高國欲有功還

先登求自門出於于需下既入城夷儀人不東郭

書讓登登城非人所樂故讓我讓而右使登者絕而後下恐書先入書左彌先下

亦讓書與王猛息戰止息猛曰我先登書歛甲曰曩者

之難今又難焉猛笑曰吾從子如驂之斬斬不取與

衛侯將如五氏將行五氏過之龜焦焦不衛侯曰可

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衛侯怒言甚不復

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諸師圍亡在中牟曰

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

賤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齊侯致襁婦

奇賞彙編卷四十 奇賞彙編卷四十

杏於衛謝衛齊侯賞犂彌犂彌辭曰有先登者臣

從之犂彌而齊侯製犂彌犂彌曰公使視東郭書

曰乃夫子也吾貶子公賞東郭書辭曰彼兵旅也

乃賞犂彌齊師之在夷儀也齊侯謂夷儀人

曰得敝無存者以五家免乃得其尸公三禭之禭與

之犀軒車與直蓋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

十年夏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菟固諫曰不可

說叔成子立之而卒公南武叔使賊射之不能殺公

南為馬正使公若為郕宰武叔既定使郕馬正侯犯

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三都者費、季氏、公山氏也于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氏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中句須樂頤音音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飲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北門在魯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十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邯音聞氏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邯音意茲曰可銳師伐

奇賞彙編卷四十一天選史

河內傳必數日而後及絳傳傳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內則我既濟水矣乃伐河內齊侯皆欲諸大夫之軒唯郈意茲乘軒齊侯欲與衛侯乘其與之宴而駕乘廣載甲焉使告曰晉師至矣齊侯曰比君之駕也恐寡人請攝代衛車乃介而與之乘驅之或告曰無晉師乃止言齊侯輕所

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

年許諾家鞅置之邯鄲今欲使衛已邑歸告其父兄

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爲邯鄲邯鄲衛以五百家在而寘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使齊而謀之使齊齊必

蓋安于境
則其利
乃不
言之

思齊而後則乃如之而歸之于晉陽趙孟怒召午至因諸晉陽其謀使其從者說劍而入涉賓不可家臣不肯說劍乃使告邯鄲人曰趙鞅吾私有討于午也二三子唯所欲立故使邯鄲更空午宗親遂殺午趙稷子涉賓以邯鄲叛夏六月上軍司馬籍泰園邯鄲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婦父而相與睦故不與園邯鄲將作亂趙鞅董安于聞之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爲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于民寧我獨歟必言民請以我說趙孟不可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

奇賞彙編卷四十一天選史

晉陽晉人圍之范氏范氏無寵于范吉射而欲爲亂於范氏梁嬰父嬖於知文子知文子欲以爲卿韓簡于與中行文子荀相惡魏襄子亦與范昭子荀相惡故五子謀范氏梁嬰父知文子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氏夷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歟載書在河爲盟書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齊高彊子尾子三折肱知爲良醫歷病多者無後深知醫法唯伐君爲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

此三家未睦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為請十二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盟于宮

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欲令公退見史鰌而告之史鰌曰子必禍矣臣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

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鰌曰無害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

下同之戍也驕其亡乎子文富而不驕者鮮吾唯子之見不驕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戍必與焉及文子

奇賞彙編 卷四十 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戌以其富也公叔戌又將去夫

人之黨重公夫人南子夫人慤之曰戌將為亂下四年春梁嬰父惡董安于謂知文子曰不殺安于

使終為政于趙氏趙氏必得晉國盡以其先發難也討於趙氏文子使告於趙孟曰范中行氏雖信為亂

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晉國有命始禍者必二子既伏其罪矣敢以告趙孟患之安于曰我死而

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人誰不歎吾死莫矣乃縊而收趙孟尸諸市而告于知氏曰主命戮罪人安于既伏其辜矣敢以告知伯從趙孟盟而後趙氏定祀

安于於廟趙氏

夏吳伐越越子勾踐禦之陳于檇李勾踐患吳之整也使或士再禽焉不動欲使吳之士往而無所禽

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而辭曰二君有治族也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

師屬之目師注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大指取其一屨還卒于陘去

檇李七里夫差闔廬使人立于庭荷出入必謂已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

奇賞彙編 卷四十 十五年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

使賜多言者也 哀公名將定公子諡法恭仁愷折曰哀

元年春楚子圍蔡報柏舉也在定里而我設柝蔡為城一廣丈高倍夫屯晝夜九日而壘成也如子西

之素子西本計為壘蔡人男女以辨係羣出降使疆于江汝之間而還楚使蔡徒國在江蔡于是乎請遷

于吳楚還蔡人夏四月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

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矣吳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彤鏤彤宮室不觀臺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選取堅厚在國天有舊滂親巡其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害者食所辛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疾知不曠民知致疾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嬪嬭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讐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二年春初衛侯遊于郊子南僕子南僕公曰余無子將青實葉編卷四十

立女不對它日又謂之對曰鄆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指在下三指卿君命祗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鄆為太子君命也對曰答鄆異於它子且君沒于吾手若有之鄆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太子于戚宵迷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使太子絕音問始服八人衰絰偽自衛逆者告于門戚門哭而入遂居之

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罕子殷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于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

而後之
此其意
味之深
氣力通
置之德
前不可

賞

施與罕罕兵車先陳車益其兵車以示罕罕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恩心于是乎會之必大敗之從之卜戰龜焦樂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謀協以故兆詢可也始納衛太子下得吉兆言今既簡子誓曰誓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為不道弃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詎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里下大夫受郡五十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進仕人臣隸圉免免志父簡子無罪若實圖之言已事濟若若其有辜殺殺桐棺

青實葉編卷四十

三寸不設屬屬重素車樓馬以載無入于兆葬下卿之罰也為家設賞甲戌將戰郵無恤王御簡子衛太子為右登鐵上名望見鄭師眾太子思曰投于車下子良受太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言其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自乘乘于闕下萬晉獻公卿皆獲有功成于畢下言以壽終卒子勉之成不在寇命繁羽御趙羅宋勇為右羅無勇棄之之吏詰之御對曰作而伏衛太子禱曰曾孫蒯瞶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公鄭勝亂從亂晉午公在難不能治亂使鞅討之蒯瞶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筋

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吁

六年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

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奔盟逃誓亦不

如死一也其死誓乎命公子申子為王不可則命

公子結期亦不可則命公子啓昭公兄五辭而後許

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于城父子闕退曰

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

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

閉塗不通逆越女昭之子章立之而後還是歲也有

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請周大史周

青賞彙編 卷四十 美 選史

大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禁音之可移于令尹司馬王

曰除腹心之疾而實諸股肱何益不殺不有大過天

其天諸有辜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禁初昭王有疾卜

曰河爲崇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

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

殺雖不德河非所獲辜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

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

秋八月陳僖子陳使召公子陽生陽生駕而見南郭

且于公子曰嘗獻馬於季孫不入於上乘故又獻此

請與子乘之畏人知故以出萊門而告之故闕止陽生

臣知之先待諸外公子曰事未可知反與壬也處陽

簡公戒之恐遂行逮夜至于齊國人知之知而僖子

使子壬之母養之子壬母與饋者皆入又令陽生隨

也冬十月丁卯立之將盟盟諸鮑子醉而往其臣差

車鮑點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于鮑子遂誣鮑

子曰子之命也鮑子曰女忘君之爲孺子牛而折其

齒乎而背之也景公嘗御繩爲牛使茶悼公陽稽首

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言已

若必不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已故要之義則進

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與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

青賞彙編 卷四十 美 選史

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使明姬以安孺子如賴去鬻

奴茶殺王甲拘江說因王豹于句瀆之丘茶黨公使

朱毛告于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

以二器二不置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

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愛少君

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

子何辜毛復命公悔之悔失毛曰君大訪于陳子而

圖其小可也小謂殺茶使毛還孺子于駘齊邑不至

殺諸野幕之下葬諸爰月淳爰月淳

八年春吳爲郛故將伐魯問於叔孫輒魯叔孫輒對

曰魯有各而無情有大國名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
公山不狃魯人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遠不適魯國
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宋臣所適之國若
死其難所託也則隱魯所因託則且夫人之行也
不以所惡廢卿其卿黨之好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
國不亦難乎若使子率師子必辭王將使我子張
病之王問於子洩洩不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
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營也
夫魯齊晉之脣脣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為三月
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山陰道微初武城人
奇賞彙編 卷四十 吳 通史
或有因於吳竟田焉吳界田拘鄆人之涯去音者曰
何故使吾水滋鄆人亦田吳界及吳師至拘
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王犯人常為之宰武城宰游臺
子羽武城之父好焉與犯國人思內應懿子謂景
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
至謂代又何求焉吳師克東陽而進舍于五梧明日
舍于蠶室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于夷獲叔子與析
朱鉏獻於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能使人國未可
望也明日舍于庚宗遂次于泗上微虎魯人欲宵攻王
舍私鬻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士卒三百人有若與

焉及稷門之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
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吳人行
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宣十易子而食析骨而爨
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弃國也
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
造于萊門將出盟乃請釋子服何景伯于吳吳人
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求吳王子交質以當
子故遂 吳人盟而還
九年春鄭武子賸之嬖許駁求邑無以與之請外取
許之故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每日遷舍宋作壘
奇賞彙編 卷四十 吳 通史
從舍合壘合鄭師哭子姚即救之太敗二月甲戌宋
取鄭師于雍丘使有能者無死以邾張與鄭羅歸鄭
者能
十一年春齊為鄆故國書高無平帥師伐我及清季
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
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自度不能求
曰居封疆之間又欲使二子居季孫告二子二子不
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
者非魯人也不戰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
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

何應年表
與宋共

孫評左
公叙戰
好公及
緊一八
處計之
志應正

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于諸侯矣季孫使從于朝使冉侯于嘉氏之溝武叔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孟孫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懿子顏羽御那洩為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為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冉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為已徒卒老幼守宮大于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建不公叔務人公見保者而泣曰事充從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與衆三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冉求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瓏陳莊涉泗人夫孟之側後入以為毀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狙之伍曰走乎敗走不狙曰誰不如其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狙曰惡賢止戰徐步而疾傳言非無壯師獲甲首八十冉求齊人不能師宵謀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于那洩子羽銳敏言欲我不欲戰而能然心雖不從洩曰驅之言驅馬

何應年表
與宋共

公為與其嬖僅汪錡乘皆公皆殖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殤人殺重冉有用矛于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夏為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五月克博壬申至于贏中軍從王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俱吳齊國書將中軍高無平將上軍宗樓將下軍陳僖子謂其弟書爾必我必得志宗子陽宗與問丘明相厲也相厲桑掩胥御國子公孫夏曰二子必死之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殤歌殤曲陳子行命其徒具令夫亦死公孫揮命其徒曰人尋約人尺吳髮短吳髮短欲以東郭書曰三戰必死於此三矣戰三氏與今使問弦多齊以琴曰吾不復見子矣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甲戌戰于艾陵展如收高子國子敗胥門巢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於公將戰吳子呼叔孫叔孫武叔州仇曰而事何也何對曰從司馬王賜之甲劍鉞曰奉爾君事故無廢命叔孫未能對衛賜子進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公使人史固歸國子之元公使歸齊實之新篋篋之以玄纁加組帶焉寘書于其上曰天若不識不東何以

使下國言不誠不善故

吳將伐齊越子率其眾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
吳人皆喜唯子胥思曰是秦吳也夫詠曰越在我心
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
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于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
不可越不為沼若不吳其派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
類焉者未之有也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為王
孫氏改姓欲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饌各以以成將灰
曰樹吾墓憤憤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
必毀天之道也

齊宣公卷四十

聖 通史

不說就起
而并為句
蓋其不
若其又
不說就起
而并為句
蓋其不
若其又

十二年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吳故不書
姓歟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孔子
與予適季氏季氏不統音問放輕而拜孔子以季孫
不統音問放輕而拜孔子以季孫

冬十二月時已開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
之火伏而後後者畢今十月火猶西流是九月
司歷過也宋語康子曰所失者幾月孔子曰於
十三年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
為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為伯趙鞅呼司馬寅曰日肝
吳大事未成二臣之辜也建鼓整列二臣歟之長切

是處大

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墨氣今
吳王有墨國勝乎所勝大子歟乎且夷德輕不忍久
請少待之乃先晉人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
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合諸
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
故敝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為伯也
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為伯矣敝
邑將改職貢魯賦於吳八百乘若為子男則將半邪
以屬於吳而如邾以事晉邾六且執事以伯召諸侯
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將囚
齊宣公卷四十

聖 通史

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將以二乘與六人從
遲速唯命遂囚以還及戶牖謂大宰曰魯將以十月
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幸而畢何世有職焉自襄
以來未之改也若不會視宗將曰神曰吳實然吳人
故以
恐之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大宰歸
言于王曰無損於魯而祇為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
吳中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魯大夫曰俾王蒙今
余無所繫之言上服無旨酒一盛今余與楊之父
睨之上有青酒而我與對曰梁則無矣處則有之
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庚中不得出故為私隱
庚西方上穀張非方主水

則諾其請而與之傳王欲伐宋殺其丈夫而囚其婦人大宰嚭曰可勝也而弗能若也乃歸冬吳及越

十四年春西狩于大埜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

附錄

春秋止獲麟此下至十六年皆魯史記弟子欲存孔子卒故并錄之

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慈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貢曰君其不沒于魯乎夫子之言

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怨失志爲昏失所爲怨生不能

奇賞彙編

卷四十

聖

通史

用效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

六月楚太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昭十又辟華氏

之亂于鄭昭二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

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謀于子木即請行

而期焉葉鄭之子木暴虐於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

省之得晉謀焉遂殺子木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

之葉公高曰吾聞勝也許而亂毋乃害乎子西曰吾

聞勝也信而勇不爲不利舍諸邊境使衛蒧焉葉公

曰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

友士始有私乎私謀復言非信也期歟非勇也子必

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爲白公請伐鄭子西曰楚

未節也不然吾不忘也它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

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讐不遠矣勝

自厲劔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

直聞不告女庸爲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

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楚國第用人我我今尹司

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子

西不俊勝謂石乞曰王與二卿士皆五百當之則可

矣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

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

承之以劔不勸勝曰不爲利誦不爲威惕不洩人言

以求媚者去之吳人伐慎白公敗之請以戰備獻許

之遂作亂扶七月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子西

以袂掩面而公葉公子斯曰晉者吾以力事君不可

以弗終扶豫章以殺人而後歟石乞曰焚庫弑王不

然不濟白公曰不可弑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

矣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

聚矣何患弗從葉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

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微幸者其求無厭偏重必離開

其殺齊管修也楚賢而後入白公欲以子闔爲王子

乃肯乃免
青奇
由節節
此論此
則面不
有舍心
月以幾
乃肯而
父母馬
亦主及
尹門開
室不顧
室而後
閭不可
王孫若
靖楚國
匡正王
室而後
底焉啓
之願也
敢不聽
從者將
專利以
傾王
室不顧
楚國有
敢不能
遂殺之
而以王
如高府
石乞
尹門開
公陽穴
宮負王
以如昭
夫人趙
女之宮
葉公
亦主及
北門或
遇之曰
君胡不
肯國人
望君如
望慈
父母馬
盜賊之
矢若傷
君是絕
民望也
若之何
不肯
乃肯而
進又遇
一人曰
君胡不
肯國人
望君如
望慈焉
月以幾
若見君
而足得
艾也安
民知不
敢其亦
夫
有舍心
猶將旌
君以徇
于國而
又掩面
以絕民
望葉
則面不
亦其平
乃免肯
而進遇
箴尹固
帥其屬
將與
奇賞葉編 卷四十
葉 選史
白公子高曰微二子者戶西楚不國矣奔惠從賊其
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
縊其徒微之微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故焉對曰余
知其故所而長者公使子勿言曰不言將烹乞曰此
事也克則為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
王孫燕勝奔類黃氏沈諸梁高兼二事今戶國
寧乃使寧為令尹子西使寬為司馬期而老于葉
二十六年衛出公自城公使以弓問子輅且曰吾其
入乎子輅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
成公孫於陳齊武子孫莊子為宛濮之盟而君入獻

亦奇思
 公孫於齊子鮮子展為夷儀之盟而召入今君再在
 孫矣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
 入也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順之若得其人四方以
 為主而國于何有
 二十七年春越子使后庸來聘且言邾田封於駘上
 欲魯趙邾回二月盟于平陽三子皆從康子病之
 言及子輅曰若在此吾猶在此大武伯曰然何不
 召曰固將召之文子曰它日請念季孫不能則子
 奇賞葉編 卷四十
葉 選史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四十一

春秋公穀合傳

隱公

春王正月

鄭伯克段于鄆

夫人子氏薨

日有食之

葬宋繆公

考仲子之宮

宋公齊侯盟于瓦屋

奇賞彙編

卷四十一 公穀傳

通史

桓公

宋督弑其君與夷

蔡人殺陳佗

宋人執鄭祭仲

夏五

莊公

公及齊人狩于郕

宋萬弑其君接

公會齊侯盟于柯

齊人執鄭瞻

鄭瞻自齊逃來

公至自齊

公會齊侯盟于扈

公至自齊

公會齊侯宋公

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齊人伐山戎

築臺于郎

築臺于薛

齊侯來獻戎捷

奇賞彙編

卷四十一 公穀傳

通史

築臺于秦

閔公

齊仲孫來

齊高子來盟

僖公

虞師晉師滅夏陽

公會王世子于首戴

諸侯盟于首戴

禘于大廟

晉里克弑其君卓

晉殺其大夫里克
賁石于宋五
六鷁退飛
夏滅項
秦人入滑
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
文公
晉殺其大夫陽處
秦伯使遂來聘
有星孛入于北斗
齊實彙編 卷四十一目 公穀傳 三 選史
晉人納接菑于邾婁
公薨于臺下
子卒
夫人姜氏歸于齊
宣公
晉放胥甲父于衛
晉趙盾侵陳
公弟叔隸卒
成公
戰于鞏

齊侯使國佐如師
襄公
公會晉侯
晉士句帥師侵齊
公會晉侯
吳子使札來聘
昭公
齊高偃納北燕伯
許世子弑其君質
葬許悼公
齊實彙編 卷四十一目 公穀傳 四 選史
公孫于齊
齊侯唁公子野井
公在乾侯
黑弓以濫來奔
定公
春王
大雩
隕霜殺菽
從祀先公
盜竊寶玉大弓

哀公

晉人執戎曼子赤

齊陽生入于齊

齊陳乞弑其君

得寶玉大弓

公會齊侯

公會晉侯

奇賞彙編

卷四十一

公殺傅

五

墨子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四十一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春秋公穀合傳

隱公

元年春王正月

雖無事必舉正月謹始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志也焉成之言君之不取為公也君之不取為公何也將以讓桓也讓桓正乎曰不正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隱不正而成之何也將以惡桓也其惡桓何也隱將讓而桓弑之則桓惡矣桓弑而隱讓則隱善矣善則其不正焉何也春秋貴義而不貴惠信道而不信邪信音中孝子揚父之美不揚父之惡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雖然既勝其邪心以與隱矣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兄弟天倫也為子受之父為諸侯受之君隱為世子親受命於惠公已廢天倫而忘君父以行小惠曰小道也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穀梁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鄆鄭地音恨

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殺也何以不言殺見段之

有徒衆也。段鄭伯弟也。何以知其爲弟也？殺世子母弟目君，以其目君知其爲弟也。目君謂段弟也。而弗謂弟公子也，而弗謂公子貶之也。段失子弟之道矣。賤段而甚鄭伯也，何甚乎鄭伯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于鄆遠也，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爾甚之也。段奔走乃至于鄆去已遠矣。鄭伯伯弟追殺之甚。鄭伯之殺弟，故謹具地。然則爲鄭伯者，安奈何緩追，適賊親親之道也。殺梁

二年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夫人子氏者，何隱公之母也。何以不書葬成公意，奇賞柔編。卷四十一。二 遷史也。何成乎公之意，子將不終爲君，故母亦不終爲夫人也。公羊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其日有食之，何也？吐者外壤，食者內壤。凡所吐出者其壤在外，其所吞吐者其壤在內。闕然不見其壤，有食之者也有內辭也。或外辭也有食之者內於日也，其不言食之者何也？知其不可知也。梁穀

癸未葬宋繆公。

葬者曷爲或日或不日，不及時而日，渴葬也。渴，急也。不及時而不日，慢葬也。過時而日，隱之也。隱，痛也。痛賢君

二 金義
上 義也
公羊之
左 簡失之

二 金義
上 義也
公羊之
左 簡失之

不得以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當時而不日，正也。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此當時何危？爾宣公謂繆公曰：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女，以爲社稷宗廟主，則與夷不若女。盡終爲君矣。與夷者宣公之弟，宣公歿繆公立繆公，遂其二子莊公、馮公與左師。勃曰：爾爲吾子生母，相見歿母相哭，與夷復曰：先君之所爲，不與臣國而納國乎？君者以君可以爲社稷宗廟主也。今君逐君之二子，而將致國乎與夷，此非先君之意也。且使子而可逐，則先君其逐臣矣。繆公曰：先君之不爾逐，可知矣。可知者，欲使君反國，吾立乎此，攝也。終致國乎與夷，莊公馮弒與夷，故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也。

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初，始也。穀梁子曰：舞夏。夏，大也。乾大維之羽而舞也。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初獻六羽，始僭樂矣。僭，亂也。天子曰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僭樂矣。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僭樂矣。言特諸侯皆用八佾，僭樂矣。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僭樂矣。

八年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外盟不日，此其日何也？諸侯之參盟，於是始故謹而日之也。諸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于

不及二伯齊桓晉文殺梁

桓公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大孔父

父

及者何累也累累從君而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

乎曰有仇牧荀息皆累也舍仇牧荀息無累者乎

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孔父孔父可謂

義形於色矣其義形於色奈何督將弑公孔父

生而存則場公不可得而弑也故于是先攻孔父

之家場公知孔父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孔

奇賞策編卷四十一

父正色而立于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

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公手

六年蔡人殺陳佗

陳佗者陳君也其曰陳佗何也匹夫行故匹夫稱

之也其匹夫行奈何陳侯意獵淫獵於蔡與蔡人

爭禽蔡人不知其是陳君也而殺之淫獵謂自放

何以知其是陳君也兩下相殺不道南大相其

不地向於蔡也

十有一年九月宋入執鄭祭仲

祭仲者何鄭相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祭仲以

為知權也

其為知權奈何古者鄭國處於留先鄭

伯有善于鄭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

而野留野鄭莊公歿已葬祭仲將往省于留途出

于宋宋人執之謂之曰為我出忽而立突突宋祭

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

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少遠緩之則突可故出而

忽可故反是不可得則病然後有鄭國古人之有

權者祭仲之權是也權者何權者及於經然後有

善者也權之所設舍公亡無所設行權有道自貶

損以行權不害人以行權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

存君子不為也殺梁

十有四年夏五

孔子曰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聳其針疾謂微陽

徐望遠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貌安體立乎定哀

以指隱桓隱桓之日遠矣夏五傳疑也殺梁

莊公

四年冬公及齊人狩于郕

公易為與微者狩齊侯也齊侯則其師人何諱與

讐狩也前此者有事矣諸會齊師後此者有事矣

師及齊師則易為獨於此焉議於齊者將宣議而

上之下也
念愛而
外難也

二十有四年秋公至自齊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其言入何難也其言日何難也其難奈何夫人不

能不可使人與公有所約然後入僕疾也齊人語

夫人約約遠勝委也約定八月丁丑乃入故為難辭也公至後與

二十有七年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

于幽

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于是而後授之諸侯也其

授之諸侯何也齊侯得衆也桓會不致安之也桓

盟不日信之也信其信仁其仁衣裳之會十有一

未嘗有歟血之盟也信厚也兵車之會四未嘗有

奇賞彙編 卷四十一

大戰也愛民也穀梁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原仲者何陳大夫也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通乎

季子之私行也何通乎季子之私行倅內難也君

子倅內難而不倅外難內難者何公子慶父公子

牙公子友皆莊公之母弟也公子慶父公子牙通

乎夫人以脇公季子起而治之則不得與于國政

坐而視之則親親固不忍見也故于是復請至于

陳而葬原仲也公羊

三十年齊人伐山戎

三十年齊人伐山戎

司馬遷

此齊侯也其稱人何賤易為貶乎司馬子曰蓋以

操之為已盛矣迫殺之此蓋戰也何以不言戰春

秋敵者言戰桓公之與戎狄驅之爾公羊

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愛齊侯乎山戎也以

齊侯敵于山戎故稱人其愛之何也桓內無因國外無從諸

侯而越千里之險非伐山戎危之也則非之乎善

之也何善乎爾燕周之分子也燕周太保召公之

貢職不至山戎為之伐矣穀梁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何以書譏何譏爾臨民之所漱浣也無垢加功曰

奇賞彙編 卷四十一

夏四月築臺于薛薛魯六月齊侯來獻戎捷齊侯來

獻捷者內齊侯也不言使內與同不言使也親侍

不以齊為異國故不稱使獻戎捷軍得曰捷戎救也管子云出

今之胡也秋築臺于秦秦魯不正罷民三時虞

山林藪澤之利且時盡則怨力盡則對君子危之

故謹而志之也或曰倚諸桓也桓外無諸侯之變

內無國事越千里之險非伐山戎為燕辟地魯外

無諸侯之變內無國事一年罷民三時虞山林藪

澤之利惡內也非公依倚齊桓而

澤之利惡內也

澤之利惡內也

閔公

元年冬齊仲孫來

齊仲孫者何公子慶父也公子慶父則曷為謂之

齊仲孫繫之齊也曷為繫之齊外之也曷為外之

春秋為尊者諱為國諱也為親者諱為親者諱也為

賢者諱為賢者諱也為為賢者諱也為為賢者諱也為

言言謂史記為春秋齊無仲孫其諸吾仲孫與有

高國高國謂史記為春秋齊無仲孫其諸吾仲孫與有

二年冬齊高子來盟

高子者何齊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我無君也然則

奇賞葉編 卷四十一

何以不名喜之也何喜爾正我也其正我奈何莊

公效子般弑閔公弑比三君效曠年無君設以齊

取魯曾不與師徒以言而已矣桓公使高子將南

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于爭門者

是也或曰自爭門至于吏門者是也魯人至今以

為美談曰猶望高子也公羊

僖公

二年虞師晉師滅夏陽

虞微國也曷為序乎大國之上使虞首惡也曷為

使虞首惡虞受賂假滅國者道以取亡焉其受賂

奈何獻公朝諸大夫而問焉曰寡人夜者寢而不

寐其意也何諸大夫有進對者曰寢不安與其諸

侍御有不在側者與獻公不應荀息進曰虞郭見

與與西門虞郭見獻公揖而進之遂與之入而謀

曰吾欲攻郭則虞救之攻虞則郭救之如之何願

與子慮之荀息對曰君若用臣之謀則今日取郭

而明之取虞爾君何憂焉獻公曰然則奈何荀息

曰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白璧往必可得也則

實出之內藏藏之外府馬出之內廐繫之外廐爾

君何畏焉獻公曰諾雖然宮之奇存焉如之何荀

奇賞葉編 卷四十一

息曰宮之奇知則知矣雖然虞公貪而好寶見寶

必不從其言請終以往於是終以往虞公見寶許

諾宮之奇果諫記曰屠亡則齒寒虞郭之相救非

相為賜則晉今日取郭而明日虞從而亡爾君請

勿許也虞公不從其言終假之道以取郭還四年

反取虞虞公抱寶牽馬而至荀息見曰臣之謀何

如獻公曰子之謀則已行矣寶則吾寶也雖然吾

馬之齒亦已長矣蓋戲之也公羊

五年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

世子于首戴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戴

無中事而復舉諸侯何也尊王世子而不敢與盟也尊則其不敢與盟何也盟者不相信也故謹信也不敢以所不信而加之尊者恒諸侯也不能朝天子是不臣也王世子子也山然受諸侯之尊已而立乎其位是不子也恒不臣王世子不子以其所善焉何也是則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觀恒控大國扶小國統諸侯不能以朝天子亦不敢致天王尊王世子于首戴乃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合王命會齊桓亦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受之可乎是亦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觀世子賞彙編卷四十一 主 選史

八年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

用者不宜用者也致者不宜致者也言夫人必曰其氏姓言夫人而不以氏姓非夫人也立妾之辭也非正也以妾禮君則上下無別夫人之我可以不夫人之乎夫人卒葬之我可以不卒葬之乎一則以宗廟臨之而後貶焉臣無言之義故于一則以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夫人之葬成風十年春晉里克弑其君卓子及其大夫荀息 晉殺其大夫里克

左傳載此
禁在錄略
不如殺學

又添一

緊

左傳載此
念迫之狀

左傳載此
念迫之狀

稱國以殺舉累上也里克弑二君與一大夫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其殺之不以其舉也其殺之不以其舉奈何里克所為弑者為重耳也夫吾口是又將殺我乎故殺之不以其舉也其為重耳弑奈何晉獻公伐虢得麗姬獻公私之有二子長曰奚齊雅曰卓子麗姬欲為亂故謂君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胡不使大夫將衛士而衛家乎公曰孰可使曰臣莫尊於世子則世子可故君謂世子曰麗姬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女其將衛士而往衛家乎世子曰敬諾築宮成麗姬奇賞彙編卷四十一 主 選史

又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飢世子之宮已成則何為不使祠也故獻公謂世子曰其祠世子祠已祠致福於君君田而不在麗姬以醢為酒藥脯以毒獻公田來麗姬曰世子已祠故致福於君君將食麗姬跪曰食自外來者不可不試也覆酒於地而地賁賁扶粉反以脯與犬犬效麗姬下堂而啼呼曰天乎天乎國子之國也子何遲於為君若啗然嘆曰吾與女未有過切吾與女未有過切未嘗有過幸切

是何與我之深也使人謂世子曰爾其圖之世子之傳里克謂世子曰人自明入自明則可以生不

易子注

人自明則不可以生世子曰吾君已老矣已昏矣
若此而入自明則麗姬必死麗姬死則吾君不
安所以使吾君不安者吾不若自欲存寧自殺以
安吾君以重耳為寄矣刎腹而效故里克所為弑
者為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黃石于宋五五月六鷁
退飛過宋都

易子注
如左傳
也

易為先言宣而後言石實在記聞聞其碩然視之
則石察之則五五月者何僅建是月也
何以不曰晦日也
食常于晦則不日晦可知也

可賞柔編

卷四十一

選史

易子注
之文增
除而宋

晦則何以不言晦春秋不書晦也朔有事則書
錄事以晦雖有事不書
言六而後言鷁六鷁退飛記見也視之則六察之
則鷁徐而察之則退飛五石六鷁何以書犯異也
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王者之後記異也

十有七年夏滅項

孰滅之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之為桓公諱也春
秋為賢者諱此滅人之國何賢爾君子之惡惡也
疾始善善也樂終桓公嘗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
子為之諱也

三十有三年春王三月秦人入滑 夏四月辛巳晉
人及姜戎敗秦于殽

其謂之秦何夷狄之也曷為夷狄之秦伯將襲鄭
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亡者
也秦伯怒曰若爾之年者宰上之木拱矣

之曰爾即必必於殽之殽嚴是文王之所辟風雨
者也吾將尸爾焉子揖師而行
子與蹇叔子從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爾曷為哭
吾師對曰臣非敢哭君師哭臣之子也弦高者鄭

可賞柔編

卷四十一

選史

商也遇之殺矯以鄭伯之命而犒師焉或曰往矣
或曰反矣
然而晉人與姜戎之殺而擊之匹馬隻輪無反
者

文公

六年晉殺其大夫陽處父

晉國以殺舉繫上也襄公已葬其以繫上之辭言
之何也君漏言也上泄則下闇下闇則上聾且闇
且聾無以相通
將與狄戰使狐夜姑為將軍趙盾佐之陽處父曰

佳法道甚

善之奇文
為三則

不可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
佐仁者今趙盾賢夜姑仁其不可乎之者有制
才者有襄公曰諾謂夜姑曰吾始使有佐女今女
佐盾矣夜姑曰敬諾襄公處父主竟上事竟音
夜姑使人殺之君溺言也故士造時而言詭辭而
出出不以實告人曰用我則可不用我則無亂其
德穀梁

十有二年秦伯使送來嗎

遂者何秦大夫也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繆公也
何賢乎繆公以為能變也其為能變奈何惟談談

帝宣業編

卷四十一

主

選文

善諄言諄諄也謂其念有淺俾君子易忘使此
易為而況乎我多有之惟一介斷斷焉無他技其
心休休能有容是難也公羊

十有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字之為言猶弟也其曰入北斗斗有環域也據字
於大

既反東方皆不言人此言人者明斗有規
郭人其說中也邪亂之臣將並其君

晉人納接苗于邾婁弗克納

納者何人辭也其言弗克納何大其弗克納也何
大乎其弗克納晉卻缺帥師革字八百乘以納接
苗于邾婁力沛若有餘而納之邾婁人言曰接苗

子治

解打義而
廣力

廣人

晉出也覆且齊出也孫也子以其指指也則接苗
也四覆且也六天之正性子以大國勝之則未知
齊晉孰有之也設齊復命未如齊晉誰能使齊
有齊貴則皆貴矣雖然覆且也長卻缺曰非吾力
不能納也義實不爾克也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
其弗克納也公羊

是卻克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為微之也長穀
五百乘絲地千里過宋鄭滕薛變入于乘之國欲
變人之上變猶遠也變人之主至城下然後知何
知之晚也弗克納未伐而曰弗克何也弗克其義
也捷苗晉出也覆且齊出也覆且正也捷苗不正
也穀梁

帝宣業編

卷四十一

主

選文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冬十月子
卒子赤夫人姜氏歸于齊

惡宣公也姜氏子赤之子其子被殺故大歸也宣
公亦文公之子其子被殺故大歸也宣公亦文公

有不待既絕而舉惡見者有待既絕而惡從之者
姬姊者不孤子之意也一人有子一人有子三人

緩帶緩帶者欲見有子則喜樂之精約費賤之意
緩帶等今宣公為人若不尊養其子則就其賢謂年

也緩帶優一日就賢也同也自公不奈哀姜非此
之謂故惡

之謂故惡

宣公

元年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放之者何猶曰無去是云爾然則何言爾近正也

此其為近正奈何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

也大夫放有罪放之而已疑獄三年而君放之非

其門之思也子已練可以弁見服金革之事此說

也大夫待放正也古者臣有大喪則若三年不呼

其門之思也子已練可以弁見服金革之事此說

也大夫待放正也古者臣有大喪則若三年不呼

其門之思也子已練可以弁見服金革之事此說

也大夫待放正也古者臣有大喪則若三年不呼

其門之思也子已練可以弁見服金革之事此說

也大夫待放正也古者臣有大喪則若三年不呼

其門之思也子已練可以弁見服金革之事此說

也大夫待放正也古者臣有大喪則若三年不呼

其門之思也子已練可以弁見服金革之事此說

也大夫待放正也古者臣有大喪則若三年不呼

其門之思也子已練可以弁見服金革之事此說

也大夫待放正也古者臣有大喪則若三年不呼

其門之思也子已練可以弁見服金革之事此說

也大夫待放正也古者臣有大喪則若三年不呼

其門之思也子已練可以弁見服金革之事此說

也大夫待放正也古者臣有大喪則若三年不呼

其門之思也子已練可以弁見服金革之事此說

奇賞彙編 卷四十一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趙盾弑君此其復見何

弑君者趙穿則曷為加之趙盾不討賊也何以謂

之不討賊晉史書賊曰晉趙盾弑其君夷律趙盾

曰天乎無辜吾不弑君誰謂吾弑君者乎史曰爾

為仁為義人弑爾君而復國不討賊此非弑君而

何趙盾之復國奈何靈公為無道使諸大夫皆內

朝然後處乎臺上引彈而彈之已趨而辟九

夫是樂而已矣

趙盾已朝而出與諸大夫

大 通史

為晉重卿而半易無倫如此亦難以防惡

勁挺

奇賞彙編 卷四十一

上其堂則無人焉

大門則無人焉入子之閨則無人焉上子之堂則

無人焉是子之易也

然吾亦不可復見吾君矣遂刎頸而死靈公奔之

怒滋欲殺之甚眾莫可使達者于是伏甲于宮中

召趙盾而食之趙盾之車右祁彌明者國之力士

也仇然從乎趙盾而入

盾已食靈公謂盾曰吾嘗子之劍蓋利劍也子以

使我奔之趙盾曰嘻趨而入靈公望見趙盾趨而

再拜

於是使勇士某者往殺之勇士入其大門則無人

門焉者入其閨則無人焉者

趙盾曰彼何也夫

大夫也欲視之則就而視之趙盾就而視之則赫

力以生也
周人入
周人入

後野余助

奇賞彙編 卷四十一

子 選史

示我吾將觀焉趙盾起將進劔祁彌明自下呼之
曰盾食飽則出何故拔劔於君所趙盾知之踏階
踏猶超進而靈公有周狗周狗可且周之謂之契
不暇以次而靈公有周狗狗所信如意謂之契
呼契而屬之契亦踏階而從之神彌明逆而竣之
以足逆彌明曰絕其領趙盾顧曰君之契不若臣之
契也然而宮中甲鼓而起有起于甲中者抱趙盾
而乘之趙盾顧曰吾何以得此于子曰某時所
食活我于暴桑下者也趙盾曰子名爲誰曰吾君
孰爲介介甲也趙曰我替君誰爲子之乘矣何問
吾名曰車也趙盾驅而出衆無留之者趙穿緣民
衆不說起弑靈公然後迎趙盾而入與之立于朝
而立成公黑臀公羊

十有七年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其曰公弟叔肸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弑而非之

也宣公子亦叔非之則胡爲不去也曰兄弟也何

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繼屨而食終身不食

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爲通恩也以取貴乎春秋

試道其其樣不可受兄弟無絕道故雖非而不去殺祭

成公

二年六月癸酉季孫行父滅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

相假故置
之事不

追叙則古

奇賞彙編 卷四十一

主 選史

齊師師會晉師克衛孫良夫曹公子手及齊侯戰于
鞏齊師敗績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
佐盟于袁婁袁一音
君不使乎大夫此其行使乎大夫何佚獲也已獲
亡其佚獲奈何師還齊侯還號也晉師克役戰遼
巡再拜稽首焉前逢丑父者頃公之車右也面目
與頃公相似衣服與頃公相似代頃公當左使頃
公取飲頃公操飲而至不知頃公將欲堅敵曰革
取清者革與水同音中人多水泉爲頃公川是佚而
不反逢丑父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君已免矣卻
克曰欺三軍者其法奈何曰法斷于是斷逢丑父
已酉及齊國佐盟于袁婁爲不盟于師而盟于
袁婁前此者晉師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于齊蕭
同姬子者齊君之母也蕭同國名姬子者蕭同君
踊于楮而闕客闕上也凡無高下格則客或賊或眇
于是使跛者逐跛者使眇者逐眇者二大夫出相
與踰閭而語閭當道門閉一闕開一移日然
後相去齊人皆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二大夫歸相
與率師爲鞏之戰齊師大敗齊侯使國佐如師卻
克口與我絕侯之驪驪王駟反魯衛之段地使耕

可謂者諸
之謂得抗
慨矣指者
非得勇故

食其味

上世書禮
若過時已
未世書禮
已過時已

者東畝且以蕭同姬子為質則吾舍子矣國佐曰
與我紀侯之甌請諾反魯衛之侵地請諾使耕者
東畝是則齊土也蕭同姬子者齊君之母也齊君
之母猶晉君之母也不可請戰壹戰不勝請再再
戰不勝請三三戰不勝則齊國盡子之有也何必
以蕭同姬子為質揖而去之卻克跌魯衛之使使
以其辭而為之請卻克耻傷其威故使魯衛然後
許之逮於衰斐而與之盟公羊

襄公

六年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

齊實彙編 卷四十一

主 趙史

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非圍而曰圍齊有大焉亦有病焉非大而足同焉
齊非大國諸侯豈諸侯同舉之也亦病矣

晉士句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還者事未畢之辭也受命而誅生疾無所加其怒
不伐喪善之也善之則何為未畢也君不尸小事
臣不專大名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則其作讓矣士
句外專君命故非之也然則為士句者安奈何安
增帷而歸命乎介除地為壇於壇張帷衣命于介

發采

六大大可

不可君

十有六年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
子薛伯杞伯小邾斐子于渙梁戊寅大夫盟

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人大也何言乎
信在大夫偏刺天下之大夫也曷為偏刺天下之
大夫君若贅旒然公羊

二十有九年吳子使札來聘

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賢季子也何
賢乎季子讓國也其讓國奈何謂也餘祭也夷味
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
欲立之以為君謂曰今若是逞而與季子國意

奇賞彙編 卷四十一

主 趙史

季子猶不受也請無與子而與弟兄迭為君而

致國乎季子皆曰諾故諸為君者皆輕歛為勇飲
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國尚速有悔於子身故謂也

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味也立夷味也歟則國
室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餘者長庶也即之

季子使而反至而君之爾闔廬曰闔廬謂之先君

之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為季子故也將從
先君之命奔則國室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

命與則我室立者也餘焉得為君乎于是使專諸

刺餘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曰爾殺吾君吾受

不
差

爾國是我與爾為謀也爾殺吾兄吾父殺爾是父
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
國故君子以其不受為義以其不殺為仁公羊

昭公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子謂

乃乃是歲也時孔子年二十三其知其事後作春秋
秋秦史記知公誤為伯于誤為于陽在生用辨奔

在側者曰子荷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

此天子欲為後人法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
不微令人安億緒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

晉文唯齊桓晉文會能以德其會則主會者為之

奇賞彙編卷四十一也非齊桓晉文則知主會者為之也其詞則止有

也非齊桓晉文則知主會者為之也其詞則止有

舉焉爾其貶絕譏判之辭有所

十有九年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冬葬

許悼公

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于弑也易為不成于弑止

進藥而藥殺也止進藥而藥殺則易為加弑焉爾

譏子道之不盡也其譏子道之不盡奈何曰樂正

子春之視疾也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

脫朕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

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

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

外
藏
人
始

爾曰許世子止殺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聽也
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赦止者免止之罪辭
也公羊

昭公

二十有五年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揚州 齊侯

唁公者何昭公將弑李氏傳言弑者從昭公之辭告子家駒

曰李氏為無道僭於公室久矣吾欲弑之何如子

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昭公

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禮天子諸侯臺觀諸侯內闕一乘大路朱干飾楹以舞

奇賞彙編卷四十一大夏八份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且夫牛

馬維繫牛曰維委委已者也已者也委已者也而柔焉柔馬順季氏

得民眾久矣季氏專賞罰得民心又矣民順君無

君辱焉昭公不從其言終弑而敗焉走之齊齊侯

唁公于野井曰奈何若去魯國之社稷昭公曰喪

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謙自北齊上

及再拜顙慶子家駒慶子家駒曰慶子免君於大難矣子

家駒曰臣不佞昭君於大難君不忍加之臣欽欽

賜之以茲再拜顙高子執簞食與四脰脯屈曰脰

國子執壺漿曰吾寡君聞君在外餒養木就餒養

內敢致候于從者昭公曰君不忘吾先君延及我
人錫之以大禮再拜稽首以所受者之器歸之
求高子曰有夫不祥君無所辱大禮昭公蓋祭而
不嘗便嘗示有所先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
之服木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木之敢用敢以請昭
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祖稷執事以羞
敗辱人禮敢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木
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木之敢用敢固以請昭
公曰以吾宗廟之在魯也有先君之服未之能以
服有先君之器未之能以出敢固辭景公曰寡人
奇賞彙編 卷四十一 選史
有不腆先君之服木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之
敢用請以享乎從者益謙言從者昭公曰喪人其
何稱行禮賓主當益謙言從者昭公曰喪人其
稱昭公於是噉朕而哭景公言而自傷諸大夫皆
哭魯諸大夫既哭以人為苗節別內外爵威儀以
幣為席幣中以鞍為几以遇禮相見孔子曰其禮
與其辭足觀矣

地也賢者號謂叔術也叔術者何賢乎叔
術讓國也其讓國奈何當邾婁之時邾婁
女有為魯夫人者則未知其為武公與懿公與孝
公幼不知孝公者邾婁願淫九公于宮中因以
納賊則未知其為魯公子與邾婁公子與臧氏之
母養公者也君幼則室有養者大夫之妾士之妻
則未知臧氏之母者曷為者也養公者必以其子
入魯不離人母于臧氏之母養有賊以其子易公
抱公以逃賊至湊公寢而弑之初魯將刑其國
也臣有鮑廣父與梁買子者豈有賊趨而至臧氏
奇賞彙編 卷四十一 選史
之母曰公不效也在是吾以吾子易公矣于是負
孝公之周愬天子天子為之誅顏而立叔術反孝
公於魯顏夫人者如盈女也國色也其言曰有能
為我殺殺顏者吾為其妻叔術為之殺殺顏者而
以為妻有子焉謂之盱夏父者其所為有於顏者
也為顏公夫人時盱夏父者其所為有於顏者
其側而食之有珍惟之食盱夏父足焉夏父曰
以來人未足人夏父而盱有餘叔術覺焉夏父受
國乎曰嘻此誠爾國也夫起而致國于夏父夏父受
而中分之叔術曰不可三分之叔術曰不可四分

紀古所載
之根

之叔術曰不可五分之然後受之公扈子者邾婁
之父兄也習乎邾婁之故其言曰惡有言人之國
賢者此者乎誅顏之時天子叔術起而致國于
夏父當此之時邾婁人常被兵于周曰何故故吾
天子通濫則文何以無邾婁天下未有濫也天下
未有濫則其言以濫來奔何叔術者賢大夫也絕
之則為叔術不欲絕不絕則世大夫也大夫之義
不得世故于是推而通之也公扈子言叔術不欲
兩故天子死則讓無
妻姪兒爭食事公羊

定公

奇賞彙編

卷四十一

天 遷史

元年春王

此句亦是
何也下是
此句亦是

定何以無正月正月者正即位也定無正月者即
位後也即位何以後昭公在外得入不得入未可
知也曷為未可知在季氏也定哀多微辭主人定
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已之有辜焉爾公羊

九月大雩

雩月雩之正也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秋

大雩雩之為非正何也冬不雩秋雩則非禮
雨故毛澤未盡人力未竭未可以雩也凡地之所
問也雩月雩之正也月之為雩之正何也其時窮人力

言盡雩
隨生一列

盡然後雩雩之正也何謂其時窮人力盡是月不
雨則無及矣是年不艾則無食矣是謂其時窮人
力盡也雩之必待其時窮人力盡何也雩者為早
求者也求者請也古之人重請何重乎請人之所
以為人者讓也請道去讓也則是舍其所以為
人也是以重之為請哉請乎應上公占之神
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若親帥諸大夫道之而
以請焉道之為君必為先也其請辭曰方今大旱
請命願撫萬民夫請者非可詒託飯寄也而往也
必親之者也是以重之

奇賞彙編

卷四十二

无 遷史

冬十月隕霜殺菽

未可以殺而殺舉重殺少則可知殺而不殺舉輕
殺殺亦顯其曰殺舉重也殺重

八年冬從祀先公

從祀者何順祀也文公逆祀去者三人文三年
從祀而定公順祀叛者五人諫不以禮而去公羊

盜竊寶玉大弓

盜者孰謂謂陽虎也陽虎者易為者也季氏之宰
也季氏之宰則微者也惡乎得國寶而竊之陽虎
專季氏季氏專魯國陽虎拘季孫孟氏與叔孫氏

迭而食之。賊而侵其板。以不刻其鎖器之口某月
某日將殺我于蒲圃。力能救我。則於是至于日若
時而出臨南者。陽虎之出也。御之。姊妹之子謂之
於其乘焉。季孫謂臨南曰。以季氏之世。世有子氏
氏累世有女。以為後子。可以不免。我效乎臨南。曰。有力不足
臣何敢不勉。陽越者。陽虎之從弟也。為右諸陽之
從者。車數十乘。至于孟衢。孟氏衢門達臨南投策
而墜之。陽越下取策。臨南駮馬而山。乎孟氏陽虎
從而射之。矢著于莊門。莊門孟氏所入門名。孟氏
然而甲起於棗如。甲公欲處之。時果在也。名武
賞棠編

卷四十一

千 迎

不成邨反舍於郊皆說朕息謂作僇腕武曰弑千
乘之主而不克舍此可乎陽虎曰夫孺子得國而
已得免專閭如丈夫何職而曰彼哉彼哉望見公
師曰彼趣駕既駕公歛處父帥師而至惓然後得
哉彼哉趣駕既駕公歛處父帥師而至惓然後得
免自是走之晉寶者何璋判白判十也半圭曰璋
侯留得邾天弓繡質資拊龜青純純緣也謂緣甲
故錫以白資拊也龜青純每也千歲之龜

九年得寶玉大弓

何以書國寶也喪之書得之書

十年夏公會齊侯于頰谷公至自頰谷

離會不致二國會曰離各是其所足非其所以然則所是之是未必是所月之月未必非

未必非者不能非入之與非本也者不能是人
之真是是井紛錯則未有是是非不同故曰離離
則善惡無在善惡無在何爲致也危之也危之則
則不足致之于宗廟

以地致何也爲危之也其危奈何曰煩谷之會孔
子相焉兩君就壇兩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

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盥等而視歸乎齊侯
曰臣君令好夷狄之民何爲來爲命司馬止之

齊侯逡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

奇賞齋編

卷四十一

三

若之幕下魯伊施其名孔子曰笑若者非當歟使司馬
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來歸鄆謹寢陰之田
者蓋爲此也因是以見雖有文事必有武備孔子
於顙谷之會見之矣穀梁

哀公

四年晉人執戎曼子赤歸于楚

赤者何戎曼子之名也其言歸于楚何子非宮子
曰辟伯音而京師楚也直言音矣詭戎曼子歸于楚即
是伯者執人歸京師

無與訟名
以辟之公羊

六年齊陽生入于齊 齊陳乞弑其君舍

舉大事役
谷口在陳
乞亦有明

弑而立者不以當國之辭言之此其以當國之辭言之何為讓也此其為讓奈何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舍何如陳乞曰所樂乎為君者欲立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君如欲立之則臣請立之陽生謂陳乞曰吾聳子蓋將不欲立我也陳乞曰夫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者也走矣與之玉節而走之玉節與陽生合以為信防梅矯也景公歎而舍立陳乞使人迎陽生于諸其家齊人語也除景公之喪期而小祥諸大夫皆在朝陳乞曰常之母常陳乞子重難言其妻故云爾也

奇賞彙編 **卷四十一** 主 選史

有魚菽之祭魚豆者示薄願諸大夫之化我也易謂之實米慢之也易為慢之化我也彼注云行通無禮謂之化齊人語也今此陳乞亦以魚菽之薄物枉屈諸大夫之化也諸大夫皆曰諾於是皆之陳乞之家坐陳乞曰吾有所為甲甲請以示焉諸大夫皆曰諾於是使力士舉巨囊而至于中雷中雷猶中室也古者複穴是以名室為雷複穴皆開其上取明故兩雷之是以因名中室為中雷也諸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然驚問之則闕然也闕然諸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然驚問之則闕然也闕然諸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然驚問之則闕然也闕然

諸大夫不得已皆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簡自是往弑舍乞為陽生弑舍不舉陽生弑者讓成于乞也 公羊

十有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黃池之會吳子進乎哉遂子矣進遂吳夷狄之國也視髮文身欲因魯之禮因晉之權而請冠端而襲襲衣也其藉于成周藉謂以尊天上吳進矣吳東方之大國也累累致小國以會諸侯以合乎中國國數也吳能為之則不臣乎臣也吳進矣于尊稱也子卑稱也辭尊稱而居卑稱以會乎諸侯以尊天王吳王夫差曰好冠來孔子曰大矣哉夫差未能言冠而欲冠也不知冠有尊卑 唯欲好冠故也

奇賞彙編 **卷四十一** 主 選史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四十一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四十二

春秋鐫

隱公

衛莊公娶于齊

鄭伯侵陳大獲

桓公

取郕大鼎于宋

晉穆侯夫人生太子

鄭伯將以高渠彌爲卿

莊公

奇賞彙編

卷四十二目

春秋鐫

一

選史

宋大水

鄭伯遂以王歸處于櫟

懿氏卜妻

晉侯使士蔿築蒲屈

許男面縛啣璧

富辰請召大叔

楚成得臣

秦伯納女

呂卻畏僞

王以狄伐鄭

鄭子臧奔宋

子玉使宛春告于晉

子玉自爲瓊弁玉纓

君子謂文公

狄伐晉

晉文公之季年

晉襄公縛秦囚

濟河焚舟

秦伯伐晉

秦人歸其帑

奇賞彙編

卷四十二目

春秋鐫

二

選史

宋華耦來盟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司城蕩卒

宣公

鄭公子歸生伐宋

汪孫滿勞楚子

晉卻成子求成於衆

晉師歸桓子請死

公孫崍父會齊侯

晉侯賞桓子

范武子將老

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

楚令尹爲陽橋之役

晉荀庚來聘

晉欒書侵蔡

晉范文子反自鄢陵

齊慶克通于聲孟子

聲伯夢涉洹

襄公

楚師爲陳叛

奇賞彙編

卷四十二目春秋

三

選史

陳成公卒

定姒薨

晉侯問於士弱

宋公享晉侯於楚丘

師曠侍于晉侯

宋華閱卒

齊侯娶於魯

衛甯惠子疾

楚觀起有寵於令尹

公問崔子

晉程鄭卒

衛獻公使于鮮爲復

孫林父以戚如晉

國子賦轡之系矣

晉楚爭先

慶封田于萊

嘗于太公之廟

慶封遂來奔

求崔杼之尸

葬靈王

奇賞彙編

卷四十三目春秋

四

選史

子產爲政

昭公

楚公子圍設服離衛

劉子歸語王

后子見趙孟

晉韓起如齊逆女

楚子使椒舉如晉求諸侯

穆子去叔孫氏

楚子懼吳

子產聘于晉

衛襄公夫人無子

齊子尾卒

晉侯問於史趙

甘人與聞嘉爭田

陳災

景王問于萇弘

葬齊歸公不惑

晉侯享諸侯

南蒯之將叛

叔向古之遺直

奇賞彙編

卷四十一 目 春秋經

五

選史

楚子誘戎蠻子嘉

晉韓起聘于鄭

周毛得殺毛伯

鄭駟偃卒

晉士鞅來聘

日有食之

王子朝因舊卒

士彌牟逆叔孫於鍼

日有食之

鸛鵒來巢

魏子謂成鱗

龍見于絳郊

趙鞅荀寅賦晉國

日有食之

趙簡子問于史墨

定公

孟懿子會城成周

史皇謂子常

王賞闕辛

鄭駟欲殺鄧析

奇賞彙編

卷四十一 目 春秋經

六

選史

衛公叔文子朝

哀公

司鐸火

季孫有疾

吳將伐魯

吳師克東陽

齊人弑悼公

齊伐我

公會吳子伐齊

齊簡公在魯

吳人伐慎

史豎何以得爲君子

奇賞彙編

卷四十一 春秋

七

卷八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四十二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左氏春秋鐫題辭

陸粲曰太史遷言仲尼成春秋魯君子左丘明受之爲著傳云余以爲非也。左氏之文閎麗鉅衍爲百代取則然其指意所存乃往往卑淺不中于道或爲奇言怪說頗驚乎未流矣。蓋戰國之初有私淑于七十子之徒者爲之。不得與仲尼並時。又其書遭秦伏隱。及漢世晚立于學官。自劉歆始定其章句。吾疑陋儒若歆輩以意附益之者多也。作左氏春秋鐫以曉始學者今觀擇焉。

標目

隱公

桓公

莊公

僖公

文公

宣公

成公

襄公

昭公

定公

哀公

凡一百一十四章

左氏春秋鐫

隱公

衛莊公娶于齊曰莊姜無子又娶于陳曰厲嬀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于邪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爲禍

鐫曰石子之言至言也曰將立州吁乃定之矣則吾惑焉夫石子方憂嬖孽之亂國乃復探其君之邪志而成之乎哉不幸莊公從若言以定州吁則衛國之禍其誰階之也蓋左氏之記述好增加其辭而遠于理也每如此矣

奇賞彙編

卷四十二

二 選史

鄭伯侵陳大獲往歲鄭伯請成于陳陳侯不許五父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君其許鄭陳侯曰宋衛實難鄭何能爲遂不許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其陳桓公之謂乎商書曰云云周任有言曰云云

鐫曰陳侯傲鄰而懷諫以取敗則信有罪矣雖然不有彊大諸侯過惡且什伯于此者乎是區區者君子奚獨議之深也其援商書周任之語於義尤不相蒙諸如此類疑不盡出左氏蓋妄庸者傳人

此名與並名列

之

桓公

取郕大鼎于宋納于大廟臧哀伯諫不聽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于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鐫曰一諫君而能必其有後則夫卿大夫之宜世祀者多矣御孫之戒丹楹曹劌之譏觀社非異國事也乃其子孫未有聞焉者何歟臧氏在魯蓋與春秋相終始周內史之說詎非好事者傳會爲之乎諸言德之及後嗣者皆類是

奇賞彙編

卷四十二

三 選史

初晉穆侯之夫人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嘉耦曰妃怨耦曰仇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師于曲沃

鐫曰晉之亂始兆于封曲沃非兆于命名也謂名足以定禍福是委巷之言耳於卜偃之論畢萬亦云閔元年晉賜畢萬魏以爲大夫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谷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

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已也辛卯弑昭公公子達曰高伯其爲戮

乎復惡已甚矣

鑄曰言復惡者謂已爲君所惡又加弑云爾若曰不見惡焉雖弑君未必爲戮也則可乎然則左氏之爲書非以立教也妄一男子有言皆記之矣

莊公

宋大水公使弔焉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已其興也悖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旣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臧孫達曰是宜爲君有恤民之心

鑄曰宋人之辭是夫應對者之常辭耳春秋以來

奇賞彙編

卷四十二

四 選史

何國蔑有吾未見其能爲禹湯矣且其指曾不及民而曰有恤民之心何居

鄭伯遂以王歸處于櫟王及鄭伯入于鄆王子頽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聞之見號叔曰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頽歌舞不倦樂禍也奸王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憂必及之盍納王乎

鑄曰子頽以庶孽造亂而奸王位則固殃咎之所鍾者奚俟夫哀樂失時而知之矣抑微此將不納王乎

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云云陳厲公生敬

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使筮之遇觀之

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

鑄曰卜筮易之末也聖人用之以導惑教愚亦陳

其吉凶之大端而擬議取舍則存乎人矣其他怪

迂語特替史賤人所爲抑好事者觀其成敗而追

合之云爾左氏所稱述者尤衆衰世之冒尚固然

邪韓簡子曰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弗

從何益子服椒曰忠信之事則可蓋春秋之士惟

二子爲知易

僖公

奇賞彙編

卷四十二

五 選史

初晉侯使士蔿爲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愼寘薪焉夷

吾訴之公使讓之士蔿稽首而對曰云云失忠與敬

何以事君退而賦曰狐裘龍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

鑄曰士蔿之對皆游辭也夫曲沃與蒲屈城而三

子見疏晉始兆亂薦者獻公之信幸臣知其不可

盡諫止焉旣受命以典事矣弗愼而寘薪若將有

爲也及承譴讓乃又不敢端言其故以折讒嬖之

謀忠敬以事君者固若是邪且退有後言而曰一

國三公者何所風切也薦固姦人之雄內存寵祿

而外恤公議姑爲是以自說于衆曰吾亦嘗諫之

云爾。是故二五優施之徒。其爲譏態不足誅也。若士爲里克。君子疾之。

許男面縛銜璧。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

鑄曰。微子啓如是哉。聞諸孔子曰。微子去之。是且不辱于紂。而胡爲面縛于周人之壘。微子蓋詭言以悅其君。而後儒信之。甚者謂抱祭器而往。臣焉。謬矣。

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慝焉。

鑄曰。昔之儒者。以爲雷霆陰陽之怒氣。物有適然。奇賞彙編 卷四十二 大 選史

值之而被震者矣。曰有神物焉。主之。而誅罰罪惡。則野人蚩妄之言。君子不道也。然則左氏之爲書。不已駁乎。

富辰言于王曰。請召大叔。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王子帶自齊復歸于京師。王召之也。

鑄曰。子大叔有言。周公殺管叔。而榮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子帶謀奸。王位召戎。以伐京師。其惡大矣。彼其得容于齊以逃死。則桓公管仲與有罪焉。富子區區憂兄弟之不協。又爲請而復之。卒以

致亂。君子謂斯人知細人之愛。未知國之大誼也。楚成得臣。伐陳。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爲之功。使爲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

鑄曰。子文之言過矣。夫國有重位。曰以待賢也。豈曰以厭細人之欲哉。彼慕貴仕而作不靖者。假之權寵。抵濟其惡。是求去憂而滋長爾。何靖之有。且令尹冢卿猶室之棟也。棟折。懷崩。室乃覆敗。曾是可。而使矜功好亂者爲之。歟。子文蓋嘗三去位而不愠。當時以爲賢然。大臣之誼貴居正。若夫飾細行。忽遠謀。愛一夫而輕社稷者。雖捐千乘之相。君子曰。小道也。蓋賈議之未盡。吾是故重論之。

秦伯納女五人。悼嬴與焉。奇賞彙編 卷四十二 七 選史

鑄曰。外傳言懷嬴之納也。重耳欲辭。而胥臣輩皆勸受之。二三子求悅秦而反國。以速富貴。雖陷君于大惡。弗恤矣。或者乃稱晉文此舉爲廢禮行權。以濟其業。又謂其志將以守宗廟社稷。所取者大。故容爲權。是吾所不識也。盧蒲癸謀攻慶氏。娶而不避。宗曰。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世之淺儒所謂權者。蓋類此。其賊經而害義也。不已甚乎。

臣御畏偏將焚公宮而弑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云云對曰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公見之以難告

鐫曰韓非子之論至矣韓非子曰寺人披之言直真一石也死君復生臣不懼而後為貞今忠公報卒而慕事文公寺人披之不貳何如

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大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云云

鐫曰親親以及民德之上也辰也猶以為次彼所實彙編卷四十一

八 選史

謂以德撫民者墨子之兼愛歟其曰弔二叔之不咸而封建親戚者尤不然夫周公之篤于懿親也豈必有為為之哉孟子曰仁人之于兄弟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周公之心如此而已矣

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鵠冠鄭伯聞而惡之使盜殺之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詩曰彼己之子不稱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夏書曰地平天成稱也

鐫曰聚鵠冠微過爾殺之為罰已重矧父於子乎而以是故拒亦也不道孰甚焉今舍是而區區於

之不衷是讓末哉君子之見也地平天成之語於義尤迂而不屬傳中稱引詩書大抵類是疑皆後儒所勦入者

子玉使宛春告于晉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亾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

鐫曰原軫言定人之謂禮似也則未知私許復曹衛與執宛春也者禮歟能為善言而以詐諛終之

奇賞彙編

卷四十一

九 選史

曾不如子犯之語之猶近實也

初子玉自為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已曰畀余余賜女孟諸之麋弗致也大心與子西使榮黃諫弗聽出曰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

鐫曰楚俗信鬼故有是說而左氏又特好怪于是乎侈言之以神其事亦不足辨也已他皆類此

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三罪謂顛頑

鐫曰夫邪瞞舟之僞之戮吾不暇論若乃魏犢顛頑則其罪均耳以舊勞之不忍棄而姑賞之死可

也。束胃踊躍，其為禮于君者幾何？而準也用是獨免。晉文之刑頗矣，以是視于民，民將服乎？

狄伐晉及箕，先軫曰：「匹夫逞志于君而無討，戰于彼，師公以夫人言而免，敗不自討乎？免胃人狄師死焉，之先軫怒，不顧而唾。」狄人歸其元面如生。

錫曰：「軫，悍人也，造虐謀以構二國之禍，乃又無禮於其君，既而知悔之，則自歸于司寇而伏劍焉，已矣。已為軍帥，往遺狄禽，以益國恥，雖喪其元，得為勇士乎？」

文公

奇賞彙編 卷四十二

十一 選史

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先且居胥臣伐衛，衛人使告于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衛孔達帥師伐晉，君子以為古古者，越國而謀。

錫曰：「衛之見伐，無禮故也。陳為之謀，亦曰強為善而敬事大國矣。又使報伐，以重得罪焉。既而晉怒，未怠，乃執孔達以求成。曾未有他繆巧可言者，何貴于越國而謀哉？君子以為古，吾以為非古也。」

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蹠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為右箕之役，先軫黜之。狼蹠怒其友曰：「盍死之。」蹠曰：「吾未獲死所，曰。」

吾與女為難，蹠曰：「死而不義，非勇也。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蹠於是乎君子。

錫曰：「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狼蹠慙於一黜而不愛其死，曰：『好勇矜名，則有之。』謂之君子，則吾不知也。」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為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思，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云云。

奇賞彙編 卷四十二

十一 選史

錫曰：「是役也，秦人求戰而不得，未有功伐可言者，謂繇此遂霸西戎，吾竊弗敢信。君子之譽之也，其辭亦少衰矣。至於稱子桑之忠，說者以為能舉孟明也。吾於傳考之，乃無其事。蓋左氏每采獲故記而綜覈弗詳，是以疎繆若此。」

秦伯伐晉，晉人禦之。史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史駢必實為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好勇而狂，若使輕者肆焉，其可。」

錫曰：「傳稱隨武子之德甚盛，然其奔秦也，避罪而。」

已軍旅之事。辭弗與知可也。遽以國情諭之。而爲籌畫焉。此其所見視公山不狃尚遠不逮仁者固如是乎。

秦人歸其帑其處者爲劉氏

鐫曰吾嘗疑左氏之書有漢儒所附益者觀於此

尤信此句或并本古漢書初典指左氏

不顯於世先儒無以自中神注此辭將以媚世耳

宋華耦來盟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

蕩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請承命於

亞旅魯人以爲敏

奇賞彙編 卷四十二 主 禮史

鐫曰耦也自以罪人之後不敢辱君則曷不於其

君之使之也而辭諸既受命而出矣方復親揚其

先人之惡於鄰國是夫也魯之負販者空噬之執

曰以爲敏乎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云云他年其二子來孟獻子愛

之聞於國或譖之曰將殺子獻子以告季文子二子

曰夫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聞不亦遠於禮乎遠

禮不如死一人門于句瀾一人門于戾丘皆死

鐫曰悲夫公孫敖之二子也死而益遠於禮夫其

心一夫之讒至于殺身以入門可謂有犬馬之決

矣未可謂立節也周之中世士不聞道而輕死以爲名高如斯人者豈可勝道哉

初司城蕩卒公孫壽辭司城諸使意諸爲之既而告

人曰君無道吾官近懼及焉奔官則族無所庇子身

之貳也姑紆死焉雖亡子猶不亡族

鐫曰異哉公孫壽之爲人也愛其官而弗愛其子

世衰道微士之懷寵而不知去就也噫乃至此乎

宣公

鄭公子歸生伐宋宋華元御之戰于大棘宋師敗績

囚華元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

噉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輿人鄭師故敗

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云云華元歸見叔將斟曰子

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既合而來奔

鐫曰羊斟飲食之人君子無譏焉然既喪三軍陷

元帥則非華氏之讐國之賊也執而戮之其誰曰

不可元也詭言逸賊誠近厚矣毋乃非直乎

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

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

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其神奸故民入

川澤山林不逢不若魑魅罔兩莫能逢之

鑄曰王孫子謂在德不在財則可言象物以知神奸者抑何謬也三代盛王之爲治也布其休明之德神民異業無相浸漬而已豈曰物物而爲之備哉彼幽凶恍惚者其狀固不可勝窮雖著于鼎猶不能使四海之人盡睹矣聖人之爲計曾若是其勞且拙乎諸言禹鑄鼎者事不經見故儒者疑之其信有焉殆亦紀治水之迹若其貢賦之名數以視後人爾何至迂怪如滿所云哉或曰此啓鑄也聖子云

晉卻成子求成于衆秋會于欒函衆秋服也是行也奇賞彙編 卷四十二 五 選史

諸大夫欲召狄卻成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其從之也詩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猶勤况寡德乎

鑄曰是時晉景急政不在諸侯二三大夫媼嬭無以威懷戎狄而俛首求成焉又匍匐以從之其事至陋矣安在其能勤而援文王以自解乎詩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又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文王之勤也如是

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及楚殺子玉公

而後可知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晉侯使復其位

鑄曰士伯之言非也欲以一時之利害飢天下正法其稱子玉事亦不足信何則晉楚之勢不爲匹夫輕重亦明矣楚之再世不競也遭晉君之明而中國無釁故也獨殺一驕蹇臣能損其強邪如林父雖復用卒未有以難楚則其効何如哉曰若是則秦不替孟明與晉類乎曰不類秦穆始以貪利襲人而棄其師則非將之罪也

奇賞彙編 卷四十二 五 選史

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見晏桓子與之言魯樂桓子告高宣子曰子家其亡乎懷于魯矣懷必貪貪必謀人謀人人亦謀已一國謀之何以不亡

鑄曰居魯而言魯樂亦夫人之恒情耳何罪而得亡歸父固欲去三桓而不克者雖被逐猶君子所哀也今日謀人人亦謀已非夫淺丈夫者因其敗而追爲之辭歟蓋左氏言人之禍福若此者衆矣晉侯賞桓子狄臣于室亦賞士伯以爪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羊舌職說是賞也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文王所以

造周不是過也

鑑曰夫養狄土未足以撿邲之敗也矧不競于楚而取償于狄雖捷有功君子羞之然晉侯且以自多而初隕師徒者受千室之賚無忤色焉羊舌子又肆言以諛之甚哉其相蒙也

范武子將老召文子曰云云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祖亂庶遄已卻子其或者欲已亂于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卻子逞其志乃請老卻獻子爲政

鑑曰夫范子之傳政于卻子也爲其怒邪知其怒

奇賞彙編

卷四十二

史記

且益亂已弗能禁又藉之資使逞志焉雖債國事不暇恤矣則可謂忠乎記稱范子之德以爲利其君不忘其身君子非之曰苟利其君身于何有身之不能忘則所爲利其君者淺矣彼懼卻子之偏而先

避諸其遠巡還遜自爲謀可爾非大臣謀國之誼也

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公薨季文子言于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滅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

鑑曰許也季氏之孚也始則陽爲正言以微立異同繼而曰許請去之則其本情著矣自昔強臣欲除異已者未始不有姦人左右之是故臧孫吳怒東門遣陽畢造謀樂逞族陳豹獻佞闕止誅卒皆以闕翦公室而潛移國命吁可畏哉

成公

楚令尹子重爲陽橋之役以救齊是行也晉辟楚畏其衆也君子曰衆之不可以已也大夫爲政猶以衆克况明君而善用其衆乎大晉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

奇賞彙編

卷四十二

史記

鑑曰夫謂衆之不可以已矣又曰商兆民離周十人同然則惡在其用衆也是特楚人者之覺言何以誣君子爲哉仲尼曰仁不可爲衆也君子之論如此

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于晉其位在三孫子之于衛位爲上卿將誰先對曰云云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爲次國晉爲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衛禮也

鑑曰衛之視晉雖疆弱迥異而班爵本同孰謂不

得為次國邪。庚與良夫。其位則有辨矣。若之何其使晉先衛也。尊盟主而棄周制。曾是以為禮乎。

晉樂書侵蔡。遂侵楚。獲申。驪。楚師之還也。晉侵沈。獲沈子楫。初從知范韓也。君子曰。從善如流。宜哉。

鐫曰。前此救鄭而侵蔡。三子者。以遷戮為非。既去之矣。至是而尋師焉。則謂之何。且蕞爾之沈。奚罪而及于俘獲。以是為從善。吾不識也。

晉范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唯祝我使我速死。無及于難。范氏之福也。六月戊辰。士燮卒。杜氏曰。厲公無

奇賞彙編

卷四十二

大 選史

道故賢臣憂懼因禍自裁

鐫曰。范文子賢乎哉。惜其不聞進退之誼。而徒死也。君子不幸處亂邦。事驕主。其能保族完名。自當有道。如必殺身。而後可以逃罪。則無為貴智矣。昔鳴夷感鳥喙而辭榮。士季避跛夫而遜位。二子體國之操。未足多稱。而將身之術。有可觀者。燮之明哲。縱遠謝後賢。豈不能近師乃父。自求多福。在我而已。焉用匹夫之諒也。

齊慶克通于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閭。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云云。則鮑牽遂高無咎。仲尼曰。

鮑莊子之知。不如蔡葵。猶能衛其足。

鐫曰。夫蒙衣乘輦之事。路人恥之。卿大夫知而弗言。則奚以正國矣。如鮑子雖亡足。不為病。而仲尼顧笑之。歟。洩冶死。曰。無自立。辟鮑牽。則曰。知不如蔡。君子之論。每若此。為善者懼矣。自周之衰。士不聞義。而以苟容為賢。又藉口于當時之大人。以護飾其短者。皆是類也。是不足存乎。書以訓後世。

初。聲伯夢涉洹。或與已。瓊瑰食之。泣而為瓊瑰。盈其懷。從而歌之。云。云。懼不敢占也。還自鄭。至于貍。豚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占也。今眾繁而從余三年矣。無傷也。言之之莫而卒。

奇賞彙編

卷四十二

大 選史

鐫曰。謂生死繫于占夢。亦愚妄之尤者。襄公。

楚師為陳叛。故猶在繁陽。韓獻子患之。言于朝。曰。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唯知時也。今我易之。難哉。鐫曰。文王帥叛國。以事紂。非知時也。臣禮然也。晉于楚。非其倫矣。而援以自比。何哉。無乃知其力不能及陳。而姑以是藉口歟。異日者。楚虔求諸侯于晉。司馬侯請許之。亦稱文王與紂。云。蓋晉人之言類如此。

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陳人不聽命滅武仲聞之曰陳不服于楚必亡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猶有咎而況小乎前年陳成公患楚使使哀倚受盟于晉故楚謀伐之

鐫曰夫滅孫未知禮也古之爲師者不伐喪楚之竊是名也以誅陳人而已是惡足以欺君子哉是故大國行禮小國服焉語其常也乃陳人則異于此新與晉盟而將叛之不信棄先君之遺志不仁昔諸夏以順蠻夷非義而信荆楚之譏犯三不韙以從之可乎故曰滅孫未知禮也

定奴薨不殯于廟無櫬不虞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爲

奇賞彙編 卷四十二 子選史

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君長誰任其咎初季孫爲已樹六櫃于蒲圃東門之外匠慶請木季孫曰略匠慶用蒲圃之櫃季孫不御君子曰志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其是之謂乎

鐫曰定奴非守適也故不欲成之爲夫人不得已于匠慶之諫而猶欲簡其禮也故請木而微應曰略用蒲圃之櫃而禁之則嫌于爲已也故不御季孫之志亦若是而已謂之多行無禮必自及不已過乎

晉侯問于卜筮曰吾聞之宋災于是乎知有天道何

故對曰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閼其禍敗之釁必始于火是以日知有天道也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

鐫曰聞商人之禍敗始于獨夫受不聞以火當春秋時列國之災熾矣妄起者甚衆非盡商之子孫也然則士伯之論疎矣獨所謂國亂無象者得之宋公享晉侯于楚丘請以桑林一名一荀替辭荀偃士句曰諸侯宋魯于是觀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

奇賞彙編 卷四十二 王選史

鐫曰桑林者殷之盛樂宋人以祠其先王故曰天子之事守也兩君相見胡爲乎奏之魯有禘樂又用諸賓竊禮之不中者也而當援以爲比乎昔工歌湛露賓于不答金奏肆夏叔孫辭焉賢者于所不安不忍須臾處也寧有納君子非禮者哉惜乎晉侯之無若臣也

師曠侍于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民之主匱神乏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其何爲

鐫曰子野之論嚴矣。雖然是偏辭，也不可以訓。蓋未幾會于戚以定，衛雖出于荀偃黨逆之謀，而彼矜者亦若與有力焉。不然，以悼公之明，釋君而臣是助，非有以潛移其心志者，詎至是乎。

宋華聞卒，華臣弱臯比之室，使賊殺其宰華吳遂幽其妻曰畀余而大壁。宋公聞之曰：「臣也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蓋之乃舍之。

鐫曰：戊也，憚華族之強，使其君蓋不義而失刑，諉曰「大臣不順國之恥也」。細人姑息之論，爾蕩澤殺

奇賞彙編

宋四十二

至 遷史

公子肥單元為右師討而誅之，是以取貴乎春秋何恥之有。

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釁聲姬生光，以為太子。諸子仲子戎子仲子生牙，戎子請以為太子。許之，遂東太子光，使高厚傅牙，以為太子。齊侯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光，殺戎子尸諸朝，非禮也。婦人無刑，雖有刑不在朝市。

鐫曰：瞶父之疾病而爭國，又殺其所愛，光之惡異于操升而弑者幾希。尸諸朝之為非禮也，君子以為不足譏矣。

衛甯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于君，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飯而已，不來食矣。」悼子許諾，惠子遂卒。

鐫曰：嗟乎甯殖之愚也。生而逐其君，死欲其子掩之，喜也。又用其亂命，卒以墜九世之卿族，非不幸矣。為喜之道者，奈何承父之命，知其不可，則亦稽首而辭曰：「為故君賊新君，非義也。」主之出君，一過多矣。又求益之，諸侯之策不可改也。將以掩之，祇益章焉。夫忠而不貳，臣之職也。事君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若用主之命，廢臣之職，獲罪于兩君，將朝夕從主，主祀無乃殄乎。抑甯氏之先人實不血食而主之餒于何有。如是而其父猶不聽，則亦斷以大義若魏顆之嫁妾，屈建之去芟者，其可也。矧喜之事尤有大于二子者邪。

奇賞彙編

宋四十二

至 遷史

楚觀起有寵于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國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為王御，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為。」王遂殺子南于朝，棄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曰：「吾與。」

殺吾父行將焉入然則臣王乎曰弃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死

鑄曰棄疾之事。吾嘗爲著論識其略于此。或曰世

謂棄疾處臣子之不素其死有足矜者信乎陸子曰否夫孝子之心見侮知羞子南之不喜通別悲

之華疾弗察邪萌牙之時從容誦論能致其後改
上也及聞王將見討不敢洩命重刑則亦疏第林

血力言于父以內外怨疾危若朝露使擇位遠逃
遠託異國不則泥首銜劍自拘于司敗而漢王之

見矣焉庶幾禱有孚乎其或父不見聽則以死繼之有如萬分一能感父喪而紆王怒若史錯之屍

諱者亦不爲徒棄其生矣。既約違隱忍以陷親于大侮。乃後徐死。死有益乎。且曰。弗忍事讎。不如君

孝並墜吾無取于斯人也已曰前此者雍姬之事

也始由其母其母之言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非

資彙編
朱四十二
音 運史

有殺父之謀而婦與聞之則當諫反覆之而不從則夫義絕而父爲重矣於是告于父而曰殺方且

明吾志可也。雍姬知此，則何至于漏言以殺夫，而

卿大夫未足與議此若棄疾雍姬者又何誅焉

既伏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遠啓疆如齊

上計也齊桓公實使客觀之陳文子曰齊將有

吾聞之兵不難必取其勢

鍾口崔林之孫君也陳文子論嘗出奔雖左氏不

實與聞之至是又曰齊將丁寧而進其意言又

實與聞之至是又知齊莊伯死而逆無益言以

臣等謹將遺失不書以抄泐交前被低匠竊請用

比難作則委而去之春秋之世士大夫所自爲謀

大抵若此。然則國家何賴焉。是故文子去齊之事。

子張盛歎譽之以爲仁而仲尼弗許彼其初捐十

乘之馬終守百車之木。語見東漢十八年 嚙嚙自好者是

舍簞食豆羹之義也。惡足稱于君子之門哉。

問崔子云云遂弑之晏子立于崔氏之門外其人

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

哉吾亾也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亾則亾之

爲已死而爲已亡非其私嚮誰敢任之且人有君

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亾之門啓而入枕尸股

實業編 卷四十二 二十五 選史

哭之興三踊而出。

錄曰從晏子之道則食焉而弗喪其難雖死與亡

皆其所不屑矣。抑君子所諱死以者異于是。曰死

者其吾之見歟。而余笑謂以爲體乎。又曰。異焉。首

曰人言昔而人試之然則毛氏之言豈無效此言

田人有君而人殺之然則凡有官者無越此言

非與衛外也。則君而自立不殫所老猶告于陳以

詩之陽恒綽簡公何屈在魯三曰齊而諱伐齊嬰

也苟知此義則何死與凶之足言之有

程莫齊子產始知然也

鐫曰程鄭細人爾。然降階之間。未爲大失。茂也。何用遽知其死。亡邪。其語雖幸而中。君子未之或稱也。子產頌以是取之。過矣。

衛獻公使子鮮爲復子鮮。以公命與甯喜言。甯喜告遽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闕出。

鐫曰。伯玉始聞孫甯逐君之謀。不對而去之矣。至是謀再及焉。而亦如之。夫服冕乘軒以事兩君。比其亡與死也。皆弗與知。亂則逃之。安則反國。臣人而若此。未之難矣。雖然。伯玉孔子所嚴事也。吾未之敢非。意者晚雖居衛。而不仕于剽。若子臧叔肝之爲者。衛人以爲國老。大事訪焉。故得去就自如。而弗踐其難。茲孔子之所賢邪。

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

鐫曰。林父親逐其君。君入不歸。死于司寇。而保據私邑。又介大國以求逞志焉。其罪寧專祿周旋而已乎。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亦非所以責夫人也。國子賦轡之系矣。子展賦將仲子。兮叔向曰。鄭七穆。

奇賞彙編

卷四十二

王夫之選史

其後亡者也。子展儉而壹。

鐫曰。賦詩者曰。以觀其人之志可也。若乃亡之先後。則吾惡從知之。夫世祚短長。非細故矣。獨繫于一諷詠之間邪。

晉楚爭先。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必有尸盟者。楚爲晉細。不亦可乎。

鐫曰。叔譽謂務德無爭先善矣。曰。楚爲晉細。則爲之辭以蓋其慙者也。

慶封田于萊。云云。慶嗣聞之。謂子家速歸。子家弗聽。子息曰。亡矣。幸而獲在吳越。

奇賞彙編

卷四十二

王夫之選史

鐫曰。當是時。慶氏之惡已孰。無惡智。能識其亡矣。若夫獲在吳越。則子息者。非替史。惡從知之。昔輔果別族。乃今智宗。今是夫也。臨禍弗辟。而卒與之俱殲。雖誠知之。未必賢矣。矧其辭特爲書者之所誣飾也。又足信乎。

太公之廟。慶舍澁事。盧蒲葵自後。判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桶。動于堯以組。堂投殺人而後死。

鐫曰。齊人此舉。曰。討莊公之賊也。似矣。顧釋慶封。

弗誅而獨施解其子則非罪之在也亦何以信義乎雖然莊公宣淫黷武居劫弑死於之中而沛然自大其朝之賢卿大夫大抵括囊守位耳及于振之難則刻手以衝亂臣之句者無聞焉如申鮮虞所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者獨聞丘嬰哉盧蒲癸王何區區懷其君煦嫗之恩謀爲復讎而諸臣因之僅除慶氏君子曰千乘之齊有二嬖人而已亦足悲夫

慶封遂來奔獻車于季武子展莊叔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汜祭穆子不說奇賞彙編 卷四十二 天 遷史

使工爲蒲茅鴟亦不知 鐫曰石祁子一言而猛獲醢曰天下之惡一也慶季之來魯獨無君子乎二三大夫所議笑者特車服飲食之細而忘其弑逆之當問也亦不知類甚矣

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亂十人崔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以葬

鐫曰佞人必于其倫武王崔杼若是班乎其比而同之也此非叔孫子所宜言齊東野人之語爾君子曰北宮氏之宰能滅齊豹以定衛國則其主用

免于惡名且受上官崔杼而有臣也亦將輔之以誼使生爲純臣沒得良死若是一而足矣奚待十人而後葬也

葬靈王鄭上卿有事于展使印段往伯有曰弱不可子展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堅事晉楚以藩王室也王事無曠何常之有遂使印段如周

鐫曰周衰晉楚強故爲小國者之言若此伯有爲汰猶知其不可而子皮諸賢皆莫之諫正也吾于

子展與何誅

子產爲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子大叔曰國皆其國奇賞彙編 卷四十二 天 遷史

也奚獨賂焉子產曰云云曰若四國何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

鐫曰爲政者昭令德以臨其下而使之以禮其誰敢不服又安用賂以鄭國稱小而族大寵多若皆求賂將焉取以給之令不逞者擱然有要市于上之心而滋長其僂斯禍之大者又何安定之有或曰鄭國不和爲日已久子產未能行令姑爲是以圖說焉泊乎政成而大人之泰侈者退聽乃不復然矣曰有子產之志則可不然余懼其無以免罪

于四國也

昭公

楚公子圍設服離衛叔孫穆子曰云云退會于羽淵
于皮曰叔孫綏而婉宋左師簡而禮樂王鮒字而敬
子與子家持之皆保世之主也齊衛陳人夫其不免
乎

鐫曰以言知人自聖人猶難之矧能必其禍福云
邪鮒也好賄而從君晉之細人也又何以稱保世
之主信一言之善而不考其素奚可哉

劉子歸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其趙孟
奇賞彙編 卷四十二 三十 選史

之謂乎為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于隸人朝不謀夕
棄神人矣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

鐫曰老而志意衰則語益怠偷斯固中人者之恒
態矣若夫年之短長詎可以是以必之乎曰神怒民
叛趙武之罪亦不及是

后子見趙孟趙孟曰泰君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其
幾何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鮮
不五稔

鐫曰鍼也泰之貴介弟雖出奔而于義未絕也而
斥言其君之無道其猶在張超之後乎五稔之云

抑又怪繆而不足議矣

晉韓起如齊逆女公孫蠆為少姜之有寵也以其子
更公女而嫁公子人謂宣子子尾欺晉子胡受之宣
子曰我欲得齊而遠其寵寵將來乎

鐫曰是時晉雖失道威令猶行乎諸侯陳無宇見
執亦近事耳蠆也誠狂悖能不畏大國邪而輒以
已子更公女齊君大夫咸若罔聞知韓起亦受其
欺而不敢詰揆之情理詎當爾乎斯特野人無稽
之言而左氏信之過矣

楚子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晉
奇賞彙編 卷四十二 三十 選史

楚惟天所相不可與爭公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
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對曰先王務修德音以享
神人不聞其務險與馬鄰國之難不可虞也君其許
之乃許楚使

鐫曰女齊之言善哉然其以諸侯授之楚也非務
德而無爭也畏之而已惟子產知之故語楚虔曰
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斯論
為得其情矣女齊曰晉楚惟天所相不可與爭叔
向曰天將假手于楚以斃蔡二子國人所賴以師
保其君者也而言若此晉是以不競于楚

初穆子去叔孫氏云云杜洩見告之飢渴授之戈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實饋于个而退牛弗進則置虛命徹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

鐫曰杜洩爲家臣。睹其主在難。既承授戈之指。不能亟告于君與大夫。以誅逆豎及叔孫死。禍亂既成。區區爭以路葬。而帥士哭之。何益矣。君子謂洩也。其忠不足以存君。而義不足以救亂。小人之道也。

楚子懼吳使沈尹射待命于巢。遂啓疆待命于雩婁。禮也。

奇賞彙編

卷四十二

三主 選史

鐫曰復怨怒鄰。而使其貴臣鄙以待命。非守國之完計也。何謂禮乎。

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今夢黃熊入于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

鐫曰夏之郊也有祀存焉。是天子之事守也。雖晉爲盟主。得好其祀乎。且夫鬼神不歆非類。鯀之神

其信能爲妖祥以求食歟。吾以爲不及晉國。今取夢寐恍惚之象而妄意之。則惑之甚者也。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饗。命祀相。衛成公不可曰。相之不饗于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其爲知禮也。賢于公孫成子遠矣。

衛襄公夫人無子。嬀人嬀始生。孟縶孔成子夢康叔謂已立元云云。嬀始生子名之曰元。孟縶之足不良。能行孔成子以周易筮之云云。故孔成子立靈公。

鐫曰立君重事也。國有典法。若卿士大夫在弗稽焉。而筮與夢之是徵。何居縶也。弱足不可以君國。

奇賞彙編

卷四十二

三主 選史

矣。苟襄公無他子。則非元誰立。又惡用是二者爲哉。無乃嫌于舍長立少而假之以厭衆者乎。

齊子尾卒。子旗欲治其室。殺梁嬰而立子良氏之宰。其臣曰孺子長矣。而相吾室。欲兼我也。授甲將攻之。陳桓子善于子尾。亦授甲將助之。或告于旗。遂如陳。氏云云。遂和之如初。

鐫曰大桓子授曰非以助疆氏也。將承二家之敝而取之以于旗。言正也。爲是慙而止。未幾來其飲酒。卒伐而逐焉。以分其至則無宇之情見矣。二惠既公姜族始弱陳氏之爲。斧斤以斲喪齊至也。豈一日之故哉。

晉侯問于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陳顓頊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出且陳氏得政于齊而後陳卒亡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既存矣
顓頊之裔有民社者不獨陳矣若楚與趙成爲顯諸侯秦後乃有天下
是謂三族者非盡以鶉火亡也史趙之說詎足信乎其謂齊宜百世祀者吾滋惑焉春秋之中亡國數十大抵神明之胄也自武王克殷所褒封如炎黃堯禹之子孫及是多淪滅不振數聖人者之德舉不足昌其後邪特陳氏既有國追爲若言以著其當代齊云爾周史之筮懿妻之卜皆是類也亦足明左氏之書出于戰國矣

晉人與晉閭嘉爭閭田晉閭丙張趯率陰戎伐頽使唐桓伯辭于晉叔向謂宣子曰云云且王辭直其圖之宣子說致閭田反頽俘
錫曰夫曲直云者非所論于君臣之際也以晉之暴蔑宗周雖致田反俘猶有餘罪藉令王辭不直將遂已乎叔向于是乎失言矣
 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卒亡

子產問其故對曰云云今火出而火陳遂是而建陳也云云

錫曰裨竈所論陳事其後良驗此其術亦信神矣以吾觀之蔡亦楚虔所滅而後復封不聞其有祥異如陳災之類者天欲逐楚而建之則二國奚擇焉是故機祥小數雖幸而或中君子弗貴者爲其說乃有時而窮也然春秋時諸名卿大夫亦往往篤好之他日裨竈請以壻爭玉贊懷太子產不與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斯論吾有取焉蓋非信道不惑者無以及此

景王問于萇弘曰今茲諸侯何實吉何實凶對曰蔡凶此蔡侯般弑其君之歲也歲在承韋云云歲及大梁蔡復楚凶天之道也

錫曰蔡般楚虔之惡皆三靈所不容區區以星度占其凶禍者淺之乎知天道也太史遷書稱萇弘明鬼神言方怪用是見殺其所記良與左氏乖謬然吾考萇子之行事與其議論雖蹇蹇忠篤固微信奇怪矣
謂如論毛得遷之言亦有自哉
 葬齊歸公不感晉史趙曰必爲魯郊
謂如論毛得遷之言亦有自哉
 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

錡曰昭公之爲魯郊也獨于其母姓知之乎或曰非歸姓則雖臨喪不感也而無咎乎夫韓史之說迂謬至此而猶足載乎

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辭于享請免喪而後聽命晉人許之禮也

錡曰居喪無外事朝非其時也而何有于享哉既捐殯而出執玉帛以終事逮于享而後辭何辭之晚也然則晉人之許之也不既合于禮乎曰亦弗受其朝而已矣蓋于其始入境也則亟辭焉俾返國至于終喪而後聽朝聘之數是禮也

奇賞彙編

卷四十二

三選史

南蒯之將叛也云云遂奔齊侍飲酒于景公公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子韓哲曰家臣而欲張公室其莫大焉

錡曰家臣而張公室斯罪乎傳曰食土之毛誰非君臣大家臣亦魯公之臣也已奚罪之有顧爲此者能積誠竭忠匡正其主使還政與邑于公而退守臣節則于邦家俱安不見瑕隙斯善矣如南蒯欲以力勝之惡得無敗雖然蒯之志亦可哀也曰吾出季氏而歸其室于公以費爲公臣有君子者輔之而以道消息其間如吾前所云者魯於是其

庶乎公山不狃據費召仲尼仲尼欲往曰吾且爲東周焉南氏子不遭孔公披猖至此耳自大夫沒君而家隸爲之盡死流俗狃怙見聞不知大義故子韓哲有是言而蒯也才然家叛夫之名悲夫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三數叔魚之惡不爲未滅平丘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爲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爲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殺親益榮猶義也夫

奇賞彙編

卷四十二

三選史

錡曰此非仲尼之言也夫叔向之三言者獨議邢侯之獄爲近正然吾猶有議焉曰大臣之誼先刑家而後正國鮒之及此也無乃教勅之亡素歟如其頑嚚弗率則亦豫言于君勿使與政已矣焉用戮死以爲直哉若平丘之會則羊舌肸寔爲之謀主不能正黷貨者之僻而重賜以成其貪歸魯季孫復不能以禮與辭遣之而使一夫行許二者皆傷國體爲諸侯笑何利之加自周公誅管蔡君子猶以爲聖人之不幸而曰殺親益榮仁者固忍爲若言乎蓋左氏之爲誣誕也無甚于此矣

楚子誘戍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復立其子焉

錡曰訪殺其父而復立其子以是為禮孰為非禮
晉韓宣子聘于鄭鄭伯享之孔張後至立于客間執政
禦之適客移又禦之適縣間客從而笑之事畢富子
諱曰孔張失位吾子之恥也子產怒曰云云僑焉得
恥之子寧以他規我

錡曰孔張失位為客之笑執政之臣惡得弗恥子
美內慙而不問又怒諫者雖多言將焉用之孔子
曰是故惡夫佞者

春王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之長弘曰毛

奇賞彙編

卷四十二

天選史

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而毛得以濟侈於王都不

子何待

錡曰毛得之亡也語其理則有然者矣惡在目之
凶吉也今有不道而殺人者遇良日焉將益其福
乎

鄭駟偃卒子游娶于晉大夫生絲弱其父兄立子瑕
子產以為不順弗許亦弗止他日絲以告其舅晉人
使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子產對曰云云辭客幣
而報其使晉人舍之

錡曰子產為國家卿將率其世族以繇禮者也矧

立嗣重事乎知其不順而弗能止以煩大國之
讓誰之過也對客之辭則誠敏給然能治之於始
亦惡用是為哉

晉士鞅來聘叔孫為政季孫欲惡諸晉使有司以齊
鮑國歸費之禮為士鞅士鞅怒晉人恐加四牢焉為
十一年

錡曰叔孫婁之賢非畏大國者四牢之加曾無違
異始有主之者而力弗能禁歟不然豈其為范鞅
一怒而棄周禮以從之哉韓宣子買環于鄭商既
成子產弗與宣子不敢強取也魯有若人鞅將謝
於不瑕而何怒之有

奇賞彙編

卷四十二

天選史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于梓慎對曰二至
分日有食之不為災其他月則為災

錡曰日之食于分至而不為災也古未有為斯言
者也時意如顓臾前此則既廢伐鼓用幣之禮
而叔孫識其有異志矣梓慎者蓋探知微指欲抹
殺災異以順強臣而欺侮其君君子疾之

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
亂閔馬父曰子朝必不克其所與者天所廢也

錡曰閔子之意謂夫喪職秩者之徒為不足與也

然則亂臣賊子有貴強之援而後動勢惡者其幾弗克矣。斯固大雅君子所宜言乎。將卜王猛子朝之成敗者觀於其順逆而足矣。

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叔孫使梁其蹇待于門內曰。余左顧而歎。乃殺之。右顧而笑。乃止。叔孫見士伯云云。叔孫受禮而歸。

鐫曰。叔孫子處羈囚之中。志節堅定。非苟然者。謂其將殺晉之貴臣。殆傳之者妄邪。夫君子之履憂患。守已俟命而已。彌牟之來。雖情計叵測。豈以動台心哉。顧為輕狡之謀。以速禍。可謂智乎。刺刃於

奇賞彙編

卷四十二

罕 運史

一夫而與之俱靡。拍不啻之身。以遺魯國之辱。少知自愛者。弗為。而謂賢者為之乎。

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昭。子日旱也。

鐫曰。於日食占水旱。亦未之前聞。

有鵲來巢師。已曰異哉。言文成之。世童謠有之。曰。鵲之鵲之云云。今鵲鵲來巢其將及乎。

鐫曰。傳記所稱童謠甚衆。大抵為虛辭耳。未有察

察言若此者。是固後人所傳會歟。其曰鵲之鵲之云者。吾尤笑之。

魏子謂成鯨曰。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為黨乎。對曰。

晉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詩曰。唯此文王云云。故襲天祿子孫。賴之主之舉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

鐫曰。大夫命其餘子為縣。淺事耳。俛諸文武。豈其倫哉。鯨也。肆言以訕。謂子假然受之。而無讓益。

不待城周南面之儻。而知其志之荒矣。城州事見前

龍見於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對曰。古者畜龍。昔有

舜。帝賜之氏。曰。參龍。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參。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

奇賞彙編

卷四十二

罕 運史

御龍

鐫曰。畜龍之說怪世。言左氏近誣。謂此類非邪。王子曰。文恪古今不相及。安知無是事。雖然。此漢

儒所據。以明劉氏為堯後者也。或非盡本書語矣。晉趙鞅荀寅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刑者范宣子所

為。刑書焉。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中行寅為

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為國法是法姦也。又加

范氏焉。易之亡也。其及趙氏趙孟與焉。然不得已若

德可以免。鐫曰。鑄刑。刑其足以亡乎。前此有鑄刑書者。而不

與二族俱亡墨之言吾弗敢信矣且鑄鼎者非范氏也。以著其書故亡實趙氏也。以不得已故免其遷就附益之陋至此而猶足論乎。

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戲而轉以歌旦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

鑄曰夢非日食之兆也日食非吳入郢之象也鞅也妄問墨也妄對。

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歟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云云魯君世從其奇賞彙編 卷四十二 聖 選史

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為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鑄曰魯之有季氏猶晉之有六子也鞅為此問獨無意乎。黷也探其邪心而肆言不忌若謂意如逐君為當然者其反理而害教亦甚哉或曰慎器與名者非言言歟曰是非鞅所得聞者以告晉侯可矣。

定公

孟懿子會城成周城三旬而畢齊高張後不從諸侯

晉女叔寬曰周襄弘齊高張皆將不免襄弘迷天高子違人天之所求不可支也眾之所為不可好也

鑄曰襄弘之忠盛矣其卒不免於濁世則志士仁人之所哀也女寬之邪說吾無庸辨焉信者所云城周而違天則不從者無譏後期而違人則與事者非繆寬也兩譏之是非惡乎定哉君子曰天人一道也從眾乃所以從天矣

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奇賞彙編 卷四十二 聖 選史

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

鑄曰使囊瓦違司馬之善謀而亟戰以取敗則史皇之為也幾於一言喪邦者藉令瓦從其言而必死以說罪亦於楚何益哉

王賞闕辛王孫由于王孫圉鍾建闕巢申包胥王孫賈宋木闕懷子西曰請舍懷也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昭王奔鄧鄧公闕辛弟懷將弑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闕辛以王奔隨

鑄曰昭王之賞闕懷也其為楚國未寧而以是安反側者歟斯寬身之仁非理國之典也不可以訓鄭駟歎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

鐫曰今世有鄧析書曰無厚轉斷者二篇大抵商鞅韓非語也其為竹刑將非此類乎雖子然之殺之吾以為後矣何謂不忠子然之不忠在用竹刑不在殺鄧析

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鰌而告之曰子富而君貪罪其及乎文子曰其若之何曰無害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戍也驕其亡乎及文子卒衛族始惡於公孫戍以其富也

鐫曰富而能臣孰與夫貴而能貧史魚之為文子謀也無亦勸之歸邑於公散其私積不遺餘資以益驕者之過戍也庶幾免乎

哀公

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

鐫曰天災流行何常之有雖孔子之聖惡從知其桓僖矣以為親盡不毀而當得譴者則前此武宮煬宮之立其為失禮尤也而災不及焉何歟此與外傳所云辨墳羊隼矢之類其事皆至淳淺直當時里巷細人所傳說而左氏信之末哉其知聖人也家語記孔子在齊聞周廟火知為僖王蓋又緣

此傳而附益之者

季孫有疾命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季孫卒康子即位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云云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召正常正常不反

鐫曰正常曷為遽奔哉知康子之力能奪嫡而憂南氏之子不全也不敢以死爭則姑告焉以塞責而亟去之爾棄主之命而賊人之孤常也何以見魯衛之士

吳將伐魯問於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子以小惡而欲覆

宗國不亦難乎王問於子洩即不對曰魯雖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

鐫曰不狃出亡而能念其宗國亦賢矣王使之帥盍卒辭焉而道險以誤吳師是二心也鄭公子蘭出奔晉從於晉侯伐鄭請無與圍而待命於東亡臣之自處當如此

吳師克東陽而進次於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及櫻門

之內吳子聞之一夕三遷

鐫曰是役也吳以城下之盟而還魯人病之一夕三遷之云以爲國殺耻耳非其實也其謂孔氏之徒與於三踊之列者亦不足辨矣

齊人弑悼公赴于師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

鐫曰謂悼公被弑者吳人之言與不然三日哭而執辭計罪師與非無名矣一戰弗克恭然失氣而還何哉當是時使徐承浮海之役獲濟齊不國矣

吳師之敗也是則齊猶有人焉而孰謂其弑君以

奇賞彙編

卷四十二

吳 遷史

下敵乎

齊伐我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曰事克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于郊公爲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

鐫曰公爲昭公之子謀送季孫以成乾侯之禍陷君父以難而不死至是乃死死後矣或曰彼公爲悼前事之失而以晚蓋者也其然則執若盡節於昭公歟夫其從公而出也能強勉忠孝與子家羈同心而無與羣小相比公存則蒙死效力以圖入如甯俞之於衛侯公沒則泣血求援以復讎如申

包胥之於楚國事苟不濟乃刎頸絕脰以謝君父可也恬然與讐人同國已再易世雖隕於原野而非其死所曷足貴乎

公會吳子伐齊陳僖子謂其弟書爾死我必得志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戰于艾陵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聞丘明陳書東郭書

鐫曰賢哉陳書也生逆亂之族而能捐軀死國其晉樂鍼之儔乎夫死非人所樂其兄則安能使之且僖子弑君盜政矣寧復待此而後得志乎哉左氏爲此言非所謂成人之美者

奇賞彙編

卷四十三

吳 遷史

齊簡公之在魯也闕止有寵及卽位使爲政陳成子云云成子出舍于庫開公猶怒將出曰何所無君云云陳恒執公于舒州

鐫曰陳恒之力於放弑其君若撥趙矣聞公怒而將出豈其情哉姑以是觀國人之心激私黨之怒而已意如之被伐也請以五乘亡彌牟之距軋也欲自止門出姦雄飾詐大抵然耳

吳人伐慎白公敗之請以戰備獻許之遂作亂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葉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敵倖者其求無饜偏重

必離間其殺齊管修也。而後入。錡曰：當是時，令白公無殺管修，子高能不入乎？彼賊兩卿且劫其君矣。何有於一士？矧國之安危僅在剡刻，而以是區區者決進退也？子高之見固若是迂邪？俾世有臨難蓄縮而釋賊弗討者，諒曰：吾有所待也，則斯言啓之矣。

王曰：史黯何以得爲君子？對曰：黯也，進不見惡，退無謗言。王曰：宜哉。晉楚隆使吳吳王問之

錡曰：黯之論議見於傳者，亦猶夫人耳。其德爲君子也，將無名浮於實乎？楚隆所謂進不見惡，退無

奇賞彙編 卷四十二 吳 選史

謗言者，抑過矣。斯言也，雖聖人其猶病諸。是故以仲尼之德，遭春秋之濁世，然且不免焉。懼子群小而黯獨何修以得此？彼其能賢於聖人歟？不然，則鄉愿而已。

余自給事中謫都傳鎮丞，蓋古祥柯徵外地去京師，始萬里道中，獨挾左氏傳自隨，行且讀之。有所見輒乙其處，幕宿逆旅，則書諸別簡而藏焉。既至以傳停之廢也，止于黎峨暇日，稍叙次其說爲一編，以視二三子之從游者，或相與語曰：昔者柳先生謫永州，始作非國語，夫子之書無乃是類耶？蓋

傳之余聞而謝曰：吾何能及？是使政廢爲則。子者既校而刻之矣，書其後以志吾愧時。皇明嘉靖庚寅冬，吳郡陸粲子餘父記。

奇賞彙編 卷四十二 吳 選史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四十二

春秋賞析序

吳門楊時偉著

奇文共欣賞疑義相昇析讀書快境也鄉讀春秋惟是左胡衮鉞有名章徹者逞逞隨人妍媸至于微顯闡幽茫乎未暇及見吾鄉陸子餘先生所著春秋鐫胡傳辨疑雅多疑晰真二

奇賞彙編

賞析

一

家之功人也既深嚮往竊復參研間有異人奇事忠孝節烈而其人微其事隱至素不能舉其姓名者得若干條譬猶出古鼎于重淵起于將於沉獄徒人費其首也而魯宋陳三大夫如叔仲蕩洩輩並罹幽冤深文周内康侯爰書未聳覆訊且諫而歿者謂

無自立辟弑而逃者謂越竟乃免據

盲史之假託豈素王之舛誣與或曰

必若子言二氏不足據耶夫是非褒

貶亦據其可信者爾其繆鑿于春秋

而假託仲尼者吾焉得信之是故狐

趙顯而呂卻銷聲錡犂誅而溫季駢

首皆明具矜疑讀者弗察凡諸冤抑

奇賞彙編

賞析

二

簧鼓雷同疑誤千載私所忿懣僭偽洗雪又冥鴻霧豹如魯館人鄭賈人晉兩絳人併其姓名至軼不傳故表而出之嗟乎又安用姓名哉獨析都忘弁共知我罪我置勿問矣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四十三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閱

春秋賞析序

楊時偉

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讀書快境也鄉讀春秋惟是左胡衮鉞有名章徹者往往隨人妍媸至于微顯闡幽茫乎未暇及見吾鄉陸子餘先生所著春秋錯胡傳辨疑雅多疑晰真二家之功人也既深嚮往竊復忝研間有異人奇事忠孝節烈而其人微其事隱至素不能舉其姓名者得若干條譬猶出古鼎于重淵起于將于沉獄徒人費其首也而魯宋陳三大夫奇賞彙編 卷四十三 選史 如叔仲蕩洩輩並罹幽冤深文周內康侯爰書未聞覆訊日諒而死者謂無自立辟弑而逃者謂越竟乃免據自史之假託豈素王之舛誣與或曰必若子言二氏不足據耶夫是非褒貶亦據其可信者爾其繆鑿于春秋而假託仲尼者吾焉得信之是故狐趙顯而呂卻銷聲錡鑠誅而溫季駢首皆明具矜疑讀者弗察凡諸冤抑簧鼓雷同疑誤千載私所忿懣僭為洗雪又冥鴻霧豹如魯館人鄭賈人晉兩絳人併其姓名至軼不傳故表而出之嗟乎又安用姓名哉獨賞獨析都忘與共知我罪我置勿問矣

目錄

徒人費

駢甥聃甥養甥 遂因氏領氏工婁氏須遂

氏

呂甥 卻芮

豎頭須 豎侯孺

鄭商人弦高

蹇叔 百里奚

蕩意諸

叔仲惠伯

奇賞彙編 卷四十三 選史

箴尹克黃

洩冶

華御事 華元

鄭賈人

卻至

匡句須 施孝叔 公族穆子 田蘇

公孫黑肱 遠子馮 申叔豫

晏平仲

齊太史 南史

衛急子 壽子 宋世子痤

司城子罕

重館人 絳人 城杞絳人

鮑叔 罕虎

醫緩 醫和

解揚 蹇由

孟僖子

輿嬖袁克 膳宰屠蒯

觀從

芊尹無宇 申亥

樂共子 夙沙釐

奇賞彙編 卷四十三

城父司馬奮揚

宋公子目夷 楚公子申 公子結 公子

啓 衛公子郢

褚師圃 公山不狃

王生 張柳朔

晉文姜 趙姬 齊仲子

附論補遺

季文子 晏子

趙宣子 樂武子

隨武子 趙文子

右賞彙編一書專以闡南宮主錄丁名知大賢間偶及之而有不舉者其間檢傳異同則有疑折附錄二章其則所遺不止門類也

奇賞彙編 卷四十三

四 選史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四十三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聞

春秋賞析

徒人費

左傳齊侯游于姑蘇遂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隊于車傷足喪屨反誅屨于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劫而束之費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伏公而出鬪死于門中胡傳按左氏齊侯游于姑蘇云是能死節者也春秋重死奇賞彙編卷四十三

選史

忠節之事當嚴于君子而寬于小人費何人哉鞭血方新不惟無憾而反袒示以緩賊入匿君而出鬪死慷慨從容費實兼之胡文定斷獄曰逢君致亂曰死不償責是遵何法乎齊襄鳥獸行大臣若高國賢知若管鮑無一言焉而僅以田獵畢弋之細故標連波及于徒隸服役之人寬嚴不倒置耶

夫孔父仇牧皆大夫也故從赴得書費微乎微誰其赴矣戰于鞏也逢丑父代君見獲卻子曰救之以勸事君者費死不原其何以勸沉寃又錮公平反者故特表而出之為忠烈首云

騶甥聃甥養甥 遂因氏領氏工婁氏須遂氏

左傳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騶甥聃甥養甥請殺楚子鄧侯弗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齊其及圖之乎圖之此為時矣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弗從還年楚子伐鄧十六年楚復伐鄧滅之 會于北杏以平宋亂遂人不至齊人滅遂而戍之 遂因氏領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戍醉而殺之齊人殲焉

選史

自古不幸而處弱勢者獨恃有彊氣焉以凌厲仇敵慷慨奮迅雖計畫無復之不必事求可功求成也以楚視鄧奚僅孤雛腐鼠而挑禍速亡誰不知之顧甥館未除兵已在郊區區一饗果足延渭陽之餘祀耶遂滅五年亡日尚矣餘黎殘喘猶能為怒臂之一逞視彼請後存鄧稱臣降虜者竟安在哉君子曰紀季宋高不足以存亡三甥四族不足

以凶存。

呂甥

卻芮

姓服呂名餘甥字子金食采于陰蓋一人四稱

左傳晉獻公卒里克不鄭欲納文公故以二公子之徒作亂晉卻芮使夷吾賂秦以求入曰人實有國我何愛焉入而能民土于何有從之齊盟册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秦獲晉侯以歸晉侯使卻乞告取呂飴甥子金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衆皆哭呂甥曰君臣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征繕以輔孺子喪君有君衆說晉陰飴甥會秦伯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耻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讎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

奇賞彙編

卷四十三

三選史

呂卻之于夷吾猶狐趙之于重耳荀息之于奚齊卓子也息矢忠貞會罔禪于二豎蒲屈皆無君命而苟奮計先衰偃鳴及故于韓也甥寔轉旋再什再起盡序二君且殺孤突既明恩文公之黨矣文入而懷亡仇臣不死安歸乎火公宮逃河

上正以完節報惠懷而審處其死地也竊怪耳食者爭稱狐趙不知呂卻甚且獨蒙惡聲此豈難見而隨聲附和耶愚竊以爲芮敏勝偃甥文勝衆忠勤則頑頑焉

豎頭須 豎侯孺

左傳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其出也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之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僕人以告公遽見之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孺貨筮史使曰以曹爲解齊桓公爲會而封異姓今君爲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公說復曹伯

奇賞彙編

卷四十三

四選史

韓詩外傳云晉文公出過曹頭須盜重耳資而亡重耳無糧餒不能行介子推割股以食重耳然後能行夫割股之義淺竊藏之忠深文之入也不及推而須于何有然鄭厲之于傳瑕也衛獻之于甯喜也其皆不沐而心覆者茲聞言而遽悟文之霸也宜哉曹衛之見執也甯武子職納索館賂醫薄醢險難備嘗而君始克返侯孺乘隙統而據理直

晉欲無聽得手呼。呼彼載高位者。而能效二豎之用。或鮮矣。

鄭商人弦高

左傳秦師過周北門。超乘者三百乘。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于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不腆敝邑。為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孟明曰鄭有備矣。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

賢而能顯易才而善隱難。彼行賈者而倉卒應變。有文告之辭。有守禦之備。消禍卻敵。邊鄙不聳。其奇賞彙編

卷四十三

春秋實錄

五 選史

智敏其功大殆先于伏狐燭武矣。然鄭不聞賞高而用之何哉。豈超然遠引。功成不居耶。子產告韓宣子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同出自周。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故能相保以至今。豈謂是與。是故鄭有三異賈焉。或謀知榮于脫楚。或斬韓起之請環足參弦高而鼎立云。彼陽翟尼奇貪賈凶終焉足道哉。

塞叔 百里奚

史記繆公聞百里奚賢。當是時百里奚年七十餘。繆公釋其囚與語。國事謝曰。臣亡國之臣。何足問。繆

公曰。虞公不用于故。亡非子罪也。固問諸三日。繆公大說。授之國政。號曰五殺大夫。百里奚讓曰。臣不及臣友塞叔。塞叔賢而世莫知。臣嘗游于齊而乞食。齊人塞叔收臣。臣因而欲事齊君。無知塞叔止臣。臣得脫齊難。遂之周。周王子頹好牛。臣以養牛干之。及頹欲用臣。塞叔止臣。臣去得不誅。臣知虞君不用臣。臣誠私利祿爵。且留再用其言。得脫一不用及虞君難。是以知其賢。於是繆公使人厚幣迎塞叔。以為上大夫。

管鮑之知交也。齊桓以霸。百里塞叔亦庶幾哉。然奇賞彙編

卷四十三

春秋實錄

六 選史

三傳不載讀秦世家。而合以孟子趙良之言。稍為可據。繆公晚年棄二老不用。而用其子。至貪忿。勒民暴骨以逞。安在與人之。一用人之周乎。桓之于仲方斯邈已。濟河封尸。幸晉不出耳。何功之有。而以不替孟明為美。譚耶。西戎之霸本繇二老。而幾喪于三子。夫三子者。以謀國則不忠。以承考則不孝。不是之殉而殉三良。甚哉其相蒙也。

蕩意諸

左傳初司城蕩卒。公孫壽辭司城。請使意諸為之。既而告人曰。棄官則族無所庇。子身之貳也。姑紆死焉。

雖亾子猶不亾族。既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使謂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蕩意諸死之。胡傳蕩意諸亦死。職春秋削之。不得班于孔父仇牧荀息何也。三子開其君而見殺。春秋之所取也。意諸知國人將弑其君而不能止。知昭公之將見弑而不能正。坐待其及而死之矣。得與死于其職者。比乎聖人所以獨取高長之去而書字以褒之也。

文定曰。三子開其君而見殺。夫三子果能開其君者耶。亡論從君于昏。定亂晉國。即公羊所稱義形奇賞彙編。本四十三。七。還史。

于色。不畏強禦。皆空言無事實。而謂書及以著其節。書官以著其賢。然乎不耶。宋昭雖無道乎。不聞錫閔之甚。與晉獻之嬖溺貽禍。徒以欲去羣公子。故不能其國人。以予鮑隙而構弑之。今釋鮑弗誅。而獨于握節之司馬。效節之司城。引繩而峻削之。何居。且亾子不亾族。父命之矣。及其奔魯。而昭公又以其官逆之。有父之命。有君之寵。利親昵。是一死而兩授之也。夫張柳朔不負王生。况君父乎。康侯感憤時事。慷慨効忠。而動引高哀。以裁死節。果哉末之難矣。

叔仲惠伯

左傳。文公二妃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胡傳。宣公篡立之罪。仲遂主謀。為首惡。大夫有以死爭者矣。然削而不書者。以叔仲惠伯死非君命失其所也。

宋昭之禍。以襄夫人之助鮑也。魯人之殺適立庶而逐君夫人也。以敬嬴嬖妾私事襄仲也。皆事起奇賞彙編。本四十三。八。還史。

宮禁有相類者。而叔仲持之正爭之強。夫持之正則可謂義形于色矣。爭之強則可謂不畏強禦矣。彼殺世適者。既與奚卓庶孽妹而侃侃不可。終不食言以殉。殆兼三大夫之賢節。而猶謂死非其所耶。夫所稱君命論當。不論有無。若荀息從昏。雖命亂也。猶有取焉。而奚罪夫殉適者。東門氏之逐也。季孫猶憾之。曰。使我殺適立庶者。仲也。夫知行父之遺恨。斯彭生為得所矣。

箴尹克黃

左傳。初若敖娶于邠。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于

邳汪于邳子之女生子文焉其孫箴尹克黃使于齊
還及宋聞亂之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
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
于司敗王思子文之治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
使復其所

春秋諸侯互為通逃數臣子有罪輒逃死于四方
以謀宗國如責皇在晉州犁在楚管公山不狃之
所羞而揚揚對壘夫安知連尹可以贖知罃乎克
黃獨耻逃天執誼堅正而歸命自拘三有禮焉遂
令國無通臣宗無餒鬼寧獨子文之勲德乎哉鳴
奇賞彙編 卷四十三 九 選史
呼巫臣竊妻共集矢伍員買弓平鞭尸屈原沈沙
懷客死夫人者崩非虛語也合觀楚事而莊之伯
也固宜

洩冶

左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姬皆衷其和服
以戲于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
公告子子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孔子曰詩
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胡傳比干
諫而死子曰殷有三仁焉洩冶諫而死何獨無褒詞
夫語默死生當其可而止洩冶之盡言無隱不愧

乎史魚之直矣方諸比干自靖自獻于先王則未可
同日而語也冶雖效忠其猶在宋子哀魯叔矜之後
乎

噫此非孔子之言也家語亦載夫子以比干律冶
而曰位在大夫無骨肉之親則尤非孔子之言夫
君臣之義夫子所最嚴也而謂無骨肉之親豈聖
人之義訓哉且既曰位在大夫矣而去此安之夫
子嘗從大夫之後而復去而周流焉者以魯不用
耳冶固未嘗擯于陳而責以不去然則居宗國事
亂君者將率克朝之臣人緘人語人人逃逃而始
奇賞彙編 卷四十三 十 選史
快耶故知二家所載決非孔子之言殆容身曳尾
之徒借焉以自解文定因仍傳會不益誤乎若以
于哀律冶則愈遠哀封人耳彼所謂抱關擊柝無
立朝之責而有言高之罪者大夫而封人之可乎
且詩取斷章安知非宥冶之辭不自罹于刑辟者
或曰是代為治言民方多辟而君毋益焉亦一說
也

華御事 華元

左傳陳侯鄭伯會楚子於息將以伐宋宋華御事曰
楚欲弱我也先為之弱乎乃逆楚子遂道以曰孟諸

宋公爲右孟文之無畏爲左司馬命風駕載燧宋公
違命無畏扶其僕以徇 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
假道于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留我亡也
殺其使者必伐我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
聞之殺袂而起屢及于室皇劔及于寢門之外車及
于蒲胥之市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
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
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
子及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乎

奇賞彙編

卷四十三

上 選史

國有弱而示之強者甚矣先弱之謀誤哉迎勞猶
可而田孟諸共右孟致扶僕以耻君悔其有及乎
且脫有倉卒何以謝國厥貉之會麋子逃楚雖再
被伐而國不至亡曾小國之不如乎鄙不假道所
從來矣毋畏啓蒙而卒就戮壯哉元乎顯抗敵而
默幹蠱人知其忠不知其孝當表而出之然此弱
宋耳以真仁兩朝之全盛寇富二公之老謀而金
繒獻納猶不免焉然後知向戌弭兵爲誤國而華
元籌國樂喜論兵不可不深長思也

鄭賈人

左傳荀罃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真諸楮中以出者

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罃善視之如
賓出已賈人曰吾無其功敢有其實乎吾小人不可
以厚誣君子遂適齊

嗚呼若鄭賈人者其古仁人君子與夫憫人于阨
仁也勞而不居權功實而勇去之義也仁義且勇
而惘然自命曰小人易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
義不見利不勸夫夫也安行仁義不爲利勸沈幾
先物不可控揣匪仁人君子能乎哉或曰謀而未
行實未有功去宜也何幾之見而譽之深曰古今
之患正唯自有其功而安據其實推是心也而肯
奇賞彙編 卷四十三 上 選史

貪天功以居寵利乎庸夫賈利貪夫賈禍若鄭賈
人者君子哉廉賈已

卻至

左傳樂書怨卻至以其不從已而敗楚師也使楚公
子荏告公曰此戰也卻至實召寡君曰此必敗吾因
奉孫周以事君公告樂書書曰其有焉君盍嘗使諸
周而察之卻至聘于周樂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覘之
信遂怨卻至卻請欲攻公卻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
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君實有臣而殺之
我之有罪吾死後矣待命而已

溫季之強戰鄢陵也。寔達樂范然均之爲國耳。外寧內憂。果其然乎。邲之勝也。美損于是。霸而樂伯文致其辜。曲使滅宗。且獨無孤鬼之傷。與木幾而樂遂踵卻。誰謂非好。遂耶。夫樂范中行。皆反噬內訌。百計以求生。不得。獨季臨難不亂。引罪待死。卒違苦成。攻公之計。卽有他罪。庶其蓋之。謂宜特宥。以獎悔悟。而略不分別。晉于是乎無政刑矣。文之與也。魏顛同罪。而異罰。况信知勇。兼如季乎。

匡句須 施孝叔 公族穆子 田蘇

左傳。初。鮑國去鮑氏而來爲施孝叔。臣施氏卜宰匡。奇賞彙編 本國主

十一 選史

句須吉。使爲宰。以讓鮑國。施孝叔曰。子實吉。對曰。能與忠良吉。孰大焉。鮑國相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爲鮑氏後。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將立之。辭曰。無忌不才。請立起也。與田蘇游。而曰好仁。晉侯謂韓無忌。仁使掌公族大夫。

鮑氏之有後于齊也。宜哉。鮑叔一薦。管仲功高于古。聲孟之譏。牽也。彼朋而非其罪。叔幾餒矣。知不如矣。疑非孔子之言也。匡句須定知鮑國。何異叔之知仲哉。仲得返齊。寔由施伯。施伯蓋心奇仲而陰縱之。茲國繼還。又由孝叔聽須用國。施氏之於

管鮑也。恩紀決乎二宗。義故通于累世。斯亦千古之美譚已。穆子克讓。起實堪之。其舉賢也。能敦忠也。不惟忠而孝友萃焉。且樂道人善。而田蘇之賢亦因以傳。夫穆子之仁賢。奚減弟哉。若廉聽而並庸。非悼其孰能之。他人之讓。或以名高二事。獨知人讓善。故併著之。

公孫黑肱 蓬子馮 申叔豫

左傳。鄭公孫黑肱有疾。召室老宗人立段。使黜官薄祭。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于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

奇賞彙編 本國主

十一 選史

富也。君子曰。善哉。蓬子馮爲令尹。有寵于蓬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曰。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告子。昔觀起有寵于子南子。兩得罪。觀起車裂。謂八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者也。知我者如夫子。則可不然。請止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

人情莫畏于死。公而每昏于富貴。是故富貴不與驕侈期。而驕侈至驕侈。不與死。公期。而死。公至理勢之常。公足怪者。伯張且死。而惕然敬戒。貽子以安。庶幾保世之主乎。向使衛公叔而知此。成何至

亡子馮初政幾蹈于南之轍矣。非震懼以尋申叔之苦言。是八人者。肯但已乎。記曰與其溺于人也。寧溺于淵。溺于淵猶可游也。溺于人不可救也。遠子於是為不遠復已。

晏平仲

左傳齊崔杼弑其君晏子立于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且人有君而人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

是非晏子之言也易云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

奇賞彙編

卷四三

十五 選史

而曰獨吾君也乎哉曰人有君亡入弑之是二君也君子耻君不克舜則引為已辜而曰吾罪也乎哉噫甚矣。悖逆不臣之言。非晏子之言也。何以明之。平仲善與人交。夫子稱其久而敬之。夫敬于交人而嫂侮于事君。乃爾乎。平仲而為是言。必不稱于君子矣。陸子餘先生云。左氏書好文其辭而不顧名義。多此類者。信哉。至師曠之論衛侯。史墨之論季氏。皆抑君而臣是助其最甚者。曰畜老猶憚殺之。曰殺老牛莫之敢尸。以為美談。而習焉不察。其如傷教害義何。

齊太史 南史

左傳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

趙盾崔杼之事為晉史易為齊史難而南史為尤難何也盾假仁者也貴以大義義辭為而盾也戾然殺三人而猶執簡以往是死者一時之史而往者萬世之史也春秋作而史有成簡矣能執能往者何人哉是故史以人重輕而國以史升降史誠得其人一董狐足以克晉乘而苟非其人即百倚相無以辟情抗

奇賞彙編

卷四三

十六 選史

衛急子 壽子 宋公子座

左傳初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為之娶于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又殺之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棄長而美公見棄也而視之尤姬納諸御嬖生佐惡而婉太子座美而狠合左師畏而惡之

寺人惠牆伊戾爲太子內師而無寵秋楚客聘于晉
過宋太子知之請野饗之公使往伊戾請從至則獻
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公曰太子將爲亂既與楚客
盟矣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
固聞之公囚太子太子曰唯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
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貼而與之語過期
乃縊而死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亨伊戾左師兄夫人
之步馬者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爲君夫
人余胡弗知國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
先之以玉曰君之妾棄使某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
青實彙編 卷四上 七 選史

而後再拜稽首受之
寬哉急壽之兄弟也而壽爲異母弟不死于父而
死于兄則于義益深于情益痛共世子之死也猶
曰驪姬之積讒宋平于座初無纖隙而合左師力
謀殺之嗚呼痛哉向戌奸兇其罪浮于伊戾江充
萬萬而在春秋中廼列于賢大夫讀者不察可勝
扼腕哉愚故因座表戌爲奸賊首而攬權招賄以
希發嫡復何恨如之

司城子罕

左傳宋向戌善于趙文子又善于令尹子木欲弭諸

傳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傳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
速也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
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
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降服乘綬徹樂出次
視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
請見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 晉悼夫人食輿人之
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
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
更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御成子於承匡
之歲也七十二年矣趙孟召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
青實彙編 卷四下 九 選史

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使助爲政辭以老
使爲君復陶以爲絳縣師而廢其輿尉
是三人者皆非常人也或敏而練事或博而有文
或肅給而恬樸夫有知慮者可與備籌策多聞識
者可與備顧問樸重長年可與備老更然則沈淪
遺逸安所不備哉趙孟召而謝過焉宜也伯宗欲
見之朝且以告而從之皆不沒人善者臧孫不問
亦不言懷善蔽賢益徵于此矣若言月言朔言甲
子了了于心口而何難紀年晉悼問晉襄年季武
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豈亦不知紀年

而為此對耶。比類以觀。非當時之好隱。卽旨史之巧言。

鮑叔 罕虎

左傳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仲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于高侯使相可也公從之

鄭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偏族大多寵不可爲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國無小能事大國國乃寬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是以能爲鄭國

奇賞彙編

卷四十五

史記

子貢問曰春秋之臣孰賢子曰鮑叔子皮子貢曰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曰吾聞鮑叔之薦管仲矣未聞管仲之薦人也吾聞子皮之薦子產矣未聞子產之薦人也大哉薦賢之賢賢于自賢夫自賢者不務集思廣益其究嫌賢妬能其甚比周朋黨而國事隨之故知人能薦士如傳馬棧然先傳直木直木又求直木斯曲木無所容矣鮑管二家幸與齊終始鄭七穆而罕氏後亡豈非明德之報哉

醫緩 醫和

左傳晉侯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爲之未至而

公夢疾爲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其一曰臣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爲也臣在膏之上

膏之下攻之不可藥不至焉公曰良醫也厚爲之禮而歸之晉侯求醫于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爲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天有六氣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緩驗膏肓和知蠱惑二子殆醫諫與而舍醫論政

奇賞彙編

卷四十五

史記

漫及良臣非德言也夫二豎六疾豈獨身病國誠有之或問扁鵲子之兄弟孰爲善醫對曰臣之長兄最善中兄次之扁鵲最下長兄治病視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于家中兄治病其在毫毛故名不出于間若扁鵲者鑲血脉投毒藥副肌膚間而名聞于諸侯知是說也可以攝生可以保國

解揚 厥由

左傳楚子圍宋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

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其將殺之對曰受命以出有死無貳又可賂乎死而成命臣之祿也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吳子使其弟蹇由偏師楚子執之將以戮鼓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于敝邑下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為之備君若驩焉好逆使臣滋敝邑休殆亡無日矣今若奮焉震電馮怒虐執使臣將以蒙鼓則吳知所備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為一人使臣獲蒙軍鼓而敝邑知備其為吉孰大焉乃弗殺

奇賞彙編

卷四十三

三選史

凡行使者必先犯難之勇而後全身之哲是故勇不沈則知不深知不深則辭不贍不足與成君命而亢強敵也若二子者其氣壯故其辭確以烈彼直笑傲于鼎俎之間而獨伸其說是故以莊靈之威怒皆釋焉弗詠千載而下讀之猶凜凜生氣况三軍之聳聽乎

孟僖子

左傳公如楚孟僖子為介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

于宋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後世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諷與何忌于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

僖子之介也其病也至不能答邾勞而昭公適晉自邾勞至贈賄無失禮晉女叔曰是儀也非禮也然則禮之纖鉅亦懸已矣是故懿子問孝夫子告之曰無違正無違僖子也抑僖子不惟知禮且知言不則誰能博識鼎銘而知仲尼之必達後此敬叔出亡至載寶而朝乾侯之事懿子定助季氏以伐公徒則違禮違父雖聖人不能化焉而後知僖子之深于學也是故僖子之賢不減獻莊而古今不察也

奇賞彙編

卷四十三

三選史

與嬖袁克 膳宰屠蒯

左傳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哀公有廢疾公子招公子過殺偃師而立公子留哀公縊與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楚人將殺之既又請私私于帷加絰于頤而逃晉荀盈如齊逆女卒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尊許之而遂酌以飲

工曰女爲君耳將司聰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又飲外嬖嬖叔曰女爲君目將司明也今君之容非其物也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公說徹酒初公欲廢如氏而立其外嬖爲是悛乃止

傳曰國于天地必有與立又曰雖無與立必有與斃陳在春秋中蓋再滅于楚矣一復于申叔一復于觀從而國無間人豈敬仲奔洩治死而忠臣義士空虛至是耶孤踪亡孽乃敢奮焉用玉用馬厚奇賞彙編 卷四十五 二 運史

葬其君而又請私盡喪禮幾見殺而不顧夫厚葬私幄不忘君也加絰而逃不忘讎也烈哉克乎亡國之餘無失禮焉屠蒯者檀弓謂之杜蕢蕢也宰夫也刀七是共而敢與知防一言而定知宗于當日揚杜舉于千秋噫忠義慷慨往往失之賢卿相而嬖人宰人特著奇節詩云如彼飛蟲時亦弋及此之謂也

觀從

左傳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曰今不封蔡祭不封矣我請試之以蔡公之命召子于子哲蔡人

聚而將執之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匹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衆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王縊于芋尹申亥氏平王封陳蔡召觀從曰唯爾所欲對曰臣之先佐聞卜乃使爲卜尹

甚矣楚靈之無道也滅陳蔡而縣之卜得天下不吉至詬天而呼壅而降罰雖因羣喪職者而從實首事犯難唱謀以告朝吳吳始贊成卒封陳蔡與滅繼絕切莫大焉平王既召觀從將唯所欲乃僅奇賞彙編 卷四十五 三 運史

僅請爲卜尹辭尊富居卑貧豈懲父之隱痛而思難蓋愆耶朝吳不知出此卒中無極之譏悲夫申胥復楚魯連卻秦皆逃賞不受觀從于知勇其過人遠矣

芋尹無宇 申亥

左傳楚子之爲令尹也爲王旗以田芋尹無宇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卽位爲章華之宮納於人以實之無宇之闖入焉無宇執之有司弗與曰執人于王宮其罪大矣無宇辭曰天子經略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今

有司曰女胡執人于王官將焉執之。王沿夏將欲入鄢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王弗誅惠孰大焉君不可忍惠不可棄吾其從王王縊于申亥氏魏絳之戮楊干季孫之出莒僕皆據法守正有關國紀者楚圍是時貴驕僭擬篡本著矣而無宇逆折其萌且以章華爲逆數僭僭有辭即驕主不得亢焉豈非剛正強力之臣乎楚不知用其不競也宜哉而以爲再奸王命即其子不喻也然從王葬王美哉世濟乎忠悃孝思其父子當爲列傳云。

樂共子 夙沙釐

奇賞彙編

卷四十三

王選史

國語武公伐翼殺哀侯止樂共子曰苟無死吾以子見天子今子爲上卿辭曰成聞之民生于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唯其所在則致死焉且君知成之從也未知其待于曲沃也遂闕而死。中行伯既克鼓以鼓子宛支來令鼓人各復其所非寮勿從鼓子之臣曰夙沙釐以其犇行穆子召之曰鼓有君矣爾止事君吾定而祿爵對曰臣委質于君之鼓未委質于晉之鼓也穆子言于頃公與鼓子田于河陰使夙沙釐相之。

嗚呼忠臣之殉其君也生死追隨如嬰兒之于母。

烈婦之于夫若二子者不爲爵祿誘不以威武屈芳名勁節揭日月而不朽矣。內傳于獲翼侯及樂共叔下不載其言至鼓子宛支作欒鞮而無夙沙釐事紀事之異如此然死即死耳河陰之相益復可憐亡國之不幸迺有欲死而不得者豈不尤可痛哉春秋諸侯生被俘囚者多矣而從列之臣不少概見是故亟錄二子以補內傳之闕遺。

城父司馬奮揚

左傳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王信之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未至而使遣之太子建奔宋王召奮揚使城父人執已以至王曰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奉初以還不忍後命故遣之王曰爾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

奇賞彙編

卷四十三

王選史

申生在內而亡重耳在外而安夫人子豈安于去父哉誠不遺君以殺子名斯亦小枝受大杖走之義也斬袪之事君命三宿而一宿至其與未至而先遣太子不霄淵歟夫咄嗟應機慷慨應召自非知深勇沈者曷克辦此至奉初以還不忍後命真

知深勇沈者曷克辦此至奉初以還不忍後命真

可動天地泣鬼神。其奈平之克耳。何干於無極。若轉圜然。納嬖黜子。明開必殺之機。而獨惜伍奢之不得為奮揚也。藉揚而處奢之地。不知別有機權不耶。抑待死併命耶。夫權難預設。要不離正。若奮揚者。正而能權。奇之奇矣。

宋公子目夷 楚公子申 公子結 公子啓

衛公子郢

左傳宋公疾太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退 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

奇賞彙編 卷四十三

三人 選史

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命公子申為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卒于城父子開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與子西子期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 初衛侯遊於郊子南僕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為太子君命也對曰

夫人之子輒在乃立輒 夫子臧季札豈非翩翩濁世之高讓哉愚攷春秋中宋之子魚衛之子南楚三公子如子西子期子

閭皆當幾固諫終守臣節蓋亦庶幾乎曹吳之風其視乘隙構會若鄭突楚圍者不啻淵哉或謂臧札之讓冥鴻遠引不與國事白公之亂子西奚辭焉是又不然當其能諫則吾取其讓已耳仲尼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夫彼哉之歎自與取節之義不相蒙也

褚師圖 公山不狃

左傳衛侯將如五氏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圖在 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 吳為邾

奇賞彙編 卷四十三

三人 選史

敗將伐魯聞于叔孫輒對曰晉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公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王問於子洩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

誼哉公山不狃之言也是不足為去國者法乎語云千里不唾井况乃昔所奉此逐臣棄婦之極思忠厚之道也或云隨武之居秦也寔謀宗國是故不如子鮮子鮮曰吾不可以立人之朝矣夫師圖

公山非端士也而用心持論近厚而正焉愚故揭之以示法

王生 張柳朔

左傳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爲柏人昭子曰夫非而讎乎對曰私讎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張柳朔謂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止死王生授我矣吾不可以僭之遂死于柏人

語云達視其所舉夫舉人者與舉于人者不交相重哉有味乎王生之言其于公私好惡抑何持正奇賞彙編 卷四十三 三十一 選史

奉公乎柳朔既身止死又命其子以從主君臣父子可謂曲盡而靡憾矣嗚呼古之君子相勸以公相成以德義後世相酬以恩怨而背公死黨務徇其私以亂天下聞二子之風能不有覩面目邪

晉文姜 文公趙姬 齊仲子 張公

左傳晉公子重耳之及于難也遂奔狄狄人伐廆咎如獲其二女叔隗李隗納諸公子公子取李隗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爲不可將行謀于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

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 文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趙姬請逆盾與其母于餘辭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爲才以爲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爲內子而已下之 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驪聲姬生先以爲太子諸子仲子戎子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爲太子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間諸侯難光之立也列于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太子先使高厚傅牙以爲太子齊侯疾崔杼逆光而立之光殺戎子尸諸朝

奇賞彙編 卷四十三 三十一 選史

婦人之道以順爲正者也詩云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易云無攸遂在中饋左氏之紀婦人也多言繁稱如鄧曼定姜輩猶苦其斷斷而况雍姬息嬀之儔乎齊姜勸行晉公子殺蠶妾以滅口謀于舅犯而醉遣之斯計臣烈士之所難而功豈後狐趙耶君姬氏之請逆叔隗仁義之至也已讓爲內子而下之謙尊之至也其才盾而以爲嫡也則忠晉國而光啓趙宗難之難矣故他日盾曰微君姬氏

則臣狄人也。廢長立嬖，鮮其濟者。此從來嬖妄輩所以禍國。而仲子能正言而顯諍之，至不難割愛于所生。豈非千古之誼訓與？傳列女者，僅知僖負羈妻與公父文伯母耳。不知有三夫人。余特闡而志之。

附論補遺

李文子 晏子

胡傳經書行父如齊而不言其故。下書公會齊侯于平州，則知此會行父請之也。又書齊人取濟西田，則知其請蓋以賂也。雖微傳其事者矣。諸侯立卿爲公室輔，猶屋之有楹也。而謀國如此，亦不待貶絕而惡自見者也。不然以行父之勤勞恭儉，相三君而無私積，必能以其君顯名與晏嬰等矣。

李文子魯之賢大夫也。其相三君至四十年，而其功也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迄今以爲美譚。蓋信乎勤勞恭儉矣。至殺適立庶之事，康侯備責焉，而惜其不得與晏嬰等嘗試攷之。吾所爲文子惜者，獨恨弗克繩武與成季等耳。何晏嬰之足擬乎？何以明其然耶？夫文公之有

奇賞彙編

卷四十三

主選文

奇賞彙編

卷四十三

主選文

子赤猶莊公之有子般也。莊憂慶牙之構亂，以問成季。成季對曰：臣以死奉般。其僞僞獻獻奉公持正者如此。仲遂之權，不加之慶父，而請齊立接。靡然從之。爲之納賂，爲之固位，奔走齊廷，靡有寧歲。其何罪于莒僕？僕豈無辭跡，其行事殆弗思之甚者。是故孔子譏之曰：冉斯可矣。而誤解云：三則私起而反惑。夫弑立何事而惑待三思乎？及仲遂既死，其子何罪？徒以欲張公室之故，追憾先君，廼始背齊事晉，而假手臧孫以逐歸父，甚至掃竟內之師，逞忿于鞏，以召楚陽橋之役，而大辱我君國。成季之忠勤，有是乎？至若晏子之在齊也，以顯君稱竊謂齊東稱之耳。詳攷景公當日果何事之能顯乎？然畜君好君，孟氏亦稱之。史遷之評管晏，至不足管子而願爲晏子執鞭。是皆未斷以仲尼之言也。仲尼曰：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夫晏子事景垂五十年，誠使君臣相說，以其君顯而何沒世不稱乎？嘗試論之。當景公時，有伯顯之機三而坐失之。夫齊霸國之餘業也。自晉悼沒而楚靈橫，南北之勢尚未有分屬也。及晉楚合成，列國交見，而特釋齊秦，卽齊之強而天下畏齊可知。

也。當是時，區論修陘，亭之賜履，以詰包茅。弟令起而助晉，遏楚不至，驅中原冠帶，以易江漢之屬夷。則晉必讓謀，楚必避舍，而代興之矢，且不為虛發。惜哉！坐失此顯機，而弗圖一也。齊魯甥舅之國，而股肱夾輔其職也。子朝之難，謀王室者，偏友邦矣。而齊若罔聞焉。且魯君之朝夕齊廷也，誠命偏師，一問意如之罪，則魯君必歸，天下必聞風誦義，而齊可復霸。威權震懼，必無陳氏移民之謀。又惜坐視顯幾，而弗圖二也。當景公欲用仲尼，此非千載一時耶？而晏子沮之曰：「窮年不能竟其說，累世不能殫其用。」夫既已竟嬰之說，殫嬰之用矣，而用安在乎？後此女樂之歸，寔本沮封故智，竟俾三年期月之功用，不一試于齊魯，豈非千古遺恨哉！此又宇宙治亂一大幾，而坐自沮喪三也。夫坐此三失，而猶得伯顯並稱乎？況躋嬰于仲上哉？仲相桓，能一匡九合，民至于今受其賜。晏子事景，至無得而稱。孔子之言，不信而信。齊東之野語，與徵角之虛譚哉！史遷舛錯，又奚足辨？吾故曰：行父恨弗克繩武，而不必等晏嬰也。如弟曰：「勤勞恭儉，則二卿者誠無所容其軒輊矣。」

奇賞彙編

卷四十三

三 選史

趙宣子 樂武子

胡傳：趙穿手弑其君，董狐歸獄于盾，曰：「子為正卿，不越境反不討賊，而盾也受其惡，而不敢辭，仲尼因其法而不之革，其義云何？」曰：「正卿當國，任事之臣也。國事莫酷于君見弑，不于其身而誰責乎？」晉樂書親執厲公于匠麗氏，使程滑弑公。春秋稱國以弑而不著樂書之名，氏何哉？仲尼無私與天為一，奚獨于趙盾許止歸生楚比陳乞則責之甚，偏計之甚嚴，而于樂武子開略如此乎？學者深求其旨，知聖人誅亂臣討賊子之大要也，而後可與言春秋矣。

奇賞彙編

卷四十三

三 選史

夫晉卿之賢者，疇不曰宣孟之忠，樂武之德為稱首哉？然盾弑靈，書弑厲，二子皆有名章徹而魯史所載有盾無書，胡氏於董狐之獄，不煩再訊，獨州蒲一傳，讀者反覆推詳，竟莫省其旨歸，咸謂康侯於此求其說而不得，強而為之辭，是故支離晦澀而終不可解。固宜學春秋者，童而習之，白懵如也。吾據康侯此傳，豈謂厲公不君，通國之所欲弑，故稱國以弑，而不著樂書之名，氏為仲尼特筆耶？然春秋魯史，故孟子云：「其文則史。」則凡魯史所書鄰國之事，皆就鄰國之赴告，一一書之。況孔子生於

其後顧能取國史成策而漫爲之更張變亂耶。斷必不然是故桃園不以盾赴魯史安從書盾。匠麗果以書赴魯史安得漏書。仲尼又安得變亂國史而去書稱晉哉。或曰桃園之事變起倉卒。盾欲出亡。安能禁國人之奔赴。而更狐史之獄辭。若夫匠麗書偃。積謀從容。鎮定以撫國人。而誰敢實赴其名氏。宋鮑之于昭公。楚圍之于郟放。皆是類也。此於從告之說。似爲可據。然讀春秋者。欲一一以類求之。頗多齟齬難合。而康侯作傳。樂謂聖人有特筆。春秋多微辭。故常索之艱深。而不免于支離晦澀者。時時有之。其見於陸子餘胡傳辨疑一書。卽康侯復起。當無以易之矣。

奇賞彙編

卷四十三

史記

隨武子 趙文子

左傳子木問于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天子之家事治。言于晉國。無隱情。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宜其光輔五君。以爲諸侯盟主也。檀弓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行并植于晉國。不沒其身。其知不足稱也。其勇犯乎。文子曰。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我則隨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

晉人謂文子知人。趙孟之于隨武。是何推尊之至。而摹倣之深乎。其于稱引。勇犯陽處父。皆不與也。而獨與隨武爲知仁。夫犯也。授璧請亡之意。於要君固寵。誠不免焉。而直謂見利不顧其君。則非所以論犯也。賈季之易班。或曰民衆不說。陽子見殺。或曰君漏言焉。處父當時其爲身謀。則闇爲國謀。則忠。君子惜之。倘所云利其君。而忘其身者。非耶。試攷趙孟生平。以合隨武。其行業相似也。器韻相等也。趙武執政晉國之盜。逃奔于秦。君子以爲善人在上。國無幸民。趙文子退然如不勝衣。訥訥然言不出口。所舉于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若二子者。信皆保世之主。能敬慎以沒身者也。獨所謂利其君。不忘其身。君子不無遺論焉。君子曰。苟利其君身。于何有。必屑屑然曰。謀身爲知。利君爲仁。其孰與合而歸吾君。是故夫二子者。以德則大賢。以位則執政。而獨無輔伯主盟之大業。手夫自晉襄殺靈公幼。而晉伯之哀。自趙盾始。不在諸侯。盾實始倫。隨會佐之。於是楚日橫。而晉少懦矣。邲之戰也。中行桓子猶欲爭之。爭之不得。而知難養晦之說。乃始藉爲口實。

奇賞彙編

卷四十三

史記

而明棄諸夏以長楚氛。是則隨武之謀居多焉。而謂光輔五君以爲盟主。豈其然與。甲氏留吁之役。區區殘邑。其何捷之侈。而太傅是崇。蔽冕是錫。有覲妹榮。不懼爲楚人笑乎。未幾房帷怒客。卻獻逞忿。弗知禁也。而私告其子。諄諄退避。所謂言于國無隱情者。如是耶。大要觀其教變。摠此不忘其身。善藏其用之老謀。而焚用敬永。亦遂終身不欲抗楚。至郢陵之戰。惴惴外寧之是憂。而歸而祈死。夫非先子之遺訓乎哉。趙武繼盾。猶焚之繼會也。於是聽弭兵之說爲交見之舉。讓楚尸盟。而南北之奇賞彙編

卷四十三

元 選史

勢始一分而不可復合矣。故曰夫二子者。晉國之善人君子也。器韻功能略相等也。而責以輔伯主盟之大業。則謀身之知較重于利君之仁焉。

春秋賞析後序

頃讀竟陵鍾儀曹史懷與吾友王叔士史商能令讀書人頓長一格。蓋其識論義味超然故紙之外。又俱從細心精入。非鑿空起鑪以詭異自矜者。茲又得餅史賞析而更恍然也。左氏浮夸往往以成敗論事。其昧于大體無足深怪。康侯於君臣名分之際。謹嚴矣。迺如叔仲惠伯洩冶平仲等案判批模糊猶未稱神明。霹靂上下數千年。循覽因襲亦竟未有快豎一義者。而餅史抉隱導微。如累劫暗室一燈。照破功在世教。豈僅齒牙生慧而已。若所稱處弱勢者。恃有強氣。奇賞彙編

卷四十三

元 選史

有難犯之勇。而後有全身之哲。不啻三致意焉。抑亦當今揀時之神針也。餅史嘗合刻武侯靖節二集。其所寄托悠然。可想靖節詩云。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於乎可以言春秋者。今伊誰哉。則斯義也。亦誰與共賞析夫。

天啓辛酉冬日文震孟題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四十三終

春秋三書引

史氏陳仁錫識

予評左傳疑其豔而傷理得王陸楊
三種書喜甚讀詞命可以立言讀鐫
可以斷事讀賞析可以辨品覽者無
作文字視

奇賞彙編

春秋

一

春秋詞命引

震澤王鏊輯著

予讀左傳愛其文而尤愛其詞命當
春秋時諸侯大夫朝聘宴饗征伐會
盟類以微言相感觸其辭命往來亦
皆婉而切若魯羽父請薛侯晉陰飴
甥對秦穆公知罃對楚共
王簡而莊若滅文仲對王使周
景王責晉人爭閭田巽而

奇賞彙編

春秋

二

直若鄭人告楚將服于晉子產對晉
問入陳對士文伯壤垣游吉對楚
雖或發于感憤然猶壯而不激若
狐突對懷公解揚對楚屈而不撓
若
子大叔儀對甯獻公喜對齊侯吳驟由對詞窮矣然且文
楚子齊國佐對晉焉遁而飾若王子伯駢告晉王子偽
而恭若鮑叔告魯請管仲伯州犂
對鄭子羽楚蘧越請宋華向誣
而近正若晉呂相絕秦
叔魚歸季孫於戲何其譴

於詞也其猶有先王之遺風乎予生
謇訥甚思所以變其氣質而無繇因
彙粹其詞而日諷焉庶有益乎孔子
曰不學詩無以言讀此編者亦可以
有言矣

前賞彙編

春秋

三

前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四十四
春秋詞命

隱公

宋穆公召孔父屬塲公

衛州吁告宋

石碯告陳使討州吁與石厚

魯辭宋使

魯衆仲對齊使

魯羽父請薛侯

魯隱答齊侯

前賞彙編

卷四十四 春秋詞命

選史

鄭莊公告許大夫百里

桓公

魯人告齊

莊公

鮑叔告魯

魯弔宋災

宋對魯使

原繁對鄭厲公

陳敬仲辭齊卿

敬仲辭齊桓公

僖公

荀息假道於虞以伐虢

楚告齊桓公

管仲對楚行人

楚行人對齊

楚屈完對齊

屈完又對齊侯

周襄王使宰孔賜齊侯

齊桓公對宰孔

管仲辭上卿之禮

奇賞彙編

卷四十四目

春秋詞命

二

選史

周襄王嘉管仲

晉韓簡請戰

秦伯使公孫枝對晉使

秦穆公辭晉大夫

晉大夫請秦穆公

秦穆姬請晉侯

晉陰飴甥對秦穆公

晉孤突對懷公

晉重耳對楚子

子犯辭晉文公

寺人披對晉文公

周襄王告難於魯

臧文仲對王使

周襄王不許晉文公

展喜勞齊師

欒子對楚人

子玉請戰于楚子

子王請戰于晉師

晉欒枝對楚師

襄王命晉侯為伯

奇賞彙編

卷四十四目

春秋詞命

三

選史

燭之武辭鄭伯

鄭文公請燭之武

燭之武說秦伯

周公閱辭魯饗

鄭絃高犒秦師

鄭皇武子辭秦戌

文嬴請三帥

孟明辭晉使

晉陽處父誘楚師

文公

魯莊叔謝晉侯

衛甯武子辭樂

魯襄仲辭秦王

秦西乞術答魯使

秦行人成晉師

襄仲求昭姬于齊

宋司馬華孫尋宴

鄭子家告趙宣子

宣公

王孫滿答楚子問鼎

訂賞彙編

卷四十四目

春秋詞命

四

歷史

凡諸侯之大夫違告于諸侯

鄭伯逆楚師

鄭皇戌告晉師

楚子告晉師

晉隨季對楚使

晉趙括對楚使

楚蒍叔奉麋獻晉鮑葵

晉魏錡射麋獻楚潘黨

楚子告唐惠侯

衛人殺孔達以說於晉

楚子責解揚

晉解揚對楚子

宋華元告子友

定王告晉士會

苗賁皇言于晉侯

成公

齊頃公請戰于晉師

晉人對齊頃公

齊頃公復晉人

晉韓厥請頃公

訂賞彙編

卷四十四目

春秋詞命

五

歷史

齊國佐對晉人

晉人對齊使

晉侯勞三帥

周定王辭晉獻齊捷

晉知罃對楚共王

楚子及告鄭許二君

巫臣遺楚子重子反

季文子告晉韓穿

晉士燮却魯請

穆姜禮謝季文子

楚回鎮儀對晉景公

楚子反邀卻至

卻至對子反

子反對卻至

卻至對子反

晉侯使呂相絕秦

楚子使工尹襄問卻至

卻至對楚使

晉欒鍼使行人飮子重

楚共王止子反

子反對共王

曹人請命晉侯

魯聲伯對卻犇

聲伯又對卻犇

晉悼公告諸大夫

襄公

鄭成公命子駟毋從晉

晉荀息對孟獻子

晉知罃辭魯侯

孟獻子答知罃

奇賞彙編 卷四十四 春秋詞命

六 選史

晉士句告會于齊

晉魏絳辭晉侯

晉悼公止魏絳

晉韓獻子問叔孫豹

叔孫豹答韓獻子

孟獻子請屬鄆于晉

叔孫豹責衛孫文子

鄭王子伯駟告晉

晉知武子對鄭使

季武子對晉使士句

晉士句答季武子

鄭公子駟不受晉盟

宋向戌辭偏陽

鄭人告楚將服于晉

臧孫紇對晉叔向

晉悼公以樂之半賜魏絳

魏絳辭樂

齊晏桓子對王室求后

楚共王告大夫

晉范宣子數成子駒支

奇賞彙編 卷四十四 春秋詞命

七 選史

姜戎對范宣子

魯厚成叔弔衛

衛大叔儀對厚成叔

周靈王賜齊侯命

晉人却魯請

叔孫豹對晉人

楚康王告令尹子庚

晉欒盈辭王行人

鄭公孫僑對晉徵朝

鄭公孫黑肱戒子

奇賞彙編

卷四十四

春秋詞命

人

選史

臧武仲求後于

臧武仲請魯

華周對莒子

杞梁妻辭齊侯

鄭子產告韓宣子

魯子服惠伯對叔向

子產對晉問入陳

衛獻公讓大叔儀

大叔儀對獻公

子產辭賞

子產請印董父于秦

晉侯拜齊鄭二君

齊晏平仲告叔向

鄭公孫夏爲鄭伯謝晉

晉韓宣子對靈王

衛免餘辭邑

晉趙孟復楚子木

宋左師請賞

楚人還鄭使游吉

游吉對楚使

奇賞彙編

卷四十四

春秋詞命

九

選史

季武子告襄公取卞

楚蘧罷荅穆叔

晉趙武謝絳縣老人

晉士文伯讓子產壞垣

子產對士文伯壞垣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四十四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許選

春秋詞命

隱公

宋穆公召孔父屬殤公

殤公名與夷宣公之子

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

得保首領以歿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

奉之以王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羣臣願奉

馮也穆公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爲賢使王社稷若

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

奇賞彙編

卷四十四

一 選史

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人之功

衛州吁告宋

州吁弑君自立將修先君之怨于衛而求寵于諸侯以和其民故告

宋代

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爲主敵邑以賦與陳蔡從則

衛國之願也

時宋公子馮在鄭故云除君害

石碏告陳使討州吁與石厚

厚碏之子也與州吁遊

衛國偏小老夫耄矣無能爲也此二人者實弑寡君

敢即圖之

魯辭宋使

鄭師伐宋入其郭宋人使來告命

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難今問諸使者曰師未及國

非寡人之所敢知也

魯衆仲對齊使

齊與宋衛鄭結成宋告

君釋三國之圖以鳩其民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敢

不承受君之明德

魯羽父請薛侯

薛侯來朝爭長

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土則度之

賓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寡人若朝于

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視寡人則願以滕君爲請

薛侯

魯隱答齊侯

齊侯與公伐許許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

奇賞彙編

卷四十四

二 選史

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

寡人弗敢與聞

鄭莊公告許大夫百里

時齊魯以許讓鄭

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于許君而假手于我寡人寡

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許自爲功乎寡

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鬪其口于四方其况能久有

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

吾子若寡人得沒于地天其以禮悔禍于許無寧茲

許公復奉其社稷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昏媾

其能降以相從也無滋他族實偏處此以與我鄭國

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而況能禮祀許乎？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爲，亦聊以固吾圉也。

桓公

魯人告齊

桓公在齊，使彭生殺之。

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彭生除之。

莊公

鮑叔告魯

齊欲用管仲，故託辭以欺魯。

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仲，讎也，請受而甘心焉。

奇賞彙編

本學固

三 運史

魯弑宋災

宋大水。

天作淫雨，害於桑，盛若之何不弔。

宋對魯使

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君憂，拜命之辱。

原繁對鄭厲公

厲公責原繁不納已。

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爲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

陳敬仲辭齊卿

敬仲自陳奔齊，齊桓公使爲卿。

羈旅之臣，幸君獲宥，及于寬政，赦其不閑于教訓，而免於罪戾，弛於負擔。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誨，請以死告。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

敬仲辭齊桓公

敬仲飲桓公酒，公曰：「以火繼之。」故辭。

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

僖公

晉荀息假道於虞以伐虢。

冀爲不道，入自顛軫，伐鄭三門。

先是冀伐虞，至鄭攻其三門。

奇賞彙編

本學固

四 運史

既病，則亦唯君。故今號爲不道，保於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于虢。

楚告齊桓公

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楚。

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

管仲對楚行人

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

楚行人對齊

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

楚屈完對齊侯

君惠徵福于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

屈完又對齊侯

屈完又對齊侯

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衆無所用之。

周襄王使宰孔賜齊侯胙

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以伯舅。耄老加勞。

奇賞彙編 卷四十四

五 運史

賜一級無下拜

齊桓公對宰孔

天威不遠。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

隕越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

管仲辭上卿之禮

齊桓公使仲平戎於王。王以上卿之禮饗之。

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

周襄王嘉管仲

舅氏。余嘉乃勲。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

晉韓簡請戰

太惠公歸而告秦。且聞之。權故秦侯之晉侯。是秦師。

寡人不佞。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

秦主使公孫枝對晉使

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愛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

秦穆公辭晉大夫

晉侯及秦伯。下皆獲晉侯。

二三子何其感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此。

晉大夫請秦穆公

奇賞彙編 卷四十四

六 運史

君履厚土而戴皇天。皇天厚土實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

秦穆姬請晉侯

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歿。夕以入。則朝以歿。唯君裁之。

晉陰飴甥對秦穆公

秦伯曰。晉國和平。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國也。曰。必報讎。寧事夷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

歟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爲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爲怨秦不其然

晉狐突對懷公

突之子毛及偃從文公在外懷公命無從亡人突弗召公執突

將殺

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

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

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

奇賞彙編

卷四十四

七 選史

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

晉重耳對楚子

重耳在楚

楚子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

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

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楚子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

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

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橐鞬以與君周旋

子犯辭晉文公

臣負羈紲從君巡于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

而况君乎請由此亡

寺人披對晉文公

文公之立也披見公負其斬袪又爲惠公來求殺之

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

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害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

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

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衆豈唯刑臣

周襄王告難于魯

不穀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汜敢告

叔父

臧文仲對王使

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

奇賞彙編

卷四十四

八 選史

周襄王不許晉文公請隧

文公納襄王王饗之請隧

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

展喜勞齊師

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于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

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

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晉

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

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太師藏之桓公是

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

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叻我敝邑

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

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

夔子對楚人。夔子不祀祝融與

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

子玉請戰于楚子。楚子圖宋晉侯救之，楚子欲退。

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

子玉請戰于晉師。

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

晉樂枝對楚使。

奇賞彙編 卷四十四

九 選史

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在此爲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

襄王命晉侯爲伯。以城濮之勝。

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逃王慝。

燭之武辭鄭伯。秦晉圍鄭，鄭文公使燭之武見秦君求退師。

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爲也已。

鄭文公請燭之武。

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

子亦有不利用焉。

燭之武說秦伯

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于君，敢以煩

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鄰

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其

困乏，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爲晉君賜矣。許君焦瑕，

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

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

晉，唯君圖之。秦師速還。

周公閱辭魯饗

襄王使閔來聘，魯饗之，有昌歆白黑形鹽。

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

奇賞彙編 卷四十四

十 選史

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

鄭弦高犒秦師

秦穆公游師伐鄭，鄭商人弦高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

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于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

爲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

鄭皇武子辭秦戊

吾子淹久于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爲吾子之將

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

以間敝邑，若何？

文嬴請三帥

文嬴，晉襄公母秦女也。三帥，孟明、西乞術、白乙也。

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

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

孟明辭晉使

晉釋三帥以先穆之言使追之故孟明辭晉而對

君之惠不以累臣擊鼓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爲戮矣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

晉陽處父誘楚師

處父侵蔡楚子救之夾派而軍陽子患之

吾聞之文不犯順武不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陳遲速唯命不然紆我老師費財亦無益也

退舍陽子宣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王殺子士

文公

魯莊叔謝晉侯

公如晉晉侯饗公賦菁菁者莪莊叔以公降拜

青實彙編

卷四十四

土

運史

小國受命于大國敢不慎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

衛甯武子辭樂

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湛湛露斯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

馬

臣以爲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于王王宴樂之于

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

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秣弓矢

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于大

禮以自取戾

魯襄仲辭秦王

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晉不與秦伐晉故辭之

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王

秦西乞術答魯使

寡君願微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爲瑞節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

秦行人戒晉師

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因無陋矣

兩軍之士皆未愁也明日請相見也

襄仲求昭姬于齊

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罪之

青實彙編

卷四十四

華孫來盟

公與之宴

土

運史

君之先臣督得罪于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請承命於亞旅

魯人以爲敝明非君子之所與也

鄭子家告趙宣子

趙宣子之會晉侯不見鄭伯以爲貳于楚也

寡君即位三年召蔡侯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于

敝邑以行敝邑以侯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

侯偕十一月克滅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于執事

言蔡之事晉皆鄭之功

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夷以請

陳侯于楚而朝諸君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蒞陳

事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于君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鄭太子也八月寡君又往朝以言陳名夷

也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在位之中一朝于襄而

再見于君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于絳雖我小國則

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鹿豕不

擇音陰也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不德則其鹿

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命之罔極亦知亡矣將悉敵

賦以待于僇唯執事命之文二三年六月壬申朝于

奇賞彙編卷四 主 運史

齊四年二月壬戌為齊侵蔡亦獲成於楚居大國之

間而從于強令登其罪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

宣公

王孫滿答楚子問鼎楚子伐陸渾之戎觀兵于周疆王孫滿勞之楚子問

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食九牧

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

山林不逢不若魑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

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

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

也天祥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郊鄉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凡諸侯之大夫違告于諸侯書崔氏蓋相其告

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廟敢告

鄭伯逆楚師時莊王克鄭

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

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

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微福于厲宣

奇賞彙編卷四 主 運史

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于九縣君之惠也孤

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

鄭皇成告晉師鄭與楚盟晉師救之

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

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為承楚師必敗

楚子告晉師鄭之

寡君少遭閔內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

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

晉隨季對楚使

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

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敢拜趙命之辱

晉趙括對楚使時魏子以隨李之辭為諸故使趙括更之

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于鄭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

楚攝叔奉麋獻晉鮑癸

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時鮑癸追及攝叔此蓋射以善詞求免

晉魏錡射麋獻楚潘黨

子有軍事獸人無廼不給于鮮敢獻于從者

齊實彙編卷四 五 選史

楚子告唐惠侯

不殺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

衛人殺孔達以說于晉晉以衛之殺陳也討焉孔達自以為罪殺而死

衛人以此詞告於諸侯

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構我做邑于大國既伏其罪矣敢告

楚子責解揚解揚為晉使宋使無降楚楚使之命楚子將殺之

將殺之

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汝則棄之速即

爾刑

晉解揚對楚子

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貲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

宋華元告子反時楚圍宋急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而告之

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

齊實彙編卷四 其 選史

聽子反告王而與之盟

定王告晉士會士會平王季王享之殺蒸武子私問其故

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

宴王室之禮也禮以修晉國之法

苗賁皇言于晉侯晉郤克徵會于齊婦人笑于房齊使高固晏弱祭朝南郭

晉人執三子

夫晏子何罪昔者諸侯事吾先君皆如不逮舉言羣臣不信諸侯皆有貳志齊君恐不得禮故不出而使四子來左右憂沮之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子及欽孟而逃夫三子者曰若絕君好寧歸死焉為是犯

難而來。吾若善逆彼以懷來者。吾又執之以信齊。吾不既過矣乎。過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悔。何利之有焉。使反者得辭。而害來者以懼。諸侯將焉用之。

成公

齊頃公請戰于晉師

率之

子以君師尊于敵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

晉人對齊頃公

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于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羣臣請于大國。無令輿師淹于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

奇賞彙編

卷四十四

七 選史

齊頃公復晉人

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

晉韓厥請頃公

率之戰。齊師敗績。韓厥請頃公。公在父代。齊侯以見。

寡君使羣臣為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于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忤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

言欲攝齊之官。承其空乏。蓋欲執齊侯而歸故諫師。

詞其

齊國佐對晉人

齊人致駁和晉晉不可曰必。其敵。內盡東。以諸同叔子為質而使齊之封。

蕭同叔子非他寡人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

母也。吾子布大命于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于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為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于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微。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惟命是聽。

晉人對齊使

羣臣帥賦。與以為魯衛請。苟有以藉口。而復于寡君。君之惠也。敢不惟命是聽。

乃盟于姜。姜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

晉侯勞三帥

卻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田。若之訓也。二子子之。

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勞之如卻克。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變何力之有焉。樂伯見公亦如之。對曰：變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

周定王使單襄公辭晉獻齊捷。音侯使單襄公辭晉獻齊捷。

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涵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見弟甥舅。侵敗王畧。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懼禁淫慝也。今叔人克遂有功。于齊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華伯實來。未有職司。于王室。又奸先王之禮。余雖欲于華伯。其敢廢舊典。以泰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太師之後也。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

晉知罃對楚共王。知罃見殺于楚。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以

求知罃楚人歸之。

王遂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爲俘馘。執事不以勞鼓。使歸。卽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累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奸。臣不與及。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

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

累臣得歸。骨于晉。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臣首其請。于寡君。而以戮

于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大及于事。而帥偏師。以修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重傷之禮。

楚子反告鄭許二君。鄭伯與許男謀于反。不能決也。故告之如此。

君若辱在寡君。寡君與其二三臣共聽兩君之所欲成。其可知也。不然。側不足以知二國之成。

巫臣遺楚子重子反。巫臣出奔于重。子反分有其室。

奔命以死。爾以讒慝貪昧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于

奔命以死。

季文子告晉韓穿。韓穿使韓穿來言。陽之田歸之于齊。

大國制義以爲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于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況霸上。霸王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

手詩曰猶之不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

晉士燮却魯請晉士燮來聘與魯共伐邾公賂之請緩師

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君後諸侯

是寡君不得事君也使宣伯帥師而會伐邾

穆姜禮謝季文子季文子如宋致女歸復命公享之穆姜出于房以謝

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猶

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賦絲衣之卒章而入

楚囚鍾儀對晉景公

問其族對曰冷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宮

奇賞彙編卷四十四手選史

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

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問問之對曰其為太子也師保

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不知其他范文子曰楚囚君子

也聖為之禮使歸求成

楚子及邀却至晉楚成好却至如楚聘楚子辛之子反相為地室而縣焉却至

驚而走

日云莫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

却至對子反

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睨之以大禮重之以備

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

子反對却至

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

樂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

却至對子反

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為世之治也諸

侯問于天子之事則相朝也于是乎有享燕之禮享

以訓其儉宴以示慈惠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

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

所以扞城其民也故詩曰赴赴武夫公侯于城及其

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思爭尋常以盡其民略其武

奇賞彙編卷四十四圭選史

夫以為已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赴赴武夫公侯腹

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為民于城而制其腹心亂則

反之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為法然吾子主

也至敢不從

晉侯使呂相絕秦

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誓盟重

之以昏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

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又不

能成大勲而為韓之師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是

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

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
鄭人怒君之疆場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
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文
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
西也無祿文公卽世穆爲不弔蔑然我君寡我襄公
迭我殺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我
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
勲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殺之師猶願赦罪于穆公
穆公弗聽而卽楚謀我天誘其來成王隕命穆公是
以不克逞志于我穆襄卽世康靈卽位康公我之自
出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姦賊以來蕩
搖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猶不悅入我河曲
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
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及君之嗣也我君
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利吾有
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郤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陲
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徵福于先
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
修舊德以追念前勲言善未就景公卽世我寡君是
以有令狐之會君又不祥背棄盟誓白狄及君同州

奇賞彙編

卷四十四

重 運史

君之仇讎而我之昏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
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史君有二心
於狄曰晉將伐汝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
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
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
入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
一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寡人
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寡寡人而賜
之盟則寡君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微亂君
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
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

奇賞彙編

卷四十四

重 運史

楚子使工尹襄問卻至

郢陵之戰卻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

曹而趨風故楚子勞之

方事之殷也有韎韐之跗注君子也識見不穀而趨
無乃傷乎

卻至對楚使

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問蒙甲冑不
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之辱爲事之故敢肅使者以
手至地若今之揖也

晉欒黶使行人欽子重

寡君之使使鉞御持矛是以不得請從者使某攝飲

示之以

楚共王止子反

鄢陵之戰楚敗
子反將自殺

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爲過不殺之罪也

子反對共王

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

曹人請命晉侯

先是晉執曹
伯歸于京師

自我先君宣公卽世國人曰若之何愛猶未弭而又討我寡君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

青賞彙編

卷四四

五

選史

也先君無適有罪乎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君唯不遺德刑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之

魯聲伯對卻擘

卻擘欲魯去仲孫蔑執季孫行父蓋取貨於僑如而信其謂也

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微周公之福使寡君得

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

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讎亡而爲讎治之何及

聲伯又對卻擘

卻擘嘉聲伯之言欲爲請邑

嬰齊魯之常隸也敢介大國以求厚焉承寡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

晉悼公告諸大夫

悼公初立

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

襄公

鄭成公命子駟毋從晉

成公疾子駟請見有于晉

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離我免寡人唯二三子

晉荀罃嘉孟獻子

獻子請晉城
應牢以偏鄭

郕之會吾子聞崔子

青賞彙編

卷四四

美

選史

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愛不唯鄭罃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

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豈唯寡君賴之

晉知罃辭魯侯

罃于長榜孟獻子相公稽首

天子在下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

孟獻子答知罃

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

首

晉士匄告會于齊

晉悼公將合諸侯

寡君使匄以歲之不易不虞之不戒寡君願與一二

兄弟相見以謀不協請君臨之使有乞盟

晉魏絳辭晉侯

晉侯之弟揚于禮行於曲梁魏絳其僕晉侯怒故魏絳云

日君之使使臣斯司馬臣聞師衆以順爲武軍事有死無犯爲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于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于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于司寇

晉悼公止魏絳

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于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爲請

晉韓獻子問叔孫豹

豹如晉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鹿鳴之三三拜獻子問之

子以君命等子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

叔孫豹答韓獻子

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于周川嶺五善敢不重拜

孟獻子請屬鄆于晉

公如晉聽政屬鄆許

以寡君之密邇于仇讎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卽無賦于司馬爲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闕而爲罪寡君是以願借助焉

叔孫豹責衛孫文子

文子來聘公登亦登

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

鄭王子伯駟告晉

時鄭從楚

君命敝邑修而車賦敝而師徒以討亂略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以討于蔡獲司馬燮

獻子邢丘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兵于蔡焚我郊保馮陵我城郭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遑啓處以相救也翦焉傾覆無所控告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卽其子弟夫人愁痛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

晉知武子對鄭使

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而卽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

季武子對晉使士句

士句來聘告將用師于鄭

誰敢哉。今譬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猷以承命何時之有。

晉士匄答季武子

武子賦形

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爲子孫臧。句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

鄭公子駟不受晉盟

志者有如此盟

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禮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

奇賞彙編

卷四四

元 運史

國而不惟有禮與疆。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

宋向戌辭偪陽

晉滅偪陽以封向戌

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偪陽光啓寡君。羣臣安矣。其何覲如之。若專賜臣是。臣與諸侯以自封也。其何

罪大焉。敢以死請。

通與宋公

鄭人告楚將服于晉

晉楚爭鄭至是晉強楚不能與之平故鄭服晉

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

臧孫紇對晉叔向

時鄭服晉晉使叔向告諸侯救鄭四

曰。凡我同盟小國。有罪大國致討。苟有以藉手。鮮不赦。有寡君聞命矣。

晉悼公以樂之半賜魏絳

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

魏絳辭樂

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戾。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

奇賞彙編

卷四四

辛 運史

齊晏桓子對王室求后

靈王求后于齊齊侯問對于晏桓子

天子求后于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妾婦之子。若而人。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

楚共王告大夫

楚子疾告其大夫如此

不穀不德。少王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郟。以辱社稷。爲大夫憂其弘多矣。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歿於地。唯是春秋寬宥之事。所以從先君子。禰廟者。請爲靈若厲。大夫擇焉。

晉范宣子數戎于駒支

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遇祖吾離于瓜州遇祖吾離被苦蓋蒙荆棘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泄則職攻之由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與將執汝

姜戎對范宣子

昔秦人負恃其衆貪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胄也毋是翦棄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翦其荆棘驅其

奇賞彙編

卷四十四

運史

狐狸豺狼以爲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于是乎有殺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犄之與晉踣之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以從執政猶殺志也豈敢離邊今官之師旅無適實有所關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賁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爲不與于會亦無費焉

魯厚成叔弔衛
衛孫林父出
共君獻公

寡君使齊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竟若之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齊敢私于執事曰有君不弔有臣不敏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其若之何

衛大叔儀對厚成叔

羣臣不佞得罪于寡君寡君不以卽刑而悼棄之以爲君憂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羣臣又重恤之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貺

周靈王賜齊侯命

王將婚于齊

昔伯舅太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昨太師以表東海王室之不壞繄伯舅是賴今余命女環

奇賞彙編

卷四十四

運史

茲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無廢朕命

晉人却魯請

齊再伐魯魯叔孫豹如晉請救

以寡君之未禘三年喪畢祀與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

叔孫豹對晉人

以齊人之朝夕釋憾于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之間恐無及也

楚康王告令尹子庚

國人謂不殺王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不殺即位。于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殺為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其若之何。

晉欒盈辭王行人

晉欒盈辭王行人。過周。周西鄙掠之。

天子陪臣盈得罪于王之守臣。將逃罪。罪重于郊甸。無所伏竄。敢布其死。昔陪臣書能輸力于王室。王施惠焉。其子暨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大君若不棄書之力。亡臣猶有所逃。若棄書之力。而思暨之罪。臣戮餘也將歸。死于尉氏。不敢還矣。敢布四體。唯大君命焉。

鄭公孫僑對晉徵朝

晉人徵朝于晉。

奇賞彙編

卷四十四

重

通史

在晉先君悼公九年。寡君于是即位。即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于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晉于是有戲之役。楚人猶競而申禮于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為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于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蟠又從寡君以觀。數于楚。晉于是乎有蕭魚之役。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楚亦不競我寡君。悉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遂帥羣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貳于楚者。子侯石孟歸而討之。洩梁之明年。子蟠

之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于晉。與仇嬖。問一年。問君將靖東。夏四月。又朝。以聽事。期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薦至。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廷。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為口實。其無過不堪。任命。而翦為仇讎。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

鄭公孫黑肱戒子

黑肱有疾。歸邑于公。

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恭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

奇賞彙編

卷四十四

重

通史

臧武仲求後于魯

武仲出齊。

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

臧武仲請魯

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勲。敢不辟邑。

華周對莒子

齊侯集莒。杞殖華周先遇莒子。莒子賂之。

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木中而棄之。何以事君。

杞梁妻辭齊侯

莒子獲杞梁。齊侯歸。遇其妻于郭。使弔之。

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于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

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侯其室

鄭子產告韓宣子晉韓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

子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僞也惑之
僞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
諸侯之賄聚于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
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
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
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
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
奇賞彙編卷四十四 重選史
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
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象有
齒以焚其身賄也

魯子服惠伯對叔向晉詩齊平使叔向告于諸侯也

君舍有罪以靖小國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

子產對晉問入陳鄭子展子產代陳遂入之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

問陳之罪

昔虞閼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
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
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桓公

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

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于莊宣皆我之自

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

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眾以馮陵

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木蔑成命則

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隨者井堙水剗敝邑大懼不兢

而恥大姬天誘其衷啓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于我

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

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

來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

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為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

公布令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

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通受之
衛獻公讓大叔儀
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
吾子獨不在寡人古人有言曰非所怨而怨寡人怨
矣
大叔儀對獻公
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羈縻以從扞牧圉臣之罪
一也有出者有居者臣不能貳通內外之言以事君

衛免餘辭邑

衛之故與免餘邑六十

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臣弗敢聞且

甯子唯多邑故久臣懼久之速及也

宋之會于小邾向戌請

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于齊猶楚之不能于秦也

楚君若能使秦君辱于敝邑寡君敢不固請于齊

宋左師請賞

宋向戌克合晉楚之

曰請免死之邑

楚人還鄭使游吉

鄭伯使游吉如楚

宋之盟君實親辱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

奇賞彙編

卷四十四

天選史

使驛奔問諸晉而以告

游吉對楚使

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

民人以禮承天之休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寡

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以歲之不易聘于下執事今

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棄其封守

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

唯命是聽無適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

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

季武子告襄公取卞

時襄公在楚武子取卞以自益其飾詞如此

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

楚蓬罷答穆叔問王子圍之為政

蓬罷

吾儕小人食而聽事猶懼不給命而不免于戾焉與

知政

晉趙武謝絳縣老人

絳縣老人食國人之

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使

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

晉士文伯讓子產壞垣

子產相鄭伯如晉晉侯

奇賞彙編

卷四十四

天選史

敝邑以政刑之不脩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

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閭閻厚其牆

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

何以敝邑之為盟王繕完茸牆以待賓客若皆壞之

其何以供命寡君使句請命

子產對士文伯壞垣

以敝邑偏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

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問而未得見又不

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

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

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爲盟主也。宮室卑庠。無觀臺榭。以崇人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廡繕修。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巧人以其時與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畱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菑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卓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厲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又若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愛也。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晉使士文伯謝不敏乃築諸侯之館

奇賞彙編

卷四十四

卑

通史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四十四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四十五

春秋詞命

昭公

鄭子羽辭楚公子圍

楚大宰伯州犂對子羽

子羽復辭楚使

晉趙武爲魯叔孫豹請命于楚

楚公子圍赴于鄭

齊少姜爲陳無宇請于晉平公

魯叔弓辭晉郊勞

奇賞彙編

卷四十五

春秋詞命

一

通史

叔弓辭館

晉士文伯辭魯侯

齊侯使晏嬰請繼室于晉

晉叔向對齊使

晉侯賜鄭公孫段

鄭罕虎告晉

叔向對罕扈

楚椒舉如晉求諸侯

叔向對椒舉

椒舉辭宋太子

吳囂由對楚子

魯季武子辭晉加遵

季武子再辭

燕人行成於齊

遠啓疆召魯侯朝

魯謝息辭季孫取成

遠啓疆爲楚王取大屈

子產爲施豐歸州田於韓宣子

子產再歸州田

周景王責晉

奇賞彙編

卷四十五目

春秋詞命

二

選史

晉叔向辭諸侯

鄭人請弊櫟于楚子躬

衛屠伯告晉叔向

叔向告齊侯

齊人對叔向

叔向告齊侯

齊人對叔向

晉絕魯昭公

子服惠伯對晉

晉叔向告魯

子產爭承

魯子服惠伯告荀吳

子服惠伯告晉

叔魚歸季孫

司徒老祁慮癸請命南蒯

司徒老祁慮劫南蒯

籍談對周景王

周景王折籍談

晉富子諫子產

子產答富子

奇賞彙編

卷四十五目

春秋詞命

三

選史

子產拒韓宣子請環

晉韓宣子請環

子產對宣子

韓宣子辭王

宣子謝子產

晉邊吏讓鄭

子產對晉

子產對晉問

楚子責奮揚

衛靈公辭齊使行聘禮

公孫青對衛靈公

靈公告公孫青

靈公辭公孫青

公孫青對靈公

楚遠越如宋請華向

宋元公對楚使

晉陽魯叔孫姑

晉士彌牟歸叔孫昭子

季平子請臯

齊景公告魯昭公

奇賞彙編

卷四十五目春秋詞命

四

選

宋元公告六卿

仲幾荅元公

王子朝告諸侯

范獻子謂司城與北宮貞子

鄭游吉對晉士景伯

晉荀躒詰季孫出君

季孫對荀躒

昭公對荀躒

周敬王使富辛如晉請城成周

晉人對富辛

定公

衛祝佗辭行

祝佗問襄弘

吳人告隨人

隨人辭吳

申包胥如秦乞師

秦伯辭包胥

包胥對秦伯

獻子私謂子梁

齊人致邱於武叔

奇賞彙編

卷四十五目春秋詞命

五

選

武叔對齊侯

哀公

公子郢辭衛靈公

楚使告晉大夫士蔑

齊陽生告鮑叔

衛悼公告陳僖

吳徵百牢于魯

子服景伯吳對

子貢對吳大宰嚭

邾莒夾鴻請救于吳

吳子告齊使

子貢代州仇對吳王

子貢對太宰嚭勿尋盟

吳大宰嚭告子貢

子貢對大宰嚭

魯子服景伯對吳使者

宋皇野以君命召左師向寒

吳大宰嚭辭陳公孫貞子

芊尹盞對吳子

子貢答齊陳成子

奇賞彙編

卷四十五日 春秋詞命

六

選史

衛侯使鄢武子告于周

周敬王告衛侯

晉趙鞅使告脩莊公

趙楚隆告越

楚隆致命于吳王

吳王夫差謝趙襄子使

齊閭丘息告魯侯

季康子使冉求弔宋景曹

晉乞師于魯伐齊

晉太史致謝滅石

目錄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四十五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春秋詞命

昭公

鄭子羽辭楚公子圍

圍娶于鄭之孫段氏將以

以敝邑偏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單聽命

楚大宰伯世犂對子羽

君辱貺寡大夫園謂園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園布几

筵告於莊其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

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園蒙

奇賞彙編

卷四十五

選史

其先君將不得為寡君老其茂以復矣唯大夫園之

子羽復辭楚使

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外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

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

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節人之屬

也其敢愛豐氏之祧

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橐而人

晉趙武為魯叔孫豹請命于楚

魏之會季孫取

叔孫豹請之不

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畏威而敬命矣于若免之

以勸左右可也若于之羣吏處不辟汗出不逃難其

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汗而不治難而不守所由來也
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情其能其誰從之魯叔孫豹
可謂能矣請免之以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又賞其
賢諸侯其誰不欣焉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疆場之
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恤大舍小足以爲盟主又焉
用之封疆之削何國蔑有主齊盟者誰能辭焉吳濮
有蠻楚之執事豈有顧盟書之疆事楚勿與知諸侯
無煩不亦可乎昔魯爭鄆爲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
社稷可無亢也去煩宥善莫不競勸于其圖之叔孫

楚公子圍赴于鄭國叔孫

奇賞彙編 卷四十五 二 選史

伍舉問應爲後之辭焉對曰寡大夫聞伍舉吏之曰
共王之子圍爲長

齊少姜爲陳無宇請于晉平公無宇遂少姜于晉晉謂無宇

故統

送從逆班畏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亂作

魯叔弓辭晉郊勞

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爲賓微命于執事

敝邑弘矣敢辱郊使請辭

叔弓辭館

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敢辱大

館叔向美之曰子叔子知禮也

晉上丈伯辭魯侯少姜字魯侯如晉中

非伉儷也請君無辱

齊侯使晏嬰請繼室于晉

寡君使嬰曰寡人願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
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不腆先君之適以備內
官媿耀寡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頃命寡人失望君
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微福于太公
丁公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及遣
姑姊妹若而人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
奇賞彙編 卷四十五 三 選史

晉叔向對齊使

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儷
在繚紆之中是以未敢請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
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唯寡君舉羣臣實受
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

晉侯賜鄭公孫段段姓鄭伯如晉禮無違者

子豐有勞于晉國余聞而弗忘賜女州田以酢遺舊

勳

鄭罕虎告晉

楚人日微敝邑以不朝立王之故。敝邑之往則畏執事其謂寡君而固。有外心其不往則宋之盟云。進退罪也。寡君使虎布之。

叔向對罕虎

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脩宋盟也。君苟思盟。寡君適知免于戾矣。君若不有寡君。雖朝夕辱于敝邑。寡君猶焉。君實有心。何辱命焉。君其往也。苟有寡君在楚。猶在晉也。

楚椒舉如晉求諸侯

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于宋。曰。晉楚之從。交相奇賞。彙編卷四十五 四 通史 見也。以歲之不易。寡君願結驪于二三君。使舉請開。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于諸侯。

晉叔向對椒舉

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諸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

椒舉辭宋太子

獨有宗祧之事于武城。寡君將墮幣焉。敢謝後見。

吳蹇由對楚子

由蹇師是

王使問焉。曰。汝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于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

怒之疾徐而為之備。尚克知之。龜兆告吉。曰。克不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滋敝邑休殆而忘其久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馮怒。虐執使臣。將以戮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廢。若早修完。其可以息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為一人。使臣或戮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為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郊。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殺

魯季武子辭晉加邊

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于討。不敢求貺。得貺不過三獻。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

季武子再辭

寡君猶未敢。況下臣君之隸也。敢問加貺。而後事

燕人行成于齊

齊伐燕將納公

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罪。

楚蓬彊召魯侯朝

楚子成章華之臺

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衛父照臨楚國。鎮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受命于蜀。奉承以來。弗敢失墮。而致諸宗祧。曰。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傳序相授。于今四王矣。

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喪孤與其二三臣悼心失圖社稷之不皇況能懷思君德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寵靈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賜矣何蜀之敢望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豈唯寡君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寡君將承質幣而見于蜀以請先君之賜

魯謝息辭季孫取成晉人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息為孟孫守成不

人有言曰雖有挈筌之知守不假器禮也夫子從君而守臣喪邑雖吾子亦有猜焉

齊賞彙編 卷四十五 六 遷史

蓬啓疆為楚王取大屈楚靈王享魯侯于新臺賜以大屈既而悔之大屈也

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禦三鄰慎守寶矣敢不賀乎大屈是

子產為施豐歸州田于韓宣子

日君以夫公孫段為能任其事而賜州田今無祿早世不獲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敢以聞于君私致諸子

子產再歸州田宣子歸故也

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施將懼不能

任其先人之祿其況能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為政而可後之人若屬有疆場之言敝邑獲戾而豐氏愛其大討吾子取州是免敝邑于戾而建置豐氏也敢以為請宣子受之

周景王責晉周甘人與晉閭嘉爭閭田晉卑丙張趯平陰成伐預王使詹桓伯辭

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吾何邇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廢墜是為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先王居

齊賞彙編 卷四十五 七 遷史

構杭于四裔以禦魑魅故允姓之姁居于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戎有中國誰之咎也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水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

晉叔向辭諸侯時晉平公卒諸侯之送葬四欲見新君

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

鄭人請驪櫟于楚于躬驪櫟之川事畢弗致故

鄭人

開諸道路將命寡君以驪櫟敢請命

衛屠伯告晉叔向

平丘之會叔向在衛

諸侯事晉未敢攜貳况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

芻蕘者異于他日敢請之

叔向告齊侯

明齊侯不欲盟

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為請

齊人對叔向

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

奇賞彙編

卷四十五

八 運史

叔向告齊侯

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于好講禮于等示威于衆昭明于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齊後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

齊人對叔向

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敬共以往

遲速唯君

晉絕魯昭公

平丘之會晉信邪

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

子服惠伯對晉

惠伯孟叔也

君信蠻夷之訴以絕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

晉叔向告魯

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况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償于豚土其畏不殊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棄乎若秦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鄆之怒以討魯罪間其二憂何求而弗克

奇賞彙編

卷四十五

九 運史

魯人懼不

子產爭承

承貢賦之大也平丘之會

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為請諸侯靖兵好以為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貢之無藝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修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

魯子服惠伯告晉荀吳

晉執季孫意如以歸

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為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于晉親親與

大賞共罰否。所以為盟主也。子其圖之。諺曰：臣一主二。吾豈無大國。乃歸李孫

子服惠伯告晉

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若猶有罪。必命可也。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也。何免之為。請從君惠于會。欲得為會見。不飲私去。

叔魚歸季孫季孫不歸

昔鮒也得罪于晉。君自歸于魯。君微武子之賜。不至。于今雖獲歸。骨于晉。猶子則肉之。敢不盡情歸子。而不歸鮒也。聞諸吏將為子除館于西河。其若之何。蓋叔

奇賞彙編 卷四十五

十 選史

魚多詳故為此言以懼。平子懼乃先逃歸。

司徒老祁慮癸請命南蒯

南蒯之將判也。盟費人二人稱疾不預。

臣願受盟而疾興。若以君靈不歿。請待間而盟。

司徒老祁慮劫南蒯

羣臣不忘其君。畏子。以及今三年聽命矣。子若弗圖。費人不忍其君。將不能畏子矣。子何所不逞。欲請送子。

籍談對周景王王貴晉不獻葬器

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于王室。以鎮撫其社稷。故能薦彝器于王。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于王室。王

靈不及拜戎。不暇其何以敬器。

周景王折籍談

叔氏而忘諸乎。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無分乎。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闕鞏之甲。武所以克商也。唐叔受之以處參虛。匡有戎狄。其後襄之二路。鉞鉞拒鬯。彤弓虎賁。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田。撫征東夏。非分而何。夫有勲而不廢。有績而載。奉之以土。田撫之以彝器。旌之以車服。明之以文章。子孫不忘。所謂福也。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且昔而高祖孫伯。鑒司晉之典籍。以為大政。故曰籍氏。及辛有。奇賞彙編 卷四十五 十一 選史

晉富子諫子產

晉韓宣子聘于鄭。孔張謀立。子客間執收。禦之。不知所之。客從之。

而笑

夫大國之人。不可不慎也。幾為之笑。而不陵我。我皆有禮。夫猶鄙我國。而無禮。何以求榮。孔張失位。吾子之恥也。

子產答富子

發命之不衷。出令之不信。刑之頗類。獄之攸紛。會朝之不敵。使命之不聽。取陵于大國。罷民而無功。罪及

而弗知僑之恥也。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也。執政之嗣也。爲嗣大夫承命以使周于諸侯。國人所尊。諸侯所知。立于朝而祀于家。有祿于國。有賦于軍。喪祭有職。受脤歸脤。其祭在廟。已有著位。在位數世。世守其業。而忘其所僑焉。得恥之子寧以他規我。

子產拒韓宣子請環。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謂諸卿伯子產不與

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

晉韓宣子請環。宣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曰必告君大夫

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爲請。

青賞彙編 卷四十五

七 選史

子產對宣子

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席次比耦。以艾殺此。逆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無我叛。我無疆。賈毋或句奪。爾有利市。實賄我。勿內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來。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敝敝邑背盟誓也。母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爲也。若大國令而共無禁。鄭鄙邑也。亦弗爲也。侯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

韓宣子辭玉

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敢辭之。

宣子謝子產

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

晉邊吏讓鄭。鄭大夫子產授兵登陴

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卜筮走望。不愛牲玉。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憫然授兵登陴。將以誰罪。邊人恐懼。不敢不告。

子產對晉

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譏謚之聞。謀之以啓貪人。薦爲敝邑不利。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在晉。既事晉矣。其敢有而心。

子產對晉問

大夫生驛弱其父兄立子取晉人鄭則側字假娶于晉

問驛乞

鄭國不天。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天昏。今又喪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二父兄懼隊宗主。私族于謀。而立長親。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剝亂是。吾何知焉。諺曰。無過亂門。民有兵亂。猶憚過之。而况敢知天。

之所亂。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敢知其誰實知之。平丘之會。君尋舊盟曰。無或失職。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卽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爲。

晉人舍之

楚子賁奮揚

王使奮揚殺太子木至而遣之

言出于余口。入于爾耳。誰告建也。

衛靈公辭齊使行聘禮

齊公使死。衛公使歸。公孫青對衛靈公。

亡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吾子無所辱。君命。

公孫青對衛靈公

寡君命下臣于朝曰。阿下執事。臣不敢試也。

齊賞彙編

卷四十五

十四 選史

靈公告公孫青

君若惠顧先君之好。昭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有宗祧在焉。

祧在焉

靈公辭公孫青

青將報以助守備

亡人之憂。不可以及。吾子草莽之中。不足以辱從者。

敢辭。

公孫青對靈公

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臣懼不免于戾。請以除氛。

君也。臣懼不免于戾。請以除氛。

楚遠越如宋。請華向

宋華氏向氏作亂。而敗華氏。宋救于楚。

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爲君憂。無寧以爲宗羞。寡君請受而戮之。

宋元公對楚使

孤不佞。不能媚于父兄。以爲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來。以獎亂人。孤之望也。

唯君圖之。

楚人患之

晉四魯叔孫婁

晉取郕師。郕人歸于晉。晉執叔孫昭子。

以芻蕘之難從者之病。將館子于都。

晉士彌牟歸叔孫昭子

昭子歸而

齊賞彙編

卷四十五

五 選史

寡君以爲盟主之故。是以久子。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吾子。

季平子請罪

昭公伐季氏

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于沂上以察罪。

齊景公告魯昭公

公孫于齊也

自甘疆以西。請致于社。以待君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

宋元公告六卿

元公爲魯公故。如晉。夢太子云云。

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以爲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

若以羣子之靈獲保首領以沒唯是偏所所以精幹
若請無及先君

仲幾答元公

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呢宴羣臣弗敢知若夫宋國
之法或生之度先君有命矣羣臣以或守之弗敢失
隊臣之失職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或君命祗辱

上朝告諸侯

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蕃
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且爲後人之迷敗顛
覆而溺入于難則振救之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諸
青賞彙編 卷四十五 共 選史

侯莫不奔走其望以祈王身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
民弗忍居于于璣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
後效官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攜
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郊鄆則是兄弟之
能用力于王室也至于惠王天不靖周生頽禍心施
于叔帶惠襄辟難越去王都則有晉鄭咸黜不端以
綏定王家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
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頽王亦克能脩其職諸侯服
享二世其職王室其有間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亂
災至于靈王生而有頽王甚神聖無惡于諸侯靈王

景王克終其世今王室亂單旗劉狄弒亂天下壹行
不若謂先王何常之有唯余心所命其誰敢討之帥
羣不弔之人以行亂于王室侵欲無厭規求無度貫
清鬼神慢棄刑法倍奸齊盟傲狠威儀矯誣先王晉
爲不道是攝是贊思肆其罔極茲不穀震蕩播越寘
在荆蠻未有攸底若我一二兄弟甥舅獎順天法無
助狡猾以從先王之命毋速天罰赦圖不穀則所願
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而諸侯實深圖之昔
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
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太子壽早
青賞彙編 卷四十五 共 選史

范獻子謂司城與北宮貞子

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於是乎不獲君
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
天救之也休公徒之怒而啓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
伐人而說甲執冰以游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同于
季氏天之道也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其得其
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
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

如在國故執以爲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執之願也請從二子以聞魯無成歟之

鄭游吉對晉士景伯

晉頃公卒鄭游吉弔且送葬士景伯詰之曰將公之

喪于西中子囑送葬

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宇小之謂

事人在其時命宇小在恤其所無以敝邑居大國

之間共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患豈忘共命先王

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聘饗三軍之

事于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間先君有所助執

紼矣若其不聞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大國之惠

奇賞彙編

卷四十五

太 運史

亦慶其加而不討其乏明底其情取備而已以爲禮

也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段實往

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

從舊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

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夫圖之

晉荀躒詰李孫出君

晉出昭公

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

其圖之

晉孫對荀躒

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爲有罪請

四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歟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歟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

昭公對荀躒

荀躒昭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于意如意如不敢逃必召其人

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葬除宗祧以事

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

周敬王使富辛如晉請城成周

畏子朝之憂從都成周

天子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爲伯父

憂我一二親暱甥舅不皇啓處于今十年勤戍五年

奇賞彙編

卷四十五

九 運史

余一人無日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

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微文武之

福以固盟王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

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微福假

靈于成王脩成周之城俾戍人無勤諸侯用寧冀賊

遠屏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

一人無微怨于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

晉人對王使富辛

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犇告于諸侯遲速哀序于是

國在

定公

衛祝佗辭行

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衛

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微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祿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于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

祝佗問萇弘

及臯鼫將長蔡于衛

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萇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

青賞彙編

卷四十五

千

運史

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于周為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氏六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使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虛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精棧旃旌大呂殷氏七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于有閭之土以其王職取于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畔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于殷虛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

鼓闕鞏姑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康誥而封于

夏虛啓以夏政疆以戎索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

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

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啓商甚間王室王于是殺管叔

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

周公舉之以爲已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

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

衛也武王之母第八人周公爲大宰康叔爲司寇聃

季爲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曹文之昭也晉武之

穆也曹爲伯甸非尚年也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

青賞彙編

卷四十五

千

運史

文公爲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昔期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略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

吳人告隨人

時昭王奔隨

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于楚而君又竄之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獎天衷君之惠也

隨人辭吳

以隨之辟小而密邇于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于

今未改若難而棄之何以奉君執事之患也不唯一人若鳩楚竟敢不聽命

申包胥如秦乞師

吳爲封豕長蛇以薦食上國虐始于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于君疆場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

秦伯辭包胥

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

包胥對秦伯

南宮彙編 卷四十五

主 遷史

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休于庭 憤而哭日

夜不絕聲 秦師乃出

獻子私謂子梁

曰寡君懼不得事宋君是以止子子姑使溷代子

齊人致邱于武叔

侯犯以師叛齊師爲劉邱弗克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邱

子叔孫若使邱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焉屬與敝邑際故敢助君憂之

武叔對齊侯

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爲

寡君賜

哀公

公子郢辭衛靈公靈公無子 將立郢

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卿大夫士在下君命祗辱

楚使告晉大夫士蔑

時楚襲我蠻氏之國蠻子赤奔晉陰地故告其大夫

晉執戎蠻子 赤歸于楚

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于少習以聽命信將 伐晉

齊陽生告鮑叔

陳僖子召公子陽生立之鮑叔不從故陽生將首而言

南宮彙編 卷四十五

主 遷史

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

衛悼公告陳僖

悼公即 歸生也

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于器不可以二器二不置君

二多難敢布諸大夫

吳徵百牢於魯

公會 于郕

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

子服景伯對吳

晉范鞅食而棄禮以大國懼傲邑故傲邑十一半之君若以禮命于諸侯則有數矣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爲天之大數也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乃與人弗能

子貢對吳大宰嚭

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

門此何禮也

豈以爲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于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贏以爲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

青賞彙編

卷四十五

言 選史

邾莒夷鴻請救于吳

魯伐邾故

魯弱晉而遠吳馮恃其衆而背君之盟遠也君之執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于鄆衍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達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貳唯君圖之

吳子告齊使

初齊乞師于吳以代魯至是魯與齊平使公孟綽辭師于吳

昔歲寡人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于君

言將伐齊

子貢代州仇對吳王賜甲劍鉞

州仇奉甲從君而拜

子貢對大宰嚭勿尋盟

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王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爲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止乃

吳大宰嚭告子貢

嚭會吳于鄆吳藩衛侯之舍子貢見大宰嚭及衛侯

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

子貢對大宰嚭

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讎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乃舍衛侯

青賞彙編

卷四十五

言 選史

魯子服景伯對吳使者

貴能之會足將以公見晉侯

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于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于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于吳有豐于晉無不及焉以爲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爲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于吳八百乘若爲子男則將半邾以屬于吳

而如邾以事晉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

宋皇野以君命召左師向巢。雖之凡也恐與

迹人來告曰逢澤有介麋焉。公曰雖雖未來得左師吾與之田。若何。君憚告子野曰嘗私焉。君欲速故以乘車逆子。

吳大宰嚭辭陳公孫貞子。楚伐吳陳使弔焉及良而卒將以尸入

以水潦之不時無乃廩然隕大夫之尸以重寡君之憂寡君敢辭上介。

辛尹蓋對吳子

奇賞彙編 卷四十五 吳 通史

寡君聞楚為不道。若伐吳國滅厥民人。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無祿使人逢天之感。大命隕隊。絕世于良廢日共積一日遷次。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且臣聞之曰事必如事生禮也。于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無乃不可乎。以禮防民。猶武踰之。今大夫曰來而棄之。是棄禮也。其何以為諸侯主。先民有言曰。無穢虐士。備使奉尸。將命。苟我寡君之命達于君所。雖隕于深淵。則天命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吳人

子貢答齊陳成子。陳成子。齊大夫。名。子。孫。如。事。魯。故。子。貢。曰。

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衛。齊為衛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因與衛地。自濟以西。襍。媚。杏。以。南。書。社。五。百。吳人加敵邑。以亂齊。因其病。取譴。與闔。寡君是以寒心。君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固所願也。成子病之乃歸。齊歸成子命之。歸。上。國。如。此。

衛侯使鄢武子告于周

蒯聵得罪于君父君母。通竄于晉。晉以王室之故。不棄兄弟。實諸河上。天誘其衷。獲嗣守封焉。使下臣盼敢告執事。

奇賞彙編 卷四十五 周 通史

周敬王告衛侯

盼以嘉命來告。予一人往謂叔父。余嘉乃成。世復爾祿。大敬之哉。方天之休。弗敬弗休。悔其可追。

晉趙鞅使告衛莊公

君之在晉也。志父。趙鞅名。趙鞅為王請君若太子來。以免志父。不然。寡君其曰。志父之為也。

趙楚隆告趙。趙楚隆。趙國吳趙。襄子使。隆。在。問。吳。先。趙。楚。軍。

吳犯間上國多矣。聞君親討焉。諸夏之人莫不欣喜。唯恐君志之不從。請入視之。許

楚隆致命于吳王

寡君之老無恤使陪臣隆敢展謝其不共黃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無恤不敢憚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

吳王夫差謝趙襄子使

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爲大夫憂拜命之辱使問趙孟曰勾踐將生憂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

齊閭丘息告魯侯

魯之盟晉公至于陽穀

君辱舉玉趾以在寡君之軍羣臣將傳遽以告寡君比其復也君無乃勤爲僕人之未次請除館于舟道

季康子使冉求弔宋景曹

景曹宋元公夫人季桓子之外祖母也

齊賞彙編

卷五

三

微邑有社稷之事使肥與有職競焉是以不得助執紼使求從與人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有不腆先人之產焉使求薦諸夫人之宰其可以稱旌繁乎

晉乞師于魯伐齊

昔臧文仲以楚師伐齊取穀宣叔以晉師伐齊取汶

陽寡君欲徵福于周公願乞靈于臧氏

臧氏會之

晉太史致謝臧石

石會晉伐齊取原丘晉師還載石牛

以寡君之在行牢禮不度敢展謝之

卷終

戰國策序

光祿大夫劉向校序

臣向言所校中戰國策書中書餘卷錯亂相揉莒又有國別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國別者略曰時次之分別不以序者以相補除復重得三十三篇本字多誤脫爲半字以趙爲肖以

奇賞彙編

戰國策

一

齊爲立如此字者多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修書臣向以爲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爲之策謀多爲戰國策其事繼春秋以後訖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間之事皆定以殺青書可繕寫叙曰周室自文武始興

崇道惠德隆禮義設辟雍泮宮庠序

之教陳禮樂絃歌移風之化叙人倫

正夫婦天下莫不曉狀論孝悌之義

惇篤之行故仁義之道滿乎天下卒

致之刑錯四十餘年遠方慕義莫不

賓服雅頌詩詠以思其德下及康昭

之後雖有衰德其綱紀尚明及春秋

奇賞彙編

戰國策

二

時已四五百載矣狀其餘業遺烈流

而未滅五伯之起尊事周室五伯之

後時君雖無德人臣輔其君者若鄭

之子產晉之叔向齊之晏嬰挾君輔

政以並立于中國猶以義相支持歌

詠以相感聘覲以相交期會以相一

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猶有所行會

饗之國猶有所耻小國得有所依百

姓得有所息故孔子曰能以禮讓爲

國乎何有周之流化豈不大哉及春

秋之後衆賢輔國者旣沒而禮義衰

矣孔子雖論詩書定禮樂王道粲然

分明以匹夫無勢化之者七十二人

而已皆天下之後也時君莫尚之是

奇賞彙編

戰國策

三

以王道遂用不興故曰非威不立非

勢不行仲尼旣塲之後田氏取齊六

卿分晉道德大廢上下失序至秦孝

公捐禮讓而貴爭戰弃仁義而用詐

譎苟以取強而已矣夫篡盜之人列

爲侯王詐譎之國興立爲強是以轉

相放效後生師之遂相吞滅并大兼

小暴師經歲流血滿埜父子不相親
兄弟不相安夫婦離散莫保其命潛
狀道德絕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國七
千乘之國五敵侔爭權盡爲戰國貪
饕亡耻競進亡厭國異政教各自制
斷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爭強勝
者爲右兵革不休詐僞並起當此之

奇賞彙編

戰國策

四

時雖有道德不得施設有謀之強負
阻而恃固連弁交質重約結誓曰守
其國故孟子孫卿儒術之士弃捐於
世而游說權謀之徒見貴於俗是呂
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厲之屬生
從橫短長之說左右傾側蘇秦爲從
張儀爲橫橫則秦帝從則楚王所在

國重所去國輕狀當此之時秦國最
雄諸侯方弱蘇秦結之時六國爲一
以儔背秦秦人恐患不敢闕兵於關
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狀秦
國勢便形利權謀之士咸先馳之蘇
秦初欲橫秦弗用故東合從及蘇秦
死後張儀連橫諸侯聽之西向事秦

奇賞彙編

戰國策

五

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國據崤函之阻
跨隴蜀之饒聽衆人之策乘六世之
烈以蠶食六國兼諸侯并有天下杖
於詐謀之弊終無信篤之誠無道德
之教仁義之化以綴天下之心任刑
罰以爲治信小術以爲道遂燔燒詩
書坑殺儒士上小堯舜下邈三王二

世愈甚惠不下施情不上達君臣相
疑骨肉相疏化道淺薄紀綱壞敗民
不見義而懸于不寧撫天下十四歲
天下大潰詐僞之弊也其比王德豈
不遠哉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
民免而亡耻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
耻且格夫使天下有所耻故化可致
奇賞彙編 戰國策 六
也苟以詐僞偷活取容自上爲之何
以率下秦之敗也不亦疑乎戰國之
時君德淺薄爲之謀策者不得不因
勢而爲資據時而爲脫一字故其謀扶
急持傾爲一切之權雖不可以臨教
化兵革救急之勢也皆高才秀士度
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策異智轉危爲

安運亡爲存亦可喜皆可觀

奇賞彙編

戰國策

七

戰國策序

宋 曾鞏 撰

劉向所定著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
總目稱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
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
可考者朕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
敘曰向叙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
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詐謀用而仁
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
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
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
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
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其舊俗
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以

奇賞彙編

戰國策

八

爲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
世之所不可爲哉亦將因其所遇之
時所遭之變而爲當世之法使不失
乎先王之意而已也二帝三王之治
其變固殊其法固异而其爲國家天
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
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
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
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
豈好爲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
不惑於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國
之游士則不厭不知道之可信而樂
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儉爲一切
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

奇賞彙編

戰國策

九

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爲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亦滅其國其爲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悟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爲法不同而攷之無疵用之無敝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空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于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朕後曰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爲朕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

放而絕之莫善於是故孟子之書有爲神農之言者有爲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于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秦漢之起二百四五十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得而廢也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摠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

戰國策序

縉雲鮑彪譔

國策史家流也其文辯博有煥而明有婉而微有約而深太史公之考本也自漢稱爲戰國策襍以短長之號而有蘇張縱橫之說學者諱之置不論非也夫史氏之法具記一時事辭

奇賞彙編

戰國策

主

善惡必書初无所決擇楚曰檇杌書惡也魯曰春秋善惡兼也司馬史記班固漢書有佞幸等列傳學者豈曰是爲不正一舉而弃之哉矧此書若張孟談魯仲連發策之忼慨諒毅觸讐納說之從容養叔之息射保功莫大焉越人之投石謀賢莫尚焉王斗

之愛穀憂國莫重焉諸如此類不一

皆有合先王正道孔孟之所不能違也若之何置之曾鞏之序美矣而謂禁邪說者固將明其說於天下則亦求其故而爲之說非此書指也起秦迄今千四百歲繇學者不習或衍或脫或後或失次故肖立半字時次相

奇賞彙編

戰國策

主

糅劉向已病之矣舊有高誘注旣疎略無所稽據注又不全浸微浸滅殆於不存彪于是攷史記諸書爲之注定其章條正其衍說而存其舊存之也地理本之漢志無則闕字訓本之說文無則稱猶襍出諸書亦別名之人姓名多不傳見欲顯其所說故繫

之一國亦時有論說以翊宣教化可
以正一史之謬備七略之闕於之論
是非辨得失而考興亡亦有補于世

奇賞彙編

戰國策

古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四十六

戰國策

西周 凡十九章

周君遣嚴氏

周共太子死謀立適

謂齊王以地齊周最

司寇布爲周最

秦令穰里疾之周

雍氏之役

薛公以齊

奇賞彙編

卷四十六 戰國策

一 選史

三國攻秦

韓魏易地西周弗利

秦攻魏將犀武

犀武敗於伊闕

犀武敗

蘇厲謂周君

楚兵在山南

楚請道於兩周

秦召周君

周君之秦

秦欲攻周

宮他謂周君合趙以備秦

東周凡二十六章

秦求九鼎於周

秦攻安陽

東周與西周戰

東周與西周爭

東周欲爲稻

昭獻在陽翟

秦假周道以伐韓

奇賞彙編

卷四十六日 戰國策

二

選史

楚攻雍氏

蘇厲爲周最

謂周最

爲周最謂魏王

謂周最

趙取周之祭地

杜赫欲重景翠于周

三國監周

宮他亡西周之東周

昭荊與東周惡

周最謂呂禮

謂薛公

齊聽祝弗

周相呂倉

周文君免工師籍

溫人之周

或爲周最

周最謂金投

石行秦謂大梁造

奇賞彙編

卷四十六日 戰國策

三

選史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四十六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戰國策

西周

漢志河南洛陽穀城平陰偃師華氏皆周地也

安王

威烈王于此類並以

嚴氏為賊

嚴仲殺韓相傀列侯三年書殺使累而陽是也殺人不以道曰賊於此為五年而陽

堅與馬

馮烈人問訓注堅道周過馬也一車駕韓小使也韓策名堅道周過馬也一車駕韓

四日載

以乘車駟馬而遣之四馬所謂駟馬車韓使人讓周之令已不行於諸侯矣周君患之客謂

周君正語之曰

之使以告之寡人王侯之稱知嚴氏之情告之寡人王侯之稱知嚴氏

奇賞齋編

卷四十六

一選史

之為賊而陽

堅與之故留之中四日以待命也待韓之小國不足行亦以容賊君之使又不至是以遣

命之小國不足

行亦以容賊君之使又不至是以遣之也元在東周策時周未分也彪謂客之辭雖足

而彰者何以

示天下乎

周共太子死

周紀慎觀王子歲丁未立徙都西周公之共太子死有五庶子皆愛之而無

適立也

故與莫及司馬翦司馬是卿謂楚王懷曰何不封公子咎別子而為之請太子立為太子左

成不封公子咎

別子而為之請太子立為太子左人謂司馬翦曰周君不聽是公之智困而不而

交絕於周也不

如謂周君曰孰欲立也徵告翦翦

令楚王資之以地為之資公若欲為太子此左成

辭為皆去因令人謂相國御展子楚相之庸大空

意也此健士也此亦左成喻窮居中國不便於相

然二士居中與國事以其悍故相國不之便若出

國而相則不告中用事相國之所欲也故以此

謂齊王凡言謂言為而不人失之曰王何不以此地齋

周最齊持遺也最謂或為王閔王曰王何不以此地齋

馬悍齊以賂進周最於周為進倚左尚人謂司馬悍

曰周不聽是公之智困而交絕於周也公不如謂

周君曰何欲置立置滿令人微告悍悍一本悍令王

進之以地左尚以此得事以教悍得齊王意故委

人楚

司寇布司寇周官為周最謂周君曰君使人告齊王

以周最不肯為太子也賂進之善最欲其為太子以

告齊臣為君不取也函冶氏治銷鐵也為齊太

公田和也始代買良劍公不知善歸其劍而責之

金歸還之也責取越人請買之千金折而不賣折

劍將死而屬其子願託辭曰必無無以

獨知其良今君之使最為太子告齊猶欲立之特

未定 獨知之矣也 楚約也當兩 天下未有信之者
也臣恐齊王之謂 元作 君實立果 亦周 而讓之於
最 讓也 以嫁之於齊 嫁猶賣也 君為多巧 巧猶故
為多詐 言不欲之而 君何不買信貨哉 非則知也 奉
養無有愛於最也 愛猶 使天下見之 然則立故信
當為 楚王
秦令穽里疾 秦惠王弟其居在渭南陰鄉以車百乘
入周周君迎之以卒 為卒 甚敬楚王怒 王讓周以
其重 泰客 游騰 周謂楚王曰昔智伯 子之孫
欲伐公由 九城圖并州有仇猶城引此 遣之大鍾
奇實業編 卷四十六 三選史
載以廣車 道也 因隨入以兵去由卒亡無備故也
防有兵 不 桓公伐蔡也 蔡歸之木絕也蔡嫁之故
伐之蔡蔡叔度所封 號言伐楚 號言伐楚 號言也 其質
襲蔡 無鍾鼓 今秦虎狼之國也 貪殘 兼有吞周之
意使穽里疾以車百乘入周周君懼焉以蔡公山
惑之 以 國故使長兵在前 戈矛 强弩在後 名曰
衛疾 衛疾 而實囚之周君豈能無愛國哉 一
日之亡國 也 而愛大王 為楚王乃悅 傳有
羅氏之役 年十五 楚而羅氏城 韓王三 韓
設甲與粟於周 微猶 周君忠之告蘇代 秦之弟 蘇

微甲與粟於周 微甲與粟於周而與高都楚卒不叛 雍氏而夫
能為君得高都 屬上 周君大悅曰子苟能寡人請
以國聽 從之 蘇代遂往見韓相國公仲 元作中
公曰公不聞楚計乎 昭應 楚將也昭應景皆楚謂
楚王 據 曰韓氏罷於兵 罷疲也 倉廩空 所入無以
守城 吾攻之以饑 攻之 不遇一月必拔之 韓王
始不信昭應之計矣 今公乃微甲與 元作 粟於周
此告楚病也 疲告之 昭應聞此必勸楚王益兵守
雍氏 雍氏必拔公仲曰善然吾使者已行矣 代曰
奇實業編 卷四十六 四選史
公何不 以高都與周 公仲怒曰吾無微甲與粟於
周亦已多矣 何為與高都 代曰與之高都則周必
折而入於韓 折猶屈 秦聞之 必大怒而焚周之節
節符信也 行於天下 有節無節則不通 其使
是公以敵高都得完周也 何不與也 公仲曰善不
微甲與粟於周而與高都楚卒不叛 雍氏而去 有
薛公 薛公 田嬰之子 孟嘗君田 以齊為韓魏攻楚
楚攻楚 此十二年也 又與韓魏攻秦 齊韓魏攻
秦此 七年也 而藉兵乞食於西周 藉猶 韓魏 人共在周

去韓仕周也凡非本國人皆自其國來仕者也爲西周謂薛公曰君以齊爲韓魏攻楚九年取宛葉以北二縣屬南陽九字爲強韓魏爲猶今又攻秦以益之益其韓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則地廣而益重齊必輕矣夫本末更盛更猶虛實有時言不竊爲君危之並言齊薛魏後或君不如令敝邑周陰合爲秦陰而君無攻但出兵臨秦又無藉兵乞食以弱君臨函谷函谷關以兵至其地而無攻令敝邑以君之情心所謂秦王昭曰薛公必不字破秦以張韓魏張去也所以進兵者欲王令楚割東國以與齊楚之東也

奇賞彙編 卷四十六 五選史

秦下東而元作秦王出楚王依以爲和楚懷王楚上會秦秦君令敝邑以此忠秦秦得無攻秦之此十六年也而以楚之東國自免也必欲之楚王得無攻破而以楚之東國自免也必欲之楚王出必德齊齊出之齊齊得東國而益強而薛世無患秦不大弱無三國而處之三晉之西趙魏韓之故曰晉三晉必重齊秦三晉畏秦故齊重薛公曰善固令韓慶入秦而使三國無攻秦而使不藉兵乞食於周孟嘗有今按楚記三國攻楚秦三國攻秦反猶西周恐魏之藉道也藉亦爲西周謂魏王哀曰楚宋不利秦之聽元作三國也聽從

三國近楚宋秦聽之則彼且攻王之聚楚宋攻魏以利元作秦若魏然魏王懼令軍設舍速東舍軍魏東還必道周必實之貴矣韓魏易地楚國雍氏後西周弗利樊餘周謂楚王曰周必亡矣韓魏之易地韓得二縣魏亡二縣則魏亦有得而獨言所以爲之者魏雖多亡盡包二周東多於二縣九鼎存焉漢志武王遷九鼎于東且魏有南陽鄭地三川河內脩武注晉始啓南鄭河南有新鄭此在楚魏之間新鄭也河南而有二周則楚方城之外危公色號方城韓兼兩上黨六選史

奇賞彙編 卷四十六 六選史

秦攻魏將犀武軍於伊闕唐志爲縣屬河南注北有十二年進兵而攻周禁趙之上計莫如令秦魏復戰如禁秦之攻周禁趙之上計莫如令秦魏復戰趙魏鄰也魏有今秦攻周而得之得則衆必多秦兵則趙無事元作周之得持爲必不攻魏傷秦傷矣秦欲持元作周之得持爲必不攻魏傷秦若攻周而不得前有勝魏之勢後有攻周之敗又

必不攻魏。今君禁之而秦未與魏講也。講而全趙令其止。必不敢不聽。是若却秦而定周也。却猶秦去。周必復攻魏。魏不能支。猶必因君而講。與也。則君重矣。凡言重者。則人而若魏不講而疾支之。是若存周而戰秦。魏也重亦盡在趙。

犀武敗於伊闕。周君之魏求救。周自起。自魏遂進攻。魏王昭以上黨之急。辭之。意者有趙魏之故。往梁固。陳轅後。儀計魏患王自安。而樂之也。綦毋恢周謂周君曰。溫固不下。此樂不在。下言其。而又近周臣能為君取之。及見魏王。王曰。周君怨寡人乎。

奇賞彙編 卷四十六 七選史

對曰。不怨。且誰怨乎。臣為王有忠也。周君謀上也。猶為天。而設以國為王。扞秦。設施陳。而王無之。扞也。無為周。臣見其必以國事秦也。秦悉塞外之兵。與周之眾。以攻南陽。而兩上黨絕矣。言趙韓魏。王曰。然則奈何。綦毋恢曰。周君形不好。小利。利。形。猶變。其勢宜不。將觀事。秦而好。小利。有秦助。則無。今王許成三萬人。戍守邊也。計與溫固。周君得以為辭。於父兄百姓。卒之援。而私用溫固。固以為樂。得固也。必不合於秦。臣嘗聞溫固之利。計歲八十金。上之數。周君得溫固。其以事王者。歲百

二十金。周計魏是上黨。無患。韓必不加兵。而魏四十金。賈利也。魏王因使孟卯。齊人。即甘卯。致溫固於周君也。而許之成。彪謂周君非賢君也。秦荒矣。振雖能得。固非若子所以事其君者也。

犀武敗周。使周足。周之秦或謂周足曰。何不謂周君曰。臣之秦。秦周之交。必惡之。皆美惡。主君之臣。主君又秦重。秦之而欲相者。相周且惡臣於秦。欲代此。二國所以相。而臣不能為使矣。臣願免而行。免。已之相。君因相之。彼得相。不惡周於秦矣。君重秦。此下或人。故使相。往行而免。是元作輕秦也。

奇賞彙編 卷四十六 八選史

公必不免。魏以克自請。公言是而行。交善於秦。是公之事。成元。勢不可免也。公言是而行。交善於秦。是誅矣。意其惡足。

蘇厲之弟謂周君曰。敗韓魏。殺犀武。攻趙。取蒲離石。祁者。河祁。蜀大原。西皆白起。秦將武。是攻用兵功。字言善。又有天命也。之助。今攻梁。梁必破。破則周危。君不若止之。謂白起曰。楚有養由基者。楚共善射。去柳葉者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發。左右皆曰。善。有一人過曰。善射。可教射也矣。意欲養由基曰。人皆善。善善。子乃曰。可教射。子何不代我射。

之也客曰我不能教子支左屈右支左屈右蓋取其中也
臂夫射柳葉者百發百中而不以善息此特宜息也
少焉氣力倦弓撥矢鉤元作鉤今從史攷也一發
不中前功盡矣蓋猶今公破韓魏殺犀武而北攻
趙取蘭離石祁者公也公之功甚多今公又以秦
兵出塞過兩周踐韓而以攻梁梁也一攻而不
得前功盡滅公不若稱病不出也周紀三十
楚兵在山南山吳岳屬扶風伍元作吾得注楚將也高
將為楚王項屬怨於周猶積也或謂周君曰不如
令太子將軍正周太子也將去音軍迎伍得於境
奇賞策編卷四十六
而君自郊迎令天下皆知君之重伍得也因泄之
楚曰微漏其言周君所以事伍得者器必各曰謀
楚得之此以間得其言與王必求之楚而伍得無効
也功猶致也無以効王必罪之以其欺也
楚請道於兩周之間以假請以臨韓魏周君患之蘇子
除道屬之於河蓋道行兩周之間使楚所假連反
之韓魏必惡之楚齊秦恐楚之取九鼎也
必收韓魏而攻楚楚不能守方城之外安能道二

周之問若四國弗惡齊秦恐楚韓魏君雖不欲與也
必將自取之矣
秦召周君周君難往意不或為周君謂魏王
召周君將以使攻魏之南陽王何不出兵於河南
河南洛陽也時未周君聞之將以為辭於秦而不
往魏言其在周君不入秦秦必不放越河也
攻南陽
周君之秦謂周最曰最時不如譽秦王之孝也秦因
以原為太后養地齊記注河內水有原城后昭
也秦王太后必喜是公有秦也其意
奇賞策編卷四十六
周君必以為公功交惡勸周君入秦者必有罪矣
紀四十五
秦欲攻周周最謂秦王曰昭為王之國計者不攻周
攻周實不足以利國而聲畏天下聲猶各也周天
天下以聲畏秦必東合於齊兵故於周勝不
無傷而今天下於齊則秦孤而不王矣是天下欲
罷秦罷秦則令不橫行於周矣
則必秦戰則令不橫行於周矣
官他謂周君曰宛恃秦而輕晉
韓魏之晉三晉分晉乃韓魏也
秦饑而宛亡下

秦攻宜陽韓邑宜陽韓邑七年也秦武王三年周君謂韓曰子

以為如何對曰宜陽必拔也君曰宜陽城方八里

材士十萬士之有粟支數年公仲之軍二十萬景

翠楚將以楚之衆臨山而救之楚與韓陳而與秦必

無功對曰甘茂下秦人羈旅也秦國故敗之秦必

有功則周公旦也秦且無功則則迹於秦秦

王不聽群臣父兄之議而攻宜陽宜陽不拔秦王

耻之臣故曰拔君曰子為寡人謀且奈何對曰君

謂景翠曰公爵為執珪官為柱國楚戰而勝則無

加焉矣不勝則死不如背秦援宜陽秦時蓋援宜

青實秦編秦甲十六主選史

故說公進兵秦恐公之乘其敝也乘謂因必以寶

事公公仲慕公之為已乘秦也亦必盡其寶秦拔

宜陽景翠果進兵秦懼秦效秦聚秦韓氏果

亦効重寶景翠得城於秦受寶於韓而德東周德

也

東周與西周戰韓救西周為東周謂韓王襄曰西周

者故天子之國也多各器重寶按兵而勿出與舉

故可以德東周西周之寶可盡矣欲韓出兵故耶

東周與西周爭西周欲和於楚韓韓已拔齊明楚

人謂見謂東周君曰臣恐西周之與楚韓寶令之

為已求地於東周也不如謂楚韓曰西周之欲入

寶持二端言東兵急則今東周之兵不急西周西

周之寶不入楚韓楚韓欲得寶即止趣我攻西周

之也言有恩西周弱矣

東周欲為種種之謂西周不下水種宜西周東周患

之蘇子非代謂東周君曰臣請使西周下水可乎

乃往見西周之君曰君之謀過矣今不下水所以

富東周也今其民皆種麥麥宜無他種矣君若欲

害之不若不為下水以病其所種下水東周必復

青實秦編秦甲十六主選史

種稻種稻而復奪之若是則東周之民可令一仰

西周有聖於而受命於君矣西周君曰善遂下水

蘇子亦得兩國之金也楚謂此策不可行東西周

種蘇子東人也為東游說西得不疑哉

昭獻在陽翟屬周君將令相國往往與相國將不

欲蘇厲為之謂周君曰楚王與魏王遇也主君令

陳封之楚此言時昔之事陳向許令向公之魏楚

韓之遇也王遇主君令許公之楚令向公之韓今

昭獻非人主也而主君令相國往若其王在陽翟

主君將令誰往言必往周名曰善乃止其行

秦假道於周以伐韓周恐假之而惡於韓不假而惡

於秦史鑑韓史疑謂周君曰君何不令人謂韓公

叔韓公曰秦收絕塞絕積波塞障也為垣而伐韓

者信東周也公何不與周地發重使使周使之楚

秦必疑不楚相國之國也周使不信周是韓不伐

也秦代又謂秦王曰韓強與周地將以疑周於

秦家人不敢弗受秦必無辭而令周弗受是得地

於韓而聽於秦也紀八年有處謂士有國之士設

下章次之楚攻雍氏此亦假之周赧秦韓赧食米也時秦救楚

奇賞彙編卷四十六王王怒周周之君患之為周謂楚王曰以王之強

而怒周周恐必以國合於所與粟之國則是勁王

之敵也勁強也故王不如速解周恐周以楚怒彼前

得罪而後得解必厚事王矣

蘇厲為周最謂蘇子元作曰君不如令王王謂蘇子

此時與報俱王其聽最以地合於魏趙地周故必

怒蘇子怒最合於齊怒最而及是君以合齊

與強楚吏產子國可至再世產子言易也與黨

與君若欲因最之事與最同合魏趙此屬本謀也

則合齊者君也割地者最也

謂周最曰仇赫之相宋將以觀秦之應趙宋可敗三

國韓魏齊也魏魏哀二十一年與韓齊敗秦出三

國不敗將與趙宋合於東方國即三以孤秦亦將觀

韓魏之於齊也不固則將與宋敗三國此應則賣

宋於三國此應三國也以國情輸之口賣言於本

非宋公何不令人謂韓魏之王韓魏曰欲秦趙之

相賣乎此賣何不合周最兼相告相之視之不可

離最視示字二國同相則秦趙必相賣以合於王也

為周最謂魏王京曰秦知趙之難與齊戰也難言其

將恐齊趙之合也必陰勁之使趙以兵趙不敢戰

奇賞彙編卷四十六王王怒周周之君患之為周謂楚王曰以王之強

而怒周周恐必以國合於所與粟之國則是勁王

之敵也勁強也故王不如速解周恐周以楚怒彼前

得罪而後得解必厚事王矣

蘇厲為周最謂蘇子元作曰君不如令王王謂蘇子

此時與報俱王其聽最以地合於魏趙地周故必

怒蘇子怒最合於齊怒最而及是君以合齊

與強楚吏產子國可至再世產子言易也與黨

與君若欲因最之事與最同合魏趙此屬本謀也

則合齊者君也割地者最也

謂周最曰魏王哀以國與先生以德尚尊極之貴合

於秦以伐齊貴猶薛公文故主齊齊問王也最當輕

忘其薛不顧其先君之丘墓謂齊王田文欲而公

獨修虛信最本善齊固不肯齊然今相魏魏有為

戊行戊也明羣臣明羣臣也據故主據位也
最在魏示朝臣以爲齊不與伐齊
王不欺之此所謂伐齊不與伐齊
秦生此節目也魏欲伐齊已獨不與
謂魏王薛公曰請爲王入齊天下不能傷齊
全齊而有變傷齊者臣請爲救之此則非無變王
遂伐之也且臣爲齊奴也爲去齊言其爲如累王
之交於天下也累者事相連及猶不可此言非王爲
臣賜厚矣臣入齊則王亦無齊之累也此累
趙取周之祭地周君患之告於鄭朝
君勿患也臣請以三十金爲復取之周君子
齊實彙編卷四十六
之鄭朝獻之趙大卜因告以祭地事及王病使卜
之太十謹之曰問也周之祭地爲崇也神禍趙乃還
之
杜赫周欲重景翠於周謂周君曰君之國小盡君之
重寶珠玉以事諸侯不可不察也援小必將以求
察譬之如張羅者張之於無鳥之所則終日無所
得矣張於多鳥處則又駭鳥矣多鳥處有羅者
去矣而必張於有鳥無鳥之際然後能多得鳥矣今
君將施於大人大人輕君施於小人小人無可以
求又資財焉八多則多費也君必施於今之窮士

不必且爲大人者不必猶不可知也言不終窮故
能得欲矣齊策楚策皆有甘絲仕齊則威王時於
實此時人
三國隘秦前蓋謂隔絕之周令其相之秦以秦之輕
也見其隘智其行進有人謂相國曰秦之輕重未
可知也秦欲知三國之情公不如遂見秦王昭曰
請爲一作王驩東方之處聽候之東三秦必重
公是公重周周下衍重以取秦也秦重相則齊重故
有周驩重天下重之也故而已取齊此時秦齊爲
秦不可忽齊故是周常不失重國之交也
齊實彙編卷四十六
宮元作昌下同此他亡西周國以罪去之東周盡輪西
周之情於東周以告之東周大喜西周大怒馮驩
作驩斐驩亦曰唐驩以華驩悟秦也此西入下同
曰臣能殺之君子金三十斤馮驩使人操金與書
間遺宮他爲及問書曰告宮他事可成勉成之不
可成亟亡來亡來事久且泄自令身死事泄
而取之也使人告東周之候曰西此一誤
曰今夕有殺入當入者矣候得而獻東周與書
東周立殺宮他
昭竊與東周惡或謂昭竊曰爲公畫陰計爲人謀者

昭剪曰何也曰補此西周甚憎東周常欲東

周與楚惡西周必令賊賊公因宣言東別也

也以前之於王也懷工昭剪曰善吾又恐

東周之賊已此而以西周惡之於楚

東周之賊已此而以西周惡之於楚

東周之賊已此而以西周惡之於楚

東周之賊已此而以西周惡之於楚

東周之賊已此而以西周惡之於楚

東周之賊已此而以西周惡之於楚

東周之賊已此而以西周惡之於楚

東周之賊已此而以西周惡之於楚

東周之賊已此而以西周惡之於楚

東周之賊已此而以西周惡之於楚

東周之賊已此而以西周惡之於楚

東周之賊已此而以西周惡之於楚

東周之賊已此而以西周惡之於楚

東周之賊已此而以西周惡之於楚

東周之賊已此而以西周惡之於楚

東周之賊已此而以西周惡之於楚

東周之賊已此而以西周惡之於楚

東周之賊已此而以西周惡之於楚

奇賞策編卷四十六

子竟及故可使之相禮子以齊事秦必無慮

子竟及故可使之相禮子以齊事秦必無慮

子竟及故可使之相禮子以齊事秦必無慮

子竟及故可使之相禮子以齊事秦必無慮

子竟及故可使之相禮子以齊事秦必無慮

子竟及故可使之相禮子以齊事秦必無慮

子竟及故可使之相禮子以齊事秦必無慮

子竟及故可使之相禮子以齊事秦必無慮

子竟及故可使之相禮子以齊事秦必無慮

子竟及故可使之相禮子以齊事秦必無慮

子竟及故可使之相禮子以齊事秦必無慮

子竟及故可使之相禮子以齊事秦必無慮

子竟及故可使之相禮子以齊事秦必無慮

子竟及故可使之相禮子以齊事秦必無慮

齊聽視弗外周最謂齊王曰逐周最聽視弗相呂

禮者欲深取秦也秦得天下則伐齊深矣

故能得天下得秦夫秦補齊合則趙恐伐之

下則亦不能存齊秦補齊合則趙恐伐之

急兵以示秦攻齊秦以趙攻齊與之齊伐趙

其實同理以趙攻齊則得齊趙齊必不處矣

言齊不據齊理而趙已出兵故也故用視弗即天下之

理也

周相呂倉見客於周君使得見於君前相工師籍恐客

之傷已也後傷猶此即因令人謂周君曰客者韓

奇賞策編卷四十六

士也然而所以不可者聽川好段人非端人也

義不怨何

周文君史書宋周畧甚密惠公後有此君耶不然則

後書訓皆免下行工師藉相呂倉國人不說也君

有閔閔之心說亦不謂周文君曰國必有訓譽

忠臣令誹在已譽在上宋君奪民時以為臺而民

非之見長十無忠臣以掩蓋之也子罕釋相為司

空司空主土工傳言子罕民非子罕而害其君齊

相公宮中女元作市女問七百為市中門也為門

之若國人非之管仲故為三歸之家婦人謂嫁曰家

仲善三以掩桓公非自傷於民也仲善三以掩桓公非自傷於民也
取女也取女也
說仲欲掩公之非寧自毀也春秋記臣弑君者以
百數皆大臣見譽者也故大臣得譽非國家之美
也之則此言掩君之非可耳而齒見譽者於試君
之則此言掩君之非可耳而齒見譽者於試君
此言也故衆庶成強之得衆增積如山周君遂
不免余也
溫人之周溫時爲西邑蔡周不納並來客卽對曰主
人也稱人問其巷而不知也吏因囚之君使人問
之曰子非周人而自謂非客何也對曰臣少而誦
詩詩曰昔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奇賞彙編卷四十六
小雅北山詩今周君天下則我天子之臣而又爲
客哉故曰主人君乃使吏出之
或爲周最謂金投蓋趙人之曰秦以周最之齊疑天
下周使最之齊秦以此疑而又知趙之難子不敢
齊人戰恐秦既疑齊投又不齊韓字之合必先合
於秦秦齊合則公之國虛矣言趙必破而爲虛公
不如救齊因佐秦而伐韓魏上黨長子屬上黨趙
之有已趙因有秦與故公東收實於秦佐秦南取
地於韓魏因以困韓魏唇齒徐爲之東爲趙謀也
則有合矣齊公趙也始時趙與齊隙無合理今得

趙思古爲謀者移之韓魏也
周最謂金投曰公召令秦與強齊戰其失在此戰勝
勝秦且收齊而封之月謂強使無多割割地而聽
天下之戰則諸國求地於齊齊不割不勝國大傷
趙傷也時趙令秦與齊戰戰不得聽秦趙聽秦
不勝則秦必咎趙趙能無傷乎不得聽秦趙聽秦
盡韓魏之上黨太原魏地從西土元作秦之有已
秦之所難者齊也秦地天下之半也制齊楚三
收齊則韓魏不守秦地天下之半也制齊楚三
晉之命趙亦以大傷覆元作國且身危國趙也身謂
投是何計之道也齊使趙拒秦也
石行秦人謂大梁造秦謂梁作長秦孝十年衛鞅惠
奇賞彙編卷四十六
起皆爲之曰欲決霸王之名不如備兩周韓智之
士備謹起也
爭於秦秦欲早周爭者爭此也
凡二十六章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四十六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四十七

戰國策

秦 凡六十九章

衛鞅亡魏入秦

蘇秦始將連橫說秦王

秦惠王謂寒泉子

楚魏戰於陘山

楚景鯉在秦

楚使景鯉如秦

楚攻魏

奇賞彙編 卷四十七目 戰國策

選史

田華之爲陳軫說秦

張儀又惡陳軫於秦

陳軫去楚之秦

義渠君之魏

司馬錯與張儀爭論

齊助楚攻秦

楚絕齊

秦惠王歎

張儀欲假秦救魏

張儀殘樗里疾

張儀欲以漢中與楚

爲魏謂魏冉

醫扁鵲見秦武

秦武欲闕周室

宣陽之役

甘茂攻宣陽

宣陽未得

宣陽之役楚畔秦

宣陽之役

秦王謂甘茂制楚使

奇賞彙編 卷四十七目 戰國策

選史

甘茂相秦

甘茂約秦魏攻楚

謂秦王

秦王與中期爭論

甘茂亡秦

獻則謂公孫消

三國攻秦入函谷

薛公爲魏謂魏冉

令向欲齊事秦

謂穰侯

謂魏冉曰楚破秦

五國罷成臯

秦取楚漢中

薛公入魏而出齊女

謂魏冉曰和不成

涇山之事

秦客卿造

項襄王二十年

段產謂新城君

段于越人

奇賞彙編

卷四十二目戰國策

三

選史

范子因王稽入秦

范雎至

范雎曰臣居山東

應侯謂昭王

秦昭王謂左右

秦太后愛魏子

秦攻圍韓涇

應侯喻璞

天下合從於趙

應侯禽馬服君

應侯失韓之汝南

昭王息民繕兵

秦攻邯鄲不下

秦攻趙

韓非說秦王

蔡澤見逐于趙

不韋謀立異人

文信侯欲攻趙

秦王欲見頻弱

或爲六國說秦

奇賞彙編

卷四十七目戰國策

四

選史

四國爲一以攻秦

李斯被逐上書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四十七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戰國策

秦

蘇張說外自弘農故關以西京兆長安風溽
北地土多西河安定天水隴西皆秦地南有
巴蜀廣漢漢中武都西有金城武成張掖酒
泉敦煌又西南有祁連山焉益州皆蜀焉

孝公獻公丁卯生

衛鞅

衛之庶公子也鞅入秦說秦魏相公叔座
以為相封之於商鞅號曰商君商君治秦法令

至行極

公平無私罰不諱強大
私親近法及大子是為照刑其傳豈其賞不遺

奇賞齋編

犯法執口法之不行自止犯之太子君嗣
後道不拾遺民不妄取兵革大強華甲也諸侯

畏懼然刻深寡恩刻猶深也刻金華甲也特以強服之耳

孝公行之八年疾且不起欲傳商君傳位辭不受

孝公已死惠王代後莅臨也商君告

歸懼誅商人說惠王曰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

者身危君之今秦婦人嬰兒集韻女曰皆言商君

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為主大王更為臣

也且夫商君固大王之仇讎也願大王圖之商君

歸還時自商欲歸與惠王車裂之而本人不憐無

受人憐亦
下也況不

轉得商鞅
有筆力

者之

惠文君

孝公子元年顯王十三年始稱王前此稱王後人追書

蘇秦始將連橫

文頤曰關東為從西為橫蘇秦曰南
以威勢相說秦惠王曰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

之利蜀益州北有胡貉胡樓類胡之代馬之用

代幽南有巫山在黔中之限此二郡耳故言限

秦昭三十年始定為黔中東有殺兩之固始皇紀

殺兩之固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奮擊百

奇賞齋編

萬士之能沃野千里沃言其
地勢與形此所謂天府言富聚之天下之雄國

也物之聚以大王之賢士民之衆車騎之用之使

兵法之教教猶可以并諸侯吞天下稱帝而治

願大王少留意臣請奏其効秦進効秦王曰寡人

聞之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章不成者文

法令不可以誅罰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

不順者逆人不可以煩大臣逆人心則行之今先

生儼然貌不遠千里而庭教之後之願以異

日異猶它也後成順然後蘇秦曰臣固疑大王之

不能用也昔者神農伐補遂國名黃帝伐涿鹿上

谷而禽虫尤九黎氏之堯伐驩兜書此言受之
 舜伐三苗後事見史禹伐共工武乃湯伐有夏
 文王伐崇崇侯虎紂卿武王伐紂齊桓任戰用也
 者使車轂擊馳殺紂所於也相言語相結結親天
 下為一約從連橫兵革不藏文士並飭文謂辭也
 諸侯亂惑萬端俱起不可勝理科條既備引程也
 百姓不足上下相愁民無所聊集韻如明言章理
 法理兵甲愈起言律服也戰攻不息繁稱文
 辭而說天下不治舌敝耳聾不見成功行義約信
 天下不親於是乃廢文任武厚養死士散死綴甲
 厲兵集韻厲効勝於戰場効致其夫徒處而致利
 賢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故以戰續之寬則
 兩軍相攻迫則杖戟相撞迫近也杖如伏劍戰謂
 也然後可建大功是故兵勝於外義強於內論戰
 言威立於上民服於下今欲并天下凌萬乘集韻
 臣諸侯言敵國又言諸侯非兵不可今之嗣王時

奇賞彙編

卷四十七

三選文

不請查存
素何受人
查金

皆繼世忽於至道皆惜於致惜不亂於治迷於言
 惑於語沉於辯沉溺溺於辭溺謂為以此論之王
 固不能行也說泰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
 敝貂屬屬大黃黃金百斤盡資用之絕資貨去
 泰而歸羸膝力言係齊楚陳宋口履踏負書擔囊
 則上勝字富從中囊也素無底囊有底形容枯槁
 面目焦元焦黑集韻焦狀有愧色愧元作歸歸至
 家妻不下維下言自若妓不為炊父母不與言蘇
 秦喟然歎曰喟大妻不以我為夫嫂不以我為叔
 父母不以我為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發書陳篋
 數十篋藏得太公陰符之謀漢志有而誦之簡
 練以為揣摩簡猶擇練淳帛也取其情或切切之
 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錐銳也血流至足曰安
 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
 暮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於是乃
 摩燕烏集闕摩言切近過見說趙王南於華屋之
 下見說見而說抵掌而談集韻抵趙王大說封為
 武安君受相印車馬百乘真車錦繡千純集韻千
 白壁百雙黃金萬鎰一鎰以隨其後約從散橫
 以抑強秦故蘇秦相於趙而關不通不道秦也當

奇賞彙編

卷四十七

四選文

此等字
所以實事

此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衆王侯之威謀臣之權
皆欲決於蘇秦之策次言用之不費斗糧未煩
一兵未戰一士未絕一絃未折一矢諸侯相親賢
於兄弟勝賢猶夫賢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
從故曰式於政不式於勇式於廊廟之內
西序廟以尊先君之廟不式於四境之外
謂之議廟堂尊嚴之廟
秦之隆蘇秦尊黃金萬鎰爲用轉轂連騎後
盛炫橫於道趙人重侯且夫蘇秦特窮巷掘門桑
戶樞樞之士耳如樞樞屈木孟也伏軾車前擢
奇賞彙編 卷四十七 五 漢史

而此史極戶稱頌之是亦利祿
此耳意觀所謂人丈夫之事
秦惠王謂寒泉子秦惠王曰蘇秦欺寡人欺詐也言
之欲以一人之智反覆山東元作之君從以欺秦
趙固負其衆故先使蘇秦以其幣帛約乎諸
侯諸侯不可一猶連雞之不能俱止於枋亦明矣
趙固負其衆故先使蘇秦以其幣帛約乎諸
侯諸侯不可一猶連雞之不能俱止於枋亦明矣
起往喻意焉喻諭以不可一之意寒泉子曰不可大
攻城墮邑口也請使武安子善我國家之天
使諸侯請使客卿張儀魏人在秦惠王曰敬
受命按起以聖二十九年爲武安君自合從
奇賞彙編 卷四十七 六 漢史

上洛於秦

楚使者景鯉在秦從秦王與魏王遇於境此下脫

使周最解說與魏所以遇之是以鯉與之遇也故

邑之於與遇害之於鯉故齊不合也楚王因不罪

景鯉而德周秦齊楚敵也齊不合故楚是說

楚王使景鯉如秦客謂秦王曰景鯉楚王下行使

所甚愛王不如智之以市地是地賈貴所之地也言使

楚王聽則不用兵而得地楚不聽則殺景鯉更之

字與不如景鯉者元作是便計也便安秦王乃留

景鯉景鯉使人說秦王曰臣見王之權輕天下猶

奇賞彙編卷四十七 七 運史

勢也天地不可得也臣之來使也聞齊魏皆且

割地以事秦所以然者以秦與楚為昆弟國今大

王智臣是示天下無楚也齊魏有何重於孤國也

又有猶楚知秦之孤不與地而外結交以圖圖則社

稷必危不如出臣秦王乃出之

楚攻魏張儀謂秦王曰不如與魏以勁之與魏戰

勝復聽於秦必入西河之外西河魏之界也

取皮氏卒萬人車百乘皮氏魏之界也今秦

百里時以與魏犀首犀首魏之界也今虎牙將軍

有此妙計不嫌其偶

戰勝威王楚魏兵罷敵罷敵恐畏秦果獻西河之

外魏與五年入秦河西地此前十年也儀時為相

田華之為陳軫二皆談秦惠王曰臣恐王之如郭君

荀息荀息曰周書有言美女破舌破舌乃

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舟之僞諫而不聽遂去下奔

晉晉因而伐郭遂破之又欲伐虞虞而憚宮之

奇存奇存荀息曰周書有言美女破老老乃遺

之美男教之惡宮之奇宮之奇以諫而不聽遂亡

奇賞彙編卷四十七 八 運史

之能害王者之國者楚也國其有自王之志楚知

橫門君元作橫君注有門字之善用兵行用兵與

陳軫之智故驕張儀以五國驕之也言楚使韓

以重其權按儀初游楚楚相皆之後相楚乃為秦

來必惡是二人惡言其願王勿聽也張儀果來辭

因言軫也王怒而不聽

張儀又惡陳軫於秦王曰軫馳秦楚之間今遂不加

軫欲去秦而之楚王何不聽乎聽王謂陳軫曰

吾聞子欲去秦而之楚信乎陳軫曰然王曰儀之

言果信也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曰

孝已愛其親世祀殷高宗有賢子孝已母早死高宗感後妻之善教之而孝已天下

欲以為子胥忠乎其君仇子胥楚人平王殺其父奢奔吳吳王夫差將計殺之諫不聽後吳伐齊齊諫諸侯齊先越吳宰師

之諫不聽後吳伐齊齊諫諸侯齊先越吳宰師天下欲以為臣賣僕妾傳乎閭巷

也者良僕妾也也出婦嫁鄉曲者也

婦也吾不忠於君楚亦何以軫為忠乎忠且見棄

吾不之楚何適乎秦王曰善乃止之軫傳

陳軫去楚之秦言去楚者本其始仕秦之時張儀謂

秦王曰陳軫為王臣常以國情輸楚情謂國事儀

奇賞彙編 卷四十七 九 選史

不能與從事願王逐之即復之楚願王殺之王曰

軫安敢之楚也王召陳軫告之曰吾能聽子子欲

何之請為子約車約車之對曰臣願之楚王曰儀以

子為之楚吾又自知子之楚子非楚且安之也軫

曰臣出必故之楚以順王與儀之策策謂其而明

臣之楚與否也見之即所謂楚人有兩妻者人誦

其長者誦也長者詈之詈罵誦其少者少者許

之居無幾何時也有兩妻者死客謂誦者曰汝取

長者乎少者乎取長者誦者客曰長者詈汝少者

和汝和猶汝何為取長者曰居彼人之所則欲其

和汝

計我也今為我妻則欲其為我嘗人也以情誦者

也軫誠有此明今楚王快明主也而昭陽賢相

也軫為人臣而常以國情輸楚楚王必不

留臣昭陽將不與臣從事矣以此明臣之楚與否

之亦軫出張儀入問王曰陳軫果安之王曰大軫

天下之辯士也然也有視寡人曰軫必之楚寡人

遂無奈何也寡人因問曰子必之楚也則儀之言

果信也軫曰非獨儀之言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昔

者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為臣孝已愛其親天

下皆欲以為子故賣僕妾不出里巷而取者良僕

奇賞彙編 卷四十七 十 選史

妾也出婦嫁於鄉里者善婦也臣不忠於王楚何

以軫為忠忠補且見棄軫不之楚而何之乎王以

為然遂善待之此一事再出者書者以所聞駁異

爭皆當於人心不說於王論則棄棄士未有若軫之絕倫離羣者也

義渠君西戎也北地之魏公孫衍謂義渠君曰道遠

臣不得復過矣不復請謝事情謂自也義渠君曰

願聞之對曰中國無事於秦則秦且燒燬獲君之

國燬亦燒也言火中國為有事於秦則秦則秦王

輕使重幣輕言其而事君之國也此東君義渠君

曰謹聞令令猶居無幾何五國伐秦後七年齊趙

王莽初以爲德三資才任人之有資貨而王隨之

吾欲伐齊齊楚方摧子爲寡人慮之柰何張儀曰

王具為臣約卓并幣臣請試之不自必
張儀南見楚王儀曰敝邑之王所說甚者無大大
王唯儀之所甚願為臣者無大齊王唯
大大王敝邑之王所甚憎者無大齊王唯
儀之所甚憎者亦無大齊王今齊王之罪其於
敝邑之王甚厚秦也敝邑欲伐之而大國與
之惟是以敝邑之下不得事令而儀不得為
且也大王苟能閉關絕齊臣請使秦王獻商於之
地楚記曰今頓陽郡南郡引水方六百里
若此齊必弱秦楚齊弱則必為王役矣為是
奇賞彙編 卷四十七
使則是北弱齊西德於秦秦四楚約齊得便曲而
私商於之地以為利也則此一計而三利俱至楚
王大說宣言之於朝廷曰不殺得商於之地方六
百里羣臣聞見者畢賀陳軫後見野去秦獨
不賀楚王曰不殺不煩一兵不傷一人而得商於
之地六百里寡人自以為智矣諸士大夫皆賀子
獨不賀何也陳軫對曰臣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
忠必至也故不敢妄賀王曰何也對曰夫秦所以
重王者以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先絕是楚
孤也無故秦又何重孤國且先出地絕齊秦計必

弗為也先絕齊後責地且必受欺於張儀言儀必
受欺於張儀王必悅之是西生秦患北絕齊
交則兩國兵必至矣楚王不聽曰吾事善矣子其
弭口無言其謂儀也以待吾事秦之策此可謂明
而好自用者也楚王使人絕齊使者未來又
重絕之張儀反秦使人使齊齊秦之交陰合楚
因使一將軍受地於秦張儀至前及而稱病不朝
楚王曰張子以寡人不絕齊乎乃使勇士往訾齊
王張儀知楚絕齊也乃出見使者曰從某至某廣
從六里橫度為廣使者曰臣聞六百里不聞六里
奇賞彙編 卷四十七
儀曰儀固以小人小人貧賤之編安得六百里使
者反報楚王楚王大怒欲興師伐秦陳軫曰臣可
以言乎王曰可矣軫曰伐秦非計也王不如賂之
一名都都邑有開與之伐齊是我子於秦而取償
於齊也償還也言齊則得地楚國不尚全事尚
尚也王今已絕齊而責欺於秦是吾合齊秦之
交也國元作必大傷楚王不聽楚王明計也而不
得也彼安能遂舉兵伐秦秦與齊合韓氏從之楚
兵大敗於杜陵楚故楚之土壤士民非制弱僅
以救亡者集訓僅計失於陳軫過聽於張儀過聽

此十二年也

楚絕齊齊舉兵伐楚陳軫謂楚王曰王不如以地

東解於齊西講於秦王使陳軫之秦秦王謂軫曰

子秦人也寡人與子故也故言寡人不佞也

能親國事也故子棄寡人事楚王今齊楚相

伐或謂救之便或謂救之不便子獨不可

以忠為子王計王以其餘為寡人乎陳軫曰王

獨不聞吳人之遊楚者乎楚王甚愛之楚先病吳

故使人問之使問曰玉問之誠病乎意亦思乎

左右曰臣又知其思與不思注家說有為又則如

奇賞彙編 卷四十七

誠思則將吳吟吟吳人今軫將為王吳吟言不

王不聞夫管與之說乎管與作有兩虎爭下同

人而謂管莊子將刺之刺直傷也管與止之曰虎

者反蟲反爾人者甘餌也喻之今兩虎爭人而

鬪小者必死大者必傷子待傷虎而刺之則是一

舉而兼兩虎也無刺一虎之勞而有刺兩虎之名

齊楚今戰戰必敗必有敗王起兵救之有救齊之

利而無代楚之害今詳秦王言為王計則以齊

為王也計聽知覆逆者二國之憂也唯王可也

計者事之本也聽者存亡之機也發失險事計

失而聽過能有國者寡也故曰計有一二者難悖

之二言反證計聽無失本末者難惑計聽下無

秦惠王死公孫衍欲窮張儀李離秦謂公孫衍曰不

如召日茂於魏召公孫顯人於韓起樗里子於國

起猶三人者皆張儀之離也公用之則諸侯必見

張子之無秦矣

武王 惠文子元年

張儀欲假秦兵以救魏相魏左成謂甘茂曰不如子

之魏不反秦兵此傷多張子不反秦魏秦以喪魏

若反秦兵張子得志於魏不敢反於秦矣其厚魏

奇賞彙編 卷四十七

張子不去秦魏猶有得秦之心張子必高子高貴

以秦資之張儀之殘樗里疾也殘猶重而使之楚重猶貴貴之

之貴重因令楚王懷為之請相於秦請於秦張子謂

秦王曰重樗里疾而使之者將以為國交也結兩

交今身在楚楚王因為請相於秦臣聞其言

聞疾之言曰王楚欲窮儀於秦乎臣請助王楚王

以為然故為請相也今王誠聽之彼必以國事楚

王秦王大怒樗里疾出走

張儀欲以漢中與楚 惠文十三年 請秦王曰有漢中焉

宜之財則傷非所宜得今漢中南邊為楚利此國累也甘茂謂王曰地大者固多憂乎言不天下有變謂害王劉漢中以楚和楚必咩天下而與王咩王今以漢中與楚即天下有變王何以市楚也

為補魏謂魏冉楚人宣太后爭後封魏侯傳言其川曰公聞東方之語乎東曰弗聞也曰辛張陽

母澤辛張陽人張張說魏王哀薛公用公叔也曰

臣戰與楚載主契國告焉契言以國為約以與

奇賞彙編卷四十七王約王必無患矣若有敗之者臣請率領領項

項以受鉄鉄然而臣有患也患楚與秦合夫楚王

懷之以其國係冉也而事臣之王事臣也臣辛

也此三人之辭非此臣之所甚患也此下乃說今

公東而因言於楚公謂冉東來之楚是令張儀之

言為禹儀以武二年死故此言必次之是禹害儀

仲於而務敗公之事也三國是儀之說必公不如

反公國德楚而不之楚而觀薛公之為公也觀

左冉如何觀三國之所求於秦而不能得者請以號三

國以自信也為韓魏齊請其所欲於秦觀張儀與

澤之所不能得於薛公者薛公而公請之以自重

也薛公所不與儀者非為之請而得則儀重也

醫扁鵲人見秦武王武王示之病扁鵲請除欲

其石使也所以君與知之者謀之而與不知

者敗之使此知秦國之政也此如則若一舉而亡

國矣按扁鵲與趙簡子同

秦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車通三川以闕周室闕

乎甘茂對曰請之魏約伐韓王令向壽宣太后輔

行輔甘茂至魏謂向壽子歸告王曰魏德臣矣

然願王勿攻也事成盡以為子功向壽歸以告王

王迎甘茂於息壤山海經鯀竊息壤以墮洪水府

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此屬積之久矣二縣

之稱今王倍數險倍倍行數千里而攻之難矣臣

聞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并北取西河之外南取

上庸屬漢天下不以行多張儀而賢先王惠魏

文侯令樂羊將攻中山冀州國後志一名中山人亭三年而拔之

樂羊反而語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

首曰此非臣之功主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也

憊里疾公孫衍二人者挾韓而議之也韓王必聽之

是王欺魏而臣受公仲朋元作之怨也此朋公仲名

也名朋或名修朋後字近故誤史重作修然韓策言公仲後又言韓後為兩人今定公仲名朋別韓後

昔者曾子處費魯邑屬東海費人有與曾子同名族

者族姓而殺人人告曾子母曰曾參殺人曾子之

母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若如故也有頃焉人又曰曾

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

參殺人其母懼投杼杼織之持踰牆而走夫以曾參

之賢與母之信也而三人疑之使其疑則慈母不能

信也今臣之賢不及曾子而王之信臣又未曾子

子之母也疑臣者疑之不適三人同臣恐王為

臣之投杼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於是與

之盟於息壤果攻宜陽五月而不能拔也憊里疾

公孫衍二人在言在中爭之王王將聽之召甘茂而

告之甘茂對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悉起兵復

使甘茂攻之遂拔宜陽在三年

宜陽之役後猶馮章秦人謂秦王曰不拔宜陽韓楚乘

吾敵國必危矣不如許楚漢中以懼之使楚懼

而不進韓必孤無柰秦何矣王曰善果使馮章許

楚漢中而拔宜陽楚王懷以其言責漢中於馮章

馮章謂秦王曰王遂亡臣許為因謂楚王曰寡人

固無地而許楚王彭謂此策可以無出地矣如後不可為約何

甘茂攻宜陽三鼓之鼓以而卒不上卒士也秦之右

將有尉尉軍對曰公不論兵言不以兵治士必大困甘茂

曰我羈旅而得相秦者我以宜陽餌王以釣今攻

宜陽而不拔公孫衍憊里疾挫我於內挫推也而公

仲元作以韓窮我於外是無伐之日已戰功曰伐

奇賞策編卷四十七子送史

功請明日鼓之而不可下因以宜陽之郭為墓必示

也死於是出私金以益公賞明日鼓之而宜陽拔

宜陽未得秦死傷者衆甘茂欲息兵左成謂甘茂曰

公內攻於憊里疾公孫衍二人毀之而外與韓朋

攻宜陽宜陽拔則公之功多矣是憊里疾公孫衍

無事也不得秦衆盡傷怨之深矣八持之故也

宜陽之役楚畔秦而合於韓秦王懼甘茂曰楚雖合

韓不為韓氏先戰韓亦恐戰而楚有變其後變背

楚楚時所韓韓楚必相御也御猶制也二國雖合楚

言與韓而不餘怨於秦楚之與韓有言而已臣是

以知其御也

宜陽之役楊達泰謂公孫顯曰請為公以五萬攻西

周得之是以九鼎元自甘茂也顯與茂平國者

也不然秦攻西周天下惡之其救韓必疾則茂事

敗矣言攻而不勝亦足以

秦王謂甘茂曰楚客來使者多健言其與寡人爭辭

寡人數窮焉為之奈何甘茂對曰王勿患也

其健者來使者則王勿聽其事其需弱者來使集

奇貨彙編則王必聽之然則需弱者用而健者不

用矣王因而制之弱者易制

甘茂相秦秦王愛公孫行與之間有所立請問之間

而聞之聞之以告甘茂甘茂因入見王曰王得賢

相敢再拜賀王曰寡人託國於子焉更得賢相對

曰王且相犀首王曰子焉聞之對曰犀首告臣王

怒於犀首之泄也乃逐之補逐逐行也曰告

甘茂約秦魏而攻楚楚之相秦者屈蓋是任之於秦

使為楚相於秦秦啓關而聽楚使甘茂謂秦王

曰詠元作於楚詠也若而不使魏制和謂楚

必曰以驚魏之秦衛魏言始約而終背之魏補不

說而合於楚楚魏為一國恐傷矣王不如使魏制

和魏制和必說魏王不惡於魏則寄地必多矣

謂秦王曰臣竊惑王之輕齊易楚而卑畜韓也臣聞

王兵勝而不驕霸王約而不忿之要約勝而不驕

故能服世約而不忿故能從鄰使鄰國今王廣德

魏趙大德而輕失齊驕也戰勝宜陽不恤楚交忿

也言不以交驕忿非霸王之業也臣切為大王慮

之而不取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先

奇貨彙編卷四十七

王之所重者唯終與始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

殘范中行范吉明中行圍晉陽詩唐國卒為三

家笑趙魏韓也事見韓吳王夫差棲越於會稽故

國揚州郡亦山勝齊於艾陵杜壯齊地為黃池之

遇陳留外黃注縣有黃浦又魏內黃注吳無禮於

宋宋襄公十一年黃池之會遂為元作勾踐禽死

年梁君王伐楚勝齊制韓趙之兵驅十二諸侯以

朝天子於孟津在河內河陽縣南魏惠王二十

衛宋鄭君來朝二十六年中山後子死十午齊

陵我馬身布冠自若也而拘於秦拘於秦三者非無

功也能始而不能終也今王破宜陽殘三川而使

天下之士不敢言雍天下之國雖有之徒兩周

之疆也而世主不敢窺陽侯之塞陽侯國取

黃棘秦紀楚記扶王與昭而韓楚之兵不敢進王

若能爲此尾其後則三王不足四五霸不足六王

若不能爲此尾而有後患則臣恐諸侯之君河濟

之士北以王爲吳智之事也詩云行

百里者半於九十遠詩言行九十里此言末路之

難今大王皆有驕色以臣之心觀之天下之事依

世主之心非楚受兵必秦也何以知其

音賞彙編卷四十七

然也秦人援魏以拒楚楚人援韓以拒秦上四

國之兵敵秦楚韓魏也韓魏雖而未能復戰也敵

不敵齊宋在繩墨之外以爲權意權言能輕重四

國故曰先得齊宋者伐秦此言魏秦先得齊宋則

韓氏鏖金鏖韓氏鏖則楚孤而受兵也楚先得之

則魏氏鏖魏氏鏖則秦孤而受兵矣若隨此計而

行之則兩國者楚必爲天下笑矣或謂此策高

秦王與中期人爭論不勝秦王大怒中期徐行而去

或爲中期說秦王曰悍人也中期適遇明君故也

向者遇桀紂必殺之矣秦王因不罪

昭襄王武王母弟元年

甘茂亡秦魏皮氏未拔去且之齊出關遇蘇子代也

待燕太子質曰君聞夫江上之處女乎蘇子

曰不聞曰夫江上之處女有家貧而無燭者處女

相與語欲去之遣之家貧無燭者將去矣謂處女

曰妾以無燭故常先至掃室布席何愛於餘明之

照四壁者幸以賜妾何妨於處女妾自以爲有益

於處女何爲去我處女相語以爲然而留之今臣

不肖棄逐於秦而出關願爲足下掃室布席幸無

音賞彙編卷四十七

我逐也蘇子曰善請重公於齊乃西說秦王曰甘

茂賢人非恒士也恒常其居秦累世重矣武昭三

王自散塞谿谷地形險易盡知之彼若以齊約韓

魏反以謀秦是非秦之利也秦王曰然則奈何蘇

代曰不如重其贊集韻贊與摯通握持厚其祿以

迎之彼來則置之槐谷扶風有槐史終身勿出

此爾不爲茂游說也天下何從圖秦秦王曰善與

之上卿以相迎之齊迎之甘茂辭不往蘇子代也

僞爲齊補王曰甘茂賢人也今秦與之上卿以

相迎之茂德王之賜故不往願爲王臣今王何以

禮之王若不器必不德王彼以甘茂之賢得圈用

強秦之衆則難圖也齊王曰善賜之上卿命而處

之命猶八命之

獻則楚人爲半謂公孫消秦人曰公大臣之尊者也數

伐有功伐戰所以不爲相者太后宣太不善公也

辛元在我者太后之所親也後張氏得而父事

楚人今亡於楚在東周爲楚人公何不以

秦楚之重資而相之於周乎周相楚必便之矣

之以罪去楚楚既與秦共資是辛戎有秦楚之重太

后必說公公相必矣

奇賞彙編 卷四十七

三國攻秦入函谷魏記哀秦王謂樓

緩趙人見張儀傳此曰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

河東而講大河之東對曰割河東大費也免元作

於國患大利也此父兄之任也謂公王何不召公

子他此書多作他而問焉王召公子他而問之對

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何也對曰王割河東而

講三國雖去王必曰惜矣悔其三國且去吾特以

三城從之此講之悔也王不講三國入函谷咸陽

必危咸陽秦都也王又曰惜矣吾愛三城而不講

此又不講之悔也王曰鈞吾悔也鈞均同寧亡三

城而悔無危咸陽而悔也寡人決講矣決講也卒

使公子他以三城滿於三國南之兵乃退

緩韓相也對以他之言豈爲侯官

薛公田文爲魏謂魏冉曰文聞秦王欲以呂禮收齊

其相齊見周策及孟嘗傳後至十九年歸秦明年

齊伐宋宋後文乃相魏此中合在魏歸秦以濟

天下君必輕矣齊秦相聚以臨三晉禮必并相之

相齊是君收齊以重呂禮也齊免於天下之兵其

薛君必深齊雖冉也欲得而故下章曰收齊不

君不如勸秦王令敝邑薛也文以此卒攻齊之事

奇賞彙編 卷四十七

齊破文請以所得封君齊破晉強晉謂秦王畏晉

之強也必重君以取晉文親魏而重冉故齊予晉

敝邑薛雖文舊封而勸齊齊而不能支秦魏晉薛

不能當秦晉必重君以事秦是君破齊以爲功

探晉以爲重也破齊定封而秦晉皆重君若齊不

破呂禮復用禮雖亡秦之齊秦方以禮收齊則後

用之可謂秦也子必大窮

冷向向也秦人今許爲齊人蓋齊謂秦王曰向欲以

齊事王使攻宋也宋破晉國危安邑王之有也晉

大梁也宋在其東宋破則梁危安邑燕趙惡齊秦

之合必割地以交於王矣齊必重於王秦畏其地
故重則向之攻宋也且以恐齊而重王秦畏其地
王何惡向之攻宋乎去音向以王之明為先知

謂穰侯曰為君慮封謀所以苦於除宋罪重齊

宋德強齊定身封此亦百世之一時已

謂魏冉曰楚破秦補不能與齊懸衡矣

德新加韓魏與字秦交爭韓魏韓魏東聽

青實彙編卷四十七

方千里南有符離之塞北有甘魚之口

高權懸宋衛輕言較其宋衛乃當阿甄耳注阿今齊

者二謂齊富擅越隸越多踐國隸猶禮之休官四

秦烏能與齊懸衡韓支分方城膏腴之地

起足以傷秦不必待齊

五國罷成阜屬河南許見趙策惠文十三秦王欲為

成陽君以趙魏策知為韓人此求相韓魏韓魏弗

聽秦太后宣為魏冉

秦王曰成陽君以王之故窮而居於齊今王見其

達而收之亦能翁其心乎言翁收也王曰未也太

后曰窮而不收達而報之恐不為王用且收成陽

君失韓魏之道也其窮在齊亦

藍田蜀京豈難得哉此策上有時簡蓋三國攻楚

楚之故地藍田秦近邑也尚可得而況楚疑於秦

之未必救已也而今三國之辭元作去三國攻

上所則楚之應之也必勸三國秦此一說也

青實彙編卷四十七

是楚與三國謀出秦兵矣出兵故三國秦為知之

必不救也三國疾攻楚楚必走秦以急趙秦愈

不敢出此又一說則是我離秦而攻楚也也離言

絕其兵必有功薛公曰善遂發重使之楚楚之應

之果勸於是三國并力攻楚楚果告急於秦秦遂

不敢出兵大行臣有功此章應屬齊若魏然附之

而齊魏無所適屬也故次之此

薛公入魏而出齊女魏公子負芻之母韓春謂秦王

曰王何不取為妻以齊秦割魏則上黨秦之

有也此上黨齊秦合而立芻芻立其母在秦

則魏秦之縣也言其勢以明已取之而歸

韓之此魏人也欲以齊楚而困薛公薛公之佐欲定

其計也定其立臣請為王因與佐也可以封

魏懼而復之齊負勢必以魏毀世事秦齊

女入魏而怨薛公終以齊奉事王矣齊其父母國

也齊又與薛公隙故

謂魏冉曰和不成與趙和秦也此兵必出白

起者復將戰勝必窮公不勝必事趙從公公又輕

也則冉重令不勝而和故輕先公不若母多

也勝則疾到也趙歸我也此蓋冉欲和而起欲戰

奇賞彙編卷四十七

陘山之事韓魏傳魏背秦與齊從親秦使魏侯攻趙

也陘山在齊後志注云史記秦破魏華陽地亦在

將則此策書陘山史書華陽一役也事在二十四

趙且與秦伐齊齊懼令田章以陽武屬河南此

合於趙而以順子為質齊公趙王喜乃索兵告

於秦曰齊以陽武賜敝邑而納順子欲以解伐敢

告下吏不斥王故秦王使公子他之趙謂趙王曰

齊與大國救魏而倍約齊背二國不可信恃大國不義

趙以齊背以告敝邑而賜之二社之地邑皆

之為不義以奉祭祀今又索兵且欲合齊而受其地

邑也

非使臣之所知也請益甲四萬大國裁之蘇代為

齊獻書穰侯曰臣聞往來者之言曰秦且益

趙甲四萬人以伐齊臣竊必之敝邑之王其然王

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

趙甲四萬人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相結秦之深

離也三晉百背秦百欺秦不為不信不為無行今

破齊以肥趙趙秦之深離此取代先損不利於

秦一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敝晉此晉趙也以趙

敵而後制晉楚之勝二國破秦無後夫齊罷國

也罷國以天下擊之譬猶以千鈞之弩潰癰也秦

王安能制晉楚哉夫能制人必其威武足以制人

奇賞彙編卷四十七

人二地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不信其多出兵則

晉楚為制於秦秦恐則必不走於秦且走晉楚兵

則非獨齊見制懼晉楚亦見制齊畏秦三也齊割

地以實晉楚則晉楚安齊舉兵而為之頓劍意秦

而齊先伐故既合則齊為三則秦反受其四也是

晉楚以秦伐齊與秦伐齊以齊破秦何

晉楚之智而齊秦之愚五也秦得安邑此攻平陽

邑魏也亦屬韓猶上黨兩善齊以安之亦必無患

屬也自起傳取韓安邑

矣秦有安邑則韓魏必無上黨哉言可夫取三晉

之陽胃與出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故臣

竊必之敵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

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矣穰侯傳

秦客卿造造其謂穰侯曰秦封君以陶非別封也越

陶陰定藉君天下借以制人數年矣攻齊之事成陶

為萬乘也國大長小國以朝天子天下必聽五霸之

事也攻齊不成陶為鄰恤言近而莫之據也無可

特故攻齊之於陶也存亡之機也君欲成之何不

使人謂燕相國曰聖人不能為時時人所不能為時至

弗失舜雖賢不遇堯也不得為天子湯武雖賢不

當桀紂不王故以舜湯武之賢不遭時不得帝王

奇賞彙編卷四十七至選史

今攻齊此君之大時也已得明之因天下之力

伐離國之齊報惠王之耻田單破燕成昭王之

功燕昭王二十八年樂毅伐齊入臨淄三十除萬世

之害此燕之長利而君之大名也君謂詩云樹德

莫如滋也滋益除害莫如盡吳不亡越越故亡吳

齊不亡燕燕故亡齊齊閔八年蘇代為齊說燕

故有樂毅齊亡於燕吳亡於越此除疾不盡也非

以非此時也成君之功除君之害秦卒有他事

忽也卒時同而從齊齊秦元作合其離君必深矣挾君

之離離謂以誅於燕使燕後雖悔之不可得也已

君悉燕兵而疾攻元作之天下之從君也若報父

子之仇誠能亡齊封君於河南河之南非為萬

乘達途於中國南與陶為鄰世世無患願君之專

志於攻齊而無它慮也

說秦王按史此春申君未封時書在曰物至而反至

極冬夏是也致至而危致言取物累基是也今太

國之地半天下有二垂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

地未嘗有也先帝尊稱之耳文王惠文王武王元

秦昭王按史秦昭王與此策書此為非王謬也王之身三

世而不接地於齊通也以絕從親之要要約今王

奇賞彙編卷四十七至選史

使成橋秦守事於韓守猶成橋已元作北入燕燕使

於秦是王不用甲不伸威而出百里之地地燕人

秦使之出也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兵而攻魏

杜大梁之門舉河內屬司拔燕酸棗虛燕南

蘇代曰決齊須之口魏無虛頓丘按此則虛魏地

也魏人史作據注燕縣有楚燕之兵雲翔而不敢

較雲翔散也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元作

今息息衆二年然後復之又取蒲衍河東蒲

蒲蘇代曰北有河外秦衍注不地今按屬魏故

又南陽有杜衍元作以臨仁仁地平丘元作小

黃濟陽嬰城地屬陳留而魏氏服矣王

又割地屬陳留之北後是常陽

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救也王之威亦抑矣

王若能持功守威省攻伐之心而肥仁義之誠此誠字下地也

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恃此誠字下地也甲兵之強

臣天下之王臣恐有後患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

終易曰狐濡其尾水清曰小狐不濡其尾不能終也

奇賞彙編卷四十七

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智氏見伐

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也智氏見伐

齊之便而不知于隧之敗也齊之便而不知于隧之敗也

伐齊遂攻齊人於艾陵還爲越王禽於三江之浦

陽之城勝有日矣其日韓魏反之殺智伯瑤於鑿

臺之上史記今王如楚之不毀也而忘毀

楚之強魏也楚毀不能侵之故強臣爲大王慮而

不取詩云大武遠宅不涉通詩武是遠宅猶有六

之也足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他人

有心于忖度之躍躍免免遇大獲之大獲巧言詩

躍走也魏也魏之除人心雖知或可討也今王中道而

信韓魏之善王也中道而此正吳信越也臣聞敵

不可易時不可失臣恐韓魏之卑辭慮患以慮患

而實欺大國也王既無重世之德於韓魏重世而

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

者百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隳剝腹折脰也相望

身分離暴骨草澤也頭顱僵仆也相望

奇賞彙編卷四十七

於境父子老弱係虜相隨於路係虜爲虜鬼神狐

祥妖者之爲無所食無所食百姓不聊生族類離散

流亡爲臣妾男女爲妾滿海內矣韓魏之不亡秦

社稷之憂也今王之攻楚不亦失乎且王攻楚之

口則惡出兵也王將藉路於仇讎之韓魏乎兵

出之日而王憂其不反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讎之

韓魏資王若不藉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隨陽

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王雖有

之不爲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無得地之實也且

王攻楚之日四國必行應悉起應王齊趙韓魏也

家上以此
一語為通

奇賞彙編 卷四十七

手 選史

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為可則行而益利其道利猶若將弗行則久留臣無謂也也語

曰人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刑必斷於有罪令臣之胥不足以當權實惟所本領領要不足以待斧鉞斧鉞亦豈敢以疑事

嘗試於王乎其也雖以臣為賤而輕辱臣獨不重任臣者後無反覆於王前耶保任人必保其後後

任人者所重也臣聞周有砥厄宋有結綠梁有懸上豈得輕之

然楚有和璞下和之璞此四寶者工之所失也失

不能別之故而為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下和之璞

獨不足以厚國家乎厚言使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其人天下有明王則諸侯不得擅厚矣是何也為其荆棘也荆棘也

喻厚重彼有擅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聖王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堯舜禹湯復生弗能改已諍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闕於王心耶同台元作其言臣者得無

非若是也則臣之志願少賜游觀之間願也望見足下不斥汪故指其足而入之書上秦王說之

奇賞彙編 卷四十七

美 選史

因謝王稽說其未用之故使人持車召之范

范雎至秦王庭迎范雎曰寡人宜以身受令久矣今者義渠之事急孟倫寡人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以身受命躬竊閔然不敏見范

見范之緩見范敬執賓王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見范屏除也此

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聞外秦王復請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踞曰范也先生不幸教寡人乎范雎謝曰非敢然也臣聞始時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為漁父而釣於渭陽之濱耳渭水

西首陽此渭水之若是者交跡也可已一說而立

為太師載與俱南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果收功於呂尚卒擅天下而身立為帝王即使文王踈呂望而弗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也今臣羈旅之臣也交跡於王而所願陳者皆臣君臣之事處人骨肉之間處猶在也謂欲言

願以陳臣之陋忠而未知王心也所以王三問而不對者是也臣非有所畏而不敢言也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弗敢畏也大王信

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爲臣忠亡不足以爲臣憂身而爲厲被髮而爲任不足以爲臣耻帝之聖而死三王之仁而死五霸之賢而死烏獲之力而死秦紀烏獲武王力自奮奔育之勇而死史注孟奔育皆勇死者人之所必不免處必然之勢可以少有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何患乎伍子胥蒙載而出昭關是關夜行而晝伏至於菱夫地無以餌其口坐行蒲服飢困乞食於吳市魯傳在丹卒與吳國閭閻爲霸使臣得進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說之

青實彙編 卷四十七 五 選史

行也臣何憂乎箕子接輿高士傳楚人漆身而爲厲被髮而爲狂無益於殷楚使臣得同行於箕子接輿漆身可以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無補於時猶爲之今爲而臣又何耻乎臣之所恐者獨有補故特以爲榮臣又何耻乎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盡忠而身廢也廢也是以杜口裹足莫肯即秦耳即就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奸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保傅之手女傳終身闇惑無與照奸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弗敢畏也臣死而秦治賢於生也秦王跪曰先

先是何言也夫秦國僻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至此此天以寡人思先生恩同而存先王之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此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生奈何而言若此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再拜秦王亦再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北有甘泉谷口文紀注在雲陽南帶涇渭涇水出安右隴蜀隴西有隴左關坂函谷關戰車千乘奮擊百萬以秦卒之勇車騎之多以當諸侯譬若施韓盧後失物志韓有而逐驚兔也驚言其霸王之業可致今黑大各虛而不致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國謀反閉關補而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國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王曰願聞所失計曰大王越韓魏而攻強齊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之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以意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則不義矣義宜也少出師而今見與國之不可親韓魏越人之國而攻可乎疏於計矣昔者齊人伐楚閔二十三年破軍殺將再辟千里辟拓膚寸之地無得者集韻齊齊而合宣齊不欲地哉形弗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露罷露野曰露野曰露君臣之不親舉兵而伐之魏昭

青實彙編 卷四十七 五 選史

有快口即
有牙十

年與秦趙韓主將軍破爲天下笑所以然者以其
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藉賊兵而齎盜食者也
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得尺亦王之
尺也今舍此而遠攻不亦謬乎且昔者中山
之地方五百里趙獨擅之武靈王十七功成名立
利附焉元作則天下莫能害此言趙今韓魏中國
之處而天下之樞也往所由王若欲霸必親中
國而以爲天下樞以威楚趙趙強則楚附楚強則
趙附制必有一附楚趙附則齊必懼懼必卑辭重
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可虛也王曰寡人
奇賞彙編 卷四十七 星 選史
欲親魏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柰
何范雎曰卑辭重幣以事之不可割地而賂之不
可舉兵而伐之處謂遠交近攻魏之策當矣語本
左談之問矯亂如此使人主何適從之又欲伐之
平若曰某策爲上某次之其可也於是舉兵而
攻邢丘在河南邢丘拔四十一而魏請附曰魏
也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若木之有蠹
人之病心腹天下有變爲秦害者莫大於韓王曰
寡人欲收韓韓不聽爲之奈何范雎曰舉兵而
攻榮陽在河南則成臯之路不通北太行之道河
山陽皆有此則上黨之兵不下一舉而攻宜陽則

筋可編食
可滅秦傳
小主

其國斷而爲三韓見必亡焉得不聽韓聽而
霸事可成也王曰善雖傳有按史後那五直規體
宜陽說亦在拔邢丘前則
范雎曰臣居山東聞齊之內有田單齊之故屬後爲
上餘年不得近余單遠論文也不聞其有王聞秦
之有太后穰侯涇陽母弟華陽不聞其有王夫擅
國之謂王能專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
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不顧穰侯出使不報報猶
言不自王而涇陽華陽擊斷無諱諱言不避王
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爲此四者下乃所
奇賞彙編 卷四十七 星 選史
謂無王已然則權焉得不傾而令焉得從王出乎
臣聞善爲國者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
操王之重央裂諸侯謂分剖剖符於天下剖符分
謂軍在漢制以符征敵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
長六寸分而相合則利歸於陶國敝御於諸侯國謂秦御言戰敗則
怨結於百姓而禍歸社稷詩曰木實繁者實木披
其枝披謂披其枝者傷其心詩大其都者危其國
此因詩尊其臣者卑其主淳尚齊四相之管齊
之權管猶管權之縮閔王一筋縣之廟梁宿昔而
死集韻宿夜也通作李兌用趙滅食主父滅主父百

卷之四十七
神異記
神異記

神異記
神異記
神異記

日而餓死趙惠文王今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亦昭
淫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已臣
今見王獨立於廟朝矣且臣將恐後世之有秦國
者非王之子孫也秦王懼於是乃廢太后逐穰侯
出高陵走淫陽於關外此曰昭王謂范雎曰昔
者齊公得管仲時以為仲父今吾得子亦以為父

應侯謂昭王曰亦聞恒思地有神叢與神叢中有恒

思有悍少年請與叢博局戲也六曰吾勝叢叢藉

我神三日借我不勝叢叢困我乃左手為叢投

奇賞彙編卷四十七聖選史

叢藉其神三日叢往求之遂弗歸五日而叢枯

七日而叢亡今國者王之叢勢者王之神藉人以

此得無危乎臣未嘗聞指大於臂臂大於股若有

此則病必甚矣百人與瓢而趨負之如不如一人

持而走疾百人誠與瓢瓢必裂以爭持今秦國華

陽用之穰侯用之太后用之王亦用之不稱瓢為

器則已稱瓢為器國必裂矣臣聞之

木實繁者枝必披枝之披者傷其心都大者危其

國臣強者危其王其令邑中自斗食以上漢官表

國臣強者危其王其令邑中自斗食以上漢官表

右有非相國之人者乎相國無事則已國有事

臣必見王獨立於庭也臣竊為王恐恐萬世之後

有國者非王子孫也臣聞古之善為政者其域內

扶扶猶持也其輔外布輔謂股而元作治政不亂

不逆使者直道而行不敢為非今太后使者分裂

諸侯而布天下據大國之勢強徵兵伐諸侯戰

勝攻取利盡歸於陶國之幣帛竭入太后之家境

內之利分移華陽古之所謂危至滅國之道必從

此起三貴竭國以自安據上及不及然則令何得

奇賞彙編卷四十七聖選史

從王出權何得母分是新我王果處三分之一也

無謂人若生事之所嚴有母而已范雎說昭王乃

以太后為稱首忍哉君子所以進其身豈捨此而

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日韓魏孰與始強對曰弗如也

王曰今之如耳魏齊魏相執與孟嘗昔耶之

賢不倍韓人對曰弗如也王曰以孟嘗昔耶之賢

帥強韓魏之兵以伐秦猶無奈寡人何也今以無

能之如耳魏齊帥弱韓魏以攻秦其無奈寡人何

亦明矣中期武王時已出此人唯琴對曰王之

料天下過矣料量昔者六晉之時趙晉卿也實人

國智氏最強滅破范中行又帥韓魏以圍趙襄子

於晉陽決晉水陽以灌晉陽城不沈者三板耳

二尺板高智伯出行水行去音韓康子御魏相子驂乘

為驂左在右為御智伯曰始吾不知水之可亡人之

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利以灌安邑汾水出汾絳水

利以灌平陽絳水出平陽魏相子肘韓康子詭以肘

之康子履魏相子躡其踵踵也肘足接於車上

而智氏分矣身死國亡為天下笑今秦之強不能

過智伯韓魏雖弱尚賢其在晉陽之下也此乃方

其用肘足時也顧王之勿易也之謂此賢人君子

奇賞彙編 卷四十七 史記

秦宣太后愛魏醜夫魏人太后病將死出令曰為我

葬必以魏子為殉葬以人從魏子患之庸芮秦人為魏

子說太后曰以死者為有知乎太后曰無知也曰

若太后之神靈明知死者之無知矣何為空以生

所愛葬於無知之死人哉若死者有知先王積怒

之日久矣太后救過不贖何暇乃私魏醜夫乎太

后曰善乃止十二年

秦攻韓圍陘信四年韓王曰有攻人者有攻地者穰

此四年也范雎謂秦昭王曰

二年也

侯十攻魏而不得傷者非秦弱而魏強也其所攻

者地也地者人主所甚愛也人主者人臣之所樂

為死也攻人主之所愛與樂死者國故十攻而弗

勝也今王將攻韓圍陘臣願王之毋觸攻其地而

攻其人也王攻韓圍陘以張儀為言張儀之言

攻其人也王攻韓圍陘以張儀為言張儀之言

於王幾割地而韓不盡張儀之力少則王遂張儀

而更與不如儀者市智不如耳則王之所求於韓

者盡可得也

應侯曰鄭人謂王未理者璞周人謂鼠未腊者朴周

人懷朴九過鄭賈欲買朴乎鄭賈曰欲之出

其朴乃鼠也因謝不取今平原君趙公子勝

後相孝成見自以賢顯名於天下然降其主父沙

丘而臣之降其相之也天下之王尚猶

尊之是天下之王不如鄭賈之智眩於名眩目無

或為不知其實也

天下之士合從相聚於趙而欲攻秦秦相應侯曰王

勿憂也請令廢之秦於天下之士非有怨也相聚

而攻秦者以已有富貴耳王見大王之狗卧者卧

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母相與鬪者殺之一骨輕

起相牙者以牙何則有爭意也於是使唐雎載音

樂予之五千金居武安高會相與飲謂邯鄲人誰

來取孝於是其謀者固未可得子也用金少故未

其可得子者與之昆弟矣公與秦計功者

唐雎不問金之所之金盡者功多矣今令人復

載五千金隨公唐雎行至武安散不能三千金天

下之上人相與國矣得其後為秦

謂應侯曰君禽馬服君乎趙括也曰然又即國邯

鄲乎四月十八日然曰趙亡秦王王矣武安君為

三公武安君所以為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

奇賞安編卷四十七 聖 廷史

亡邯鄲漢中南郡宜城注故鄆禽馬服之軍不

亡甲離周呂望之功亦不過此矣趙亡秦王王

武安君為三公君能為之下乎雖欲無為之下固

不得之矣秦嘗攻韓邯趙國襄國注故邯困於上

黨上黨之民皆返為趙馬亭天下之民不樂為秦

民之日固久矣今攻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

入楚魏則秦所得不能元作幾何故不如因而割

之趙國因以為武安功功

應侯失韓之汝南應侯嘗取得之秦昭王謂應侯曰

君亡國其憂乎應侯曰臣不憂王曰何也曰梁人

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愛其相室室家之相此

老曰公之愛子初也天下無有令子死而不愛何

也東門吳曰吾嘗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

即與無子時同也臣笑憂焉臣亦嘗為子此也

時無也為子時不憂今亡汝南乃即與與即為梁

餘子同也人之司利司任臣何為憂秦王以為不然

以告蒙傲人曰今也寡人一城圍食不甘味卧不

便席今應侯亡地而言不憂此其情也問其心

傲曰臣請得其情蒙傲乃往見應侯曰傲欲死應

侯曰何謂也曰秦王師君天下莫不聞而況於秦

奇賞彙編卷四十七 吳 廷史

國乎今傲勢得為秦阻為將元作將與臣以韓

之細也顯逆言其國小誅奪君地傲尚矣生不若

死應侯拜蒙傲曰願委之卿蒙傲以報於昭王自

是之後應侯每言韓事者秦王弗聽也以其為汝

南虜也汝南民為

昭王既息民繕兵復欲伐趙邯鄲也武安君曰不可王

曰前年國虛民饑君不量百姓之力求益軍糧以

滅趙今寡人息民以養士蓄積糧食三軍之作前

韓秋韓秋有倍於前而曰不可其說何也武安君曰長

平之事後志汝民有長平亭在上黨邯鄲秦軍大

克從下同徐曰勝此趙軍大破秦人歡喜

趙人畏懼秦民之死者厚葬傷者厚養勞者相饗

鄉人飲飲食舖餽謂分是口也以靡其財集韻靡

趙人之死者不得收傷者不得療治涕泣相哀

効力同憂力耕田疾作以生其財今王發軍雖

倍其前臣料趙國守備亦以十倍矣趙自長平以

來君臣憂懼早朝晏罷卑辭重幣四面出嫁結親

燕魏連好齊楚積慮并心備秦為務其國內實其

交外成當今之時趙未可伐也王曰寡人既以興

師矣乃使字較大夫王陵將而伐趙陵戰失利

奇賞彙編卷四十七 兇 運史

云五較集韻校木為櫛格也軍部及發王欲使武

安君武安君稱疾不行王乃使應侯往見武安君

責之曰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君前率數萬之

衆入楚拔郢鄢焚其廟東至竟陵後志屬江夏起

郢二十九楚人震恐集韻震物東徙而不敢西

向從韓魏相率與兵甚衆君所將之卒補不能半

之而與戰之於伊闕年大破二國之軍流血漂

鹵鹵櫛也斬首二十四萬韓魏以故至今稱東藩

此君之功天下莫不聞今趙卒之死於長平者已

十七八其國虛弱是以寡人命故云大發軍人數

倍元作於趙國之衆願使君將必欲滅之矣召常

以寡擊衆取勝如神況以強擊弱以衆擊寡乎武

安君曰是時楚王項恃其國大不恤其政而群臣

相妬以功諛諂用事良臣斥疎集韻斥百姓心離

城池不修既無良臣又無守備故起所以得引兵

深入多倍城邑故言倍倍背則發衆焚用以專

民梁橋也此皆示以不還使掠於郊野以足

軍食當此之時秦中士卒以軍中為家將帥為父

母不約而親不謀而信一心同力死不旋踵走也

楚人自戰其地咸顧其家各有散心莫有鬪志是

奇賞彙編卷四十七 年 運史

以能有功也伊闕之戰韓孤顧韓侯立三

不欲先用其衆魏恃韓之銳韓主兵故韓記言

佐韓欲推以為鋒鋒軍二軍爭便之力不同是以

臣得設疑兵以持元作韓陣韓不火專軍并銳觸

魏之不意魏軍既敗韓軍自潰乘勝逐北戰敗以

是之故能立功皆計利形勢謂人謀地利自然之

理何神之有哉今秦破趙軍於長平不遂以特乘

其振懼而滅之振震同以趙畏而釋之使得耕稼

以益蓄積養孤長幼以益其衆繕治兵甲以益其

強增城浚池以益其固主折節以下其臣備折臣

荆明主愛其國忠臣愛其名破國不可復完死卒

臣東鄰之賤人也秦東聞罪

趙僅存哉言所存無幾然而四輪之國也輪猶通言其民於直

所以破韓魏之所以僅存者可也

趙奢速文孝威刑也蘇秦不壹朋人自服迄始皇
定天下無年不戰則天下不相攻之說不可曉也

夫斷死與斷生也不同難而民爲之者是

固量秦之謀臣一矣乃復悉卒以攻邯鄲不能拔

地斷長續炬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國號令賞

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可兼而有也臣昧死知言不望見大王言所以舉破天下之從舉謂舉趙亡韓舉亦臣荆魏親齊燕上秦秦滅諸國二國獨後以重其後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隣諸侯之道大王試聽其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荆魏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殉於國示人以以至不忠於國者此士論事深切著明孫其人不忠於國者此士論事深切著明孫蔡澤見逐於趙而入韓魏遇奪金於涂人奪之齊策卷四十七全選史
也聞應侯任鄭安平魏齊因范雎安平匿之時王稽通諸皆負重罪應侯內慙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駿雄弘辯之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相之而奪君位應侯聞之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嘗宣言代我相秦豈有此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手足堅強耳目聰明聖智豈非士之所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爭義質猶行道施德於天下天

下懷樂敬愛願以為君王豈不辯智之助與則期得此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也萬物各得其所生命壽長終其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統紀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言其兩澤流于世稱之而毋絕豈非道之符言行功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與應侯曰然澤曰若秦之商君楚之吳起相定而死越之大夫種越文之相其卒亦可願與矣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已以說復曰何為不可夫公孫鞅事孝公極身毋二極身竭已盡公不還私願還反信賞罰以致治竭智能示情素蒙怨咎集諸家說也蒙家同執當為之欺舊交虜魏公子印印則鞅卒為秦禽將破敵軍攘地千里吳起事悼王使私不害公讒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義不顧元作毀譽必欲元作霸王強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事越王王離困辱離雖同集悉忠而不解解主雖亡絕盡能而不離離猶多功而不矜貴富不驕忌若此三子者義之至忠之節也故君子殺身以成名義之所在身雖死無憾悔何為而不可哉蔡澤曰王聖臣賢天下之福也君明臣忠國之福也父慈子孝

夫信婦貞家之福也故比于忠不能存殷子胥智
不能存吳中生孝而晉惑亂信五是有忠臣孝子
國家滅亂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
君父為戮辱戮殺也殺之如憐其臣子夫待死而
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
仲不足人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得少閒閒言有
因曰商君吳起大大種其為人臣盡忠致功則可
願矣閔天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乎以
聖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閔天周公
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不若也蔡澤曰然則
肯賞肯賞黃編卷四十七 奎 選史
君之主慈仁任忠信猶不欺舊故孰與秦孝楚悼
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王固親忠臣
不過秦孝越王楚悼君之為主正亂批患折難批
同以齊切擊也集韻廣地殖穀植種富國足家強
主威蓋海內功彰萬里之外不過商君吳起大夫
種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
退竊為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
衰天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昔
者齊桓公一匡天下至葵丘之會杜注陳留外有
驕矜之色畔者九國信九吳王夫差無敵元作於

在當時
為難事
口極厚
說力少
恐無所聞
其言

天下輕諸侯陵元作齊晉遂以殺身亡國夏有太
史啓太史周官其人不詳史作叱呼駭三軍也
而身死於庸夫此皆乘至盛不近道理也大商君
為孝公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教民耕
戰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
下立威諸侯功已成矣補遂以車裂楚地持戟百
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再戰
燒夷陵補南并蜀漢又越韓魏攻強趙北坑馬
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屠殺流血成川沸聲若
雷使秦業帝有帝自是之後趙楚懾服懾失不敢
肯賞肯賞黃編卷四十七 奎 選史
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
矣賜死於杜郵起傳計在咸陽西門十里吳起為楚悼罷無能
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壹楚國之俗南
攻楊越越屬北并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
所開其口功已成矣卒支解斷其四肢按起傳宗
大夫種為越王墾草剗邑剗也辟地殖穀殖種
率四方之補士專補上下之力以禽勁吳成霸功
勾踐終拮而殺之拮同繫也蓋通此四子者功
成而不夫禍至於此此所謂信而不能屈往而不
能反者也范蠡知之超然避世長為陶朱范陶朱

君獨不觀博者乎或欲

功分勝者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

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補施三川以實宜陽

以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口又斬范中行之途補

漢絕之此言斷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

秦之分功之時也人如時不退也則商君白

公吳起大夫種是也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

者按之必有伯夷之廉長為應侯世世稱孤而有

喬松之壽喬王子昔松赤執與以禍終哉此則君

奇賞彙編參四十七選史

何居焉應侯曰善乃延入坐為上客後數日入朝

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蔡澤其人辯

士臣之見人甚衆莫有及者臣不如也秦昭王召

見與語大說之拜為客卿應侯因謝病辭去請歸

相印昭王強起應侯應侯遂稱篤猶因免相昭

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為秦相在五十東收周室

蔡澤相秦王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

號為剛成君居補秦十餘年事補昭王孝文王莊

襄王卒事始皇帝為秦使於燕三年補而燕使

太子丹入質於秦澤傳有能謂周襄王告

於秦以封君令終美夫升苟知之亦危殆之澤之

道德明哲保身之策故其得位不數月引去後游

孝文王昭王于元年卒周亡於是六年

濮陽人屬東呂不韋賈於邯鄲見秦質子異人

孝文王歸而謂父曰耕田之利幾倍曰十倍珠玉之

贏幾倍曰百倍立國家之主贏幾倍曰無數曰今

力田疾作不得煖衣餘食今建國立君澤可以遺

世世後世願往事之事備秦子異人質於趙處於

邯鄲地故往說之曰子侯異人有承國之業

又有母在中今子無母於中無能如無母然外託

奇賞彙編參四十七選史

於不可知之國史言趙不禮之故一日倍約身為

糞土奔死且今子聽吾計事求歸以求歸可以有

秦國吾為子使秦必來請子乃說秦王后孝文后

人弟陽泉君曰君之罪至死君知之乎君之門下

無不居高尊位太子門下無貴者太子君之府藏

珍珠寶玉君之駿馬盈外廐美女充後庭王之春

秋高奉秋舉成歲一日山陵崩山陵崩高且太子

用事君危於累卵而不壽於朝生不性也朝榮夕

說有可以一切權宜而使君富貴千萬歲其寧

於太山四維不可移也必無危亡之患矣陽泉君

避席離席請聞其說不韋曰王年高矣王后無子

子侯有承國之業士倉又輔之王一日山陵崩子

侯立士倉用事王后之門必生蓬蒿子異人賢材

也棄在於趙無母於內引領西望而願一得歸王

后誠請而立之是子異人無國而有國王后無子

而有子也陽泉君曰然入說王后王后乃請趙而

歸之趙未之遣不韋說趙曰子異人秦之寵子也

無母於中王后欲取而子之使秦而欲屠趙不願

一子以留計賢不決也是抱空質也出質本以交好今不能然故曰空

若使子異人歸而得立趙厚送遣之是不敢倍德

奇賞彙編卷四十七 秦史

畔施是自為德講必以恩紀秦王老矣一日晏駕

天文志注天子當早作而方崩雖有子異人不足

以結秦趙乃遣之不韋傳秦國邯鄲趙欲殺異人

至不韋使楚服而見服楚製以說之王后說其狀

高其智曰吾楚人也而自子之乃變其名曰楚王

使子誦誦所子曰少棄猶在外嘗無師傳所教學

不習於誦王罷之乃留止止官問曰問政事陛下

嘗軺車於趙矣高紀五年注陸者趙之豪傑得知

名者不少以名見今大王反國皆西面而望大王

無一介之使以存之昭二十八年注一箇卑臣恐

其皆有怨心使邊境早閉晚開有學王以為然奇

其計王后勸立之王乃召相令之曰寡人子莫若

楚立以為太子子楚立是為莊以不韋為相號曰

文信侯食藍田十二縣王后為華陽太后諸侯皆

致秦邑致邑為太后養地也按此是子楚以孝文

為安國君時歸與此駭彪謂不韋賈人也彼安

能知義欲圖而飲醉於蜀於楚知有天適矣凡不

也以此得時皆喪身滅國之事周襄士之險險願

韋所立於時皆喪身滅國之事周襄士之險險願

之計平耳耳孝文稱為奇而立之非老悖乎

莊襄王文王子元 始皇帝莊襄王子元

文信侯欲攻趙以廣河間使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

而燕太子質於秦文信侯因請張唐秦相燕張唐

辭曰燕者必徑於趙徑者道趙人得唐者受百里

之地文信侯去而不快少庶子甘羅禮庶子掌諸

庶子羅曰君侯何不快甚也文信侯曰吾令剛成

君蔡澤事燕三年而燕太子已入質矣今吾自請

張卿相燕而不肯行甘羅曰臣行之文信侯元作

叱去曰我自行之而不肯汝安能行之也甘羅曰

夫項橐列子有問日出生七歲而為孔子師今臣

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臣矣以遠言叱也甘羅

見張唐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唐曰武安君戰勝攻取不知其數攻城墮邑不知其數臣之功不如武安君也寸羅曰卿明知功之不如武安君與曰知之應侯之用秦也見用秦於秦孰與文信侯專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曰卿明知為不如文信侯專與曰知之甘羅曰應侯欲伐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殺而殺之起傳言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卿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之處矣唐曰請因孺子而行因之請於文信商今庫具車廐具馬府具幣行有日矣甘羅謂文信侯曰借臣車五乘請為張唐先報趙見趙王襄趙王郊迎謂趙王曰聞燕太子丹之入秦與曰聞之聞張唐之相燕與曰聞之燕太子入秦者燕不欺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秦燕不相欺則伐趙危矣燕秦所以不相欺者無異故欲攻趙而廣河間也今王齎臣五城以廣河間請歸燕太子與強趙攻弱燕趙王立割五城以廣河間歸燕太子與補趙攻燕得上谷幽州三

十六縣與秦什一以十之一與秦也羅傳有

秦王欲見傾弱秦人傾弱曰臣之義不參拜王能使臣無拜則可矣不即不見也秦王許之於是傾子曰

天下有有補其實而無其名者有無其實而有其名者有無其名又無其實者王知之乎王曰弗知傾子曰有其實而無其名者商人是也無肥銚挂耨之勢銚耨苗器而有積粟之實此有其實而無其名者也無其實而有其名者農夫是也解凍而耕暴背而耨無積粟之實此無其實而有其名者也無其名又無其實者王乃是也已立為萬乘無孝之名以千里養無孝之實秦王悖然而怒悖然同語如也色絕傾弱曰山東戰國有六威不掩於山東而掩於母始皇母帝太后也本呂不韋姬通不韋竊為大王不取也秦王曰山東之戰國可兼與傾子曰韓天下之咽喉魏天下之膏腹王資臣萬金而遊資齊聽之韓魏時不通諸國故入其社稷之臣於秦說之使韓魏從而天下可圖也秦王曰寡人之國貧恐不能給也傾子曰天下未嘗無事也非從即橫也橫成則秦帝從成則楚王秦帝即以天下恭養且敬楚王即王雖有萬金弗得私也秦王曰善乃資萬金使東遊韓魏入其將相北遊行於燕趙而殺李牧趙良將幽王七年齊入朝四國畢元作從齊魏燕趙也殺傾子之說也說始皇在十

此要終言之趙謂賴子之義高於范雖而其誠
過之遠矣惜其不知擇木焉有仁人君子而為始
皇用哉魯述
視之茂矣

或為六國說秦王曰土廣不足以為安人眾不足以

為強若土廣者安人眾者強則桀紂之後將存昔

者趙氏亦嘗強矣曰趙強何若曰猶舉左案齊舉

其於左則齊舉右案魏厥案萬乘之國賦言案二

國千乘之宋也宋於七國時為千乘剛平趙地缺

四年築剛平以侵衛五年齊衛無東野詳此則剛

理為衛取我剛平皆不注衛無東野趙取之

也芻牧薪採芻草也以食馬牧養牛莫敢闕東門

當是時衛危於累卵天下之士相從謀曰吾將還

奇賞彙編卷四十七其委質還反言敗事也僂二十而朝於邯鄲之君

乎於是天下有稱伐邯鄲者莫不文補令朝行魏

伐邯鄲魏惠三十年伐趙趙告因退為逢澤之遇

或曰宋之逢澤乘夏車復取其文稱夏王夏中

一補朝為天子天下皆從齊宣王元作太公太公

聞之舉兵伐魏梁王身抱質執璧質贊同蓋請為

陳侯臣齊陳敬仲之後故稱陳侯趙成侯二十一

所稱故定為宣天下乃釋梁郭威王聞之郭威王

始與父諱楚威七寢不寐食不飽帥天下百姓以

與申縛遇於泗水之上縛齊將揚之而大敗申縛

趙人聞之至枝桑地缺趙記法根桑一曰平桑枝

燕人聞之至格道格道不通乎際絕地也齊戰敗

不勝謀則不得使陳毛釋劍振也振夜成有所擊

示畢委南聽罪面之尊西說趙說使人北說燕內

喻其百姓而天下乃齊釋齊也於是天下積薄

而為厚聚少而為多以同言郢威王於側紂之閒

高注封臣豈以郢威王為政衰謀亂以至於此哉

郢為強句臨天下諸侯故天下樂伐之也

四國為一見下文將以攻秦秦王召群臣賓客六

十人而問焉曰四國為一將以圖秦寡人屈於內

奇賞彙編卷四十七財力而百姓靡於外為之奈何群臣莫對姚賈

對曰賈願出使四國必絕其謀而索元作其兵乃

資車百乘金千斤衣以其衣以王衣衣舞以其劍

古者飲則以劍舞今以姚賈辭行絕其謀止其兵

與之為交以報秦秦王大說賈封千戶以為上卿

韓非韓之諸公子秦王見其書恨不及見之攻韓

知之曰賈以珍珠重寶南使荆齊元作吳此章無

亡者也三北使燕代之間三年四國之交未必合

也而珍珠重寶盡於內是賈以王之權外自交於

諸侯願王察之且梁監門子監門李也嘗盜於梁

臣於趙而遂取世監門子父死子繼曰世梁之大盜趙之
 逐臣與同知社稷之計非所以厲群臣也厲厲同
 王召姚賈而問曰吾聞子以寡人討交於諸侯有
 諸對曰有王曰有何面目復見寡人對曰曾參孝
 其親天下願以為子子胥忠於君天下願以為臣
 貞女工巧功也天下願以為妃妃四今賈忠王而
 王不知也賈不歸四國尚焉之使賈不忠於君四
 國之王尚焉用賈之身桀聽讒而誅其良將紂聽
 讒而殺其忠臣至身死國亡今王聽讒則無
 忠臣矣王曰子監門子梁之大盜趙之逐臣姚賈
 奇賞彙編 卷四十七 圭 選史

曰太公望齊之逐夫婦逐之也朝歌之廢屠朝歌
 內賈肉不經見子良之逐臣棘津之離不庸
 舊故曰廢棘津今存棘津之離不庸後志項
 同蓋嘗求售與人為庸不見用也文王用之而王
 管仲其鄙人之賈人也五鄰為師蓋鄭鄭之人南
 陽之敝幽修武南陽也仲頡上人嘗魯之免囚莊
 九年二十桓公用之而霸百里奚虞之乞人傳賣以五
 羊之皮奚虞臣也不見用自衛於秦穆公相之而
 朝西戎文公用中山盜而勝於城濮僖二十八年
 犯之謀破楚成王於城濮與此不此四士者皆有
 同社注城濮及史注止云衛地
 詭醜大誹詭醜天下明主用之知其可與立功

也補使若卡隨務光龍湯時人申屠狄糾時人自
 見非人主豈得其用哉故明主不取其汗不聽其
 非察其為已用汗者非者雖不取不聽知其故可
 以存社稷雖有外誹者不聽雖有高世之名無尺
 尺之功者八寸不賞是以群臣莫敢以虛願望於
 上無功而願秦王曰然乃行可復使姚賈而誅韓
 非高誘妄人也注此書謬妄非一處如此策以姚
 賈為陳賈齊策以代燕為齊宣王初不考其歲
 月賈乃與李斯同時安得見於孟子之書宣閔皆
 當伐燕而之管之役實閔王也誘之率意如此愚
 其所稱皆必有依據懼獲罪於後人也
 凡六十七章
 奇賞彙編 卷四十七 圭 選史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四十七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四十八

戰國策

齊九十九

濮上之事

邯鄲之難趙求救

秦假道韓魏以攻齊

楚將伐齊魯親之

成侯鄒忌為齊相

鄒忌開齊蔽

南梁之難

田忌為齊將

田忌亡齊之楚

鄒忌事宣王

楚威戰勝于徐州

權之難

蘇秦為趙合從

淳于髡一日進七人

齊欲伐魏

齊又欲伐魏

齊宣王見顏觸

王斗見齊宣王

齊人見田駢

管燕得罪齊王

昭陽為楚伐魏

秦攻趙

齊將甘田嬰

靖郭君將城薛

靖郭君謂齊王

靖郭君善齊貌辨

陳軫說齊合三晉以救趙

韓齊為與國

張儀為秦連橫

張儀事秦惠王

犀首以梁與齊戰

楚太子在齊質

薛公勸王立夫人

孟嘗君將入秦

孟嘗君在薛

孟嘗君奉夏侯

孟嘗君讎坐

孟嘗君舍人

孟嘗君逐舍人

孟嘗君出行

馮援收責

孟嘗君逐齊而返

蘇子自燕之齊

蘇子謂齊王

蘇子說齊閔王

齊負郭之民

王孫賈誅淖齒

奇賞彙編 卷四十八目 戰國策 三 選史

魯連射書聊城

田單守即墨

貂勃常惡田單

田單攻狄

孟嘗君爲從

魯連說孟嘗好士

秦攻趙長平

或謂齊援趙魏

齊破馬服君之師

使者問趙威后

齊閔王之遇殺

齊王建入朝于秦

奇賞彙編 卷四十八目 戰國策 四 選史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四十八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戰國策

齊東有淄川東萊時哪高密膠東南有泰山成陽

南平原

威王田齊和公于元平

濮上之事此東郡濮水贊子死章子走皆以各子之

章子勝子謂齊王曰田昭也威王言使不如易餘

極於宋易後宋王公必說梁氏不敢過宋伐齊齊

固弱信是以餘糧收宋也齊國復強雖復責之

奇賞齋編卷四十八

宋可其賁不償因以為辭攻之亦可威王威王臣

于死蓋九年前也

邯鄲之難趙威侯二十一年趙求救於齊田侯召

大臣而謀曰救趙孰與勿救鄒子相明年下邳

號成曰不如勿救段干綸曰弗救則我不利齊

田侯曰何哉對曰大魏氏兼邯鄲其於齊何利哉

田侯曰善乃起兵甲軍於邯鄲之郊以軍其陳以

于綸曰臣之求利且不利者非此也夫救邯鄲軍

於其郊是趙不拔而魏全也兩國不故不如南攻

襄陵以敝魏也攻之使魏出邯鄲拔而承魏之

敵水言銀是趙破而魏弱也田侯曰善乃起兵南

攻襄陵七月邯鄲拔齊因承魏之敝大破之桂陵

秦假道韓魏以攻齊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與秦

交和而舍和楚軍軍門曰和使者數相往來章

子為變其微章微職也以韓魏者以雜秦軍候者

言復者章子以齊入秦威王不應頃之問候者

復言章子以齊兵降秦威王不應而此者三而齊

有司請曰言章子之敗者異人而同辭王何不廢

將而擊之罷之王曰此不叛寡人明矣苟為而擊

之頃間言齊兵大勝秦軍大敗於是秦王稱元作

奇賞齋編卷四十八

西藩之臣齊威王與秦獻公孝公同時而謝於齊

左右曰何以知之曰章子之母啓其母得罪其父

其父殺之而埋馬樓之下按為類吾使衍者章子

將也勉之曰夫子之強全兵而還必更葬將軍之

母對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臣之母得得罪臣

之父臣之父未教而死教命夫不得父之教而更

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命而君父之命雖無父

於義凡章子之孝夫為人子而不欺死父豈為人

臣欺生君哉君謂則襄齊威王不世之也列子曰

我又將以人之言教人若於其臣欲其自知之也

威王之於章子有焉夫如是雖百市虎不聞也

設行手哉

楚將伐齊魯視之楚齊王忠之張巧曰齊人疑臣請

令魯中立於兩國之間乃為齊見魯君公魯君曰

齊王懼乎曰非臣所知也臣來弔足下魯君曰何

弔乎曰君之謀過矣君不與勝者而與不勝者楚

其敗而云然蓋楚有勝齊之勢楚雖勝士卒多何

故也魯君曰子以齊楚為孰勝哉對曰鬼且不知

也然則子何以弔寡人曰齊楚之權敵也不用有

魯與無魯足下豈如全衆而合二國之後哉楚大

勝齊其良士選卒材武見必殪殪死其餘兵足以

奇賞彙編 卷四十八

三 選史

待天下齊為勝其良士選卒亦殪而君以魯衆合

戰勝後合合敗者也勝者雖合之不必見德今以

敗者則全衆合敗者彼勝者既士卒多死可勝也

見德矣此其為德也亦大矣德敗其見恩德也亦

甚大矣敗者魯君以為然乃退師

成侯鄒忌為齊相田忌為將不相說公孫開齊謂鄒

忌曰公何不為王謀伐魏勝則是君之謀也君可

以有功戰不勝田忌不進戰而不死曲撓而誅曲

前而敗言師不直鄒忌以為然乃說王而使田忌伐魏田

忌三戰三勝鄒忌以告公孫開公孫開乃使人操

十金而往卜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而三

勝聲威天下其威聲欲為大事女齊亦古者

出田忌因令人捕捕取為人所者亦驗其辭於王

前田忌遂走齊記其知章子察阿即聖大大明矣獨於

是失之然忌之走非威王謹之也

鄒忌脩八尺有餘而形貌昞麗昞徒結切日側也故

朝服衣冠鏡鏡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其

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城北徐公齊國之

美麗者也忌不自信而復問其妾曰吾孰與徐公

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日旦明客從外來與

坐談問之吾與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

奇賞彙編 卷四十八

四 選史

也明日徐公來孰視之自以為不如鏡鏡而自視

又弗如遠其暮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

也私猶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

於我也於是入朝見威王曰臣誠知不如徐公美

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於臣皆

以美於徐公今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左右

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有

求於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王曰善乃下令群

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

者受下賞能諂議於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

令初下群臣進諫門庭若市數月之後時時而聞
進諫者基年之後雖欲言無可進者燕趙韓魏
間之皆朝於齊此所謂戰勝於朝廷坐朝臣之上
待兵也彪謂鄒忌嘗以計走田忌則其
人亦頗險士耳此言者萬世之言也

宣王威王二十七年已卯

南梁之難齊國舊縣有南梁水此一年魏伐趙韓氏

請救於齊田侯猶一召大臣而謀曰早救之孰與

晚救之便張丐對曰晚救之韓且折而入於魏不

如早救之田臣思曰不可夫韓魏之兵未敵而我

救之我代韓而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夫

奇賞彙編 卷四十八 五 選史

魏有破韓之志韓見且亡必東愬於齊魏告我因

陰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敵承繼其則國可重利

可得名可尊矣田侯曰善乃陰告韓使者而遣之

之也韓自以有齊國五戰五不勝東愬於齊齊

因起兵擊魏大破之馬陵魏破韓弱韓魏之君因

田嬰北面而朝田侯齊記有為兩章一為桓公臣

之策則幸中矣非仁義舉也品子田侯處謂臣思

田忌為齊將此後位係梁太子申禽龐涓魏孫子也

齊人武之孫謂田忌曰將軍可以為大事乎田忌

曰柰何孫子曰將軍無解兵而入齊使彼罷敵於

先魏魏同彼謂齊齊軍已與弱守於上引齊軍也
地齊不疑也主者循軌之途也軌軌同車迹也
方軌通鎗擊摩車而相過鎗牽同車軌而連路
相節年鎗擊摩車而相過秋申密故相擊相摩
使彼罷敵先弱守於主必一而當十利故十而當

百百而當千然後背太山在太山博左濟右天唐

蓋野于所守所軍重踵高宛重輜重也後志使輕

車銳騎衝雍門始皇紀注若是則齊君可正制治

而成侯可走不然則將軍不得入於齊矣田忌不

聽果不入齊彪謂臆非武流也武雖運奇用詭

田忌亡齊而之楚鄒忌代之相齊恐田忌欲以楚權

奇賞彙編 卷四十八 六 選史

復於齊復德杜赫曰臣請為晉楚為鄒忌謂楚王

威曰鄒忌所以不善楚者恐田忌之以楚權復於

齊也王不如封田忌於江南以示忌之不返齊也

鄒忌必補以齊厚事楚田忌亡人也而得封必德

王若復於齊必以齊事楚此示不為此用二忌

之道也楚果封之於江南

鄒忌事宜王仕人眾為於王宣王不說晏首齊貴而

仕人寡王說之鄒忌謂宣王曰忌聞以為有一子

之幸不如有五子之幸今首之所進仕者以幾何

人宣王因以晏首壅塞之言其不薦遠人

楚威王戰勝於徐州後志魯之南六國時曰徐

嬰子於齊楚威王時嬰子恐張丑人

謂楚王曰王戰勝於徐州也盼子不用也盼子有

功於國百姓為之用嬰子不善盼善而用申縛申

縛者大臣弗補與史曰百姓弗為用故王勝之也

今嬰子逐盼子必用復整其士卒以與王遇必不

便於王也楚王因弗逐楚記七年有

權之難後志南都編注開羅以補叙又當陽注蘇東

戰於楚境齊燕戰秦使魏冉之趙冉傳言自王

公末年也出兵助燕擊齊薛公之耳嬰傳言自威

奇賞彙編卷四十八

王時使魏處之趙謂李向趙人曰君助燕擊齊齊必

急急必以地和於燕而身與趙戰矣然則是君自

為燕東兵成欲兵不戰為燕取地也取齊故為

君計者不如按兵勿出齊必緩趙之取燕不為

緩必復與燕戰戰而勝兵罷敵同趙可取唐曲

逆並蜀中山國言二國戰不取戰而不勝命懸於

趙也然則吾中立趙而割窮齊與疲燕也割

齊兩國之權懸於君矣

齊泰為趙合從趙肅侯十七說齊宣王曰齊南有太

山東有琅邪徐州西有清河冀州北有渤海幽州

此所謂四塞之國也言四方皆齊地方二千里帶

甲數十萬粟如丘山齊車之良五家之兵管仲軍

為疾如錐矢也戰如雷電其威解如風雨言

也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渤海也臨淄

之中齊七萬戶臣竊度之下戶三男子三七二

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

萬矣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

者似琴擊筑以竹曲五彈琴鬬雞走犬六博踰鞠

擊人肩摩連祖成幃旁者舉袂成幕袂揮

奇賞彙編卷四十八

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揚夫以大王之賢

與齊之強天下不能當今乃西面事秦竊為大王

羞之且夫韓魏所以補畏秦者以與秦接界也兵

出而相當不至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

戰而勝秦則兵半折抑猶敗以強敵四境不守

戰而不勝以亡隨其後是故元作韓魏之所以重

與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秦攻齊則不然倍韓魏

之地倍言二國至衛元作陽晉之道魏東十六年

不得方軌此亦兩地也馬不得並行百人

守險千人不能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

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惴惴虛囑元作惴惴也言

也高躍而不敢進則秦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料

秦之不柰我何也而欲西而事秦是將臣之計過

今臣無事秦之名而有強國之實臣故元作願大

王之少留計意齊王曰寡人不敏此敬謂簡明

今主君以趙王之教詔之也敬奉社稷以從此

張從橫之說本傳皆有

淳于髡齊人見一日而見七人於宣王王曰子來寡

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此謂看相次也

奇賞彙編 卷四十八 九 選史

而見七士則士不亦衆乎淳于髡曰不然夫鳥同

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今求柴胡桔梗於

沮澤二草山生而沮水也故求不可得則累世不

得一焉及之澤地缺疑為至秦蓋此梁父之陰

梁父在泰山則郊車而載耳郊車車不夫物各

有疇耕治之田禾所今髡賢者之疇也王求士於

髡若挹水於河也也而取火於燧也大燧髡將復

見之豈特七士也

齊欲伐魏淳于髡謂元作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

疾犬也東郭逵者遠從同海內之狡兔也集韻按

也韓子盧逐東郭逵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

前犬廢於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

勸之苦而擅其功與齊無今齊魏又相持以頓其

兵如亦敝其衆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

功齊王懼謝將休士謝辭去之

齊欲伐魏魏使人謂淳于髡曰齊欲伐魏能解魏患

唯先生也敝邑有寶璧二雙文馬二駒文毛色成

請致之先生淳于髡曰諾入說齊王曰楚齊之

仇敵也魏齊之與國也魏策馬陵之敗魏請臣奇

奇賞彙編 卷四十八 十 選史

而實危伐與國魏也而為王弗取也齊王曰善乃

不伐魏客謂齊王曰淳于髡言不伐魏者受魏之

璧馬也王以謂淳于髡曰聞先生受魏之璧馬有

諸曰有之然則先生之為寡人計之何如淳于髡

曰伐魏之事不便魏雖刺髡於王何益伐魏不便

齊實不便非益也此設河也若誠不便魏雖封

髡於王何損且夫王無伐與國之誹魏無見亡之

危百姓無被兵之患髡有璧馬之寶於王何傷乎

魏策

宣王見顔觸集韻音觸引呂曰觸前觸亦曰王前

通使之宣王不說左右曰王人君也觸人臣也王

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可乎觸對曰夫觸前爲慕勢

王前爲趨士趨就與使觸爲慕勢不如使王爲趨

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乎

王者不貴王曰有說乎觸曰有昔者秦攻齊令有

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採者魯人商字季食

之壘其家塚奈伐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齊王頭者

封萬戶侯賜金千鎰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曾不若

死士之壘也宣王默然不說左右皆曰觸來觸來

奇賞彙編 卷四十八 士 選史

大王據千乘之地而建千石鍾二十石百萬石策

行之天下之士皆爲役處行爲之使辯智並進莫不

來語東西南北莫敢不來服元有萬物無不備具

而百姓無不親附今夫士之高者乃稱匹夫徒步

而處農畝下則鄙野五鄰爲鄰郊外監門閭里問

鄉里在野並五士之賤也亦甚矣觸對曰不然觸

聞古大禹之時諸侯萬國何則德厚之道得貴士

之力也言能貴士故舜起農畝出於野鄙而爲天

子及湯之時諸侯三千當今之世南面稱寡者乃

二十四由此觀之非得失之策與昔諸侯多由得

誅滅而寡得稍稍誅滅滅亡無族之時欲爲監門

閭里安可得而有也哉是故易傳不云乎居上位

未得其實而元有喜其爲名者必以驕奢爲行揭

慢驕奢則凶必從之是故無其實而喜其名者削

削地無德而望其福者約約窮無功而受其祿者

者辱禍必握不福辱隨故曰矜功不立言徒有矜

忘而不爲虛頌不至不求不爲而欲得之此皆幸

樂其名而無其實德者也是以堯有九佐九官舜

有七友維陶方回續牙伯陽東不替秦禹有五丞

楚辭八師三后外湯有二輔誼伯仲伯咎單此

奇賞彙編 卷四十八 士 選史

未自古及今而能虛成名於天下者無有是以君

王無羞亟問亟猶不愧下學學於是故成其道德

而揚功名於後世者堯舜禹湯周文王是也故曰

無形元並作刑者形之君也無形謂制約無端者事之

本也夫上見其原下通其流至聖行人明學明學

明者言見下上何不吉之有哉老子曰雖貴必以

賤爲本雖高必以下爲基是以侯王稱孤寡不穀

是其賤之本與非夫孤言孤寡者人之困賤下位

也而侯王以自謂豈非下人以下而尊貴士與夫

堯傳舜舜傳禹周成王任周公旦而世世稱曰明

主是以明乎士之貴也宣王曰嗟乎君子焉可侮

哉寡人自取病耳及今聞君子之言乃今聞細人之行

食必太牢牛羊豕具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美也

顏觸辭去曰夫王生於山制則破焉制裁非弗

寶貴矣然大璞不完士生乎鄙野推選則祿焉非

不尊遂也達猶然而形神不全觸願得歸晚食以

當肉晚言欲而食也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

淨貞正以自處樂也制言者王也言謂盡忠直

言者觸也言要道已備矣願得賜歸安行反臣之

邑屋則再拜行而辭去君子補二曰觸知足矣歸

真補反璞則終身不辱

先生王斗齊人造門而欲見齊宣王宣王使謁者延入

謁者掌賓贊王斗曰斗趨見王為好勢王趨見斗

為好士於王何如使者復還報王曰先生徐之待使

寡人請從也就之宣王因趨而迎之於門與入曰

寡人奉先君之宗廟守社稷聞先生直言正諫不

諱王斗對曰王聞之過不如斗生於亂世事亂君

焉敢直言正諫宣王忿然作色不說有問王斗曰

昔先君桓公北桓公雖非田氏之先所好者五補

九合諸侯匡天下天子授元籍籍土地人民之

立為太伯伯今王有四焉宣王說曰寡人愚陋

守齊國唯恐夫夫之謂焉能有四焉王

斗曰否先君好馬王亦好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

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

士而元王不好士宣王曰當今之世無士寡人

何好王斗曰世無騏驎驂耳字書不說騏驎不載

此馬以騏驎北也騏驎行中則王之補驂已

備矣世無東郭俊盧氏之狗王之走狗已具矣世

無毛嬙西施莊小疏毛嬙趙王嬙王宮已充矣王

亦不好士也何患無士王曰寡人憂國愛民固願

得士以治之王斗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尺

穀也穀細王曰何謂也王斗曰王使人為冠不使

左右便辟便辟其所好而使工者何也為能之也

今王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

穀也宣王謝曰寡人有罪國家於是舉士五人任

官齊國大治彭謂王斗之義無所出出門求見自

為高此孟子所謂不能三年而總見於咫尺之間以

抑其陳陳注而不切獨所謂學穀者可知耳然不

齊人見田駢齊人曰聞先生高議設為不宦設者虛

而願為役為驛使田駢曰子何聞之對曰臣聞之鄰

人之女田駢曰何謂也對曰臣鄰人之女設為不

嫁行年三十而有七子不嫁則不嫁然嫁過畢矣

畢猶已言過今先生設為不宦譬養千鍾養資同

於嫁已矣則鍾又與法四升為豆則鍾凡六斛四斗也徒

百人徒從不宦則然矣而富過畢矣田子辭謝之

管燕齊人得罪齊王謂其左右曰子孰而與我赴諸侯

乎而辭左右默然莫對管燕連然流涕連與連同

曰悲夫士何其易得而難用也田需對曰士三食

不得饜飽而君驚驚有餘食驚下宮祿羅統下

齊賞彙編 卷四十八 主 選史

後宮下列曳綺縠綺文而士不得以為緣緣衣

且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肯以所輕

與士而責士以所重事君非士易得而難用也

閔王宣王元子元年戊戌

昭陽為楚伐魏覆軍殺將得八城楚懷六年移兵而

攻齊陳軫為齊王齊使字史言軫為秦使見昭陽

再拜賀戰勝起而問楚之法覆軍殺將其官爵何

也昭陽曰官為上柱國爵為上執珪陳軫曰異貴

於此者何也問此外復曰唯令尹耳楚陳軫曰

令尹貴矣主非置兩令尹也臣竊為公譬可也楚

有祠者祠奉賜其舍人始皇紀注主廟內厄酒

厄器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

請畫地為地先成者飲酒一人地先成引酒且飲

乃左手持厄右手畫地曰吾能為之足未成一人

之地成奪其厄曰地固無足子安能為之足遂飲

其酒為地足者終亡其酒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

殺將得八城不弱兵言持其強欲攻齊齊畏公甚公以

是為名亦元作足矣官之上非可重也戰無不勝

而不知止者身且死爵且後歸言身死後爵歸於

俗為地足也昭陽以為然解軍而去楚記同處謂

齊賞彙編 卷四十八 主 選史

為齊亦持秦攻趙趙令樓緩以五城求講於秦而與之伐齊齊

王恐因使人以十城求講於秦樓子恐因以上黨

二十四縣許秦王惠趙足凡趙皆之齊謂齊王曰

王欲秦趙之解乎不如從合於趙趙必背秦背秦

則齊無患矣

齊將封田嬰於薛定封在楚王懷聞之大怒將伐齊

齊王有轍志集前轍公孫開曰封之成與不非在

齊也又將在楚開說楚王令其欲封公也又甚於

齊嬰子曰願委之於子公孫開為謂楚王曰魯宋

事楚而有不事者齊大而魯宋小王獨利魯宋之
小不惡齊大何也夫齊之削地而封田嬰是其所
以弱也願勿止楚王曰善因不止楚謂此說不可
如侯應侯之於秦也何弱小乎其初哉

靖郭君田嬰將城薛客多以諫靖郭君謂謁者無為

客通齊人有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矣益一言臣

請烹所謂鼎靖郭君因見之客趨而進曰海大魚

因反走君曰客有於此言此言外客曰鄙臣不敢

以死為戲君曰亡無此也更言之對曰君不聞

魚乎網不能止鉤不能牽蕩而失水集韻蕩放
也言自放

奇賞彙編 卷四十八 七 選史

則螻蟻得意焉螻蟻得一曰驚矢今夫齊亦君

之水也君長齊雄長奚以薛為夫齊雖隆薛之域

到於天猶之無益也君曰善乃輟城薛

靖郭君謂齊王曰五官之計曲禮司徒司空馬司
土司寇典司五家計具

目也不可不日聽也而數覽王曰說吾而厭之言
說說我則不謂今與靖郭君以五官之
目也故以委之

靖郭君善齊貌辨齊貌辨之為人也多疵疵病也
謂過失

門人弗說士尉齊人以証靖郭君靖郭君不聽

士尉辭而去孟嘗君嬰子又竊以諫竊猶
私靖郭君

大怒曰刻而類集韻刻割也以前章
為前而後自類族類破吾家苟可

據齊貌辨者世也吾無辭為之言自謂貌辨
不辭也於是舍之上舍猶印令長子御之言
也

且暮進食數年宣元日王薨閔元日王立

於閔王辭而之薛與齊貌辨俱留無幾何齊貌辨

辭而行請見閔王靖郭君曰王之不說嬰甚公往

必得死焉齊貌辨曰固不求生也請必行靖郭君

不能止齊貌辨行至齊閔王聞之藏怒以待之齊

貌辨見閔王曰子元竹靖郭君之所聽愛夫愛而
聽用

言齊貌辨曰愛則有之聽則無有王之方為太子

之時辨謂靖郭君曰太子相不仁過順豕視豕視
過謂

過人矣若是者信反女信不若廢太子更立衛姬

嬰兒郊師靖郭君泣而曰不可吾不忍也若聽辨

而為之必無今日之患也此為一至於薛昭陽請

以數倍之地易薛辨又曰必聽之靖郭君曰受薛

於先王封嬰於薛閔王也而曰受
於先王於先王立宣王有頃日之雖惡於後王吾

獨謂先王何言無以告且先王之廟在薛吾豈可

以先王之廟與楚乎又不肯聽辨此為二閔王人

息長出動於顏色曰靖郭君之於寡人一至此乎

寡人少殊不知此客肯為寡人來靖郭君乎齊貌

辨對曰微諸靖郭君衣宣王之衣冠舞其劍先時
閔王自迎靖郭君於郊望之而泣靖郭君至因請
相之靖郭君辭不得已而受之七日潮病強留
固不得三日而聽其辭當是時靖郭君可謂能自
知人矣能自知人故人非之不為沮集註此齊
貌辨之所以外生以生為外物樂患難者也
知人之難貴於知其心齊人曰辨之為人多疵論
其迹也靖郭君獨深善之不可奪知其心也士為
所以不求生與

秦伐魏陳軫合三晉而東謂齊王曰古之王者之伐
也皆以正天下而立功名以為後世也今齊楚燕

奇賞彙編

卷四十八

九 選史

趙韓梁六國之遞甚也遞言其更相伐不足以立功各適

足以強秦而自弱也非山東之上計也能危山東

者強秦也不憂強秦而遞相罷弱罷疲而兩歸其

國於秦兩破我此臣之所以為山東之患天下為秦

相割以割肉喻秦曾不出力天下為秦相烹烹也秦

曾不出薪喻秦無所事何秦之智而山東之愚耶願大

王之察也古之五帝三王五霸之伐也伐不道者

今秦之伐天下不然必欲反之反主必死辱死於

民必死虜今韓梁之目未嘗乾戰死者而齊民獨

不也非齊親而韓梁疏也齊遠秦而韓梁近今齊

將近矣今秦欲攻梁絳安邑絳屬河東秦得絳安邑以

東下河必表裏河山而東攻齊舉齊屬之而舉

其南面而孤楚韓梁謂國在秦之南孤北向而

孤燕趙此齊無所出其計矣願王熟慮之今三晉

已合矣復為兄弟約而出銳師以伐梁絳安邑此

萬世之計也齊非急以銳師合三晉必有後憂三

晉合秦必不敢攻梁必南攻楚楚秦構難三晉怒

齊不與已也必東攻齊此臣之所謂齊必有大憂

不如急以兵合於三晉齊王敬諾果以兵合於三

晉秦楚後七年韓趙經

奇賞彙編

卷四十八

十 選史

韓齊為與國張儀以秦魏伐韓儀後齊王曰韓吾與

國也秦伐之吾將救之田臣思曰王之謀過矣不

如聽之子喻王與子之國之燕百姓不戴諸侯弗

與秦伐韓楚楚必救之是天下以燕賜我也我我

王曰善乃許韓使者而還之韓自以得交於齊遂

與秦戰楚趙果遽起兵而救韓齊因起兵攻燕三

十日而舉燕國燕會七年

張儀為秦連橫儀傳連橫在鄭袖出儀後說楚說韓

此十四年說齊王曰天下強國無過齊者大臣

父兄殷眾富樂無過齊者然而為大王計者皆為

一時說而不顧萬世之利從火說大王者必謂齊
西有強趙南有韓魏負海之國也地廣人衆兵強
士勇雖有百秦將無奈我何大王覽其說而不察
其至實夫從人朋黨比周也與論語莫不以
從爲可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勝國以危亡
隨其後魯戰勝齊史傳不書雖有勝名而有亡之
實是何故也齊大而魯小今趙之與秦也猶齊之
於魯也秦趙戰於河漳之上史不書說文濁漳出
夢入河漳出山莊再戰而再勝絕秦戰於番
吾之下不書燕傳注再戰而再勝秦四戰之後
奇賞彙編 卷四十八 主 運史
趙亡卒數十萬鄒鄒僅存雖有勝秦之名而國破
矣是何故也秦強而趙弱也今秦楚嫁子取婦爲
昆弟之國儀說儀王韓獻宜陽魏效河外趙入朝
地池屬弘割河間以事秦據此則說趙大王不事
秦秦驅韓魏攻齊之南地悉趙涉河關志是趙其
金城史作指博關蘇秦傳計齊威六年曾伐齊至
清河是也博陵東郡有博平以爲博關今
按秦山有博臨淄卽墨屬非王之有也國一
被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願大王熟計之齊
王曰齊僻陋隱居託於東海之上未嘗聞社稷之
長利今大客禮人有入掌幸而教之請奉社稷以

事秦獻魚鹽之地三百於秦中
張儀事秦惠王惠王死武王立左右惡張儀曰儀事
先王不忠言未已齊諫又至儀嘗曰儀之強其前
也而秦自之張儀謂武王曰儀有愚計願効之
王王曰奈何曰爲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言有然
後王可以多割也謂諸侯也今齊王甚憎儀儀之
所在必舉兵伐之故儀願乞不肖身而之梁齊必
舉兵伐之齊梁之兵連於城下連謂不能相去王
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周祭
器必出周有先則宗社器諸侯挾天子按圖籍
此王業也王曰善乃具革車三十乘納之梁齊果
舉兵伐之梁王大恐張儀曰王勿患請令罷齊兵
乃使其舍人馮喜之楚藉使之齊齊楚之事已畢
矣因謂齊王王甚憎張儀雖然厚矣王之託儀
於秦王也齊王曰寡人甚憎張儀儀之所在必舉
兵伐之何以託儀也對曰是乃王之託儀也儀之
出秦因與秦王約曰爲王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
王可以多割地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舉兵伐
之故儀願乞不肖身而之梁齊必舉兵伐梁梁齊
之兵連於城下不能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

兵由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按圖籍
是上業也秦王以為然與華東三十乘而納儀於
梁而果伐之是王內自罷而伐與國廣鄰
敵以自臨而信儀於秦王也此臣之所謂託儀也
王曰善乃止儀傳有說謂此計之必善梁之所蓋
市人之所不為者名譽也而後以取金於秦於以責
楚皆河鄰也唯此為文無害儀亦明于光矣宜其
善與

犀考以梁與齊戰於承匡宋地見陳而不勝張儀

謂梁王哀不用臣言以危國梁王因相儀此十四

儀以秦梁之齊合橫親犀首欲敗其謂衛君

奇貨彙編卷四十八

曰時儀衍非有怨於儀值所以為國者不同耳

當也君必解衍解說衍於儀衛君為告儀儀許諾

因與之參坐於衛君之前三人犀首跪行為儀千

秋之祝明日張子行犀首送之至於齊疆齊王聞

之怒於儀曰衍也吾讎齊戰故而儀與之俱是必

與儀鬻吾國矣遂不聽此一時發乎殆哉一

以其智暗於余其辭屈於軫而此謀敗於衍也

王死太子在齊質楚二十九年使太子質於齊

十年使王入秦秦質楚之明年項襄王按史楚三

至是二十年矣謂薛公文曰君何不結楚太子以

此并代則厲也

市其下東國楚東國與秦東國皆楚國之薛公曰
不可我器太子鄢中立王然則是我抱空質而行
不義於天下也蘇子曰不然鄢中立王君因謂其
新王曰與我下東國吾為王殺太子不然吾將與
三國共立之齊秦與秦韓魏然則下東國必可
得也蘇子之事此若書可以請行可以令楚王
王亟入下東國可以益割於楚可以忠太子而使
楚之入地可以為楚王走太子可以忠太子使之
亟去可以惡蘇子於薛公可以為蘇子請封於楚
可以使人說薛公以善蘇子可以使蘇子此二十

與市想外

奇貨彙編卷四十八

自解於薛公蘇子謂薛公曰臣聞謀泄者事無功

計不決者名不成今君留楚補太子者以市下東

國也非亟得下東國者則楚之計變變則是君抱

空質而負名於天下也負荷不薛公曰善為之柰

何對曰臣請為君之楚使亟入下東國之地楚得

成而楚與之為得成則君無敗矣薛公曰善因遣

之故曰可以請行也此七字元作注字此謂楚王

以為懷王則上言已死以為項襄王則項襄王未詳曰齊

太子也以新襄王則項襄王未詳曰齊

欲奉太子而立之臣觀薛公之留太子者以市下

東國也今王不亟入下東國則太子且倍王之割

於前而使齊奉已楚王曰謹受命因獻下東國故
曰可以使楚亟入地也謂薛公曰楚之勢可多割
也薛公曰奈何請告太子其故請告太子其故也
使太子謁之君君薛公也使太子以忠太子使楚
王聞之可以益入地故曰可以益割於楚謂太子
曰齊奉太子而立之楚王請割地以留太子齊少
其地太子何不倍楚之割地而資齊齊必奉太子
太子曰善倍楚之割而延齊延長行也楚王聞
之恐益割地而獻之尚恐事不成故曰可以使楚
益入地也謂楚王曰齊之所以敢多割地者挾太
子也今已得地而求不上者以太子權王也權猶重也
所故臣能去太子使人去齊去齊無辭必不倍於
王也謂王因馳強齊而為交往齊辭之必聽
王然則是王去辭而得齊交也楚王大說曰請以
國因因蘇子故曰可以為楚王使太子亟去也謂
太子曰夫割楚者王也割斷齊以空各市者太子
也齊未必信太子之言也而楚功見矣功謂楚交
成太子必危矣太子其圖之太子曰謹受命乃約
車而暴去故曰可以使太子急去也蘇子使人請
薛公曰夫勸留太子者蘇子也蘇子非誠以為君

奇賞彙編 卷四十八 圭 選史

也且以便楚也太子去楚蘇子恐君之知之故多
割楚以滅迹也楚之使今勸太子去備者又蘇子
也而君弗知也臣竊為君疑之薛公大怒於蘇子
故曰可以使入惡蘇子於薛公也又使人謂楚王
曰夫使薛公留太子者蘇子也奉王而代立楚太
子者太子又蘇子也割地因約者約齊又蘇
子也忠王而走太子者又蘇子也今人惡蘇子於
薛公之以其為齊薄而為楚厚也願王之知之楚
王曰謹受命因封蘇子為武貞君各非邑故曰可
以為蘇子請封於楚也又使景鯉請薛公曰君之
所以重於天下者以能得天下之士而有齊權也
今蘇子天下之辯士也世與少有言如之君因不
善蘇子則是閼塞天下士而不利於途也夫不善
君者且奉蘇子而於君之事殆矣於猶今蘇子善
於楚王而君不蚤親則是與楚為讎也此亦非薛
楚王立木能自定安能離齊哉楚宋謂故
蘇子以此舉于薛公不見用世猶其語也薛公因
君不如因而親之貴而重之是君有楚也薛公因
善蘇子故曰可以為蘇子說薛公以善蘇子按此
王死楚立薛公太子卒不得立而項梁非
太子也史不謂然故其書東國之事亦畧
齊王夫人死有七孺子皆近言其薛公欲知王所欲

奇賞彙編 卷四十八 圭 選史

立乃蘇七川與也美其一日明日視美理所在勸

士立為夫人

孟嘗君將入秦

傳言秦昭王聞其止者千數而弗聽賢求見之故將入

蘇代

元作秦今並從傳

欲止之孟嘗君曰人事者吾已盡

知之矣吾所未聞者獨鬼事耳蘇代曰臣之來也

固不敢言人事也固且以鬼事見君孟嘗君見之

謂孟嘗君曰今者臣來過於淄上淄水出秦山來無原有土

偶人偶相人也與桃梗某韻梗略也蓋也此蓋指

度宗有大桃樹所結一里校間東北曰果門萬鬼所由來上自神人口奈與參雷上治害鬼

故使世人刻桃為其相與語桃梗謂土偶人曰子

奇賞彙編

卷四十八

毛選史

西岸之士也挺子以為人於板也板至歲八月降

雨降大雨自上下溜水至則汝殘矣殘敗也土偶

曰不然吾西岸之士也土則復西岸耳今子東國

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為人降雨下溜水至流子而

去則子漂漂者將如何耳知往也今秦四塞之

國譬若虎口而君入之則臣不知君所出矣孟嘗

君乃止

傳

孟嘗君在薛

史言文代立在荆人攻之淳于髡為齊

使於荆還反過薛孟嘗君補令人體貌有禮而郊

迎之謂淳于髡曰荆人攻薛夫子弗憂文無以復

待矣言也淳于髡曰敬聞命至於齊卑言也

其力王曰何見於荆對曰荆甚固言其不通而薛亦不量

清廟詩法祭有清廟必危故曰薛不

量力而荆亦甚固齊王和其顏色曰語言也先君

之廟在焉疾與兵救之顛蹶之請此言者謂也

而功顛倒厥側也望拜之渴言渴之雖得則薄

矣言其言人之言謂雖有善說者陳其勢言其方大

人之急也言應之厚若自在隘窘之中言隘豈用強力

哉

奇賞彙編

卷四十八

毛選史

孟嘗君奉夏侯章齊人以四馬百人之食言遇之甚

權夏侯章每言未嘗不毀之也或以告孟嘗君孟

嘗君曰文有以事夏侯公矣勿言言事之厚董之

蔡菁齊人以問夏侯公夏侯公曰孟嘗君重非諸侯

也而奉我四馬百人之食我無分寸之功而得此

然吾毀之以為之也君所以得為長者賢有容之

長者君以吾毀之也吾以身為孟嘗君豈得待元

侯言也言也後謂君子所以報知我者亦多術矣豈必

不及驗非正誼也

孟嘗君讎坐讎令謂三先生曰願聞先生有以補文

闕者也一人曰管天下之主

有侵君者之侵臣請以臣之血滿其衽衽滿則集

田督曰車軼之所能至也也請掩足下之短術者

誦足下之長千乘之君與萬乘之相其欲有君也

有言欲如使而弗及也如若有使之滕元有賢元作

若無之亦可曰臣願以足下之府庫財物收天下

之士能為君決疑應卒與粹若魏文侯之有田子

方段干木也二人又此臣之所為君取矣求以此

取所孟嘗君舍人有與君之夫人相愛者大人體勝之通

奇賞彙編 卷四六

下或以問孟嘗君曰為君舍人而內與夫人相

愛者亦甚不義矣君其殺之君曰睹貌而相說者

人之情也其錯之錯錯勿言也居莽年君召愛夫

人者而謂之曰子與文游久矣大官未可得小官

公又弗欲衛君與文布衣交請具車馬

皮幣皮羔狐之屬宗願君以此從衛君遊舍人

遊於衛甚重齊衛之交惡衛君甚欲約天下之

兵以攻齊是人謂君曰孟嘗君不知臣不肖以臣

欺君欺者已不肖而且臣聞齊衛先君刑馬壓羊

殺馬取其血又壓羊殺盟曰齊衛後世無相攻伐

之以盟使論者如此

有相攻伐者令其命如此今君約天下之兵以攻

齊是足下背先君盟約而欺孟嘗君也願君勿以

齊為心君聽臣則可不聽臣若臣不肖也此武以

不輒以頸血滿足下衽也文作衛君乃止齊人問之

曰孟嘗君可語善為事矣轉禍為功彪謂周

清亡以若孟嘗君者為能愛士愛則愛矣然非禮之

也孟嘗君舍人而弗說欲逐之魯連仲連謂孟嘗君

曰陵紉猴錯木木上據水則不若魚鼈據猶處

宇歷險棄危則騏驥不如狐狸曹沫行之奮三尺

奇賞彙編 卷四八

之劍一軍不能當魯記莊公與齊桓公會柯未

曹沫釋其三尺之劍而操鋤耨與農人居寵畝之

中庸田則不若農夫故物捨其所長之其所短猶

於堯亦有所不及矣今使人而不能則謂之不肖

教人而不能則謂之拙拙則罷之不肖則棄之使

人有棄逐不相與處言黨友以此士見而來害相

報者集逐者必之它國自彼來豈非世之立教首

也哉此言後人視孟嘗君曰善乃弗逐此言必

孟嘗君出行國相宜國故至楚獻象牀象齒郢之

私得寶於外者疾入諫

生寧思、情常自序、沉於國家之事、開罪於上、得

於殘自先生不差乃有意欲為收責於薛平馮媛
口願之於是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券亦契別
其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
寡有者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含券
券偏合赴凡券取者與者各取一責則矯命汲黯
矯命也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
也長驅到齊而求見孟嘗君怪其疾也衣
冠而見之曰責畢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
市而反也馮媛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
計君宮中積珍寶狗馬實外廐笑人充下陳陳猶

奇賞彙編

卷四十八

孟 選史

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竊以為君市義孟嘗君曰
市義奈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捐愛子其民也
因而賈利之臣竊矯君命以責賜諸民因燒
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為君市義也孟嘗君不
說曰諾先生休矣也後昔年齊王謂孟嘗君曰
寡人不政以先王之臣為臣孟嘗君就國於薛未
至百里民扶老携幼迎君道中終元作日孟嘗君
顧謂馮媛先生所為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馮媛
曰狡兔有三窟僅元作得免其死耳今有一窟未
得高枕而卧也請為君復鑿二窟孟嘗君子車五

上乘金五百斤西遊於梁梁元日曰齊放
其人臣孟嘗君此乃當時所於諸侯諸侯先迎之
者高而兵強於是梁王虛上位以故相為上將軍
遣使者黃金千斤車百乘往聘孟嘗君馮媛先驅
誠孟嘗君曰千金重幣也百乘顯使也齊其聞之
矣梁使三友孟嘗君固辭不往也齊王聞之君臣
恐懼遣太傅不周齊黃金千斤文車二四文
也服劍一王封書一謝孟嘗君曰寡人不祥
被於宗廟之崇沉於誦諛之臣開罪於君寡人不
足為也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及國統萬人乎集

奇賞彙編

卷四十八

孟 選史

於薛前自馮媛誠孟嘗君曰願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
於薛詩立則所謂宗廟非一王也廟成還報孟嘗
君曰三窟已就君姑高枕為樂矣孟嘗君為相數
十年無纖介之禍者亦謂也細之詞謂不衆故為微馮
媛之計也孟嘗君有無謂者客之人其不能客
之役人其謂也以故之賢而不謂謂於梁沈
孟嘗君遂於齊而復反此三上平孟嘗齊薛此言復
前謂於齊而復反此三上平孟嘗齊薛此言復
所怨於齊士大夫孟嘗君曰有君滿意殺之乎拾

信以誠之 孟嘗君曰然謹拾子曰事有必至理有
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不知謹拾子曰事之必
至者死也理之固然者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
此事之必至理之固然者請以市論市朝則滿夕
則虛非朝愛市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所求者存
去故去願君勿怨孟嘗君乃取所怨五百牒牒也書札
所怨人削去之不敢以為言驩傳致之蓋反而後謝

蘇子元作大史白燕之齊此三十見於章華南門史

北門作代是齊王曰嘻集韻有所子之

來也秦使魏冉致帝致帝號子以為何如對曰王

之問臣也卒與齊而忠之所從往者微忠在後故

天下也不如聽之以為元作秦為猶勿庸稱也用

也以為天下秦稱之天下聽之王亦稱之先後之

事帝名為無傷也無傷有先後秦稱之而天下不

聽王因勿稱勿稱於帝於以收天下此大資也齊記

有說則思蘇張之巨擘也

蘇子元作謂齊王曰齊秦立為兩帝王以天下為尊

秦乎且尊齊乎王曰尊秦釋帝則天下受

則天下受

乎且愛秦乎王曰愛齊而憎秦兩帝立本問約伐

趙孰與伐宋之利也對曰伐宋利補此對曰大約

然然其代與秦為帝而天下獨尊秦而輕齊齊釋

帝則天下愛齊而憎秦伐趙不如伐宋之利故臣

願王明釋帝以就天下倍約倍約同倍約齊秦

使爭重而王以其間舉宋夫有宋則衛之陽城危

川汝南有淮水之北淮則楚之東國危有濟

西濟水之西則趙之河東危趙河之東有陰平陸

陰陰平陸則梁門不啓大梁故釋帝而戴之

以伐宋之約伐趙而此伐宋則國重而名尊燕

奇賞彙編卷四十八 王 選史

楚以刑服刑服也天下不敢不聽此湯武之

舉也敬秦以為名敬秦也而後使天下憎之此所謂

以卑易尊者也願王之熟慮之也齊記與上為一

一日之談為三章可也

蘇子元作說齊閔王曰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

下先約結而喜主怨者怨者為約以結與國而伐人

也故夫後起者藉也藉言有所而遠怨者時也

雖欲乘時不能也是以聖人從事必藉於權者

言後起者藉藉此而也而務興於時夫權藉者萬

物之率也率帥同而時勢者百事之長也故無權

精倍時勢而能事成者寡矣今雖下將莫邪
王使下將將能文莫邪陰謀此非得
人力則不能割劍矣則利堅箭利金不得弦機之
利則不得遠殺矣矢非不鈔則也而劍非不利也
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趙氏襲衛
車舍人上車不休傳其警急衛國城割平言城
地未成衛八門以土塞而二門墜矣此十國之
形也衛君跣行告遯於魏魏王身被甲底劍
衛得是藉也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墮中牟之
奇貨彙編卷四十八
郭中牟河南道縣侯衛非強於趙也譬之衛矢
而魏弦機也藉力魏而有河東之地趙侯四年
衛五年齊魏為趙氏懼楚人救趙而伐魏戰於州
西州屬出梁門軍舍林中魏注宛馬飲於大河
趙得是藉也亦襲魏之河北魏注宛燒棘蒲元作清
侯六年借兵楚取魏棘蒲不注宜二年注堅黃城
大棘在陳留黃城巴南蒲南蒲坂也謂此堅黃城
八年坂魏黃城故剛平之殘也中牟之墮也黃城
陳留外黃是故剛平之殘也中牟之墮也黃城
之堅也棘蒲之燒也此皆非趙魏之欲也然二國
勸行之者何也衛明於時權之藉也今世之為國
者不然矣兵弱而好敵強國罷而好衆怨能殺同

事敗而好拘之拘第也兵強而卑人
地狹而好敵大事敗而好長許長許行此六者
而求霸則遠矣臣聞善為國者順民之意而料兵
之能然後從於天下後謂故約不為人主怨伐不
為人挫強不以兵為如此則兵不費權不輕地可
廣欲可成也昔者齊之與韓魏伐言得地楚也戰非
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韓魏也言得地然而天下獨
歸咎於齊者何也以其為韓魏主怨也是楚機二
二十且天下獨用兵矣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秦
楚戰韓魏不休而宋越專用其兵此十國者皆
奇貨彙編卷四十八
以相敵為意而獨舉心於齊者何也約而好主怨
伐而好挫強也且夫強大之禍常以王人為意也
欲為夫弱小之殃常以謀人為利也是以大國危
小國滅也大國之計莫若後起而重伐不義不義
可也夫後起之藉與多而兵勁人與則是元作
以衆強敵元作罷寡也兵必立也事不寒天下之
心則利必附矣大國行此則名號不攘而至攘猶
霸王不為而立矣小國之情莫如謹元作謹而
寡信信猶持也謹靜則四鄰不反寡信諸侯
則天下不賣外不賣內不反則積積元作朽腐而

不用幣帛此言變其初也蓋猶小國道此
道猶則不嗣而幅矣不貸而見足矣貸者貸從故
曰祖仁者王立義者霸用兵窮者仁何以知其然
也昔吳王夫差以強大為天下先行強襲郢而棲
越身從諸侯之君諸侯而卒身死國亡為天下戮
者何也此大差乎居而謀王強大而喜先天下之
禍也昔者萊昌好謀萊昌故陳蔡好詐莒恃越而
滅呂蔡皆恃遠蔡恃晉而亡此皆內長詐外信諸
侯之殃也由此觀之則強弱大小之禍可見於前
事矣語曰驅驥之疾也驚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
子勝之大驚馬女子筋力骨勁非賢於驥驥孟賁
也何則後起之藉也今天下之相與也不並滅滅與
恃也言與國之相恃有能元作案兵而後起寄怨
亦不皆在寄言假手於徵用兵而寄於義也猶假則
而誅不直人不為主也
仁天下可踴足而湏也雖不明於諸侯之故察於
地形之理者不約親不相質而固質實不趨而疾
衆事而不反共事交割而不相憎交言彼俱強
而加以親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何以知其然
也昔者燕齊戰於桓之曲蓋在齊魯之間燕不勝
十萬之衆盡胡人襲燕樓煩數縣樓煩屬取其牛

馬此蓋大胡之與齊非素親也已用兵又非約
質而謀燕也然而甚於相趨者何也初何則形同
憂而兵趨利也由此觀之約於同形則利長後起
則諸侯可趨役也可使趨我故明主察相相之明
誠欲以霸王何也為志則戰攻非所先戰者國之
殘也有言而都縣之費也元平注曰有宗廟之
家為殘費已先而能從諸侯者寡矣彼戰者之為
殘也士聞戰則輸私財而富軍市市家所聚輸飲
食而待死士令折轅而炊之轅斬殺牛而賜士解
以飲之則足路君之道也悉出於外又疑作路第
言財用窮中人禱祀國中之人君驕驕驕華蓋也
於道路言謙於中通都小縣置社社者不用有市之邑莫不
正事而奉王事謂則賦則此虛中之計也夫戰之
明日尸死扶傷尸未雖若有功也軍出費中哭泣
則傷主心矣死者破家而葬夷傷者空財而共藥
共供供同完者內酬而華樂華樂大飲也故其費與死
傷者鈞鈞均故民之所費也十年之田而不償也
軍之所出矛戟折兵車所建鏃鉉絕鏃鉉刀傷弩破
車罷馬亡矢之太半甲兵之具官之所私出也如
父子異宮之官古者士大夫之所匿廝養士之
兵於農故私家山之

所竊所者十年之田而不償也天下有此再養馬者
者而能從諸侯者寡矣攻城之費百姓埋櫓蔽衣
敵前者密敵覺言也言士舉衝櫓正作幢家雜
作者衣易敵故亟治之罷於刀金其器而士困於
總全案身併自窟穴中謂地罪道於刀金其器而士困於
土功將不釋甲數而能拔城者數為亟耳上
倦於教士斷於兵劉音短故三下城而能勝敵者
寡矣故曰彼戰攻者非所先也何以知其然也昔
智伯瑤攻范中行氏殺其君滅其國又西圍晉陽
吞併二國而愛一主趙襄子此用兵之盛也然而智
伯卒身死國亡為天下笑者何謂也兵先戰攻而
實彙編卷四十八
望 歷史
滅二子之患也補患在滅二子昔者中山悉起而迎燕
趙南戰於長子敗趙氏北戰於中山克燕軍殺其
將夫中山千乘之國也而攻萬乘之國二再戰比
勝此相此用兵之上節也等節猶然而國遂亡君臣
於齊者此十九年書何也不審於戰攻之患也
書各由此觀之則戰攻之敗可見於前事矣補今
世之所謂善用兵者終戰比勝終謂而守不可拔
守城期天下稱爲善一國得而保之得所稱爲善
於不拔於不叛則非國之利也臣聞戰大勝者其士多死而兵益
弱守而不可拔者其百姓罷而城郭露外無居人

治內不為厚治內之功也故大害為王業治內之功也
 者在勢天下而自逸亂天下而自安諸侯無成謀
 則其國無宿憂也則其國無宿憂也何以知其然也
 佚治在我勞亂在天下則王之道也佚治在我勞亂在天下則王之道也然兵來則
 拒之患至則趨之拒之患至則趨之使諸侯無成謀則其國
 無宿憂矣何以知其然也無宿憂矣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魏王昔者魏王與與王
 里帶甲三十六萬里帶甲三十六萬其強而長邯鄲其強而長邯鄲十八西
 尉定陽尉定陽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
 王恐之王恐之此孝公也此史此孝公也此史寢不安席食不甘味令於
 境內盡堞中境內盡堞中為戰具競為戰具競為守備為死
 士置將以待魏氏衛鞅謀於秦王曰夫魏氏其功
 大而令行於天下有十二諸侯而朝天子其與必
 眾之故以一秦而敵大魏恐不如上何不使臣
 見魏王則臣請必北魏矣見魏王則臣請必北魏矣秦王許諾衛鞅見魏王
 曰大王之功大矣令行於天下矣今大王之所從
 十二諸侯非宋衛也則鄒魯陳蔡此固大王之所
 以鞭筆使也以鞭筆使也不足以王天下大王不若北取
 燕東伐齊則趙必從矣西取秦南伐楚則韓必從
 矣大王有伐齊楚心而從天下之志使天則王業
 見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王服然後圖齊楚魏王

說於衛鞅之言也故身廣公宮制丹衣住以丹錦
 建九旂建九旂從七星之旗從七星之旗天子之位也
 而魏王處之於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
 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行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行按
 兵於國而東次於齊兵於國而東次於齊往往齊齊也然後天下乃舍之
 當是時秦王垂拱而受當是時秦王垂拱而受西河之外西河之外所所中中西西與與秦秦王王計
 也謀約不下席言於尊組之間謀成於堂上而魏
 將已禽於齊矣將已禽於齊矣衛鞅未施而西河之外已衛鞅未施而西河之外已補入於
 秦矣此臣之所謂比之堂上禽將戶內拔城於尊
 組之間折衝席上者也組之間折衝席上者也此此梁梁韓韓皆中事梁韓皆中事按
 所以不能聽以及鼓里之禍所以不能聽以及鼓里之禍在在世世之之戒戒也
 齊齊郭郭之之民民有孤孤有孤孤咥者咥者正議閔王正議閔王斯之斯之檀檀衢
 直直言言殺殺之之東東閭閭宗宗室室離離心心司司馬馬穰穰苴苴田田完完之之奇奇焉
 誤其誤其名名為為政政者者也也殺殺之之大大臣臣不不親親以以故故燕燕舉舉兵
 使使昌昌國國君君為為政政者者也也殺殺之之大大臣臣不不親親以以故故燕燕舉舉兵
 書書將將而而應應之之為為應應齊齊軍軍破破向向子子以以與與一一乘乘亡亡達達子
 收收餘餘卒卒復復振振與與燕燕戰戰求求所所以以賞賞元元作作者者閔閔王王不不肯
 與與軍軍破破走走王王奔奔莒莒十年十年淖淖齒齒數數之之曰曰夫夫千千乘乘青青州

博昌之間博昌縣方數百里雨血霑衣王知之乎王曰不知燕傳之聞泰山地圻至泉王知之乎王曰不知人有當闕而哭者闕門求之則不得去之則聞其聲王知之乎王曰不知淳齒曰天雨血霑衣者天以告也地圻至泉者地以告也人有當闕而哭者人以告也天地人皆以告矣而王不知戒焉何得無誅乎於是殺閔王於鼓里鼓里中太子名章是為乃解衣免服逃太史之家為潛園燕王君王后太史后氏女后姓也以其姓后不可知其貴人善事之田單以即墨之城破亡餘卒破燕兵給

奇賞彙編 卷四十八 選史

騎劫劫也劫燕將代樂毅者遂以復齊襄王迎太子於莒立之以為王時立五年矣迎襄王即位立補君王后以為后主齊王建

王孫賈年十五事閔王王出走失王之處其母曰女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女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女今事王王出走女不知其處女尚何歸責其親王不王孫賈乃入市中曰淖齒亂齊國殺衛閔王欲與我誅者袒右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與之誅淖齒刺而殺之

襄王 閔王元年 襄王 閔王三十三年戊寅

燕攻齊取七十餘城唯莒即墨未下齊田單以即墨破燕殺騎劫初燕將史亦攻下聊城屬東郡高平人或譏之燕將懼誅遂保守聊城不敢歸田單攻之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為補書約之矢總束事以射城中遺燕將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倍時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惠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此其一時也此釋上

奇賞彙編 卷四十八 選史

再至云時不顧公之詳計而無與俗同也且楚攻南陽史云齊之南陽然則魏攻平陸齊無南面之心此則齊之南齊有燕難不急此二縣故不南而與爭以為亡南陽之害不若得濟北之利故定計而堅守之今秦人下兵此時秦故下魏不敢東而齊不攻橫秦之勢合齊秦則楚國之形危且棄南陽斷右壤謂下陸存濟北計必為之今楚魏交退言其燕救不至不救齊無天下之規規猶謀也秦救之而與聊城共據井年之敵敵指也即見公之不能得也勝齊必決之於聊城公無再計彼燕國大亂君臣過計謂猶上

戰國策卷之六

齊策卷之六

晏子

下迷惑栗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萬乘之國
 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爲天下戮按燕王喜四年趙
 國破燕殺栗腹在齊楚襄王惠卿城事二十八年
 以爲此時則自弱劫敗死外不書它將及趙國也
 公聞之乎今燕王方寒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國雖
 既多民心無所歸今公又以聊城之民距全齊之
 兵距北河距北河基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墨子曰公輸
 九攻宋墨子聞之見般以帶爲城以桴爲城般食
 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兵也能已
 見於天下矣故爲公計不如罷兵休出全車甲歸
 報燕王燕王必喜士民見公如見父母交游懷
 而議於世齊策卷之六功業可明矣主輔孤主以制群
 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說士以藉口矯國章俗於天
 下稱華言功名可立也意者亦捐燕棄世亦
 東游於齊乎請裂地定封富七陶衛陶衛侯爵
 自梁襄王後
 若世世稱寡與齊久存此亦一計也二者顯名厚
 實也願公熟計而審處一也且吾聞効小節者不
 能行大威惡小耻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射桓公
 中鈞篡也遺公子糾遺志而不能死怯也束縛桎
 梏桎梏辱身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也世主不
 臣也使管仲終窮抑抑按也人所
 按故爲困幽囚而不出懸

齊策卷之六

晏子

耻而不見窮年沒壽不免爲辱人賤行矣然管子
 并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爲
 五霸首名高天下光照鄰國曹沫爲魯君將三戰
 三北而喪地千里使曹子之足不離陳計不顧後
 出必死而不生出計所則不免爲敗軍禽將曹子
 以敗軍禽將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
 故去三北之耻退而與魯君計也曹子以爲遭齊
 桓公有天下朝諸侯此霸者之事欲與霸則可責
 曹子以一劍之任劫桓公於壇位之上顏色不變
 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動
 驚駭威信吳楚傳名後世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
 小節死小耻也以爲殺身絕世功名不立非智也
 故去忿恚之心忿恚而成就終身之名除感忿之耻
 而立累世之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敵
 也此名乃敵公其圖之燕將曰敬聞命矣因罷兵
 到鞠元清而去故解齊國之圍救百姓
 之死仲連之說也仲連傳有處按此書以齊問爲
 此者其衆得爲後人傳錄之謬至於此章引栗腹
 之事說聊城之將則非後人謬矣蓋好事者問約
 橫溢肆筆而成不暇檢校細處此史及太史公亦
 愛其千里而略其軀其驢黃至于今二千歲莫有
 知其非者也又按燕王廿八年齊齊之不下者難

聊古即里也。聊城也。徐廣注此果腹事。古史亦因之。
燕攻齊齊破閔王奔昌蒲齒殺閔王田單守即墨之

城破燕兵復齊墟襄王爲太子微微猶信也太子

人疑之至是始齊已破燕田單之立疑人疑也齊國

之衆皆以田單爲自立也襄王立田單相之過齒

水齒齒有老人涉齒而寒出不能行坐於沙中田

單見其寒欲使後車分衣無可以分者單解裘而

衣之襄王惡之曰田單之施將欲以取我國乎不

早圖之恐後之恐單左右顧無人嚴下有貫珠者

奇賞彙編 卷四十八 吳 選史

齊襄王呼而問之曰女聞吾言乎對曰聞之王曰

女以爲何若對曰王不如因以爲已善王嘉單之

善下令曰寡人憂民之微也單收而食之寡人憂

民之寒也單解裘而衣之寡人憂勞百姓而單亦

憂之稱寡人之意稱猶單有是善而王嘉之善單

之善亦王之善已王曰善乃賜單牛酒嘉其行後

數日貫珠者復見王曰王至朝日宜召田單而拜

之於庭口勞之乃布令求百姓之饑寒者收殺之

食猶乃使人聽於閭里聞丈夫之相與語曰

田單之愛人嗟乃王之教澤也謂威震主者與

王亦不鳴甚矣使單有與志聞城陽而王孰敢不

之足是以掩上之月下足以故單

貂勃人常惡田單曰安平君小人也安平君聞之故

爲酒而召貂勃曰單何以得罪於先生故常見譽

於朝不欲正貂勃曰距之狗吠堯距柳下惠非貴

而徐子不肖然而使公孫子與徐子鬪徐子之狗

猶元將獲公孫子之朋而噬之也獲持朋也

乃得去不肖者而爲賢者狗豈特獲其朋而噬之

耳哉安平君曰敬聞命明日任之於王白正使王

奇賞彙編 卷四十八 辛 選史

有所幸臣九人之屬欲傷安平君相與語於王曰

燕之伐齊之時楚王項使將軍薄將萬人而佐

齊今國已定而社稷已安矣何不使使者謝於楚

王王曰左右孰可九人之屬曰貂勃可欲去單貂

勃使楚楚王受而觴之數日不反九人之屬相與

語於王曰夫一人身而牽得萬乘者豈不以據勢

也哉言勃據且安平君之與王也君臣無禮而上

下無別且其志欲爲不善謂反內收百姓術撫其

心振窮補不足振也布德於民外懷戎翟天下之

為也馬不願王之察之異日而王曰召相單來田
 單免冠徒跣肉袒而進肉袒露體退而請死罪
 五日而王曰子無罪於寡人子為子之臣禮吾為
 吾之王禮而已矣貂勃從楚來王賜諸前酒酣西
 王曰召相田單而來貂勃避席稽首曰王惡得
 此亡國之言乎王上者孰與周文王王曰吾不若
 也貂勃曰然臣固知上不若也下者孰與齊桓公
 王曰吾不若也然則周文王得呂望以為太公桓
 公得管夷吾以為仲父今王得安平君而獨曰單
 且自天地之開也民人之治為人臣之功者誰有
 奇賞彙編 卷四十八
 厚於安平君者哉而王曰單單惡得此亡國之言
 乎王曰王不能守乎王之社稷燕人興師而襲齊墟
 王走而之城陽之山中城陽兗州國安平君以懦
 懦之即墨懦懦也三里之城五里之郭敵卒七千
 禽其司馬謂騎也而反千里之齊安平君之功
 也當是時也閭城陽而王不通王城陽天下城陽
 下之莫之能止然而計之於道歸之於義以為不
 可故為棧道水閣木閣閣道而迎王與后於城陽
 山中元作王乃得反子臨百姓今國已定民已安
 矣王乃曰單單且嬰兒之計不為此王不亟殺

此九子者以謝安平君不然國危矣王乃殺九子
 而逐其家益封安平君以夜色萬戶一作劇屬
 有掖有不夜疑夜字為
 田單將為大攻狄狄北往見魯仲子連仲子曰將軍
 攻狄不能下也田單曰臣以五里之城七里之郭
 破亡餘卒破萬乘之燕復齊墟攻狄而不下何也
 上車弗謝而去遂攻狄三月而不克之也齊嬰兒
 謠曰大冠若箕箕脩劍挂頰攻狄不能下壘枯
 丘壘軍壁也言大不能降一壘田單乃懼問魯仲
 子曰先生謂單不能下狄請問其說魯仲子曰將
 奇賞彙編 卷四十八
 軍之在即墨坐而織黃黃草立則杖插插鉗同為
 士卒倡曰倡導何往矣宗廟亡矣亡日尚矣尚猶
 言見亡之兆歸於何黨矣言無所歸當此之時將
 軍有死之心而士卒無生之氣聞若言若如莫不
 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當今將軍東有
 夜邑之奉西有菑上之虞黃金橫帶而馳乎淄澠
 之間出臨淄縣入時水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
 不勝者也田單曰單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乃
 氣循城厲激也立於矢石之所乃援枹鼓之枹擊狄
 人乃下

孟嘗君為從文以襄王初中立為諸侯是頃公孫弘

齊謂孟嘗君曰君不如元一作使人先觀秦王意

者設說秦王帝王之上也君恐不得為臣為秦笑

暇從以難之意者秦王不肯之主也君從以難之

未晚孟嘗君曰善願因請公往矣公孫弘敬諾以

車十乘之秦昭王聞之而欲愧之以辭愧使弘公孫

弘見昭王曰薛公之地大小幾何公孫弘對曰百

里昭王笑而曰寡人地數千里猶元一作山未敢以

有難也為人今孟嘗君之地方百里而因欲以難

寡人猶可乎公孫弘對曰孟嘗君好人人賢大王

奇賞彙編卷四十八 孟嘗君之好人也奚如公孫弘曰

不好人昭王曰孟嘗君之好人也奚如公孫弘曰

義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侯得志不慙為人主不

得志不肯為人臣如此者三人而治可為管商之

師管仲說義聽行所說有義或能聽而行之能致其主霸王如

此者五人萬乘之嚴主也辱其使者退而自刎生

也例斷必以其血滂其衣如臣者十人昭王笑而謝

之曰客胡為若此寡人直與客論耳寡人善孟嘗

君欲客之必諭寡人之志也以已之志公孫弘曰

敬諾公孫弘可謂不侵矣不侵辱昭王大國

也孟嘗干乘也立千乘之義而不可陵可謂足使

矣足謂能處謂公孫所陳亦士之一魯仲連謂孟嘗君曰君好士未補也補子字

所居養椒亦養椒亦養公養之養椒也補子字

人飲食衣裘與之同皆得其死並未今昔之家富

於二公陽得而士未有為君盡游者也游猶友也

之道君曰文不得是二人故也等使文得二人

文豈獨不得盡對曰君之廐馬百乘無不被繡衣

而食菽粟者豈有麒麟驂耳哉後宮十妃皆繡紵

奇賞彙編卷四十八 食梁肉梁米名本草豈有毛膚西施

綈綈色縞也綈綈縞也綈綈縞也綈綈縞也綈綈縞也

哉色與馬取於今之世士何必待古哉故曰君之

好士未也

王建襄王于元年齊楚救之秦計曰齊楚救趙親

秦攻趙長平此五齊楚救之秦計曰齊楚救趙親

親則將退兵不親則且遂攻之趙以無食請粟於

齊而齊不聽蘇子元一作謂齊王曰不如聽之以却

秦兵不聽則秦兵不却是秦之計中而齊楚元一作

之計過矣且趙之於齊楚元一作隱蔽也趙居二國

二國必先得趙趙有則二國得猶齒之有唇也唇亡則

商寒今日亡趙則明日及齊楚矣且夫救趙之務

也也宜若本漏寶沃熊釜之喻救夫救趙高義也

却秦兵顯名也義救亡趙威却強秦兵不務為此

而務愛粟則為國計者過矣齊記有云周子謂最

或謂齊王曰周韓西有強秦東北有趙魏秦伐周韓

之西趙魏不伐不伐秦周韓為割割地與韓却周

害也則韓兵必却而周有秦害及韓却周害則

之後趙魏亦不免與秦為患矣又無周韓之捍

必及今齊應秦伐趙魏則亦不果於趙魏之應

許賞彙編卷四十八秦而伐周韓趙魏近秦其應秦不得不果令齊入

於秦而伐趙魏令就令也入趙魏亡之後秦東而

而伐齊齊安得救於天下乎之不得不應齊不

國也言其於國晉陽者趙之柱國也鄆郢者楚之

柱國也故三國與秦壤界與秦壤界其地也秦伐

魏取安邑伐趙取晉陽伐楚取鄆郢矣覆三

國之軍元兼二周之地舉韓氏取其地且天下

之半且今又割趙魏踰中國其地也封衛之東

野封衛也兼魏之河內絕趙之東陽則趙魏亦

危矣趙魏危則非齊之利也韓魏趙楚之志恐秦

兼天下而臣其君故專兵一志以逆秦逆謂三國

之與秦壤界而患急齊不與秦壤界而患緩是以

天下之勢不得不事齊也故秦得齊則權重於中

國趙魏楚得齊則足以敵秦故秦楚補趙魏得齊

者重失齊者輕齊有此勢不能以重於天下者何

亦無兵者亦衣是助王養其民者補也何以至
 今不業也言不得在位業陽子諸書業陽子言是
 無恙乎是其為人哀憐寡邨孤獨振困窮補不
 足是耶王息其民者也息生何以至今不業也北
 官之女嬰兒子無恙耶微其環填其謂微去至老
 不嫁以養父母是皆幸民而出於孝情者也情猶
 胡為至今不朝也命婦此二士弗業一女不朝何
 以王齊國子萬民乎於陵子仲於陵屬齊南皆以
 人君孟子所稱尚存乎是其為人也上不臣於
 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幸民而出於無
 奇賞彙編 卷四十八
 用者何為至今不殺乎不謂後賢矣其是井乃
 能祭至使鄰國老女子愧之王建不足
 道也時君王后故無恙胡為亦無祭乎
 齊閔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姓名為莒太史家庸夫
 而常竊衣食之與私焉莒中及齊王臣臣之出相
 聚求閔王子欲立之法章乃自言於莒共立法章
 為襄王襄王立以太史氏女為王后生子建太史
 放曰女無媒而嫁者非吾種也汗吾世矣終身不
 觀君王后賢不以不觀之故失人子之禮也襄王
 卒子建立為齊王君王后事泰謹與諸侯信以故

一乃兩面
所以四上
年不後矣

建立四十四十有餘年不受兵秦昭王一作始皇
 建始之時不嘗遣使者遺君王后王連環相貫曰
 齊多智而解此環不君王后以示群臣群臣不知
 解君王后引錐椎破之謝秦使曰謹以解矣及君
 王后病且卒誠建曰群臣之可用者某建曰請書
 之君王后曰吾取筆牘受言牘書君王后曰老婦
 已忘矣言其指蓋建之不君王后死後后勝姬
 后之相齊多受秦間金玉使賓客入秦皆為變辭
 還以勸動王也勸王朝秦不脩攻戰之備君王
 后賢智知人也惜其不能正始乃其父正
 奇賞彙編 卷四十八
 齊王建入朝於秦雍門司馬前曰所為立王者為社
 稷耶為王立王耶王曰為社稷司馬曰為社稷立
 王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齊王還車而反即墨大
 夫聞元作雍門司馬諫而聽之則以為可何可為
 謀又疑可為即人見齊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
 數十元作萬夫三晉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鄆
 之間者百數王收而與之十萬之眾使收三晉之
 故地即臨晉之關可以入矣臨晉屬鄆大夫不
 欲為秦不為而在城南下者百數城王收而與之
 十萬之師使收楚故地即武關可以入矣始是紀

秦南與齊仇如此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下矣舍南
而之稱謂此亦秦人之計乃西面而事秦為大王不
取也齊王不聽秦使陳馳齊客之誘齊王內之約
與五百里之地蓋齊之齊王不聽卽墨大夫而聽陳
馳遂入秦處之共松栢之間共屬餓而死先是齊
為之歌曰松耶栢耶住建共者客耶客謂陳馳自
是謂建之聘齊門說其而卒於卽墨組不明故
也不明以子國有國者可不正心誠意為先
手

凡五十九章

奇賞彙編

卷四十八

堯 選史

奇賞齋古文彙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四十九

戰國策

楚 凡五十八章

齊楚構難

邯鄲之難

江乙為魏使于楚

荆宣王問羣臣

昭奚恤與彭城君議

江尹欲惡昭奚恤

魏氏惡昭奚恤

奇賞彙編

卷四十九 戰國策

一 選史

江乙惡昭奚恤

江乙欲惡昭奚恤

江乙說安陵固讓

鄧獻三年不決

蘇秦之楚

蘇秦為趙合從

威王問於莫敖子華

蘇子謂楚王用賢

齊楚之交善

楚王遂張儀於魏

五國約以伐秦

五國伐秦魏欲和

秦招楚而伐齊

張儀之楚貧

楚懷拘張儀

楚王將出張儀

張儀破從

張儀相秦

楚王重張儀

張儀逐惠施于魏

奇賞彙編

卷四十九 戰國策

二

選史

陳軫去楚之魏

魏遣楚美人

楚王未立后

齊明說卓滑以伐秦

或謂黃齊善富摯

秦伐宜陽

四國伐楚

城渾出周

韓公叔有齊魏

杜赫說楚取趙

楚欲置相於秦

魏相翟強歿

齊秦約攻楚

術視伐楚

秦敗楚漢中

楚太子質于齊

女阿謂蘇子

長沙之難

有獻藥于荆君

齊以淖君之亂事秦

奇賞彙編

卷四十九 戰國策

三

選史

頃襄王問射

莊辛謂楚襄王寵幸

齊韓魏共攻燕

唐睢見春申君

客說春申君

虞卿爲春申慮封

或謂楚王

天下合從

汙明見春申君

楚考烈無子

史疾為韓使楚

奇賞彙編

卷四十九 戰國策

四 選史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四十九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戰國策

楚今之布郡江夏零陵桂陽武陵長沙漢中汝南皆其分也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

宣王肅王元午

齊楚構難宋請中立齊急宋告急宋許之子象楚人為

楚謂宋補王成曰楚以緩失宋將法齊之急也

齊以急得宋後將常急矣是從齊而攻楚之未必

利也齊戰勝楚勢必危宋不勝是以弱宋干強楚

奇賞彙編

卷四十九

一 選史

也言以助齊而令兩萬乘之國常以急求所欲國

必危矣

耶鄆之難趙成侯二十一年魏昭奚恤謂楚王曰王

元作拔耶鄆北十六年不如無救趙而以強魏使魏魏強其割趙必

深矣趙不能聽則必堅守是兩敵也兩國相持景

舍曰不然昭奚恤不知也夫魏之攻趙也恐楚之

攻其後也今不救趙趙有亡形而魏無楚憂是楚

魏共趙也如與魏害必深矣趙之何以兩敵也且

魏令兵以割趙趙見亡形而有楚之不救已也雖

有楚而必與魏合而以謀楚故王不如少出兵以

為趙援趙恃楚勁必與魏戰魏怒於趙之勁而見

楚救之不足畏也必不釋趙趙魏相敵而齊秦應

楚應言來此起兵則魏可破也楚因使景舍起兵

救趙邯鄲拔楚兵少或楚取睢陽之間後志梁國睢陽注征北記南淮

有睢陽梁國有睢陽南臨澧水

江乙為魏使於楚乙魏人時居魏後乃仕楚故謂楚其語昭奚恤曰臣居魏知之

王曰臣入境聞楚之俗不蔽人之善不言人之惡

誠有之乎王曰誠有之江乙曰然則白公之亂得

無遂乎遂猶成也白公太子建手勝哀十六年建以殺子西誠如是臣等之罪免矣楚王曰何也江乙

奇賞彙編卷四十九 二 選史

曰州侯相楚貴甚矣而主斷謂其專決左右俱曰無有

如之無如出一口矣

荆宣王問群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誠何

如群臣莫對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

曰子無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

逆天帝命也子以我為不信吾為子先行子隨我

後觀百獸之見我而不敢走乎虎以為然故遂與

之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已而走也以為畏

狐也今王之地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昭

奚恤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

百獸之畏虎也

昭奚恤與彭城君彭城屬楚知為楚人議於王前王召江乙而

問焉江乙曰二人之言皆善也臣不敢言其後此

謂慮賢也慮猶疑也賢者言善已復言之將使王疑彼思慮之也

江尹也欲惡昭奚恤於楚王而力不能故為梁山陽

君山陽屬魏知為魏人請封於楚知其無功奚恤必諫

曰諾昭奚恤曰山陽君無功於楚國不當封江尹

因得山陽君與之共惡昭奚恤

魏氏惡昭奚恤於楚王以山陽君故楚王告昭子昭子曰

臣朝夕以事聽命言其親近而魏人吾君臣之間以惡奚恤

奇賞彙編卷四十九 三 選史

之言臣大懼臣非畏魏也夫泄吾君臣之交而天

下信之是其為人也近苦矣若猶惡也此指江也夫苟不難

為之外為謂泄外豈忘為之內乎臣之得罪無日

矣無幾也王曰寡人知之大夫何患

江乙惡昭奚恤謂楚王曰人有以其狗為有執而愛

之執言其狗嘗溺井溺去其鄰人見狗之溺井也

欲入言之狗惡之當門而噬之鄰人憚之遂不得

入言邯鄲之難楚進兵大梁取矣昭奚恤取魏之

寶器臣居魏知之故昭奚常惡臣之見王此言邯鄲楚在

乙居魏時故升

江乙欲惡昭奚恤於楚謂楚王曰下北周則上危下

分爭則上安分則不比爭則不周為陽惡張本王亦知之乎願王

勿忘也且人有好揚人之善者於王何如王曰此

君子也近之江乙曰有人好揚人之惡者於王何

如王曰此小人也遠之江乙曰然則且有殺其

父臣欲其主者而王終已不知者何也以王好聞

人之美惡聞人之惡也王曰善寡人願兩聞之謂

兩聞之是也然必以明夫苟不明則適為江乙之

江乙說於安陵君各增夫其姓楚之幸臣按魏記注

同號者別曰君無咫尺之功元作骨肉之親處尊

奇賞彙編 卷四十九 四 選史

位受厚祿一國之眾見君莫不歛衽而拜撫委而

服服物委物必下何以也曰王過舉以元作色謬

以色不然無以至此江乙曰以財交者財盡而交

絕以色交者華落而愛渝華落華華是以嬖色不蔽

席發賤而幸者席寵臣不避軒避也車避也故則退去

今不及然今君擅楚國之勢而無以自結於王竊為君

危之安陵君曰然則奈何願君必請從死以身為

殉此乙如是必長得重於楚國曰謹受令三年而

弗言江乙復見曰臣所為君道至今未効君不用

臣之計臣請不收復見矣安陵君曰不敢忘先生

之言未得聞也於是楚王游於雲夢澤名在南結

駟千乘旌旗蔽天野火之起也若雲蛇蛇名虎

嗥之聲若雷霆雷若牛有狂兕兕牛群元作車音詳趣

行也若若依輪而至王親引弓而射一發而殪王

抽旃旄旃曲柄旗而仰兕首仰天而笑曰樂矣今

口之游也寡人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樂此矣問安

誰安陵君泣數行下而進曰臣入則編席編次簡

如之王相次出則陪乘陪重上也此大王萬歲千秋之

後願得以身試黃泉願為薛以辟又何

如得此樂而樂之王大說乃封壇為安陵君君子

奇賞彙編 卷四十九 五 選史

聞之曰江乙可謂善謀安陵君可謂知時矣此非

若子之言也安陵妾婦也江乙為之謀

謀其平者安有君子而美此流哉

郢人有獄三年不決者故令人請其宅以卜其罪有

則宅人官故可客因請元作謂之昭奚恤曰郢人

某氏之宅臣願之昭奚恤曰郢人某氏不當服罪

故其宅不得客辭而去昭奚恤已而悔之因謂客

曰奚恤得事公公何為以故與奚恤故謂設事客

曰非用故也曰請而不得有說色非故如何也

威王 宣王 元午 蘇秦之楚三日乃得見乎王談卒辭而行王曰寡人

問先生若聞古人今先生乃不遠千里而臨寡人

曾不肯留願聞其說對曰楚國之食貴於玉薪貴

於桂謁者難得見如鬼王難得見如天帝今令臣

食王炊桂因鬼見帝王曰先生就舍寡人聞命矣

蘇秦爲趙合從此在連激儀入秦後當爲七或八年說楚威王曰楚天

下之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王也楚地西有黔中

巫郡屬南東有夏州車流大夏口城海陽海之南

西郡南有洞庭蒼梧交州北有汾陘之塞陘召陵

郢陽徐注今順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

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強大王

奇賞彙編 卷四十九 六 選史

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

莫不西面元作而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臺在咸陽見楚記秦

之所害於天下莫如楚楚強則秦弱楚弱則秦強

此其勢不兩立故爲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

王不從親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

若此則鄢郢動矣臣聞之治之其未亂爲之其未

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已故願大王之早計

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

以承大王之明制委社稷宗廟諸侯輕去其國以從楚練士

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聽臣之愚計則

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矣趙代良

馬橐它句奴必實於外奇故從合則楚王橫成則

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竊爲大王不

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

仇讎也橫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

仇而秦讎者也夫爲人臣而割其主之地以外交

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

挾強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

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橫合則楚割

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有億兆之數兩者

奇賞彙編 卷四十九 七 選史

大王何居焉故敝邑趙王肅使臣効愚計奉明約

在大王命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

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

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反人以入於

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未

見勝焉內與群臣謀不足恃也寡人卧不安席食

不甘味心搖搖如懸旌旌析羽注旌首而無所終

薄薄同今君欲一天下安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

社稷以從傳有在說五國後處謂五國之趙蘇子

誰威王雅有難秦之心念之熟矣大患諸國之不可合徒解從命者也

威王問於莫敖子華曰自從先君文王以至不穀之身亦有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乎莫敖子華對曰如華不足以知之矣王曰不於大夫無所問之莫敖子華對曰若王將何問者也彼有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有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有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謂死也不知所益不求利也以憂社稷者有勞其身愁其志以憂社稷者亦有補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王曰大夫此言將何謂也言謂莫敖子華對曰昔令尹子文於菟縮帛之衣以朝

奇賞彙編

卷四十九

人

選史

度襄以處末明而並於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一日元作之積故彼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令尹子文是也昔者葉公子高名諸身獲於表未野外而財於柱國財材同柱國定白公之禍見哀寧楚國之事恢先君以拚方城之外恢大也集韻拚獲取也四封不廉封城廉猶禮言取地以大先君之封不察廉言無事故名不挫於諸侯當此之時也天下莫敢以兵南鄉葉公子高食田六百畛畛井田故彼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葉公子高是也昔者吳與楚戰於柏舉定四年兩軍補之夫辛交千夫百夫之夫莫

奇賞彙編

卷四十九

人

選史

敖大心撫其御之手顧而太息曰嗟乎子乎楚國亡之日元作至矣吾將深入吳軍若朴一人若猶也若持一人髮持以與大心者也社稷其庶幾乎以爲以爲故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莫敖大心是也昔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昭大夫悉屬屬連百姓離散楚芬冒勃蘇定四年以爲申包胥曰吾被堅執銳堅甲赴強敵而死此猶一卒也不若奔諸侯於是羸糧潛行上崢山崢山踰深谿蹶穿膝暴傷暴傷也七日而薄秦王公之朝雀立不轉雀立晝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瘃而殫悶瘃狂殫旄不知人旄旄同秦王聞而走之疾趨也冠帶不相及左奉其首右濡其口勃蘇乃蘇蘇死更生也秦王身問之子孰誰也芬芬冒勃蘇對曰臣非異言非楚使音新造楚蓋楚官楚芬冒勃蘇吳與楚人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使下臣來告亡且求救秦王顧令之元作起寡人聞之萬乘之君得罪一士社稷其危今此之謂也遂出革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滿與子虎下塞以東與吳人戰於濁水出齊郡廣之姑山而大敗之亦聞於遂浦楚地

吳夫述也蓋聞一故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

莽冒勃蘇是也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君王

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蒙穀楚將結關於宮唐之

上結猶交官唐舍關奔郢曰若有孤時未知昭王

楚國社稷其庶幾乎遂入大官負離次之典楚

所以治離次者以浮於江逃於雲夢之中昭王

及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亂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

百姓大治此蒙穀之功多與存國相若封之執珪

田六百畛蒙穀怒曰殺非人臣社稷之臣苟社稷

血食血謂餘豈患無君乎遂自棄於唐山之中後

奇賞彙編 卷四十九 十 選史

唐城子胥所造蓋至今無冒冒謂故不為爵勸不

為祿勉以憂社稷者蒙穀是也王乃太息曰此古

之人也今之人焉能有之耶莫敖子華對曰昔者

先君靈王好小腰楚士約食約猶馮而能立馮依

式而能起式小食之可欲恐而不入死之可惡然

而不避華元聞之其君好發者發發其臣決拾中

遂也決拾君王直不好若君王誠好賢此五臣

者皆可得而致之

蘇子謂楚王曰仁人之於民也愛之以心事之以善

言孝子之於親也愛之以心事之以財忠臣之於

君也必進賢人以輔之今大王之大臣父兄好傷

賢以為資為已厚賦歛諸臣百姓使王見疾於民

非忠臣也大臣播王之過於百姓多賂諸侯以王

之地是故退王之所愛王所愛者必不播詞與亦

非忠臣也是以國危臣願無聽群臣之相惡也慎

大臣父兄言不輕用民之所善節身之嗜慾以與

補百姓人臣莫難於無妬而進賢為主死易垂沙

之事未詳兵器謂楚兵死者以千數為主辱易自

令尹以下事王者以千數至於無妬而進賢未見

一人也故明主之察其臣也必知其無妬而進賢

也賢臣之事其主也亦必無妬而進賢夫進賢之

難者賢者用且使已廢貴且使已賤故人難之此

本必蘇秦之楚之上知蘇子素也然不可先於之

楚故次之此彪謂此策人主所當先務人臣之上

若此者二三策而已

奇賞彙編 卷四十九 十 選史

懷王威王四十年癸巳

而絕齊乎楚楚補王使景鯉之秦鯉與於秦魏之

遇於其遇時與焉秦策有其楚王怒景鯉恐齊以

楚遇楚謂為有陰於秦魏也恐齊以此謂楚且罪

景鯉為謂楚王曰臣賀鯉之與於遇也秦魏之遇

也將以合齊秦而絕齊於楚也今鯉與於遇齊無

以信魏之合已於秦而攻於楚也將絕齊於楚而

之齊又畏楚之有陰於秦魏也必重楚故鯉之與

於遇王之大資也今鯉不與於遇魏之絕齊於楚

信明矣齊行是信之必輕王故王不如無罪景鯉

以視齊於有秦魏視示同示齊齊必重楚而且疑

秦魏於齊疑是使王曰諾因不罪而益其刻列位

也凡九十一字元在韓策

楚王逐張儀於魏使魏逐之儀初陳軫曰王何逐張

子曰為臣不忠不信曰不忠王無以為臣不信王

奇賞彙編 卷四十九 主 選史 四

勿與為約且魏臣不忠不信於王何傷忠且信於

王何益逐而聽則可若不聽是王令困也且使萬

乘之國免其相是城下之事也此言魏臣之相十

諸侯 所耻

五國約以伐行齊秦秦惠後七年韓趙魏燕昭陽謂

楚王曰五國已破秦必南圖楚圖楚王曰然則奈何

對曰韓氏輔國也楚之助好利而惡難好利可營

也營猶求可惡難可懼也我厚賂之以利其心必

營我悉兵以臨之其心必懼彼懼吾兵而營我利

五國之事必可敗也約絕之後雖勿與地可楚王

曰善乃命大公事楚人之韓見公仲曰夫牛關之事

未馬陵之難魏三十年齊親主之所見也生謂公

齊強不可王苟無以五國用兵請効列城五請悉

楚國之眾前也以圖元作於齊此下者齊人反趙

魏之後而楚果弗與地則五國之事困也

五國伐秦魏欲和使惠施魏之楚楚將入之秦納施

而使行和杜赫謂昭陽曰凡為伐秦者楚也據此

非燕也今施以魏來而公入之秦是明楚之伐而

信魏之和也公不如無聽惠施而陰使人以請聽

秦以和請於秦昭子曰善因謂惠施曰凡為攻秦

奇賞彙編 卷四十九 主 選史 四

者魏也今子從楚為和楚得元作其利魏受其怨

子歸吾將使人因魏而和惠子反魏王哀不說杜

赫謂昭陽曰魏為子先戰折兵之半謂病不聽請

和不得魏折而入齊秦此折子何以救之救其東

有越累元作累此言越有傷北無晉而交未定於

齊秦是楚孤也不如速和此言蓋昭子曰善因

令人謂和於魏

秦招楚而伐齊令向謂陳軫時在曰秦王惠必對向

言令他國楚之齋者與齊知西不合於秦必且務

以楚合於齊齊楚合燕趙不敢不聽齊以四國敵

秦是齊不窮也兵力向曰秦王誠必欲伐齊乎不

如先收於楚之齊者楚之齊者先務以楚合於齊

則楚必即秦矣秦能收楚之善齊者則其初以強雖欲合齊楚今必背齊合秦

秦而有字楚則燕趙不敢不聽是齊孤矣向請

為公說秦王韓策元在

張儀之楚貧初至王未之重舍人怒而欲歸張儀曰子必以

衣冠之敝故欲歸待我為子見楚王當是之時南

后懷王鄭襄美貴於楚張子見楚王楚王不說前

於魏張子曰王無所用臣臣請北見晉君楚王

曰諾張子曰王無求於晉國乎王曰黃金珠璣犀

奇賞彙編卷四十一

象璣珠不出於楚寡人無求於晉國張子曰王徒

不好色耳王曰何也張子曰彼鄭周之女粉白墨

黑黑髮立於衢閭非知而見之者以為神楚王曰

楚僻陋之國也未嘗見中國之女如此其美也寡

人見補之獨何為不好色也乃資之以珠玉南后

鄭襄聞之大恐令人謂張子曰妾聞將軍之晉國

偶有金千斤進之左右以供芻秣林飼鄭襄亦以

金五百斤張子辭楚王曰天下關閉不通未知見

日也願王賜之觴王曰諾乃觴之張子中飲再拜

而請曰非有它人於此也願王召所便習而觴之

便所樂者王曰諾乃召南后鄭襄而觴之張子再

拜而請曰儀有死罪於大王王曰何也曰儀行天

下徧矣未嘗見人如此其美而儀言得美人是欺

王也王曰子釋之釋猶吾固以為天下最若是而

人也儀自厚於楚相未嘗至楚其至楚在復相秦之四年此十六年

楚懷王拘張儀以其欺楚將欲殺之靳尚楚為儀謂

楚王曰拘張儀秦王必怒天下見楚之無秦也楚

必輕矣又謂王之幸夫人鄭襄曰子亦自知且賤

於王乎鄭襄曰何也尚曰張儀者秦王惠之忠信

有功臣也今楚拘之秦王欲出之秦王有愛女而

奇賞彙編卷四十一

美又簡擇宮中佳行前麗好麗好觀人之可好可取者

習音者以惟從之習音所謂惟資之金王實器奉

以上庸六縣為湯沐邑湯沐以邑為女欲因張儀內之

楚王楚王必愛楚秦女資強秦以為重挾實地以

為資勢必補為王妻以臨於楚王惑於虞樂必厚

尊敬親愛之而忘于子益賤而目瞋矣鄭襄曰願

委之於公為之奈何曰子何不急言王出張子張

子得出德子無已時秦女必不來而秦必重子子

內擅楚之貴外結秦之援張子以為用子之子

孫必為楚太子矣此非布衣之利也利在鄭襄遂

說楚王出張子此十楚王將出張子恐其敗已也
 斬尚謂楚王曰臣請隨之儀事王不善臣請殺之
 楚小臣斬尚之仇也謂張旄魏之川曰以張儀之
 智而有秦楚之用君必窮矣君不如使人微要斬
 尚而殺之微不難也使楚王必大怒儀也彼儀窮
 則子重矣楚秦相難則魏無患矣張旄果令人要
 斬尚刺之楚王大怒秦楚補構兵而戰秦楚爭事
 魏張旄果大重處謂張旄欲窮儀則如殺儀斯已
 免於死也之智為是以
 張儀為秦破從連橫說楚王在鄭東曰秦地半天下
 奇賞策編卷四十九
 兵敵四國之四方被山帶河以為固被其巨延虎賁
 之士百餘萬漢官儀虎賁車千乘騎萬匹粟如
 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難樂死死難兵主嚴以明
 將智以武雖無出兵甲席卷常山之險收服之易
 無遺也恒山屬趙之元氏折天下之脊天下後服
 此作常劉向避秦命諱也
 者先亡且夫為從者無以異於驅群羊而攻猛虎
 也夫虎之與羊不格明矣格猶今大王不與猛虎
 而與群羊竊以為為大王之計過矣凡天下強國非
 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敵伴交爭作齊其勢不兩
 立而太王不與秦秦下甲兵據宜陽韓之上地不

張儀說
 右之說
 行何如

通之地上流下河東取成阜韓必入臣於秦韓入臣魏
 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魏攻其北社稷豈得
 無危哉且夫約從者聚群弱而攻至強也夫以弱
 攻強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驟舉兵此危亡之術
 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持不如者勿與持
 久持夫從人者節辭虛辭秦伐楚之禍史無
 言其利而不言其害卒有楚禍秦伐楚之禍史無
 及為已足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秦西有巴蜀方
 紅積粟起於汶山居貧切屬蜀郡滿道即岷山
 循江而下至郢三千餘里舫舫載卒舫平音一舫
 載五千人與三月之糧水而得一日行三百餘
 里數雖多不費汗馬之勞不至十日而距扞關
 距本鄭足故訓至楚記晉伐楚為扞關關以距之
 從竟陵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主之有已秦
 舉甲出之武關滿面而攻則北地絕北境之地秦
 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侍諸侯之救
 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侍弱國之救而
 忘強秦之禍此臣所以為大王之患也且大王嘗
 與吳人五戰史不三勝而忘之陳卒盡矣陳猶有
 偏守新城一信之成而居民苦矣臣聞之攻大者

易危而民傲者怨於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強秦之心臣竊爲大王危之且夫秦之所以不出甲於函谷關十五年以攻諸侯者陰謀有吞天下之心也楚嘗與秦構難戰於漢中楚人不勝通侯執珪微侯漢諸武帝作通死者七十餘人遂亡漢中楚此亦劉向所易也此亦劉向所易也上大怒與秦戰於藍田又却秦惠十三年張儀中楚王皆後人追書耳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敵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過危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熟計之也秦下兵攻衛陽晉必關元作局天下之句上二色天下之中也故喻之句開秦下兵二色必拒之則閉不通奇賞叢編太選史故楚可以此時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已凡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已凡天下所信約從親堅者蘇秦封爲武安君而相燕卽陰與燕王謀破齊共分其地乃伴有罪出走入齊齊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連裂蘇秦於市按史秦亦竟在其死後夫以一詐僞反覆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一諸侯其不可成也亦明矣今秦之與楚也接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其勢大王誠能聽臣臣請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爲大王箕帚之妾也

酒掃之効萬家之都以爲湯沐之邑長爲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擊臣以謂計無便於此者故敵邑秦王患使使臣獻書大王之從車下風書國書非之際必有風焉不須以決事楚王曰楚國僻陋託敢當立故言下風東海之上寡人年幼言其爲不習國家之長計今上客幸教以明制秦王之寡人聞之敬以國從乃遣使車百乘獻雞駘之犀抱朴子通犀中有二白雞雞見之驚夜光之璧鄉陽言魏文侯歸於秦王却各駭雞犀夜光之璧白圭夜光之璧傳在諸目之先張儀相秦復相謂昭雎曰楚無鄢郢漢中有所更得乎此皆楚之要地無此曰無有曰無昭過陳軫有乎則危安能有它曰無有曰無昭過陳軫有所更得乎曰無所更得臣楚之良也無此二臣謀臣也張儀曰爲儀謂楚王逐昭雎過陳軫請復鄢郢漢中秦惠十三年取漢中故至是計復之鄢故使雎言之此時不書此策儀知楚王重地輕人無良臣雎必得其處也昭雎歸報楚王楚善儀者楚王說之有人謂昭過曰甚矣楚王不察於爭名者也韓求相二陳藉周策陳作師而周不聽魏求相秦母恢而周不聽何以也周曰補是列縣畜我也待我如今楚萬乘之強國也太王天下之賢王也今儀曰逐君與陳軫而王聽之是楚自待元

行不如周而儀重於韓魏之王也且儀之所行有

功名者秦也欲立功於秦所欲貴富者魏也取富貴於秦

為攻於魏伐魏人必南伐楚故攻有道外絕其交謂交與

國內逐其謀臣陳軫夏人也夏中習於三晉之事

故逐之則楚無謀臣矣今君能用楚之眾故亦逐

之則楚眾不用矣此所謂內攻之者也而王不知

察今君何不見臣於王請為王使齊交不絕儀聞

之其効鄢郢漢中必緩矣齊楚大國也儀惡其令

不為也勁儀必是昭雅之言不信也王必薄之

楚王令昭雅之秦重張儀說秦使未至惠王死武王

奇賞彙編卷四十九逐張儀楚王因收昭雅以取齊收捕繫之也雅善

逐儀楚故捕繫雅桓滅楚為雅謂楚王曰從元作

親之不合也儀貴惠王為王而善雅也今惠王死

武王立儀走公孫郝甘茂貴甘茂善魏公孫郝善

韓二人固不善雅也必以秦合韓魏韓魏之重儀

重之儀有秦而雅以楚重之今儀困秦而雅收楚

因謂見韓魏欲得秦必善二人者郝與二人者三

字將收韓魏輕儀而伐楚以楚當方城必危王不

如復雅復其而重儀於韓魏儀據楚勢挾魏重以

與秦爭魏不合秦紀王亦不從不從則方城無患

張儀逐惠施於魏儀此時際秦相惠子之楚楚王受之

馮郝楚人謂楚王曰逐惠子者張儀也而王親與約

與施是欺儀也臣為王弗取也惠子為儀來者元

者而惡王之交於張儀惠子必弗行也此設辭也

之而來必有惡儀之言使施善儀且宋王之賢

為儀而來豈行此惡儀之言哉今謂天

惠子也天下莫不聞也今之不善張儀也今謂天

下莫不知也今為事之故今為楚棄所貴於韓人

貴謂儀辭謂施不善儀也楚王嘗貴臣以為大王

儀而今受施是為儀之讎而弗儀也主不如舉惠子而納之

輕矣且為事邪國事者於宋而謂張儀曰請為子勿納也今必德王今謂

奇賞彙編卷四十九而惠子窮人而王奉之又必德王此不失為儀之

實而可以德惠子楚王曰善乃奉惠子而納之宋

陳軫去元作楚之魏張儀惡之於魏王宋曰軫猶善

楚為求地甚力左詳謂陳軫曰儀善於魏王魏

王甚信之公雖百說之猶不聽也公不如以儀之

言為資儀言已為楚因而得復楚楚聞其為陳軫

陳善因使人以儀之言聞於楚楚王喜欲復之

魏王哀遺楚王美人楚王說之夫人鄭襄知王之說

新人也甚愛新人衣服玩好擇其所喜而為之宮

室臥具擇其所善而為之愛之甚於王王曰婦人

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妬者其情也今鄭襄知寡人之說新人也其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之所以事親忠臣之所以事君也鄭襄知王以已為不妬也因謂新人曰王愛子矣矣雖然惡子之鼻子為兄王為此惡則必拊子鼻新人見王因拊其鼻王謂鄭襄曰夫新人見寡人則拊其鼻何也鄭襄曰妾知之王曰雖惡必言之鄭襄曰其似惡聞君王之臭也王蓋有王曰悍哉令刺之無使逆命人言新楚王后死自張儀拘時獨言未立后也謂昭魚曰公何以不請立后也昭魚曰王不聽是智困而奔絕

奇賞彙編 卷四十九 主 選史

立后也新所然則說者不買五雙珥令其一善而獻之王明日視善珥所在因請立之

齊明說卓滑滑即以伐秦滑不聽也齊明謂卓滑曰明之來也蓋自秦來為榜里疾十交也明說楚太夫以伐秦皆受明之說也唯公弗受也臣有辭以報榜里子矣卓滑因重之此明因敗為成之說也榜里懼見輕為善於疾而言

或謂黃齊曰人皆以謂公不善於富皆楚人公不聞老萊子楚有道之士之教孔子事君乎示之其藹之堅也六十而盡相靡也靡摩同今富彙能有材而公

重不相善也重猶是是兩盡也諺曰傳言見君之乘下之乘馬也在見杖起之今也王愛富擊而公不善也是不臣也庭謂王之所愛誠善人也正不正方當為王力排而人也之敬之禮也如不善何義也此正盡以富擊能為足愛也夫能之不善不可不察也

秦伐宜陽此二十一年楚王謂陳軫曰寡人聞韓朋元作同巧士也習諸侯事殆能自免也免於危亡也公仲時守宜陽為其必免吾欲先據之以加德焉陳軫對曰舍之王勿據也以韓朋之智於此困矣今山澤之獸無點於康康鹿康知獵者張網前而驅已也因還走而

奇賞彙編 卷四十九 主 選史

冒人蒙犯至數獵者知其詐偽舉網而進也偽舉網使人進而廉因得矣今諸侯明知此多詐偽舉網而進者必眾矣舍之王勿據也韓朋之智於此困矣楚王聽之宜陽果拔陳軫先知之也此策

亦可作韓侈以公仲實守宜陽故作朋

四國伐楚楚記二十八年秦楚令昭睢將以距拒秦楚王欲擊秦昭睢不欲桓臧為昭睢謂楚王曰睢戰勝三國惡楚之強也恐秦之變而聽楚也必深攻楚以勁秦楚堅其伐秦王昭怒於戰不勝必悉起而擊楚是王與秦相罷音而以利三國也戰不勝

秦秦進兵而攻不如益昭唯之兵令之示秦必戰
秦王惡與楚相敵而令天下利補秦可以少割而
收害也秦見楚將必戰必割地與楚秦楚之合而
燕趙魏不敢不聽三國可定也

城渾周人出周山二元作人偶行偶耦同二人曰耦

後二人南游於楚至於新城六年注新城鄭新密

南皆有此屬楚城渾說其令曰鄭魏者楚之與國

集前而秦楚之強敵也鄭魏之弱而楚以上梁

應之此山陽濟陰故宜陽之大也時秦已楚以弱

新城圖元作之蒲坂平陽相去百里秦人一夜而

奇賞彙編卷四十九 語 通史

襲之安邑不知此言百里之地不相新城上梁相

去五百里秦人一夜而襲之上梁亦不知也余邊

邑之所恃者非江南泗上也漢志楚分野言江南

非所恃漢志言楚分野云故行楚王何不以新城

為主郡也王猶守也為郡則邊邑甚利之此漢言

大楚王新城公楚驪尹大說乃為行王具駟馬乘車

五百金之楚行城渾得之遂南交於楚楚王果

以新城為主郡城書

韓公叔有齊魏之援得二國而太子有楚秦太子秦也

納幾是也此二十九年以爭國鄭申為楚使

於韓矯以新城陽人秦紀注南陽予太子楚王怒

將罪之對曰臣矯予之以為國也臣為太子得新

城陽人以與公叔爭國而得之得其齊魏必伐韓

韓氏急必懸命於楚又何新城陽人之敢求太子

不勝公叔幸元作而不死今將倒冠而至言其歸

又安敢言地楚王曰善乃不罪也韓策

楚杜赫說楚王以取趙王白與之五大夫楚而令私

行陳軫謂楚王曰赫不能得趙五大夫不可收也

是元作賞無功也得趙而王無加焉是無善也不

其善如王不如以十乘行之事成予之五大夫王

奇賞彙編卷四十九 語 通史

曰善乃以十乘行之杜赫怒而不行陳軫謂王曰

是不能得趙也

楚王問於范環曰寡人欲置相於秦孰可對曰臣不

足以知之王曰吾相甘茂可乎范環對曰不可王

曰何也曰夫史來上蔡之監門也大不知元作如

事君小不知處室以苛廉聞於世苛小甘茂事之

順焉言大不故惠王之明武王之察張儀之好諂

甘茂事之取十官而無罪茂誠賢者也然而不可

相秦秦之有賢相也非楚國之利也且王嘗用召

滑於越召滑見而納句章屬會味之難楚將此

魏共攻楚楚秦齊韓越亂故楚南察瀨湖言楚有而
治之音瀨而野江東以江之東為野此言楚雖有
有厲音瀨而野江東唐味之難而能得越地以在
之也計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亂而楚治也今
王已用之於越矣而忘之於秦臣以為王巨速忘
矣鉅太王若欲置相於秦乎若公孫郝者可夫公
孫郝之於秦王昭親也少與之同衣長與之同車
被王衣以聽事言其素重真大王之相已秦相而曰王
相之必王相之楚國之大利也甘茂傳有
魏相翟強死為甘茂謂楚王曰魏之幾相者言危欲
公子勁也秦勁也相魏魏秦之交必善魏相之故
奇賞彙編卷四十九 王 運史
秦魏之交完則楚輕矣故王不如與齊約相甘茂
於魏齊王問好高人以名今為其行人楚為齊請
適四方使人請魏之相齊王必喜魏氏不聽交惡於
齊齊魏之交惡必爭事楚魏氏聽甘茂與樗里疾
貨首之讎也貨言欲易而魏秦之交必惡茂相秦
故又交重楚也

公事必敗楚不得秦地山翠公不如令王重賂景
鯉蘇厲使入秦二人得楚賂不秦恐合故必不
求地不收而合於楚若齊不求是公與約也兩國
取地而止攻是約者復和也與如與
術視秦伐楚楚令昭鼠以十萬軍漢中昭唯勝秦於
重兵屬平蘇厲謂宛公昭鼠鼠為曰王欲昭唯之
乘秦乘猶度必分公之兵以益之秦知公兵之分
也必出漢中出兵請為公令芋元作戎謂王楚戎
於秦如以私告楚王者曰秦兵且出漢中則公之兵全矣欲
分其兵
奇賞彙編卷四十九 王 運史
秦敗楚漢中此三十年秦伐我楚王入秦秦王昭
之游騰為楚謂秦王曰王挾楚王而與天下攻楚
則傷行矣不與天下共攻之則失利矣王不如與
之盟而歸之楚王畏秦畏必不敢背盟背盟補二
王因與三國攻之義也處謂此言亦可聽也而秦
卒併天下後人守此
項襄王懷王子元年
楚襄王為太子之時賈於齊懷王薨太子辭於齊王
問而歸齊王賈猶也未即予我東地五百里
乃歸子子不予我不得歸太子曰臣有傳請退元

追而問傳慎子曰獻之地所以爲身也愛地不
送死父不義臣故曰獻之便太子入致命齊王曰
致命歸誠之言敬獻地五百里齊王歸楚太子太子歸卽
位爲王齊使車五十乘來取東地於楚楚王告慎
子曰齊使來求東地爲之奈何慎子曰王明日朝
群臣皆令獻其計上柱國子良入見王曰寡人之
得求反求反國而得上墳墓復群臣復見歸社稷也以
東地五百里許齊齊令使來求地爲之奈何子良
曰王不可不與也王身出玉聲許強萬乘之齊而
不與則不信後不可以約結諸侯請與而復攻之
奇賞彙編 **卷四九** **天** **選史**
與之信攻之武臣故曰與之子良出昭常入見王
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爲之奈何昭常曰不可
與也萬乘者以地太爲萬乘今去東地五百里是
去戰國之半也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不
可臣故曰勿與常請守之昭常出景鯉入見王曰
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爲之奈何景鯉曰不可與
也雖然楚不能獨守王身出玉聲許萬乘之強齊
也而不與負不義於天下楚亦不能獨守臣請西
索救於秦景鯉出慎子入王以三大夫計告慎子
曰子良見寡人曰不可不與也與而復攻之常見

寡人曰不可與也常請守之鯉見寡人曰不可與
也雖然楚不能獨守也臣請索救於秦寡人誰用
於三子之計慎子對曰王皆用之王佛然作色曰
佛然何謂也慎子曰臣請効其說而王且見其誠
然也王發上柱國子良車五十乘而北獻地五百
里於齊發子良之明日遣昭常爲大司馬令往守
東地遣昭常之明日遣景鯉車五十乘西索救於
秦王曰善乃遣子良北獻地於齊遣子良之明日
立昭常爲大司馬使守東地又遣景鯉西索救於
秦子良至齊齊使人以甲受東地昭常應齊使曰
奇賞彙編 **卷四九** **天** **選史**
我典主東地典猶職且與死生地有則生悉五尺
至六十三十餘萬敵甲鈍兵願承下塵凡人相趨
亦有塵不敵齊王謂子良曰太夫來獻地今常守
與抗故言下亦齊王謂子良曰太夫來獻地今常守
之何如子良曰臣身受命敝邑之王是常矯也王
攻之齊王太興兵攻東地伐昭常未涉強秦以五
十萬臨齊右壤曰夫隘楚太子弗出不仁又欲奪
之東地五百里不義其縮甲則可縮甲不然則
願待戰齊王恐焉乃請子良南道楚西使秦解齊
患士卒不用東地復全虎謂此四臣皆國士也
能兼用之其最優乎方之書五臣其勇化與此書
三書懷王發而太子歸史記獨謂太子歸而王乃

楚又謂王述歸不達楚夫秦能劫之豈不能歸之孟嘗之逃先以計免猶危不脫楚王何以能逃可歎也楚王亡死太子在外野中必立王以絕秦望太子以齊之重歸義嗣也其誰敢干之於是王乃定齊策乃云忠王而走太子是則太子卒不衛立亦非也蓋鄒中立王時蘇子以此策于田文而語人以九可文不之用世猶載其語也

女阿詳謂蘇子曰秦柄楚王懷王見劫危太子者公

也今楚王歸以此書及史攻之王皆太子南歸楚

南公必危公不如令人謂太子曰蘇子知太子之

怨已也必且務不利太子太子不如善蘇子蘇子

必且為太子入矣入言其歸蘇子乃令人謂太子

太子復請善於蘇子許此亦無走

奇賞彙編 卷四十九 三 選史

長沙之難長沙荆州國懷二十九年秦大破楚楚太

子橫為質於齊楚王死薛公歸太子橫因與韓魏

之兵隨而攻東國太子懼本其初言之亦明昭蓋

曰不若令屈署以新東國為和於齊新守以動秦

秦恐齊之敗東國上言齊與兵攻而令行於天下

也必將救我太子曰善遂令屈署以東國為和於

齊此即子良之昭聞之懼令辛元作戎告楚

曰毋與齊東國吾與子出兵矣

有獻不死之藥於荆王者謂者操以入中射之士射

之也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怒使人殺

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謂者謂者

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謂者也且客

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之是死藥也王殺無

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王乃不殺能謂此設士乃

殺之以不能答之也於答是也有謂者曰可食

非謂汝可食也藥之能不死者乎人耳非能使刑

汝而問之是安得無罪也

齊以淖君之亂事補秦其後秦欲取齊與齊故使蘇

洳之楚洳國皆令任固之齊齊明謂楚王曰秦王

昭欲楚不若其欲齊之甚也其使洳來以示齊之

有楚以有楚之以資固於齊為在齊見楚見其必

奇賞彙編 卷四十九 三 選史

受固是楚補之聽洳也適為固驅以合齊秦也謂

資齊秦合非楚之利也且夫洳來必非固之所以

之齊之辭也洳之辭必厚楚而薄齊王不如令人

以洳之辭設固於齊則洳言厚齊者非實齊必以

欺已齊秦必不合齊秦不合則王重矣王欲收齊

以攻秦漢中可得也王即欲以秦攻補齊淮泗之

間亦可得也元在

莊辛楚謂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輩從鄢陵

君與壽陵君皆楚之寵幸臣也專淫逸侈靡

不顧國政矣襄王曰先生老悖乎悖背將以為楚

之間墜於公子之手夫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

寇塞之外棄王聞之顏色變作身體戰慄於是乃

以執珪而授之為陽陵君與淮北之地彪謂此策天下之善

規也襄王雖失之宋陽而收之秦輸故其

季平保境善鄰去為無事此策為有力焉

齊韓魏共攻燕燕惠七年書韓魏共攻燕

太子請救於楚楚王使景陽將而救之陽後至考烈六年猶

為將見史莽舍使左右司馬各營壁地壁軍已植表如

大以別景陽怒曰女所營者水皆至滅表滅猶沒也此欲

用其衆因此焉可以舍乃令徒明日入山山水大

出所營者水皆滅表軍吏乃服於是遂不救燕而

攻魏離丘離雍同屬陳留取之以與之宋宋時已為三國

懼乃罷兵魏軍其西齊軍其東楚軍欲還不可得

音賞彙編 卷四十九 三言 選史

也景陽乃開西和門晝以車騎暮以燭通使於魏

齊帥怪之以為燕楚與魏謀之乃引兵而去齊兵

已去魏失其與國無與共擊之楚乃夜遁楚師乃

還九在燕策

考烈王襄王于元年王五十二年己亥

唐唯元作止今見春申君黃歇曰齊人飾身修行得

為益益謂有然臣羞而不學也不避絕江河言雖險不

避行千餘里來竊慕大君之義大言高而善君之

業臣聞之貴諸懷雖五貞專諸諸吳人刺王于

而後而天下為勇西施衣褐衣褐和而天下稱美今

而後而天下為勇西施衣褐衣褐和而天下稱美今

君相萬乘之楚禦中國之難所欲者不成所求者

不得臣等少也夫梟暴之所以為能九作者招鬼

梟而卒呼五百注以散其佐之也散謂大一梟之

不如不勝五散獨善不亦明矣今君何不為天下

梟而令臣等為散乎

客說春申君曰湯以毫毫今武王以鎬元作鄩皆

不過百里以有天下今孫子荀天下賢人也君藉

之以百里之補勢時為臣竊以為不便於君何

如春申君曰善於是使人謝孫子孫子去之趙言

孫子春申死而貧困趙以為上卿客又說春申君

家蘭陵不言之趙趙以為上卿客又說春申君

音賞彙編 卷四十九 三言 選史

曰昔伊尹補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

齊魯弱而齊強夫賢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尊國

未嘗不榮也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何辭之春申

君又曰善於是使人請孫子於趙孫子為書謝曰

癘人憐王癘雖惡疾猶愈於此不茶之語也雖然

不可不審察也此為切試死亡之主言也夫人主

年少而矜材無法術以知姦則大臣主斷國專斷

私以禁誅於已也禁其私則恐人誅故弑賢長而

立幼弱廢正適而立不義春秋戒之曰楚王于圍

聘於鄭未出竟聞王病及問疾遂以冠纓絞王殺

之因自立也昭元年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

帥其君黨而攻莊公莊公請與分國崔杼不許欲

自刃於廟崔杼不許莊公走出踰於外牆射中其

股遂殺之而立其弟景公襄二十五年近代所見李充

用趙餓主父於沙丘百日而殺之淳齒用齊崔閔

王之筋推引懸於其廟梁宿夕而死夫癘雖癰腫

胞疾上比前世未至絞纓射股下比近代未至握

筋而餓死也夫劫弑死亡之主也心之憂勞形之

困苦必甚於癘矣由此觀之癘雖憐王可也肉爲

賦曰寶珍隋珠衛侯見大地傷券而食之地不知

佩兮裨衣與絲禮后服裨不知異兮問姝子奢姝

也舍即子莫知姝兮姝母求之姝母都又甚喜之

今以瞽爲明以聾爲聰以是爲非以吉爲凶嗚呼

上天曷惟其同言舉世詩曰上天其神無自瘵也

瘵病也言天理甚明如是者必有患禍謂春申

君之愚昏甚矣人惟不知賢故不能用豈有知之

以一人言去之又以一人言召之其特操安在也

荀卿絕之宜哉卿者有與趙孝成王論兵而史不

春中必無李園之禍此書蓋知之矣

虞卿史不書謂春申君曰臣聞之春秋於安思危危

則慮安今楚王春秋高矣而君之封地不可不早

定也爲王君慮封者莫如遠楚秦孝公封商君孝

公死而後王昭不免殺之秦惠王封冉子儀侯也

嬰子惠王死而後王奪之公孫鞅功臣也冉子親

姻也然而不免奪死者封近故也太公望封於齊

召公奭封於燕爲其遠王室矣今燕之罪大而趙

怨深趙自燕王喜以栗腹之謀伐趙起燕四年故

君不如北兵以德趙踐亂燕踐金以定身封此百

代之一時也君曰所道攻燕非齊則魏魏齊新怨

楚昭陽救楚軍雖欲攻燕將道何哉對曰請

令魏王可聽其道魏君曰何如對曰臣請到魏

而使所以信之爲所可通謂魏王曰夫楚亦強大

矣天下無敵乃且攻燕魏王曰鄉也子云天下無

敵今也子云乃且攻燕者何也對曰今謂馬多力

則有矣若曰勝千鈞則不然者鈞三何也夫千鈞

非馬之任也今謂楚强大則有矣若越趙魏而闢

兵於燕則豈楚之任也哉元作非楚之任而楚爲

之是敵楚也敵楚是强魏也其於王孰便也

或謂楚王曰臣聞從者欲合天下以朝大王臣願大

王聽之也燕昭末年用蘇代說復約從夫因諸爲

信謂謂懷會思有成會於患勇義之攝禍爲

福王劫死少爲多智者官之官尊榮夫報報之反報備

不可爲拒秦之將也

被僕謂手澤也使得爲君高鳴屈於梁乎
被去惡也
鍾巴之

梁庭謂世之懷材抱德之士陸沒於時若此則者不少而伯樂之不世有長鳴之無其時可不為之悼哉

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

衆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聞其

不宜子恐又無寵李園求事春申君爲舍人已而

謁歸故失期後於所還謁人謂春申君問狀狀

對曰齊王遣使王建求臣女弟與其使者飲故

失期春申君曰聘入乎對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

見乎曰可於是園乃進其女弟即幸於春申君知

其有身園乃與其女弟謀圖女弟承間說春申君

奇賞彙編卷四十九 卑遲史

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今君相楚王二十

餘年而王無子即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即楚王更

立王後彼亦各貴其所親君又安得長有寵乎非

徒然也君用事久多失禮於王兄弟兄弟誠立禍

且及身奈何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今妾自知有

身矣而人莫知妾之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

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賴天而有男則是君之子

爲王也楚國封內盡可得孰與其隔不測之罪

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園女弟謹舍而言之楚王

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爲太子以李園女弟

立爲王后楚王貴李園李園用事李園既入其女

弟爲王后子爲太子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養

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而國人頗有知之者春

申君相楚二十五年考烈王病朱英人謂春申君

曰世有無妄之福無妄言又有無妄之禍今君處

無妄之世以事無妄之主安不有無妄之人乎春

申君曰何謂無妄之禍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

名爲相國實楚王也五子皆相諸侯今王疾甚且

暮且崩太子衰弱疾而不起而君相少主國而代

立謂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即遂南

而稱孤不固而有楚國此所謂無妄之禍也春

申君曰何謂無妄之禍曰李園不治國言非王之

舅也不爲兵將而陰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崩李

園必先入據本議據言不移議制斷君命制斷

也東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無妄之禍也春申

君曰何謂無妄之人曰君先仕臣爲郎中君王崩

此章唯楚王更無楚王可此章唯楚王更無楚王可

其胃殺之此所謂無妄之人也春申君曰先生置

之勿復言也李園軟弱人也僕又善之又何至此

朱英恐乃亡去後十七日楚考烈王崩李園果先

人置死上止於棘門之內棘門之春申君後入止

棘門園死上夾刺春申君斬其頭拔之棘門外於

是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

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為楚幽王也是

歲秦始皇立九年嫪毐不韋所進以說如亦為

亂於秦不韋傳與太后私離生子二覺夷三族

而呂不韋廢彪謂春申君所以至於此猶寵而暗

歸相印而名其來之封不巳李氏女所陳者

商君之於惠文又如不可則杖策而去五湖

小人悲夫之禍勢必有此不可不戒也朱英之言

時臣之以人臣之義而以今自任雖多言亦何

奇賞彙編卷四十九 聖 運

史疾為韓使楚楚王問曰客何方所循方術曰治刻

子禦寇之言曰何貴曰貴正王曰正亦可為國乎

曰可王曰楚國多盜正可以禦盜乎曰可以以正

禦盜奈何頃間有鵠止於屋上者曰請問楚人謂

之何王曰謂之鵠謂之鳥可乎曰不可曰今王之

國有柱國令尹司馬典令皆楚其任官置吏必曰

廉潔勝任今盜賊公行而弗能禁也此鳥不為鳥

鵠不為鵠也

卷終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五十

戰國策

趙 凡六十三章

智伯伐范中行氏

智伯從韓魏以攻趙

張孟談固趙

豫讓始末

文侯借道攻中山

蘇秦始為合從

蘇秦為趙使秦

樂毅欲伐齊存燕

張儀為秦連橫

甘茂為秦約魏以攻韓

武靈平晝間居

王立周紹為傅

趙燕後胡服

王破原陽

魏敗楚于陘山

趙使仇赫之秦

謂趙合三晉

富丁機緩各謀趙

魏因富丁合秦

三國攻秦

腹擊爲室而鉅

蘇子說李兌

趙封孟嘗君

齊欲攻宋

齊將攻宋而秦楚禁

齊攻宋

五國伐秦無功

奇賞彙編 卷五十四 戰國策

選史

趙收天下以伐齊

秦攻趙

鄭同非見趙王

懷緩將使伏事

燕封榮盆高陽

田單問趙奢兵法

觸龍請長安君爲質

秦王謂公子他

秦趙戰于長平

秦破趙于長平

秦圍趙之邯鄲

信陵君救趙

秦取魏寧邑

趙使姚賈約韓魏

謂皮相國

謂皮相國曰魏殺呂遼

魏因平原君請從于趙

平原君謂馮忌

平原君謂平陽君

說張相國

奇賞彙編 卷五十四 戰國策

選史

建信君貴于趙

或謂建信君

成常謂建信君

希寫見建信君

魏尅謂建信君

秦攻趙

李伯爲代郡守

爲齊獻書趙王

趙使趙莊合從

翟章從梁來

馮忌爲楹陵若

馮忌請見趙王

客見趙王

秦召春平侯

文信侯出走

秦使王翦攻趙

奇賞彙編

卷五十五

戰國策

四

選史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五十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戰國策

趙

初分晉得趙國北有信都真定常山中山又得涿郡之高陽鄭州鄭東有廣平鉅鹿清河河間渤海之東平舒中邑文安束州成平章安河以北南至浮水繁陽內黃斥丘西有太原定襄雲中五原上黨

襄子

簡子子

智伯帥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氏滅之休數年使人請

地於韓韓康子欲勿與段規

韓人晉舊姓故魏亦有

諫曰不

可夫智伯之爲人也好利而鷙

鷙殺鳥也復來請

奇賞彙編

卷五十五

選史

地不與必加兵於韓矣君其與之彼狙

狙犬性又

將請地於他國他國不聽必鄉之以兵然則韓可

以免於患難而待事之變康子曰善使使者致萬

家之邑一於智伯智伯說又使人請地於魏魏桓

元作宣下同

子欲勿與趙葭

魏人亦諫曰彼請地於韓晉舊姓

韓與之請地於魏魏弗與則是魏內自強而外怒

智伯也然則其錯兵於魏必矣不如與之桓子曰

諾因使人致萬家之邑一於智伯智伯說又使人

之趙請蒯

元作蔡

皋狼之地

蔡非趙地皋狼屬西河

與智伯因陰結韓魏將以伐趙趙襄子召張孟談

而告之曰夫智伯之為人陽親而陰疎三使韓魏

而寡人弗與焉他日陰疎今則顯矣其移兵寡人必矣今吾

安居而可張孟談曰夫董閼安于簡子之才臣也

世治晉陽而君澤循之君澤趙臣其餘政教猶存

君其定居晉陽君曰諾襄子謂乃使延陵君元作王

臣不得將軍騎先之晉陽君因從之至行城郭案

府庫案按同視倉廩召張孟談曰吾城郭之完府

庫足用倉廩實矣無矢奈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

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垣墻也皆以荻蒿苦楚磨之

荻蒿苦楚蓋也楚則也以是為牆磨同其高至丈

餘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箇路音若

之勁不能過也君曰矢足矣吾銅少若何張孟談

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室皆以鍊銅為

柱質質礎也請發而用之則有餘銅矣君曰善號令

已定備守已具三國之兵乘晉陽城遂戰三月不

能拔因舒軍而圍之決晉水而灌之圍晉陽三年

城中巢居而處懸釜而炊財食將盡士卒病羸襄

子謂張孟談曰糧食匱財元作力盡士大夫病吾

不能守矣欲以城下謂將何如張孟談曰臣聞之

亡不能存危不能安則無為貴知士也君釋此計

勿復言也臣請見韓魏之君襄子曰諾張孟談於

是陰見韓魏之君曰臣聞唇亡則齒寒今智伯帥

二國之君伐趙趙將亡矣亡則二君為之次矣二

君曰我知其然夫智伯之為人羸中而少親羸粗

也我謀未遂而知則其禍必至為之奈何張孟談

曰謀出二君之口入臣之耳人莫之知也二君即

與張孟談陰約三軍與之期日夜日即遣入晉陽

張孟談以報襄子襄子再拜之張孟談因朝智伯

而出兵交使在其遇智過過一作果轅門之外

為門而智過入見智伯曰二主殆將有變君曰何

如智伯對曰臣遇張孟談於轅門之外其志矜其

行高智伯曰不然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三分其

地寡人所親之言親與必不欺也子釋之勿出於

口智過出見二主入說智伯曰二主色動而意變

必背君不如令殺之智伯曰兵著晉陽著言用三

年矣旦暮當拔而餐其利乃有他心不可子慎勿

復言智過曰不殺則遂親之智伯曰親之奈何智

過曰魏桓子之謀臣曰趙葭韓補康子之謀臣曰

段規二語皆非是皆能移其君之計君其與二君

約破趙則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如是則二主

之心可不變而君得其所欲矣智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可智過見君之不用也言之不聽出更其姓為輔氏遂去不見張孟談聞之入見襄子曰臣遇智過於樞門之外其視有疑臣之心入見智伯出更其姓今暮不擊必後之矣恐智伯以過之去襄子曰諾使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日夜期殺守堤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軍而禽智伯智伯身死國亡地分為天下笑此貪欲無厭也夫不聽智過亦所以亡也智氏盡滅唯輔氏存焉經謂段規之策智伯智過之察孟談皆如其在日中可謂明也矣此一時三晉智氏皆有士天下之重寶乎雖然水晉陽城之不沈者三版於此時使智伯殺韓魏之君亦難聽矣其欲其分封二子足豈不可為與智伯唯沒於利故昏於智故孟子之說

智伯從韓魏兵二國兵以攻趙閼晉陽而水之城之元作不沈者三板郤疵晉謂智伯曰韓魏之君必反矣智伯曰何以知之郤疵曰以其人事知之夫從韓魏之君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今城不沒者三板白寵生肅人馬

國傳
多而
八分
之則
本

相食城降有日而韓魏之君無喜志而有憂色是非反如何也明日智伯以告韓魏之君曰郤疵言君之且反也韓魏之君曰夫勝趙而三分其地城今且將拔矣夫二元作家雖愚不棄美利於前背信盟之約而為危難不可成之事其勢可見也是疵為趙計矣使君疑二主之心亦非當時語而解於攻趙也解今君聽讒臣之言而離二主之交為君惜之趙而出郤疵謂智伯曰君又何以疵言告韓魏之君為智伯曰子安知之對曰韓魏之君視疵端而趙疾視端畏之趙疾避之必疵要之與見智伯而辭也郤疵知其言之不聽請使於齊智伯遣之韓魏之君果反矣疵謂智伯至是賊於得而不顧其禍始天奪其反也張孟談既固趙宗廟封疆發五霸元作百下同伯業乃稱簡之塗稱者舉其說也此以告襄子曰昔者前國地君之御國地猶武安之類有之曰五霸之所以致天下者約約者主勢能制臣約者主勢能制臣約者主勢能制臣能制主故貴為列侯者不令在相位自將軍以上不為近大夫今臣之名顯而身尊權重而眾服臣願損功名去權勢以離眾襄子恨然曰何哉吾聞

奇賞彙編

卷五

太選史

輔主者名顯功大者身尊任國者權重信忠在已而衆服焉此先聖之所以集國家安社稷乎子何爲然張孟談對曰君之所言成功之美也臣之所謂持國之道也臣觀成事間往古天下之美同而相城臣主之權均之能美未之有也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君若弗圖則臣力不足愴然有決色雖欲決去而猶愴然明襄子許之因三日使人謂之曰晉陽之政臣下不使者上何如對曰死僂僂張孟談曰左司馬見使於國家安社稷不避其死以成其忠君其行之效當用也君曰子從事乃許之使談自從其所欲之事以張孟談此著書者便厚以便名其重損各所以安其地釋事以去權尊而耕於負親之丘故曰賢人之行明主之政也耕三年韓魏齊楚負親以謀趙今昔之襲子往見張孟談而告之曰昔者智氏之地趙氏分則多十城復來地多自與韓魏言以爲而今諸侯謀我爲之奈何張孟談曰君其負劍而御臣以之國舍臣於廟授吏大夫授談之吏以爲太臣試計之君曰諾張孟談乃行其妻之楚長子之韓次子之魏

奇賞彙編

卷五

太選史

少子之齊四國疑而謀敗分適四國故四國更相疑以爲厚趙也彪謂孟談有道之士也國有危難不顧萬死出入行陣以就其謀功成非則委而去之已去而復出以銷國家之難非有道孰能出處語默若是其裕哉范蠡始終之際賢矣方之孟談猶一問也晉畢陽之孫豫讓始事范中行氏而不說去而就智伯智伯寵之及三晉分智氏趙襄子最怨智伯而將其頭以爲飲器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爲知己者死女爲說已者容容修其吾其報智氏之讎矣乃變姓名爲刑人入宮塗廁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者則豫讓也乃其扞集前牙鋒謂之鋒刃曰欲爲智伯報讎左右欲殺之趙襄子曰彼義士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已死無後而其臣至爲報讎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之豫讓又漆身爲厲滅髮去眉自刑以變其容爲乞人而往乞其妻不識曰狀貌不似吾夫其音何類吾夫之甚也又吞炭爲啞變其音其友謂之曰子之道甚難而無功謂子有志則然矣謂子智則否以子之才而善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子之得近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豫讓乃笑而應之曰是爲先知報後知爲故君賊新君大亂君臣之義者無此

矣吾所謂爲此者以明君臣之義非從易也且夫
委質而事人而求弑之是懷二心以事君也吾所
爲難亦將以愧天下後世人臣懷二心者居頃之
襄子當出豫讓伏所過橋下襄子至橋而馬驚襄
子曰此必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於是趙襄子
而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滅范中
行氏而子不爲報讎反委質事智伯智伯已死子
獨何爲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補
中行氏以衆人遇臣臣故衆人報之智伯以國士
遇臣國士名蓋臣故國士報之爲國士所襄子乃

奇賞彙編

卷五十

九選史

喟然嘆泣曰嗟乎豫子衍子之爲智伯名既成矣
寡人舍子亦已足矣子自爲計寡人不舍子使兵
環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
以成名君前已寬舍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
之事臣故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雖死不恨
非所望也言有此必敢布腹心於是襄子義之乃
使使者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呼天擊之曰
而可以報智伯矣呼而自遂伏劍而死死之日趙國
之士聞之皆爲涕泣刺客傳有彪謂襄子豫子
能厲天下後世之爲臣使他人爲之必一失於此
矣或以其無成事爲空自苦夫壯士能行其志

已國不滅則命焉何以必之哉智伯有如此
臣以國士遇之而不免於亡殆與郭若善善爲華
與者

烈侯襄子孫元年

魏文侯借道於趙攻中山魏十七年趙侯將不許趙

利曰過矣魏攻中山而不能取則魏必罷罷音罷則

趙重魏拔中山必不能越趙而有中山矣是用兵

者魏也而得地者趙也君不如許之許之大勸彼

將知趙利之也必輟君不如借之道而示之不得

已

肅侯成侯子元年

奇賞彙編

卷五十

九選史

蘇秦從燕之趙此十年始合從說趙王曰天下之卿相

人臣乃至布衣之士莫不高賢大王之行義皆願

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妬秦傳言

其弟成爲相號奉陽君妬賢也大王不得任事是以外賓客疏

也游談之士無敢盡忠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

禮婦人死曰捐大王乃今然後得與士民相親臣

故敢進其愚忠爲大王計莫若安民無事請無庸

有爲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與諸擇交而得則民

安擇交不得則民終身不得安終趙請言外患齊

秦爲兩敵爲趙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

安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其苦言斷絕人之交蓋然願大王慎無出於口也請屏左右曰言所以異陰陽而已矣陰陽地齊必致海隅魚鹽之地楚必致橘柚雲夢之地韓魏皆可使致封地封地湯沐之邑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効實實如種五霸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殺而爭也今大王垂拱而兩有之是臣之所以爲大王願也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奇賞彙編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効宜陽皆以地宜陽効則上郡絕并州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熟計也夫秦下軹道秦紀注亭則南陽動修武劫韓包周則趙自銷鑠據衛取淇則齊必入朝秦欲已得行於山東則必舉甲而向趙秦甲涉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如趙強趙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且秦之所畏害於天下

者莫如趙言秦於天下然而秦不敢舉兵甲而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則不然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稍蠶食之傳之國都而止矣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隔禍必中於趙矣猶射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一夫有田百畝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卒不過三千人車不過三百乘而爲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國之強弱內度其士卒之衆寡賢與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節節節固已見於胷中矣豈掩於衆人之言掩猶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并力爲一西面而攻秦秦補破必矣今補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言之哉夫橫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與秦成與秦成則高臺榭補美宮室聽竽笙琴瑟之音察五味之和前有軒轅補後有長庭美人巧笑卒有秦患卒而不與其憂是

故橫人日夜務以秦惟恐喝元作諸侯以求割地

願大王之熟計之也臣聞明王絕疑去讒屏流言

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強兵之計臣得陳

忠於前矣故竊爲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

六國從親以償畔秦令天下之將相相與會於涇

水之上通質刑白馬以盟之約曰秦攻楚齊魏各

出銳師以佐之韓絕食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

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以佐之趙涉

河漳燕守雲中并州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

皐魏塞午道并州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

青賞彙編 卷五十 主選史

有山名于午道南北直相當此則北山是午南山

是午共爲午午道詳此則午道秦南道也塞之使

不得通秦所趙涉河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

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出銳

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

外齊涉渤海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先背約者

五國共伐之六國從親以償秦償元作償無異義

秦必不敢出兵於函谷關以害山東矣如是則霸

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莅國之日淺未嘗得聞

社稷之長計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

以國從乃封蘇秦爲武安君師東百乘黃金千鎰

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秦傳有在諸侯

之心亦其勢也夫秦有吞天下之心不盡不止諸

侯皆病之而欲償之此其心也同舟遇風胡越之

相救如手足於其頭目此其勢也天下之心行

從也順也其所不可者諸侯之心不一大其心不

一者非明計智策也或見小利而相侵或修小怨

而相伐或眩於名實而爲橫人之所恐喝此張儀

所以投隙而趙使諸侯之智少靈於連縱則秦人

自保之不給安能圖併吞之舉耶儀謂秦地形勢

威仁義之澤舉無與於興亡之數乎雖然一從一

橫皆一偏之論有王者作則從橫皆廢而天下定

於此時也

蘇秦爲趙王使於秦本傳反三日不得見謂趙王曰

秦乃曙過柱山蓋砥有兩木焉一蓋呼侶招其一

青賞彙編 卷五十 主選史

蓋哭問其故對曰吾已大矣年已長矣吾苦夫匠

人且以繩墨案規矩刻鏤我一蓋曰此非吾所苦

也是故吾事也分吾所苦夫鐵鉗元作鉗然自

入鉗鉗言鐵之利苦鉗則而出夫人者人謂木屑自

今臣使於秦而三日不見無有爲元作臣爲鐵鉗

者乎無有言得

齊破燕武靈王趙欲存之樂毅謂趙王曰今

無約而攻齊齊必讎趙不約與國而獨攻齊故齊

分不如請以河東易燕地於齊齊破燕所得地近

趙有河北齊有河東此二燕趙必不爭矣是二國

親也以河東之地強齊齊得河以燕以趙輔之

與之易地天下憎之害其必皆事王以伐齊是因

天下以破齊也王曰善乃以河東易齊楚魏憎之

令淖滑惠施之趙請伐齊而存燕

張儀為秦連橫說趙王曰敝邑秦王惠使臣敢獻書

於大王御史周宗伯楊官秦因之而趙大王收率

天下以償秦秦兵不敢出元作函谷關十五年矣

大王之威行於天下山東敝邑恐懼備伏繕甲厲

兵節車騎雷馳射力田積粟守四封之內愁居備

奇賞策編卷五十南選史

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高紀注督今

秦以大王之力因畏趙而西舉巴蜀并漢中東收

兩周而西遷九鼎史不守白馬之津秦雖僻遠然

而心忿憤忿亦含怒之日久矣今寡元作君有敝

元作甲鈍兵軍於澠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迎戰

邯鄲之下願以甲子之日合戰以正殷紂之事敬

使臣先以聞於左右凡大王之所信以為從者恃

蘇秦之計秦補熒惑諸侯炎火光以是為非以非

為是欲反覆齊國而不能自令車裂於齊之市夫

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與秦為昆弟之國而

韓魏稱為東藩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

夫斷右臂而求與人關失其黨而孤居求欲無危

豈可得哉今秦發三將軍一軍塞午道告齊使與

師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於成皐歐韓魏

同歐驅而軍於河外一軍軍於澠池約曰四國為一

以攻趙破趙而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

以聞於左右臣元作為大王計莫如與秦遇於

澠池面相見而身相結也臣請案兵無攻願大王

之定計趙王曰先王之時奉陽君相專權擅勢蔽

晦先王獨制官事寡人官居屬於師傅不得與國

奇賞策編卷五十主選史

謀先王棄群臣寡人年少奉祠祭之日淺私心固

竊疑焉以為一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也乃且願

變心易慮割地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趨行促

同而適聞使者之明詔於是乃以車二百乘入朝

澠池剖河間以事秦傳在楚韓齊後蓋此十五六

使秦得諸侯力足以制趙不告趙也告之者是力

不足也此時諸侯或於趙人之說皆辭出親從心

不與也此時諸侯或於趙人之說皆辭出親從心

儀得以解其恐聞之說加之數年如許趙六

甘茂為秦約魏以攻韓宜陽秦武王三年又北之趙

令向謂強國趙人曰不如令趙拘甘茂勿出以與齊

韓秦市齊王閔欲求救宜陽必効縣狐氏韓欲

存宜陽必以路涉地端氏東趙秦王武欲得

宜陽不愛名寶寶之名世者秦韓之賂欲拘且拘

茂也且以置公孫赫赫里疾則不還秦

武靈王平晝無事之日問居肥義趙相也徐侍坐曰

王慮世事之變權甲兵之用廢念簡襄之迹計

胡狄之利王曰嗣立不忘先德君之道也錯質務

明主之長錯猶臣之論也是以賢君靜而有道民

便事之教動而補有明古先世之功高先爲人臣

奇賞彙編卷五十一者窮有弟長辭讓之節弟順通有補民益主之業

此兩者君臣之分也今吾欲繼襄王之業啓胡翟

之鄉而卒世不見也卒世猶舉世言敵弱者與敵

謂胡用力少而功多可以無盡百姓之勞而享往

古之勲夫有高世之功者必負遺俗之累不與俗

遺有獨智之慮者必被庶人之恐所謂黎今吾將

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矣肥義曰臣

聞之疑事無功疑行無名今王卽定負遺俗之慮

定言自定於始毋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

心不爲俗移始毋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

稱欲以服人而禹祖入裸國非中國非以養欲而

樂志也欲以論德而要功也愚者暗於成事智者

見於未萌王其遂行之王曰寡人非疑胡服也吾

恐天下笑之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之笑賢者

戚焉俗以此異趣知世有順我者則胡服之功未可

知也雖驅世以笑我胡服中山我必有之王遂胡

服使王孫繆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且將以朝亦

欲叔之服之也家聽於親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

也子不反親臣不逆主先王之通誼也今寡人作

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夫制國有常

奇賞彙編卷五十一而利民爲本從政有經而令行爲上故明德在於

論賤行政在於信貴信仲同所謂今胡服之意非

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出功有所止止事成

功立然後德可見也今寡人恐叔逆從政之經以

輔公叔之議與之論此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

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寡人願慕公叔之義以

成胡服之功使繆謁之叔請服焉公子成再拜曰

臣固聞王之胡服也不佞寢疾不能趨走是以不

先進王今命之臣固敢竭其愚忠臣聞之中國者

聰明睿智之所居也萬物財貨之所聚也聖賢之

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
技藝之所試也異出類敏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
之所義行也以中國為今王釋此而襲遠方之服
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學者離中國臣
頌大王圖之使者報王王曰吾固聞叔之病也即
之公叔成家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
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觀其鄉而順宜因其事而
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被髮立身錯臂左
衽以兩臂交錯而跪越之民也即漢東黑齒雕題
史注以草染齒為黑雕題黑齒大船以其
者刻其肌以青丹塗之鯁冠林縫鯁冠林縫皮為冠休蔡
奇賞彙編 卷五十 太選史

之境西有樓煩秦韓之邊而無騎射之備故寡人
且聚舟楫之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變
服騎射以備燕元作秦胡樓煩秦韓之邊言秦韓
地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不塞者志而
襄主兼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之所明也先時
中山負齊之強兵侵掠吾地係累吾民累累引水
圍鄣屬常非社稷之神靈即鄣幾不守先王忿之
其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服近可以備上黨之形
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也順中國之俗以逆簡
襄之意惡襲服之名而忘國事之耻非寡人所望
於子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議敢
道世俗之聞今欲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
敢不聽令再拜乃賜胡服趙文進諫曰農夫勞力
補而君子養焉政之經也愚者陳意而智者論焉
教之道也臣無隱忠君無蔽言蔽猶國之祿也猶
福臣雖愚願竭其忠王曰慮無變擾言能定慮則
忠無過罪過者罪子其言乎趙文曰當世輔俗當
順古之道也衣服有常禮之制也循元作法無愆
民之職也三者先聖之所以教今君釋此而襲遠
方之俗變古之教易古之道故臣願王之圖之王

曰卿言世俗之間不能出俗常民溺於習俗學者沈於所聞此兩者所以成官而順政也非所以觀遠而論始也自今胡服且夫三代不同服而王五霸不同教而政行於下智者作教而愚者制焉賢者議俗不肖者拘焉夫制於服之民不足與論心拘於俗之衆不足與致意故勢與俗化而禮與變俱聖人之道也承教而動循法無私不敢用民之職也知學之人能與聞遷有所聞則達於禮之變能與時化故爲已者不待人制今者不法古子其釋之趙造諫曰隱忠不竭奸之屬也以私誣國賤之類也賤謂犯奸者身死賤國者族宗族滅有元此兩者先王之明刑臣下之大罪也臣雖愚願盡其忠無通其死王曰竭意不讓忠也上無蔽言明也忠不辟危明不距人子其言乎趙造曰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俗而動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據俗而動者依察猶慮徑而易見也徑以步道今王易初不循俗胡服不顧世非所以教民而成禮也且服奇者志滯俗僻者亂民是以莅國者不襲奇僻之服中國不近蠻夷之行非所以教民而成禮者也且循法無過修禮無邪臣願

王之圖之王曰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處義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觀時而制法因事而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世不一其道施禮便國不必法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而志滯是鄒魯無奇行也鄒魯國言二國雖無俗僻而民易是吳越無俊民也是以聖人利身之謂服便事之謂教進退之謂節衣服之謂制所以齊常民非所以論賢者也此謂以故聖與俗流言其賢與變俱諺曰以書爲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故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其勿反也趙記十九年有無二趙諫詞趙謂拓地開邊而非有國之所先也不得已而有接鄰之事嚴兵而已兵嚴而士用命雖不胡服其無成功如其不然雖易服變古何故於敗哉孟子曰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爲也武靈之志欲得中山胡地而已達舉國而夷之矣其不權於輕重大小之差也且其言亂舊政者也何足取哉而史無譏故備論之

王立周紹爲傅曰寡人始行縣過番吾當子爲子之時踐石以上者踐石謂能騎乘者禮皆道子之孝故寡人問子以璧問以禮遺子以酒食而求見子

子謁病而辭人有言子者曰父之孝子君之忠臣也故寡人以子之智慮為辯足以道人危足以持難危言自危忠可以為意寫信信可以遠期不期而諺元作云服難以勇治亂以智事之計也立傳以行教少以學義之經也循計之事先計而伏元失而不補累訪議之行窮而不憂窮言盡故寡人欲子之胡服以傳王子元作周紹曰王失論矣非賤臣所敢任也王曰選子莫若父論臣莫若君君寡人也周紹曰立傳之道六王曰六者何也周紹曰智慮不踈達於變身行寬惠達於禮威嚴不足

奇賞彙編 卷五十

以易於位傳位而行不重利不足以變其心恭於教而不快快謂和於下而不危六者傳之才而臣無一焉隱中不謁隱中不謁隱中不謁臣之罪也傳命僕官傳附同此以煩有司吏之耻也王請更論王曰知此六者所以使子周紹曰乃國未通於王之補胡服雖然臣王之臣也而王重命之臣敢不聽令乎再拜賜胡服王曰寡人以王子為子任欲子之厚愛之無所見醜御道之以行義勿令渴苦於學渴苦於學以無導之者故也事君者順其意不逆其志事先者先明其高不倍其孤故有臣可

命其國之祿也子能行是所補以事寡人者畢矣書云去邪勿疑任賢勿貳禹寡人與子不用人矣遂賜周紹胡服衣冠具帶帶飾之備黃金師比詳未蓋宋章上兩訓武靈王具帶細細而朝以傳王子趙燕後胡服於衆王令讓之曰事主之行竭意盡力微諫而不譁譁應對而不怨不逆上以自伐不立私以為名子道順而不拂臣行讓而不爭子用私道者家必亂臣用私義者國必危反親以為行慈父不子逆主以自成惠主不臣也惠猶寡人胡服子獨弗服逆主罪莫大焉以從政為累政胡服以

奇賞彙編 卷五十

逆主為高行私莫大焉故寡人恐親犯刑戮之罪燕公族也以明有司之法趙燕再拜稽首曰前吏命胡服前施及賤臣臣以失令過期更不用侵辱教更謂及受辱則也言已宜王之惠也臣敬循衣服以待今日令善

王破原陽屬雲以為騎邑於此牛贊趙進諫曰國有固籍籍猶令甲兵有常經變籍則亂失經則弱今王破原陽以為騎邑是變籍而棄經也且習其兵者輕其敵習於敵人之兵便其用者此言本其難今民便其用而王變之是損君而弱國也故

利不百者不變俗功不什者不易器今王破卒散

兵以奉騎射臣恐其攻獲之利不如所失之費也

王曰古今異利遠近易用易人陰陽不同道四時

不一宜故賢人觀時而不觀於時時時俗也視俗

窺制兵而不制於兵子知官府之籍不知器械之

利知甲兵之用不知陰陽之宜趙胡之南陽也

非其故兵不當於用何兵之不可易教不便於事

何俗之不可變昔者先君襄王與代交地交地城

境封之藥城境上名曰無窮之門所以詔昭作後

而期遠也今重甲循兵趙甲字不若新甲不可以

奇賞彙編 卷五十 吾選史

踰險仁義道德不可以來朝此言吾聞信不棄功

智不遺時今子以官府之籍亂寡人之事非子所

知牛贊再拜稽首曰臣敢不聽令乎至遂胡服率

騎入胡出於遺遺之門此門義取胡踰九限之固

絕五徑之險至胡中辟地千里

魏敗楚於陘山禽唐明楚威十一年魏敗我陘山時

韓魏攻楚敗唐明此楚王懼令昭應奉太子以

委和於薛公懷十九年使主父欲敗之乃結秦

連楚宋之交今仇赫元作赫相宋樓緩相秦楚王

合元作趙宋楚與二齊之和平敗楚得一國

與齊

趙使仇元作仇赫元作赫之秦請相魏冉宋突齊人謂

仇赫曰秦不聽樓緩必怨公秦時已公不若陰辭

樓子辭告之也請無急秦王昭王言為緩秦王見趙之

相魏冉之不急且不聽公言也公謂是事而不成

以德樓子事成以史補魏冉固德公矣懷侯傳有

年此二

謂趙王曰三晉合而秦弱三晉離而秦強此天下之

所明也秦之有燕而伐趙有趙而伐燕有梁而伐

趙有趙而伐梁有楚而伐韓有韓而伐楚此天下

奇賞彙編 卷五十 吾選史

之所明見也然山東不能易其路言易情秦之兵

弱也弱而不能相一是何秦元作之智山東之愚

也是臣所為山東之憂也虎將即禽走獸禽不知

虎之即已也而相鬪兩罷而歸其死於虎故使禽

知虎之即已決不相鬪矣今山東之主不知秦之

即已也而尚相鬪兩敵而歸其國於秦智不如禽

遠矣願王熟慮之也今事有可急者秦之欲伐韓

梁東闕於周室甚惟寡忘元作之今南攻楚者惡

三晉之大合也合合楚也楚強晉弱先攻今攻楚

休而復之休罷兵已五年矣

奇賞彙編 卷五十

地千餘里今謂楚王援荷來舉玉趾而見寡人必與楚為兄弟之國楚懷王三十年秦昭亦然此二十七年必為楚攻韓梁反楚之故地楚王美秦之語怒韓梁之不救已必入於秦秦補有謀故發元使之趙以燕餌趙言欲與而離三晉趙魏時不合秦而今王美秦之言而欲攻燕攻燕食未飽而禍已及矣楚王入秦秦楚為一東面而攻韓韓南無楚北無趙美秦反之說故不換韓亦韓不待伐割挈馬兒而西走地離三晉之策也韓秦與韓為上交秦禍安移於梁矣禍兵疾於馬兒秦秦與韓為上交秦禍安移於梁矣禍兵不勞以秦之強有楚韓之用梁不待伐割挈奇賞彙編 卷五十

馬兒而西走秦與梁為上交秦禍案環中趙矣同故苟卿書多川案字此言秦視趙在其度內如物在環中環中一作移於字可也以強秦之有韓梁楚與燕之怒秦有三國趙之割必深矣秦割國之舉此國謂趙臣之所為來臣故曰事有可急為者及楚王之未入也三晉相親相堅堅其出銳師以成韓梁西邊楚王聞之必不入秦秦必怒而循攻楚補是秦禍不離楚也便於三晉若楚王入秦秦補見三晉之大合而堅也必不出楚王楚其即多割楚求是秦禍不離楚也有利於三晉願王之熟計之也急重言急趙王因起兵南伐

奇賞彙編 卷五十

山戎以近秦伐元韓梁之西元邊秦見三晉之堅也果不出楚王行而多求地處謂從構善於此者也趙少嘗之其効已見是以知張儀之可折也然其効不大見於後則其諸侯之不一也是謂之不智也呼惜哉富丁趙欲以趙合齊魏樓緩欲以趙合秦楚富丁恐主父之聽樓緩而合秦楚也司馬淺趙為富丁謂主父曰不如以順齊齊本欲伐秦今順之難固秦楚必合而攻韓魏得取其鄰也韓魏告急於齊齊不欲伐秦上言順齊伐秦此又言齊不欲必以趙為辭以趙不順齊則不補伐秦者趙也韓魏必怨趙齊之兵不西不伐韓必聽秦違齊長秦違齊而就韓秦親兵不歸於趙矣今我順而齊不西韓魏必絕齊絕齊則皆事我且我順齊齊無不元西日者言昔樓緩坐魏時欲離齊魏三月不能散齊魏之交言二國本親今我順而齊魏果西是罷齊敝秦也罷秦趙必為天下重國主父曰我與三國攻秦韓魏齊是俱敝也曰不然我約三國而告之字秦以未構元中山也此言可以少出兵也此中山聽之是我以三國元中山而取地也

魏因富丁且合於秦丁本欲以趙合齊魏今魏趙恐
請効地於魏而聽薛公文時合教子欬武趙人
謂李兌曰趙畏橫之合也言橫故欲効地於魏
而聽薛公公不如令主父以地資周最而請相之
於魏周最以天下厚秦者也今相魏魏秦必虛矣
齊齊而舍之相魏秦必惡之齊魏雖勁無秦不能
傷趙魏王聽是輕齊也秦魏雖勁無齊
不能得趙此利於趙而便於周最也
惠文王武靈王十一年癸亥
三國攻秦魏秦二十一年與齊趙攻中山取扶柳屬
五年以擅呼沱擅言周齊人戎郭宋突難齊人
謂仇赫元作曰不如盡歸中山之新地元作地武
此謂扶柳中山案此言於齊齊人曰四國趙與將
假道於衛以過章子之路地缺蓋章子齊聞此必
効鼓鼓鼓里是也
腹擊它國人爲室而鉅刑敢楚人言之主謂腹子曰

何故爲室之鉅也腹擊曰臣羈旅也爵高而祿輕
宮室小而帑不衆帑金幣王雖信臣百姓皆曰國
有大事擊必不爲用今擊之鉅官將以取信於百
姓也主君曰善此曰主曰王君主父故在
蘇子元作秦說李兌曰維陽乘軒車蘇某元作家貧
親老無罷車駕馬罷疲同猶故桑輪蓬篚元作
勝負書擔囊觸塵埃蒙霜露越河漳元作足重繭
天下之事李兌曰先生以鬼之言見我則可若以
人事兌盡知之矣蘇子對曰臣固以鬼之言見君
非以人之言也李兌見之蘇子曰今日臣之來也
暮後郭門門開後至不藉席無所得藉謂寄宿人
田中傍有大叢夜半上梗與木梗水爲類也鬪
曰汝不如我我者乃土也使逢疾風淋雨淋言
物壞沮乃復歸土今汝非水之根則木之枝耳
汝逢疾風淋雨漂入漳河東流至海汜濫無所止
臣竊以爲主梗勝也此喻不切於兌之事今君殺
主父而族之殺在四年言族君之立於天下危於
累卵君聽臣計則生不聽臣計則死李兌曰先生
就舍明日復來見兌也蘇子出李兌舍人謂李兌

曰臣竊觀君與蘇公談也其辯過君其博過君君能聽蘇公之計乎李兌曰不能舍人曰君即不能願君堅塞兩耳無聽其談也明日復見終日談而去舍人出送蘇君蘇子謂舍人曰昨日我談粗而君動今日精而君不動何也舍人曰先生之計大而規高吾君不能用也乃我請君堅塞兩耳無聽談者雖然先生明日復來吾請資先生厚用言使而用明日來抵掌而談李兌送蘇子明月之珠宜厚訓注暗和氏之璧下和所藏楚文王者黑貂之裘黃金百鎰元從蘇子得以爲用西入於秦

奇賞彙編

卷五十

手選史

趙王封孟嘗君以武城屬清河卽下東武城北當田文奔薛後孟嘗君

擇舍人以爲武城吏而遺之曰鄙語豈不曰借車

者馳之借車與本固將馳且被也今借衣者被之云然蓋常常馳而弗愛也

哉皆對曰有之孟嘗君曰文甚不取也夫所借衣

車者非親友則兄弟也夫馳親友之車被兄弟之

衣文以爲不可今趙王不知文不肖而封之以武

城願大夫之往也毋伐樹木毋發屋室皆然使趙

王悟而知文嘗不思稱意也言其不期得謹使遣

之可全而歸之

齊欲攻宋閔三十八年秦令起賈人姓禁之齊乃援

元作 趙以伐宋以趙秦王昭怒屬怨於趙李兌約

五國以伐秦韓趙魏燕齊也史無功留天下之兵

於成皐而陰講從昔於秦又欲與秦攻魏以解

其怨解秦而取封焉非封地魏王昭不說之齊

人補謂齊王曰臣爲足下謂魏王曰三晉皆有秦

患今之攻秦也爲趙也本以秦屬五國伐趙此設

言趙初約伐秦今乃與秦趙必亡矣齊逐李兌

請若同伐趙趙則李兌必死今之伐秦也以救李之死

也今趙留天下之甲於成皐而陰鬻之於秦已講

則令秦攻魏以成其私封王之事趙也何得矣且

奇賞彙編

卷五十

手選史

王嘗濟於漳而身朝於邯鄲抱陰成成屬涿郡又

有武城鉅平負葛葛壁又葛城在高陽屬涿郡爲

趙蔽而趙無爲王行也今又以河陽屬河姑密屬

同魯十縣封其子子兌而乃令秦攻王以便取陰人

比然而後知賢不言人必以類如王今者若用

所以事趙之半收齊天下有敢謀王者乎王之事

齊也無入朝之辱無割地之費齊爲王之故虛國

於燕趙之前虛國謂出兵用兵於二千里之外故攻城

野戰未嘗不爲王先被矢石也得二都割河東盡

効之於王自是之後秦攻魏齊未嘗不歲至於王

之境也請問王之所以報齊者可乎韓珉元作州從韓策
同處於趙張下昔齊人去齊三千里王以此疑
齊張處趙趙則有謂魏曰有秦陰於秦以趙齊謀
今王又挾故薛公以爲相史補文去齊如魏在
也則其如魏以齊王韓徐徐以爲上交尊虞商
以爲大客齊人之王願固可以反疑於齊乎
明齊之所不善失於魏王聽此言也甚誦此下此
其說魏之其欲事王元作也甚循其怨於趙言其事
又順也臣願王之亟元作聞魏與魏而無庸見惡
也臣請爲王推其怨於趙魏魏移願王之陰重
奇賞彙編 卷五十 王選史
趙而無使秦之見王之重趙也秦見之且亦重
趙天下得趙則強使秦知齊齊秦交重趙臣必見
燕與韓魏亦且重趙也皆且無敢與趙治治猶三
國事趙趙從親以合於秦必爲王高矣言趙居臣
故欲王之徧切天下而皆私甘之也私則所謂無
王使臣以韓魏與燕切趙使丹也甘之人名
以趙切韓魏甘之切使臣也甘之以三晉切秦
使順也甘之以天下切楚使珉也甘之則天下皆
偏秦以事王自以見偏於秦也秦於天下有而不
敢相私也交定而後王擇焉此章亦可爲

齊將攻宋而秦楚禁之齊因欲與趙趙不聽齊乃令
公孫衍說李兌以攻宋而定封焉李兌乃謂齊王
曰臣之所以堅三晉以攻秦者非以爲齊得利
秦之毀也不毀秦欲以使攻宋也而宋置太子
以爲王下親其上而守堅臣是以欲足下之速歸
休士民也今太子走諸害太子者皆有死心太子
父走史不書太子爲太子矣而走必王
之黨逐之故太子之人以死報之若復攻之其
國必有亂而太子在外此亦舉宋之時也已臣爲
足下使公孫衍說奉陽君蘇秦從時已言奉陽君
子曰君之身老矣封不可不早定也爲君慮封
奇賞彙編 卷五十 王選史
莫若於宋他國莫可夫秦人貪韓魏危近秦燕楚
僻元作中山之地薄莫如於陰失今之時不可復
得已宋之罪重齊之怨深殘亂宋德元作大齊定
身封此百代一時也已奉陽君甚貪元作之唯得
大封齊無大異言奉陽君得陰以封臣願足
下之大發攻宋之舉而無庸致兵以觀奉陽君之
應足下也縣陰以甘之許之而宋循有燕以臨之
循言與燕順陰制也而臣待忠之封循言也王
不從甘之必或制之而臣待忠之封循言也王
許之封而事必大成臣又願足下有地効於襄安
君蓋趙以資臣也足下果殘宋此兩地之時也

齊又得宋足下何愛焉若足下不得志於宋與國何敢
望也與國趙也言卒陽足下以此資臣也臣循燕
觀趙觀言其則足下擊潰而決天下矣蓋猶其制

齊攻宋奉陽君不欲客謂奉陽君曰君之春秋高矣

而封地不定不可不熟圖也秦之貪韓魏危燕元

楚僻元作正蓋僻四聲中山之地薄宋罪重齊

怒深殘伐亂宋定身封德強齊此百代之一時也

五國伐秦無功罷於成皐趙欲講元從才從於秦楚

與韓魏將應之齊弗欲蘇代謂齊王曰臣已為

齊策彙編 卷五十五 孟選史

足下見奉陽君矣臣謂奉陽君曰天下散而爭秦

爭一作事秦必據宋魏冉必妬君之有陰也秦王

貪魏冉妬則陰不可得已矣君無講齊必攻宋齊

攻宋則楚必攻宋魏必攻宋燕趙取之五國據宋

不至一二月陰必得矣得陰而講秦雖有變君無

患矣趙非不可以與秦講而不可獨講獨講則示

國為一也若不得已而必講以無講故云則願五

國復堅約同伐秦也先伐五國願得趙時趙

足下雄飛雄者衆與韓氏大吏東勉元作齊王必

無名禁補珉也元作哭下同前齊嘗使韓珉與趙

之諸國必無辭使臣守約若與國秦本非與今講

有倍約者倍逆以四國攻之無倍約者而秦侵約

五國復堅而償元作之今韓魏與齊相疑也若復

不堅約而講此因臣恐與國之大亂也齊秦非復

合也必有觴元作踴重者矣角一俯一仰曰後合

與韓重者皆非趙之利也且天下散而事秦是秦

制天下也秦制天下將何以天下為天下自為秦

之臣願君之蚤計也天下爭秦有六舉皆不利趙

矣天下爭秦秦王昭受負海街內之國山東皆合

負親之交天下皆橫而親秦矣以據中國而求利

齊策彙編 卷五十五 孟選史

於三晉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不利於趙而君

終不得陰一矣天下爭秦秦王內韓珉於齊內成

陽君於韓相魏懷於魏此皆其國人之與復合衍

公孫衍時相魏雅不善秦事者故秦納之交兩王秦王責韓佗之楚

秦今相懷因使合之交兩王秦王責韓佗之楚

皆秦人皆起而行事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

也不利於趙而君不得陰二矣天下爭秦秦王受

齊受趙三強三親此三皆強以據魏據猶而求安

邑秦求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齊趙應之魏不

待伐抱安邑而倍秦此倍秦得安邑之饒魏為上

交韓必入朝秦趙趙已安邑矣過猶勝也言秦行

得安邑已秦行是計不利於趙而君必不得陰三

天天下爭秦秦堅燕趙之交以伐齊收楚與韓抵

而攻魏則代齊得之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而燕

趙應之燕趙伐齊兵始用之秦因收楚而攻魏

國交鋒勢不得解故不至一二月魏必破矣秦

舉安邑而塞女戟地韓之太原絕平軾元作道南

陽而九作伐魏絕韓包二周卽趙自消燦矣國燦

於秦秦兵分於齊非趙之利也而君終身不得

陰四矣天下爭秦秦堅三晉之交攻齊國破財元

晉屈三晉而兵東分於齊兵分秦接兵攻魏取

奇賞策編 卷五十 手選史

安邑此與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也君

按救魏按謂是以攻齊之已敝救之而補兩與秦

爭戰也君不救也韓魏焉免西合合國在謀之

中在秦而君有終身不得陰五矣有天下爭秦

秦按爲義存亡繼絕固危扶弱定無罪之君必起

中山與勝焉勝中山秦起中山與勝而趙宋同命

此時宋小弱趙失中何暇言陰六矣故曰君必

無講則陰必得矣奉陽君曰善乃絕和於秦而收

齊魏以成取陰

趙收天下且以伐齊蘇厲元作爲齊上書說趙王曰

臣聞古之賢君德行非施於海內也教順慈愛非

布於萬民也祭祀時享非當於鬼神也甘露降風

雨時農夫登穀熟年穀豐盈聚人害之而賢上惡

之惡心不安也以今足下功力謂非數痛加於

秦國而怨毒積惡非曾深陵於韓也臣竊外聞大

臣及下吏之議皆言王前尊據言行之以秦爲愛

趙而憎韓臣竊以事觀之秦豈得愛趙而憎韓哉

欲亡韓吞兩周之地故以韓爲餌趙點惡韓故秦

愛已也遂以爲先出聲於天下欲鄰國聞而觀之也觀其

恐其事不成故出兵以佯示趙魏虛以伐恐天下

之驚覺故微伐補韓以貳之貳猶恐天下疑已故

出質以爲信聲德於與國而實伐空韓如上文則

所急也此言實伐者韓之有秦掌據中物耳故下

急於伐恐趙不以爲德故終伐之其伐之亦欲以

秦周而非臣竊觀其圖之也議秦以謀計議猶必

出於是且夫說士之計皆曰韓亡三川魏滅晉國

晉國謂是韓未窮而禍及於趙三晉唇齒之

魏滅魏滅而禍及於且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又

有勢同而患異者昔者楚人久伐而中山亡此言

秦伐趙無秦患故破中山滅之故今燕盡韓之河

秦昭八年再敗楚遂言趙破中山今燕盡韓之河

南盡言得距沙丘而至鉅鹿之界鉅鹿三百里

集 360-408

言兵家如臣故意大王不好也臣亦嘗以兵說魏

昭王昭王亦曰寡人不喜臣曰王之行能如許

由乎許由無天下之累故不愛元作也今王既受

先王之傳欲宗廟之安壤地不削社稷之血食乎

王曰然此下今有人操隋侯之珠持下脫丘之環

詳萬金之財時宿於野內無孟賁之威荆慶之斷

荆成荆范離傳注下勇士又嚴卿古字通應訓荆

有伏非斬殺孔子聞之博物志以為荆軻非也又

或成荆慶是二人從林訓曰外無弓弩之繫不

出宿夕一宿一夕人必危之矣今有強貪之國臨

臣之境索王之地告以理則不可說以義則不聽

奇賞彙編卷五十五王非戰國守固之具國亦其何以當之王若無兵

鄰國得志矣趙王曰寡人請奉教趙謂鄭同陳喻

至是天下未嘗無兵故孔孟皆以兵為辯今拾

組豆之事仁義之說而專談兵此益多之論也

樓緩將使伏事辭行辭日以隱伏之事要王使信已

也謂趙王曰臣雖盡力竭智死不復見於王矣王

曰是何言也固且為書而厚寄卿樓子曰王不聞

公子牟夷宋公之於宋平非肉不食言其貴莊十

位文張人善宋宋王惡公子牟夷宋元作然之

福之字言牟夷之親而文張以今臣之於王非宋

之於公子牟夷也而惡臣者過文張故臣死不復

見於王矣王曰子勉行矣寡人與子有誓言矣樓

子遂行後以中牟反入梁史不候者來言而王弗

聽曰吾已與樓子有言矣此言奸人

燕封宋人榮盆高陽君使將而攻趙趙王因割濟東

三城合元作令盧屬秦高唐屬平平原陵地城市

邑五十七平原青命以與齊而以求安平君而將

之馬服君謂平原君曰國奚無人甚哉君致安平

君而將之乃割濟東三城補合城市邑五十七以

與齊此夫夫辭也三城此取之今若以此與齊而

割地於敵國者也此取之今若以此與齊而

安平君而將之國奚無人甚哉且君奚不將者也

奢嘗抵罪居燕燕以奢為上谷守燕之通谷要塞

奢習知之百日之內天下之兵未聚奢已舉燕矣

然則君奚求安平君而為將乎平原君曰將軍釋

之矣僕已言之僕主矣僕主幸已聽僕也將軍無

言已馬服君曰君過矣君之所以求安平君者以

齊之於燕也茹肝涉血之仇耶謂即其於奢也

不然奢於燕使安平君愚固不能當榮盆使安平

君智又不肯與燕人戰此兩言者安平君必處一

焉雖然兩者有一也使安平君智則奚以趙之強

為趙強則齊不復霸矣今得強趙之兵以杜燕將

拒猶曠日持久兵相持日久數歲令士大夫餘子之力

盡於溝壘車甲羽毛樹散羽毛謂箭翎即裂字府庫倉廩虛

兩國交以習之習言玩其兵乃引其兵而歸夫盡兩國

之兵無明此者矣是元作軍也懸釜而炊得三城

行也城大無能過百雉者隱元年注方丈為雉果如馬

服之言也彪謂馬服之請將自知明也其策安平

聽而不見聽與謂平原君智乎

趙惠文王三十年相平都君田單元作都平按史單

二年為相蓋相平都而將之實自惠文王至孝成乃

奇賞彙編 卷五十 聖選史

攻燕復問趙奢曰吾非不說將軍之兵法也所以

不服者獨將軍之用眾用眾者使民不得耕作糧

食輒質質所稅於民者不可給也此坐而自破之道也非

單之所為也單聞之帝王之兵所用不過三萬而

天下服矣今將軍必負十萬二十萬之眾乃用之

此單之所不服也馬服君曰君非徒不達於兵也

又不明其時勢兵則吳干之喻時勢夫吳干之劍

失王使干將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匱匱盛

鑄之故云薄猶則折為三質之石上而擊

之質以石則碎為百今以三萬之眾而應強國之

兵是薄柱擊石之謂也且夫吳干之劍材難亦謂

之類也夫無元作春之厚而鋒不人無脾之薄脾

易得也而刀不斷兼有是兩者無鈞竿元作竿鈞蒙須

之便鈞蒙須鈞蒙須與梓同集韻柄也鈞蒙須也

草為操其刃而刺則未入而手斷君無十餘二十

萬之眾而為此鈞竿鍾蒙須之便而徒以三萬行

於天下君焉能乎且古者四海之內分為萬國城

雖大無過三百丈者人雖眾無過三千家者而以

集兵三萬集言平時團距此奚難哉今取古之為

萬國者分以為戰國七不補能具數十萬之兵曠

奇賞彙編 卷五十 聖選史

日持久數歲即君之齊已言以三萬拒數十萬必

破故齊以二十萬之眾攻荆五年乃罷趙以二十

萬之眾攻中山五年乃歸此言雖眾猶不啞今者

齊韓相方方猶此而國圍攻焉兩國或豈有敢曰

我其以三萬救是者乎哉今千丈之城萬家之色

相望也而索以三萬之眾索猶圍千丈之城不存

其一角言城大兵少曾不虞而野戰不足用也不

能圍亦將以此何之乎都君喟然太息曰喟即

單不至也至猶及也言慮不及此彭謂兵不期

也者也以眾敵眾正兵也論兵者當以正為常而

欲以奇為常而廢正此其論所以屈也

孝成王惠文王下元年

趙太后惠文王新川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

曰必以長安君為質長安君兵乃出太后不肯大

臣強諫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為質者

老婦必唾其面左師名觸詈願見太后盛氣而揖

之入而徐趨至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

不得見久矣竊自恕又不見宜得罪恐太后玉體

之有所郤也郤同以已病足因恐后故願望見

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日食飲得無衰乎曰侍

奇賞彙編卷五十

驚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強步日三四里

少益嗜食和於身曰老婦不能太后之色少解左

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其子舒最少不肯而臣

衰竊愛憐之願令補黑衣之數服尸視之服所謂

諸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

而記之死則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曰

甚於婦人太后曰婦人異甚異於丈夫對曰老臣

竊以為媼之愛燕后媼女老稱燕賢於長安君曰

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之愛子

以此數證然直為則其味於文意之通曉

又此一精

則為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為之泣念

悲其遠也念且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

祝之祝曰必勿使反豈非計久長有子孫相繼為

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漸至於趙

之為趙趙王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

曰微獨趙非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此

左師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

子侯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

重器多也重器謂名位金玉今媼尊長安之位而封以膏

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

奇賞彙編卷五十

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為長安

君計短也故以為其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

之所使之於是為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

乃出子義趙之聞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

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以守金玉之重也

而況人重乎趙元年有彭謂觸諫殺皆以

怒罵於坐髮上飾冠自待必死者力少而功倍

秦王謂公子他日昔歲殺下之事同攻而谷事西

界其地不能千里展轉不可約反覆日者秦楚

戰於藍田秦惠文後韓出銳師以佐秦秦戰不利

因轉與楚不固信盟唯便是從韓之在我心腹之

疾吾將伐之何如公子他曰王出兵韓韓必

懼懼則可以不戰而深取割王曰善乃起兵一軍

臨榮陽一軍臨太行韓韓恐使陽城陽城若陽城

告上黨之守靳黈元作鍾字書曰秦起二軍以臨

韓韓不能支今王惠令韓與兵恐守不以上黨入

和於秦使陽言之太守太守其効之靳黈曰人有

言挈瓶之智挈瓶之智不失守噐噐謂瓶王則有令

奇賞彙編卷五十吳選史

而臣太守雖王與子其亦元作猜焉臣請

悉發發兵守以應秦若不能卒言戰則死之韓陽

趨以報王王曰吾始已諾於應侯矣今不與是欺

之也乃使馮亭代靳黈馮亭守三十日陰使人請

趙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民皆不欲為

秦而願為趙今有城市之邑七十願拜納之於王

惟王才之才財趙王喜召平陽君元作平陽君

也若若平陽君平陽君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

與秦其吏民不欲為秦而皆願為趙今馮亭令使

者以與寡人何如趙豹對曰臣聞聖人甚禍無故

之利無故得利聖王曰人懷吾義何謂無故乎對

曰秦蠶食韓氏之地中絕不令相通故自以為坐

受上黨也且夫韓所以內趙者欲嫁其禍也秦被

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強大不能得之於小弱而小

弱顧能得之強大乎今王取之可謂有故乎且秦

以牛田水通糧牛田水通糧其死士皆列之於上

地韓之令嚴政行不可與戰王自圖之王大怒曰

夫用百萬之衆攻戰踰年歷歲未見一城也今不

用兵而得城七十何故不為趙豹出王召趙勝趙

禹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今其守以與寡人有

奇賞彙編卷五十聖選史

城市之邑七十二人對曰用兵踰年未見一城今

坐而得城七十補此此大利也乃使趙勝往受地

勝至曰敝邑之王使使者臣勝告補太守有詔使

臣勝有詔謂曰請以三萬戶之都封太守垂戶

封縣令諸吏皆益爵三級民能相集者賜家六金

馮亭垂涕而免元作勉曰是吾處三不義也為主

守地不能死而以與人不義一也主內之秦不順

王命不義二也賣主之地而食之食食不義三

也辭封而入韓謂韓王曰趙聞韓不能守上黨今

發兵已取之矣韓告秦曰趙起兵取上黨秦怒

令公孫起王齕以兵遇趙於長平趙記四年有漢
陽嫁禍之言皆不易曉而考成怒之昏於利也勝
焉入而順古以濟其欲不幾於一言而喪邦與故
後人為急

秦趙戰於長平趙亡一都尉軍尉趙王召樓昌與虞

卿曰軍戰不勝尉係死係尉寡人使卷甲而趨之

也何如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而為講從元

也從昔求和也與諸無異義而此虞卿曰夫言講

者以為不講者軍必破而制講者在秦制言聽且

王之論秦也欲破王之軍乎其不邪王曰秦不遺

餘力矣必且破趙軍虞卿曰王聊聽臣發使出重

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入吾使趙使

入楚魏秦必疑天下合從也且必恐如此則講乃

可為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為講與從發鄭朱入

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講秦秦

已內鄭朱矣子以為奚如虞卿曰王必不得講軍

必破矣天下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趙之貴

人也而入於秦秦主昭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

楚魏以趙為講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講

不可得成也趙卒不得講軍果大敗王入秦秦紹

趙王而後許之講虞卿

秦攻趙於長平大破之引兵而歸因使人索六城於

趙而請元作御名史書此事在邯鄲固解後按邯

阿事朝秦而請以六城此策趙計未定樓緩新從

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與秦城何如不與何如

樓緩辭讓曰此非行人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

試言公之私樓緩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

甫文伯官於魯病死婦人為之自殺於房中者二

人其母聞之不肯哭也相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

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是人不得不隨

子之令死而婦人為死者十六人若是者其於長

者薄而於婦人厚故從母言之為賢母也從婦言

之必不免為妬婦也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

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與則非計也言與之

則恐王以臣之為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為王計

之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王以樓緩

言告之虞卿曰此飾說也飾說辯此下衍秦既解

四王曰何謂也虞卿曰秦之攻趙也倦而歸乎王

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

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

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攻而

求上卷
下卷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一

平遠史

資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以救矣
 王以虞卿之言告樓緩史云樓緩曰虞卿能盡知秦力之所至乎謂秦力所及也虞卿言秦力倦而歸已而誠不恤知秦力之所不至此彈丸之地猶不予也今秦來年復攻王得無割其內而滿乎王曰誠聽子割矣子能必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樓緩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昔者三晉之交於秦相害也今秦釋韓魏而獨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為足下解負親之攻趙常親秦故秦攻之今為啓關通幣元自齊交韓魏秦與韓請所以解也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一 平遠史
 魏等至來年而王獨不取於秦不為秦所取王之所以事秦者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樓緩之言告虞卿虞卿補兩曰樓緩言不講來年秦復攻王得無更割其內而滿今滿樓緩又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雖割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滿也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講秦雖善攻不能取六城趙雖不能守亦元作不至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並音我以六元作五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今樓緩曰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一

平遠史

秦害韓魏而攻趙者必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卽坐而地盡矣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予之手予則是棄前資元作而挑秦禍也史註挑戰為攻師則與之則無地而給之此言禍自民故也語曰強者善攻而弱者不能自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敵而多得地是強秦而弱趙也以益元作愈強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固不止矣元作且秦虎狼之國也無禮義之心其求無已而王之地有盡以有盡之地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故曰此飾說也王必勿與王曰諾樓緩聞之入見於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之樓緩曰不然虞卿得其一本知其二也大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我將因強而乘弱宋獨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在於秦矣故不若亟割地求和以疑天下怨秦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乘趙之敝而瓜分之元作破瓜然趙且亡何秦之圖王以此斷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又入見王曰危矣樓子之為秦也為秦計深大趙兵困於秦又割地為和是愈疑天下而何怨秦心哉不亦大示天下弱乎且臣曰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王以六

城略齊齊秦之深讎也當爭得王六城并力而西

擊秦也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是王失於齊而

取償於秦一舉結兩國之親韓魏本趙與而與秦

易道也趙王口言因發虞卿東見齊王建與之謀

奈虞卿本友秦之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逃去

虞卿傳有次第不同先云秦既解邯鄲與今所衍

歸于止勢必無趙矣次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

止此節說也次上必勿與樓緩聞之止緩聞之逃

去趙王之計凡在趙庭之臣孰不觀秦之勢

謂秦以偷須臾之寧卿獨為之延慮却顧斯樓緩

之以從者入下之勢因謂上策必中計必

得而不失其正唯卿與陳軫有焉賢矣哉

奇賞彙編 卷五十 趙王

秦圍趙之邯鄲此九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

秦止於蕩陰河不進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稱

則行國問入邯鄲微行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

所以急圍趙者前與齊閔王爭強為帝已而復歸

帝以齊故由齊不稱今齊今齊閔王字今乃益弱方

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求為帝趙

誠發使尊秦昭王為帝常時請秦必喜罷兵去平

原君猶豫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

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為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

奈何矣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百萬之衆折於

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去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

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連曰始

吾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

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辛垣衍安在吾請為君責

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為召而見之於先生平原

君遂見辛垣衍曰東國有魯連先生東國其人在

此勝請為紹介郭璞曰紹介而見之於將軍辛垣

衍曰吾聞魯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

事有職吾不願見魯連先生也平原君曰勝已泄

之矣諺言已辛垣衍許諾魯連見辛垣衍而無言

奇賞彙編 卷五十 趙王

辛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

者也今吾視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曷

為久居此元作圍城之中而不去也魯連曰世以

鮑焦周之介士無從容而死者皆非也其人介故

今眾人不知則為一身不知者以其抱木死為無

已今彼秦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秦制爵二十

計功受爵時權使其士虜使其民視民如彼則肆

然而為帝過而遂正於天下則連有赴東海而死

耳吾不忍為之民也所為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

辛垣衍曰先生助之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

助之齊楚固助之矣辛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
若乃梁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邪魯
連曰梁未視秦稱帝之害故也使梁睹秦稱帝之
害則必助趙矣辛垣衍曰秦稱帝之害將奈何魯
仲連曰昔齊威王嘗為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
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
王崩諸侯皆吊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拆
天子下席東藩之臣田嬰齊後至則斲之威王勃
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為天下笑故生則朝周
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惟
辛垣衍曰先生獨未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
寧力不勝智不若邪畏之也魯仲連曰然梁之比
於秦若僕邪辛垣衍曰然魯仲連曰然則吾將使
秦王烹醢梁王辛垣衍快然不說曰嘻亦大甚矣
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
連曰固也待吾言之昔者鬼侯鄂侯文王紂之三
公也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於紂紂以為惡醢鬼
侯鄂侯爭之急辨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
而嘆故拘之於羑里之庫羑里在湯陰百日而欲令之
死曷為與人俱稱帝王卒就脯醢之地也昔齊閔

之何也

王將之魯夷維子執策而從義馬謂魯人曰子將
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大夫待子之君夷
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待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
天子巡狩諸侯避舍納子納字筦鍵筦鍵也鍵與壯
有其攝枉抱几几所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而聽
退朝也魯人投其筦筦筦也筦筦也筦筦也不果納不得
入於魯將之薛假塗於鄒當是時鄒君死閔王欲
入吊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吊主人必將倍殯
樞倍之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吊也鄒
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故不敢入於鄒
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齊時強二國不納必見
死則不得飯含以珠玉實死者之口然且欲行天
子之禮於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梁亦
萬乘之國交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
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
無已而帝無已言無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
奪其所謂不肖而予其所謂賢奪其所憎而與其
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諂妾為諸侯妃姬處梁之
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
乎於是辛垣衍起而拜謝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

乃今日而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吾請去不敢復
 言帝秦泰將聞之為却軍五十里適會公子無忌
 奪晉鄒軍以救趙擊秦秦軍引而去於是平原君
 欲封魯仲連魯仲連辭讓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
 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
 元作 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
 無所取也即有所取者是商賈之人也仲連不忍
 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仲連傳有
 子之所謂逸民非周衰辯者之固也太史公贊之
 既矣夫說人者不可一聚或委而順之君獨警或
 折而服之若仲連然後能濟
 天下之務不然諛且復矣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一

手選史

秦攻趙平原君使人請救於魏信陵君發兵至邯鄲
 城下秦兵罷虞卿為平原君請益地謂趙王曰夫
 不聞一卒不頓一戟頓切而解二國患者平原君
 之力用人之力而忘人之功不可趙王曰吾將益
 之地公孫龍趙人著守自論莊子稱之距是聞補
 遠甚豈同姓名如公孫弘者乎
 之見平原君曰君無獲軍殺將之功言初封時而
 以公子再
 封以東武城趙國豪傑之士多在君之右右者人
 道所尊
 而君為相國者以親也補故夫君封以東武城不
 讓無功不以無
 功辭之佩趙國相印不辭無能一解國患
 欲求益地是親戚受封而國人計功也國人受封
 必其功

原與為君計者不如勿受便平原君曰謹受令乃
 不受封趙國下原失計於馮亭以地與秦秦欲
 內人成平亦有秦論之辭不可忘也
 王想賞之舉非徒之辭明哲讓功之論昔君子之

秦攻魏取寧邑

秦昭五十年拔寧地也徐以為趙
 魏信陵君救之秦怒故解
 邯鄲而取寧此九年

不得通趙王憂之謂左右曰以秦之強得寧邑以
 制齊趙諸侯皆賀吾往賀而獨不得通此必加兵
 我為之奈何左右曰使者三往不得通者必所使
 者非其人也曰諒殺者有日備
 辯士也大王可試使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一

手選史

之諒殺親受命而往至秦獻書秦王昭曰大王廣
 地寧邑諸侯皆賀敝邑寡君亦竊嘉之不敢寧居
 使下臣奉其幣物三至王廷而使不得通使若無
 罪願大王無絕其懽若使者有罪願得請之秦王
 使使者報曰吾所使趙國者小大皆聽吾言則受
 書幣若不從吾言則使者歸矣諒殺對曰下臣之
 來固願承大國之意也豈敢有難大王若有以令
 之請奉而而行之無所敢疑於是秦王乃見使
 者曰趙豹平原君數欺弄寡人趙能殺此二人則
 可若不能殺請令率諸侯受命邯鄲城下欲戰而
 言受命

也諒毅曰趙豹平原君親寡君之母弟也猶大王之有葉陽涇陽君也史注葉陽一作華陽華陽母不可作華夫大王以孝治聞於天下衣服衛使之便於體席暗之嗽於口者葉陽也之可食未嘗不分於葉陽涇陽君葉陽君涇陽君之車馬衣服無非大王之服御者臣聞之有覆巢毀卵而鳳凰不翔刻胎焚天天玄同而麒麟不至今使臣受大王之令以還報敝邑之君畏懼不敢不行無乃傷葉陽君涇陽君之心乎秦王曰諾勿使從政諒毅曰敝邑之君有母弟不能教誨以惡大國請黜之

勿使與政事以稱大國秦王乃喜受幣而厚遇之彪謂諒毅可謂有專對之材矣其辭令如見晉叔向鄭子產相與周旋於一堂之上而折論於勝舉也何世似子同叔子也殺其深於春秋者乎是趙使姚賈約韓魏韓魏字以友之茅舉趙為姚賈謂趙王曰賈也王之忠臣也韓魏欲得之故友之將使王逐之而已因受之今王逐之是韓魏之欲得而王之忠臣有罪也故王不如勿逐以明王之賢而折韓魏之招元作招之

謂皮相國趙曰以趙之弱而據之建信君據猶任建信趙幸臣涉孟蓋為橫者與建信之仇然者何也以從為有

功也齊不從建信君此從知從之無功建信者安能能以無功惡秦哉惡功乃能害秦耳不能以無功惡秦則且出兵助秦攻魏以楚趙分齊為從無功則分齊齊雖不為從然與秦爭衡則楚趙分齊矣故助秦則分齊之地分其地則楚趙分齊矣盡於此建信春申從春申從楚則楚無功而惡秦言楚趙合則雖未見秦合元作齊秦見二齊亡魏則有功而善秦齊本不從建信今秦亦與齊故兩君者奚擇有功之與補無功為知哉趙知據建信而不知其不合楚楚不能成功齊下從建信而不知其不合楚足以成功不知所擇也謂皮相國曰魏殺呂遼魏臣秦而衛兵亡其比陽南奇賞彙編

陽衛附秦者也故魏殺秦重而梁危河間封不定而趙元作危時魏趙欲以封文信不得志文信不得志文信呂莊襄元年封此十上平三晉倍之憂也文信欲得也趙韓魏趙之與今魏耻未滅言嘗分趙患又起文信之憂大矣文信為三晉不從齊不從不與三晉之心疑矣疑從之憂大者不計而講元作御名下和於秦不心疑者事秦急秦魏之講不待割而成此請必割地今急於成秦從楚魏攻齊獨吞趙秦從楚魏攻齊獨吞趙趙近秦秦攻之齊趙必俱亡矣此說欲趙以河間廣文不待楚魏齊趙必俱亡矣信封也下有一章合此魏使人因平原君請從於趙三言之趙王不聽出遇

虞卿曰為入必語從為虞卿入王曰今者平原

君為魏請從寡人不聽其於子何如虞卿曰魏過

矣王曰然故寡人不聽虞卿曰王亦過矣王曰何

也曰凡強弱之舉事強受其利弱受其害今魏求

從而王不聽是魏求害而王辭利也臣故曰魏過

王亦過虞卿傳有彭謂虞卿之所言為皆不倍道

爾雖微平原之托卿亦必云周終之趙利魏亦利

之形

平原君謂馮忌後補外臣曰吾欲北伐上黨出兵攻

燕何如馮忌對曰不可夫以秦將武安君公孫起

奇賞彙編 卷五十 卒選史

乘七勝之威趙勝而與馬服之子戰於長平之下大

敗趙師因以其餘兵圍邯鄲之城趙以亡敗之餘

眾收破軍之敝守邯鄲而秦罷於邯鄲之下趙

守而不可拔然者言所攻難而守者易也今趙非

有七克之威也而燕非有長平之禍也今七敗之

禍未復而欲以罷趙罷音攻強燕是使弱趙為強

秦之所以攻而使強燕為弱趙之所以守而強秦

以休兵休息承趙之敝此乃強吳之所以亡而弱

越之所以霸故臣未見燕之可攻也平原君曰善

哉

平原君謂平陽君曰公子牟魏公子即平陽君若莊

時侯同游於秦且東而辭應侯魏東歸應侯曰公子將

行矣獨無以教之乎曰且微君之命命之也臣固

且有効於君夫貴不與富期而富至富不與梁肉

期而梁肉至梁肉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

與死亡期而死亡至累世以前坐此者多矣應侯

曰公子之所以教之者厚矣僕得聞此僕平陽不

忘於心願君之亦勿忘也平陽君曰敬諾虎謂此

貴之金石也有能書諸紳銘之凡

仗勒之盤蓋則何亡國敗家之有

說張相國蓋梁人相趙嘗曰君安能少趙人而令趙

人多君少多猶君安能憎趙人而令趙人愛君乎

夫膠漆至黏也而不能合遠鴻毛至輕也而不能

自舉夫飄於清風舉鴻毛以則橫行四海故事有

簡而功成者因也今趙萬乘之強國也前漳滏後

在郡右常山左河間北有代帶甲百萬嘗抑強秦

元作齊此言四十餘年而秦不得所欲由是觀之

趙之於天下也不輕今君易萬乘之強趙而慕思

不可得之小梁不可復得歸也意者臣竊為君不

取也君曰善若字自是之後眾人廣坐之中未嘗

不言趙人之長者也未嘗不言趙俗之善者也

建信君貴於趙公子魏牟過趙趙王迎之傾反至坐
趙王則反前有尺帛且令工人以為冠工見客來
也因避趙王曰公子乃驅後車幸以臨寡人願聞
所以為天下魏牟曰王能重王之國若此尺帛則
王之國人治矣趙王不說形於顏色曰先王元作
不知寡人不肖使奉社稷豈敢輕國若此魏牟曰
王無怒請為王說之曰王有此尺帛何不令前郎
中以為冠王曰郎中不知為冠魏牟曰為冠而敗
之奚虧於上之國虧猶損而王必待工而後乃使之
今為天下之工國所與治或非也社稷為虛戾先王
奇賞彙編 卷五十五 奎選史
不血食而王不以予工乃與幼艾趙威日且王之
先帝帝王皇人君之尊稱此與駕犀首馬喻也陳
彰傳言魏實趙之為外相也而駢馬服以與秦
角逐爭也秦當時趙元作其鋒今王憧憧往來
貌乃策建信以與強秦角逐臣恐秦折王之轡元作
也轡中旁也以
或謂建信君君補之所以事王者色也昔之所以事
王者智也人各色老而衰智老而多以日多之智
而逐衰惡之色君必困矣建信君曰柰何曰並驥
而走者五里而罷音疲乘驥而御之不倦而取道多

君令骨乘獨斷之車下與之御獨斷之勢以居耶
鄆令之內治國事外刺諸侯則其言則骨之事
不言者矣所治者多不君因言王而重責之骨之
軸令折矣下勝多建信君再拜受命入言於王厚
任骨以事而元作重責之未期年而骨亡走矣彪
骨以爲不可知天智知所無奈何彼厚百以事
建信之困之也故國有刻
人賢智之得全者寡矣
苦成常詳謂建信君曰天下公從公猶而獨以趙惡
秦也從者皆惡秦何也魏殺呂遼元作遼而天下
交之天下惡秦秦重遼故殺遼而今收河間文信
奇賞彙編 卷五十五 奎選史
於是與殺呂遼何以異文信亦秦所重今君唯飾
元作虛懼秦虛懼秦僞侯文信河間猶且知之也秦猶
知其不善已從而有功乎何患不得收河間從而
無功收河間何益也
希寫人見建信君建信君曰文信侯之於僕也甚無
禮秦使人來仕僕官之丞相使為丞相爵五大夫文
信侯之於僕也甚矣其無禮也彼不官無禮希寫
曰臣以為今世用事者不如商賈建信君愕然曰
足下卑用事者而高商賈乎曰不然大良商不與
人爭買賣之賈而謹司時同時賤而買雖貴已

賤矣時貴而賣雖賤已貴矣昔者文王行之拘於
牖里而武王項封紀成卒其門注斬
紂之頭而懸於太白者名是武王之功也今君不
能與文信侯相抗以權而責文信侯少禮臣竊為
君不取也

魏趙趙音介元作趙謂建信君曰人有置係蹄者以川繩
蹄而得虎虎怒決蹄而去蹄獸虎之情非不愛其
蹄也然而不以環寸之蹄害七尺之軀者權也今
有國非直七尺軀也而君之身於王非環寸之蹄
也言王且以愛國故去之願公之熟圖之也

奇賞策編 卷五十五

寄選史

秦攻趙鼓鐸之音聞於北堂希卑趙人曰夫秦之攻趙
不宜急如此此召兵也兵趙兵內應者必有大臣
欲衡者耳橫仰王欲知其入且日贊羣臣而訪之
贊者美其事先言橫者則其人也建信君果先言
橫

齊人李伯見孝成王成王說之以為代郡守而居無
幾何人告之及孝成王方饋不墮食饋饌同方食
而祭下墮失
其矢七筋無幾何告者復至孝成王不應已乃使使者
使之言齊舉兵擊燕恐其以擊燕為名而以兵襲
趙故發兵自備今燕齊已合臣請要其敵兩國戰必有一

疲困以兵而地可多割自是之後為孝成王從事
於外者無自疑於中者

為齊獻書趙王曰臣一見而能令王坐而天下致名
實實作實印而臣切怪王之不試見臣而窮臣也
窮窮猶困也臣必多以臣為不能者故王重見
臣也臣重猶見以臣為不能者非他欲用王之兵者也
非也則交有所偏者也諸國為私非然則智不足
者也非然則欲以天下之重恐王而取行者也畏王
行其說臣以齊循事王王能亡燕能亡韓魏能攻
秦能孤秦臣以行為齊致尊名於王天下孰敢不

奇賞策編 卷五十五

寄選史

致尊名於王臣以齊致地於王天下孰敢不致地
於王臣以齊為王求名於燕及韓魏孰敢辭之臣
之能也其前可見已言可見於未効之前齊先重王故天下
盡重王行重王無齊天下必盡輕王也秦之強以
無齊字故重王燕韓補魏自以無齊故重王趙
齊故四今王無齊獨安能無重天下猶四國故勸
王無齊者非智不足則不忠者也非然則欲用王
之兵成其私者也非然則欲輕王以天下之重取
行於王者也非然則位尊而能卑者也願王之熟
慮無齊之利害也

趙使趙莊合從欲伐齊齊請効地趙因賤趙莊齊明
為謂趙王曰齊畏從人之合也故効地今聞趙莊
賤張勲貴勲蓋收從者齊必不効地矣趙王曰善乃召
趙莊而貴之

程章從梁來甚善趙王趙王三延之以相程章辭不

受田駟謂柱國韓向柱國楚官曰臣請為卿刺之

客若死客謂章則王必怒而誅建信君疑其殺章建

信君死則卿必為相矣建信君不死以為交終身

不敝以殺章故卿因以德建信君矣

馮忌為廬陵君孝成母弟謂趙王曰王之逐廬陵君

奇賞彙編卷五十 李選史

為燕也王曰吾所以重者無燕秦也無如對曰秦

王昭以虞卿為言而王不逐也前事耳今燕一以

廬陵君為言而王逐之是王輕強秦而重弱燕也

王曰吾非為燕也吾固將逐之然則王逐廬陵君

又不為燕也行逐愛弟行所又兼無燕秦臣竊為

大王不取也

馮忌請見趙王行人見之馮忌接手交兩俛元作首

欲言而不敢王問其故對曰客有見人於服子者

詳已而請其罪服子曰公之客獨有三罪望我而

笑是狎也談語而不稱師是倍也倍言背交淺而

言深是亂也客曰不然夫望人而笑是和也言而

不稱師是庸說也言之常指人所交淺而言深是

忠也昔者堯見舜於草茅之中席隴席設而廢

庇桑桑之能庇人陰移而受天下傳伊尹負鼎俎

而于湯姓名未著而受三公使夫交淺者不可以

深談則天下不傳而三公不得也曰三字今外臣

交淺而欲深談可乎王曰請奉教於是馮忌乃談

客見趙王曰臣聞王之使人買馬也有之乎王曰有

之何故至今不遣王曰未得買馬之工也對曰王

何不遣建信君乎王曰建信君有國事又不知相

馬曰王何不遣紀姬乎王曰紀姬婦人也不知相

馬對曰買馬而善何補於國王曰無補於國買馬

而惡何危於國王曰無危於國對曰然則買馬善

而若惡皆無危補於國然而王之買馬也必將待

工今治天下舉錯非也舉置也有國家為虛戾而

社稷不血食然而王不待工而與建信君何也趙

王未之應也客曰燕郭之法有所謂桑雍者桑雍

中有蠶則外穢王知之乎王曰未之聞也所謂桑

雍者便辟左右之人反夫人俊愛孺子也俊愛也

世此皆能乘王之醉昏而求所欲於王者也是
能得之於內則大臣爲之枉法於外矣故日月暉
於外其賊在於內說林訓曰天謹備其所憎而
禍在於所愛所謂上君親年及此三上其言若出
至於此章肆直而慈惠尤可喜
可愛有國有家者宜真之座不

悼襄王

孝成子元年

秦召春平侯

及平都人

因昭之泄

元作

釣秦爲之謂文

信侯曰春平侯者趙王之所甚愛也而郎中甚妬

之故相與謀曰春平侯入秦秦必留之故謀而入

之秦今君留之是空絕趙而郎中之計中也故君

奇賞彙編

卷五十

奇賞彙編

卷五十

奇賞彙編

奇賞彙編

不如遣春平侯而留平都侯春平侯者言行於趙

王必厚割趙以事君而贖平都侯文信侯曰善因

與接意而遣之趙記二年

幽王

悼襄子元年

文信侯出走

始皇十二年丙寅

與司空馬

不韋之

趙趙以爲守相

守假官也

秦下甲而攻趙司空馬

說趙王曰文信侯相秦臣事之爲尚書秦官屬習

秦事今大王使守小官習趙事請爲大王設秦趙

之戰設者無其事

而親觀其孰勝趙孰與秦太曰

不如民孰與之衆曰不如金錢粟孰與之富曰弗

如國孰與之治曰不如相孰與之賢曰不如將孰

與之武曰不如律令孰與之明曰不如司空馬曰

然則大王之國百舉而無及秦者大王之國亡趙

王曰卿不遠趙而惠教以國事願與因計因非正

秦王謂陳軫以其司空馬曰大王裂趙之半以賂

秦秦不接刃而得趙之半秦必說內惡趙之守

說於得地趙猶有外恐諸侯之救秦必受之患於

有救則其受秦受地而卻元作兵趙守半國以自

存秦銜賂以自強山東必恐亡趙自危趙亡則五

之諸侯必懼懼而相救則從事可成臣請爲大王

奇賞彙編

卷五十

奇賞彙編

卷五十

奇賞彙編

奇賞彙編

約從從事成則是大王名亡趙之半實得山東以

敵秦秦不足亡趙王曰前日秦下甲攻趙趙賂之

以河間十二縣地削兵弱卒不免秦患今又割趙

之半以強秦力不能自存因以亡矣願卿更計猶更

司空馬曰臣少爲秦刀筆謂爲尚書也筆以書

以官長而守小吏其官之長未嘗爲兵爲治也

臣元作請爲大王悉趙兵以遇與秦趙王不能將

爲將司空馬曰臣効愚計大王不用是臣無以

事大王願自請猶乞司空馬去趙渡平原平原津

令列女傳有趙津郭遺勞而問秦兵下趙上客從

趙來趙事何如司空馬言其為趙王計而不勿

用趙必亡平原令曰以上客料之趙何時亡司空

馬曰趙將武安君期年而亡若殺武安君不過

半年趙王之臣有韓倉者以曲合於趙王曲不其

交甚親其為人疾賢妬功臣今國危亡王必用其

言武安君必死韓倉果惡之致王令人代趙趙

武安君至使韓倉數之數列曰將軍戰勝王觴

將軍將軍為壽於前王趙而擇七首如七漢蓋其首

將也擇衛也誣其以七首自衛如欲刺王然當

死武安君曰綴名病鉤如鉤身大臂短不能及地

奇賞彙編卷五十五

起居不敬起居問王起者也恐懼死罪於前不敬

以此懼故使工人為木材以接手上若不信綴請

以出示出之袖中以示韓倉狀如振相相就也蓋

可以就地因以舉身也集韻相門板也又相纏之

以布願公入明之韓倉曰受命於王賜將軍死不

赦臣不敢言武安君北面再拜賜死之命縮劍

將自誅縮劍也抽也乃曰人臣不得自殺宮中過

遇司馬門趨甚疾此言牧之知禮也而

何所問而云手出該許門也該別右舉劍將

自誅臂短不能及銜劍微之於柱以自刺也口銜

劍不自知其可死武安君死五月趙亡此七年

為平平原令見諸公必為之言曰嗟嗟乎嗟也

司空馬又以謂為司空馬逐於秦非不智也去

趙非不肖也趙去司空馬而亡國亡者非無賢

人不能用也而從人欲令六國以攻之強其勢若

可為也悲諸侯之不耳使諸侯而明於事變不

為其於秦秦有餘力當時不知此也自秦死

從約不堅秦兵四出諸侯挫於秦而不知其所以

合天下之從秦不諒哉夫以秦之強猶不能自保

安能守之從秦以自存乎秦有并吞天下之心雖

不能從以難秦司空馬獨能之乎故趙幽之罪

奇賞彙編卷五十五

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李牧數

破走秦軍殺將桓齮王翦惡之乃多與趙王寵

臣郭開等金使為反間曰李牧司馬尚欲與秦反

趙以多取封於秦趙王疑之使趙葱及顏聚史作

代將斬李牧廢司馬尚後五元作月王翦因急擊

大破趙殺趙軍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遂滅趙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五十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五十一

戰國策

魏凡九十章

智伯索地於魏

韓趙相難

樂羊啜羹

西門豹爲鄴令

文侯不失虞人期

文侯與子方飲酒

武侯浮西河

奇賞齋編

卷五十一 戰國策

選文

魏公叔痤爲魏將

魏公叔痤病

秦韓圍梁

龐蔥與太子

梁王觴諸侯

魏惠王將太子攻齊

魏太子自將

齊魏戰于馬陵

惠施爲齊魏交

惠公更葬日

徐州之役

蘇子爲趙合從

張儀欲并相秦魏

魏王將相張儀

楚許魏六城

張儀惡陳軫

張儀欲窮陳軫

張儀欲以魏合於秦韓

張儀以秦相魏

謂張儀

奇賞齋編

卷五十一 戰國策

選文

陳軫爲秦使齊

齊王將見燕趙楚

魏令公孫衍和秦

公孫衍爲魏將

犀首田盼欲伐趙

犀首見梁君

蘇代爲田需說魏

史舉非犀首於王

楚攻梁南

張儀爲秦連橫

齊魏約伐楚

張儀之魏

魏文子田霄周霄相善

魏王令惠施之楚

田需貴于魏王

田需歾

周翟欲傷張儀

周最入齊

秦召信安君

樓梧約秦魏

秦楚攻圖皮氏

魏太子在楚

獻書秦王

魏秦伐楚

秦敗東周

秦約趙伐魏

芒卯謂秦王

蘇代拘於魏

五國伐秦無功

葉陽君約魏

秦使趙攻魏

秦將伐魏

穰侯攻大梁

白珪謂新城君

秦攻韓之管

芮宋欲絕秦趙之交

爲魏謂楚王

管鼻之令翟強

成陽君欲以韓魏聽秦

秦敗魏於華

秦敗魏魏王入朝

華軍之戰

秦魏爲與國

虞卿請趙殺范座

魏將與秦攻韓

秦趙構難

長平之役

樓梧約秦魏

十八年

魏王問張旄

客謂司馬食其

秦拔寧邑

秦罷邯鄲

魏王欲攻邯鄲

周肯謂宮他

信陵君殺晉鄙

魏攻管不下

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

謂魏警四疆之內

魏執謂春申君

奇賞策編

卷五十一 戰國策

上

選上

安邑之御史公

秦攻魏急

安陵君不欲易地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五十一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戰國策

魏自高陵以東盡河東河南有陳留汝南之召陵鄧州汲西華長平潁川之舞陽鄆許雋陵河內之開封中牟湯武酸棗卷

桓子

智伯索地於魏桓子。魏桓子弗與。任章曰：「何故弗與？」桓子曰：「無故索地，故弗與。」任章曰：「無故索地，鄰國必恐，重欲無厭。」

桓子曰：「無故索地，故弗與。」任章曰：「無故索地，鄰國必恐，重欲無厭。」

桓子曰：「無故索地，故弗與。」任章曰：「無故索地，鄰國必恐，重欲無厭。」

桓子曰：「無故索地，故弗與。」任章曰：「無故索地，鄰國必恐，重欲無厭。」

奇賞策編 卷五十一

戰國策

選上

待輕敵之國，智氏之命不長矣。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君不如與之以驕智伯。君何釋以天下圖智氏？

智伯君何釋以天下圖智氏？

智伯君何釋以天下圖智氏？

智伯君何釋以天下圖智氏？

智伯君何釋以天下圖智氏？

智伯君何釋以天下圖智氏？

智伯君何釋以天下圖智氏？

智伯君何釋以天下圖智氏？

智伯君何釋以天下圖智氏？

曰寡人與韓兄弟不敢從二國不得兵怒而反已乃知文侯已講於已也二國不伐皆朝魏

樂羊為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啜飲也盡一桮

文侯謂視師贊魏人曰樂羊以我之故食其子之肉

贊對曰其子之肉尚食之其誰不食樂羊既罷中

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成魏功名者也子則既

惡受其殺敵之心則大事去矣何故於子故

天性為者也魏師贊之言其情則非忽然無以

之義視分美為有餘此覆醢為不足使其投懷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一

明望之以聖人之地也

西門豹為鄴令魏鄴而辭乎魏文侯文侯曰子往矣

必就子之功而成子之名西門豹曰敢問就功成

名亦有術乎文侯曰有之矣鄉邑老者而先受坐

之士老者坐先於衆子入而問其賢良之士而師事之求

其好掩人之美而揚人之醜者而參驗之夫物多

相類而非也幽莠之幼也似禾鰲牛之黃也似虎

鰲黑黃色也白骨疑象武夫類玉武夫石似玉此皆

似之而非者也

文侯與虞人期獵虞人掌山澤之官是日飲酒樂天雨文侯

將出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又雨公將焉之文侯

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可不一會期哉昔與之期今行

乃往身自罷之魏於是手始強

魏文侯與田子方飲酒而稱樂謂樂文侯曰鍾聲不比

手其柄左高右方田子方笑文侯曰奚笑于方

曰臣聞之君明則樂官官謂樂官不明則樂音今

君審於聲謂樂臣恐君之尊於官也文侯曰善

敬聞命謂周樂世十餘如魏文侯之賢者夫其

與臨無賢可得乎然則川

武侯文侯子元年安王十六年乙未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一

魏武侯與諸大夫浮於西河稱曰河山之險不亦信

固哉王鍾侍坐元年曰此晉國之所以強也若害

脩之則霸王之業具矣吳起對曰吾君之言危國

之道也而子又附之是重危也武侯忿然曰子之

言有說乎吳起對曰河山之險信不足保也是霸

王之業不從此也昔者三苗之居左右彭蠡之

波澤章彭澤有洞庭之水汶汶山在其南而

衡山在其北衡南恃此險也為政不善而禹

放逐之行大夏桀之國左天門之陰後志高都有

戰國策樂居天而右天豁之陽今按天門即史太

一古史記

此言左之陰天黎河洲彼言本故此言右之陽墟澤在其北伊洛出
其南伊洛水之出洛有此險也然為政不善而湯
伐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太公世家而有漳滏元作
前帶河後被山有此險也然為政不善而武王伐
之且君親從臣而勝降城城非不高人民非不衆
也然而可得并者政惡故也從是觀之地形險阻
奚足以霸王矣武侯曰善吾乃今日聞聖人之言
也西河之政專委之子矣起傳有

惠王武侯于元年
烈王六年辛亥

魏公叔座為魏將而與韓趙戰淪北說文會水出魏
山西南人以此

奇賞彙編卷五十一
四

二年敗韓馬禽樂祥魏王說郊迎以資田百萬
陵敗趙于懷魏王說郊迎以資田百萬
祿之開田以待公叔座反走再拜辭曰夫使士卒
不崩直而不倚倚邪行棟撓而不避者此折也喻
此吳起餘教也臣不能為也前脰形地之險阻見
其凶形決利害之備使三軍之士不迷惑者巴寧
見其繫襄之力也謂能上縣實罰於前使民昭然信
之於後者王之明法也見敵之可也鼓之不敢怠
倦者臣也王特為臣之右手不倦賞臣可也若以
臣之有功臣何力之有乎王曰善於是索吳起之
後賜之田二十萬巴寧繫襄田各十萬王曰公叔

病後復元

豈非長者哉既為寡人勝強敵矣又不遺賢者之
後不掩能士之迹公叔何可無益乎故又與田四
十萬加之百萬之上使百四十萬故老子曰聖人
無積盡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既亦已愈多公
叔當之矣庭謂公叔此言何其似魏絳也
魏公叔座病惠王往問之曰公叔病即不可諱死者
所不能將奈社稷何公叔座對曰座有御庶子此
避故云將奈社稷願王以國事聽之也為弗能
聽勿使出境王弗應出而謂左右曰豈不悲哉以
公叔之賢而謂寡人必以國事聽執不亦悻乎公

奇賞彙編卷五十一
五

叔座死公孫鞅聞之已葬西之秦孝公受而用之
秦果日以強魏日以削此非公叔之悻也惠王之
悻也悻者之患固以不悻者為悻商君傳
秦行韓圍梁秦獻公二十三年燕趙救之謂山陽君
楚宣王言此曰秦戰而勝三國秦必過周韓而有
梁三國而勝秦三國之力雖不足以攻秦足以拔
鄭新鄭鄭近計者為梁不如搆三國攻秦元在
龐葱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
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
王曰寡人疑之矣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

寡人信之矣龐葱曰夫市之無虎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去大梁也遠於市而議臣者過於三人矣願王察之也元作王曰寡人自為知不信於是辭行而讒言先至後太子罷質果不得見史不著太子實事以下

梁王魏嬰史作嬰觴諸侯於范臺此十五年魯備酒

請魯君舉觴魯共魯君與避席擇言擇言曰昔

者帝女蓋克令儀狄博物志言作酒而美進之禹

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

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寐也言不喜食易牙公太

奇賞彙編 卷五 六選史

世字注乃煎熬元作燔炙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

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飽而曰後世必有以味

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詳未三日不聽朝遂推

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主

登強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自下臨

集韻彷徨仿伴其樂忘死遂盟強臺而弗登曰後

世必有以高臺陂池書注澤障曰亡其國者蓋莊

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

左白台而右間須皆美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

蘭臺強臺之樂也臺山林地缺有一於此足以亡

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梁王稱善相屬彪謂魯周公之後也其教澤有焉故齊仲孫叔儀曰

魏惠王起境內眾將太子申而攻齊客謂公子理申

也之傳曰何不令公子泣王太后止太子之行事

成則樹德不成則為王矣太子年少不甘於兵田

盼宿將也而孫子勝善用兵戰必不勝不勝必禽

公子爭之於王王聽公子公子必封不聽公子太

子必敗敗公子必立立必為王也彪謂止太子之行

奇賞彙編 卷五 七選史

於樹德為王則請矣夫請正之問不容髮人論

魏太子自將過宋外黃外黃徐子劉向別錄徐曰臣

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能聽臣乎太子曰願聞之

客曰固願効之今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莒則富

不過有魏而貴不益為王為王之外若戰不勝則

萬世無魏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諾請

必從公之言而還客曰太子雖欲還不得矣彼利

太子之戰攻而欲滿其意者眾也希賞太子雖欲還

恐不得矣太子上車請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

同不如遂行遂行與齊人戰而死卒不得魏元在宋

齊魏戰於馬陵齊大勝魏殺太子申覆十萬之軍魏

王召惠施而告之曰夫齊寡人之讎也怨之至死

不忘國雖小吾常欲悉起兵而攻之何如對曰不

可臣聞之王者得度法而霸者知計今王所以告

臣者疏於度而遠於計王固先屬怨於趙記三十

趙王又欲悉起而攻齊此非臣之所謂也謂謂得

奇賞彙編入選史

王若欲報齊乎則不如因憂服不為人折節而朝

齊楚王必怒矣王游人而合其國

則楚必伐齊以休楚而伐罷齊罷音則必為楚禽

矣是王以楚毀齊也魏王曰善乃人報於齊願臣

畜而朝畜音此田嬰許諾張丑曰不可戰不勝魏

此設而得朝禮與魏和而下楚此可以大勝也勝

乘之魏而甲秦楚居二州此其暴戾定矣謂齊暴

且楚王之為人也好用兵而甚務名終為齊

患者必楚也田嬰不聽遂內魏王而與之並朝齊

侯再三趙氏醜之楚王怒自將而伐齊趙應之大

敗齊於徐州趙謂施之策齊楚如視自黑數一二

宣言之而不聽耶以施之策其於策焉

惠施為齊元作魏交為猶今太子鳴魏記惟中及為

質於齊王欲見之魏王朱倉人謂王曰何不稱病臣

請說嬰子曰魏王之年長矣今有疾公不如歸太

子以德之不然公子高在楚楚將內而立之是齊

抱空質而行不義也

襄王惠王三十五年丁亥

魏惠王死葬有田矣天大雨雪至於牛目故以及其

奇賞彙編入選史

日為壞城郭且為棧道而葬群臣多諫太子者曰

雪甚如此而喪行民必甚病之官費又恐不給請

施期施解也昔更日太子曰為人子而以民勞與

官費用之故而不行先王之喪不義也子勿復言

群臣皆不敢言而以告犀首犀首曰吾未有以言

之也未得其是其唯惠公乎施請告惠公惠公曰

諾駕而見太子曰葬有日矣太子曰然惠公曰昔

王季歷葬於楚山之尾藥水齧其墓藥水也見棺之

前和和棺兩文王曰嘻先君必欲一見群臣百姓

也夫故使藥水見之於是出而為之張朝張幕帝

之界如陣陳
呂蒙米之力王之國不下方楚愈

則必無憂矣之思故邑隨王肅使吏立伏思于

奉明約在大王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

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

張儀欲并相秦魏儀相魏在此十三年故謂魏王曰儀請以秦

攻三川王以其間約南陽約謂使韓氏亡史厭

者名厭韓史之厭謂趙獻與厭俱在楚曰公何不以此楚佐儀求

相之於魏韓恐亡必南走楚儀兼相秦魏則公亦

必并相楚韓也儀因獻得相必德韓楚符

魏王將相張儀犀首弗利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

已合秦魏矣其言曰魏攻南陽秦攻三川韓氏必

下且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得地也則韓之南陽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一

主選史

舉矣子盡少委焉請以事委之以為行功有功魏則秦

魏之交可廢矣魏任行則聽其所為如此則魏必圖秦而棄

儀收韓而相衍公叔以為然因而委之犀首以為

功果相魏衍傳

楚許魏六城與之伐齊而存燕張儀欲敗之謂魏王

曰齊畏三國之合也楚魏燕必反燕地此齊宣固喪

以下楚楚行趙必聽之而不與魏六城是王失謀

於楚而樹怨行而於齊秦也齊遂伐趙趙魏鄰也

魏取乘丘屬秦收侵地虛頓丘危頓丘屬楚破南

陽九夷楚當為內沛豫州郡內許鄆陵危王之所

得者新觀也局魏而道涂宋衛為制言難得所觀

國二事敗為趙驅伐趙亡將及魏長奔走援之

成功縣宋衛成謂楚與之地受地心魏王弗聽也

張儀告公仲令以饑故賞韓王以近河外賞猶餉

近魏故魏恐韓王宣惠也魏王懼問張子張子

曰秦欲救齊韓欲攻南陽秦韓合而欲攻南陽無

異也言無他且以遇王兩君相遇則請信修王不

遇秦韓之十也決矣決無他疑韓以魏不與秦遇

魏王遂尚遇秦信韓尚言欲廣魏救趙體壯云樂

之也此著書者述其遇秦之効魏斤元作楚人遽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一

主選史

於革下地欲革宜南邪處傳連楚伐齊之事遂敗

張儀惡陳軫於魏王曰軫善事楚為求壤地也甚力

公雖百說之猶不聽也公不如以補儀之言為資

而反於楚王反言報之陳軫曰善因使人先言於

楚軫自是

張儀欲窮陳軫時在楚令魏王召而相之來將倍元作

之將行其子陳應止其公之行公翁同項羽曰

物之泄者泄謂其謀之深不可不察也鄭彊出秦彊自秦

曰應為智言能止其父夫魏欲絕楚齊必重迎公楚必

合齊而魏欲鄧中不善公者欲公之去也必勸王

多公之車王楚懷公至宋道稱疾而母行使人謂齊

王問曰魏之所以迎我者欲以絕齊楚也齊王曰

子東使東齊無之魏而見寡人也請封子因以魯侯

之車迎之以魯侯所迎魯侯也

張儀欲以魏合於秦韓而攻齊楚惠施欲以魏合於

齊楚以索兵人多為張子於王所處惠子謂王

曰小事也謂可者謂不可者正半況大事乎以魏

合於秦韓而攻齊楚大事也而王之群臣皆以為

可不知是其可也如是其明邪亡群臣之智術也

奇賞彙編卷五十一十四選史

亡得矣如是其同邪是其可也未如是其明也而郡

臣之智術也又非皆同也是其有半塞也塞不

謂劫王者失其半者也事不明而欲王必從是劫

張衍子儀以秦相魏齊楚怒而欲攻魏雍沮魏人謂張

子曰魏之所以相公者以公相則國家安而百姓

無患今公相而魏受兵是魏計過也齊楚攻魏公

必危矣張子曰然則奈何雍沮曰請令齊楚解攻

雍沮謂齊楚之君問曰王亦聞張儀之約秦王乎

惠曰王若相儀於魏齊楚惡儀必攻魏魏戰而勝

是齊楚之兵折而儀固得魏矣若不勝衍魏魏必

事秦以持其國必割地以賂王若欲復攻秦攻其

齊不足以及應秦二國常戰今必此儀之所以與秦

王陰相結也今儀相魏而攻之是使儀之計當於

秦也非所以窮儀之道也齊楚之王曰善乃遂解

攻於魏

哀王魏王于元年謂張儀臣補謂齊王問曰王不如資韓明與之逐

張儀於魏魏因相犀首齊使因以齊魏廢韓朋而

相公叔以伐秦公仲聞之必不入於齊據公於魏

此士言其功也齊廢公仲而是公無患此士計非

逐儀故公仲據儀不合齊先逐儀不

奇賞彙編卷五十一王編史

能得衍令魏非令魏不廢廢明則復善儀

矣於此然後知公仲名存用也元在韓策

陳軫為秦使於齊過魏求見犀首犀首謝陳軫辭不

陳軫曰軫之所以來者事也公不見軫軫且行不

得待異日矣犀首乃見之陳軫曰公惡事乎何為

飲食而無事衍無事必犀首曰衍不肖不能得事

焉何敢惡事陳軫曰請移天下之事於公犀首曰

奈何陳軫曰魏王使事從趙人以車百乘使於楚

公可以居其中而疑之公謂魏王曰軫教臣與燕

趙故矣言與數令人召臣也曰無事必來今臣無

事請聞而往無久言不旬五之期期以十日王必

無辭以止公公得行因自言於庭曰臣急使燕趙

言有急事出使急約車為行具行所當具犀首曰諾謁魏王程

王許之即明言使燕趙諸侯客聞之皆使人告其

王曰李從以車百乘使楚犀首以車三十乘使燕

趙齊王聞之恐後天下得魏於諸侯魏後以事屬

犀首犀首受齊事魏王止其行使初以無事請行今有齊事魏亦

故止之燕趙聞之亦以事屬犀首楚王聞之曰

李從約寡人今燕趙皆以事因犀首魏為王約故諸侯因

合魏犀首必欲寡人寡人欲之乃倍李從而以事

因犀首從與行皆為魏約耳而因行者衆故楚亦因之昔從者欲專於魏也魏王曰

計實彙編卷五十一 去史

所以不使犀首者以為不可不可今四國屬以事

寡人亦以事因焉犀首遂主天下之事復相魏復言

得四國又相魏也非已相魏而又復行傳有在張儀初相之後處謂事之所立唯此有七國捍闔風氣不然醜手辭矣

齊王聞將見燕趙楚之相於衛約外魏不親魏王懼

恐其謀伐魏也告公孫衍公孫衍曰王與臣百金

臣請敗之王為約車載百金犀首期齊王至之日

度其至先以車五十乘至衛問齊行人補以百金

問之曰以請先見齊王乃得見因久坐安從容談二

國之相怨謂齊王曰王與三國約外魏魏使公孫

行來今久與之談是王謀三國也齊王曰魏王聞

寡人來使公孫子勞寡人寡人無與之語也三國

之相不元作信齊王之遇遇事遂敗按上章張儀以計去之乃得相而儀實相與四歲則所謂以計去之在儀欲相之初行得相宜在儀復相秦之時也

魏令公孫衍請和於秦秦母恢教之語曰無多割和

成固有秦重和以與王遇和不成則後必莫能以

魏合於秦者矣行已悟秦故

公孫衍為魏將與其相田需元作編從不善季子詳

為衍謂梁王曰獨不見夫服牛驂驥乎不可以行

青實彙編卷五十一 去史

百步今王以衍為可使將故用之也而聽相之計

是服牛驂驥也牛馬俱死而不能成其功王之國

必傷矣願王察之說謂此用賢而使不肯問之

犀首田盼欲得齊魏之兵以伐趙梁若與田侯王聞不

欲犀首曰請國出五萬人不遇五月而趙破田盼

曰夫輕用其兵者其國易危易用其計者其身易

窮公今言破趙太易恐有後咎犀首曰公之不慧

也夫二君者固已不欲矣今公又言難以懼之是

趙不伐而二士之謀困也行盼且公直言易而事

已去矣夫難構而兵結田侯梁君見其危又安敢

釋卒不我予乎田盼曰善遂勸兩君聽犀首犀首
補二田盼遂得齊魏之兵兵未出境梁君田侯恐
其至而戰敗也悉起兵從之大敗趙氏

犀首見梁君曰臣盡力竭智欲以為王廣土取尊名

田需從中敗君王又聽之足臣終無成功也需亡

臣將侍需侍臣請亡王曰需寡人之股掌之臣也

猶股為子之不便也殺之亡之毋謂天下何內之

無若群臣何也內謂親之稱新今吾為子外之令

毋敢入子之事入猶與焉入子之事者吾為子殺之亡

之胡如何胡猶與犀首許諾於是東見田嬰與之約結

奇賞彙編 卷五 史

召文子田而相之魏身相於韓身行蘇代為田需

說魏王曰臣請問文之為魏孰與其為齊也王曰

不如其為齊也行之為魏孰與其為韓也行時屬

韓故下蘇代王曰不如其為韓也行而蘇代曰衍

將右韓而左魏右言助文將右齊而左魏二人者

將用王之國舉事於世中道而不可也中道猶中立

全二王且無所聞之矣不聞所王之國雖滲言浸

謂如漏樂而從之可也言如漏器尚足樂雖從二

器然王不如舍需於側舍猶以稽二人者之所

為二人者曰需非吾人也需非二人之黨吾舉事而不利

於魏需必挫我於王二人者必不敢有外心矣二

人者之所為之利於魏與不利於魏王厝需於側

厝措以稽之臣以為身利身王而國便於事王曰

善果厝需於側厝謂哀王於是亦有人君之言不

之事蘇代入之矣待行如是可也始予

史舉即日茂非犀首於王犀首欲窮之謂張儀曰請

令王讓先生以國行以此說儀使之為王為堯舜

矣而先生弗受亦許由也衍因令王致萬戶邑於

先生弗受國張儀說因令史舉數見犀首王聞之

而弗任也任猶信也舉既弗之史舉不辭而去

奇賞彙編 卷五 史

楚王懷攻梁南韓氏因圍黃元作黃成恢魏為犀首

謂韓王稷曰疾攻黃楚師必進矣魏不能支交臂

而聽楚韓氏必危故王不如釋黃魏無韓患必與

楚戰戰而不勝大梁不能守而又況存黃乎若戰

勝兵罷敵罷音大王之攻黃易矣

張儀為秦連橫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

三十萬入地四平諸侯四通條達幅湊如木枝布

湊之如無有名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不過百里

從陳至梁二百餘里馬馳人趨不待倦而至梁言

鄭所至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

卒戍四方它國境或有山川關塞守亭障者參列

十里一亭障也築城壘為之粟糧漕庾不下十萬魏

之地勢故戰場也魏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

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與韓則韓

攻其西不與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

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為從者以安社稷尊主強兵

顯名也合從者一天下約為兄弟刑白馬以盟於

洹水之上以相堅也夫親其弟同父母尚有爭錢

財而欲恃詐偽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以成亦

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拔卷行燕酸棗

奇賞彙編

卷五

干選史

劫衛取晉陽則趙不南趙不南則魏不北魏不北

則從道絕主從者趙故則太王之國欲求無危不

可得也秦挾韓而攻魏韓劫於秦不敢不聽秦韓

為一國魏之亡可立而須也此臣之所為大王患

也為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

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卧國必無憂矣且夫秦

之所欲弱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若魏楚雖有富

大之名其實空虛其卒雖眾多然而輕走易北不

敢堅戰患魏之兵南而而伐勝楚必矣夫虧楚

而益魏攻楚而適秦適猶內嫁禍安國此害事也

大王不聽臣秦甲出而東伐雖欲事秦而不可得

也且夫從人多奮辭猶大而寡可信說一諸侯之

主出而乘其車約一國而成反而取補封侯之基

是故天下之游士莫不日夜搢腕搢把腕瞋目張

口切齒言之切齒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主覽其辭

牽其說惡得無眩哉臣聞積羽沉舟群輕折軸衆

口鑠金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魏王曰寡人蠢愚

前計失之請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効河

外儀傳在諸國之先彪謂魏邇秦而無阻固凡橫

豈能有愛於我哉兵來不除道何為以說客先之

奇賞彙編

卷五

干選史

是知其不可而謀我也且我事秦安得高卧而無

憂哉如是展轉計之則嚴之辭屈矣魏不攝諸侯

將又何以彼魏四達之國又過於秦彼魏堅約不轉

也我何懼乎秦如是則諸侯一矣惜魏之不知出此

齊魏約而伐楚以董慶為質於齊楚攻齊大敗之而

魏弗救田嬰怒將殺董慶肝夷皆魏謂田嬰曰楚

攻齊大敗之而不敢深入者以魏為將內之於齊

入乃擊之也而擊其後今殺董慶是示楚無魏也

魏怒合於楚齊必危矣不如貴董慶以善魏而疑

之於楚也

張儀走之魏傳言秦武元年群臣魏將迎之張丑諫

於王欲勿內不得於王王不聽也張凡退復諫於王曰王亦聞老妾事其主婦者乎了長色衰更嫁而已

今臣之事王若老妾之事其主婦者魏王因

不納張儀虎謂止之自此若此豈可望以士君子之行哉哀王聽其說亦魏之幸也

文子田需周霄至是三十年矣相善欲罪犀

首犀首患之謂魏王曰今所患者齊也嬰子言行

於齊王聞王欲得齊則胡不召文子而相之彼必

務以齊事王王曰善因召文子而相之犀首以倍

田需周霄三人雖善文今行爲文必善行善則復背其所善

奇賞彙編卷五十一王選史

魏王令惠施施自孟子時至是亦三十餘年之楚令犀首之齊釣二

子者言思施乘數釣之數將測交也測猶上也視何國厚吾使

犀首之齊惠施之楚釣二子者將測交也施欲楚之厚已

楚王聞之因郊迎惠施

田需貴於魏王惠子曰子必善左右今夫楊橫樹之

則生倒樹之則生折而樹之又生然使十人樹楊

一人拔之則無生楊矣故以十人之衆樹易生之

物然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也今

子雖自樹於王而欲去子者衆則子必危矣

田需死昭魚謂蘇代曰田需死吾恐張儀薛公嬰犀

首之有一人相魏者代曰然則相者以誰而君便

之也昭魚曰吾欲太子之自相也代曰請爲君北

見梁王必相之矣昭魚曰奈何代曰若其爲梁王

也若汝代請說君昭魚曰奈何對曰代也從楚來昭

魚甚憂代曰君何憂曰田需死吾恐張儀薛公犀

首有一人相魏者代曰勿憂也梁王長主也必不

相張儀張儀相魏必右秦而左魏薛公相魏必右

齊而左魏犀首相魏必右韓而左魏梁王長主也

必不使相也王曰然則寡人孰相以史補王曰下入字代曰

奇賞彙編卷五十一王選史

莫如太子之自相是三人皆以太子爲非固相也

固猶皆將務以其國事魏而欲丞相之壘印以魏

之強而持三萬乘之國輔之魏必安矣故曰不如

太子之自相也遂北見梁王以此語告之太子果

自相魏記九年有

周寂善齊翟強善楚二子者欲傷張儀於魏張子聞

之因使其人侯之爲見者見者當與問見者

問以何因無敢傷張子此九年儀再相魏時

周寂人齊魏不秦王怒令姚賈讓魏王寂蓋秦所

者魏王爲之魏寂蓋秦亦謂秦王曰魏之所以爲

王通天下者以周寂也今寂適寡人入齊齊無通
於天下矣齊秦為敵魏既以寂通天下於秦則外
之齊敗齊事敵邑之事王亦無齊累矣齊納魏所
因不通齊矣魏既與秦通秦則魏可
以絕大國欲急兵齊則趣趙而已從使應秦也魏
故所以自為也按此魏與始皇所問之人相去
八十餘年高誘欲以為陳賈若此人者可也蓋陳
容後得齊姓姓而孟子與秦武魏家時相及獨
以毀韓非相毀之人為此人則年時相絕大遠矣

秦召魏相信安君史不信安君不欲往蘇代為說秦

王昭武曰臣聞之忠不必黨為信安說黨不必忠

今臣願為補大王陳臣之愚意恐其不忠於下吏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一 王通史

自使有要領之罪要領斬願大王察之今大王令

人執事於魏謂別置相以完其交臣恐魏交之益

疑也將以寒趙也信安必在趙者秦召臣又恐趙

之益勁也交魏夫魏王之愛習魏信也其矣魏信

安者其智能而任用之也厚矣其畏惡嚴尊秦也

明矣惡猶今王之使人入魏而不用則王之使人

入魏無益也若用用秦魏必舍所受習而用所畏

惡此魏王之所不安也夫舍萬乘之事而退謂去

此魏信之所難行也夫今人之君處所不安令人

之相行所不能以此為親則難久矣臣故恐魏交

之益疑也且魏信合事亦去則魏謂之謀者必

曰舍於秦此舍猶棄奪其愛秦必令其所愛信者

用趙是趙存而我亡也魏也秦料欲塞趙而云

趙安而我危也則上有野戰之氣將與下有堅

守之心臣故恐趙之益勁也魏不能獨拔大王欲

完魏補之交而使趙小心乎不如用魏信而尊之

以名魏信事王國安而名尊離王不事國危而權

輕然則魏信之事王也上所以為其主者忠矣下

所以自為者厚矣彼其事王必完矣趙之用事者

必曰魏氏之名族不高於我上地之實不厚於我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一 王通史

魏信以謂魏事秦秦甚善之國得安焉身得尊

焉今我構謂難於秦兵為招質言於用兵為招

為之張本謂國處削危之形非得計也結怨於外主

患於中身處死亡之地非完事也彼將傷其前事

而悔過其行冀其利必多割地以深下王下亦則

是大王垂拱多割地以為利重得地則堯舜之所

求而不能得也臣願大王察之而何安於地此時

之士欲重其事而謂

樓梧魏人後約秦魏魏太子為質此十二紛彊魏人欲

敗之謂太后曰國與還者也還猶反也而國相敗

秦而利魏魏必負之負言魏得利而強將負秦之

日太子為黃矣黃所謂太后坐王而泣使王坐而

王因疑於太子下決令之留於酸棗樓子患之昭

行爲周之梁樓子告之昭衍見梁王梁王曰何聞

日聞秦且伐魏王曰爲期與我約夫言期以太子

爲此故日秦疑於王之約以太子之留酸棗而不

之秦秦王昭之計日魏不與我約必攻我我與其

處而待之見攻不如先伐之以秦強折節而下與

國與與國臣臣恐其害於東周子欲正言魏受伐魏

與元在秦策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一

秦楚攻圍皮氏二年爲魏謂楚王慎日秦楚勝魏魏

王之恐有也見亡也元作必合於秦王何不背秦

而與魏王魏王喜必內太子豈秦歸太秦恐失楚

必効城地於王王雖復與之攻魏可也楚王曰善

乃背秦而與魏魏內太子於楚秦恐許楚城地欲

與之復攻魏樗里疾怒欲與魏攻楚恐魏之以太

子在楚不肯也爲疾謂楚王日外臣疾使臣謁之

日敝邑之王昭欲効城地前許之而爲魏太子之

尚在楚也是以未敢王出魏質臣請効之而復固

秦楚之交以疾攻魏此疾速楚王曰諾乃出魏太

子秦因合魏以攻楚

魏太子在楚爲元作樓子庫也從太子爲於鄢陵楚

所封日公必且待齊楚之合也以救皮氏今齊楚

之理必不合矣彼翟子強也魏之所惡於國者無

公矣無如其人皆欲合齊秦外楚以輕公人翟公

必謂齊王日魏之受兵非秦實首伐之也楚惡

魏之事王也故勸秦攻魏齊王故欲伐楚此士言

而而又怒其不已善也必令魏以地聽秦而爲和

以張子之強言侯有秦韓之重齊王惡之而魏王

不敢據也言魏義爲今以齊秦之重外楚以輕公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一

臣爲公患之鈞之出地以爲和於秦也鈞言齊豈

若由楚乎秦疾攻楚衍楚還兵魏王必懼公因割

寄元作汾北以予秦而爲和汾北魏地鄢陵宜固其

合親以孤齊秦楚秦楚重公公必爲相矣臣意

秦王昭與樗里疾之欲之也臣請爲公說之乃謂

樗里子曰攻皮氏此王之首事也首言而不能拔

天下且以此輕秦且有皮氏於以攻韓魏利也樗

里子曰吾已合魏矣無所用之故史書未對日臣

願以鄙心意公意猶公無以爲罪有皮氏國之所

大利也而以與魏公終自以爲不能守也故以與

魏今公之力有餘守之於守為何故而弗有也樗

里子曰柰何曰魏王之所恃者齊楚也所用者樓

庫翟強也今齊王謂魏王曰欲誦攻於齊秦欲誦

也楚王懷怒於魏之不用樓子而使翟強為和也

和齊怨顏已絕之矣怨魏欲絕之魏王之懼也見

亡形而懼翟強欲合齊秦外楚以輕樓庫此強樓

庫欲合秦楚外齊以輕翟強公不如按魏之和和

使人謂樓子曰子能以汾北與我乎請合於楚

外齊以重公也此吾事也疾言此事樓子與楚王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一 王選史

必疾矣言應又謂翟子子能以汾北與我乎強亦

必為合於齊外行於楚以重公也翟強與齊王必

疾矣是公外得齊楚以為用內得樓庫翟強以為

佐上魏言之何故不能有地於河東乎言出得皮

樓庫在楚欲因楚和秦以息攻鄂陵不順也故此

士說之入說樓里凡其辭兩言齊楚翟樓示無所

偏也而於楚獨曰吾

獻書秦王曰臣竊聞大王之謀出事於梁謂攻謀

恐不出於計矣非得願大王之熟計之也梁者山

東之要也服人身有蛇於此謂率然擊其尾其首

救擊其首其尾救擊其中身首尾皆救今梁者天

下之脊也夫秦攻梁者是示天下要斷山東之脊

也要斷是山東首尾皆救中身之時也山東見亡

必恐恐必大合山東尚強臣見秦之必大憂可立

而待也臣竊為大王計不如南出事於南方謂其

兵弱天下不補必能救地可廣大言秦國可富兵

可強主可尊王不聞湯之伐桀乎試之弱密須氏

試謂先之以其弱可必克也周紀注密須在安定陰密以為武教得密須氏

而湯知服桀矣今秦欲與山東為讎不先以弱為

武教兵必大挫國必大憂秦果南攻藍田鄢郢藍田

秦地疑行文處謂征伐先後理正應兩故司馬錯

為秦議以伐蜀為先而我藝祖欲平太原諸國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一 王選史

亦先平蜀

魏秦伐楚秦昭六年與魏韓魏王不欲樓縷謂魏王

曰王不與秦攻楚楚且與秦攻王王不如令秦楚

戰王交制之緩時為秦計平

昭王哀王于元年報王二十年丙寅

秦敗東周與魏戰於伊闕殺犀武此三魏令公孫衍

乘勝而留於境乘言因秦勝我留而與之請卑辭

割地以講於秦為實屢魏謂魏王曰臣不知行之

所以聽於秦之少多然而臣能半行之割而令秦

講於王王曰柰何對曰王不若與實屢關內侯侯

問內耳此而令之趙王重其行而厚奉之因場言
曰聞周魏今實屢已割魏於奉陽君而聽秦矣趙國
講夫周君實屢奉陽君之與穰侯質首之仇也今
行和者實屢也制割者奉陽君也太后恐其不因
穰侯也之仲而欲敗之必以少割請合於王而
和於東周與魏也

秦約趙而伐魏魏王患之芒卯曰王勿憂也臣請發
張倚魏人使謂趙王文曰夫鄴寡人固形元作弗有
也形猶勢也高注為刑法今大王收秦而攻魏寡
人請以鄴事大王趙王喜召相國而命之曰魏王

奇賞彙編

卷辛一

三選史

請以鄴事寡人使寡人絕秦相國曰收秦攻魏利
不過鄴今不用兵而得鄴請許魏張倚因謂趙王
曰敝邑之吏効城者已在鄴矣大王且何以報魏
趙王因令閉關絕秦秦趙大惡芒卯應趙使曰敝
邑所以事大王者為完鄴也今効元作鄴者使者
之罪也卯不知也趙王恐魏承秦之怒遂割五城
以合於魏而支秦此六年書卯以詐重者此也
夫之於魏孝成失之於韓雖所喪敗
有寡多之差其貪而不明與父子也
芒卯謂秦王曰王之士未有為之中者也中謂用
事於諸
國之中猶
臣聞明王不肯元作中而行王之所欲

於魏者長平元作羊平王屋在河東北洛林即蘇
謂林中南之地也王能使臣為魏之司徒本所
先陵林也謂為則臣能使魏獻之秦王曰善因任以為魏
之司徒謂魏王曰王所患者上地也上地之秦之
所欲於魏者長平王屋洛林之地也王獻之秦則
上地無憂患因請以下兵東擊齊齊地必遠矣魏

王曰善因獻之秦地入數月而秦兵不下魏王謂
芒卯曰地入數月而秦兵不下何也芒卯曰臣有
死罪雖然臣死則契折於秦折毀也言不王無以
責秦王因赦其罪臣為王責約於秦乃之秦謂秦

奇賞彙編

卷辛一

三選史

王曰魏之所以獻長平王屋洛林之地者欲以下
大王之兵東擊齊也今地已入而秦兵不可下臣
則死人也雖然後山東之士無以利事王者矣秦
王懼然曰國有事未瞻元作下兵也賜給今以兵
從後十日秦兵下芒卯并將秦魏之兵以東擊齊
啓地二十二縣
蘇代元作秦拘於魏欲走而之齊元作魏氏閉關而
不通齊使蘇厲為之謂魏王曰齊請以宋地時宋
此侵伐封涇陽君而秦不受也夫秦非不利有齊
所得耳而得宋地然其所以不受者不信齊王問與蘇代

也其善魏今秦見齊魏之不合行也如此其甚也則

齊必不欺秦而秦信齊矣齊秦合而涇陽君有宋

地則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復東蘇代使齊秦必

疑齊而不聽也夫齊秦不合天下無憂伐齊成則

地廣矣齊無秦而魏伐之可以得地蘇代有在齊伐宋之前

五國伐秦成澤之役無功而還其後齊欲伐宋而秦

禁之齊令宋郭之秦請合而以伐宋秦王昭許之

魏王畏齊秦之合也欲請於秦謂魏王曰秦王謂

宋郭曰分宋之城服宋之强者六國也乘宋之敝

而與王爭得者王齊楚魏也請為王毋禁楚之伐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一 三選史

魏也而王獨舉宋王之伐宋也請剛柔而皆用之

宋強宋弱如宋者欺之不為逆殺之不為讎者也

王無與之講以取地既已得地又以力攻之期於

暗宋而已矣臣聞此言而竊為王患元作秦必且

用此於王矣用楚又必且劫元作王以求地既已

得地又且以力攻王又必謂王元作使王輕齊齊

魏之交已醜也又且收齊以東索於王秦當用此

於楚矣又當用此於韓矣願王之深計之也秦善

魏不可知也已言不信故為王計太上伐秦其次賓

秦其次堅約而詳講與國無相離也秦齊合國不

可為也已王其聽臣也必無與講與秦秦權重魏

魏冉明熱元作是是明且熱故有謂元作足下謂魏

王當傷秦者傷不敢顯也恐秦天下可令伐秦則

陰勸而弗敢圖也見天下之傷秦也則先嚮與國

而以自解也言與國為天下可令賓秦則為劫於

與國而不得已者天下不可則先去背諸而以秦

為上交以自重也如是人者嚮王以為資者也而

焉能免國於患免國於患者必窮三節而行其上

上不可則行其中中不可則行其下下不可則明

不與秦而生以殘秦生猶進言使秦皆無有怨百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一 三選史

利唯已之曾安已上曾則也言使秦見殘不擇

仙今天元作下嚮之以合於秦秦所嚮是免

國於患者之計也臣何足以當之雖然願足下之

論臣之計也燕齊讎國也兩國自宣閔易秦兄弟

之交也與秦合讎國以伐婚姻魏魏兄弟也此王欲

秦臣為之苦矣言伐秦之難黃帝戰於涿鹿之野

而西戎之兵不至禹攻三苗而東夷之民不赴元

起言帝王用兵猶以燕齊補伐秦黃帝之所難也

而不從者不經見以燕齊補伐秦黃帝之所難也

而臣已致燕甲而起齊兵矣臣又徧事三晉之吏

奉陽君孟嘗君韓珉元從周寂周韓餘為徒與為

從而下之恐其伐秦之疑也又身自體於秦

份之言合諸國也請焚天下之秦符者臣也夫傳

焚符之約者臣也諸國次使五國約閉秦關

者臣也不通奉陽君韓餘為既和矣蘇脩朱嬰

之刊皆陰在邯鄲臣又說齊王而往敗之以宋鄭

約天下共誦因使蘇脩游天下之語揚論而以齊

為上交蓋兵請伐魏兵齊臣又爭之以死而果西

因蘇脩重報也脩在邯鄲齊之西臣非不知秦權元

勅之重也然而所以為之者為足下也虎謂此非

也故史言代後約從親如蘇秦時獨所謂行其上

不可則行其中下為不可用也大伐秦不勝竄走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一 未成之不給安能實之諸侯見其敗輕之矣豈有

聽其堅約之說哉蓋代之計專以伐之為上而游

辭以見其多策耳 計不出於此也

葉陽君人約魏魏王將封其子謂魏王曰王嘗身濟

漳朝邯鄲抱葛孽元作陰成以為趙養邑供養而

趙無為王有也王能又封其子河元作陽姑密元

永乎趙惠文十三年有與此語同云臣為王不取

也魏王乃止惠文十三年

秦使趙攻魏魏謂趙王文惠曰攻魏者亡趙之始也昔

者晉人欲亡虞而先伐虢伐虢者亡虞之始也故

荀息以馬與璧假道於虞宮之奇諫而不聽卒假

晉道晉人伐虢反而取虞故春秋書之以罪虞公

今國莫強於趙而并行齊秦王昭賢而有聲者相

之并猶兼聲感聲相助也所以為心腹之疾者趙

也趙為疾魏者趙之號也趙者魏之虞也聽秦而

攻魏者虞之為也賴王之熟計之也

秦將伐魏魏王聞之夜見孟嘗君下傳齊聞驕故奔

告之曰秦且攻魏子為寡人謀奈何孟嘗君曰

有諸侯之救則國可存也王曰寡人願子之行也

重為之約車百乘孟嘗君之趙謂趙王文惠曰文願

借兵以救魏趙王曰寡人不能孟嘗君曰夫敢借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一 兵者以忠王也王曰可得聞乎孟嘗君曰夫趙之

兵非能強於魏之兵魏之兵非能弱於趙也然而

趙之地不歲危而民不歲死而魏之地歲危而民

歲死者何也以其西為趙蔽也魏在趙西今趙不

救魏魏歟盟於秦歟歟是趙與強秦為界也地亦

且歲危民亦且歲死矣此文之所以忠於大王也

趙王許諾為起兵十萬車三百乘又北見燕王

曰先日公子稍其嘗約兩主之交矣今秦且攻魏

願大王之救之燕王曰吾歲不熟二年矣今又行

數千里而以助魏且奈何田文曰夫行數千里而

救人者此國之利也今魏王出國門而望見軍雖欲行數千里而助人可得乎燕王尚未許也田文曰臣効便計於王王不用臣之忠計文請行矣恐天下之將有大變也王曰大變可得聞乎曰秦攻魏未能克之也而臺已燔游已奪矣下服而燕不救魏魏王折節割地以國之半與秦秦必去矣秦已去魏魏王悉韓魏之兵又西借秦兵以因趙之衆以四國攻燕王且何利利行數千里而助人乎利出燕南門而望見軍乎則道里近而輸又易矣王何利燕王曰子行矣寡人聽子乃爲之起兵八萬車三百乘以從田文魏王大說曰君得燕趙之兵甚衆且亟矣秦王昭大恐割地請講於魏因歸燕趙之兵而封田文燕趙之兵而封田文矣其說趙也通而不偏魏侯攻大梁秦昭二十四年攻魏乘郢北元作北郢其北魏王且從服也謂魏侯曰君攻楚得宛穰以廣陶攻齊得剛博並屬以廣陶得許鄆陵以廣陶秦王昭不問者何也以大梁之未亡也今日大梁亡許鄆陵必議議其不當得議則君必窮爲君計者勿攻便

白圭魏人孟子稱之魏王曰新城君曰夜行者能無爲新不能禁狗使無吠已也故臣能無議君於王戎貴於秦王宜爲秦王今圭不能禁人議於君也秦攻韓之管後志河南管城注在京縣東北魏王發兵救之昭忌曰夫秦強國也而韓魏壤秦接地與秦元作不出攻則已若出攻非於韓也必於魏也今幸而於韓此魏之福也王若救之夫解攻者必韓之管也致攻者必魏之梁也魏王不聽曰若不因救韓韓怨魏西合於秦秦韓爲一則魏危遂救之秦果釋管而攻魏魏王大恐謂昭忌曰不用子之計而禍至爲之奈何昭忌乃爲之見秦王昭曰臣聞明王之聽也不以挾私爲政與止是秦行也以諸國秦攻而願大王無攻魏聽臣也秦王昭曰何也昭忌曰山東之從時合時離何也秦王昭曰不識也曰天下之合以王之不必也前言不可測也方其離也以王之必也知免不伐一不移伐則諸國今攻韓之管國危矣未卒而移兵於梁合天下之從無精於此者矣明以爲秦之求索必不可支也故爲王計者不如制元齊趙秦已制趙則燕不敢不事秦荆濟不能獨從

荆楚天下爭敵於秦則弱矣諸國合而弱秦王乃止秦代韓而魏救之挑秦之禍昭王言是也也要之從約堅則宜救猶救同室之難也無從約而救之則是鄉鄰有屬被髮纓冠而往是豈不可乎已
芮宋魏人欲絕秦趙之交故令魏氏收秦太后之養地宣太秦王昭怒芮宋謂秦王曰魏委國於王委與而王不受故委國於趙也李郝趙人謂臣曰子言無秦而養秦太后以地是欺我也故敝邑收之秦王怒遂絕趙
為魏謂楚王順曰索攻魏於秦楚以攻魏秦必不聽奇貨彙編宋王王士
王矣是智困於秦而交疏於魏也楚魏有怨則秦重矣故王不如順天下天下不欲秦伐魏遂伐齊與魏便地言以所得齊地兵不傷交不變所欲必得矣魏與魏易兩使也
管鼻魏之令魏程強與秦事推之於強謂魏王曰鼻之鼻之與強猶晉人之與楚人也晉人見楚人之急帶劍而緩之楚人惡其緩而急之今鼻之入秦之傳舍傳食其傳止舍不足以舍之侍衛之盛強之人無蘇於秦者言秦輕之無強王貴臣也而秦若此其甚安可秦待已已厚可以不與秦事秦強矣欲其重之必令與秦事可乃

成陽君秦昭十七年入朝者於此知為韓人不疑欲以韓魏聽秦魏王弗利白珪謂魏王曰王不如陰使人說成陽君曰君入秦秦必留君而以多割於韓矣韓不聽秦必留君而伐韓矣故君不如安行徐求質於秦質事有不留之成陽君必不入秦秦韓不不合則王重矣
安釐王昭王三十九年乙酉
秦敗魏於華華山在弘農華陰秦紀作華陽走芒卯而圍大梁須賈魏人為魏謂穰侯曰臣聞魏氏大臣父兄皆謂魏王曰初時惠王伐趙戰乎三梁秦秋
奇貨彙編宋王
梁漢夏陽也河南有梁周小邑十萬之軍拔邯鄲秦十二年攻趙虜莊賈趙氏不割而邯鄲復歸齊人攻燕殺子之破故國燕不割而燕國復歸燕趙之所以國全兵勁而地不并乎諸侯者以其能忍難而重出地也宋中山數伐數割而隨以亡臣以為此臣魏燕趙可法而宋中山可無為也夫秦貪戾之國而無親讎食魏盡晉國戰勝罕子地割八縣地未畢入而兵復出矣夫秦何厭之有哉今又走芒卯入北地梁之北此非但攻梁也且劫王以多割也王必勿聽也今于循楚趙而講所請也以下文攻之秦時蓋合楚

趙共攻魏魏見二國焉秦用楚趙怒而與王爭事

遂欲講秦不反覆恩之也

秦秦必受之秦恢楚趙之兵以復攻則國救亡不

可得行也已願王之必無講也王若欲講必少割

而有質亦事不然必敗是臣之所聞於魏也願君

之以是慮事也周書曰維命不于常此言幸之不

可數也夫戰勝罽子而割八縣此非兵力之精非

計之功也天幸為多矣今又走芒卯入北地以攻

大梁是以天幸自為常也智者不然臣聞魏氏悉

其百縣勝兵以止戍大梁臣以為不下三十萬以

三十萬之衆守十仞之城臣以為雖湯武復生弗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一 罕選史

易攻也夫輕信楚趙之兵陵十仞之城賊三十萬

之衆而志必舉之臣以為自天下之始分以至於

今未嘗有之也攻而不能拔秦兵必罷音疲陰必亡

陰陰侯則前功必棄矣今魏方疑可以少割收也

願君補之及楚趙之兵未任於大梁也未以攻亟

以少割收魏魏方疑而得以少割為和必欲之則

君得所欲矣楚趙怒於魏之先已講也已兵未未

必爭事秦從是以散從橫而君後擇焉擇其所與

後且君之嘗割晉國取地也何必以兵哉先割取

其夫兵不用而魏効絳安邑又為陰啓以拓陰之

地兩機盡謂得縣啓故宋衛効魏自北國尤

憚元有秦兵出地而小已合魏合而君制之何求

而不得何為而不成臣願君之熟計而毋行危也

穰侯曰善乃罷梁圍彪謂實之說不足已秦也

不切夫以秦為天幸而欲其母母行危也秦信之

哉秦宜沮於是哉梁圍之解將別有故非實力也

秦敗魏於華魏王且入朝於秦周訴謂王曰宋人有

學者三年反而名其母其母曰子學三年反而名

我者何也其子曰吾所賢者無過堯舜堯舜名吾

所大者無大天地天地名今母賢不過堯舜母大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一 罕選史

不過天地是以名母也其母曰子之於學者於其

將盡行之乎願子之有以易名母也子之於學也

將有所不行也願子之且以名母為後也今王之

事秦尚有可以易入朝者乎願王之有以易之而

以入朝為後魏王曰子患寡人入而不出邪許綰

為我祝曰入而不出請殉寡人以頭周訴對曰如

臣之賤也今人有謂臣曰入不測之淵而必出不

出請以一鼠首為汝殉者臣必不為也今秦不可

知之國也猶不測之淵也而許綰之首猶鼠首也

內王於不可知之秦而殉王以鼠首臣竊為王不

曰王視楚王項楚王入秦絕王以三乘先之先楚至秦

期曰吾始已諾於應侯矣今不行者欺之矣支期

角臣也支期說於長信侯曰王命召相國長信侯

學一 選史

生乎安窮乎安貴乎君其先自爲計後爲魏計長

王急召君不行血濺君襟矣長信侯行支期隨

臣已恐之矣長信侯入見王王曰病甚柰

長信侯曰王毋行矣臣能得之於應侯矣

期則豈賢於訴哉蓋期之所効者事而訴之所論者理肅王固可示以事而難以理論也微二臣者

軍之戰魏不勝秦明年將使段干崇割地而講孫

善用不勝矣而秦不以勝之上割可謂不善用勝

也。且夫欲璽者，得其璽，具璽，段于子也。王因使之割地。

地而欲地者制璽其勢必無魏矣且夫奸臣固皆

卷五十五

也華更對曰王獨不見夫博者之用梟邪猶上善用勝矣

今君劫於群臣而許秦因曰不可革何用智之不

魏爲與國齊楚約而欲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

謂魏王曰老臣請出西說秦令兵先臣出可乎魏

丈人茫然乃遠至此甚苦矣魏來求救數矣寡人

知魏之急矣。唐睢對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至者，是大王籌策之臣無任矣。不恤且夫魏一萬乘之國，稱東藩受冠帶祠春秋者，以爲秦之強足以爲與也。今齊楚之兵已在魏郊矣，大王之救不至，魏急則且割地而約齊楚。王雖欲救之，豈有及哉？是亡一萬乘之魏而強二敵之齊楚也。竊以爲大王籌策之臣無任矣。秦王喟然愁悟，遽發兵日夜赴魏。齊楚聞之，乃引兵而去。魏氏復全。唐睢之說也。記十一

虞卿謂趙王曰：人之情，寧朝人乎？寧朝於人也？趙

王曰：人亦寧朝人耳。何故寧朝於人？虞卿曰：夫魏爲從主而違者，范痤也。魏今王能以百里之地若

萬戶之都，請殺范痤於魏。范痤死，則從事可移於趙。趙主趙王曰：善。乃使人以百里之地請殺范痤

於魏。魏王許諾，使司徒徒主謀者且執范痤而未殺也。范痤獻書魏王曰：臣聞趙王以百里之地請

殺痤之身，大殺無罪。范痤字薄故也。猶細而得

百里之地，大利也。臣竊爲大王美之。雖然，而有一焉。百里之地不可得而死者，不可復生也。則王必爲天下笑矣。臣竊以爲與其以死，人市不若以生

入市便元作也。又遺其後相信。陵君書曰：夫趙魏

敵戰之國也。趙王以咫尺之書來而魏王輕爲之殺無罪之座，雖不肖故魏之免相行望也嘗以

魏之故得罪於趙。夫國無用臣用言可外雖得地勢不能守，然今能守魏者莫如君矣。王聽趙殺痤

之後，強秦襲趙之欲襲言猶以趙倍趙之割則君將何以止之？此君之累也。信陵君曰：善。遽言之王

而出之。死市下元在趙策魏將與秦攻韓，宋已無史作謂魏王曰：秦與戎翟同俗

有虎狼之心，貪矣。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

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同知也。非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秦昭

四十二年，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其於親戚兄弟若此。而又況於仇讎之敵國也。今大王與秦伐韓而益近秦，臣甚

惑之。而王弗識也，則不明矣。群臣知之而莫以此諫，則不忠矣。今夫韓氏以一女子承一弱主，此十

八年矣。內有大亂，外安能支強秦魏之兵？王以爲不破手韓亡，秦有鄭地。時鄭亡與大梁鄰王以爲

安乎？王欲得故地，蓋音夷地於而今負強秦之禍

入此一語

青賞彙編

雙題史

也王以爲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且使事便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之上黨而攻強趙則是復闕與之事也先時趙奢以秦於此秦必不爲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音絕漳滏之水而以與趙兵決勝於邯鄲之郊是受智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元一作谷行三十里而攻危隘之塞所行者甚遠而所攻者其難秦又弗爲也若道河外背大梁而右上蔡召陵以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也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矣秦故有懷地邢丘之城垠津地而以之臨河內河內之共汲莫不危矣秦有鄭地得垣雍秦紀注河內有垣雍城決榮澤屬榮陽昔主在敖倉東而水大梁大梁必亡矣王之使者大過矣乃惡安陵氏於秦安陵魏之不欲攻韓者與群臣異故惡之秦之欲許之久矣許言聽之久言秦之先自惡之然而秦之葉陽昆陽與舞陽高陵高陵屬魏郡邢此二縣安陵封地聽使者之惡也隨安陵氏而欲亡之秦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則南國必危矣周紀注南國江漢之間又南陽也今詳此時屬韓雖無危則魏國豈得安哉且夫憎韓不受安陵氏

一盤大石
都是活眼

奇賞齋編

單七 選史

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日者異猶秦
乃在河西晉國之去梁也千里有餘言都許有補
河山以關元作關之關入有周韓而間之從橫元作
林軍軍橫之以至於今秦十攻魏五入國中邊城盡
拔文臺墮垂都焚句陽有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
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衛在河淇之間
亦北至乎關魏記注在所亡乎秦者山北山災華
河外河內大縣數百名都數十秦乃在河西晉國
之去大梁也尚千里而禍若是矣又況於使秦無
韓而有鄭地無河山以關之無周韓以間之去大
梁百里禍必百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元作楚
魏疑而韓不可得而約也今韓受兵三年矣受秦兵
秦撓之以講以未地韓知亡猶弗聽投質於趙約質
也見而請為天下鴈行頓刃鴈行言以次進以臣之愚補
觀之則楚趙必與之攻矣此何也則皆知秦欲補
之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兵而臣海內之民必不
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乎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而
挾韓行魏之質以存韓為務因求故地於韓韓必
効之如此則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
共伐韓然而無與張秦鄰之禍夫存韓安魏而利

天下此亦王之大時已通韓之上黨於共莫使音通其道不通道已通因而關之出入者賦之賦
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
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
魏韓是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爲縣則衛大梁河外
必安矣衛時已今不存韓則二周必危安陵必易
秦輕楚趙行楚大破衛齊甚畏皆爲秦天下之西
之也鄉而馳秦入朝爲臣之日不久記有與上二章相
於此者也

秦趙構難而戰長平之後謂魏王曰不如收元作趙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一 吳運史

而構之秦構者合其戰也趙而不構趙趙不

以毀構矣毀折也言不與秦合戰而構之秦趙

必復關關必重魏是并制秦趙之事也王欲焉而

收齊趙攻荆欲也欲焉而收荆趙攻齊欲王之

東長之也秦而欲魏爲之長待之也待魏

長平之役平都君田說魏王曰王胡不爲從魏王曰

秦許吾以垣雍韓所得平都君曰臣以垣雍爲空

割也魏王曰何謂也平都君曰秦趙久相持於長

平之下而無決天下合於秦則無趙合於趙則無

秦秦恐王之變也故以垣雍餌王也秦戰勝趙王

敢責垣雍之割乎王曰不敢秦戰不勝趙王能令
韓出垣雍之割乎韓不長王曰不能臣故曰垣雍
空割也魏王曰善

樓梧約秦魏將令秦王昭遇於境謂魏王曰或謂遇

而無相無相秦必置相不聽之則交惡於秦聽之

則後王之臣自遇將皆務事諸侯之能令於王上

者言處魏上而能使且遇於秦而相秦者相秦

無齊也衛言齊者時君王秦必輕王之強矣無齊

有齊者齊事者王不若相之齊必喜是以有齊

者與秦遇秦必重王矣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一 吳運史

十補八年此八月春謂魏王曰昔曹侍齊曹今而輕

晉齊伐釐莒釐疑扶而晉人亡曹史曹伯陽十五

年哀八繒恃齊而輕越繒東海齊和子亂田和而越

人亡繒哀六年鄭恃魏以輕韓魏前伐榆關

九城圖在滅鄭與此異而韓氏亡鄭原恃秦翟以輕晉秦翟年

穀大凶而晉人亡原信二十五年中山恃齊魏

以輕趙齊魏伐楚而趙亡中山此五國所以亡者

皆有元作所恃也非獨此五國爲然而已也天下

之亡國皆然矣夫國之所以不可恃者多其變不

可勝數也或以政教不脩上下不輯而不可恃者

或有諸侯鄰國之虞而不可恃者或以年數不登

奇貨彙編 而不可恃者或化於利化簡比於患此

臣以此知國之不可必恃也今王恃楚之強而

信春申君之言以是賓元作賓秦而久不可知久猶

即春申君有變是王獨受秦患也即王有萬乘之

國四國而以一人之心為命也臣以此為不完願

王之熟計之也

魏王問張旄曰吾欲與秦攻韓何如張旄對曰韓且

坐而耳亡乎耳待也且割而從天下乎王曰韓且

割而從天下張旄曰韓怨魏乎怨秦乎王曰怨魏

奇貨彙編 卷五十一 王選史

張旄曰韓強秦乎強魏乎問以何王曰強秦張旄

曰韓且割而從其所強與所不怨乎且割而從其

所不強與其所怨乎王曰韓將割而從其所強與

其所不怨張旄曰攻韓之事王自知矣

客謂司馬食其魏人音曰慮久以天下為可一者慮

也是也不知天下者也欲獨以魏支秦者是又不

知魏者也謂茲公指合從不知此兩者又不知茲

公者也然而茲公為從其說何也從則茲公重不

從則茲公輕茲公之處重也不實為期言期於子

何不疾及三國方堅也自賣於秦謂陰倍從秦必

受子不然橫者將圖子以合於秦是取子之資謂

從食其所而以資子之讐也謂橫人將以食其之

秦拔寧邑此二魏王令人謂秦王昭曰王歸寧邑吾

請先天下講元從才從韓下魏韓曰王無聽

其講魏王見天下之不足恃也故欲先講夫亡寧

者室割二寧以求講夫得寧者安能歸寧乎

秦罷邯鄲攻魏取寧邑吳慶吳人恐魏王之講元從才

於秦也謂魏王曰秦之攻王也王知其故乎天下

皆曰王近也近魏也天下以魏為重王不近秦秦

之所去遠去皆曰王弱也之助王不弱二周言實

奇貨彙編 卷五十一 王選史

猶強也秦人去邯鄲過二周而攻王者以王為易

制也王亦知弱之召攻乎若講於秦

魏王欲攻邯鄲季梁魏人非莊聞之中道而反衣焦

不中此於行路犯風口故焦頭塵不去皆以欲見

暇往見王曰今者臣來見人於大行方北面而持

其駕告臣曰我欲之楚臣曰君之楚將奚為北面

曰吾馬良臣曰馬雖良此非楚之路也曰吾用多

資也臣曰用雖多此非楚路也曰吾御者善此數

者愈善而離楚愈遠耳今王動欲成霸王舉欲信

於天下恃王國之大兵之精銳而攻邯鄲以廣地

尊名王之動愈數而離王愈遠耳。晉至楚而北行也。

周肖疑即謂宮他曰：子為肖謂齊王庭曰肖願為外

臣今齊資我於魏宮，他曰不可。是示齊輕也。肖魏

飯重於外是示夫齊不以無魏者以害有魏者肖魏

肖是也故公不如示有魏公曰：此說齊王肖之所

求於魏者，臣請以魏聽齊必資公矣。是公有齊以

齊有魏也。魏重肖當作齊

信陵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趙王孝自郊

迎唐睢元作謂信陵君曰：臣聞之曰，事有不可知

奇賞策編卷五十一 至選史

者有不可不知者，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信

陵君曰：何謂也？封曰：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也；吾

憎人也，不可得而知也；人之有德於我也，不可

可忘也；吾有德於人也，不可不忘也。今君殺晉鄙

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此大德也。今趙王自郊迎

卒，然見趙王辛并臣願君之忘之也。信陵君曰：無

忌謹受教。趙謂唐睢此十一年來救年已九十餘

道不亂者

魏攻管而不下，安陵人魏記注縮高其子為管守

信陵君使人謂安陵君曰：君其遺縮高吾將仕之

院

詳而類

以五大夫使為持節尉尉之持安陵君曰：安陵小

國，也不能必使其民使者自往，請使道使者使人

至縮高之所，復信陵君之命。後簡重也信陵縮高

曰：君之幸高也，將使高攻管也。夫以父攻子，守人

大笑也。守人具見臣而下是背王也。王魏父教子

背，亦非君之所喜也。敢再拜辭使者，以報信陵君

信陵君大怒，遣大使之安陵，曰：安陵之地亦猶魏

也。雖趙今吾攻管而不下，則秦兵及我。管在秦東

社稷必危矣。願君之生束縮高而致之。若君弗致

無忌，將發十萬之師，以告安陵之城。安陵君曰：吾

先君成侯趙主也安陵屬召陵，召陵屬魏，而此謂

魏受詔襄王趙襄以守此地也。手受大府之憲，大府

則此兩屬明矣。憲法令也憲之上篇曰：子弑父

臣弑君，有常刑，不赦。國雖大，赦降城亡子。以城

及亡人，不得與焉。今縮高謹辭大位，以全父子

之義，而君曰必生致之，是使我負襄王詔而廢大

府之憲也。雖死終不敢行。縮高聞之曰：信陵君為

人悍而自用也。此辭反必為國禍。吾已全已，無違

元作人臣之義矣。豈可使吾君有魏患也。乃之使

者之舍劍頭而死。信陵君聞縮高死行素服縞素

避舍使使謝安陵君曰無忌小人也困於思慮
通失言於君敢再拜釋罪拜所以謝也以安陵通高
之義而害處死人以信陵之復而好通高不死
必加兵安陵城破之日固不免死而以此死易一
國之命可
不謂仁乎

魏王與龍陽君魏之幸臣共船而釣龍陽君得十餘魚而

涕下王曰有所不安乎如是何不相告也對曰臣

無敢不安也王曰然則何為涕出曰臣為臣元作王

之所得魚也王曰何謂也對曰臣之始得魚也臣

甚喜後得又益大今臣直欲棄臣前之所得矣今

以臣之凶惡而得為王拂拭席今臣爵至人君走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一 手選史

人於庭在庭則人避人於途在途則人避人四海之內美

人亦甚多矣聞臣之得幸於王也必褰裳而趨大

王王也臣亦猶猶蒙臣之前所得魚也臣亦將棄矣

臣安能無涕出乎魏王曰誤以不告為誤有是心也何

不相告也於是布令於四境之內曰有敢言美人

者族死及由是觀之近習之人其摯誦也固矣摯

進其自其族元作紫元作紫也完矣其自結於王今由

千里之外欲進美人所効者庸必得幸乎假之得

幸庸必為我用乎我謂欲進之人而近習之人相與怨我

見有禍未見有福見有怨未見有德非用智之術

也

或謂魏王王警四疆之內將出兵先令以警之其從於王者

從者十日之內備不具者死王因取其游之旗

舟上繫之之旗於也亦臣為王之楚王辱臣之反

而行行春申君聞之謂使者即此曰子為我反無

見王矣欲其亟反不十日之內數萬之眾今涉魏

境秦使聞之以告秦王秦秦王謂魏王曰大國有

意必來以是而足矣秦恐楚魏合故言魏兵自足

秦可當此語此及下二章元在韓策

魏執魏人謂春申曰人皆以楚為強而君用之弱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一 手選史

也其於執也不然先君者先春申用二十餘年未

嘗見攻令秦欲踰兵於郢元作隘之塞魏記所謂

險塞或以為不使假道兩周倍韓以攻楚不可音

背此昔者所今則不然魏且旦暮亡矣不能愛其

許鄢陵與梧梧屬楚國割以予秦相補去百六十

里言秦伐楚之臣之所見者秦楚鬪之日近元作

已

安邑之御史死其次恐不得也輸人輸安邑為之謂

安邑補令曰公孫綦為人請御史於王王曰彼固

有次吾難敗之因遽置之令聞王言故立其

景閔王安釐子元年

秦攻魏急

始皇五年攻魏取或謂魏王曰棄之不如

用之之易也

棄謂戰而喪地

死之不如棄之之易

也

死謂能棄之弗能用之能死之弗能棄之此人

之大過也今王亡地數百里亡城數十而國患不

解是王棄之非用之也今秦之強也天下無敵而

魏之弱也甚而王以是賓元作秦王又能死而弗

能棄之此重過也今王能用臣之計虧地不足以

傷國卑體不足以苦身解患而怨報怨謂不韋

自四境之內執法以下執政者長為輓

奇賞彙編卷五十一

故畢曰畢猶與嫪氏乎嫪太與呂氏乎

言與嫪氏耳雖至於門閭之下廊廟之上猶之如是也

今王割地以賂秦以為嫪毒功因毒而割卑體以

尊秦以因嫪毒王以國贊嫪毒毒貴矣今又因之

也以嫪毒勝矣以不敗王以國贊嫪毒太后之德

王也深於骨髓王之交最為天下上矣秦魏百相

交也百相欺也言昔之交皆今由嫪氏善秦而交

為天下上天下孰不棄呂氏而從嫪氏時二人天

下必舍元作呂氏而從嫪氏則王之怨報矣

秦王始使人謂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

安陵安陵君其許寡人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

易小甚善雖然受地於先王願終守之弗敢易秦

王不說安陵君因使唐雎元作且使於秦秦王謂

唐雎曰寡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聽

寡人何也且秦滅韓亡魏而君以五十

里之地存者以君為長者故不錯意也今吾以十

培之地請廣於君地而君逆寡人者輕寡人與

唐雎對曰否非若是也安陵君受地於先王而守

之雖千里不敢易也豈直五百里哉秦王怫然怒

謂唐雎曰公亦嘗聞天子之怒乎唐雎對曰臣未

嘗聞也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唐

雎曰大王嘗聞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

免冠徒跣以頭搶地耳唐雎曰此庸夫之怒

也非士之怒也夫專諸之刺王僚也餘與王昭

星襲月聶政之刺韓傀也傀韓相見韓白虹貫日

要離之刺慶忌也欲殺上子慶忌要離與王閭問

今與王其妻于倉鷹擊於殿上此三子者皆

布衣之士也懷怒未發休侵降於天休言微殺

之為與臣而將四矣苦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

步天下鎬素今日是也挺劍而起秦王色撓撓

長跪而謝之曰先生坐何至於此寡人論矣也
夫韓魏滅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
先生也唯自羞上一年請救至是五十餘年矣
處謂諸列劫之上自曹沐以至荆軻皆未
間道非若唐耶者可也爲其
激而發而不事志於此也

凡八十九章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一

美選史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五十一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五十二

戰國策

韓凡五十九章

三晉破智氏

韓傀相韓

成午從趙來

魏之圍邯鄲

申子請仕其從兄

蘇秦說韓合從

宣王謂摎留

奇賞彙編

卷五十二目戰國策

選史

楚昭獻相韓

秦攻陘

秦韓戰于濁澤

顏率見公仲

張儀說韓連橫

鄭疆之走張儀

室陽之役

秦聞室陽

客卿爲韓謂秦

或謂公仲

公仲不信于諸侯

謂公叔

謂公叔毋輕秦

齊令周最使鄭

公仲使韓珉之秦

公仲仇其茂

鄭疆以金入秦

公仲爲韓魏易地

鉤宣之殺韓取秦

襄陵之役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一 戰國策 二 選史

公叔使馮君于秦

公叔與幾瑟爭國

公叔與幾瑟爭國

齊明謂公叔

公叔將殺幾瑟

公叔且殺幾瑟

謂新城君

胡衍之出幾瑟于楚

幾瑟亡之楚

冷向謂幾瑟亡在楚

楚令景鯉入韓

楚圍雍氏五月

楚圍雍氏

或謂韓公仲

或謂公仲曰

韓咎立君未定

五國約攻秦

韓人攻宋

或謂韓王

謂鄭王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一 戰國策 三 選史

韓陽役於三川

秦大韓小

張丑之合齊楚

謂韓相國

韓相公仲

韓珉相齊

謂山陽君

趙魏攻華陽

韓遂向晉于周

張登謂費繇

魏王爲九重之盟
建信君輕韓熙

奇賞彙編

卷五十二

戰國策

四

選史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五十二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戰國策

韓

分晉得南陽及潁川之父城定襄襄城潁陽
潁陰長社陽翟東接汝南西接弘農得新汝

陽

康子

三晉已破智氏將分其地段規謂韓王曰分地必取
成皐韓王曰成皐石潞之地也

潘言其無積

寡人無所

用之段規曰不然臣聞一里之厚而動千里之權

者地利也萬人之衆而破三軍者不意也

言地薄鄭人不

奇賞彙編

卷五十二

一選史

三用臣言則韓必取鄭矣王曰善

諸柳王皆果非常人語

取成皐至韓之取鄭也果從成皐始大

烈侯

景侯元年安王三年壬午

韓傀相韓嚴遂重於君二人相害也嚴遂政議直指

政正舉韓傀之過韓傀以之

衛以此之於朝嚴遂

拔劍趨之以救解

以救至於是嚴遂懼誅亡去游

求人可以報韓傀者至齊齊人或言軫深井里

軫

里名韓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遂陰

交於韓政以意厚之韓政問之曰子欲安用我乎

嚴遂曰吾得爲役之日淺事今薄

薄猶

奚敢有請

於是嚴遂乃具酒自饗，嚴政母前，仲子奉黃金百鎰。仲子前為嚴政母壽，嚴政驚愈怪其厚，固謝嚴

仲子，仲子固進而嚴政謝曰：「臣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為狗屠，可旦夕得甘脆。」肉之肥美者以養親，親供養備，義不敢當。仲子之賜，嚴政子碎人，碎猶辱也因為嚴政語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眾矣，然至齊聞足下義甚高，故直進百金者，特以為丈人麤糲之費。」丈人亦尊稱也，糲，粗也。十太半，斗春米一斛口糲。

有求邪？嚴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幸以養老母。」以有養老母在前，政身未敢以許。

奇賞策編 卷五十二 二選失

人也。嚴仲子固讓嚴政，竟不肯受。然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嚴政母死，既葬，除服，嚴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者，至淺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舉百金為親壽，我義不受。然是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雖耻之意，感言也。心昭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可嘿然而止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為知己者用，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親不

幸而死，仲子所欲報仇者，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韓傀，傀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設，陳也。臣使人刺之，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具車騎壯士，以為羽翼。政曰：「韓與衛相去中間不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執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相生得失，則語泄，語泄則韓舉國而與仲子為讐也。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辭獨行，仗劍至韓，以劍為兵。韓適有東孟之會，地，韓王及相皆在焉，持兵戟而衛侍者甚眾。嚴政直入上階刺殺韓傀，韓傀走而抱剌，元作哀侯，按蓋侯策及傳及其表背書列侯策傳，嚴政刺之兼中列侯左右，可為譏許不可移也。

大亂，嚴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去面之皮扶眼，屠腸。扶挑遂以死。韓取嚴政屍暴於市，縣購之千金。懸金募久之，莫知誰政。姊嬰聞之曰：「吾弟至賢，不可愛妾之軀，滅吾弟之名，非弟意也。」言往

吾意乃之韓，視之曰：「勇哉氣，矜之隆。」矜，自持也。是其軀

責育。軀，軀也。高成，荆矣。今對責育，復以人今死

而無名。不顯其名父母既殺矣，兄弟無有此為，我故也。不顯其名

恐累及姊夫，愛身不揚弟之名，吾不忍也。乃抱屍

昭侯
王十
年癸亥

奇賞齋編

卷五十一

四遊

申子請仕其從兄官

申子請仕其從兄官。仕其從父兄以官。昭侯不許也。申子有怨色。昭侯曰：「非所謂學於子者也。」聽子之謁而廢子之道乎？又亡其行子之術而廢子之請乎？子嘗

蘇秦爲趙

東有宛穰涪水出潁川陽城南有陘山地方千

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強弓勁弩皆自韓出谿子

少府下皆弩名出真訓注谿于國名夾時力距來

徐注作之得時力倍於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

足而射舉蹠百發不暇止遠者達習近者掩心箭中

韓卒之劒戟皆出於冥山棠谿墨陽合伯鄧

奇賞齋編

卷五十二

五選史

師宛馮亭務訓墨注陽美翽名合伯地跌鄧即

洛師榮陽緇馮池龍淵太阿胡子曰吳有干將越

見二人作劍二其名云以上類言以地名皆陸斷

馬牛水擊鵠鴈當敵自執墜甲盾執人作執登堦登堦

鐵幕華扶吸後內不注無不翼

具以韓卒之勇破堅甲蹶勁旅帶利劍一人當百

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六國之賢乃欲西面事

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交臂而服焉夫

羞社稷而爲天下笑無過此者矣是故願大王之

熟計之也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臯今茲効之

明年又益求割地與之即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
前功而後更公、上天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
求無已夫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
怨而買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鄒詔曰寧
為雞口無為牛後今大王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
以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強韓之兵而有
牛後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韓王忿然作色攘臂
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死必不能事秦今主君
以趙王之教詔之敬奉社稷以從傳在燕趙後云
從在燕文公十八年趙肅侯十六年此二十五
年又蘇秦傳說六國後去趙而從約解是歲燕易
奇賞彙編 卷五十二 本選史

宣惠王昭侯子十七年已丑

宣王謂摎咎曰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對曰
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簡公用田成監止而簡公
弒齊事見哀 魏兩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惠
八年魏納河西儀時為秦客卿未相魏也後至魏
與十二年相儀儀四年去而衍和未嘗兩用未
嘗亡也此並行為秦良造儀 今王兩用之其多力
者內樹其黨其寡力者藉外權羣臣或內樹其黨
以擅其主或外為交以裂其地則王之國必危矣

處謂此非天下之正議也顧所用如何耳使何人
如周召兩用之庸何傷若公仲公叔一之謂甚何

楚昭獻相韓秦且攻韓韓廢昭獻昭獻令人謂公叔
曰不如貴昭獻以固楚秦必曰楚韓合矣

秦攻陘陘陘史不書後至和惠九年秦拔我陘然陳
故因舊 韓使人馳南陽之地馳反走秦已馳進

陘陳軫謂秦王曰國形不便故馳交不親故割
今割矣而交不親馳矣而兵不止臣恐山東之無

以馳割事王者矣且王求百金於三川而不可得
奇賞彙編 卷五十二 七選史

求千金於韓一旦而具今王攻韓是絕上交而固
私府也言利後 竊為王不取也

秦韓戰於濁澤長社韓氏急公仲朋元作謂韓王曰

與國不可恃與謂今秦之心欲伐楚王不如因張

儀為和於秦賂之以一名都與之伐楚此以一易

二之計也韓王曰善乃敝公仲之行後將將西謹

於秦楚王儀聞之大恐召陳軫而告之陳軫曰秦

之欲伐我久矣今又得韓之名都一而具甲以一

兵賦為秦韓并兵南鄉此秦所以廟祠而求也今已

得之矣楚國必伐王聽臣為之敝西境之內選師

幣雖有公仲之謀固難以入至於非兄弟非素親而以虛名教我此言豈不明著矣乎知之何邪聽

秦人捐甲徒程以趨敵也程程也左挈人頭右挾

也以重力相壓猶鳥獲之與嬰兒也夫戰孟賁鳥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以異於墮千鈞之重集於烏卵之上必無幸矣幸其不破也諸侯不料兵之弱食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言曰聽吾計則可以強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詿誤人主者謂也無過於此者矣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絕韓之土地東取成臯宜陽則鴻臺之宮東林之苑米林則修粉訓市湯禱上米山之林非王之有已夫塞成臯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矣不事秦則危矣夫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逆秦而順趙元作雖欲無亡不可得也故為大王計莫如事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強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為敝邑秦王必喜文惠夫攻楚而私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也足故秦王使使臣獻書大王御史須以決事韓王曰客幸而教之請比郡縣築帝宮祠春秋稱東藩効宜陽彪謂橫人之鄭謂公族韓滅之走張儀於秦使之於秦曰儀之

使者必之楚矣故謂太宰楚官曰公習儀之使者智之名欲計為強請西圖儀於秦故因西請秦王儀使之使地曰張儀使人致上庸之地秦惠王十三年取上庸今言儀致之楚怒秦故使使臣再拜謁謂為秦下而秦上守秦王怒張儀走武元年宜陽之役此四年楊佺期謂公孫臏曰請為公以五萬攻西周得之是以九鼎市甘茂也茂與顯爭國則茂事敗矣秦必秦國宜陽此四年游騰謂公仲曰公何不與趙蘭離石祁趙地韓嘗取之今使歸之以質許地之質易地也則樓緩必敗矣韓令故發收韓趙之地以臨魏樓庫韓必敗矣庫亦以魏韓趙為一魏必倍秦甘茂必敗矣茂攻宜陽韓得趙魏以成陽資程強於齊楚必敗矣則不易故茂敗秦失魏宜陽必不拔秦魏矣秦魏鄰也失魏之害為公仲謂向壽曰禽困覆車禽所獲誤也公破韓辱公仲公仲收國復事秦自以為必可以封今公與楚解解言中封小令尹以桂陽中言使楚自

周荆秦楚合復攻韓韓必亡公仲躬率其私徒以
周荆歸於秦謂其願公之熟計之也向壽曰吾令秦
 楚非以當韓也子為我謁之公仲曰秦韓之交可
 合也對曰願有復於公後事諺曰貴其所以貴者
 貴所以今王之愛習公也不如公孫郝郝下
 同其智能公也不如甘茂今二人者皆不得親於
 事矣而公獨與王主斷於國者彼有以失之也公
 孫郝黨於韓而甘茂黨於魏故王不信也今秦楚
 爭強而公黨於楚是與公孫郝甘茂同道也公何
 以異之人皆言楚之多變也而公必之是自為貴
 也非貴所公不如與王謀其變也善韓以備之若
 此則無禍矣韓氏先以國從公孫郝而後委國於
 甘茂是韓公之讐也言以韓今公言善韓以待楚
 是外舉不避讐也向壽曰吾甚欲韓對曰甘茂
 許公仲武遂反宜陽之民今公徒收之甚難徒
 無地向子曰然則奈何武遂終不可得已與韓地
 所得於韓者武遂者可也對曰公何不以秦為韓
 求賴川於楚此乃韓之寄地也此本韓地楚公求
 而得之是令行於楚而以其地德韓也公求而弗
 得是韓楚之怨不解而交走秦也秦楚爭強而公

過楚以攻韓過謂以攻此利於秦向子曰奈何
 對曰此善事也甘茂欲以魏取齊公孫郝欲以韓
 取齊今公取宜陽以為功宜陽蓋壽議攻收楚韓
 以安之使楚歸賴川則而誅齊魏之罪誅猶求也
 以為是謂公孫郝甘茂行之無事也其
 客卿韓為韓謂秦王武曰韓珉之議知其君不知異
 君知其國不知異國彼公仲者秦勢能謂之謂其
 以補秦之強首之者言以珉為疾矣珉者公仲
 受兵則進齊宋之兵至首垣韓進遠薄梁郭所以
 不反魏者及不合也兵薄梁以為成成而過
 南陽之道欲以四國西首也韓宋所以不者
 而不皆曰言燕亡於齊魏亡於秦
 陳蔡亡於楚此皆絕地形四國輕以小敵大
 羣臣比周以蔽其上大臣為諸侯輕國也今王
 位正貴賤之位張儀之貴不得議公孫郝元作
 同是從臣不事大臣也從臣謂儀大臣郝也公孫
 郝之貴不得議甘茂則大臣不得事近臣矣近臣
 貴賤不相事各得其位輻湊以事其上則羣臣之
 賢不肖可得而知也王之明一也公孫郝嘗疾齊
 韓言急於而不加貴貴言不則為大臣不敢為諸

侯輕國矣齊韓嘗因公孫郝而不受則諸侯不敢
因羣臣以為能矣外內不相為則諸侯之情偽可
得而知也王之明二也公孫郝穉里疾請無攻韓
陳四辟去陳事陳以不王猶攻之也宣陽甘茂約
楚趙魏欲攻而反散魏初約是且措我初約攻而反
茂且攻宜陽王猶校之也茂也
仲之以國元仲以待於王其命而無自左右也
或謂公仲曰聽者聽國謂聽非必聽實也實謂故先

奇賞彙編 卷五十二

古選史

王聽諺言於市願公之聽臣言也公求中立於秦
並謂立於齊魏之而弗能得也善公孫郝以難甘
茂歡齊兵以勸止魏魏善齊故善郝則喜於齊之
止魏之攻齊魏欲為之楚趙皆公之讐也詳此則公仲與
於秦也公仲曰奈何對曰秦王以公孫郝元作郝
為黨於公而弗之聽甘茂不善於公而弗為公言
公何不因行願以與秦王行願人行願之為秦
王臣也公無私秦信臣請為公謂秦王曰齊魏合
與離於秦孰利齊魏別與合離以交言於秦孰強

秦王必曰齊魏離則秦重合則秦輕齊魏別則秦
強合則秦弱臣即曰今王聽公孫郝以韓秦之兵
應齊而攻魏魏不敢戰歸地而合於齊是秦輕也
臣以公孫郝為不忠今王聽甘茂以韓秦之兵據
魏而攻齊齊不敢戰亦元作求割地而合於魏是
秦輕也臣以甘茂為不忠故不如令韓中立以攻
齊齊字王言救魏以勁之齊時先已伐魏攻今秦
齊魏不能相聽必離齊秦救魏則魏不降兵交元
史王欲則信公孫郝於齊此或欲彼為韓取南陽
易穀川以歸穀水出此惠王之願也王欲則信甘

奇賞彙編 卷五十二

古選史

茂於魏以韓秦之兵據魏以却齊此武王之願也
臣以為令韓以中立以攻元作齊最秦之大急也
公孫郝黨於齊而不肯言甘茂薄而不敢言也韓茂
熟計之也
公仲數不信於諸侯諸侯補兩錮之不行南委國於
楚以國事楚王懷弗聽蘇代為謂楚王曰不若聽
而備於其反也友亦謂朋之反也常杖元作仗趙
而畔楚杖齊而畔秦今四國錮之而無所入矣亦
甚患之公仲此方其為尾生之時也其反之不利

欲為信尾生甫見燕果蘇代

謂公叔曰公欲得武遂於秦而不患楚之能揚河外

也勅公不如令人恐楚王懷而令人為公求武

遂於秦謂楚王曰發重使為韓求武遂於秦秦王

昭聽是令得行於萬乘之王也韓得武遂以限元

秦無元秦患而德元楚韓楚之縣而已言

楚於秦不聽是秦韓之怨深而交事補楚也

謂公叔曰乘舟舟漏而弗塞則舟沉矣塞漏舟而輕

陽侯之波說陽侯多矣今按四八口伏藏六則

舟覆矣今公自以為為解於薛公韓猶治也猶言治

奇賞彙編卷五十三去選史

而輕秦是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也願公之察也

齊令周最使鄭韓滅鄭有其地故多補鄭立韓韓公子蓋而廢

公叔周最患之曰公叔之與周君交也交言其相

以今我使鄭立韓擾而廢公叔語曰怒於室者

色於市色作今公叔怨齊無奈何也必絕周君而

深怨我矣史舍曰公行矣請令公叔必重公周最

行至鄭公叔大怒史舍齊韓史與入見見公曰周

最固不欲來使臣竊強之周最不欲來以為公也

使臣之強之也亦以為公也公叔曰請聞其說對

曰齊大夫諸子有犬犬猛不可叱叱之必噬人客

有請叱之者疾視而徐叱之犬不動復叱之犬遂

無噬人之心今周最固得事足下而以不得已之

故來使彼將禮陳其辭以禮陳說而緩其言鄭王

必以齊王閔為不急必不許也今周最不來他人

必來來使者無交於公而欲德於韓擾其使之必

疾言之心急則鄭王必許之矣公叔曰善遂重周

最王果不許韓擾

公仲使韓珉之秦求武遂而恐楚之怒也唐客楚謂

公仲曰韓之事秦也且以求武遂也非敝色之所

增也韓已得武遂其形乃可以善楚臣願有言而

奇賞彙編卷五十三去選史

不敢為楚計今韓之父兄得眾者毋相韓不能獨

立勢必衍不善楚絕王曰唐客以楚懷吾欲以國

輔韓珉而相之可乎父兄惡珉珉必以國保楚公

仲說初恐楚怒已使珉今仕元唐客於諸公蓋

之於韓之大而使之主韓楚之事

公仲以宜陽之故仇甘茂其後秦歸武遂於韓此六

已而秦王昭固疑甘茂之以武遂解於公仲也杜

聊韓人為公仲謂秦王曰明也願因茂以事王

若公仲與茂善秦王大怒於甘茂故樗里疾大說

以實秦王之疑杜聊

鄭彊以金八百入秦以伐韓強以韓冷向謂鄭彊曰

公以八百金請伐人之與國韓秦秦必不聽公公

不如令秦王昭疑公叔鄭彊曰何如曰公叔之攻

楚也以幾楚之存焉幾楚太子嬰弟時故言伐元

先楚也今已令楚王懷奉幾瑟以車百乘居陽翟

令昭獻轉而與之處獻本不善幾瑟旬有餘彼已

角角言二而幾瑟公叔之讐也而昭獻公叔之人

也秦王聞之必疑公叔為楚也幾瑟韓愛子而在

公叔與幾瑟讐故秦不疑公叔楚秦固疑其合楚

均然則秦安得不疑其為楚楚秦所惡也其伐韓

請矣不待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一 大遷史

公仲為韓魏易地公叔爭之而不聽且亡史惕韓謂

公叔曰公亡則易必可成矣公無辭以復反且示

天下輕公公不若順之夫韓地易於上上上流則

害於趙趙魏鄰也魏地魏易於下下謂則害於楚

公不如告楚趙楚趙惡之趙聞之起兵臨羊腸楚

聞之發兵臨方城而易必敗矣

錡宣韓人之教韓王取秦取言與曰為公叔具車百乘

言之楚易三川因令公仲謂秦王昭曰三川之言

曰秦王必取我我三韓王之心不可解矣言其間

故夾與楚易王何不試以襄子王秦王襄子秦諸

為質於韓令韓王知行之王之不取三川也韓之

襄陵之役史不單長謂公叔曰請毋用兵而楚魏皆

德公之國矣夫楚欲置公子咎元作高公史後並

昭子也昭陽必以兵臨魏魏欲立公何不令人說

有辭以母戰楚臨魏欲置咎也韓於是昭太子

也幾瑟與昭陽昭陽梁王皆德公矣昭得免兵

公叔使馮君於秦恐留教陽向並韓說秦王昭曰皆

馮君以善韓臣韓之故為者非上智也主君不如

善馮君而資之以秦馮君廣王持秦以而不聽公

叔以與太子爭太子爭也時未定所立則王澤布

而害於韓矣和故

韓公叔與幾瑟爭國爭立為鄭彊為楚王懷使於韓

矯以新城陽人命世子幾瑟以與公叔爭國楚怒

將罪之鄭彊曰臣之矯與之以為國也臣曰言其然

世子得新城陽人以與公叔爭國而得全魏必急

韓氏魏欲立咎韓氏急必懸命於楚又何新城陽

人敢索若戰而不勝幸元作而不死今且以至歸

楚又安敢言地楚王曰善乃弗罪楚策有大

同鄭作中

韓公叔與幾瑟爭國中庶子強

太子曰不若及齊師未入

不可戰之於國中國必分對曰事不成身必危尚

何足以圖國之全為太子弗聽齊師果入太子出

走

齊明謂公叔曰齊逐幾瑟楚善之令楚欲善齊甚公

何不令齊王

楚聽是齊楚合而幾瑟走也楚王弗聽是有陰於

韓也

公叔將殺幾瑟也謂公叔曰太子之重公也

幾瑟也今幾瑟死太子無患必輕公韓大夫兄王

老與太子之用事也固欲事之太子外無幾瑟之

患

如無殺幾瑟以恐太子太子必終身重公矣

公叔且殺幾瑟也宋赫為謂公叔曰幾瑟之能為亂

也內得父兄而外得秦楚也今公殺之太子無患

必輕公韓大夫知王之老而太子定必陰事之秦

楚若無韓

無韓乃伯嬰亦幾瑟也公不如勿殺

陰保於公

其不入也

瑟以塞伯嬰

父兄之衆必不能為亂矣此便於公

謂新城君曰公叔伯嬰恐秦楚之內幾瑟也公何不

為韓求質子於楚

入質子於韓則公叔伯嬰必知秦楚之不以幾瑟

為事也必以韓合於秦楚矣秦楚挾韓以窮魏魏

氏不敢東

氏不敢東

奇賞彙編

齊魏以助楚

新公挾秦楚之重以積德於韓則公叔伯嬰必以

國事公矣

胡衍

曰太子在楚韓不敢離楚也

何不試奉公子咎

令人謂楚王

瑟是王抱虛質也王不如亟歸幾瑟幾瑟入必以

韓權報讐於魏而德王矣

幾瑟亡之楚楚將收秦而復之謂芋戎曰廢公叔而

相幾瑟者楚也

相謂

今幾瑟下之楚楚又收秦而

後之幾瑟入鄭之日韓楚之縣已

元作公不如令

秦王賀伯嬰之立也韓絕於楚

楚主幾瑟而今其

事秦必疾秦挾韓親魏齊楚後至者先亡此王業

也

冷向謂韓咎

史有韓咎

曰幾瑟下在楚楚王懷欲復

之甚今楚兵十餘萬在方城之外臣請令楚乘萬

家之都於雍氏之旁韓必起兵以禁之公必將矣

公因以楚韓之兵奉幾瑟而內之幾瑟得入而德

公必以韓楚奉公矣

說十二

奇賞彙編

卷五十五

王選史

楚令景鯉入韓韓且內伯嬰於秦景鯉患之

楚欲立幾瑟恐

秦立

冷向謂伯嬰曰太子

謂伯

入秦秦必留太子

而合楚以復幾瑟也是太子及棄之

言危得立而棄之何益為

謂者楚謂太子國之本也而紛紛不定若此韓有相其皆何事邪

楚圍雍氏

此五月

韓令使者求救於秦冠蓋相望

也秦師不下彼韓又令尚靳使秦謂秦王曰韓

之於秦也居為隱蔽出為鷹行今韓已病矣秦師

不下彼臣聞之唇揭者其齒寒願大王之熟

計之宣太后曰使者來者眾矣獨尚子之言是召

尚子入宣太后謂尚子曰妾事先王日先王以其

辭也加妾之身妾困不支也盡置其身妾之上而

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今佐韓兵不眾糧

不多則不足以救韓夫救韓之危日費千金獨不

可使妾少有利焉尚靳歸書以報韓王韓王遣

張翠張翠稱病日行一縣張翠至甘茂曰韓急矣

先生病而來張翠曰韓未急也且急矣甘茂曰秦

重國智王也韓之緩急莫不知今先生言不急可

乎張翠曰韓急則折而入於楚矣臣安敢來甘茂

曰先生毋復言也甘茂入言秦王曰公仲柄得秦

師柄故敢捍楚今雍氏圍而秦師不下殺是無

奇賞彙編

卷五十五

王選史

韓也公仲且抑首而不朝

抑首不

公叔且以國南

合於楚楚韓為一魏氏不敢不聽是楚以三國謀

秦也如此則伐秦之形成矣不識坐而待伐孰與

伐人之利秦王曰善果下師於般以救韓

甘茂傳

楚圍雍氏韓令冷向借救於秦秦為發使公孫昧入

韓公仲曰子以秦為將救韓乎其不平對曰秦王

之言曰請道於南鄭

屬涉

藍田以入攻楚出兵

於三川以待公殆不令軍於南鄭矣

不與公仲曰

奈何對曰秦王必祖張儀之故謀

昔日楚威王攻

梁張儀謂秦王曰與楚攻梁魏折而入楚韓固

其與也韓魏之與是秦孤也故不如出兵以勁魏助魏

大戰秦取西河之外以歸魏氏今也其將陽言救

韓而陰善楚公恃秦而勁必輕與楚戰楚陰得秦

之不川也韓魏必易與公相支也公戰勝楚遂

公乘楚易三川而歸秦取公戰不勝楚楚塞三

川而守之公不能救也臣甚惡其事司馬康秦人三

反之郢矣甘茂與昭獻遇於境其言收璽聖軍符

之攻韓其欲止楚其實猶有約也約攻韓公仲恐曰然則

奇賞彙編卷五十一 孟選史

奈何對曰公必先韓而後秦先身而後張儀先已

後儀之故智言欲秦之救已而不欲其勁臣補以

公不如亟以國合於齊楚秦必委國於公以解伐

是公之所以外者儀而已外猶後也此言不恃其

實猶之不失秦也雖合齊楚圖國事耳秦

或謂韓公仲曰夫學子之相似者學一乳唯其母知

之而已夫利害之相似者唯智者知之而已今公

國其利害之相似正如學子之相似也得其道為

之則主尊而身安不得其道則主卑而身危今秦

魏之和成轉與二而非公適兩束之束猶則韓必

謀矣謀謂則不聖若韓隨魏以善秦是為魏從也

從人而己則韓輕主卑矣秦已善韓必將置其所

愛信者令用事於韓以完之全秦是公危矣今公

與安成君韓人為秦魏之和成固為福不成亦為福

秦魏之和成而公適兩束之是韓為秦魏之門戶

也由之是韓重而主尊矣安成君東重於魏而

西重於秦操右契左契符令而已而為公責德於

秦魏之王公仲制和為德裂地而為諸侯公之事

也當此若夫安韓魏而終身相公之下服服諸事

猶為上則此主尊而身安矣秦魏不終相聽者也

奇賞彙編卷五十一 孟選史

相違齊怒於不得魏必欲善韓以塞魏魏不聽秦

必務善韓以備秦是公擇布而割也布喻齊魏秦

魏和則兩國德公不和則兩國爭事公所謂成為

福不成亦為福者也願公之無疑也

或謂公仲曰今有一舉而可以忠於主便於國利於

身願公之行之也今天下散而事秦則韓最輕矣

最先危矣此君國長民之大患也今公以韓先合

於秦天下隨之是韓以天下事秦秦之德韓也厚

矣韓與天下朝秦而獨厚取德焉公行之計之猶

是其於主也至忠矣天下不合秦秦令而不聽秦必起兵以誅不服秦久與天下結怨即而兵不決韓息士民以待其聲也公行之計是其於國也大使也昔者周陵以西周善於秦而封於梗陽即以韓善秦韓之中於兩周也無先計而秦之爭機也即以韓為天下先合於秦秦必以公為諸侯以明示天下公行之計是其於身大利也願公之加務也

釐王

奇賞彙編

卷五十二

王選史

韓咎立為君而未定也其弟在周周欲立車百乘而送之恐韓咎入韓之不立也蔡母恢曰不如以百金從之韓咎立因為戒不立則口來効賊也五國約而攻秦秦王為從長不能傷秦兵罷而留於成阜魏順謂沛丘君曰五國罷必攻沛丘以償兵費君資臣臣請為君止天下之攻沛丘君曰善因遣之魏順南見楚王曰王約五國而西伐秦不能傷秦天下且以是輕王而重秦故王何不卜交乎楚王曰奈何魏順曰天下罷必攻沛丘以償兵費王今之勿攻沛丘五國重王且聽王之言而不攻

沛丘不重王且及王之言而攻沛丘然則王之輕重必明矣故楚王卜交而沛丘存

韓人攻宋秦王大怒曰吾愛宋與新城陽晉同也韓珉與我交而攻我所甚愛何也蘇代為韓說秦王曰韓珉之攻宋所以為王也以韓之強輔之以宋楚魏必恐恐必西面事秦王不折一兵不殺一人無事而割安邑此韓珉之所以禱於秦也秦王曰吾固患韓之難知一從一橫此其說何也對曰天下固令韓可知矣言并獨韓固已攻宋矣其西事秦以萬乘自輔言并獨秦則宋地不安矣言并獨

奇賞彙編

卷五十二

王選史

宋地不安中國自頭游敖之士游也皆積智欲離秦韓之交伏軾結鞶鞶牛具西馳者未有一人言善韓者也伏軾結鞶東馳者未有一人言善秦者也皆不欲韓秦之合者何也則晉楚智而韓秦愚也晉楚合必伺韓秦同亦圖也韓秦合必圖晉楚請以決事秦王曰善字並作齊或謂韓王曰秦王欲出事於梁而欲攻絳安邑韓計將安出矣言并獨秦之欲伐韓以東闕周室甚唯寐忘之今韓不察因欲與秦必為山東大禍矣秦之欲攻梁也欲得梁以臨韓恐梁之不聽也故

欲痛之以同交也攻之深使之意王不察因欲中

立王助秦亦梁必怒於韓之不與已必所為秦用

韓必舉矣願王熟慮之也不如急發重使之趙梁

約復為兄弟使山東皆以銳師成韓梁之西邊非

為此也山東無以救王此萬世之計也秦之欲并

天下而王之也不與古同事之雖如子之事父猶

將王之也王雖如伯夷猶將王之也行雖如桀紂

猶將王之也王雖如伯夷猶將王之也雖善事之無益也不可

以為存適足以自令亟亡也然則山東非能從親

合而相堅如一者必皆亡矣此謂秦之大禍此土

奇賞彙編

卷五十二

天選史

氏兄弟不能也說之著明如此而聽之者貌貌

謂鄭王曰昭釐侯一世之明君也申不害一世之賢

士也韓與魏敵倖之國也申不害與昭釐侯執圭

而見梁君非奸卑而惡尊也非慮過而議失也申

不害之計事曰伐執珪於魏魏君必得志於韓必

外靡於天下矣魏是魏敵矣諸侯惡魏必事韓

是我悅免於一人之下而信平於萬人之上也

夫弱魏之兵而重韓之權莫如朝魏昭釐侯聽而

行之明君也申不害慮事而言之忠臣也今之韓

弱於始之韓而今之秦強於始之秦今秦有梁君

之心矣而王與諸臣不事為尊秦秦為事以定韓

者臣竊以為王之明為不如昭釐侯而王之諸臣

莫如申不害也昔者秦補穆公一勝於韓原原在晉韓原後

濮而定天子八年此皆以一勝立尊尊謂今成

功名於天下使今秦數世強矣大勝以十數小

勝以百數大之不王小之不霸名尊無所立制令

無所行諸侯然而春秋用兵者非以求主尊成

王於天下也言志於尊昔先王之攻有為名者有

為實者為名者攻其心服而心為實者攻其形

奇賞彙編

卷五十二

天選史

外者謂地與氏昔者吳與越戰越人大敗保於會稽之上

吳人入越而戶撫之編至其家越王使大夫種行

成於吳請男為臣女為妾身執禽禽鳥小而隨諸

御吳之執吳人果聽其辭與成而不盟此攻其心

者也其後越與吳戰吳人大敗亦請男為臣女為

妾反以越事吳之禮事越越人不聽也遂殘吳國

而禽夫差此攻其形者也今將攻其心乎宜使如

吳攻其形乎宜使如越夫攻形不如越而攻心不

如吳而君臣上下少長貴賤畢呼霸王臣竊以為

猶之井中而謂曰我將為爾求火也東孟之會華

政陽堅猶秦武陽刺相兼君許異韓楚列下同

侯而殪之楚侯韓漢上立以為鄭君韓氏之

衆無不聽令者則許異為之先也是故列侯為君

而許異終身相焉而韓氏之尊許異也猶其尊列

侯也今日鄭君不可得而為也謂楚之雖終身相

之焉然而吾弗為云者豈不為過謀哉言無前日

以久相而不為者過也昔齊桓公九合諸侯未嘗不以周襄

王之命然則雖尊襄王桓公亦定霸矣九合諸侯

之尊桓公也侯之與猶其尊襄王也今日天子不

可得而為也雖為桓公然而補此吾弗為云者豈

奇賞策編 卷五十一

辛選史

不為過謀而不知尊哉此欲其韓氏之士數十萬

皆戴列侯以為君而許異獨取相焉者無它也諸

侯之君無不任事於周室也而桓公獨取霸者亦

無它也知所尊今強國將有帝王之豐謂而以國

先者此桓公許異之類也豈可不謂善謀哉夫先

與強國之利強國能王則我必為之霸強國不能

王則可以避其兵使之無伐我然則強國事成則

我立帝而勅山強國之事不成猶之厚

德我也今與強國今謂強國之事成則有福不成

則無患然則先與強國者聖人之計也

韓陽役於三川而欲歸足強韓為之說韓王曰

三川服矣王亦知之乎役且共貴公子役人公

之韓王於是召諸公子役於三川者而歸之

秦大國也韓小國也韓甚疏秦而見親秦所親韓

計之非金無以也金以故賣美人美人之賈貴諸

侯不能買故秦買之三十金韓因以其金事秦秦

反得其金與韓之美人韓之美人因言於秦曰韓

甚疏秦美人怨韓賣之從是觀之韓之美人與金

者此兩其疏秦乃始字益明故客有說韓者曰不

如止用以是為金而事秦是金必行而韓

奇賞策編 卷五十一

辛選史

之疏秦不明美人知內行者也謂國中故善為計

者不見內行見顯

張丑之合齊楚講於魏也謂韓公仲曰今公疾攻魏

之郭魏急則必以地和於齊楚

故公不如勿攻也魏魏則必戰與齊戰勝攻鄆而

取之易矣勝則兵散又無齊

於韓公仲曰諾張丑因謂齊楚曰韓已與魏矣與

以謂為不然則盡觀公仲之攻也公仲不攻從丑

齊楚恐魏因講於魏而不告韓

謂韓相國公仲曰人之所以善扁鵲者為有臃腫也

使善扁鵲而無癰腫也則人莫之為之也無為今

君以所事謂善平原君者為惡於秦也以見惡於秦故善之

而善平原君乃所以惡於秦也秦以平原君難於善之而

故亦惡韓韓與之善願君之熟計之也

韓相公仲下同使韓修之秦請攻魏秦王昭說之

韓修在唐詩唐國公仲死韓修謂秦王曰魏之使

者謂後相韓辰曰公必為魏罪韓修韓辰曰不可

秦王仕之又與紛事攻魏使者曰秦之仕韓修也

以重公仲也今公仲死韓修之秦秦必弗入又奚

為挾之以俄魏王昭乎韓辰患之將聽之矣今王

奇賞彙編卷五十一 聖選史

不召韓修韓修且伏於山中矣罪秦王曰何意寡

人如是之權也權猶變也始說後令安伏秦召韓

修而仕之

韓珉相齊令吏逐公疇堅齊人又元怒於周之留成

陽君君本在齊為秦善之張欲使謂韓珉曰公以

二人者為賢人也所入之國因用之乎則不如其

處小國謂何也成陽君為秦去韓公疇豎楚王項

善之今公因逐之二人者必入秦楚必為公患且

明公之不善於天下明顯猶示二大國惡天下之

不善公者與欲有求於齊者且收之以臨齊而市

公

謂山陽君韓曰秦封君以山陽兗州齊封君以莒齊

秦非重韓則賢君之行也今楚攻齊取莒上不交

齊次弗納於君弗使是棘齊秦之威而輕韓也棘

趙魏攻華陽韓謂急於秦以急冠蓋相望秦不救韓

相國也謂田苓曰事急願公雖疾為一宿之行田

苓見穰侯穰侯曰韓急乎何故使公來田苓對曰

未急也穰侯怒曰是何以為公之丁使乎公猶國

冠蓋相望告敝邑甚急公言未急何也田苓曰

使韓急則將變矣穰侯曰公無見王矣臣請令發

兵救韓八日中大敗趙魏於華陽之下二十

韓氏逐向晉於周晉周人使周使成恢為之謂魏王

釐釐曰周必寬而反之及謂王何不為之先言是王

有向晉於周也其用魏王曰諾成恢因為謂韓

王曰逐向晉者韓也而還之者魏也豈知道韓反

之哉道猶是魏有向晉於周而韓王失之也不反

然韓王曰善亦因請復之

張登中山人謂費繇韓曰請令公子牟謂韓王曰費

繇見其策西周魯之東周寶之此其家萬金王何不召之

以爲三川之守是縲以三川與西周戒也

三川西

之故心必盡其家以事王西周惡之必効先王之

器以止王韓王必爲之此下登言西周聞

之必解子之罪以止子之事金云川非解之欲

魏王爲九重之盟城之先謂王城欲且復天子蘇王

聽之也大國惡有天子而小國利之王與大國弗

聽其言韓魏安能與小國立之

相惠王韓王十三年已丑

建信君趙人輕韓熙趙教爲謂建信君元作曰國形有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三 手選中

之而存無之而亡者魏也趙魏爲都侯不可無而

從者韓也欲爲從今君之輕韓熙者交善楚魏也

此爲從者說也從直善秦見君之交反善於楚魏

韓而善此二國者非也秦之志帝從則韓輕從必得韓

也其收韓必重矣秦之志帝從則韓輕從必得韓

於三川則南園鄢蔡邵之道不通矣鄢蔡邵

魏急上三邑其救趙必緩矣秦舉兵破邯鄲趙

必亡矣故若收韓可以無壘

凡六十章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五十二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五十三

戰國策

燕凡三十三章

奉陽君不取於蘇秦

蘇秦說燕合從

權之難

蘇秦說齊歸燕城

有惡蘇秦於燕王

蘇代繼蘇秦謀燕

蘇代爲燕說齊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三 戰國策 選史

陳翠合齊燕

或獻書燕王

燕王曾既立

蘇厲因燕見齊

蘇代過魏

張儀破從

宮他爲燕使魏

燕昭王收破燕

客謂燕王

齊伐宋

蘇代謂燕無制於臣

燕王不喜詭

蘇代說奉陽君

燕昭與天下伐齊

齊魏爭燕

蘇代說燕攻齊

蘇代獻書於燕

秦召燕王

燕飢趙將伐之

趙且伐燕

昌國君奔趙

張丑爲質于燕

燕王使栗腹壽趙

秦并趙迎燕

燕丹質秦亡歸

宋凡六章

公輸般爲楚設機

梁王伐邯鄲

謂大尹

宋與楚爲兄弟

齊攻宋

宋康占雀

衛凡九章

衛靈公近癰疽彌子

犀首伐黃過衛

智伯欲伐衛

智伯欲襲衛

秦攻衛之蒲

衛使客事魏

胥靡逃之魏

衛嗣君病

衛人迎新婦

中山凡九章

中山君饗魏士大夫

魏文侯欲殘中山

樂羊爲魏將

犀首立五王

中山與燕趙爲王

司馬喜使趙

司馬喜三相中山

陰姬江姬爭后
主父欲伐中山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三

戰國策

四

選史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五十三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戰國策

燕東有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西有上谷代郡

安陽縣良鄉新昌及海

文公 恒公十八年庚申

奉陽君衍李從甚不取於蘇秦傳亦蘇秦在燕李兌

因為蘇秦謂奉陽君曰齊燕離則趙重齊燕合則

趙輕今君之齊謂以燕非趙之利也臣竊為君不

取也奉陽君曰何吾合燕於齊問何以對曰夫制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三

選史

於燕者蘇子也言其而燕弱國也東不如齊西不

如趙豈能東無齊西無趙哉而君甚不善蘇秦蘇

秦能抱弱燕而孤於天下哉是驅燕而使合於齊

也且燕亡國之餘也惠公六年人太詠其姬而惠

其以摧立與貴也以重外以事貴並謂故為君計

善蘇秦則取之取言也不善亦取之以疑燕齊齊

合趙而外已齊疑燕亦不能信齊矣燕齊疑

則趙重矣齊王宜疑蘇秦則君多資疑其合奉陽

君曰善乃使使與蘇秦結交

蘇秦將為從此二十八年北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屬

遼東亦州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屬五

南有呼池易水出安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車

七百乘騎六千匹粟支十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

并州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田作棗栗之實足食

於民矣此所謂天府也夫安樂無事不見殺軍殺

將之憂無過燕矣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大燕之所

以不犯寇被兵者以趙之為蔽於其南也秦趙五

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敵而王以全燕制其

後此燕之所以不犯難也且大秦之攻燕也踰雲

中九原過代上谷關地踰道屬趙數千里雖得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三

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

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衆

軍於東垣矣垣謂度呼池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

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

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

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

下為一則國必無患矣燕王曰寡人國小西迫強

秦促近齊趙齊強國今主君幸教詔之合從以

安燕敬以國從於是齋蕪秦車馬金帛以至趙

之例

催之難也與齊燕再戰不勝趙弗救喻子文公謂文

公曰不如以地請合於齊趙必救我若不我救不

得不事燕齊合則趙輕難文公曰善令郭任以地

謂講於齊趙聞之遂出兵救燕齊嫌此役言及魏

易王文公于元年

燕文公時秦惠王以其女為燕太子婦文二文公卒

易王立齊宣王因燕喪攻之取十城武安君蘇秦

為燕說齊王再拜而賀因仰而弔齊王按戈而却

曰即今此此一何慶弔相隨之速也對曰人之饑所

以不食烏喙者本草烏喙一名云以為雖偷充腹而與死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三

同患也今燕雖弱小強秦之少婿也王利其十城

而深與強秦為仇今使弱燕為鴈行而強秦制其

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此言秦兵為天下精此食烏喙之類也

齊王曰然則奈何乎對曰聖人之制事也轉禍而

為福因敗而為功故桓公負婦人而名益尊齊桓

內而韓獻開罪而交愈固宣十二年楚伐鄭許之

齊不不韓獻開罪而交愈固宣十二年楚伐鄭許之

功十六年戰于鄆陵楚敗績此皆轉禍而為福

因敗而為功者也王能聽臣莫如歸燕之十城卑

辭以謝秦秦知王以已之故歸燕城也秦必德王

燕無故而得十城燕亦德王是棄強仇而立厚交也且夫燕秦之俱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皆從是以虛辭附秦而以十城取天下也此霸王之業所矣所謂轉禍為福因敗成功者也齊王大說乃歸燕城以金千斤謝其後頻首塗中塗泥也自願為兄弟而請罪於秦傳有

人有惡蘇秦於燕王者曰武安君天下不信人也王以萬乘下之尊之於廷示天下與小人群也武安君從齊來而燕王不館也謂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見足下初見身無咫尺之功而足下迎臣於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三

四選史

郊顯臣於廷今臣為足下使利得十城功存危燕足下不聽臣者人必有言臣不信傷臣於王者且臣之不信是足下之福也使臣信知尾生廉如伯夷孝如曾參三者天下之高行也而以事足下可乎燕王曰可曰有此臣亦不事足下矣蘇秦曰三字且大孝如曾參義不離親一夕宿於外足下安得使之之齊廉如伯夷不取素食請注素汗武王之義而不臣辭孤竹之君爾雅孤竹四荒中北餓而死於首陽之山伯夷傳注在蒲坂華廉如此者何肯步行數千里而事弱燕之危主乎信如尾生期而

無賴之口

理窮則盡

終以信行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三

五選史

不來傳言與抱梁柱而死信至如此何肯揚燕秦之威於齊而取大功乎哉且夫信行者所以自為也非所以為人也都皆自覆之術覆猶其義也非進取之道也且夫三王代興五霸迭盛皆不自覆也君以自覆為可乎則齊不益於營丘即北海營陵足下不踰行楚境不窺於邊城之外且臣有老母於周離老母而事足下去自覆之術而謀進取之道臣之趣同不與足下合者足下皆自覆之君也僕者進取之臣也所謂以忠信得罪於君者也燕王曰夫忠信又何罪之有也對曰足下不知也臣鄰家有遠為吏者其妻私入其夫且歸其私之者憂之其妻曰公勿憂也吾已為藥酒以待之矣後二日夫至妻使妾奉卮酒進之妾知其為藥酒也進之則殺主父言之則逐主母乃陽假藥酒主父大怒而笞之笞擊也妾之棄酒上以活主父下以存主母也忠至如此然不免於笞此以忠信得罪者也臣之事適不幸而有類妾之棄酒也且臣之事足下亢義益國亢高極也今乃得罪臣恐天下後事足下者莫敢自必也且臣之說齊曾不欺之也使衍之說齊者莫如臣之言也雖堯舜之智不敢

取也

言燕成功者雖聖智不足也按秦傳有而器

王喻

喻王元年辛丑

蘇秦死其弟蘇代欲繼之乃北見燕王喻曰臣東周

之鄙人也竊聞王義甚高甚順鄙人不敏竊釋耒

耨而干大王至於邯鄲所聞於邯鄲者又高於所

聞東周臣竊負其志乃至燕廷觀王之群臣下吏

大王天下之明主也

觀其臣知其主

王曰子之所謂天下

之明主者何如者也對曰臣聞之明主者務聞其

過不欲聞其善臣請謂王之過夫齊趙者王之仇

讎也楚魏者王之援國也今王奉仇讎以伐援國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三

六

非所以利燕也王自慮此則計過無以諫者非忠

臣也王曰寡人之於齊趙也非所敢欲伐也

言雖知其

雖以其強故

曰夫無謀人之心而令人疑之殆有

謀人之心而令人知之拙謀未發而聞於外則危

今臣聞王居處不安食飲不甘思念報齊

伐之怨

身自削甲札

札札也甲之

妻自組甲

組甲也

紆紆也治

札曰有大數矣有之乎王曰子聞之寡人不敢隱

也我有深怨積怒於齊而欲報之二年矣

齊者我讎國也故寡人之所欲報也直患國敝力

不足矣子能以燕報齊寡人奉國而委之於子矣

對曰凡天下之戰國七而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

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則楚重西附秦則秦重

中附韓魏則韓魏重且苟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

重矣今夫齊王

問

長主也而自用也

楚五年穰積

穰穰字

西困秦三年

罷敵

罷音

北與燕戰覆三軍獲二將

其餘兵南面西舉五千乘之勁宋

舉宋在齊閭二

十六年此時宋舉也而下十一

二諸侯此其君之欲得也

取哉

言齊不可

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三

七

敵師兼不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可以為固有

長城鉅防足以為塞誠有之乎對曰天時不與雖

有清濟濁河何足以為固民力窮敵雖有長城鉅

防何足以為塞且異日也濟西不役

以備趙也河北不師所以備燕也今濟西河北盡

以役矣封內敝矣夫驕主必不好計而亡國之臣

貪於財王誠能母愛寵子母弟以為質寶珠玉帛

以事其左右彼且德燕而輕亡宋

輕者易為之然則前言舉宋亡

也則齊可亡已王曰吾終以子

內寇不與

寇猶亂外敵不可拒

自治其外謂謀臣自報其內於內此乃亡之之勢也彪謂燕昭之舉

蘇代為燕說齊未見齊王先說淳于髡曰人有賣駿馬者北三日此猶立市人莫之知往見伯樂曰

臣有駿馬欲賣之北三日立於市人莫與言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顧反臣請獻一朝之費元作伯

樂乃還而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馬價十倍今臣欲以駿馬見於王馬自論也莫為臣先後者為之

足下有意為臣伯樂乎臣請獻白璧一雙黃金千鎰以為馬食自前為馬則此淳于髡曰謹聞命矣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三 入選史

人言之王而見之齊王大說蘇子

陳羣合齊燕將令燕王之弟為質於齊代傳說王

齊燕王許諾太后聞之大怒曰陳公不能為人之國亦則已矣焉有離人子母者老婦欲得志焉殺

辱之陳羣欲見太后王曰太后方怒子子其待之為快

陳羣曰無害也遂入見太后曰何懼也懼少太后曰賴得先王鴈鶩之餘食不宜懼者懼者憂公子之且為質於齊也陳羣曰人主之愛子也不如布衣之甚也非徒不愛子也又不愛丈夫子獨甚太

后曰何也對曰太后嫁女諸侯奉以千金齋地百

里以為人之終也嫁則女之事畢矣今王願封公

子百官持職持猶守也封無群臣効忠曰公子無功不當封今王之以公子為質也且以為公子功

也而太后弗聽臣是以知人主之不愛丈夫子獨甚也且太后與王幸而在故公子貴太后千秋之

後王棄國家而太子即位公子賤於布衣故非及太后與王封公子則公子終身不封矣太后曰老

婦不知長者之計乃命公子束車制衣為行具或獻書燕王燕王而不能自侍弱國必不惡卑名以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三 九選史

事強事強可以令國安長久萬世之善計也補以

事強而不可以為萬世則不如合弱將奈何合弱而不能如一無如一為此臣之所以為山東苦也

比目之魚不此不行謂之鱗不相得則不能行故古人稱之以其合兩而如一也今山東合弱而

不能如一是一山東之智不如魚也又譬如車士之引車也三人不能行索二人五人而車因行矣今

山東三國弱蓋魏韓而不能敵秦索二國因能勝秦矣然而山東不知相索者智故不如車士矣胡

與越人言語不相知志意不相通同舟而凌波至其相救助如一也今山東之相與也如同舟而濟

秦之兵至不能相救助如一智又不如胡越之人

矣三物者事物猶人之所能為也山東主遂不悟此

臣之所為山東苦也願大王之熟慮之也山東相

合之主者不惡補甲名之國者可長存言山東欲

自卑者之卒者之猶其也出士以戍韓梁之西邊

此燕之上計也不急為此國必危矣王必大憂今

韓梁趙三國已合矣秦見三晉之堅也必南伐楚

趙見秦之伐楚也必攻燕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

秦之伐韓故中山秦不暇救今秦之伐楚燕必

亡趙下臣竊為王計不如以兵南合三晉約成韓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三

上選史

梁之西邊山東不能堅為此必皆亡燕果以兵

南合三晉也此三年與楚三晉攻秦處謂此三物

感動情乎言猶在耳而請侯之

燕王曾既立蘇秦死於齊蘇秦之在燕也與其相子

之為婚而蘇代與子之交及蘇秦死而齊閔元作

同王復用蘇代燕曾三年與楚三晉攻秦不勝而

還子之相燕貴重主斷蘇代為齊使於燕燕王問

之曰齊行宣王何如對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對

曰不信其臣蘇代欲以激燕王以厚任子之也於

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遺蘇代百金聽其所使

鹿毛壽鹿蓋鉅鹿謂燕王曰不如以國讓子之人

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由必不受有讓天

下之名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相子之子之必

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舉國屬子之屬

與子之大重或曰禹授益而以啓人為吏以啓臣

及老而以啓為不足任天下傳之益也啓與友黨

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於益也其實令

啓自取之今王言屬國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人者

是名屬子之而太子用事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

而効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曾老以老不聽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三

上選史

政顧為臣國事皆決于之子之三年燕國大亂百

姓恫怨將軍市被太子平謀將攻子之儲子見離

謂齊閔王因而什之破燕必矣王因令人謂太子

平曰寡人聞太子之義將廢私而立公飭君臣之

義飭成也正父子之位寡人之國小不足先後雖

然則唯太子所以令之太子因數黨聚眾將軍市

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將軍市被及百姓乃反攻

太子平將軍市被死以殉國構難數月死者數萬

眾燕人恫怨元作百姓離意孟軻謂齊閔王曰今

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五都

之兵都大以因北地之衆齊之北以伐燕士卒不

戰城門不開燕王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二年而

燕人立太元公子平是為燕昭王記三年有彪謂

上也感蘇代之淺說齊亮之名惡而之實自令身死國破蓋無足算齊問所以請太子者近於與滅之公器也豈可以虛稱矯舉而得哉故齊閔之勝適足以動天下之兵而速臨淄之敗也

初蘇秦弟厲因燕質子而求見齊王閔齊王怨蘇秦

本為燕謀齊故欲因厲燕質子為謝乃已遂委質為臣燕

相子之與蘇代婚而欲得燕權乃使蘇代侍元持

質子於齊齊使代報燕燕王噲問曰齊王其霸乎

奇賞彙編卷五十三王選史

曰不能曰何也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專任子之

已而讓位燕大亂齊伐燕殺王噲子之燕立昭王

而蘇代厲遂不敢入燕皆終歸齊齊善待之蘇代

而魏魏為燕執代齊使人謂魏王哀曰齊請以宋

封涇陽君秦不受秦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地也不

信齊王與蘇子也今齊魏不和如此其甚則齊不

欺秦秦所以不信齊秦信齊齊秦合涇陽有宋地

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東蘇子齊使歸秦必疑而不

信蘇子矣齊魏齊秦不合天下無變五國無伐

齊之形成矣齊魏相於是出蘇代代補之宋宋

善待之

昭王會子元年

張儀為秦破從連橫謂燕王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

昔趙主元以其姊為代王妻欲并代約與代

王過於勾注之塞乃令工人作為金十長其尾令

之可以擊人與代王飲而陰告厨人曰卽酒酣樂

進熱飲飲卽因反斗擊之於是酒酣樂進取熱飲

厨人進斟羹斟因反斗而擊代王殺之王腦塗

地塗其姊聞之摩笄以自刺也笄故至今有

摩笄之山天下莫不聞夫趙王武之狼戾無親暴

奇賞彙編卷五十三王選史

如大王之所明見知也且以趙王為可親邪趙興

兵而攻燕再圍燕都而劫大王趙大王割十

城乃却以謝趙王已入朝龜池効河間以事秦今

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

水長城濟北非王之有也且今時趙

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興師以征伐今大王事

秦秦王昭必喜而趙不敢妄動矣是西有強秦之

援而南無燕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

燕王曰寡人蠻夷僻處雖大男子裁如嬰兒言不

足以求正謀不足以決事今上客幸而教之請奉

杜俊西面而事秦獻常山之尾五城傳有在楚韓
則燕昭賢智士也非低此說能表其人而景
自又子不相背者自棄至武靈王人傳矣而欲以
其親及無親例之人豈信之哉然而燕昭之機之
也里基蓋指摩新附之民勢小不可以有事又諸國
之加之數年故集諸治有其諸則若云昔國昭王
之所理也者史言燕代後重燕也
上官使如知此昭王之秦所當慎也

宮他為燕使魏魏不聽雷之數月客謂魏王曰不
聽燕使何也曰以其亂也對曰湯之伐桀欲其亂
也故大亂者可得其地小亂者可得其實今燕客

之言曰客仰事苟可聽雖盡寶地猶為之也王何
為不見魏王說因見燕客而遣之處謂是客也以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三

燕昭王收破燕後卽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欲將報

讎故往見郭隗先生曰齊因孤國之亂而襲破燕
孤極知燕小力不足以報然得賢士與其國以雪

先王之耻孤之願也記有敢問以國報讎者奈何

郭隗先生對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
臣處亡國與役處役僕誠指而事之為鼎北面而

受學則百已者至先趨而後息後而息先問而
後嘿則什已者至人趨則若已者至馮几據杖馮

也聘視指使則厮役之人至若恣睢奮擊睨仰响

籍叱咤叱咤則則徒隸之人至矣此古

服道致士之法也有通者王誠博選國中之賢
者而朝其門下天下聞王朝其賢臣天下之士必

趨於燕矣昭王曰寡人將誰朝而可郭隗先生曰
臣聞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

得治人謂者言於君曰請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
里馬馬已死買其首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曰

所求者生馬安事死馬而捐五百金治人對曰死
馬且買之五百金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為能市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三

馬馬今至矣於是不能期年千里之馬至者三無

之今王誠欲致士先從隗始隗且見事況賢於隗
者乎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築宮而師之樂

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湊燕
王弔死問生與百姓同其甘苦二十八年國殷富

士卒樂佚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為上將軍與秦楚
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敗閔王出走於外燕兵獨

追北入至臨淄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齊城之
不下者唯獨莒卽墨記同燕昭郭隗皆三代

無亡言中欲得賢士而事之此無窮唯人之能也
萬世之美談太史公稱之為天下之格言市馬之喻
之亦異於孔氏剛修之法矣

客謂燕王曰齊南破楚西屈秦用韓魏之兵燕趙之

家猶鞭策也如馬使齊北面伐燕即雖五燕弗

能當王何不陰出使密遣散游士頓齊兵頓勞敵

敵其衆使世世無患燕王曰假寡人五年寡人得

其志矣蘇子曰請假王十年燕王說奉蘇子車十

五乘南使於齊謂齊王曰齊南破楚西屈秦用

韓魏之兵燕趙之衆猶鞭策也臣聞當世之舉王

與起必誅暴正亂舉無道五旬舉攻不義今宋王

君射天笞地鑄諸侯之衆使侍屏屏屏也當作

展其臂彈其鼻此天下之無道不義而王不伐王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三 七選史

名終不成且夫宋中國膏腴之地鄰民之所處也

齊民鄰宋與其得百里於燕不如得十里於宋伐

之名則義實則利王何爲弗爲齊王曰善遂與兵

伐宋三覆宋宋遂舉燕王聞之絕交於齊率天下

之兵以伐齊大戰一小戰再頓齊國成其名故曰

因其強而強之乃可折也因其廣而廣之乃可缺

也此謂也齊用之亦難矣蘇子所以告齊王大王之正

天下者不可以人之言求諸已而已已無罪而

後可以誅人之罪已無德而後可以乘人之機

齊伐宋此二十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書曰夫列在

萬乘而寄質於齊寄猶委也一說名卑而權輕奉

元作齊助之伐宋民勞而實費破宋殘楚淮北之

破則此地必肥大齊肥亦雖強而國弱也此三

者皆國之大敗也而足下行之將欲以除害取信

於齊也宋者齊而齊未加信於足下而忌燕也愈

甚矣然則足下之事齊也失所爲矣夫民勞而實

費又無尺寸之功破宋肥離而世負其禍矣荷

足下以宋加淮北強萬乘之國也宋五千乘見王

而強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齊之方七百里

加之以魯衛言齊國舉宋此所謂強萬乘之國也

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強而燕猶不能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三 七選史

支也今乃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臣聞智

者之舉事也轉禍而爲福因敗而成功者也齊人

紫敗索也敗猶惡也索而質十倍越王勾踐棲於

會稽而後殘吳霸天下此皆轉禍而爲福因敗而

爲功者也今王若欲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乎

則莫如遙霸齊而厚尊之使之盟於周室昔秦而

盟盡焚天下之秦符約曰夫上計破秦其次長賓

客秦秦挾賓客以待破挾如挾長之挾秦挾賓客

必秦王昭必患之秦五世以結諸侯今爲齊下秦

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一國都爲功將割以然

而王何不使布衣之人以窮齊之說說秦謂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齊而為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弗利而勢為之者何也以不信秦王也今王何不使可以信者接收燕趙令涇陽君若高陵君秦所重天先於燕趙秦有變謂背因以為質則燕趙信秦矣秦為西帝趙為中帝燕為北帝立為三帝而令諸侯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攻齊曰必反宋地而歸楚之淮北夫反宋地而歸楚之淮北燕趙之所同利也並立三帝燕趙之所同願奇賞彙編也夫實得所利名得所願則燕趙之棄齊也猶釋故驪華陵也今王之不收燕趙則齊霸必成矣諸侯戴齊而王獨弗從也是國伐也齊受諸侯戴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王不收燕趙名卑而國危王收燕趙名尊而國寧夫去尊寧而就卑危智者不為也秦王聞若說也必如刺心言其切已然則王何不務使智士以若此言說秦秦伐齊必矣夫取秦上交也伐齊正利也會王務正利聖王之事也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合從子之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報讎伏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

蘇氏王曾東言魏出之宋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閔王出走代傳蘇代謂燕昭王曰今有人於此孝如曾參孝已信如尾生高廉如鮑焦史鮑焦兼此三行以事王奚如王曰如是足矣對曰足下以為足則臣不事足下矣臣且處無為之事歸耕乎周之上地耕而食之織而衣之王曰何故也對曰孝如曾參孝已則不過養其親耳信如尾生高則不過不欺人耳廉如鮑焦史鮑焦則不過不竊人之財耳今臣為進取者也臣以為為廉不與身俱達不可取義不與生俱立仁義者自完之道也非進取之術也王曰自憂不足乎憂亦完也不完則對曰以自憂為足則秦不出殺塞齊不出營丘楚不出疏章地三王代位五霸改政皆以不自憂故也若自憂而足則臣亦周之負龍耳何為煩大王之廷邪煩免昔者楚取章武魯地諸侯北面而朝秦取西山諸侯西面而朝義者使燕母去周室之上去猶失也上而不取也則諸侯不為別焉而朝矣言同朝而創燕臣與朝秦是同臣聞之善為事者先量其國之大小而揆其兵之強弱揆度故功可成而名可立也不能為事者不先

量其國之大小不揆其兵之強弱故功不可成而名不可立也今主有東嚮伐齊之心而愚臣知之王曰子何以知之對曰矜戰砥劍矜戰砥劍蓋爲所以登丘東嚮而歎是以愚臣知之今夫鳥獲舉千鈞之重行年八十而求扶持故齊雖強國也西勞於宋南罷於楚則齊軍可敗而河間可取燕王曰善吾請拜子爲上卿奉子車百乘子以此爲寡人東游於齊爲燕何如對曰足下以愛之故與何不與愛子與諸舅叔父負床之孫言背向床不立未行也得此處與車而乃以與無能之臣何也王之論奇賞彙編 卷五十五 干選史

臣何如人哉今臣之所以事足下者忠信也忍以忠信之故見罪於左右王曰安有爲人臣盡其力竭其能而得罪者乎對曰臣請爲王譬昔周之上地嘗有之其丈夫宦三年不歸其妻愛人其所愛者曰子之丈夫來則且奈何乎其妻曰勿憂也吾已爲藥酒而待其來矣已而其丈夫果來於是因令其妾酌藥酒而進之其妾知之半道而立慮曰吾以此飲吾主父則殺吾主父以此事告吾主父則逐吾主母與殺吾主父逐吾主母者寧伴躡而殺之也於是因伴僵而什之其妻曰爲子之

遠行來之故爲美酒今妾奉而什之其丈夫不知縛其妾而管之故妾所以告者忠信也今臣爲足下使於齊恐忠信不論於左右也臣聞之曰萬乘之主不制於人臣十乘之家不制於衆人匹夫徒步之士不制於妻妾而又況於當時之賢主乎臣請行矣願足下之無制於群臣也

燕王謂蘇代曰寡人甚不喜詭者言也詭明謂蘇代對曰周地賤媒爲其兩譽也之男家曰女美之女家曰男美然而周之俗不自爲取妻且夫處女無媒老且不嫁舍媒而自銜敵而不售敵猶取無順成事也而無敗售而不做者唯媒而已矣且事非權不立非勢不成夫使人坐受成事者唯詭者耳王曰善矣詭謂詭詐亦吾所惡而實不可廢古者使功矣使過使智使愚蓋用人可也處已則否蘇代謂元作奉陽君此亦其後藥稱說燕於趙以伐齊奉陽君不聽乃入齊代惡趙令齊絕於趙齊已絕於趙因之燕謂昭王曰韓爲謂臣曰人告奉陽君曰使齊不信趙者蘇子也令齊王閔召蜀子齊使不伐宋者補蘇子也與齊王謀遁取秦以謀趙者通也言與之令蘇子也令齊守趙之質子以甲者又蘇子也請告子以請齊告子各不害代請果以守

趙之質子以甲告者必欲吾必守子以甲言告子

然其言惡矣雖然王勿忠也人所告本陽之言於

患之故代告上以無患臣故知入齊之有趙累也

為其亂齊趙所以利燕出者奮不顧也言知其有

臣死而齊大惡於趙臣猶生也今齊趙絕可大紛

已紛亂持臣非張孟談也使持使臣也如張孟談

也齊趙必有為智伯者矣奉陽君告宋謹與趙足

曰代稱本陽之言齊王使公王曰齊人命說奉陽

曰必不反韓珉今召之矣言故反前必不任蘇子

以事今封而相之必元作不合燕今以燕為上交

奇賞彙編卷五十三主選史

吾所恃者順也父名今其言變有甚於其父順始

與蘇子為讎見之如元作無厲今賢之兩之兩謂

相已矣吾無齊矣重述奉奉陽君之怒甚矣此代

如齊王衍王之不信趙而小人奉陽君也待之為

因是而倍之音背言不以今時大紛之解而復合

則後不可奈何也故齊趙之合苟可循也循言死

不足以為臣患代本以二國之合必不順燕今逃

不足以為耻為諸侯不足以為臣榮被髮自漆為

厲不足以為臣辱然而臣有患也臣死而齊趙不

循惡交分於臣也燕以二國可因而代不欲則三

國皆惡代矣然三國卒不可因

則代之惡皆有而後相効交後人見其不是臣之

患也患其若臣死而必相攻也齊趙臣必勉之而

求死焉堯舜之賢而死禹湯之智而死孟賁之勇

而死烏獲之力而死生之物固有不死者乎在必

然之物死者人以成所欲王何疑焉臣以不若逃

而去之計以罪臣以韓魏循自齊言逃燕則自韓

而為之取秦言勤齊深結趙以勤之此勤趙以怒

韓魏趙言勤如是則近於相攻也臣雖為之不

累燕奉陽君告宋謹曰亦代蘇子怒於燕王之不

以吾故以用也吾弗子相謂又不子卿也殆無

奇賞彙編卷五十三主選史

燕矣其疑至於此謂其怒燕者疑也故臣雖為之

不累燕疑代怒燕故代雖為燕又不欲王欲猶須

自相攻伊尹再逃桀而之湯果與鳴條之戰而以

湯為天子伍子胥逃楚而之吳果與柏元作舉之

戰而報其父之讎今臣逃而紛齊趙始可著於春

秋且舉大事孰不逃桓公之難管仲逃於魯陽虎

之難孔子逃於衛定八年陽虎作難十二年張儀

逃於楚傳不白圭逃於秦詳望諸相中山也此與

同號使趙趙劫之求地望諸攻關而出外孫之難未

薛公釋載不乘逃出於關齊紀二十五午田文入

車也逃出於關秦秦因欲殺之因秦幸

遷得出驛去 三晉稱以為好補士太史公曰故舉

大事逃不足以為辱矣卒絕齊於趙趙合於燕以攻齊敗之

燕昭王且與天下伐齊而有齊人仕於燕者昭王召

而謂之曰寡人且與天下伐齊旦暮出令矣子必

爭之爭之而不聽子因去而之齊寡人有時復合

與齊合 且以因子而事齊當此之時也燕齊不

兩立然而常獨欲有復收之之志若此也收猶合

則不可復合而不能無合之志燕謂此少年狡

會之行小人患失之類而燕聊為之此其所以不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三

通史

齊魏爭燕齊謂燕王曰吾得趙矣魏亦謂燕王曰吾

得趙矣燕無以決之而未有適子也蘇代謂燕相

曰臣聞辭卑而幣重者失天下者也辭倨而幣薄

者得天下者也今魏之辭倨而幣薄燕因合於魏

魏補得燕元作齊遂北矣魏昭十二年與秦趙韓

燕伐齊敗之燕獨入臨

蘇代自齊使人謂燕昭王曰臣聞元作聞開 離齊趙

齊趙已孤矣王何不出兵以攻齊臣請為王弱之

燕乃伐齊攻晉疑兵也實合魏 今人代令 謂閔王

曰燕之攻齊也欲以復振故地也振舉也蓋欲燕

兵在晉而不進則是兵弱而計疑也王何不令蘇

子將而應燕乎夫以蘇子之賢將而應弱燕燕破

必矣燕破則趙不敢不聽是王破燕而服趙也閔

王曰善乃謂蘇子曰燕兵在晉今寡人發兵應之

願子為寡人為之將對曰臣之於兵何足以當之

王其改舉別用 王使臣也是敗王之兵而以臣遺

燕也戰不勝不可振也振救 王曰行寡人知子矣

蘇子遂將而與燕人戰於晉下晉之地 齊軍敗燕得

甲首二萬人蘇子以其餘兵以守陽城而報於閔

王曰王過舉令臣應燕今軍敗亡二萬人臣有斧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三

通史

質之罪請自歸於吏以戮閔王曰此寡人之過也

子無以為罪明日又使燕攻陽城及狸燕地也趙

攻燕取 又使人謂閔王曰日者齊不勝於晉下此

非兵之過齊不幸而燕有天幸也今燕又攻陽城

及狸是以天幸自為功也王復使蘇子應之蘇子

先敗王之兵其後必務以勝報王矣王曰善乃復

使蘇子蘇子固辭王不聽遂將與燕戰於陽城燕

人大勝得首三萬齊君臣不親百姓離心燕因使

樂毅大起兵伐齊破之彪謂蘇代之於燕齊皆嘗

獨為燕圖齊之深何哉昭王賢也雖然庶燭人之

齊安實

燕代自齊獻書於燕王曰臣之行也固知將有口事

言人故獻御書而行者以書曰臣貴於齊燕大夫

將不信臣臣賤將輕臣臣用將多望於臣望燕齊

有不善燕將歸罪於臣天下不攻齊將曰吾爲

齊謀天下攻齊將與齊兼賈元作臣賈臣之所

重處重留元作也重留難也留謂王謂臣曰吾必

不聽衆口與讒言吾信汝也猶列眉也可言無上可

以得用於齊次可以得信於下苟無死女無不爲

也以女自信可也山以燕與之言曰王與去燕之齊

奇賞彙編卷五十三王選史八

可也期元作於成事而已臣受令以任齊於齊及

五年齊數出兵未嘗謀燕齊趙之交一合一離燕

行王與齊謀趙則與趙謀齊燕與齊謀趙齊欲離

齊以成齊之信燕也至於虛北地齊言不設備行

其兵代北兵今王信田伐與參去疾之言三人離

且攻齊使齊犬馬而不言燕齊如之又不泄燕之

謀今王又使慶燕臣令臣曰吾欲用所善王苟欲

用所善王欲用之則臣請爲王事之王欲驛臣

同見韓專元作任所善則臣請歸驛事臣苟得見

則盈願代其危哉功成矣倘不能爲此是說它人

燕代之謀齊亦異乎豫讓之於趙矣彼哉彼哉

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約燕王曰楚得枳

郡而國亡八年人臨淄三齊楚不得以有枳宋事秦者

何也是則有功者秦之深讎也言此以見克齊秦

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告楚

曰蜀地之甲輕舟浮於汶汶水乘夏水江注

江別至南郡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輕舟

出於巴乘夏水下漢四日而至五洛漢中之甲輕舟

積甲宛東下隨屬南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寡

奇賞彙編卷五十三王選史八

人如射隼矣秦易也王乃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

遠乎楚王爲是之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

起乎少曲韓地危難傳一日而斷大行我起乎宜

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繇我同離兩周而

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爲然故事秦秦正告魏

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不通此下軼元

和道道南陽封冀道所由也後志河東兼包兩

周乘夏水浮輕舟強弩在前鉅鉞在後決梁口

之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濟陽決宿胥之口

徐注紀年曰魏無虛頓丘陸攻則擊河內水攻

中塞集晉曰

史記卷五十三
太奇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三

天選史

則滅大梁魏以為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據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為木人以象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為齊罪秦欲攻韓齊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人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必言攻有齊無秦無齊有秦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蘭離石因以破齊為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恐楚擊其後則以南陽委於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缺塞龜隘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龜隘為楚罪兵困於林中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膠東齊國項紀以濟西委於趙已得請於魏質至元作公子延秦因犀首攻趙兵傷於離石遇敗於馬陵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已得請於趙則劫魏魏不為割困則使太后穰侯為和蘇則兼欺舅與母蘇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郢郢適趙者曰以濟西以宋必令其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集前出各母不能知舅不能約龍賈之戰魏襄五年秦軍岸門之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三

天選史

戰封陵之戰魏襄十六年秦敗我封陵忠岸亭在亦屬高商之戰史不趙莊之戰趙肅二十三年趙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言上三地被禍秦禍如此其大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燕反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否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庸皆以壽死名顯諸侯代傳有在伐齊事後彪謂秦之所以正莫省獨一燕昭知之然亦不久死矣燕昭故曰秦橫之成天幸也燕饑趙將伐之楚使將軍之燕過魏見趙恢趙恢曰使除患無至徐之使易於救患伍子胥官之奇不用此除燭之武信三十年晉秦圍鄭侯之孤言於若神必退之武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以倍鄰鄰之厚君之張孟談言其難也馬用仁鄭者皆從事於除患之遺者謂救患者而無元作使除患無至者今與以百金送公也公謂不如以言公聽吾言而說趙王文曰昔者吳伐齊為其饑也伐齊未必勝也而弱越乘其敝以霸今王之伐燕也亦為其饑也伐之未必勝而強秦將以兵乘元作王

之西是使弱趙居強吳之處而使強秦處弱越之
所以霸也願王之熟計之也使者乃以說趙王趙
王大說乃止燕昭王聞之乃封之以地封地也

魏西為燕者為燕
亦所以為魏也

趙且伐燕蘇伐為燕謂惠王趙惠曰今者臣來過易

水蚌方出曝蚌也而鷸啄其肉鷸知天時雨鳥蚌合而籍

其啄籍也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

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鷸兩者不

肯相舍漁者得而并擒之今趙且伐燕燕趙久相

支以敵大衆臣恐強秦之為漁父也願王熟計之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三

三十選史

也惠王曰善乃止

惠王昭王三十七年癸未

昌國君樂毅為燕昭王合五國之兵傳云并護趙楚

而攻齊下七十餘城盡郡縣之以屬燕三城未下

聊墨而燕昭王死惠王即位用齊人反間疑樂毅

而使騎劫代之將樂毅奔趙趙封以為望諸君齊

田單詐騎劫卒敗燕軍復收七十餘城以復齊燕

王悔懼趙用樂毅乘元作燕之敵以伐燕燕王乃

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

為燕破齊報先王之讎天下莫不振動寡人豈敢

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棄群臣寡人新即
位左右謀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為將軍久

暴露於外同

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

與寡人有隙元作鄒隙遂捐燕而歸趙將軍自為

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

乎望諸君乃使人獻書報燕王曰臣不佞不能奉

承先王之教以順左右之心恐抵斧質之罪以傷

先王之明而又害於足下之義無罪而殺教非義也故遁逃

奔趙自負以不肖之罪罪在耳故不敢為辭說今

王使使者數之罪臣恐侍御者之不察先王之所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三

三十選史

以畜幸臣之理畜養也幸而又不白於臣之所以

事先王之心白猶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

以祿私其親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隨其愛能當者

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

者立名之士也臣以所學者觀之先王之舉錯有

高世之心故假節於魏王時諸侯不迫出關則以

往見而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擢之乎賓客之

中而立之乎群臣之上不謀於心而使臣為亞

卿也亞次臣自以為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

命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

輕弱而欲以齊爲事臣對曰夫齊霸國之餘教而驟勝之遺事也開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攻之則必舉天下而圖之舉天下而圖之莫徑元作於於結趙矣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同願也是欲得皆屬齊趙若許燕約楚趙宋盡力宋雖已舉其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曰善臣乃口受令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言其速起兵隨而攻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舉而有之於濟上濟上之軍奉令擊齊大勝之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逃遁走皆僅以身免珠玉財寶奇賞彙編

群臣之日餘令詔後嗣之遺義執政任事之臣所以能循法令順庶孽者新立之若皆患庶孽施及萌隸皆可以教於後世臣聞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者伍子胥說聽乎閭閻故吳王遠迹至於郢夫差弗是也不然而子胥之說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其形以缺骸骨故吳王夫差不悟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沉子胥而弗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故入江而不改夫免身全功以明先王之迹者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非離也墮先王之名者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者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之去也不索其名毀其若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而不察疏遠之行也故敢以書報惟君之留意焉有傳張丑爲質於燕燕王欲殺之走且出境境吏得丑丑曰燕王所爲將殺我者人有言我有寶珠也王欲得之今我已亡之矣而燕王不我信今子且致我我且言子之奪我珠而吞之燕王必當殺子剗子腹剗也及子之腸矣夫欲得之君不可說以利吾要且死子腸亦且寸絕境吏恐而赦之

王喜燕王喜五十二年丁未

燕王喜使栗腹以百金為趙孝成王壽酒三日反報

曰趙民其壯者皆死於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

乃召昌國君樂間教而問曰何如對曰趙四達之

國也其民皆習於兵不可與戰王曰吾以倍攻之

可乎曰不可曰以三可乎曰不可王大怒左右皆

以為趙可伐遂起六十萬以攻趙令栗腹以四十

萬攻鄆使慶秦以二十萬攻代趙使廉頗以八萬

遇栗腹於鄆使樂乘毅之以五萬遇慶秦於代燕

人大敗樂間入趙燕記元燕王以書且謝焉曰寡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三 孟選史

人不佞不能奉順君意故君捐國而去則寡人之

不肖明矣敢端其願端猶專也而君不肯聽故

使使者陳愚意君試論之語曰仁不輕絕智不輕

怨君之於先王也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則

君掩蓋之有非而蔽覆之不虞君之明罪之也虞猶

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之明棄之也且寡

人之罪國人莫不知天下莫不聞君微出明怨言

雖無出之趙以明有以棄寡人寡人必有罪矣雖

然恐君之未盡厚也諺曰厚者不毀人以自益也

仁者不危人以要名故掩人之邪者厚人之行也

救人之過者仁者之道也世有掩寡人之邪救寡

人之過非君孰元作望之今君厚受位於先王以

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則掩邪救過難得於君矣

且世有薄而故厚施世雖薄我我行有失而故惠

用行與我不合反今使寡人任不肖之罪任猶而

君有失厚之累於為君擇之也擇其無所取之園

之有封疆家之有垣墻所以合好掩惡也室不能

相和出語鄰家宋為通計也怨惡未見而明棄之

未為盡厚也寡人雖不肖乎未如殷紂之亂也君

雖不得意乎未如商容箕子之累也然則不內蓋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三 孟選史

寡人蓋一作盡而明怨於外恐其適足以傷於高而薄

於行也非然也苟可以明君之義成君之高雖任

惡各有所謂任不難受也本欲以為明寡人之薄

而君不得厚揚寡人之辱而君不得榮此一舉而

兩失也義者不虧人以自益況傷人以自損乎君

無以寡人不肖累往事之美昔者柳下惠吏於魯

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與人

之異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寧於故國爾爾柳下

惠不以三黜自累故前業不忘不以去為心故遠

近無議今寡人之罪國人未知而議寡人者遍天

下語曰論不修心凡有修者先必存議不累物仁

不輕絕智不簡功簡與附反簡棄大功者輟也

也輕絕厚利者怨也輟而棄之怨而累之宜在遠

者臣可也不望之乎君也今以寡人無罪君豈怨

之乎願君捐怨追惟先王復以教寡人意君曰意

然余且應心待之以不以成而過不顧先王以明

而惡使寡人進不得脩功退不得改過君之所揣

也言問也唯君圖之此寡人之愚意也故以書謁

之樂間乘怨不用其計二人卒皆趙不報處謂趙

然後為過燕王喜過在於復諫伐趙其於問未見

其有可絕之處而能悔如此禮不云乎其嗟也可

奇賞彙編卷五十五去其訓也可食何間絕之深也抑其書

秦并趙北向迎燕并合也燕王聞之使人賀秦王

始使者過趙趙王韓繫之使者曰秦趙為一而天

下服矣燕元之所以受命於趙者為秦也言燕

服趙者以今臣使秦而趙繫之是秦趙有隙秦趙

有隙天下必不服而燕不受命矣且臣之使秦無

妨於趙之伐燕也趙王以為然而遣之使者見秦

王曰燕王竊聞秦并趙燕王使使者賀千金秦王

曰大燕無道吾使趙有之子何賀使者曰臣聞全

趙之時南鄰為秦北下曲陽為燕下曲陽趙廣三

百里而與秦相距五十餘年矣所以不能反勝秦

者反猶報也言數為秦國小而地無所取今王使

趙北并燕北并謂燕趙同力必不復受命備於秦

矣臣竊為王患之秦王以為然起兵而救燕趙悼

年攻燕取狸陽城兵未罷秦攻鄭拔之此十九年

燕太子丹質於秦亡歸見秦且滅六國兵已臨易水

恐其禍至太子丹患之謂其太傅鞠武曰燕秦不

兩立願太傅幸而圖之武對曰秦地遍天下威脅

韓魏趙氏則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

之怨傳言丹質秦欲批其逆鱗哉批白結切擊也

奇賞彙編卷五十五騎也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

有嬰之則必殺人人生亦有太子曰然則何由太

傅曰請入圖之請太子入息居之有間樊將軍亡

秦之燕太子客之太傅鞠武諫曰不可夫秦王始

之暴而積怨於燕怨其足為寒心又況聞樊將軍

之在乎是謂元委肉當餓虎之蹊蹊徑禍必不

振矣振救雖有管晏不能為之謀也願太子急遣

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

講於單于然後乃可圖也太子丹曰太傅之計曠

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言已憂思昏聩且

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困窮於天下歸身於丹丹

終不迫於強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丹

命固卒之時也知禍且至而猶爲願太傅更慮之

鞠武曰燕有田光先生者其智深而慮沉沉猶可

與之謀也太子曰願因太傅交於田先生可乎鞠

武曰敬諾出見田光道太子衍願圖國事於先

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跪而逢迎却行爲

道不敢跪而拂席田先生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

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

聞騏驎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也驚馬

先之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精已消亡矣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三

史記

雖然光不敢以乏國事也不令太子所善荆軻

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所圖有交荆軻可乎田

光曰敬諾則起趨出太子送之至門戒曰丹所報

先生所言者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

笑曰諾僂行見荆軻僂致敬貌曰光與子相善

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

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

光竊不自外言不自言足下於太子願足下過太

子於宮荆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光聞長者爲行不

使人疑之今太子約光曰所言者國大事也願先

生勿泄也是太子疑光也夫爲行而使人疑之非

節俠士也荀悅曰立氣勢作威福結私欲自殺以

激荆軻言其死非爲泄欲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

光已死明不言也遂自剄而死軻見太子言田光

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下行以膝行不

下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請田先生不言者欲

以成人事之謀今田先生以死明不泄言豈丹之

心哉荆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

不肖使得至前願有所道此天所以哀燕而不棄

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三

史記

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饜今秦已虜韓王

秦十七年虜王安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

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支

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

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

愚以爲試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闕以重利闕言

以利使之見而欲也秦王貪其贊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

使悉反諸侯之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

矣則不可如有因而刺殺之彼大將擅兵於外而

內有大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償

秦必矣此丹之上願不知所以委命委棄性命

唯荆卿留意焉久之荆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驚

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無讓然後許諾

於是尊荆軻為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

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荆軻所欲以順適其

意久之荆卿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遷

年十九盡收其地進兵北畧地至燕南界畧經太子

丹恐懼乃請荆卿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

侍足下豈可得哉荆卿曰微太子言臣願得謁之

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夫行今樊將軍秦王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三

聖選史

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

地圖後志注郡方城縣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

乃得有以報太子太子曰樊將軍以窮困來歸丹

丹不忍以已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

荆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將軍曰秦之

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為戮沒今聞購將

軍之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樊將軍仰天太息

流涕曰吾每念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軻

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而報將軍之仇者

何如樊於期乃前曰奈何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

獻秦王秦王必喜而善見臣臣左手把其袖而右

手搥其背知判也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國見陵

之耻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扼腕而進

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腐者痛乃今得聞教遂

自刎刎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無

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之首函封之於是太子預

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

使工以藥淬之淬當從大釜乃刃也以試人血濡

縷縷濡衣人無不立死者乃為裝也遣荆軻燕

國有勇士秦武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言元作視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三

聖選史

也謂逆乃令秦武陽為副荆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

居遠未來而為督待項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

悔乃復請之曰日已盡矣荆卿豈無意哉丹請先

遣秦武陽荆軻怒叱太子曰今日往而不反者豈

子也今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強秦僕所以留者待

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

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祖

祭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地

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為羽聲其前

抗據壯士不士皆嘆目髮盡上衝冠於是荆軻遂就車而去終已不顧既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為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振震同不敢與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為內臣北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樊於期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於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禮大卜行人以九儀掌賓客之禮見燕使者咸陽宮荆軻奉樊於期之頭函而秦武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陛高前賞彙編 卷五十五 聖選史

秦武陽色變振恐群臣怪之荆軻笑武陽曰前為謝曰北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懼也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便於前秦王謂軻起取武陽所持圖軻既取圖奉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揜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揜其室把持也與揜同音時惶急惶恐也劍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群臣驚愕愕相也卒起不意卒猝同盡失其度而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

於殿下非有詔不得上方便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軻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乃以手共搏之搏擊也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為左右乃曰王負劍王負劍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提秦王行適字本秦王不中中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罵詈辱也曰事所以不成者乃欲以生劫之必得約契復也以報太子也左右既前斬荆軻秦王曰眩良久已而論功賞群臣及當坐者罪所各當坐前賞彙編 卷五十五 聖選史

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荆軻也於是秦大怒燕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燕薊城並此二燕王喜太子丹等皆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王急用代王嘉計殺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五歲而卒滅燕國此三十五年而虜燕

王喜秦兼天下其後荆軻客高漸離以擊筑見秦皇帝而以筑擊秦皇帝為燕報仇不中而死刺客應謂太子丹不忍一朝之情輕亡其國其謀情矣夫以一大行劫刺於大國出於倉卒不意或幸以中而欲從容責使悉反段地取契以歸此豈持已育之所可待哉初諫似矣太子不用不能力

爭安婦之明也數士之死燕國之亡皆武寔為之
對何之事其以曹刺其所不可者則發於一
而先敗抑以幸矣夫不足道也城後發侯亦不
竊發此其人宜也哉蓋積志仇秦不知所不使
其不逢漢帝則亦死以為期不能一日而忘秦也
豫子高漸離張督侯三人者皆孝子忠
臣至一之行也唯何於此則無處焉

凡三十一章

宋 神宗楚山陽濟陰東平
及東郡之頓昌壽張

景公 泰王四年乙酉

公輸般魯之為楚設機也天地疏機關將以攻宋墨子

宋人聞之百舍重茵百里往見公輸般謂之曰吾

自宋聞子吾欲藉子殺王藉公輸般曰吾

奇賞彙編 卷五十五 蜀 遷史

義固不殺王墨子曰淵公為雲梯梯之高將以攻

宋宋何罪之有義不殺王而攻國是不殺少而殺

衆敢問攻宋何義也公輸般服焉請見之王見

墨子見楚王非昭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車有

鄰有敝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短褐豎使

而欲竊之舍其梁肉鄰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為何

若人也王曰必為有竊疾矣疾猶墨子曰荆之地

方五千里宋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與敝輿也荆

有雲夢岸兕麋鹿盈之江漢魚鼈鼃鼃為天下饒

宋所謂無雉兔鮪魚者也鮪魚之此猶梁肉之與

糟糠也荆有長松文梓楸楠豫章凡五宋無長木

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元作以王吏之攻宋為

與此同類也王曰善哉請無攻宋楚謂之說美

固不竊疾強吞弱人并小血患其力不給南宮侯

若說止攻哉意者墨守之嚴輪般服病焉假此說

以縮兵則有之彼楚國非

止足而無有竊疾者也

梁王 義 伐即聊而徵師於宋宋君使使者請於趙王

武 曰夫梁兵勁而權重今徵師於敝邑敝邑不從

則恐危社稷若扶梁伐趙以謂以害趙國則寡人

不忍也願王之有以命敝邑趙王曰然夫宋之不

如梁也寡人知之矣弱趙以強梁宋必不利也則

吾何以告子而可乎雖知宋不助梁然使者曰臣

請受邊城城以應徐其攻而留其日以待下吏

之有城而已趙之無力使趙王曰善宋人因遂舉

兵入趙境而圍一城焉梁王甚說曰宋人助我攻

矣趙王亦曰宋人止於此矣故兵退難解德施於

梁而無怨於趙故名有所加而實有所歸若假重

以在岸首我黃下蘇秦

謂大尹卿曰君日長矣君宋自知政國事則公無事

公不如令楚賀君之孝則君不奪太后之事矣時

與政則公常用宋矣見川於宋尹

宋與楚為兄弟齊攻宋楚王威言救宋宋因責楚重

以求講於齊齊謂向齊不聽蘇秦為宋謂齊相曰

不如與之聽其已以明宋之責元有楚重於齊也楚

怒怒其已而與齊講必絕於宋而事齊齊楚合則攻宋易

矣蘇秦與別成齊宣

別成烈王七年十月立

齊攻宋宋使臧子索救於荆荆王威大說許救甚勸

臧子憂而反其御曰索救而得有憂色何也臧子

曰宋小而齊人大救於小宋而惡於大齊此王之

所愛也而荆王說甚必以堅我我堅而齊敵荆之

奇賞彙編卷五十三 哭選史

利也臧子乃歸齊王宣果攻拔宋五城而荆王不

至此四章有蘇秦語得為君臣而君臣立怒鄰

審亦皆至不能曲折如此故係之弱成然則孟子所稱

君偃齊公子別成君弟立元年

宋訂康寧王之時按史君偃在年表有雀生驢集韻

今江東呼鶴於城之陬陬隅使史占之曰小而生

巨必霸天下蓋言王大喜於是滅滕隱七年注在

伐薛取淮北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速成故射天

咎地斬社稷而焚滅之曰威服天下鬼神罵國老

諫臣元作為無顏之冠冠下以示剪割偃之背缺

朝涉之脛錢刻脛而國人大駭齊聞而伐之民散

城不守王乃逃倪侯之館侯其遂得而死見祥而

不為祥反為禍

凡六章

衛東部及魏郡黎陽河內之野王

靈公景公二十九年丁卯

衛靈公近癰疽蓋堅之幸彌子瑕二人者專君之

勢以蔽左右復塗偵衛謂君曰昔日臣夢見君君

曰子何夢曰夢見竈君君忿然作色曰吾聞夢見

人君者夢見日今日子日夢見竈君而言君也有說

則可無說則死對曰日并燭天下者也一物不能

蔽也若竈則不然前之人楊楊燄則後之人無從

見也今臣疑人之有燭於君者也是以夢見竈君

君曰善於是因廢癰疽彌子瑕而立司空狗元在

悼公出公弟元年

犀首魏官也非伐黃過衛使人謂衛君此策以文南

悼公為曰敝邑之師過大國之郊曾無一介之使

以存之乎敢請其罪今黃城將下矣已將移兵造

大國之城下已言已衛君懼束組三百緇緇邪文

為一組黃金三百鎰以隨使者南文子衛大止之

曰是勝黃城必不敢來不勝亦不敢來是勝黃城則功大名美內臨其倫勝言以功處其夫在中者則中惡臨議其事議謂諸蒙大名之也拔成功坐御以待中之議生豆御言犀首雖愚必不為也是不勝黃城破心而走歸破心懼罪也恐不免於罪矣彼安敢攻衛以重其不勝之罪哉果勝黃城帥師而歸遂不敢過衛

智伯欲伐衛遣衛君野馬駟駟也四百壁一衛君大說

群臣皆賀南文子有憂色衛君曰大國大權而子有憂色何文子曰無功之賞無力之禮不可不察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三 史記

也野馬四百壁一此小國之禮而大國致之君其圖之衛君以其言告邊境智伯果起兵而襲衛至境而反曰衛有賢人先知吾謀也

智伯欲襲衛乃佯亡其太子使奔衛南文子曰太子顏為君子也顏大子名甚愛而有寵非有大罪而亡必有故使人迎之於境曰車過五乘慎勿納也智伯聞之乃止彭謂南文子衛之賢智人也慮無遺算

嗣君 魏王四十五年丁酉

秦攻衛之蒲秦昭四年取蒲伐蒲以為秦平以為魏乎為魏則善為秦則不賴

如腹貫也

矣魏稱衛所以為衛者以有蒲也今蒲入於魏衛自入之魏衛必折於魏往求魏亡西河之外而弗能取者弱也今并衛於魏魏必強魏強之日西河之外必危且秦王昭亦將觀公之事害秦以善元作魏秦王必怒公栲里疾曰奈何胡衍曰公釋蒲勿攻臣請為公入戒蒲守戒告之以德衛君栲里疾曰善胡衍因入蒲謂其守曰栲里子知蒲之病也其言曰吾必取蒲今臣能使釋蒲勿攻蒲

守再拜因効金三百鎰元作並溢焉曰秦兵誠去請厚子於衛君胡衍取金於蒲以自重於衛栲里子亦得三百金而歸又以德衛君也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三 史記

衛使客事魏三年不得見衛客患之乃見梧下先生蓋以所居為號許之以百金梧下先生曰諾乃見魏王

曰臣聞秦出元作兵未知其所之秦魏交而不脩之日久矣願王專元作事秦無有它計魏王曰諾客趨出客謂至郎門而反曰偶思念得之臣恐

王事秦之晚王曰何也先生曰夫人於事已者過急過猶於事人者過緩今王緩於事已者安能急於事人奚以知之問衛客曰梧下事王三年不得見臣以是知王緩也魏王趨見衛客處謂此一時氣俗無不茂

於利者以先生傳於世其人不薄矣而以百金

諸人爲之行役倫之計況小乎彼哉彼哉

衛嗣君時胥靡有罪人蓋逃之魏衛贖之百金不與

乃請以左氏衛地也群臣諫曰以百金之地贖

一胥靡無乃不可乎君曰治無小亂無大大小教

化喻於民三百之城足以爲治民無廉耻雖有十

左氏將何以用之處謂衛君之言及此足以興起

以群臣之所諫知不及其君遠矣然亨國四十餘

年不受外兵則三百爲治之言允蹈之矣者與

衛嗣君病富術謂殷順且曰皆衛子聽吾言也以說

君勿益損也使之君必善子人生之所行與死

之心異始君之所行於世者食高麗也此有養於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三 辛 選史

食所用者縲錯罕薄也二臣群臣盡以爲君輕國

而好高麗必無與君言國事者子謂君君之所行

天下者甚謬縲錯主斷於國而罕薄輔之自今以

往者公孫氏衛國姓也故商君衛之不血食矣君

曰善與之相印曰我死子制之嗣君死殷順且以

君令相公子補期君縲錯罕薄之族皆逐之也

衛人迎新婦婦上車問驂馬誰馬也御曰借之新婦

謂僕曰拊驂無咎服皆言愛也車至門扶人扶教

送母母送婦者將曰滅竈將失火入室見曰曰徙

凡九章

中山漢書國在燕北平北

中山君史不出饗都士大夫在光傳都士注都武司

馬子期中山人後在焉羊羹下過司馬子期怒而

走於楚說楚王昭伐中山中山君亡國也有二人

挈戈而隨其後者中山君頗謂二人子奚爲者也

二人對曰臣有父嘗餓且死君下壺飡臣父下以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三 辛 選史

食小臣父且死曰中山有事汝必死之故來死

君也若死中山君喟然而仰歎曰與不期衆少其

於當厄其指物辭猶在也怨不期深淺其於傷心

傷人之心雖淺怨也吾以一杯羊羹亡國以一壺飡得士二

人

魏文侯欲殘中山殘謂常莊談人謂趙相元作子曰

魏并中山必無趙矣公何不請公子傾魏君以爲

正妻因封之中山是中山復立也魏不殘

樂羊爲魏將攻中山其子時在中山中山君烹之作

羹致於樂羊樂羊食之古今稱之曰樂羊食子

以自信明害父以求法

此害於父道而年爲之未爲殉國之法也

犀首立五王

秦韓魏宋中山也楚秦伐時王齊宣魏也

後秦惠一十年韓宣惠燕易王王明年秦惠始王

七年也而中山後持封猶旋也立齊謂趙魏曰

寡人羞與中山並爲王願與大國伐之以廢其王

中山聞之大恐召張登而告之曰寡人且王齊謂

趙魏曰羞與寡人並爲王而欲伐寡人恐亡其國

不在索王今明謀者故非子莫能吾救登對曰

君爲臣多車重幣臣請見田嬰中山君遣之齊見

嬰子曰臣聞君欲廢中山之王將與趙魏伐之過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三

王選史

矣以中山之小而三國伐之中山雖益廢王

言夷有其猶且聽也且中山恐必爲趙魏廢其王

而務附焉附趙魏也主廢是君爲趙魏驅羊也非

齊之利也豈若中山廢其王而事齊哉田嬰曰奈

何張登曰今君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中山必

喜而絕趙魏趙魏怒而攻中山中山急而爲君難

其王則中山必恐爲君廢王事齊中山

廢之所以事齊彼患亡其國是君廢其王而立其

國賢於爲趙魏驅羊也田嬰曰諾張田曰不可臣

聞之同欲者相憎同憂者相親今五國相與王也

負海不與焉

負海齊也此是欲皆在爲王而憂在

負海廢之

今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是奪四元

五下國而益負海也中山與四國同欲今與致中

山而塞四國四國寒心必先與之王而故親之是

君臨中山而失四國也且張登之爲人也善以微

計薦中山之君久矣難信以爲利田嬰不聽

果召中山君而許之王張登因謂趙魏曰齊欲伐

河東魏地何以知之齊羞與中山並之爲王甚

矣今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是欲用其兵也豈

若令大國先與之王以止其遇哉趙魏許諾果與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三

王選史

中山王而親之中山果絕齊而從趙魏

中山與燕趙爲王齊閉關不通中山之使其言曰我

萬乘之國也中山百乘之國也何伴名於我欲割

平邑屬代以路燕趙出兵以攻中山藍諸君曰齊

患之張登謂藍諸君曰公何患於齊藍諸君曰齊

強萬乘之國耻與中山伴名不憚割地以路燕趙

出兵以攻中山燕趙好倍而貪地背約吾恐其不

吾據也大者危國次者廢王奈何吾弗患也張登

曰請令燕趙固輔中山之堅而成其王事遂定

公欲之乎藍諸君曰此所欲也曰請以公爲齊王

閱而登試說公可乃行之藍諸君曰願聞其說登
曰王之所以不憚割地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
者其實欲廢中山之王也王曰然則王之為費
且危夫割地以賂燕趙是強敵也出兵以攻中山
首難也首為攻伐之難王行二者所求中山未必得王如
用臣之道地不虧而兵不用中山可廢也王必曰
子之道奈何藍諸君曰然則子之道奈何張登曰
王發重使使告中山君曰寡人所以閉關不通使
者為中山之獨與燕趙為王而寡人不與聞焉此若若是以隘之隘亦不通也王苟舉玉補趾以見寡
人請亦佐君中山恐燕趙之不巳據也今齊之辭
云即佐王必通燕趙與王相見此並齊王燕趙聞之必
怒絕之王亦絕之是中山孤孤何得無廢以此說
齊王齊王聽乎藍諸君曰是則必聽矣此所以廢
之何在此王所以存者也齊王以是辭來因言告燕趙而無往以齊王言告之而不往
齊以積厚於燕趙燕趙必曰齊之欲割平邑以賂
我者非欲廢中山之王也徒欲以離我於中山而
已親之也雖百平邑燕趙必不受也藍諸君曰善
遣張登往果以是辭來中山因告燕趙而不往燕

趙果俱輔中山而使其王事遂定處謂張登腹中言之必可行
者也雖其用智有捍闔風氣而文無言亦狡獪可喜非君子之所排也
司馬喜中山使趙為已求相中山公孫弘陰知之中
山君出司馬喜御公孫弘乘公孫弘曰為人臣
招大國之威以為已求相於君何如君曰吾食其
肉不以分人司馬喜頓首於幃曰臣自知死至矣
君曰何也曰臣抵罪君曰行吾知之矣行使之然似欲中喜者故知若頃之趙使來為司馬喜
求相中山君大疑公孫弘公孫弘走出
司馬喜三相中山陰簡難之簡陰姬名也田簡謂司
馬喜曰趙使者來屬耳霍光傳注屬近也獨不可語陰簡
之美乎趙使近至宜有報可趙必請之君與之即
公無內難矣君弗與趙公因勸君立之以為正妻
陰簡之德公無所窮矣果令趙請之補君弗與司
馬喜曰君弗與趙趙王武必大怒大怒則君必危
矣然則立以為妻固無請人之妻不得而怨人者
也田簡自謂取使取請為使也可以為司馬喜可以為
陰簡可以令趙勿請也簡請使耳實喜自使見下
陰姬與江姬爭為后司馬喜謂陰姬公姬父曰事成
則有土得民言公得封不成則恐無身欲成之何不見

臣乎怪其不謀陰姬公稽首首至地也曰誠如君言事何

可豫道者言將厚報之司馬喜即奏書中山王補

曰臣聞弱趙強中山中山王說而見之曰願聞弱

趙強中山之說司馬喜曰臣願之趙觀其地形險

阻人民貧富君臣賢不肖商敵為資商敵未可豫

陳也中山王遣之見趙王武曰臣聞趙天下善為

音佳麗人之所出也今者臣來至境入都邑觀人

民謠俗徒歌容貌顏色殊無佳麗好美者以臣所

行多矣周流無所不至未嘗見人如中山陰姬者

也不知者特以為神人元作言不能及也其容貌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三 五十六

顏色固已過絕人矣若其眉目准頰權衡准準頰

輔骨當作犀角偃月犀角偃月彼乃帝王之后非

諸侯之姬也趙王意移大說曰吾願請之何如司

馬喜曰臣竊見其佳麗口不能無道爾即欲請之

是非臣所敢議願王無泄也司馬喜辭去歸報中

山王曰趙王非賢王也不好道德而好聲色不好

仁義而好勇力臣聞其乃欲請所謂陰姬者中山

王作色不說司馬喜曰趙強國也其請之必矣王

如不與即社稷危矣與之即為諸侯笑中山王曰

為將奈何司馬喜曰王立為后以絕趙王之意世

無請后者雖欲得請之鄰國不與也中山王遂立

以為后趙王亦無請言也此兩章皆平曲折

駁異也然則此書之作亦至慎矣

主父欲伐中山使李疵觀之李疵曰可伐也君弗攻

恐後天下主父曰何以對曰中山之君所傾蓋與

車者同車者皆不御也與之而朝窮閭隘巷之士者

若而朝士者七十家主父曰是賢君也安可伐李疵

曰不然舉士則民務名不存本本謂朝賢則耕者

惰而戰士懦皆不強力也以若此不亡者未之有

也彪謂李疵小人也乃欲使人君廢賢而置士夫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三 五十六

懦且不賢而耕且戰民之分也何敢與賢者並民

唯不務名耳豈有務名而不趨於善者乎若疵也

小人無是憚者也

凡九章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五十三

國語序

韋昭撰

管孔子發憤於舊史垂法於素王左丘明因聖言以攄意託王義以流藻其淵源深大沈懿雅麗可謂命世之材博物譚作者以其明識高遠雅思未盡故復采錄前世穆王以來下訖

奇賞彙編

國語

一

魯悼智伯之誅邦國成敗嘉言善語陰陽律呂天時人事逆順之數以爲國語其文不主于經故號曰外傳所以包羅天地探測禍福發起幽微章表善惡者昭然甚明寔弁經藝並陳非特諸子之倫也遭秦之世幽而復光賈生史遷頗綜述焉及劉光祿于

漢成世始更考校是正疑謬至于章

帝鄭大司農爲之詁解解疑釋滯昭

晰可觀至于細碎有所闕略侍中賈

君敷而行之其所發明大義略舉爲

已僚矣然於文間時有遺忘建安黃

武之間故侍御史會稽虞君尚書僕

射丹陽唐君皆英才碩儒洽輦之士

奇賞彙編

國語

二

也采摭所見因賈爲主而損益之觀

其辭義信多譌者然所注釋猶有異

同昭以末學淺闇寡聞階數君之成

訓思事義之是非愚心頗有所覺今

諸家並行是非相質雖聰明疏達識

機之士知所去就然淺聞初學猶或

未能祛過切不自料復爲之解因賈

君之精實采唐虞之信誨亦所以覺
增潤補綴參之以五經檢之以內傳
以世本攷其流以爾雅齊其訓去非
要存事實凡所發正三百七事又諸
家紛錯載述爲煩是以時有所見庶
幾頗近事情裁有補益猶恐人之多
言未詳其故欲世覽者答之

奇賞彙編

國語

三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五十四

國語

周語

穆王將征犬戎

恭王游于涇上

厲王虐國人謗王

厲王說榮夷公

蒞之亂

宣王即位不籍千畝

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

宣王欲得國子之能

宣王既喪南國之師

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

惠王三年邊伯石遯爲國出王

十五年有神降于莘

襄王使召公過及內史過賜晉惠公命

襄王使大宰文公及內史與賜晉文公命

襄王十三年鄭人伐滑

十七年王降翟師以伐鄭

晉文公既定襄王於郊

奇賞彙編

卷五十四目 國語

選史

王至自鄭以陽樊賜晉文公

溫之會晉人執衛成公歸之於周

二十四年秦師將襲鄭過周北門

晉侯使隨會聘于周

定王使單襄公聘于宋

定王八年使劉康公聘于魯

簡王八年魯成公來朝

晉既克楚于鄢

柯陵之會

晉孫談之子周適周事單襄公

奇賞彙編

卷五十四 國語

二 選史

靈王三十二年穀洛鬪將毀王宮

晉羊舌肸聘于周

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

二十三年王將鑄無射而爲之大林

王將鑄無射問律于伶州鳩

景王既殺下門子

敬王十年劉文公與莒欲城成周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五十四

史官 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國語

周語

杜預曰族語云黃帝之苗裔姬姓后稷之後封於邰及哀襄子不肖失職寢於西戎至十二代孫曰太王爲狄逼遷岐至孫文王受命武王克殷而有天下至幽王爲大戎所殺平王東遷乃居王城

穆王將征大戎

穆王周康王之孫昭王祭公謀父諫曰不可

祭公之諫

祭公之諫曰不可

祭公之諫

祭公之諫曰不可

祭公之諫

祭公之諫曰不可

祭公之諫

祭公之諫曰不可

祭公之諫

祭公之諫曰不可

祭公之諫

祭公之諫曰不可

祭公之諫

祭公之諫曰不可

祭公之諫

祭公之諫曰不可

祭公之諫

祭公之諫曰不可

祭公之諫

祭公之諫曰不可

祭公之諫

祭公之諫曰不可

祭公之諫

祭公之諫曰不可

祭公之諫

祭公之諫曰不可

左更部

貢則修名名謂尊卑職貢之名號有不王則修德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
之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序成謂上五者次序也已
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讓讓也告不
王告古上切謂以文辭告於是乎有刑罰之辟刑不
有攻伐之兵伐不祀也有征討之備征不有威讓之令讓
也有文告之辭告不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修
於德無勤民於遠勤勞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全
自大畢伯仕之終也大畢伯仕大戊氏大戊氏以其
職來王以其職謂其嗣丁以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
之且觀之兵享賓服之禮以責其無乃廢先王之訓
奇賞彙編卷五十四
三
運史
而王幾頻乎頻敗也吾聞夫大戎樹惇樹立也言大能
帥舊德而守終純固帥術也言大戎氏循先王之舊
德不聽櫛王其有以禦我矣禦猶應也王不聽遂征之
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王責大
信故荒服者不至成以非禮
恭王游於湮上密康公從從慈用切恭王穆王之
密國之有子女奔之奔不歸其母曰必致之於王康公
進於王夫獸三為羣人三為衆女三為衆衆美王
田不取羣羣也公行下衆公諸侯也禮國君下王御
不參一族參七南切御婦官也參不參一族之大夫
從坤卦為文為鳥記
出於來下
語不易

黎美之物也衆以美物歸女而何德以堪之女音汝
 王猶不堪况爾小醜醜類也小醜醜備物終必亡德
 不而物備終取必亡康公弗獻一年王滅密密陰
 厲王虐國人訪王周厲王召公告王曰民不堪命矣
 也古者切召公召康公之後穆公虎王怒得衛巫使
 監謗者衛巫之術國之巫也以告則殺之謗王
 上則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
 謗矣乃不敢言弭耳切召公曰是郭之也郭防
 民之口甚於防川言川不可防而潰傷人必多
 民亦如之是故爲川者決之使導導治也爲民者宣
 奇賞彙編卷五十四四 選史
 之使言言以知其得失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
 士獻詩詩以風也警獻典警樂師典史獻書周禮
 李三皇五師師師小師也箴箴刺賦賦字無時
 帝之書師箴王王闕以正得失謗賦謗賦字無時
 所獻詩也謗誦主主弦歌謗誦諫之語也百工諫
 百工執技以事上者庶人傳語庶人卑賤不得近臣
 諫者執藝以事上者庶人傳語庶人卑賤不得近臣
 盡規近臣諫親戚補察補過瞽史教誨瞽樂
 史太史也掌陰陽天時者艾修之修艾師傳之屬
 禮法之書以相教誨者艾修之修理替史之教
 聞於而後王斟酌焉酌也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
 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原
 隰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隰下平曰衍行有說曰沃

說之而

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阜財
 用衣食者也阜厚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
 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與能幾何
 王弗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於彘彘放
 厲王說榮夷公說好也榮國芮良夫曰芮如鏡切芮
 也芮伯王室其將卑乎甲微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
 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載成而或專
 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胡可專也所怨甚
 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
 奇賞彙編卷五十四五 選史
 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上謂天神使神人百物無不得
 其極也極中猶日休惕懼怨之來也口故頌曰思文
 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頌周頌也經緯
 也烝衆也極中也言周公思有文德者后稷其功乃
 能配於天謂播百穀立我衆民之道無不於汝時得
 其人也大雅曰陳錫載周也錫賜也言文王布
 成周道是不布利而懼難乎言利又懼難也故能
 載周以至於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
 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歸附也榮公若用周必敗
 既榮公爲卿士卿已也卿士諸侯不享王流於彘彘放

今之丁役
則爲自誅

集 360—513

紀事本末
卷之五十四

協律更制度量衡其數也場協入之珍物錄而藏之
應協出出用之數是則少多或生出入往來者皆
可知也於是乎又審之以事事謂因藉田與民王治
農於藉藉田也蒐於農隙春田曰蒐蒐擇也禽獸
農隙仲春既耕後隙田擗穫亦於藉藉田也於既烝烝
時冬田曰狩是皆習民數者也又何料焉不謂其
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惡事也言王不謂其衆少而
少又厭惡政事臨政示少諸侯避之示天下以寡弱
附也治民惡事無以賦令且無故而料民天之所
奇賞彙編卷五十四
惡也害於政而妨於後嗣後嗣為將有禍亂也王卒
料之及幽王乃廢滅幽王宣王之
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西周鎬京也三川涇渭沔
也伯陽父曰周將亡矣伯陽父也夫天地之氣不失其
序若過其序民之亂也言民者不陽伏而不能出陰
遁而不能烝氣也陰在下陽在上於是有地震今三
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鎮音珍又音鎮鎮陽
失而在陰陰也川源必塞塞故國將亡也大水土演
而民用也演音猶也水土無演民乏財用不亡何
待水氣不潤土枯伊洛竭而夏亡竭也伊洛出熊

看以下
簡不遺
自典義之

河竭而商亡商人謂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
二代之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依其
謂澤也謂澤也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川竭山必崩水泉不竭若
困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數起於一終於十夫天之
所棄不過其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
乃滅周乃滅周乃東遷
惠王三年惠王周莊王之子也邊伯石越
為國出王而立王子王子驪驪驪音離驪驪音離
子驪之子王使娶於驪音離驪驪音離驪驪音離
石越之秋故三子王處於鄭三年子驪飲三大夫酒
出王而立子驪王處於鄭三年子驪飲三大夫酒
奇賞彙編卷五十四
子國為客子國為國也樂及徧舞徧舞六代之樂也
曰咸池舜曰大韶禹曰大夏殷曰大濩周曰大武諸大
鄭公鄭莊公之子突曰吾聞之司寇行戮君為之不
舉舉也而况敢樂禍乎今吾聞子驪歌舞不思憂夫
出王而代其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是謂樂禍禍必
及之盡納王乎說叔許諾鄭伯將王自園門入說叔
自北門入園音園王城門也殺子驪及三大夫王乃入
十五年有神降於莘莘音莘降下也言自上而下有
內史過內史過及策命諸侯策命諸侯曰是何故固有
之乎對曰有之國之將與其君齊明衷正齊一也精

日月於是乎有朝日夕月以教民事若分朝日以秋
則夕月在門之外必火諸侯春秋受職於王以
臨其民言不敢專也大夫士日恪位著以敝其官中廷之左右曰
間日第庶人工商各守其業以其上節恐有墜
失也故為車服旗章以旌之有等所以申明貴賤為
識執珪者人執璧者一而執圭者二也謂佩執
執瑞者三執璽者四而執玦者五也謂佩執
璽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瑁以黼瑁六端也上以馬璽以皮
尺一寸六執和十九寸侯執信七寸伯執躬圭亦
七寸子執綬璽男執蒲壁皆五寸節六節也山國用
虎節土國用人節浮國用龍節皆以金為之道路
用旂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為之為
班爵貴賤以列之也班次為令聞嘉譽以聲之謂有功
奇賞菜編卷五四
德者則以策命述其功猶有散遷解慢而箸在刑辟
美進爵加錫以聲之流在裔土言為之法
裔也於是乎有夷蠻之國遂為夷蠻有斧鉞刀墨之民
斧鉞大刑也刀墨謂以刀刻其額而墨室之而况可以淫縱其身乎夫晉
侯非嗣也而得其位嗣適壺臯怵惕保戒懼猶曰
未也壺臯勉勉也保守也任職也居若將廣其心廣
心放情而遠其鄰背秦陵其民虛處而卑其上不敬
欲也將何以固守守守位也夫執玉卑替其贊也替廢也廢其禮
拜不稽首誣其王也誣罔替贊無鎮鎮重也無誣王
無民民亦將誣之夫天事恒象恒常也事善象吉事惡象凶任重享大

如公受王命以侯伯待之之禮而又加之內史與歸
 以宴好也太宰士卿也而言公者兼之
 以告王曰晉不可不善也其君必霸逆王命敬謂上
 於境晉侯郊勞奉禮義成謂三讓賓饗之屬皆如禮敬王命順之道也成
 禮義德之則也則德以道諸侯諸侯必歸之道上如
 作導且禮所以觀忠信仁義也言能行禮則忠所以
 訓也心中則仁所以行也仁行則信所以守也信守
 分也不偏義所以節也制事忠分則均仁行則報信守則固
 義節則度得其分均無怨行報無墮守固不偷偷苟
 節度不搆搆謝若民不怨而財不匱令不偷而動不
 攜其何事不濟中能應外忠也施三服義仁也三謂
 奇賞義編宋五十四
 仁也施三謂三讓也服守禮不淫信也行禮不疚義
 義服得其宜謂端委也
 也疾病臣入晉境四者不失四者忠臣故曰晉侯其
 能禮矣王其善之樹於有禮艾人必豐艾魚廢切
 王從之使於晉者道相逮也逮及及惠后之難王出
 在鄭惠后周惠王之后襄王繼圻陳媯也陳媯有寵
 於襄王之后帶將立未及而卒子帶奔齊王復之又通
 以翟師伐周王出過鄭處於汜在魯僖二十四年
 晉侯納之在魯僖二十五年襄王十六年立晉文
 公襄王十六年魯僖二十四年二十一年以諸侯朝於衡雍且獻
 楚捷遂為踐土之盟襄王二十九年魯僖二十八年
 溫地捷勝也勝楚所獲兵衆文公以僖二十八夏
 四月敗楚師於城濮滅潁衛地也旋至衡雍天子

之晉侯以諸侯朝王且獻所得楚兵解介百乘使兵
千也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與史策命晉侯為
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轡之服彤弓一彤矢於是乎
始霸

襄王十三年襄王二十一年鄭人伐滑滑姬姓小國
滑人脫命鄭師還又即衛故王使游孫伯請滑游
伯周鄭人執之與鄭人又怨襄公之與衛滑故不
聽王命而王怒將以翟伐鄭翟魏姓富辰諫曰不可
大夫富辰人有言曰兄弟讒閔侮人百里閔大壁反雖
以讒言相違恨猶禁禦也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鬩于
牆外禦其侮詩棠棣之篇禦禁也言雖相與鬩於若
奇賞彙編卷五十四文選史

是則閔乃內侮而雖閔不敗親也雖已相恨外禦鄭
在天子兄弟也言與襄王有鄭武莊有大勲力於平
相武莊桓公之子武公滑突也莊武公之子莊公
太子泄父之子休也幽王之子宜臼也桓平王之孫
平王東遷各邑桓王即位鄭莊公為之卿十上夾輔
討不庭伐宋人凡我周之東遷晉鄭是依東遷謂平
日鄭先君武公與晉文侯戮力子肅之亂又鄭之孫
一心股肱周室夾輔平王是也今以小忿
定立惠王出居鄭鄭公殺子肅而納之今以小忿
棄之是以小忿置大德也無乃不可乎廢也且夫兄
弟之怨不徵於宅徵召也宅徵於宅利乃外矣在外
章怨外利不義也章明棄親即翟不祥棄親出翟以怨

報德不仁言鄭有德於王王怨夫義所以生利也祥
所以事神也仁所以保民也不義則利不阜不祥則
福不降不仁則民不至古之明王不失此三德者三
仁義故能光有天下而餘寧百姓令聞不忘王其不
可以棄之王不聽

十七年王降翟師以伐鄭王德翟人將以其女為后
富辰諫曰不可夫婚姻禍福之階也利內則禍繇之
利外則取禍今王外利矣國利其無乃階禍乎昔摯
疇之國也繇太任摯疇二國任姓奚仲仲廸之後大
母杞繇繇太姒杞繇二國姒姓夏禹齊許申呂繇太
奇賞彙編卷五十四文選史

姜四國皆姜姓四岳之後太陳繇太姒陳媽姓舜後
姜太王之妃王季之母內利內行七德親管
王之姊是皆能內利親親者也內利內行七德親管
鄆之亡也繇仲任鄆言假姒姓之國仲任氏之女為
哀如滅之明密須繇伯姑姑極乙切伯姑密須之女
甲此則文王所密繇叔姒姒同姓之女為鄆夫人公
咸而獲鼓甲也鄆繇叔姒姒同姓之女為鄆夫人公
手傳曰先鄭伯有善乎鄆公名聃繇鄭姬聃姬姓文
通於人人以取其國此之謂也聃繇鄭姬聃姬姓文
季之昭公娶於吳女為其夫人同姓相取息繇陳媽
猶晉昭公娶於吳女為其夫人同姓相取息繇陳媽
姓之國陳媽女為息侯夫人蔡哀侯以告息侯
媽將歸過蔡哀侯止而見之弗賓媽以告息侯
楚伐蔡蔡侯怨因稱息媽之美鄆繇楚曼曼音萬
於楚子楚子遂滅息以息媽歸鄆繇楚曼曼音萬
鄆女為楚武王夫人生文王羅繇李姬羅熊姓之

氏之文為 盧由勸焉 盧姑姓之國制焉 盧
離親者也 不能親視以亡其國 王曰利何如而內
何如而外對曰尊貴明賢庸勳長老明顯也庸用也
也愛親禮新親舊 視六親也新新來過 然則民莫不
審固其心力以役上令也 役為 官不易方也 而財不
賈竭 貞賦有品財用 求無不至動無不濟百姓兆民
百姓百官也 夫人奉利而歸諸上是利之內也
夫人納 若七德離判民乃攜貳 七德謂尊 各以利退
以和利其身而 上求不暨是其外利也 暨至 夫翟無
去退自營也 鄭伯南也王而卑之是不尊貴也 賈
列於王室 太也 鄭伯南也王而卑之是不尊貴也 賈
南實業編 卷五十四 千 廷史
中云南者在南服之侯伯或云南面而居也鄭司農
云南謂男爵今之新鄭新定之於王城為在畿內
畿內之諸侯雖爵於侯伯周之舊法皆食于男之地
也周公雖制中上設九服王康王而西都編京其後
衰微土地損減服制改易故鄭在男服禮畿外之侯
伯世位其是待重於采地之君故曰是不尊貴之也
翟豺狼之德也鄭未失周典王而蔑之是不明賢也
也 平桓莊惠皆受鄭勞王而棄之是不庸勳也 平
東遷依鄭武公桓王即位鄭莊公佐之莊桓王之子
它也惠莊王之孫僖王之子惠王好諒也為子橫所
篡出居於鄭鄭厲公納之自平王以鄭伯提之齒長
來鄭世有功故曰結受鄭勞功也 鄭伯提之齒長
矣王而弱之是不長老也 各弱鄭公之翟隗姓也 隗
亦 鄭出自宣王王而虐之是不愛親也 鄭桓公友宣
鄭國之封出 夫禮新不間舊 開居諫切 王以翟女間
不道世之世 謝代也

妾任非禮且棄舊也 姜氏任氏之女世為王妃 嬀王
一舉而棄七德臣故曰利外矣書有之曰必有忍也
若能有濟也 書逸書也若猶乃也濟成也 王不忍小
忿而棄鄭又登叔隗以階翟階翟 翟封豕豺狼也
不可厭也 厭一占切封 王弗聽十八年王黜翟后 黜
也 翟后 陟立而通 翟人來誅殺譚伯 誅責也 翟人奉
於上子帶故廢之 翟人來誅殺譚伯 誅責也 翟人奉
我 伯周大夫 富辰曰晉吾驟諫王王弗從以及此難若
我不出王其以我為懟乎乃以其屬厥之 懟直類切
以死 初惠后欲立王子帶故以其黨啓翟人 言初者
翟難 初惠后欲立王子帶故以其黨啓翟人 言初者
死也以其黨者謂翟叔隗子孫惠后欲 翟人遂入周
立子帶故以子帶之黨政翟人伐周 翟人遂入周
奇實業編 卷五十四 千 廷史
王乃出居於鄭晉文公納之 王出適鄭居於汜也
晉文公既定襄王於郊 郊洛邑王 王勞之以地 報力
王以其勤勞賞之以地 謂 辭請陸焉 葬禮閭地通路
陽樊溫原積薪之田也 辭請陸焉 葬禮閭地通路
曰陸周禮天子遠郊之內有六鄉則六軍之事也 王
外有六陸率供王之貢賦惟天子有陸諸侯則無 王
弗許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為甸服
規規畫 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 以其職貢供王祭
而百之 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
也山川五嶽河海也 百 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
神丘陵墳衍之神也 百 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
庭不虞之患 虞度也 不直猶不道也 不度不億度而
至之 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 其餘甸服之外地也
患 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 使各有寧宇 安居
百里子之百里男百里 使各有寧宇 安居 以順及

天地無逢其災害順天地尊卑之義也先王豈有
賴焉賴利也言無所內官不過九御九御外官不過
九品九品均分諸侯內有九室九室九足以供給神祇而
已言嬪與卿士祭祀也魯語曰百豈敢狀縱其耳目
心腹以亂百度心腹皆欲也亦唯是夙生之服物
采章采章不臣之民引王極略以臨長百姓而輕重
布之王何異之有輕重布之貴賤各有等也今天降
禍災於周室余一人僅亦守府先王之府藏又不佞
以勤叔父勤勞也天子稱九州而班先王之大物以
賞私德物謂分也其叔父實應且憎以非余一人余
奇賞彙編卷五十四主選史

以衣明天子與其若先王與百姓何言無以奉先何
諸侯異物也政令之爲也何以復臨百姓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隨
焉自制也余安能知之敢禁文公遂不敢請受地而
還還音
王至自鄭襄王從鄭以陽樊賜晉文公陽樊二邑陽
人不服晉晉侯聞之倉葛呼曰晉侯曰晉侯人也王以
晉君爲德爲德能故勞之以陽樊陽樊懷我王德是以
未從於晉懷思也謂君其何德之布以懷柔之懷柔
也使無有遠志今將大泯其宗泯滅宜吾不敢服
也廟門謂之泯宗而蔑殺其民人蔑猶殺也宜吾不敢服
奇賞彙編卷五十四主選史

柔嘉無亦不升也送其馨香潔其酒醴品其百選
其儀象儀儀時飾以儀牛象象出其尊彝尊彝皆受
陳其湯俎俎設於左牛豕爲一列靜其巾綵禮音覽周
而共飲食之於是乎有折俎加豆加豆謂既食之後
容合好示容儀合胡有牙然其效戎翟也子然全夫
王公諸侯之有飮也將以講事成章講講軍旅議大
建大德昭大物也大德大物大故立成禮絜而已立成
奇賞莫編卷五十四主 選史
不也月其 飮以顯物宴以食好顯物示歲飮不倦
至解禮不 時宴不淫禮不淫月會會計
經用 旬修所成爲者日完不忘日完一日之所
也服物昭庸承飾顯明功功也冕服旌章所以昭有
文章比象麟駘錦繡之文章也周旋序順周旋
也序次也各以容貌有崇止容貌也威儀有則則法
儀可度也 五味實氣氣味以實氣五色精心五色之
不肖也 五辟昭德昭德謂政半五義紀宜五義謂父
其心也 飲食可饗辭同可觀後恭故財則可嘉酬幣
以將也 則順而建德建法也古之善禮者將焉用

全悉武子遂不敢對而退歸乃講聚三代之典禮代
夏殷於是乎修執秩以爲晉法秩常也可奉執以爲
不周故武子修之法自張公以來周法晉文公施於
定王使單襄公聘於宋聘問也問者王之所以撫萬
國存遂假道於陳以聘於楚假道自宋適楚經陳也
侯相聘之禮假道也聘禮若過國至 大朝覲矣道弗
不可行也非音拂火心星也說見也草微塞路 候不
在疆候候人也掌送迎 司空不視塗司空卿官澤不
陂陂郭也古不川不梁古不防川野有庾積庾俞甫
賜賜唐尚書云十六日場功未畢治場未道無列
奇賞莫編卷五十四主 選史
樹止爲城守之用 壘田若載壘田即藝字發田曰壘
物也 膳宰不致餼膳宰膳人也掌其稀火
司里宰也 國無寄寓寓亦寄也無寄寓者不爲縣
無施舍四甸爲縣縣方六十里施舍民將築臺於夏
氏氏陳大夫夏微舒之家及陳陳靈公與孔寧儀
行父南冠以如夏氏南冠見恭公之子靈公平國
也孔寧儀行父陳之二卿南冠冠也如單子歸告
之也往之欲舒家注夏姬賓單襄公也如單子歸告
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單子襄公也卿大夫
曰何故對曰夫辰角見而雨畢辰角於其私上橋公王
東方建戌之初寒露節也雨 天根見而水涸天根氏
畢者殺氣日盛雨氣盡也

官也也先王之令有之曰文式天道實善而罰淫

故凡我造國無從非彝也無即愆淫也

即就也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也今陳侯不念胤

續之常棄其伉儷妃嬪也而帥其卿

佐以淫於夏氏不亦瀆姓矣乎也

姓也昭謂夏後舒之父帥叔陳公子夏之子靈公

之從祖父嬀姓也而靈公陳我大姬之後也也

陳之祖妣也棄袞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彝乎也

也無從非彝也曾先王之教茂帥其德也猶恐隕越也

何以守國也則居大國之間也而無此四

者其能久乎也制官令也六季單子如楚也

八年陳侯殺於夏氏也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微

之公出自其族而殺之病九年楚子入陳也

陳陳而復討之故曰人

定公八年使劉康公聘於魯也康公發幣

於大夫也季文子孟獻子皆儉也

叔孫宣子東門子家皆侈也歸王問魯大夫孰

賢對曰季孟其長處魯乎叔孫東門其亡乎若家不

賢對曰季孟其長處魯乎叔孫東門其亡乎若家不

賢對曰季孟其長處魯乎叔孫東門其亡乎若家不

賢對曰季孟其長處魯乎叔孫東門其亡乎若家不

必君也必不免王曰何故對曰臣聞之為臣必臣為君

儉臣也寬所以保本也也敬恪恭

也宣所以教施也惠所以和民也本有保則必固時

動而濟則無敗功也教施而宣則偏惠以和民則

阜若本固而功成施偏而民阜乃可以長保民矣其

何事不徹也敬所以承命也恪所以守業也恭所

以給事也儉所以足用也也以敬承命則不

違以恪守業則不懈以恭給事則寬於處也以儉

足用則遠於憂也若承命不違守業不

懈寬於處而遠於憂則可以上下無隙矣也其何

任不堪上任事而徹下能堪其任所以為令聞長世

也也今天二子者儉則能足用矣也用足則

族可以庇人說之故其宗族可以覆也二子者侈

侈則不恤匱匱而不恤憂必及之也故憂患必及之

是則必廣其身也且夫人臣而侈國家

弗堪也之道也王曰幾何對曰東門之位不若叔孫

而泰侈焉不可以事二君也東門大夫叔孫卿也位在

故不可以叔孫之位不若季孟而亦泰侈焉不可以

事三君也叔孫下卿名皆蚤世猶可免也若登年

事三君也叔孫下卿名皆蚤世猶可免也若登年

事三君也叔孫下卿名皆蚤世猶可免也若登年

以載其功必亡行也十六年魯宣公卒赴

者本及東門氏來告胤子家奔齊東門子家謀去三

相使如晉本及宣公也簡王十一年魯叔孫宣伯亦

奔齊成公未沒二年宣伯倫如也通於宣公夫人僂

之故出美欲去李孟而專公室國民逐

簡王八年魯成公來朝成公將與周使叔孫僑如先

聘且告使僑如先修聘禮也見王孫說與之說說古

人也說言於王曰魯叔孫之來也必有異焉其享

親之幣漸而言請殆請之也若請之必欲賜也魯執

政唯疆故不歡焉而後遣之魯執政之人唯畏其強

而實秉綱卷五十四王其勿賜若貪

而後且其狀方上而銳下宜觸目人王其勿賜若貪

陵之人來而盈其願是不賞善也且財不給給供故

聖人之施舍也議之施予也其喜怒取予也亦議

之足以不主寬惠亦不主猛毅主德義而已貴得其

其王曰諸使私問諸魯請之也王遂不賜禮如行人

如使人及魯侯至仲孫蔑為介在賓為介王孫說

與之語說讓好讓說以語王王厚賄之

晉既克楚於鄆鄆音服晉厲公伐鄭使卻至告慶於

周師至晉鄆也告慶以未將事慶之禮王叔簡公飲

之酒周王叔簡公交酬好貨皆厚之幣也好貨皆厚

之酒周王叔簡公交酬好貨皆厚之幣也好貨皆厚

之酒周王叔簡公交酬好貨皆厚之幣也好貨皆厚

之酒周王叔簡公交酬好貨皆厚之幣也好貨皆厚

幣物多也飲酒宴語相說也明日王叔子譽諸朝

卻至見召桓公與之語說古悅字召公以告單

襄公曰王叔子譽溫季以為必相晉國相晉國必大

得諸侯勸二三君子必先導焉可以樹二三君子在

為已實謀之言戰勝楚曰微我晉不戰矣微無楚有

五敗晉不知來我則強之微巨兩切昔宋之盟一也

又善晉宋盟九功合晉楚之成也華元善楚令尹子重

至十六年楚鄭薄德而以地賂諸侯二也楚人薄德

楚以汝陰之田賂鄭人薄德棄壯之良而用勿弱三也中叔時

勿弱謂司建立卿士而不用其言四也卿士子囊子

楚王夷鄭從之三陳而不整五也夷楚東之夷也晉

夷鄭楚也陳舉不繇晉晉得其民言楚放盟非晉之

四軍之帥旅方方剛時晉立四軍四軍之帥晉人

將上軍荀偃作之韓厥將下軍知瑩卒伍治整諸侯

在之趙旃將新軍卻至佐之族衆也楚晉盟故得民二也軍

與之是有五勝也有辭一也楚晉盟故得民二也軍

帥彊禦三也行刻治整四也諸侯輯睦五也有一勝

猶足用也有五勝以伐五敗而過之者非人也不可

以不戰樂范不欲我則彊之范上聲也戰而勝是吾

力也謂卻至曰楚有且夫戰也微謀無也言吾有

力也謂卻至曰楚有且夫戰也微謀無也言吾有

力也謂卻至曰楚有且夫戰也微謀無也言吾有

力也謂卻至曰楚有且夫戰也微謀無也言吾有

力也謂卻至曰楚有且夫戰也微謀無也言吾有

故王天下者必先諸民然後庇焉則能長利

公之丁州蒲也親
見其子其語犯
其倚

此字妙即
不言而意
自見

晉卿師克之子駒。卻曄見其語迂。迂，大開切。迂，下
之。父步揚之子若成。卻至見其語伐。伐，卻至晉卿師
李昭子也。伐，齊國佐見其語盡。國佐齊卿師之子溫
其意善惡。齊成公見言及晉難及卻曄之譜。齊成
公宣公之子黑肱也。言及晉難語次及晉將罪已之
類。及為卻曄所誣。晉將伐之。使樂毅乞師於齊。成公
將如會。叔孫倫如通於成公之甥穆姜欲去季孟。其
而取其室。姜氏送公使季孟。公以晉難告。季孟曰
聽命。姜怒公。公于穆姜。季孟超過拈之曰。汝不可此皆
倫如之。路為之。謂晉於晉侯曰。魯侯後至者待於壤
隤。將以自勝者也。晉侯怒不見公。故公為單子言之。
單子曰。君何患焉。晉將有亂。其君與三卻其當之乎。
魯侯曰。寡人懼不免於晉。今君曰將有亂。敢問天道。
奇賞彙編 卷五十四 主 選史

庇信耳以聽名者也。耳所以聽名者也。故不可不慎也。簡
喪有咎。既喪則國從之。晉侯與二君是以云喪也。喪也
也。夫卻氏晉之寵人也。三卿而五大夫。可以戒懼
矣。人焉。大夫故號人。卻也。高位寔疾。債。高者近危。疾
厚味寔脂。毒。中。也。脂。也。今卻伯之語。犯叔逆季
伐。伯也。也。也。則陵人。近則誣人。伐則擄人。擄人
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誰能忍之。三怨。陵人。擄人
國子亦將與焉。與。猶與。立於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
招人。過怨之本也。也。招來。唯善人能受盡言。以自改過。齊
其有乎也。吾聞之。國德而鄰於不修。必受其禍。齊
奇賞彙編 卷五十四 主 選史

創設

集 360—528

矣唐尚書云晉景公在襄公曰驩此其孫也此周
 位成公生景公故言而子者
 而令德孝恭非此其誰且其夢曰必驩之孫
 實有晉國其卦曰必三取君於周其德又可以君國
 有襲焉襲合也吾聞之大誓故曰朕夢協于朕卜
 襲於休祥戎商必克大誓伐紂之誓也故故事也朕
 武王自謂也協亦合也休美也
 祥福之先見者也戎兵伐殷當有天下
 合又合人善之祥以兵伐殷當有天下
 言武王夢卜而合故遂克商必克之
 也今晉周德衰卜亦不合將必得國
 晉仍無道而
 鮮胃其將失之矣曹後也晉厲公數行無道晉必蚤
 公族之後又寡少將失國也
 善晉子其當之也晉子項公許諾及厲公之亂召周
 子而立之是為悼公亂謂
 殺也
 青賞彙編 卷五十四 早 選史
 靈王二十二年靈王周簡王之子大心也殺洛闕將
 毀王宮殺洛水各闕者幽水格有似於闕洛在王
 城之南殺在王城之北東人於灇至靈王時
 殺水盛出於王城之西而南流合於洛王欲壅之
 水毀王城西而將及王宮故齊人城郊王欲壅之
 陽殺水使大子晉諫曰不可晉靈王晉聞古之長民
 北出也
 者伯也不墮山墮也不崇藪崇高也不防川防防
 也伯也
 不賁澤賁水也子為此四夫山土之聚也藪物之歸
 也物也澤水之鐘也鍾聚
 也物也澤水之鐘也鍾聚
 夫大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聚聚物也高山疏為
 川谷以導其氣疏通陂唐汚庫以鍾其美唐伯塘奇
 也陂也是故聚不地崩而物有所歸地崩小曰地氣

不沈滯而亦不散越沈伏也滯積也越遠也是以民生有財用而灰有所葬物有所歸故生有所葬然則無天昏札瘥之憂而無飢寒乏匱之患短折曰夭狂惑曰矜故瘥死曰札瘥病也故士丁能相固以待不虞虞度也古之聖王唯此之慎慎逆天地昔共工棄此道也其工諸侯炎帝之後姜姓也顓頊氏家其工氏役陵諸侯與高辛氏虞於湛樂湛安也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爭而亡也堯安也墜高壇墀以宮天下堯安也皇天弗福堯安也民弗助禍胤並興共工用滅其在有虞有宥伯鯀崇字有虞殛也蘇禹父帝舜國伯翳也克時播其淫心稱逐共工之過工之過者謂邪惡也堯用殛之於羽

奇賞葉編卷五十四 聖選史

山殛誅也舜臣堯殛鯀於羽其後伯禹念前之非度山羽山在東海祝其縣度法釐理也釐改制量釐理也象物天地取法天地之物象也比類百則類亦儀之於民儀度也而度之於羣生傷害也共之從孫四岳佐之其共工也從孫昆弟之孫也四岳官名主四岳之祭為諸侯伯言共工從孫為四岳之官高高下下疏川道滯高高山也下掌帥諸侯助禹治水疏川決江疏鍾水豐物鍾水豐物鍾聚也畜木下陂障九澤也疏川決江疏鍾水豐物鍾水豐物鍾聚也畜木百封崇九山封人也崇高也除其壅塞之害通其水協封崇九山封人也崇高也除其壅塞之害通其水山川決汨九川汨音骨陂障九澤豐殖九穀豐茂也數澤汨音骨汨越九原越揚也宅居九隩隩內也九州之合通四海使之故天無伏陰伏陰夏地無散陽散陽李水無沈

氣沈伏也無火無災殛殛音罰殛衆起貌神無開行
開行爲神民無淫心陰陽謂財明是時無逆數淫厲之屬逆數物無害生不害嘉不屬帥象禹之功度之于軌儀
帥前也軌道也也依法也莫非嘉績克厭帝心謂禹與四岳也嘉
也厭合也皇天嘉之肸以天下也肸曰謂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能
有夏克賜禹姓曰謂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殷盛
以善福殷富天肸四岳命爲侯伯有光以四岳佐禹
下生青萬物也爲侯伯使賜姓曰姜姜四岳之克炎帝之姓也炎帝
長諸侯復賜之祖姓使氏曰有呂謂其能爲禹股肱心膂以
紹炎帝之後養物豐民人也成禹功如股肱心膂也此一王四
奇賞葉綸伯豈緊多寵皆亡王之後四岳伯故稱四伯緊是也
言禹與四岳豈是多寵之人乃王之後禹鯀之子
禹郊鯀而追王之四岳共工從孫共工侵陵諸侯以
自王言皆無道而亡非伯王所起唯能登舉嘉義
明禹岳之典非因之也伯音勳也以有胤在下守祀不替其典下後有夏雖衰杞鄩
猶在猶在杞鄩國夏後也申呂雖衰齊許猶在申呂四
商周之世或封於唯有嘉功以命姓受祀迄於天下
中書詩其族也受祀謂封國受命祀社稷山川及其失之也必有愆
也迄至也淫之心間之間若諫曰愆慢也周代也以慢故亡其
氏姓踏弊不振踏踏也凡切經後無主無主也堙替隸圉
隸役也夫亡者緊緊寵皆黃炎之後也黃炎黃帝
黃炎之後共

工矣帝
之後 唯不帥天地之度不順四時之序不度民神
之義不儀生物之則也 以殄滅無胤至於今不祀
及其得之也必有忠信之心問之以忠信之心度於
天地而順於時動令而動也 餘於民神而儀於物則
故高朗令終顯融昭明命姓受氏而附之以令名若
啓先王之遺訓省其典圖刑法而觀其廢興者皆可
知也其興者必有夏呂之功焉其廢者必行共鯀之
敗焉今吾執政無乃實有所避也 而滑夫二川之
神滑古忽切使至於爭明以妨三宮明精也王而飾之無
乃不可乎人有言曰無過亂人之門亂人狂悖怨亂人也過其門
奇賞彙編 卷五十四 星 選史
天子怒也又曰佐離者常焉離或作黎離位闕者傷焉又
曰禍不好不能爲禍猶財色之禍詩曰四牡騤騤旌
旆有闕亂生不夷靡國不泯騤求媚切詩大雅桑柔
旌旆旄曰旌翩翩動搖之意夷平也靡無也泯滅也
也疾旄王好征伐用兵禍亂不平無國不見滅又
曰民之貪亂寧爲荼毒桑柔十一章寧安也荼苦也
爲苦毒 大見亂而不惕所裒必多其飾彌章言見禍
之行 不思謂修省以銷災咎而民有怨亂猶不可趨而况
飾乎王將防闕川以飾宮是飾亂而佐闕也其無乃
章禍且遇傷乎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於
卒未弭謂止也此四王父子相繼禍暴虐而不宣不
修農而料民則昏亂以滅西周乎不能修政

神而隱而
而中隱而
而中隱而
而中隱而
而中隱而
而中隱而
而中隱而
而中隱而

一五四
一五四
一五四
一五四
一五四
一五四
一五四
一五四

至於微弱昔已行所致故曰我文章之懼長及子
孫王室其愈卑乎其若之何自后稷以來寧亂也
時鴻水黎民困飲及文武成康而僅克安民自后
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基始也靖安也
以始安民凡十五王世修其德至文王乃平民受命
也十五王謂后稷不密鞠公劉康節皇僕等弗毀
喻公井高圉亞圉公十八王而康克安之武王成王
康王并其難也如是厲始華典十四王矣法也厲王
無道變更周法至今三十四王也謂基德十五而始
平基禍十五其不濟乎至景王吾朝夕做懼曰其何
德之修而少光王室以逆天休少猶也休明也王
奇賞彙編 卷五十四 送史

又章輔禍亂將何以堪之王無亦鑒於黎苗之王下
及夏商之季黎九黎苗三苗也少皞氏衰九黎亂德
紂也湯武滅之黎上象天而下不儀地中不歸民而
方不順時不共神祇逆四方也謂而蔑棄五則也則
也是以人夷其宗廟而火焚其彝器夷滅也彝尊子
孫為隸下夷於民也而亦未觀夫前哲令德之則
則此五者而受天之豐福黎民之勲力子孫豐厚令
聞不忘是皆天子之所知也天所崇之子孫或在獻
賦繇欲亂民也高曰賦賦之人或在社稷由欲靖
民也無有異焉詩云殷鑒不遠近在夏后之世

非投刺
知其入

謂湯伐桀將焉用飾宮以微亂也度之天神則非祥也
比之地物則非義也類之民則則非仁也方之時動
則非順也春之前訓則非正也觀之詩書與民之憲
言之憲言無過亂人之門皆亡王之為也上下儀
象也上非天刑下非地德刑也德中非民則方
非時動而作之者必不節矣作又不節害之道也王
卒壅之及景王多寵人亂於是乎始生景王周靈王
之弟也多寵人謂寵子景王崩王室大亂景王無適
朝及臣實孟之屬也景王崩王室大亂景王無適
子劉子立子猛而攻子朝王室內亂及定王王室遂
奇賞彙編 卷五十四 送史

甲定當為貞貞王名介敬王子也是時大
臣專政諸侯無伯故王遂卑伯音霸
晉羊舌肸聘於周肸許乙切勝晉大夫羊
發幣於大
夫及單靖公發其禮幣於周大夫及單靖公靖
公享之儉而敬身敬也賓禮贈餞視其上而從之
送之以物曰贈以飲食曰餞上燕無私無私好貨及
位在靖公上也視之不敬餽也燕無私無私好貨及
送不過郊亦言無私語說昊天有成命說古悅字語
說樂也昊天有成命說古悅字語
承命周頌篇名單之老送叔向大夫之貴臣室老也禮卿
叔向告之曰異哉吾聞之曰一姓不再興今周其興
乎其有單子也代也一昔史佚有言史佚周武王曰
動莫若敬居莫若儉德莫若讓事莫若吝單子之況

不備其禮

不備其禮

我禮也皆有焉夫宮室不崇器無彤鏤儉也即丹也
 也身辭除潔辭治也外內齊給敬也外有朝廷內有治
 也宴好享賜不踰其上讓也宴好所以通情結好也
 賓之禮事放上面動咨也放言必與上咨也如是而
 加之無私重之以不殺衆人過郊卑子獨能辟怨
 矣居儉動敬德讓事咨而能辟怨以爲卿佐其有不
 與乎且其語說吳天有戎命頌之盛德也辭音避盛
 命之功以郊祀天地而歌之其詩曰昊天有成命
 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二后文武也言昊天有夙夜
 基命宥密言二君發起夜寐始行緝熙庶厥心肆其
 奇賞彙編卷五十四聖選史
 靖之言五君能光明其德是道成王之德也是詩道
 成其厚其心以固和天下是道成王之德也是詩道
 王德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其烈威也言能明
 其武使夫道成命者而稱昊天翼其上也二后受之
 讓於德也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夙夜恭也夙夜敬
 基始也命信也宥寬也密寧也緝明也熙廣也其始
 也肆固也靖蘇也其始也翼上德讓而敬百姓其始
 也首句其中也恭儉信寬帥歸於寧其而篇之其終也
 廣厚其心以固綸之其終篇之始於德讓中於信寬
 終於固蘇故曰成成其終也單子儉敬讓咨以應成德
 單若不與子孫必蕃後世不忘詩曰其類維何室家

之壺計大雅既醉之六章也言孝子之行先君子萬
 年永錫祚胤類也者不泰前哲之謂也壺也者廣裕
 民人之謂也萬年也者令聞不忘之謂也祚胤也者
 子孫蕃育之謂也單子朝夕不忘成王之德可謂不
 泰前哲矣廣裕保明德以佐王室可謂廣裕民人矣若
 能類善物以混厚民人者必有章譽蕃育之祚則單
 子必當之矣單若有闕必茲君之子孫實績之不出
 於它矣單公也它公族也此君
 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景王周靈王之子也古口
 也單穆公曰不可穆公王卿士單古者天災降戾謂
 奇賞彙編卷五十四聖選史
 水旱虫於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民患輕則
 爲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
 焉重則以母權而行之子以貨物物輕則子獨行物不
 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
 而行小大利之堪任也不任之者幣重物輕妨其用
 貴以輕者買其賤子權母者母不足則以今王廢輕
 子平而行之故錢小大民皆以爲利也今王廢輕
 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匱乏也今王廢輕
 若置王用將有所乏民則匱無以供上乏則將厚取
 於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且夫備有未至而
 設之未至而設之謂豫有至而後救之謂若救火療

疾風各略下是不相人也者先後各有宜不可先
 而不備謂之急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而中之以離火
 則則周固厥國也天未厭禍焉而又離民以佐災
 無乃不可乎言則故已為厥病之國將民之與處而
 離之將災是備禦而召之則何以經國無經何以
 出今令之不從上之患也故聖王樹德於民以除之
 夏書有之曰閼石醵均王府則有夏書逸書也閼門
 王之府藏常有也詩亦有之曰瞻彼旱麓榛櫟濟
 濟言人雅早麓之首章也旱山名山憺憺君子于祿
 憺憺陰陽調草木茂故君子以祿其心樂易言夫旱
 奇賞彙編 卷五十四 哭 選史
 鹿之榛櫟殖故君子得以易樂于祿焉若夫山林匿
 錫林鹿散亡數澤肆既肆林也既盡也散亡民力彫
 盡田疇荒蕪資用乏匱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
 樂之有焉且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而為潢汚
 也其竭也無日矣夫曰潢若民離而財匱災至而備
 亡王其若之何備亡無多吾周官之於災備也其所
 急棄者多矣周官開六官災而後奪之資以益其災
 是去其藏而窮其人也王其圖之窮其藏也奪其資
 民也一日王弗聽卒鑄大錢
 二十三年王將鑄無射而為之大林射音亦無射鐘

大林無射之費也自無射而為單穆公曰不可作重
 幣以絕民資又鑄大鐘以鮮其繼寡其繼者用也若
 積聚既喪又鮮其繼生何以殖積聚既喪則廢也且
 大鐘不過以動聲動聲謂合衆以金若無射有林耳
 不久也名無射復有人林以資之無射陽聲之調者
 也夫鐘聲以為耳也耳所不及非鐘聲也非鐘聲也
 日所不見不可以為目也若目之精明所不能大目
 之察度也不過步武尺寸之間六尺為步武為尺其察色也
 不過墨丈尋常之間八尺為尋尋尋尋尋尋尋尋尋尋耳之察餘
 也在清濁之間清濁律呂之變也黃鐘為其察清濁
 奇賞彙編 卷五十四 哭 選史
 也不過一人之所勝勝是故先王之制鐘也太不
 出鈞重不過石鈞所以鈞音之法也木長七尺有
 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律五聲陰陽之法也度丈小大
 器用於是乎出小謂鍾錄分寸故聖人慎之今王作
 鐘也聽之弗及耳不及知比之不度鈞石之數鐘聲
 不可以知餘耳不能聽故制度不可以出節節謂法
 之無益於樂而鮮民財將焉用之夫樂不過以聽耳
 而美不過以觀目若聽樂而震觀美而眩患莫甚焉
 夫耳目心之樞機也樞機發動也心有所故必聽餘
 而視正聽餘則聰視正則明不眩惑也聰則言聰

明則德昭聽言昭德則能思慮純固民行以民
 欲而德之則歸心焉欲猶欲欲善服也上得民心以
 鍾義方是以作無不濟求無不獲然則能樂夫耳內
 蘇聲而口出美言耳聞和聲則口有以爲憲令也
 而布諸民正之以度量民以心力從之不倦成事不
 武樂之至也武發口內味而耳內聲聲味生氣
 以生生也明以明勅明則勅各以成政號令所勅
 以生生也政成生鍾樂之至也若視
 聽不和而有震眩則味入不精不精則氣佚氣佚則
 不和不和則味入不精美味入不精美則氣放佚不行
 於身於身也於是乎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有轉易之名
 有過慝之度此四者氣佚之所生也出今不信刑政放紛動不
 順時民無據依不知所力各有離心上失其民作則
 不濟求則不獲其何以能樂三年之中而有離民之
 器二焉謂作大錢國其危哉王弗聽問之伶州鳩
 州鳩名也對曰臣之守官弗及也弗及弗及弗及臣聞之琴
 瑟尚宮凡樂輕者從大重者鐘尚羽鐘聲大石尚角
 鍾凡樂輕者從大重者匏竹利制鍾聲也竹簫管也利大不踰
 宮細不過羽夫宮音之主也第以及羽宮聲人故爲
 上第次也

聖人保樂而愛財財以備器樂以殖財財者法樂者事故曰樂以殖財也故樂器重者從細重謂金石也從細尚細輕者從大謂瓦絃尚宮也是以金尚羽石尚角瓦絃尚宮匏竹尚議議謂從其謂利革木一聲也革鼓也木祝敔也變夫政象樂樂從和和從平和不踰也故可以平民樂和卽諧政也聲以飭樂律以平聲律五聲以成八音律黃鐘爲宮林鐘爲徵大簇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所以平五聲也金不以動之鐘石所以動之絃竹以行之以行之弦管所以動之詩以道之道或作導歌以詠之詠也詩也匏以宣之宣發揚也瓦以贊之贊助也革木以節之物得其常曰樂極極中極外也極之所集曰聲集會也言中和之所會集奇賞彙編 卷五十四 五 選史

財臣妨於樂樂從和今正害細抑大陵不容於耳非
蘇也細無射也大人林也言大聲陵之細聲聽聲越
遠非平也越遠也言無射之聲為大林妨正既財聲
不蘇乎非宗官之所司也宗官宗伯夫有蘇乎之聲
則有蕃殖之財樂以殖於是乎道之以中德詠之以
中音中德中庸之德舞也德音不愆以合神人
祭祀神是以寧民是以聽從若夫匱財用罷民
力以逞淫心聽之不蘇比之不度無益於教而離民
怒神非臣之所聞也王不聽卒鑄大鐘則匱故民離
也二十四年鐘成伶人告蘇王謂伶州鳩曰鐘果蘇
奇賞彙編卷五十四
矣對曰未可知也王謂之和平故曰未可知也
何故對曰上作器民備樂之則為蘇言聲音之道今
財亡民罷莫不怨恨臣不知其蘇也亂世之音怨以
和且民所曹好鮮其不濟也曹羣其所曹惡鮮其不
廢也故諺曰衆心成城衆心所好莫之能衆口鑠金
衆口所鑠雖金今三年之中而害金再興焉
石猶可消也其一金之中王曰爾老耄矣何知十
錢也懼一之廢也其一金之中王曰爾老耄矣何知十
王將鑄無射王景問律於伶州鳩律鐘對曰律所以
立均出度也律謂六律六呂也陽為律陰為呂六律

林鐘中呂夾鐘大呂應鐘南呂也均者均鐘本
長七尺有弦繁之以均鐘者度中大小清濁也古之
神特考中聲而量之以制神者古樂正知天道者也
之神考考合也謂合中和死而為樂祖祭於宗廟
之聲而量度之以制樂也度律均鐘百宮執儀均平
道也儀法也度律度律呂之長短以紀之以三地人
手其鐘和其聲以立百事之道法也紀之以三地人
也古者紀聲合樂以神以神平之以六六律之以成於
十二律呂生十上十相生之數備也天之道也大數
不過夫六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黃鐘乾初九也六者
天地之中天有六氣降生五味天有六律地有六呂道
十一而天地單矣而六為中故六律六呂而成天道
黃鐘初九六律之首故以六律正色為黃鐘之名重
元正始之義也黃鐘陽之變也管長九寸徑三分闊
九分律長九寸因而九之六得林鐘初六六呂之首陰
立而為宮法云九寸之六得林鐘初六六呂之首陰
奇賞彙編卷五十四
之變管長六寸六律之律坤之始也故九六陰陽夫
婦子母之道是以初九為黃鐘黃中之色也鐘之言
賜氣鍾聚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風雨晦明也九德
於功也德木火金水土穀正德利用厚生也十一月
陽伏於下物始萌於五聲為宮舍元處中所以偏養
六氣九德是第之第次二曰大簇正月曰大簇乾九
德之本云九分之八大簇言所以金素贊陽出滯也
陽氣大簇達於上也三曰姑洗所以修潔百物考神納
陽氣出滯伏也三曰姑洗所以修潔百物考神納
賓也三月曰姑洗乾九三也管長七寸一分律長七
養生洗濯枯穢故柯易樂也於正聲為角是月陽氣
修潔故用之宗廟合致神人用之享宴可以納賓也
四曰蕤賓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也酢才各切五
九四也管長六寸三分律長六寸八分一分之律
十七蕤賓委於宗廟也言陽氣為上委於下陽氣盛

此語細微
妙不可言

長於十有似於賓士故可用之宗
窮賓客以安靜神人行酬酢也
歌九則平民無貳也
分寸之四三百三十七夷半也則法也言萬物既成可
法則也故可以詠歌九功之則成民之志使無疑貳
也六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
日射乾上九也管長四寸九分長同寸六分五
分六十一分寸之六寸九分四寸九分宣偏也軌道也
故可編而前哲之令德示民道法也為之六開以
揚沈伏而黜散越也
六開六呂在陽律之開沈滯也
不宜散則不陰陽序次風雨時至所以生物也
元開大呂助宣物也
八寸八分法云三分之四寸
二寸四寸三分寸之五寸四分法云三分之四寸
百八下生律元一也陰繫於陽以黃鐘為一故曰元
奇賞策編卷五十四
陽以陽為首不各其初臣歸功於上之義也
陽而散物也天氣始於黃鐘而赤地受之於大呂
鐘之功也二開夾鐘出四隙之細也
長七寸四分律長三寸二分一八寸七分一
也夾鐘助陽鐘聚也細也四隙四時之開氣微細者
春為陽中萬物始生四時之微氣皆始於春春發而
出之三時本而成之故三開中呂宣中氣也
夾鐘出四時之微氣也三開中呂宣中氣也
上六也管長六寸六分律長一寸九分六分八
三寸一分寸之六寸五分六分倍之為九寸六分八
外純乾用事陰閉藏於內所以助陽成功也
林鐘和展百事俾莫不任純恪也
律長六寸林鐘也言萬物既成也
為政展審也俾使也肅連也純大也格敬也言時
和審百事無有偽詐使之
任其職事達其功大敬其
也五開南呂贊陽秀也

大呂小呂
和宮和商
朝大音日
喻小音日
樂如何作

八月日南呂坤六二也管長五寸三分律長五寸三
分寸之一來而不實曰秀而自也陰任陽事助成萬
物六開應鐘均利器用俾應復也
分有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九寸陰應陽事助成萬
物應其德復其常也月令孟冬命王帥百官以備
器案其德無或詐偽注巧以湯十心必功改為上律
呂不易無姦物也
律呂不變易其常各順其細鈞有
鐘無鈞昭其人也
鍾音博細無姦行物無官生鈞鈞有
為節節明其大者以和故以鐘大鈞有鈞無鐘
宮商而但有鈞無鐘為商人不甚大無鈞鳴其細也
相和故去鐘而用鈞以大小大昭小鳴和之道也
鍾獨鳴其細細謂絲竹也
昭小聲鳴其細細謂絲竹也
和平之道鈞平則久樂也
久固則純則安則純
奇賞策編卷五十四
也純明則終終成終復則樂終則復所以成政也
象樂故先王貴之
貴其和乎可
王問七音之律意謂以移風易俗王曰七律者何
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鐘為宮大簇
變徵對曰管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歲星在鶉火
九度至張十七度為鶉火謂武王始發師東行時
張謂大也月在天駟天駟房星也謂戊辰日在析木之
津謂大也月在天駟天駟房星也謂戊辰日在析木之
津謂大也月在天駟天駟房星也謂戊辰日在析木之
斗柄正日月之會斗柄於辰為十一月辰為十一月
月令辰星在天龍從辰星也天龍次名一曰玄枵
龍謂周正月辛卯朔戊辰辰星也天龍次名一曰玄枵
武王發行二十八日戊辰辰星也天龍次名一曰玄枵

十九日巳木... 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 帝嚳受之... 我姬氏出自天... 所為神也... 奇賞彙編... 卷五十四... 死而配食為其神... 家之所為依非但合於木木相承而已又我實出於... 王故本於人姜... 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 有星所在利以代人... 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 心星也心星所在大辰之次為大駟故曰辰馬言月... 有房合於農祥也祥猶乘也房星晨正而農事起故... 謂之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 後稷播百穀故農祥王... 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辰也三所達公所焉神周... 分野以在自鵠及駟七列也... 南北之揆七同也... 月之所在從張至房七列合七... 合七律也揆度也歲在鶉火午辰星在天畜子鵠火... 凡神人以數合之以聲昭之以教合之謂取其七

也以聲昭之... 用律調音也... 同其數而以律... 律也律和其聲... 有陰陽正變之聲... 周二月四日... 師木甲... 上宮甲... 同體大... 長夷則之上宮... 則也... 牧之野... 奇賞彙編... 卷五十四... 皆自勉尚恒也... 鐘在下故曰下宮... 六軍之衆也... 紂之多舉... 與散鹿臺之財... 故謂之宣... 內以無射之上宮... 示民軌儀無射... 優柔容民也... 景王既殺下門子... 朝故先殺子猛... 賁孟適郊見雄雞... 自斷其尾... 大夫子

創之傳問之侍者曰憚其儀也侍者孟之從臣也儀
 實起也其起者謂為述歸告王述歸疾也實起者謂言雖自願
 宗廟所用也宗廟所用也王立王太子朝王將許之故先殺
 念及子創疾歸語王備立之念及子創疾歸語王備立之曰吾見雄雞自斷其
 尾而人曰憚其儀也吾以為信畜矣難畏為宗廟之
 此誠六畜之儀實難已儀何害人儀實難已儀何害作儀實難已儀何害
 情不與人同情不與人同儀實難已儀何害儀實難已儀何害作儀實難已儀何害
 殺也殺也謂子創已自謂儀當何害謂子創已自謂儀當何害抑其惡為人用也
 乎人君見服有似於儀故以喻焉乎人君見服有似於儀故以喻焉抑其惡為人用也
 乎則可也乎則可也言難惡為人用故自人異於是言難惡為人用故自人異於是異於難
 事宗廟也事宗廟也儀者實用人也儀者實用人也則能治人治直吏切
 王弗應王弗應意應者曉其田于鞏意應者曉其田于鞏使公卿皆從
 將殺單子未克而前將殺單子未克而前單子單穆公也克能也王欲廢
 奇貨彙編奇貨彙編卷五十四卷五十四天天選史選史

敬王十年劉文公與莠弘欲城成周為之告晉長直
 敬王敬王景王之弟也景王之弟也劉文公王卿士劉棼
 之子也之子也莠弘周大夫長叔也莠弘周大夫長叔也晉昭二十六年四月
 敬王師敗出於滑敬王師敗出於滑月晉人救之王入於成周子
 朝奔是子朝既奔其餘靈廟之使多入於成周子
 畏之於是晉微諸侯其除靈廟之使多入於成周子
 城成周使富相石張為上如晉請城成周也城成周使富相石張為上如晉請城成周也魏獻
 子為政子為政子正卿魏說莠弘而與之子正卿魏說莠弘而與之說其求也
 合諸侯合諸侯以城周衛彪侯適周聞之以城周衛彪侯適周聞之彪侯衛見單穆公
 曰莠弘其不沒乎也曰莠弘其不沒乎也周詩有之曰天之所支不可
 壞也壞也詩既時所其所壞亦不可支也詩既時所其所壞亦不可支也晉武王克殷
 而作此詩也以為飲歌名之曰支以遺後之人使承

監焉監焉夫禮之立成者為飲夫禮之立成者為飲禮不坐也昭明大節
 而已少曲與焉而已少曲與焉言飲禮所以教民敬戒昭明大節而
 是以為之日惕其欲教民戒也然則夫支之所道者
 必盡知天地之為也必盡知天地之為也謂所支壞也謂所支壞也不然不足以遺後
 之人今長劉欲支天之所壞不亦難乎自幽王而天
 奪之明使迷亂棄德而即悖淫奪之明使迷亂棄德而即悖淫悖淫刀切解以亡其
 百姓其壞之也久矣而又將補之殆不可矣水火之
 所犯也所犯也猶不可救而況天乎諺曰從善如登從惡
 如崩如崩如崩如崩易昔孔甲亂夏四世而煩如崩如崩易昔孔甲亂夏四世而煩煩孔甲亂夏十
 亂禹之法四世而亡亂禹之法四世而亡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興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興興玄王勤
 帝甲亂之七世而煩帝甲亂之七世而煩帝甲亂之七世而煩帝甲亂之七世而煩煩帝甲亂之七世而煩
 勤周十有五世而興勤周十有五世而興勤周十有五世而興勤周十有五世而興興勤周十有五世而興
 世自幽王至今敬守府之謂多胡可興也世自幽王至今敬守府之謂多胡可興也或殷之亂
 七世而亡今周十有四世而無德以救之雖火周高
 未亡得守府未亡得守府天祿已多矣又何可興也天祿已多矣又何可興也火周高
 山廣川大藪也故能生之良材山廣川大藪也故能生之良材以長育賢材猶天之
 有山川大藪良而幽王蕩以為池有山川大藪良而幽王蕩以為池幽王蕩以為池幽王蕩以為池幽王蕩以為池
 後後度酒壞毀度酒壞毀幽王蕩以為池度酒壞毀幽王蕩以為池幽王蕩以為池度酒壞毀幽王蕩以為池幽王蕩以為池
 清酒無有單子曰其咎孰多清酒無有單子曰其咎孰多謂其咎孰多謂其咎孰多謂其咎孰多謂其咎孰多謂其咎孰多
 後止之時單子曰其咎孰多後止之時單子曰其咎孰多謂其咎孰多謂其咎孰多謂其咎孰多謂其咎孰多謂其咎孰多
 將以道補者也將以道補者也以道補者也以道補者也以道補者也以道補者也以道補者也以道補者也以道補者也

道道可而省不道遠也長弘及是以誰劉子必有三

殃遠天一也文所反道二也以天道誑人三也感劉

周若無咎長叔必為戮雖晉魏子魏獻亦將及焉告

也若得天福其當身乎當其身禍尚微後若劉氏則

必子孫實有禍殃及孫及夫子而棄常法以從其私欲棄

法不修周法也從用巧變以崇天灾巧變音見周滅

民民欲滅成周也欲勤百姓以為己名其殃大矣勤

復復也崇猶益也是歲也魏獻子合諸侯之大夫於翟泉遂田於

大陸焚而田以火田也及范中行之范中行晉

晉人以為討二十八年殺長弘行戶郎切范中行晉

奇賞彙編卷五十四李選史

也也作難叛其君初劉氏范氏世為婚姻長弘事劉文

公故周人與范氏敬王二十八年魯哀三年晉人以

讓周人為及定王劉氏亡劉氏文公

之殺長弘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五十四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五十五

國語

魯語

長勺之役曹劌問所以戰于嚴公

嚴公如齊觀社

嚴公丹桓宮之楹而刻其檠

哀姜至公使大夫宗婦覲用幣

晉飢臧文仲言于嚴公

齊孝公來伐

奇賞彙編卷五十五國語選史

晉文公解曹地以分諸侯

海鳥曰爰居止于魯東門之外二日

文公欲弛孟文子之宅

夏父弗忌為宗

莒太子僕殺紀公

宣公夏濫於泗淵

子叔聲伯如晉謝季文子

晉人殺厲公

季文子相宣成

叔孫穆子聘于晉

季武子為三軍

諸侯伐秦及湮莫濟

襄公如楚及漢聞康王卒欲還

襄公在楚季武子取卞使季治逆

號之會楚公子圍二人執戈先焉

弼之會諸侯之大夫尋盟未退

平丘之會晉昭公使叔向辭

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

季康子問於公父文伯之母

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

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

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

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

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

公父文伯卒

公父文伯之母朝哭穆伯而莫哭文伯

吳伐越墮會稽

仲尼在陳有隼集于陳侯之庭

齊聞丘來盟

季康子欲以田賦

奇賞彙編 卷五十五目 國語

二 選史

齊語

桓公自莒反于齊

正月之朝鄉長復事

正月之朝五屬大夫復事

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

奇賞彙編

卷五十五目 國語

三 選史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五十五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國語

魯之季伯禽於曲阜是為魯公

長勺之役曹劌問所以戰于嚴公

莊公曰公孫桓公之子

公孫桓公之子

愛衣食于民

曰夫惠本而後民歸之志

奇賞齋編

而後神降之福若布德於民而平均其政事君子務

治而小人務力動不違時器不過用

莫不共祀是以用民無不聽求福無不豐今將惠以

小賜祀以獨恭

優也

民求不置於財而神求優裕於享者也故不可以不

本

則可矣

至焉

嚴公如齊觀社

中心歸焉
異乎小國
獨恭以此

不可夫禮所以正民也是故先王制諸侯使五年四

王一朝也

一相朝也

也

之然此欲以禮正君宜用周制周禮中國凡五服遠

者五年一朝謂此也終則請於會以正班爵之義

則習禮於會以正爵

用之節其間無由荒怠

觀民於社

也何以訓民土發而社助時也

求福焉

奇賞齋編

諸侯會之受命焉

帝乙鄭祖厲王之卿大夫佐之受事焉

諸侯之相會祀也祀又不法

書之言則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公不聽遂如齊

嚴公丹桓宮之楹而刻其桷

於公

聞也

故能攝固不

解以久也今先君儉而君侈之先君今德替矣替

公曰吾屬欲美之屬適也適欲自美對曰無益於

君而替前之令德臣故曰庶可以已乎也已止公弗聽

哀姜至公使大夫宗婦覲川幣宗婦同宗大夫之婦

用幣言與宗人夏父展曰非故也宗人宗伯也夏父

禮故故事也公曰君作故言君所作對曰君作而

順則故之順則於禮則逆則亦書其逆也臣從有司

懼逆之書於後也故不敢不告從有司言備位隨夫

婦贊不過東泉以告虔也東泉東泉也男則玉

帛禽鳥以章物也謂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

奇賞彙編卷五十五三選史

女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不可無也公弗聽

魯飢滅文仲言于嚴公魯饑在嚴公二十八年文仲

子滅孫曰夫為四鄰之援援助結諸侯之信重之以

婚姻申之以盟誓國之艱急是為鑄名器名器鐘

滅寶財寶財也固民之殄病是待殄徒與今國病矣

君盡以名器請糴於齊公曰誰使對曰國有飢饉卿

出告糴古之制也辰也備卿辰請如齊公使往從者

曰君不命吾子吾子請之其為選事乎選事自選擇

文仲曰賢者急病而讓夷也夷平居官者當事不避難

在位者恤民之患是以國家無違無相違今我不如

齊非急病也在上不恤下居官而情非事君也文仲

以魯圭與玉磬如齊告糴魯圭魯圭也磬鳴也

曰天災流行戾於敝邑饑饉薦降民羸幾卒羸重也

卒盡大懼殄周公大公之命祀周公為人宰人公為

祀謂命祀二公也職貢業事之不共而獲戾不腆

先君之敝器敢告滯積以紓執事紓緩也執事齊有

朽敗執事所憂也以救敝邑使能共職豈唯寡君與

二三臣實受君賜其周公大公及百辟神祇實永享

而賴之辟君也天日神地日祇齊人歸其玉而予之

奇賞彙編卷五十五四選史

齊孝公來伐孝公齊桓公之子昭也魯僖公叛齊與

盟二滅文仲欲以辭告欲以文辭病焉病不能問於

展禽展禽魯大對曰獲聞之處大教小處小事大所

以禦亂也不聞以辭獲展禽若為小而崇以怒大國

謂自高人也使加已亂亂在前矣辭其何益文仲曰國

急矣百物唯其可者將無不趨也百物之中可用行

所愛願以子之辭行賂焉其可乎展禽使乙喜以膏

沐沐師乙喜魯大夫展喜也犒勞也以膏曰寡君不

佞不能事疆場之司場音亦司主也疆場使君盛

怒以暴露於敵邑之野敢獨與師與衆齊侯見使者

曰魯國恐乎使者乙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不公曰

室如縣磬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縣胡涓切縣磬言

無青草早甚也對曰恃二先君之所職業昔者成

王命我先君周文公及齊先君大公曰女股肱周室

以夾輔先王女音汝先賜女土地質之以犧牲世世

子孫無相害也質信也謂使之今君來討敝邑之舉

其亦使聽從而釋之必不泯其社稷豈其貪壤地而

棄先王之命其何以鎮撫諸侯恃此以不恐齊侯乃

許爲平而還還音旋

奇賞彙編卷五十五五 選史

溫之會溫之會晉文公討不晉人執衛成公歸之於

周成公恃楚而不事晉又殺弟叔武使醫鳩之不死

鳩其臣元咺訴之晉故文公執之使醫鳩之不死

侯使醫所鳩衛侯衛侯飲之立死傳曰晉醫亦

不誅不誅醫者諱臧文仲言於僖公僖公嚴公曰夫

衛君殆無罪矣刑五而已無有隱者隱乃諱也隱謂

大刑用甲兵甲兵謂臣有大逆則其次用斧鉞斧鉞

也書曰後中刑用刀鋸刀鋸亦有人附其次用鑽斧

刑者斬切鑽脂薄刑用鞭朴以威民也鞭官刑朴

大者陳之原野謂甲兵小者致之市朝刀鋸以下也

以上尸諸朝士五刑三次是無隱也五刑甲兵斧鉞

也次處也今晉人鳩衛侯不死亦不討其使者諱

而惡殺之也諱殺衛有諸侯之請必免之臣聞之班

相恤也故能有親言位大同者大諸侯之患諸侯恤

之所以訓民也故相恤君盍請衛君以示親於諸侯

且以動晉動發晉夫晉新得諸侯公說行玉二

棄其親其亦不可以惡不可以惡晉也公說行玉二

十穀乃免衛侯說古悅字穀音覺雙于口故傳曰自

是晉聘于魯加于諸侯一等義也爵同則厚其好貨

特厚其好貨衛侯聞其臧文仲之爲也使納賂焉辭

曰外臣之言不越境不敢及君言臣不

奇賞彙編卷五十五六 選史

晉文公解曹地以分諸侯解制也晉文公誅無禮曹

地以分僖公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重館重館地館其

有市館重館人告曰晉始伯而欲固諸侯之吏也故

解有罪之地以分諸侯有罪謂不禮文諸侯莫不望

分而欲親晉皆將爭先晉不以故班班久亦必親先

者吾子不可以不速行晉之班長而又先長猶尊也

諸侯其誰望之諸侯望與若少安恐無及也從之獲

地於諸侯爲多反既復命爲之請曰地之多也重館

人之力也臣聞之曰善有章雖賤賞也章著惡有崇

雖貴罰也衆孔今一言而辟境其章大矣辟開請賞

出出之於隸
爵爵爲大夫

祭之以爲神也展禽曰越哉滅孫之爲政也言其迂闊不知

政要 夫祀國之大節也而節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

爲國典今無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加益也謂以祭鳥法置國法也。

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謂五帝殷契周文也。以死

勤事則祀之。殷與周以勞定國則祀之。虞舜夏

甲寅周尚能禦大災則祀之。夏禹是也。能扞大患則祀之。

殷湯周
非是族也
不在祀典
族類
簫烈山氏之有天

其子曰柱能殖百蔬柱爲

有賞彙編 卷五十五 七 選史

夏之典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饗夏之

出也。棄能繼任之。共工氏之伯也。共工氏伯者。

功以不祀之共其子共工之裔子句龍

其子曰居十角平九土也佐黃帝爲土官九土

故所以爲重之神也黃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

其則帝軒轅也公所名也
巋瑱能修之以顯瑱黃帝之

帝嚳能序三辰以固民切固安

也謂能次序三辰以治曆明時教民稼

亮能單均刑法以儀民

舜勤民事而野死舜勤也野死謂征有苗死於蒼

鯀郭洪水而殛死殛誅也鯀顓頊之後禹之父也堯使治水郭防百川積用

不成走川壑之於羽山禹爲
天子而郊之取其勤事而死
禹能以德修縣之功縣

雖不威萬亦有所契爲司徒而民輯契殷之祖爲虎
因故曰修德之功司徒能敬敷五

教輯
和也
冥勤其官而水死
冥契後六世孫根園之子也
夏木官勤於其職而死於

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

謂放桀桀也桀勤勤自穀而山死桀周棄也勤播百穀死於黑水之山文王

以文昭文王演易又有文德武王去民之穢穢謂糾也故有虞氏禘

黃帝而祖顓頊堯而宗舜

禘郊宗祖之禮也此四者謂祭天以配食也祭皇天於圜丘曰禘宗五帝於明堂曰祖宗祭土帝於南郊

曰邠有虞氏出自黃帝顓頊之後故緯黃帝而祖顓

與此異者齊在時則宗堯舜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

青實彙編
卷五十五
人選史

頭郊鯀而宗禹虞夏俱黃帝顓頊之後也故禘祖之

商人帝紂而祖契冥而宗易舜當爲雩禮祭

也。商之先故禘之鄭。周人帝嚳而邠。嚳稷之

後司農云商人宜郊契也
周人酺羣而交和父饗周
祖契周初時亦祖后
始祖上之三代三商家祖

也。祚文王而宗武王，稷而宗文王，至武王雖承文

先推三
后稷不
以配天
而後更
視文王
而宗武
王

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幕舜之後虞思也爲夏諸侯帥循也顓頊有虞氏之

德也。報也。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少康之子。至

杆也能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
上甲微契後入世湯之先

也高園大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高園后稷後十世公非之子也

大王高圉之曾
凡禘郊宗祖報此五者國之典祀也

九選史

選史

宗祭也毀廟之上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上皆升合
 食於太祖躋僖公逆江也逆祀者先禘而後祖也宗
 有司曰非昭穆也宗有司宗室司事臣也非昭穆謂
 爲罔臣臣于一例而非昭穆之次也父爲昭子爲穆
 罔上故曰非昭穆也曰我爲宗伯明者爲昭其次
 爲穆何常之有昭罔次之當爲穆也有司曰夫宗廟
 之有昭穆也以次世之長幼而等先後也等齊也
 夫祀昭孝也明孝各致齊敬於其皇祖昭
 孝之至也齊側故工史書世工器師官也史太史也
 德史書其言宗祝書昭穆宗室伯祝太祝也宗猶恐其踰
 也今將先明而後祖以穆爲明而升之自玄王以及
 主癸莫若湯玄王契也王自稷以及王季莫若文武
 奇賞彙編 卷五十五 土 遷史
 稷也王商周之烝也木嘗躋湯與文武爲踰也使
 李文王父商周之烝也木嘗躋湯與文武爲踰也使
 相魯木若商周而改其常無乃不可乎弗聽遂躋之
 展禽曰夏父弗忌必有殃夫宗有司之言順矣僖又
 未有明焉木有明德犯順不祥以逆訓民亦不祥易神之
 班亦不祥不明而躋之亦不祥犯鬼道二二易神之
 也犯人道二犯順以逆能無殃乎侍者曰若有殃焉
 在抑刑戮也其大札也不終曰天曰未可知也若血
 氣強固將壽寵得沒壽寵老壽而保雖壽而沒不爲
 無殃必以既其葬也焚烟徹於上已葬而火焚
 莒太子僕殺紀公紀公生僕及季宅既立僕又愛以
 季宅而黜僕僕故殺紀公也

其寶來奔寶玉也來奔奔魯也宣公使僕人以書命季文子宣公文公之子侯也命告也僕人官各文子魯正卿季孫有文曰大莒太子不憚以吾故殺其君而以寶來其愛我甚矣憚難也爲我子之邑今日必授無逆命矣里革遇之而更其書里革魯大夫史克也遇僕人見公書以大夫曰大莒太子殺其君而竊其寶殺父大逆故史之來不識窮固又求自適適近也爲我流之於夷夷東夷也今日必通無逆命矣今日必通明日有司復命有司司寇復反也文子得書使司寇公詰之詰問僕人僕人以出之境明日反命於公也公詰之以達命意僕人以里革對對以里革所使也公執之執里革曰違君命者女亦聞之乎對曰臣以死奮筆奚啻其聞之也言所以觸死奮筆而更公奇賞彙編卷五十五三選史命者不欲傷君德耳何嘗言所聞非一也臣聞之曰毀則者爲賊則法掩賊者爲賊竊寶者爲軌軌軌在內爲軌謂以手盜父用軌之財者爲姦使君爲滅姦者不可不去也臣違君命者亦不可不殺也公曰寡人實貪非子之罪也乃舍之宣公夏濫於泗淵濫漬也漬於泗水之淵以取魚也里革斷其筍而棄之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降下也寒氣初下謂季冬建丑之月也土蟄發謂孟春建寅之月蟄始震也月令孟春蟄蟲始震魚上水細余魚水虞於是乎講罟罟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罟攻胡切罟力九切水虞漁師也掌川澤之禁令謂罟也罟魚網也當筍也名魚大魚也川禽鱉黿之屬謂之也是時陽氣起魚陟負水鳥獸孕木蟲成孕懷子也故令國人取之所以助宣氣也

獸虞於是乎禁罝羅罾魚鼈以為夏稿罝音張罾音張
 切獸虞掌鳥獸之禁令罝罾羅罾鳥罾也禁禁不得
 施也猶振也稿乾也夏不得取故於此羽振羽無鼈
 以為助生阜也阜長也鳥獸方亨故鳥獸成水蟲卒
 水虞於是乎禁罝麗設罝鄂鹿音鹿麗置小罾也鄂
 復鳥獸已成水蟲懷孕之時以實廟庖奇功用也以
 禁魚鼈之網設取獸之物也以實廟庖奇功用也
 實宗廟庖也而大魚鼈止夫山不槎櫟槎音佳切
 居所也澤不伐天草木魚禁鯢鰕鯢音而鰕音
 沐生口藥藥音木魚禁鯢鰕鯢音而鰕音
 也獸長麇麇麇音木鳥翼鼓卵翼音木鳥翼鼓卵翼音木
 舍蜚蜚蜚音陳知切蜚於權切蜚蜚子也蕃廩物也
 占之訓也音息今魚方別孕不教魚長又行網罟貪
 奇賞音賞業編音業卷五十五
 無藝也藝音別別於蟄公聞之曰吾過而里革匡
 我不亦善乎是良苦也為我得法使有司藏之使吾
 無忘忘音理諗諗音理諗諗音理諗諗音理諗諗音理諗諗音理
 藏畧不如寘里革於側之不忘也寘音置
 子叔聲伯如晉謝季文子子叔聲伯魯大夫宣公弟
 季文子者魯叔孫僑如欲去季氏謝季文子於晉晉
 人執之卻擘之妻聲伯之外妹也故魯成公使聲伯
 事在魯成公六年如晉謝之且請之卻擘欲與之邑弗受也卻擘音繇
 以妻故視聲伯故歸鮑國謂之曰子何辭苦成叔之
 欲為請邑以子之歸鮑國謂之曰子何辭苦成叔之
 邑欲信讓邪抑知其不可乎文子也去齊適魯為施
 孝叔對曰吾聞之不厚其棟不能任重重莫如國棟

者民之川澤也行而從之美惡皆君之繇民何能為焉之者川澤也川澤民之川澤也

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它諫

宋於既切食辭更切它或作仲仲曰子為魯上卿相

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為愛且不華

國乎愛容也華榮華也文子曰吾亦願之願華也然吾觀國人

其父兄之食麤而衣惡者猶多矣吾是以不敢人之

父兄食麤衣惡而我美妾與馬無乃非相人者乎且

吾聞以德榮為國華不聞以妾與馬文子以告孟獻

子獻子它之父獻子囚之七日自是子服之妾衣不

奇賞彙編卷五十五五 選史

過七升之布丁服也馬餼不過稂莠稂莠也

大夫

叔孫穆子聘於晉穆子魯卿叔孫晉悼公饗之以饗

之樂及鹿鳴之三而後拜樂三及至也悼公先為穆

禮曰子以君命鎮撫敝邑不腆先君之禮以辱從者

禮從者不腆之樂以節之禮也吾子舍其大而加

禮於其細敢問何禮也大謂肆夏文王對曰寡君使

豹來繼先君之好君以諸侯之故况使臣以大禮賜

也夫先樂全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

此二篇也肆夏一名更部夏一名遏渠復一名渠

元侯也肆夏一名更部夏一名遏渠復一名渠

也載在樂章樂章亦從而止是以頌不能其夫歌

文王大明絳則兩君相見之樂也文王大明絳則兩君相見之樂也

此二篇也肆夏一名更部夏一名遏渠復一名渠

於天下故兩君相皆昭令德以合好也皆非使臣之

見得以為樂也今伶簫咏歌及鹿鳴之三伶簫咏歌及鹿鳴之三

其樂而及之故不敢拜今伶簫咏歌及鹿鳴之三伶簫咏歌及鹿鳴之三

管為之樂樂人以蕭作此君之所以况使臣臣敢不

拜况夫鹿鳴君之所以嘉先君之好也敢不拜嘉

奇賞彙編卷五十五五 選史

也鹿鳴曰我有嘉賓德音孔昭四牡君之所以章使臣

昭是為嘉賓德音孔昭四牡君之所以章使臣

之勤也敢不拜章臣奉命勞勩於外述叙其情以歌

樂之所以音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皇皇

具勤勞也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皇皇

君遣使臣之樂也皇皇猶煌煌也懷私為每懷靡無

也言臣奉使當榮顯其君如華之色煌煌然既受命

當思在公每人人懷誨謀度詢必咨於周敢不拜教

其私於事將無所及誨謀度詢必咨於周敢不拜教

臣聞之曰懷和為每懷和當為私咨才為誨

才當咨事為謀事當咨義為度咨義為度咨親為詢咨親為詢

威之忠信為周忠信為周忠信之人也君况使臣以大禮重之

以六德敢不重拜六德謂謙也謙也

而亟於前之人其誓不滋大乎說猶除也蓋也
之人此誓不滋大乎說侮不憚執政不武帥大誓
以憚小國其誰云待之後之人不憚執政之臣
無二心以楚大為魯作若從君而走患則不知違
君以避難且夫君子計成而後行二三子計乎有禦
楚之術而有守國之備乎則可也可也若未有不
往也乃遂行反及方城聞季武子武子之
武子之公欲還出楚師以伐魯魯者季氏也魯國
成伯曰不可伯之子名榮君之於臣其威大矣不
能令於國而恃諸侯諸侯其誰驅之若得楚師以伐
齊齊實業編卷五十五
魯既不違夙之取卞也必用命焉守必固矣子武
也言夙取卞時魯人不違而從之是若楚之克魯諸
姬不獲闕焉而况君乎彼無亦置其同類以服東夷
而大攘諸夏將天下是王而何德於君其予君也
亦也同類同姓也按御也言楚亦將自若克魯君
以蠻夷伐之而又求入焉必不獲矣不如予之子之
子武夙之事君也不敢不倭倭倭倭醉而怒醒而喜庸
何傷庸庸也言公欲伐魯若人醉而君其入也乃歸
襄公在楚季武子取卞使季冶逆季冶魯大夫季氏
也追而予之璽書璽書也古者大夫之印以告曰卞

人將叛臣討之既得之矣此璽書公未言榮成子曰
先言也子股肱魯國社稷之事子實制之唯子所
利何必卞利猶卞有罪而子征之子之隸也又何謁
焉謁告也子治歸致祿而不出致歸也歸祿曰使子
欺君謂子能也欺謂璽書言十人能而欺其君敢享
其祿而立其朝乎字食
號之會諸侯之大夫尋宋之楚公子圍二人執戈先
焉楚公子圍恭王之庶子靈王熊虔也時蔡公孫歸
生與鄭罕虎見叔孫穆子歸生蔡太師子朝之子
穆子曰楚公子甚美不大夫矣
齊實業編卷五十五
美謂服抑君也抑君也鄭子皮曰有執戈之前吾惑之
也成疑也蔡子家曰楚大國也公子圍其令尹也有執戈
之前不亦可乎穆子曰不然天子有虎賁習武訓也
賁賁見切訓猶數也虎賁掌先後王而趨舍諸侯有
旅賁禦災害也旅賁也旅賁掌執戈盾夾車而趨車
大夫有貳車備承事也貳車也承奉士有陪乘告奔
走也陪乘也今大夫而設諸侯之服有其心矣
有憂國若無其心而敢設服以見諸侯之大夫乎將
不入矣若不見計必為憂夫服心之文也言心所好
如龜焉灼其中必文於外若楚公子不為君必必不

合諸侯矣下復為人人公子圍反殺邾敖而代之邾

號之會諸侯之大夫尋盟未還宋之季武子伐莒

取邾邾莒莒人告于會楚人將以叔孫穆子為戮楚

子吾為子請於楚穆子不子梁其經謂穆子曰有

貨以衛身也出貨而可以免子何愛焉宋其經穆子

穆子曰非汝所知也承君命以會大事大事而國有

罪我以貨私免是我會吾私也苟如是則又可以出

貨而成私欲乎誠復有如此事者則當復以私貨求

奇賞彙編卷五十五主選史

雖可以免吾其若諸侯之事何夫必將或循之曰諸

侯之卿有然者故也必將有循效我者言諸侯則我

求安身而為諸侯法矣貨免君子是以患作患作患

非愛貨惡不喪也欲殺身以成義不且罪非我之繇

子也為戮何害何害楚人乃赦之穆子歸武子勞之

日中不出日中且至日中也穆子怨其人曰可以出

矣其人穆子家穆子曰吾不難為戮養吾棟也武子

也是為國棟言已為戮夫棟折而榱崩吾懼歷焉歷

也言季氏亦必亡故曰雖歾於外而庇宗於內可也庇

今既免大耻而不忍小忿可以為能乎乃出見之

平丘之會晉昭公使叔向辭昭公弗與盟晉昭公

子服惠伯曰晉信蠻夷而棄兄弟蠻夷弟也其執

政貳也執政之臣有二心貳必失諸侯豈唯魯然不

獨失夫失其政者必毒於人魯懼及焉必加毒不可

以不恭必使上卿從之從至晉季平子曰然則意如

乎季平子季武子之孫悼子悼子若我往晉必患我誰為之

叔請從叔惠伯子服惠伯曰叔既言之矣敢逃難乎

奇賞彙編卷五十五主選史

卿韓宣子曰夫盟信之要也要於通切晉為盟主是

主信也若盟而棄晉侯信抑闕矣闕缺晉欒氏之亂

齊人問晉之禍伐取朝歌朝歌我先君襄公不敢寧處

使叔孫豹悉帥弊賦賦兵踦踦畢行無有處人踦踦

也以從軍吏次於離俞次舍也離俞與邾鄆勝擊齊之

左左邾鄆勝言大夫趙盾之子須持止晏萊焉持止

也晏萊齊師退而後敢還非以求遠也求遠

也功以魯之密邇於齊而又小國也齊朝駕則夕夕極於

魯國極至不敢憚其患而與晉共其憂亦曰庶幾有

益於魯國乎之助也今信樂夷而棄之夫諸侯之勉於君者將安勸矣若棄魯而苟固諸侯羣臣敢憚戮乎諸侯之事晉者魯為勉矣若以蠻夷之故棄之其毋乃得蠻夷而失諸侯之信乎子計其利者小國共命其微宣子說乃歸平子

李桓子穿井獲如上缶其中有羊焉桓子魯正卿李氏也子如得羊生羊也故謂之怪使問之仲尼曰吾穿井而獲狗何也獲羊而謂之怪對曰以丘之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曰夔蜺蜺小石謂山也或云夔蜺作蜺蜺山精好戲人聲而或人也水之怪曰龍

罔象上之怪曰墳羊龍神獸也或云同象食人一名李康子問於公父文伯之母康子魯正卿李桓子魯文伯魯大夫李桓子之孫公父桓伯曰主亦有以語肥也大夫桓伯也桓伯之妻張姜也對曰吾能老而已何以語子康子曰雖然肥願有聞於主肥得一言對曰吾聞之先

姑夫之姊曰姑曰君子能勞後世有繼勞貴而不驕及舅姑謂之不幸夫婦學於舅姑者也

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敬叔魯大夫孟僖子之露睹父為客睹父魯大夫客也蓋鼈馬小蓋進也

睹父怒怒也相延食鼈延進也辭曰將使隨長而後舍之遂出此睹父文伯之母聞之怒曰吾聞之先子先子先男曰祭養尸饗養上賓言祭禮之禮尊養鼈於何有於何有猶何而使夫人怒也遂逐之五日魯大夫辭而復之謂諸

公父文伯之母如李氏如之康子在其朝自其外與之言弗應從之及寢門弗應而入之家康子辭於朝而入見辭其家曰肥也不得聞命毋乃罪乎有罪曰子弗聞乎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朝言與於外朝也合神事於內朝神事祭祀也內自卿以下

合官職於外朝君之家事於內朝家大夫也內寢門之內婦人治其業焉上下同之寢門正室之門上大夫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庀李氏之政焉庀治皆非吾所敢言也

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歇之家而主猶績言家有寵懼于李孫之怒也李孫康子也宗其以歇為不能事主乎其母歎曰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邪僮僕蒙不達也居吾語女居

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瘠土瘠薄又勞而用之使不淫逸用之故長王天下不淫逸則何義故長王天下也

注見地說

注見地說

注見地說

注見地說

注見地說

注見地說

注見地說

注見地說

注見地說

注見地說

注見地說

注見地說

注見地說

注見地說

注見地說

注見地說

注見地說

注見地說

注見地說

注見地說

注見地說

大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民勞於事則思逸則淫淫

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沃肥美

少也瘠土之民莫不鄉義勞也善心生故是故天子

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相識地德禮天子以春分朝

禮人采朝也朝者以朝日為始也禮天子以春分朝

禮人采朝也朝者以朝日為始也禮天子以春分朝

禮人采朝也朝者以朝日為始也禮天子以春分朝

禮人采朝也朝者以朝日為始也禮天子以春分朝

禮人采朝也朝者以朝日為始也禮天子以春分朝

禮人采朝也朝者以朝日為始也禮天子以春分朝

禮人采朝也朝者以朝日為始也禮天子以春分朝

禮人采朝也朝者以朝日為始也禮天子以春分朝

禮人采朝也朝者以朝日為始也禮天子以春分朝

禮人采朝也朝者以朝日為始也禮天子以春分朝

禮人采朝也朝者以朝日為始也禮天子以春分朝

禮人采朝也朝者以朝日為始也禮天子以春分朝

禮人采朝也朝者以朝日為始也禮天子以春分朝

禮人采朝也朝者以朝日為始也禮天子以春分朝

禮人采朝也朝者以朝日為始也禮天子以春分朝

禮人采朝也朝者以朝日為始也禮天子以春分朝

禮人采朝也朝者以朝日為始也禮天子以春分朝

加之以結縵也見日結縵之無縵卿之內子為大

帶鄭之通帶也命婦成祭服命婦大夫之妻也

士之妻加之朝服列上元士也既成祭服又加之

而賦事丞而獻功祭日丞而獻功五穀布帛之功也

男女效績慈則有辟古之制也辟功也君子勞心小

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今我

寡也爾又在下位下位下大夫也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

業處事作况有怠情其何以避辟上言懲則有辟

冀而朝夕修我曰必無廢先人冀望也爾今日胡不

奇賞彙編卷五十五壬趙史

自安欲使我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祀也

承奉也以是急情之心奉君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

志議季氏之婦不淫矣

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祖父昆

往焉閭門與之言閭門切閭門切皆不踰閭

不踰閭而出康祭悼子康子與焉悼子穆伯之父敬

也醉不受徹俎不宴徹通作徹祭主人獻賓賓酢

徹俎又與宗不具不釋釋又祭也唐尚書云祭之

釋以祭之明日卿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此言釋者

臣不具在賜饌釋不盡飫則退昭謂立曰飲坐曰宴

美不與釋也

仲尼在陳有集集於陳侯之庭而死格矢貫之石弩
其長尺有咫也格矢貫之石弩也
陳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也
子吳也也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
慎氏之矢也也故耳來遠矣也晉武王克商通追於九
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也所出貢賄為貢也也使
無忘職業于是肅慎氏貢格矢石弩其長尺有咫先
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示後人使永監焉也
故銘其恬曰肅慎氏之貢矢也格矢貫之石弩也也以分
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也分予也大姬武王元女胡
公舜後虞越父之子胡滿
奇賞彙編 卷五十五 楚恭王能知其過而為恭
也諸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
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貢也陳婦
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也故府舊使求得之金憤
如之也故也如之也金帶其外
齊問丘來盟也取李康子之妹及即位而逆之季康侯
通馬女言其情不嫁于也齊侯怒伐魯魯與子服景
齊牛齊侯問丘明來盟公在魯哀八年也子服景
伯成宰人曰昭而入於恭也齊侯伯之季子服何也
如也夫也昭也夫也也閔馬父笑景伯問之也馬父魯
對曰笑吾子之大滿也也大也蓋切滿昔正考父校商
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為首也正考父宋大夫
之子之先也名

頌頌之美者也人師樂官之長掌教詩樂毛詩叙曰
敬于至公於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父者得商頌
自考父至孔子又亡其七篇故魯五月其輯之亂
輯成也凡作篇章義既成服其大要以為亂辭詩者
歌也所以節舞者也如今三節舞矣曲終乃史變章
亂辭故謂曰自古在晉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
恪也恪也先王謂之曰古古曰在晉也先民所
巴乃云受之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
曰在晉晉曰先民敬也今吾子之戒吏人曰昭而
入於恭其滿之甚也周恭王能庇昭穆之闕而為恭
庇也恭王周昭王之孫穆王之子也昭王南征而
不反穆王欲肆其心昔有闕失言恭王能庇覆之故
為恭楚恭王能知其過而為恭也恭王楚恭王之子也
也
奇賞彙編 卷五十五 楚恭王能知其過而為恭
夫曰不義不德覆亡楚國之師若梁諸為靈今吾子
若厲子釐曰君實恭恭可不謂恭乎大夫從之
之教官察屬下察耳曰昭而後恭道將何為也失道
將何為乎
季康子欲以田賦田賦以田使冉有訪諸仲尼也冉有
第子冉求也為季氏宰仲尼不對制也也私於冉有
康子欲加賦使訪之也也仲尼不對制也也私於冉有
曰求來汝不聞乎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砥其遠邇
制土制其肥瘦以力以力以力而砥其遠邇也
平遠近遠近有左也問禮通都十一遠賦星以入而
部一十而三制精意都百無過十二也賦星以入而
量其有無利入多少而量其則業有無以馬差也問
禮國宅無和閭屋二十而五任力以大而議其老幼
而一然林二十而五

齊五

坂之野都

卷五十五

三
蓮火

執旄鼓立於軍門使百姓加勇焉非若也乎桓桓

作私者

和公山見

諸賢

故請

管子

奇賞

卷五

主選史

之製

長也

在前賢村在後後笑謂是以國家不自引引中不月

若何為管子對曰管子先王昭王穆王世法文武

遠謂以成名謂管子之先也言昭王穆王雖有所聞

合謂學容北校民之有道者也合謂也言也此其方

行謂道謂而謂設象以為民紀也設象謂設象之於法於象

手謂秉謂使謂商民觀焉林式權以相應也治政用民

相謂應也比綴以度也連其夫家也度法也也博本肇末

謂謂先等其本以正其木也也勤之以賞賜糾之以刑

罰也也班序顛毛以為民紀也統言次州而髮之自黑

奇賞家編 卷五十五 聖史

民之經也桓公曰為之若何管子對曰管子聖王之治

天下也參其國而伍其鄙也參三也國郊以內也伍五

都以為三軍也分定民之居成民之事謂使四民各

若謂工就官府農就田也陵為之終也而慎用其六柄

焉謂柄木也也六柄生也桓公曰成民之事若何管子對曰

四民者勿使雜處也農工商也也雜處則其言唯其事易

聖王之處上也使就閒燕也閒燕謂清淨也也處工就

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也楚令夫士羣萃而州處

閒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

幼者謂言謂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

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之學不勞而能夫

是故士之子恆為士令夫工羣萃而州處審其四時

有謂四時各謂辨其功告也言謂也也權謂其用也權謂也

節其大小也論謂此協材也論謂也也比謂其善也也且莫從

輕重也也論謂此協材也論謂也也比謂其善也也且莫從

事施於四方也施其物用也以飭其子弟也飭教謂以事

相示以巧相陳以功也功謂功也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

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

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恆為工令夫商羣

萃而州處察其四時也四時謂所用者也而監其鄉之資也

奇賞家編 卷五十五 聖史

也也資財也也視以知其市之實負任僭何也賈謂任而

切何謂任也也何謂背日負有也服牛輅馬也服牛車也也以周四

方也周謂備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鬻貴也市取也也且莫

從事於此以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賴也賴謂相

陳以知賈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

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

是故商之子恆為商令夫農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

各謂宜也也權謂節其用也未謂枵也枵謂也也及寒擊謂除口也及耕深耕而疾援之

寒謂也也以待時耕也耕謂也也及耕深耕而疾援之

以待時而以時時雨既至挾其槍刈鋤鉤刈魚麋切
 也在披曰挾槍鋤也刈鉤也時雨是也時鉤也以旦莫從事於田野脫衣就
 功首戴茅蒲身衣僦僕僦僕木木切陝始亦切脫解也
 霑體塗足也暴其髮膚盡其四支之敏敏猶也以從
 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
 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
 是故農之子恆爲農野處而不暱暱近也其秀民之能
 爲士者必足賴也秀民民之秀出者也有司見而不以告其罪
 五有司字民之官也有司已於事而竣竣七倫切已
 也五五刑在五刑也恒公曰定民之居若何管子對曰制國以爲二十
 奇賞彙編 卷五五 重 選史

對曰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也貧無財者而敬百姓則國安矣恒公曰諾遂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也貧無財者而敬百姓則國安矣恒公曰諾遂修舊法

既安矣恒公曰國安矣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君若正卒伍修甲兵五人為伍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則難以速得志矣君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有守禦之備則難以速得志矣君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隱令今謂於得政若寄政今謂於得政若恒公曰爲之若何管子對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內政也恒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五家爲軌軌爲之長軌

奇賞彙編 卷五 堽史

一人爲一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焉良人鄉以爲軍令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軌長帥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帥之小戎兵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帥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爲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五鄉每一軍爲五鄉也制也周制萬二千五百人爲中帥長也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鑾振旅鑾色鴻切春田曰鑾振教振旅遂以秋以獬治兵獬似演切秋田曰獬治兵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旅郊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徙

此

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也。禍災共之人與人相時家與家相時也。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書戰日相親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強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以屏周室。天下人國之君莫之能禦也。正月之朝鄉長復事。鄉長大夫也。復白也。周禮是也。其君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若處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慧質仁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奇賞彙編 卷五十五 主 選史

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蹠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是故鄉長退而修德進賢桓公親見之遂使役官也。桓公令官長期而書伐。期年也。伐功也。有功以告且選選其官之賢者而復用之也。曰有人居我官有功休德也。惟慎端慤以待時使民以勸。綏謫言時也。按止也。足以補官之不善政。謂前有關者。

遺多功也

桓公召而與之語。善相其實。量也。足以比成事。此也。是以輔其誠可立而授之。官而授之。官而授之。國家之患而不疚。其所以爲人設之以觀其所能而無大厲。其所以爲人設之以觀其所能而無大厲。謂之三選。其所以爲人設之以觀其所能而無大厲。而修鄉。鄉退而修連。連退而修里。里退而修軌。軌退而修伍。伍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政既成鄉不越長。長功不朝。不越爵。爵不省之爵。罷士無伍。伍無與爲伍也。罷女無家。家無夫。夫是故民皆勉爲善與其爲善於鄉也。奇賞彙編 卷五十五 主 選史

不如爲善於里與其爲善於里也不如爲善於家。本下孟切。是故上莫敢言一朝之便皆有終歲之計。莫敢以終歲之議皆有終身之功。桓公曰伍鄰若何。管子曰言參其國而伍其鄉。管子對曰相地而衰征。內政既備故復問伍鄰之事。管子對曰相地而衰征。則民不移。意及所生出以差征賦之也。移徙也。征不旅舊則民不偷。民相與而伍其鄉。山澤各致其時則民不苟。時謂諸官之官。今各陸阜陵墜井田時均則民不憾。高下之適也。大旱曰嗟墜。地均則民不憾。無奪民時則百姓富。犧牲不略則牛羊遂。遂也。桓公曰定民之居若何管子對曰制鄰

三十家為邑邑有司制野鄰之政也十邑為卒卒有卒帥十

卒為鄉鄉有鄉帥三鄉為縣縣有縣帥十縣為屬屬

有大夫五屬故立五大夫各使治一屬焉五屬四十萬家

立五正也各使聽一屬焉是故正之政聽屬正也

聽大夫之治也牧正聽縣牧正屬大夫也下政聽鄉下政屬縣也

之治恒公曰各保治爾所無或淫怠而不聽治者

正月之朝五屬大夫復事恒公擇是寡功者而謫之

謫也以制地分民如一何故獨寡功教不善則政不

治治也一再則宥宥寬也三則不赦恒公又親問焉曰

於子之屬有居處為義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慧質仁

奇賞彙編卷五十五 堯 選史

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

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恒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

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眾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

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恒公又問焉曰

於子之屬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

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

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五屬大夫於是退而修屬屬

退而修縣縣退而修鄉鄉退而修卒卒退而修邑邑

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

可得而誅也政既成以守則固以征則彊

恒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鄰

國未吾親也君若欲從事於天下諸侯則親鄰國

親足以為援不然將為己害難以達征也恒公曰若何管子對曰審吾疆

場而反其侵地正其封疆無受其資資資也而重為之

皮幣以驟聘規於諸侯規規也以安四鄰則四鄰之國

親我矣為游士八十人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幣

使周游於四方以號召天下之賢士皮幣玩好使人

嚮之四方以監其上下之所好監古鑑切監觀也則其

國儉擇其淫亂者而先征之恒公問曰夫軍令則寄

諸內政矣齊國寡甲兵為之若何管子對曰輕過而

奇賞彙編卷五十五 早 選史

移諸甲兵移之甲兵謂輕其過使以甲兵贖罪恒公曰為之若何管子

對曰制重罪贖以犀甲一戟犀犀皮也輕罪贖以鞮

盾一戟鞮鞮求位切鞮盾也小罪贖以金分金分小罪不入

以金贖有宥開罪開罪刑罰之疑者也索訟者三禁而不可上

下坐成以束矢束矢求也求訟者也索訟者三禁而不可上

定不可移也束矢求也求訟者也索訟者三禁而不可上

訟者坐成以束矢束矢求也求訟者也索訟者三禁而不可上

矢乃治之失取件而不反也美金以鑄劍戟試諸

狗馬狗馬利者惡金以鑄鉏夷斤鉏夷斤也試諸壤土甲兵大足恒公曰吾欲南伐何主

管子對曰以魯為主反其侵地堂濬堂濬魯也使海於

有蔽渠弭於有渚有蔽言可依蔽也渠弭神海也水
仁人軍必環山於有渚環繞也渚牛羊家也言桓公
曰吾欲西伐何主管子對曰以衛為主反其侵地臺
原姑與漆里衛之邑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環山於
有半桓公曰吾欲非伐何主管子對曰以燕為主燕
有渚環山於有半四鄰大親既反侵地正封疆地南
至於陶陰陶音陶西至於濟北至於河東至於紀
鄆鄆戶切紀故紀侯之國有革車八百乘齊法五
小戎車八百乘有西人又上管仲制齊為三軍軍
萬人下又曰有是士萬人以方行於天下而車
奇賞彙編卷五十五 聖 選史
數多者其副貳 擇天下之甚淫亂者而先征之即位
陪從之車半 數年東南多有淫亂者萊莒徐夷吳越萊今東萊莒
徐州之 一戰帥服三十一國遂南征伐楚濟汝踰方
城望汶山濟度也汶水名方城楚北之阻塞使貢絲
於周而反荊州諸侯莫不來服遂北伐山戎山戎今
故伐之 刺令支斬孤竹而南歸之與也刺擊也斬
伐也令支今為縣 海濱諸侯莫不來服與諸侯帥
牲為賦以約誓於上下庶神於牲上而已不軟血也
與諸侯戮方同心戮音西征攘白翟之地懷赤翟之
至於西河白翟之西方舟設泅乘桴濟河泅音字方併

小計至于石抗石抗晉縣車東馬踰太行與韓之
路拘夏縣胡切行胡郎切人行辟里山各拘夏時
以度也 西服不沙西吳不古流字流沙南城周
王庶弟子帶帶與成伐襄王其東門反於絳
國絕無嗣晉侯大其晉位和公以諸侯討晉至高梁
君復之於絳是為惠公獄濟諸侯莫不來服常山也
而大朝諸侯於陽穀兵車之屬六乘車之會三會也
兵車之會謂魯莊十二年會于北杏十四年會於鄆
十五年會於訕鄆魯僖元年會于榘十三年會於鹹
十六年會於淮也乘車之會在僖三年會于諸侯甲
陽穀五年會於首止九年會於葵丘凡九也
不解樂所以兵不解樂所以兵不解樂所以兵不解
奇賞彙編卷五十五 聖 選史
天服其用也 隱武事行文道帥諸侯而朝天子葵
丘之會天子使宰孔致胙於桓公天子周襄王也宰
曰余一人之命有事於文武事祭使孔致胙且有
後命曰以爾自卑勞實謂爾伯舅無下拜天子稱王
無下堂拜賜也 桓公召管子而謀管子對曰為君
不君為臣不臣亂之本也桓公懼出見客客宰曰天
威不遠顔咫尺達遠也小白余敢承天子之命曰
爾無下拜恐隕越於下以為天子羞隕也遂下拜
升受命賞服大路龍旂九旒渠門赤旒大路諸侯朝
路鉤樊九就龍旂九旒也諸侯稱順焉言下拜順
渠門亦旒各赤旂大旂也

此其初
也其用
其初也

桓公憂天下諸侯魯有夫人慶父之亂夫人魯莊公之姊也通於哀姜慶父殺之

嗣桓公聞之使高子存之高子齊卿高侯仲也存之謂立桓公而後也

翟人攻邢桓公築夷儀以封之邢姬姓周公之後也翟人攻邢在莊三十二年

攻衛衛人出廬於曹衛人出廬於曹桓公成楚丘以封之楚丘南地

其畜散而無育畜六畜也散謂失也育養也桓公與之繫馬

三百繫馬非放牧者也天下諸侯稱仁焉于是天下諸侯知

桓公之爲已動也動謂救患也是故諸侯歸之譬若市

人桓公知諸侯之歸已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幣也禮也

故天下諸侯罷馬以爲幣罷音皮罷不任用也幣圭以馬

縷絮以爲奉本帛也所以藉玉之藻也縷絮以縷

鹿皮四介介枚也諸侯之使垂橐而入橐音空而來

載而歸而歸也故拘之以利結之以信示之

以武故天下小國諸侯既許桓公許謂聽其盟約莫之敢背

就其利而信其仁畏其武桓公知天下諸侯多與已

也故又大施忠焉可爲動者爲之動可爲謀者

爲之謀軍譚遂而不有也諸侯稱寬焉之動可爲謀者

又下賀此否之會逢人不至故皆藏之通齊國之魚

奇賞集編

卷五十五

聖選史

鹽於東萊言通者則先時禁之使關市幾而不征

稱廣焉施惠也築蔡茲晏負夏領釜丘四名皆置塞與

以禦戎翟之地所以禁暴於諸侯也築五鹿中牟益

與壯丘四名皆置塞與以衛諸夏之地所以示權於中國

也教大成定三革隱五刃定莫也隱藏也三革甲冑

鼓也此說非朝服以濟河而無怵惕焉西行畏河

文事勝矣勝非也是故大國慚愧小國附協惟能用管

夷吾甯戚隰朋賓胥無鮑叔牙之屬而伯功立皆齊

卿大夫也

奇賞集編

卷五十五

聖選史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五十五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五十六

國語

晉語

武公伐冀殺哀侯

獻公卜伐驪戎

獻公伐驪戎克之滅驪子

驪姬生奚齊

烝于武公

獻公田見翟祖之氛

公之優曰施通于驪姬

奇賞齋編

卷五十六 國語

通史

驪姬賂二五使言于公

十六年公作二軍

優施教驪姬夜半而泣

十七年冬公使大子伐東

及自稷桑處五年

二十二年公子重耳出亡

號公夢在廟

伐虢之役師出于虞

獻公問于卜偃

蔡丘之會獻公將如會

二十六年獻公卒

穆公問冀芮

惠公入而背外內之睦

惠公即位出共世子而改葬

惠公既殺里克而悔之

惠公即位乃背秦賂

晉飢乞糴于秦

公在秦三月聞秦將成

公未至蛾析謂慶鄭

奇賞齋編

卷五十六 國語

通史

功與伊尹
相若也
奇賞彙編

國之福也不信也何敢憚謂飲酒出史蘇告大夫曰
大有男戎必有女戎戎兵也女兵也若晉以男戎勝
成而戎亦必以女戎勝晉其若之何里克曰何如里
克曰史蘇曰晉夏桀伐有施人以妹喜女焉
施有施之國其女也以其人曰女妹喜有
寵於是乎與伊尹比而亡夏適殷其功也伊尹欲
在夏外喜為之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
殷已姓之國妲己其女也妲己有寵於是乎與
膠鬲比而亡殷周幽王伐有褒
有褒人以褒姒女焉周幽王伐之褒人以美女入
奇賞彙編 卷五十六 三 選史
謂之褒姒是褒姒有寵生伯服伯服是於是乎與紂
石甫北之人也而公名褒姒乃後逐太子宜咎后之子
名也而伯服太子出奔申申人緇人召西戎以伐周周於是乎亡
同好南王欲殺宜咎以成伯服求之於申申人弗
于遂伐之故申緇召西戎以伐周殺幽王於戲今
晉寡德而安俘女軍獲又增其寵雖當三季之王不
亦可乎季末也且其兆云挾以衡骨齒牙為
猾我卜伐驪龜往離散以應我應容也今告龜
不夫若是賊之兆也非吾宅也賊敗也其兆離也
離則有之困分不跨其國可謂挾乎驪龜不據有

奇語

晉國可謂不得其君能衡骨乎言其不能衡骨以害人
也若跨其國而得其君雖逢齒牙以猾其中其誰云
弗從言驪龜若能跨諸晉國而得志於君尚牙之諸
夏從戎非敗而何從政者不可以不戒亡無日矣郭
偃曰夫三季王之亡也空郭偃言大民之主也縱惑
不戒言其言不戒肆侈不違肆侈也流志而
行言其言不戒無所不戒言其言不戒是以及亡而不獲追鑑
未獲專也言其言不戒大家鄰國將師保之保之為師師保
奇賞彙編 卷五十六 四 選史
多而驟立不其集亡也集亡也雖驟立不過五矣且夫
口三五之門也口所以紀三辰宜是以讒口之亂不
過三五少則三君且夫挾小鯁也可以小戕而不能
喪國言人不足以亡國也言可以小戕當之者戕焉當之者戕焉
也於晉何害雖謂之挾而猾以齒牙口弗堪也言其
而猶以齒牙口不能其與幾何言其晉國懼則甚矣
亡猶未也商之衰也言其其銘有之言其曰
嘆之德不足就也嘆之德不足就也不可以矜而祇
取憂也言其嘆之食不足狙也言其不能為
膏而祇離咎也言其雖驪之亂其離咎而已其何能

惠公懷公至文公乃平

惡心必敗國且深亂亂必自女戎淫亂國也女戎女兵也三代

皆然驪姬果作難殺太子而逐二公子

公子謂重耳也

奔君子曰知難本矣

謂史蘇

驪姬生奚齊其姊生卓子公將黜太子申生而立奚

齊里克不鄭荀息相見里克曰夫史蘇之言將及矣

其若之何荀息曰吾聞事君者竭力以役事不聞違

命君立臣從何貳之有

君立則臣從而

不鄭曰吾聞事君者從其義不阿其惑也

阿隨惑則誤民民誤

失德是棄民也

言民失德則手

民之有君以治義也

義以生利利以豐民若之何其民之與處而棄

之也必立太子里克曰我不佞雖不識義亦不阿惑

奇賞彙編

卷五十六

吾其靜也

三大夫乃別

然於武公

公之稱疾不與使奚齊泄

事伯氏不出奚齊在廟

伯氏中丞也一云孤突也

孟圖乎

獻公田見翟相之氛

氛側加切田獵也

寢不寐

欲叔虎朝公語之

對曰牀第之不安邪

邪側切抑驪姬之不存側

邪公辭焉出語士焉曰今夕君不寐必為翟相也夫

翟相之君好專利而不忌其臣競諂以求媚其進者

塞塞

塞塞使不

其退者距違

其君也

其上貪以忍

其下偷以幸

偷苟且幸

有縱君而無諫臣

縱君而無忠下

民各有心無所據依以是處國不亦

難乎君若伐之可克也吾不言子必言之

奇賞彙編

卷五十六

為以告公說乃伐翟相

卻叔虎將乘城

說古悅字其

徒曰棄政而役非其任也

政猶職也役

奇賞彙編 卷五十六 九 選史

驪姬賂二五使言於公梁五與東闕五也曰夫曲沃君之宗也宗本宗也曲沃叔蒲與二屈君之疆也疆境也二屈屈有南北今河東有北屈則是時復有南屈則民不威威畏也疆場無主則啓戎心啓開也開戎侵盜之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太子主曲沃而二公子主蒲與屈乃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旌彰也伐也也伐使俱曰翟之廣莫於晉爲都使俱者使二五同聲也廣莫北出沙漠也爲晉下邑也晉之啓土不亦宜乎啓土辟公說乃城曲沃太子處焉又城蒲公子重耳處焉又城二屈公子夷吾處焉驪姬既遠太子乃生之言生生說大言也

奇賞彙編 卷五十六 十 選史

舉上代更也 下貳代復下足履也 周旋變動以役

心目役爲也 故能治事以制百物制裁也 若下攝上與上

攝下攝持也 周旋不變以違心目其反爲物用也何事

能治萬物用與百物器用無異 故古之爲軍也軍有左右闕從補

之左右左右謂也闕缺也 成而不知是以寡敗不知敵不知有闕也 若以

下貳上闕而不變敗弗能補也變再 變非聲章弗能

移也聲金鼓也章旌旗也 聲章過數則有弊有弊則敵入

變隙也軍法退退旗鼓有數過 敵入而凶救敗不暇

數則有隙敵因猶因凶恐 敵之如志國之憂也可以陵

誰能退敵懼也退卻也 小難以征大國難以征大國也

小難以征大國難以征大國也

君其圖之公曰

寡人有子而制焉非子之憂也對曰夫天子國之憂也陳成乃制之不亦危乎陳成謂位已定而更其公制使將兵危之道也曰輕其所任雖危何害輕其所任謂輕太子之位也士焉出語人口太子不得立矣改其制而不患其難輕其任而不憂其危君有異心又焉得立行之克也將以害之以得衆若其不克其因以舉之雖克與不無所避舉與其勤而不入不如逃之與下之方有君意也逃去也君得其欲太子遠死且有令名為吳大太子聞之曰子與之為我謀忠矣子與士然吾聞伯

奇賞彙編

卷五十六

士

選史

之為人子者患不從不患無名不從不從為人臣者受命也惠不勤不患無祿今我不才而得勤與從為勤從又何求焉焉能及吳大太子遂行克霍而反讒言

爛典

優施教驪姬夜半而泣謂公曰吾聞申生甚好仁而彊甚寬惠而慈於民皆有所行之行之皆有所謂君惑於我必亂國夫無乃以國故而行彊於君以國故而君未終命而不沒沒終君其若之何盍殺我無以一妾亂百姓公曰夫豈惠其民而不惠於其父乎也患愛驪姬曰妾亦懼矣吾聞之外人之言曰為

仁與為國不同為仁者愛親之謂仁為國者利國之謂仁利國謂安社稷故長民者無親無親無親也衆以為親苟衆利而百姓和豈能憚君憚君也以衆故不敢愛親衆况厚之況厚也凡民利是生生謂為民殺若終以晚蓋者也殺若也而厚利衆衆孰沮之沮之也殺親無惡於人人孰去之苟交利而得寵志行而衆說說也欲其甚矣孰不惑焉不惑焉夫以君為紂若紂有良子而先喪紂紂之惡紂終無章其惡而厚其敗王擊以輕劍

奇賞彙編

卷五十六

士

選史

至于今吾豈知紂之善不哉先自亡之故君欲勿恤其可乎也恤也若大難至而恤之其何及矣公懼曰若何而可驪姬曰君盍老而授之政稱老以政彼得政而行其欲得其所索乃其釋君且君其圖之自桓叔以來孰能愛親桓叔也無親故能兼翼公曰不可與政我以武與威是以臨諸侯未沒而亡政不可謂武有子而不勝不可謂威我授之政諸侯必絕能絕於我必能害我失政而害

與不可忍也。爾勿憂吾將圖之。驪姬曰：以臯落翟之

初多苛我邊鄙也。使無日以牧田野。無田

之伐翟以觀其果於衆也。與衆之信斬豎焉。果則

善。用衆矣。求必益廣。乃可厚圖也。且夫勝翟諸侯驚

懼。吾邊鄙不做。倉廩盈。四鄰服。封疆信。若得其類。

也。又知可不其利多矣。君其圖之。公說是。故使申

生伐東山。落氏也。衣之偏褻之衣。佩之金玦。以裝在

中。左右異故曰偏。玦。僕人贊聞之曰：太子殆哉。贊大

奇賞彙編 卷五十五 主 選史

使之出征。先以觀之。觀其用。故告之以離心而示之

以堅忍之權。離心。偏衣中分也。堅忍。則必惡其心而

害其身矣。惡其心。必內險之。險。危也。害其身。必外危之。

外危之。使危自中起。難哉。且是衣也。狂夫阻之衣也。

狂夫。相氏之上也。阻。古。其言曰：盡敵而反。言謂臣

之。雖盡敵其若。內讒何。申生勝翟而反。讒言作於中

君子曰：知微人贊也。

十七年冬。公使太子伐東山。獻公十七年。里克諫曰：

臣聞臯落氏將戰。言其不服。將君其釋申生也。擇舍

公曰：行也。對曰：非故也。非故也。君行太子居以監國也。

君行太子從以撫軍也。今君居太子行。未有此也。公

曰：非子之所知也。寡人聞之。立太子之道。三身鈞以

年。身鈞。德同也。年同。以愛。愛。疑決之以卜筮。疑

愛。同也。子無謀。吾父子之間。吾以此觀之。使之

衣金玦何也。里克曰：孺子懼乎衣躬之偏。而握金玦

令不偷矣。孺子何懼。倫。薄也。偏。半也。分。身之半。以授

不。夫爲人子者。懼不孝。不懼不得。賈。唐云。不得。不

奇賞彙編 卷五十六 主 選史

之乎。勉爲君子曰：善處父子之間矣。入。諫其父。太子

遂行。孤突御戎。先友爲右。孤突。晉同姓。唐叔之後。孤

之族。右車右也。衣偏衣而佩金玦。出而告先友曰：君

與我此何也。先友曰：中分而金玦之權。在此行也。孺

子勉之。中分。中分君之半。孤突。歎曰：以衣純。純。龍

純。德也。而玦之以金。銑者。寒甚矣。胡可恃也。玦。猶

躬之偏。握兵之要。玦。所以圖事決計也。故爲兵要在

此行也。勉之而已矣。偏躬無隱。兵要遠矣。隱。惡也。衣

無惡也。也。兵之勢。親以無災。又何患焉。至於稷桑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一
申起如喝食木 不戰而反我鼻滋厚我戰雖效猶有
本不能避也 難也 君子曰善深謀

突問之國君好艾大夫殆艾音焉斗聲相似誤也如
大人好內適子殆社稷危適丁歷切好內多變妾也
殆國社稷危則若惠於父而遠於死惠順也去避安奇
也惠於衆而利社稷其可以圖之手也惠於衆謂不戰
也也况其危身於崔以起讒於內也申生曰不可
君之使我非歡也非歡愛抑欲測吾心也是故賜我
奇服而告我權奇服偏裝又有甘言焉申生將去父
言之太甘其中必苦申生將去父若故生心有此非
意故言雖竭諸焉避之不若戰也切胡割切焉於度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一
申起如喝食木 不戰而反我鼻滋厚我戰雖效猶有
本不能避也 難也 君子曰善深謀

至矣公曰吾不忘也抑未有以致罪焉驪姬告優施
曰君既許我殺太子而立奚齊矣吾難里克奈何優
施曰吾來里克一日而已宋謂轉里克之心使來從
子爲我具特羊之饗特一也凡牲吾以從之飲酒
我優也言無郵郵過驪姬許諾乃其使優施飲里克
酒中飲優施起舞謂里克妻曰主孟噲我中此切
大夫之妻噲主從夫稱也孟噲我教茲暇豫事君此
克妻字噲噲也孟噲我教茲暇豫事君此
也豫樂也乃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鳥鳥吾吾計如魚
有視之貌言里克欲爲閑樂事君之道人皆集于苑
已獨集于枯集止也死於小貌已里克也里克笑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一
申起如喝食木 不戰而反我鼻滋厚我戰雖效猶有
本不能避也 難也 君子曰善深謀

曰何謂苑何謂枯優施曰其母爲夫人其子爲君可
不謂苑乎其母既死其子又有訪可不謂枯乎枯且
有傷無所歸優施出里克辟莫不殮而寢殮食索
孫切辟去也莫夜半召優施曰曩而言戲乎抑有所
聞之手而汝曰然君既許驪姬殺太子而立奚齊謀
既成矣里克曰吾秉君以殺太子吾不忍秉執也執
太子不通復故交吾不敢交與太中立其免乎優施
曰免中立不助太子旦而里克見不鄭夜半召優施曰
夫史蘇之言將及矣優施告我君謀成矣將立奚齊
不鄭曰子謂何何謂優施曰吾對以中立不鄭曰惜也

厚款因得曰款也不才寡知不敏不能教導以至于
死不能深知君之心度度尺也棄寵求廣土而竄伏焉
棄寵令太子棄位也求廣土令他國也小心猶介不敢行也猶者守分
也言雖知當與申生俱去耳是以言至而無所認之
言讓也故陷於大難乃逮於讒也然款也不敢愛死
唯與讒人均是惡也讒人驪姬吾聞君子不去情不
忠愛不反讒反謂復校讒行身死可也猶有令名焉
有情也死不忘君敬也使有遺言屬猶子勉之死必遺愛
死民之思不亦可乎申生許諾死民之思爲人謂中
奇賞彙編卷五十六
生曰非子之罪何不去乎申生曰不可去而罪釋必
歸於若是惡君也釋解也歸於君章父之惡而笑諸
侯吾誰鄉而入鄉音向笑諸侯內困於父母外困於
諸侯是重困也棄君去罪是逃死也吾聞之仁不惡
君知不重困勇不逃死若罪不釋去而必重去而罪
重不知逃死而惡君不仁有罪不死無勇去而厚惡
惡不可重死不可避吾將伏以俟命驪姬見申生而
哭之重上二字直用四餘前體曰有父恐之况國人
乎有父恐自殺之況能愛國人乎忍父而求好人就好之殺父以
求利人人就利之皆民之所惡也難以長生驪姬畏

申生乃雉經於新城之廟雉經頸也將死乃使猛足

言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聽伯氏以至於死猛足申

矣國家多難伯氏不出奈吾君何伯氏苟出而圖吾

君則為之申生受賜以至於死雖死何悔是以諡為

共君共君同法既適後改曰驪姬既殺太子申生

又許二公子曰重耳夷吾與知共君之事與共君之事

謀公令奄楚刺重耳重耳逃於翟奄楚人也楚人使之字於

翟翟姓也令賈華刺夷吾夷吾逃於梁賈華晉

伯伯也盡逐羣公子羣公子公之庶孽也乃立奚

齊焉始為令國無公族焉奇賞彙編 卷五十六 九 選史

二十二年公子重耳出亡及柏谷卜適齊楚獻公二

齊僖五年也公使寺人披伐蒲城狐偃曰無卜焉狐

重耳之舅狐突之子也夫齊楚道遠而望大不可以

困往大望諸侯朝貢道遠難通望大難走難歸困

徙多悔困且多悔不可以走望望其若以偃之慮

其翟乎可也夫翟近晉而不通不與晉愚陋而多怨

憂今若休憂於翟以視晉國且以監諸侯之為其無

不成諸侯所為故無不成也乃遂之翟處一年公

子夷吾亦出奔夷吾自蒲出奔曰盍從

吾兄竄於翟乎冀芮曰不可冀如銳切冀芮晉後山

同在不勉於罪同走也且夫偕出偕入難偕俱聚居

異情惡異情惡不若走梁梁近於秦秦親

吾君吾君老矣秦使夫人獻公子往驪姬懼必援

於秦以吾存也在秦依秦也且必告傷告傷是吾

免也免也乃遂之梁居二年驪姬使奄楚以環釋言

公卒秦伯納之秦伯納之四年復為君若梁四

號公夢在廟號公王季之子文王之弟號有神人面

奇賞彙編 卷五十六 三 選史

白毛虎承執鉞立於西阿西阿西公懼而走神曰無

走帝命曰使晉襲於爾門帝天也公拜稽首覺召史

隰占之史隰號對曰如君之言則蓍收也蓍收西方

也天之刑神也刑殺之天事官成以官象成也公

使囚之且使國人賀夢故使賀也舟之僑告其諸侯

而賀大國之襲於已何瘳度揆也大國晉也瘳猶

於禍也吾聞之曰大國道小國襲焉曰服襲人小

國教大國襲焉曰誅民疾君之侈也是以遂於

逆命逆命距遠今嘉其夢侈必展是天奪之鑒

而益其疾鑒鏡也民疾其態天又誰之誰猶大

國來誅出令乃逆逆謂令國宗國既卑諸侯遠已國

將行行去以其族適晉六年號乃亡適晉在魯閔二

年五伐虢之役師出於虞晉僖五年獻公

聽虞公勿假晉道由謂其子曰虞將亡矣唯忠信

者能留外寇而不害晉外寇謂晉除闇以應外謂之

忠除去也去已闇昧定身以行事謂之信行事以安

今君施其所惡於人聞不除矣已之所惡而以施人

奇賞彙編卷五十六王選史

以貽滅親身不定矣謂虞受晉屈產之乘晉練之壁

後虢王夫國非忠不立非信不固既不忠信而留外

寇寇知其黨而歸國焉歸國也已自拔其本矣何以

能久忠信吾不去懼及焉以其孥適西山孥妻子也

界三月虞乃亡晉滅

獻公問於卜偃卜偃晉掌卜曰攻虢何月也謂宜用

對曰童謠有之曰丙之晨龍尾伏辰龍尾古尾字兩丙

是月也伏隱也辰日月之交會也晉僖五年冬

周十二月夏十月丙之朝在是月也成服也

也交龍口鵠之黃黃天策煒煒火中成軍號公其

也交龍口鵠之黃黃天策煒煒火中成軍號公其

也交龍口鵠之黃黃天策煒煒火中成軍號公其

奔責音奔煒音生門切鵠大鳥也責音星親天

葵丘之會獻公將如會魯僖九年秋齊桓

故曰宰周公自會先歸遇獻公於道曰君可無

會也夫齊侯好示務施與力而不務德好示自德

諸侯而不故輕致諸侯而重遣之輕謂曲意而入使

至者勸而畔者慕懷之以典言典言也典法也法言

令諸侯薄其要結而厚德之以示之信信謂其要結

三屬諸侯存亡國三以示之施施謂其要結

奇賞彙編卷五十六王選史

如室既鎮其覺矣又何加焉鎮或作填堯音堯棟

吾聞之惠難徧也施難報也不徧不報卒於怨讐夫

齊侯將施惠如出責如出責也是之不果奉果克也

而暇晉是皇暇不暇不暇也雖後之會將在東矣東也

若無懼焉其有勤也公乃還還音旋無懼

勢也勢有勤宰孔謂其御曰晉侯將矣矣景霍以為城景

今在河東城而汾河涑洽以為淵涑音速又先侯

者水名戎翟之民實環之汪是土也汪人苟違

其違誰能懼之其違違也今晉侯不量齊德之豐

否豐厚也不度諸侯之勢勢弱其閉修釋舍也

而輕於行道失其心矣失其心君子失心鮮不大

昏人所也是歲也獻公卒八年為淮之會八年

年也和公復會諸侯恒公在殯宋人伐之魯僖十七

公卒魯僖十六恒公在殯宋人伐之魯僖十七

二十六年獻公卒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公

子之徒將殺孺子子將如何荀息笑齊之傳公曰

荀息曰死吾君荀息而殺其孤吾有死而已吾度

從之矣也里克曰子死孺子立死不亦可乎子死

孺子廢焉用死哉荀息曰晉君問臣事君於我我對

以忠貞君曰何謂也我對曰可以利公室力有所能

無不為忠也葬死者養生者死人復生不悔得其所

也生人不愧貞也吾言既往矣往行豈能欲行吾言

而又愛吾身乎雖死焉辟之辟音里克告丕鄭曰三

公子之徒將殺孺子子將何如丕鄭曰荀息謂何荀

對曰荀息曰死之丕鄭曰子勉之夫二國士之所

圖無不遂也二國士里克荀我為子行之謂使崔接

子帥士與大夫以待我七與中下大夫也左行

待我待我虎侍宮山祁也我使崔以動之援秦以橘之重耳在

告崔又結接於秦以橘立其薄者可以得重賂結秦

援以立二公子恩薄厚者可使無入於已厚者可使

者可以得重賂也言言可里克曰不可克聞之夫義者

立國誰之國也言言可里克曰不可克聞之夫義者

利之足也貪者怨之本也廢義則利不立厚貪則怨

生夫孺子豈獲罪於民將以驪姬之惑蠱君而誣國

人讒羣公子而奪之利使君迷亂信而亡之信源之

殺無罪以為諸侯笑無罪謂使百姓莫不有藏惡

於其心中恐其如壅大川潰而不可救禦也是故將

殺奚齊而立公子之在外者以定民弭憂於諸侯且

為援弭止也言諸侯義庶幾曰諸侯義而撫之百姓

欣而奉之國可以同今殺君而賴其富貪且反義貪

則民怨反義則富不為賴賴富而民怨亂國而身始

懼為諸侯載載見於書不可常也不鄭許諾於是殺

奚齊卓子及驪姬而請君於秦既殺奚齊荀息將死

之人曰不如立其弟而輔之荀息立卓子里克又殺

卓子荀息死之君子曰不食其言矣既殺奚齊卓子

里克及丕鄭使屠岸夷屠岸夷告公子重耳於翟曰

國亂民擾得國在亂治民在擾非亂何入非擾何安

子盍入乎吾請為子鉢鉢音速重耳告舅犯曰里克

欲納我舅犯曰不可夫堅樹在始樹木也始始不固

本終必槁落夫長國者唯知哀樂喜怒之節是以導

此是所
也

民不享我而求國難因亂以入殆以喪得國則必樂
喪樂喪必哀生因亂以入則必喜亂喜亂必急德是
哀樂喜怒之節易也

重耳曰非喪誰代非亂誰納我舅犯曰假也聞之
故曰易犯 喪亂有小小大喪大亂之制也不可犯
也 刻以月切 父母死為大喪禮在兄弟為大亂今適
當之是故難公子重耳出見使者曰子惠顧亡人重
耳父生不得供備洒埽之臣死又不收蒞喪以重其

罪且辱大夫敢辭夫固國者在親衆而善鄰在因民
而順之苟衆所利鄰國之所立大夫其從之重耳不
奇賞彙編 卷五十五 三 選史

敢違呂甥及卻稱亦使蒲城午 呂甥卻稱夷吾之徒
告公子夷吾於梁曰子厚賂秦人以求入吾主子
夷吾也 夷吾告冀芮曰呂甥欲納我 冀芮晉大夫也
也 冀芮曰子勉之國亂民擾大夫無常不可失也

非亂何入非危何安 亂有所幸苟君之子唯其索
之方亂以擾執適禦我大夫無常苟衆所置孰能勿
從子孟盡國以賂外內無愛虛以求入 晉諸侯內
人也 既入而後圖聚公子夷吾出見使者再拜稽
首許諾呂甥出告大夫曰君欲自立則不收久則恐
諸侯之謀徑召君於外也 恐受賂得自則民各有

此是所
也

恐厚亂孟請君於秦乎大夫許諾乃使梁山靡告子
秦穆公之使德公之子穆公任好也 曰天降禍於晉
國讒言繁興延及寡君使寡君之紹續昆裔 紹續也
昆後也 隱悼播越託在草莽未有所依 播越也
之以寡君之不祿喪亂並臻以君之靈鬼神降衷
罪人克伏其辜 罪人 羣臣莫敢違處將待君命
所立也 君若惠顧社稷不忘先君之好辱收其逋遷
裔而建立之 以主其祭祀且填撫其國家及
其民人雖四鄰諸侯之聞之也其誰不傲懼於君之
威而欣喜於君之德終君之重愛受君之重况而羣
臣受其大德 羣臣 晉國其誰非君之羣隸臣也
孫枝 秦穆公許諾反使者 乃告大夫子明及公
使先 當先 若夫二公子而立之 公子之使也 以爲
朝父之急 言晉無君朝 大夫子明曰君使繁也 繁
繁秦公子 繁敏且知禮敬以知微敏能寬謀知禮可
使敏不隊命 隊 微知可否 微 君若其使之乃使
公子繁弔公子重耳於翟曰寡君使繁弔公子之憂
又重之以喪 喪 之憂加 寡人聞之得國常於喪失
國常於喪 喪 之憂加 寡人聞之得國常於喪失

此是所
也

國常於喪 喪 之憂加 寡人聞之得國常於喪失

國常於喪 喪 之憂加 寡人聞之得國常於喪失

公子其圖之重耳告舅犯舅犯曰不可亡人無說信
仁以爲親仁人而亡人亡人者亡人之謂也亡人之謂也亡人之謂也
者不殆殆也殆也殆也殆也殆也殆也殆也殆也殆也
人實有之我以微幸人孰信我人實有之時去不
仁不信將何以長利公子重耳出見使者使者曰
君惠乎亡臣又重有命命重耳身亡父死不得與
於哭泣之位又何敢有它志以辱君義辱君義再拜
不稽首起而哭哭還而不私私公子縶退平
公子夾吾於梁如平公子重耳之命夷吾告冀芮曰
秦人勤我矣勤冀芮曰公子勉之亡人無術潔伯
奇賞彙編 卷五十六 王 選史
潔不行人不可以重賂配德以重賂配公子
盡之無愛財人實有之以微幸不亦可乎公子夾
吾出見使者再拜稽首起而不哭還而私於公子縶
曰中大夫里克與我矣與我吾命之以汾陽之田
百萬汾陽發大夫丕鄭與我矣吾命之以負
蔡之田七十萬負君苟輔我蔑天命矣蔑無復天
命已 吾必遂矣遂亡人苟入掃除宗廟定社稷
亡人何國之與有言但得守宗廟社君實有郡縣言
非謂之無也且入河外列城五河外河東也列城五
內及解豈謂君無有亦爲君之東游津梁之上無有

急難也急難也急難也急難也急難也急難也急難也急難也急難也急難也
懷挾嬰襄以望君之塵垢者懷挾嬰襄也懷挾嬰襄也懷挾嬰襄也懷挾嬰襄也懷挾嬰襄也
黃金四十鎰白玉之珩六雙黃金四十鎰也黃金四十鎰也黃金四十鎰也黃金四十鎰也黃金四十鎰也
而小不敢當公子請納之左右而小不敢當也而小不敢當也而小不敢當也而小不敢當也而小不敢當也
反致命穆公穆公曰吾與公子重耳重耳仁再拜不
稽首不沒爲後也稽首不沒爲後也稽首不沒爲後也稽首不沒爲後也稽首不沒爲後也稽首不沒爲後也
不沒於利也不沒於利也不沒於利也不沒於利也不沒於利也不沒於利也不沒於利也不沒於利也
求置晉君而載之求置晉君而載也求置晉君而載也求置晉君而載也求置晉君而載也求置晉君而載也求置晉君而載也
君以成名於天下君以成名於天下也君以成名於天下也君以成名於天下也君以成名於天下也君以成名於天下也
且可以進退且可以進退也且可以進退也且可以進退也且可以進退也且可以進退也且可以進退也
奇賞彙編 卷五十六 王 選史
德武置服德武置服也德武置服也德武置服也德武置服也德武置服也德武置服也德武置服也
穆公問冀芮曰公子誰恃於晉對曰臣聞之亡人無
黨有黨必有讐黨有黨必有讐也黨有黨必有讐也黨有黨必有讐也黨有黨必有讐也黨有黨必有讐也
好弄戲不過所復好弄戲不過所復也好弄戲不過所復也好弄戲不過所復也好弄戲不過所復也好弄戲不過所復也
改是故出亡無惡於國而衆安之不然夷吾不佞其
誰能恃乎誰能恃乎也誰能恃乎也誰能恃乎也誰能恃乎也誰能恃乎也誰能恃乎也誰能恃乎也
惠公入而背外內之賂惠公入而背外內之賂也惠公入而背外內之賂也惠公入而背外內之賂也惠公入而背外內之賂也
與人誦之與人誦之也與人誦之也與人誦之也與人誦之也與人誦之也與人誦之也與人誦之也
見詐果喪其賂見詐果喪其賂也見詐果喪其賂也見詐果喪其賂也見詐果喪其賂也見詐果喪其賂也見詐果喪其賂也

得其得國而租終達其咎謂惠公也。雅快喪田不懲。
禍亂其典欲與秦共納重耳。惠公殺之。既里至死。已。
也。惠公二年春。殺禍公。墮於韓。代晉。韓之禍也。秦
里。秋。發至鄭。禍公墮於韓。代晉。韓之禍也。秦
其師。使郭偃曰。善哉。夫眾口禍福之門也。善與人
之。是以君子省眾而動。監戒而謀。謀度而行。也。監
也。察眾口以爲。故無不濟。內謀外度。考省不德。校
也。日考而習。戒備畢矣。日自考省。而行之。是矣。
惠公即位。出其世子而改葬之。臭達於外。其音恭其
也。獻公時。中。生。葬。不如。故改葬之。惠公亦於獻公
夫人。賈君。故中。生。臭達於外。不欲。無。禮。者。所。葬。也。
國人誦之曰。貞之無報也。就是人斯而有是臭也。賈
奇賞彙編 卷五十六 三 選史

惡亦如之。故行不可不慎也。必或知之。或知其下民必
十四年。君之冢嗣其替乎。冢嗣太其數告於民矣。數
也。公子重耳。其入乎其魄兆於民矣。魄兆也。若入
必伯諸侯。以見天子。其光耿於民矣。耿猶數言之紀
也。謂言者紀。魄意之術也。意民之志。而道也。魄
之耀也。紀言以叙之。紀述。速意以導之。明耀以炤之
不至何待。欲先導者行乎。先導謂重耳導。將至矣。
惠公既殺里克而悔之。曰。芮也。使寡人過殺我社稷
之鎮。鎮重也。郭偃聞之。曰。不謀而諫者。莫芮也。不
爲君謀。而諫使君不圖而殺者。君也。言不與人謀。而
殺里克者。莫芮也。殺里克者。君之
奇賞彙編 卷五十六 三 選史

出也必出奔也。穆公使冷至報問。報問報至鄭之且召三大夫鄭也與客將事。客將至也其言我於秦也必使誘我弗殺必作難。作難於我是故殺不鄭及七輿大夫。與中下事其華賈華叔堅驪歆紫虎特宮山祁昔里不之黨也不豹出奔秦。其音秦豹不鄭之自秦反也而聞里克死見其華曰可以入乎其華曰二三子皆在而不及。不及謂罪不及也子使於秦可哉。可以入君殺之共賜謂其華共賜華之曰子行乎其及也。行去也其及共華曰夫子之入吾奇賞彙編 卷五十一 王 運史

往年有難今又存饑。存饑存仍饑也已失人又失天其殃也多矣。失人里外也君其伐之勿予糴公曰寡人其君是惡其民何罪天歟流行國家代有補乏虞饑道也不可以廢道於天下。虞進也公孫枝曰予之乎。予之公孫枝曰君有施於晉若君若無施於其衆今早而聽於君其天道也。於君也若弗予而天予之。予之苟衆不說其君之不報也則有辭矣。子使晉衆不說惠公不報秦施今不之以說其衆衆說必咎其君其君不聽然後誅焉雖奇賞彙編 卷五十一 王 運史

行師而之
出也

順下可以為中布以家僕徒為右家僕徒步揚御戎步揚御戎
 梁由靡御韓簡梁由靡御韓簡公禦秦師令韓簡視師曰師少
 於我闕上眾公曰何故簡曰以君之出也處已
 故來今又擊之秦莫不愠晉莫不怠而意猶圖上是
 故眾公曰然今我不擊歸必租租也曰晉君
 之惠寡人本之敢忘寡人有眾能合之弗能離也弗能
 奇賞策編奇賞策編秦五十六
 避穆公衡驪戎出見使者衡驪戎出見使者曰晉君之未
 入寡人之憂也若入而列未成寡人未敢忘列位今
 君既定而列成君其整列寡人將身見實欲戰也客
 還公孫枝進諫曰昔君之不納公子重耳而納晉君
 是君之不置德而置服也置而不遂擊而不勝遂成
 其若為諸侯笑何君盍待之乎待其說將穆公曰然
 晉吾之不納公子重耳而納晉君是不置德而置服
 也然公子重耳定不吾害又奚言殺其內主謂里克
 若其外賊謂秦彼秦我施若無天乎云晉君言歸有
 若有天吾必勝之天道助君軻大夫就車君鼓

接終

而進之晉師潰戎馬渚而止輒音渚戎為渚渚乃定
 公號慶鄭曰載我號呼慶鄭曰志善而背德又廢
 也避避梁由靡御韓簡韓簡將止之韓簡將止之慶鄭
 曰釋來救君釋來亦不克救遂止於秦秦所獲穆
 公歸至于王城王城合大夫而謀曰殺晉君與逐出
 之與以歸與復之孰利公子禁曰殺之利以歸與逐
 之恐備諸侯備諸侯以歸則國家多患恐知國家多患復
 之則君臣合作恐為君憂不若殺之公孫枝曰不可
 耻大國之士於中原又殺其君以重之子思報父之
 仇臣思報君之讐雖微秦國天下孰不患微秦國天下
 將以公子重耳伐之晉君之無道莫不聞公子重耳
 之仁莫不知戰勝大國武也殺無道而立有道仁也
 勝無後害知也公孫枝曰耻一國之士又曰子納有
 道以臨汝無乃不可乎雖立有道君若不可必為諸
 侯笑戰而笑諸侯不可謂武殺其弟而立其兄兄德
 我而忘其親不可謂仁若勿忘是再施而不遂也不
 可謂知君曰然則若何公孫枝曰不若以歸以要晉
 國之成要結復其君而質其適子使子父代處秦

國可以無害是故歸惠公而質子圍子圍

秦始知河東之政秦水河東之地而置

公在秦三月內傳惠公以九月聞秦將成乃使卻乞告

呂甥卻乞晉大夫呂甥教之言令國人於朝曰君

便乞告二三子曰秦將歸寡人寡人不足以辱社稷

二三子其改置以代圉也欲令更命之公子以代

且賞以說衆衆皆哭焉作轅田為易田之法實果

以田易繭界也或云轅車也田出車賦其也唐云漢賦取境也

呂甥致衆而告之曰吾君慙焉其亡之不恤謂在外憂

而羣臣是憂不亦惠乎憂謂改立君賞君猶在外

奇賞彙編卷五十六 選史

若何衆曰何爲而可何所施爲呂甥曰以韓之病兵

甲盡矣病敗也若征繕以輔孺子以爲君援征賦也言

繕甲兵輔于雖四鄰之聞之也喪君有君羣臣輯睦

兵甲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皆說焉

作州兵二千五百家爲州使州呂甥逆君於秦穆公

訊之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公曰何故對曰其小人

不念其君之罪而悼其父兄子弟之喪者謂韓之

不憚征繕以立孺子曰必報吾仇寧事齊楚齊楚又

交輔之交夾其君子思其君且知其罪曰必事秦有

效無它故不和比其和之而來故又公曰而無來吾

國將歸君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曰不免君子則不公

曰何故對曰小人忌而不思忌怨也不思願從其君

而與報秦謂子是故云故言其君子則不曰吾君

之入也君之惠也能納之則能執之能執之則能釋

之德莫厚焉惠莫大焉納而不遂廢而不起以德爲

怨君其不然秦君曰然乃改館晉君改更也初秦伯

將復之故更饋七年焉七年爲一牛饗饋公未至

蛾督謂慶鄭蛾督晉大夫曰君之止子之罪也止獲今君

將來子何俟慶鄭曰鄭也聞之曰軍敗矣之將止矣

之二者不行又重之以誤人而喪其君誤人誤梁由

奇賞彙編卷五十六 選史

有大罪三將安適君若來將待刑以快君志君若

不來將獨伐秦獨神不得君必死之此所待也所以

衛爲臣得其志志謂出而使君晉是犯也背德也犯

此行犯猶失其國而況臣乎公至于絳郊聞慶鄭止

使家僕徒召之曰鄭也有罪猶在乎慶鄭曰臣怨君

始入而報德不降不自降下降而聽諫不戰慶鄭諫

秦穆若公降心戰而用良不敗良善也卜右慶鄭古

用良馬既敗而誅又失有罪若卿出士不可以封國

臣是以待即刑以成君政君曰刑之慶鄭

曰下有直言臣之行也行道上有直刑君之明也臣

行君明國之利也君雖弗刑必自殺也蛾析諫曰臣
 聞之奔刑之臣也不若教之以報讎也君盍救
 之以報於秦梁由靡曰不可我能行之秦豈不能也
 之謂能救罪以報讎且勝不勝而報之以賊不武出
 也秦豈獨不能乎戰不克謂之賊不武出
 戰不克入處不安不知也出戰不克謂之賊不武出
 安成而反之不信也威乎也與秦始平失刑亂政不威
 有罪不殺為失刑失刑則也出不能入不能治敗國
 政亂政亂則威不行也也出不能入不能治敗國
 且殺孺子也實子困若伐秦秦必殺之不若刑之君曰
 斬鄭無使自殺家僕徒曰有君不忌有臣死刑也忌怨
 其聞賢於刑之梁由靡曰夫君政刑是以治民不聞
 奇賞彙編卷五十六 選史
 命而擅進還犯政也也擅進還快意喪君犯刑也鄭也
 賊而亂國不可失也且戰而自還退而自殺臣得其
 志君失其刑後不可用也也不可復君命司馬說刑之
 司馬軍司馬也司馬說進三軍之士而數慶鄭曰夫韓
 之誓曰失次犯令也次行列也將止不面夷次也將帥
 也夷次也偽言誤衆死今鄭失次犯令而罪一也鄭擅
 進退而罪二也女誤梁由靡使失秦公而罪三也君
 親止女不面夷而罪四也鄭也就刑慶鄭曰說三軍
 之士皆在也在此也也有人能坐待刑而不能而夷
 能坐待死而不能而夷也趣行事乎也趣行事乎
 君不用忠言忘善背德也也趣行事乎也趣行事乎

丑斬慶鄭乃入絳十五年惠公卒懷公立也懷公
 秦乃召重耳於楚而納之晉人殺懷公于
 高梁也而授重耳實為文公
 奇賞彙編卷五十六 選史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五十六

國語

晉語

文公在翟十二年

初獻公使寺人勃鞞伐公於蒲城

文公之出也

元年文公及夫人羸氏至自王城

冬襄王避昭叔之難

文王立四年楚成王伐宋

文公誅觀狀以伐鄭及其肆

奇賞齋編

卷五十七

國語

一

選史

晉國飢公問于箕鄭

公問元帥於趙衰

公使原季爲卿

文公學讀書于臼季

文公問於郭偃

文公問於胥臣

文公即位二年欲用其民

臼季使舍于冀野

陽處父如衛反過甯

趙宣子言韓宣子于靈公

宋人殺昭公

靈公虐趙宣子驟諫

卻獻子聘於齊

范文子莫退于朝

靡笄之役韓獻子將斬人

靡笄之役卻獻子傷

靡笄之役卻獻子師勝而反

靡笄之役卻獻子見公

靡笄之役也卻獻子伐齊

梁山崩以傳召伯宗

奇賞齋編

卷五十七

國語

二

選史

伯宗朝以喜歸

趙文子冠

厲公將伐鄭

厲公六年伐鄭

鄆之戰卻至以韎韐之跗注

鄆陵之役大夫欲爭鄭

鄆陵之役晉伐鄭荆救之大夫欲戰

鄆陵之役晉伐鄭荆救之樂武子將上軍

鄆陵之役荆厭晉軍

反自鄆范文子謂其宗祝

樂武子中行獻子圍公於匠麗氏

行貨彙編

卷五十七 國事

三

通史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五十七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晉語

文公在翟十二年文公晉獻公庶子重耳也避驪姬難魯僖五年歲在大火自蒲奔翟至十六年歲在壽星故在翟十二年狄鯀曰日吾來此也鯀無文公日也非以翟為祭可以成事也成反國之事吾曰奔而易達也達至也困而有資資財也休以擇利可以戾也戾定也今戾久矣戾久將底底止也底箸滯淫箸直略切滯久也誰能興之盡速行乎吾不適齊楚避其遠也齊方一紀可以遠矣一十二年歲星一周為一紀齊侯長矣而欲親晉齊侯桓公也長老也是康管仲沒矣多讒在側終也夫必追擇前言求善以終前善之言厭邇逐遠也人入服不為郵矣邇邇也邇末會其季年可也也便文公更齊會和公季末之年可也茲可以親也此皆以為然乃行過五鹿乞食於野人五鹿商邑不見禮故乞食野人舉塊以與之塊也公子怒將鞭之子犯曰天賜也民以土服又何求焉言民奉上天事必象必先十有二年必獲此土言必得五鹿二三子志之也歲在壽星及鶉尾其有此土乎自穆王十一年歲在鶉尾之次歲在壽星謂得塊

解言臣奉命當念在夙夜征行不遑啓處猶懼無
公等懷思將無所及况其順身縱欲懷安將何及
及也啓雖也行道也遑暇矣人不求及其能及乎
求及未日月不處人誰獲安
西方之書有之曰懷與安實疚大事周禮鄭詩云
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言鄭風野仲子之卒
也言婦欲從心思神隨其言管敬仲有言小妾聞
人自止見可懷思可畏也
懷如流民之下也人心所思如水流此民之行見懷思威民之
中也威畏也見可懷則思畏威如疾乃能威民威在
民上弗畏有刑不能威民故在人上從懷如流去威遠
奇賞彙編卷五十七
三選史
矣故謂之下去威遠言不其在辟也吾從中也
畏有刑故云罪高不在上下欲避罪故從中也
鄭詩之言吾其從之從其畏人之多
也此大管仲之所以紀綱齊國裨輔先君而成霸
者也子而棄之不亦難乎得施齊國之政敗矣晉之
無道久矣從者之謀忠矣時日及矣公子幾矣幾近也
重耳得歸年君國可以濟百姓而釋之者非人也
時日月近也
敗不可處敗謂時不可失忠不可棄懷不可從子
必速行吾聞晉之始封也始封謂歲在大火闕伯之
星也實紀商人闕阿葛切商侯也自武王度至尾九
居於商丘祀大火以配食相土因商之饗國三十
之故商主大火實紀商之吉凶也

一王自湯至紂警史之記曰唐叔之世將如商數皆史所
今未半也自唐叔至惠公亂不長世不長世

公子唯子子必有音若何懷安公子弗聽姜與子犯
謀醉而載之以行醒以戈逐子犯曰若無所濟吾食

舅氏之肉其知厭乎舅犯走且對曰若無所濟余未
知歟所誰能與豺狼爭食豈能復與豺狼爭食哉

若克有成公子無亦晉之柔嘉是以甘食無亦不亦
餽之肉腥臊將焉用之遂行過衛衛文公有那

翟之虔不能禮焉衛文公宣公之孫昭伯之子
人謂人伐衛國衛文公師衛莊子言於公

奇賞彙編卷五十七四選史
仲舒之子曰夫禮國之紀也親民之結也若親其親

心使相善德之建也言能善善所國無紀不可以終
民無結不可以固德無建不可以立此三者君之所

慎也今君棄之無乃不可乎晉公子善人也而衛親
也君不禮焉棄三德矣晉祖唐叔武王之子衛祖康

之穆也臣故云君其圖之康叔文之昭也唐叔武
叔為文昭唐叔為武穆周之大功在武始

天聚者必武族也聚財也武族唯晉實昌晉胤公子實
德晉仍無道仍重天降有德晉之守祀必公子也若

復而修其德鎮撫其民必獲諸侯以討無禮君弗蚤
國衛而在討小人是懼敢不盡心公弗聽自衛過曹

曹其公亦不禮焉共音恭其公曹昭聞其辭脅欲觀
其狀臨步田切內傳止其舍謀其將洛設微薄而觀

之諱候也微設倍負羈之妻言于負羈負羈曹曰吾
觀晉公子賢人也其從者皆國相也以相一人必得

晉國得晉國而討無禮曹其首誅也子盍蚤自武焉
別也倍負羈餽餐真璧焉璧食口餐置公子受餐反

亦禮焉曹伯曰諸侯之士公子其多矣誰不過此亡
奇賞彙編卷五十七五選史

者皆無禮者也余焉能盡禮焉對曰臣聞之愛親明
賢政之幹也餘積禮賓於窮禮之宗也禮以紀政國

之常也失常不立君所知也大常則國若無親國以
為親除以官扣親先君叔振出自文王晉祖唐叔出

自武王文武之功實建諸姬故二王之嗣世不廢親
今君棄之是不愛親也晉公子生十七年而亡亡奔

卿材三人從之可謂賢矣三人狐偃而君蔑之是不
明賢也晉公子之亡不可不憐也比之賓客不可不

禮也失此二者是不禮賓不憐窮也守天之聚將施
於空室而不施聚必有闕闕缺也玉帛酒食猶在

也愛費士以毀三常帝政之幹體失位而闕聚是

之不難無乃不可乎君其圖之公弗聽公子過宋

與司馬公孫固相善司馬公孫固之孫大司公孫固

言於襄公曰晉公子亡長幼矣襄公宋桓公之孫父

而好善不厭父事孤便師事趙衰而長事賈它事之

孤便其勇也而忠以有謀趙衰其先君之戎御趙氏

之第七而文以忠貞趙衰公明之少子成子襄

賈它公族也而多識以恭敬賈它公族之子也

賈字季此三人者實左右之公子居則下之動則

咨焉成幼而不倦成幼自切殆有禮矣樹於有禮必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七 六 選史

有艾艾樹也商頌曰湯降不進聖敬日躋長發之三

也路升也湯之尊賢下士其降有禮之謂也降下

也君其圖之襄公從之贈以馬二十乘公子過鄭鄭

文公亦不禮焉文公之弟叔詹諫曰臣聞之叔詹鄭

親有入有入用前訓前訓禮兄弟資窮困天所

福也今晉公子有三胙焉天將啓之啟開同姓不婚

惡不殖也殖狐氏出自唐叔狐氏重耳外家也

在大成者狐姬伯行之子也實生重耳伯行狐成而

焉才離違而得所焉才離違而得所同出九人唯重耳在同出同離

約而無累一也約而無累一也

外之患而晉國不靖二也晉侯曰載其怨外內棄之

載重耳日載其德狐趙謀之三也在周頌曰天作

高山大王荒之大荒之荒大也天所生也高山岐山也

日則秋紀荒大之也天所作可謂親有天矣晉鄭

兄弟也吾先君武公與晉文侯戮力一心股肱周室

夾輔平王武公鄭桓公之子晉侯曰載其怨外內棄之

而德之而賜之盟質曰世相起也質信也若親有

天獲三胙者可謂大天天若親有

訓文侯之功武公之業可謂前訓前訓若

禮兄弟晉鄭之親王之遺命可謂兄弟兄弟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七 七 選史

相起可若資窮困士在長幼還軫諸侯可謂窮困

旋軾車後橫木也還軾猶回棄此四者以徵天禍無

乃不可手徵要也君其圖之弗聽叔詹曰

若不禮焉則請殺之諫曰黍稷無成不能為榮黍稷

黍稷黍稷黍不為黍不能蕃庶黍稷黍不為黍不能蕃庶

不為稷不能蕃殖所生不疑唯德之基黍稷黍不為黍不能蕃殖

黍稷黍稷黍不為黍不能蕃殖所生不疑唯德之基黍稷

聽遂如楚楚成王以周禮享之九獻庭實旅百成王

庭中之陳也百舉成數也周禮上公出人所享饗饋

九牢宋百有二十牢為諸侯倍禾公子欲辭公子欲辭

曰天命也。君其饗之。天命也。使之亡人而國薦之。亡人而國薦之。也。以國君之非敵而君設之。非體敵而設。非天誅啓之。心既饗。楚子問於公子曰。子若克復晉國。何以報我公子。再拜稽首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旄蒿草。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又何以報。王曰。雖然。不殺。願聞之。對曰。若以君之虛。得復晉國。晉楚治兵。會於中原。其避君三舍。治其謂避也。言晉師行三舍。而舍三舍。爲九十里。若不敢命。不獲楚命。師之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弓無錄者。謂之弭。櫜。大弓。鞬。弓袋也。言以櫜鞬周旋。若不敢。不旋。左執弓。右屬手於房。以取矢與。奇賞彙編。卷五十七。八。趙史。

厚幣以送公子於秦秦伯歸女五人懷贏與焉歸嫁也
 贏故子圉妻子圉逃歸立為懷公故曰懷贏與焉與為勝也公子使奉匱沃盥既
 而揮之匱音移盥古緩切婦禮婦入於室勝卻奉匱盥揮灑也贏怒曰秦晉匹
 也何以卑我卑賤也公子懼降服因命罷贏之言降
 命自囚以聽命也秦伯見公子曰寡人之適此為才適上服因
 適如子圉之辱備嬪嬙焉嬪嬙婦官也欲以成婚而
 懼離其惡名非此則無故欲以成婚懼以為子圉
 無它不敢以禮致之歎之故也不敢以其惡名非有此則
 愛此女公子有辱寡人之罪辱謂降服也言寡人不
 之故自寡人唯命是聽聽是此女公子欲辭嫌於骨肉相
 之罪之罪唯命是聽聽是此女公子欲辭嫌於骨肉相
 奇賞彙編卷五十七 九 選史
 不敢當也司空季子曰同姓為兄弟季子晉大夫胥臣曰
 中云兄弟婚姻之稱也昭謂同姓為兄弟謂同父而
 生得姓同名者乃為兄弟以言惠公重耳其禮不同則
 可以取其女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
 而已唯青陽與夷鼓皆為已姓其二人相與同德故
 吳也氏帝少青陽方雷氏之甥也夷鼓彤魚氏之甥也方
 西陵氏之姓也彤魚國名帝號曰黃帝雷
 取於西陵氏之子曰累祖實生青陽其同生而異
 姓者四母之子別為十二姓凡黃帝之子二十五宗
 唐尚書云繼別為小宗非也繼別其得姓者十四人
 為大宗別子之庶孫乃為小宗耳其得姓者十四人
 為十二姓得姓以德居官而賜之姓也謂十四人
 而二人為姬二人為已故十二姓也姬
 酉祁已滕葢任荀偃姑僕依是也唯青陽與倉林氏

黃帝故皆為姬姓歲之林切結奇吉切音施同德之難也如是之難也如是昔少典娶於有蟾氏生黃帝炎帝蟾其驕切實得中云少典黃帝炎帝之先有蟾諸侯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而異德故黃帝為姬炎帝為二帝用師以相濟也異德之故也濟為相異姓異德異德則異類異類雖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也非族之男故又言此以勸之同姓則同德同德則同心同心則同志同志雖遠男女不相及異類敬奇賞彙編卷五十七十 選史

愛已也必先愛人欲人之從已也必先從人無德於人而求用於人罪也人而不先從人而求用於人罪也嬖以從秦重婚日嬖從受好以愛之受好以愛之以德之德已懼其未可也又何疑焉乃歸女而納幣且逆之歸女納幣更成他日秦伯將饗公子公子使子犯從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文也請使衰從乃使子餘從秦伯饗公子如饗國君之禮子餘相如賓如賓禮也卒事秦伯謂其大夫曰為禮而不終耻也此為明中不勝貌耻也中不勝貌情華而不實耻也無實事不度而施耻也不度已力施而不濟耻也奇賞彙編卷五十七十 選史

先君謂秦東公謂成有重耳若獲集德而歸載成

也使主晉民成封國其何實不從言實若若恣志

以用重耳伐也四方諸侯其誰不惕惕以從君命

秦伯歎曰是子將有焉豈專在寡人乎秦伯賦鳩飛

鳩飛小雅小宛之首章也詩曰宛彼鳴鳩翰飛戾天

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言已念晉

先君洎穆姬不寐以思安集晉之君位也詩曰文

公遺穆姬之難木反而秦如秦言已念傷亡人思成

公子賦河水宗於海言已及國當朝事秦秦

伯賦六月之業其詩云王于出征以匡其國其第二章

日以佐天子其第二章也其武之服以定天子餘使公

子降拜秦伯降辭子餘曰君稱所以佐天子匡王國

者以命重耳重耳敢有惰心敢不從德也公于親

筮之曰尚有晉國命筮之辭也得貞屯悔豫皆入

也內曰貞外曰悔震下坎上屯坤下震上豫皆此兩

悔皆不動故曰皆筮史占之皆曰不吉筮史筮人掌

筮之名一爻連山二股歸藏三周易以連山歸藏占此兩卦皆言不吉閉而不通爻無

為也陰阻閉塞不通無所為也司空季子曰吉是

在易皆利建侯建九曰利建侯豫人象曰利建侯行

國筮告我曰利建侯得國之務也吉孰大焉越也震

車也易坤震大車震為動為雷今云坤坎水也坤土

也屯厚也豫樂也車班外內順以訓之車雷也車雷

也屯之內有震豫之外亦有震坤泉原以資之資財

泉原山坎水木在山下為泉源流而不竭也土厚而

樂其實不有晉國何以當之屯厚皆有坤象重坤震

雷也車也坎勞也木也衆也易以坤為眾坎為水主

雷與車內為而尚木與衆故尚木與衆車有震武也

武具厚之至也故曰屯屯厚其繇曰元亨利貞勿用

有攸往利建侯繇卦辭也亨通也貞正也攸所也往

侯行主震雷長也故曰元元為諸侯故曰元元善之長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七

衆而順嘉也故曰亨嘉善也衆順服善故內有震

雷故利貞屯內有震實利中云震以動之利也侯車

土水下必伯伯音勑車震也水坎也中動而上威也

小事不濟壅也故曰勿用有攸往濟成也小事小人

勿用有所往也一夫之行也夫一人也易曰震

足故為行也衆順而有武威故曰利建侯利建侯坤母

也震長男也母老子彊故曰豫豫樂母在內也出威震在外

行師居樂出威之謂也也居樂故利建侯出威故利

是二者得國之卦也二名屯十月惠公卒十二月

秦伯納公子魯僖二十三年九月晉惠公卒秦伯以

十二月始納公子公子以二十四卒正

及河子犯授公子獻璧授還曰臣從君還軫

巡於天下惡其多矣也臣猶知之而況君乎不忍

其友請歸此亡也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

如河水沈璧以質也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

因迎公於河也公問焉曰吾其濟乎對

曰歲在大梁將集天行元年始受實沈之星也歲在大梁

謂魯侯也年歲星在大梁之次也集成也行道

而以參入晉星也也年歲星在大梁之次也集成也行道

所以興也也虛次也居居其分次以主祀也傳曰高

奇賞彙編卷五十七 五 選史

人是因成王滅唐而封叔虞而有也今君當之無不濟

矣也當歲星在實沈君之行也歲在大火大火閼伯之

星也是謂大辰也舍時歲在大火大火閼伯之

善后稷是相唐叔以封也成晉謂辰為農祥周先王稷

謂祀農祥以成農事也晉史記曰嗣續其祖如穀之

滋必有晉國也晉史記云唐叔之世將如商數今言嗣

先祖如穀之也臣篋之得泰之八也無動爻筮為侯泰

亨小往大來也陽下陰升故曰配亨小論子開大論今

及之矣何不濟之有且以辰出而以參入皆晉祥也

辰大火也參伐也也而天之大紀也也濟且秉

成必伯諸侯也子孫賴之君無懼矣公子濟河召

令狐曰衰桑泉皆降也晉邑召其長也晉人懼懷公

奔高梁也呂甥冀芮帥師甲午軍於虞柳也甲午魯

四年二月六日也也秦伯使公子繫如師也師還

次于郕也辛丑狐偃及秦晉大夫盟于

郕壬寅公入於晉師甲辰秦伯還也子於河上公入而

丙午入於曲沃丁未入於絳即位于武宮戊申刺

懷公于高梁也初獻公使寺人勃鞞伐公於蒲城也蒲城在魯信五年

奇賞彙編卷五十七 五 選史

文公踰垣勃鞞斬其袪也及入勃鞞求見公

辭焉曰驪姬之讒爾射子于屏內也困余於蒲城

斬余衣袪又為惠公從余于渭濱也渭濱也重耳在晉

公執殺之命曰三日若宿而至也命使三日一宿若于

二命以求殺余也余於伯楚屢困何舊怨

也也退而思之異日見我對曰

吾以君為已知之矣故入也道也入及困也猶未之知

又將出矣也事君不貳是謂臣好惡不

易是謂君也君君臣臣是謂明訓也明訓能終

民之主也二君之世蒲人翟人余何有焉也世君為蒲

人習人用...除君之所惡...力所及何

放太甲而卒以爲明王...伊尹

乾時之役中孫之矢集于桓鉤...伊尹

成令名今君之德宇...惡其所好其能

久矣...君實不能明訓而棄民

主...余舉戾之人也又何患焉

不見我君其無悔乎於是呂甥冀芮畏伯納公謀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七 去 選史

作亂...將以已丑焚公宮

見公公懼遽見之...曰豈不如女言然是吾惡心

也...吾請去之伯楚以呂卻之謀告公公懼

乘駟自下脫會秦伯於王城...公出

遂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

文公之出也豎頭須守藏者也不從

公入乃求見公辭焉以沐謂謁者曰

沐則心覆...心覆則國反宜吾不得見

也從者爲羈縻之僕...居者爲

社稷之守何必臯居者困君而讐匹夫懼者衆矣謁

者以告公遠見之

元年春公及夫人羸氏至自王城

秦伯納衛三千人實紀綱之僕

公屬百官賦職任功

舍分寡

寬農

德以厚民性舉善援能官方定物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七

正名育類...昭舊族

良尊貴寵賞功勞事耆老禮賓族

也...胥籍狐箕樂卻相先羊舌董韓寔掌近官

能掌其遠官...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

庶人食力...官宰食加

政平民阜財用不匱

冬襄王避昭叔之難居於鄭地

王之子昭叔襄王第叔帶也

叔惠王生襄王以爲太子又娶於陳曰惠生昭叔

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叔奔齊襄王復之又通於
使來告難亦使告於秦王使簡師文告于秦子犯曰
民親而未知義也義故未知也君盍納王以教之
義若不納秦將納之則失周矣失所以何以求諸侯
繼文之業定武之功文晉文侯也王東遷文侯
武公稱也啓土安疆於此乎在矣君其務之王也
公說乃行賂于草中之戎與麗土之翟以求東道
在晉宋二年春公以二軍下次于陽樊也東行曰下
陽樊周邑右師取昭叔于溫殺之于隰城也昭叔通翟后
奇賞彙編卷五十七左師迎王于鄭王入于成周遂定之于郊
故取殺之與俱處溫王饗醴命公胙脩饗設饗禮也胙曰戰
郊王城也王饗醴命公胙脩公請隧弗許王云
脩脩謂能食以束帛脩公公請隧弗許王云
不無若政何無以爲賜公南陽陽樊溫原州陘
絺鉏潛茅之田八邑周之陽人不服不青公圍之將
焚其民倉葛呼曰焚人君桓王闕以順禮也失位
之無乃非禮乎陽有夏商之嗣典有周室之師旅典
也旅衆也言有夏商之後嗣樊仲之官守焉樊仲王臣
及其遺法與周室之師衆

內而也食其非官守則皆王之父兄甥舅也覆定王
室而殘其姻族民將焉放放也收私布之於吏吏也
唯君圖之公曰君子也乃出陽人出降又公伐原原
伐令以三日之糧三日而原不降公令疏軍而去之
疏微諫出曰原不過一二日矣諫軍吏以告公曰
得原而失信何以使人夫信民之所庇也不可失也
乃去之及盟門而原請降盟門原
文公十四年楚成王伐宋宋昔楚事晉公率齊秦伐
曹衛以救宋曹衛衛侯曰楚始得曹而又伐宋宋人使
門尹班告急於晉宋大夫公告大夫曰宋人告急舍
奇賞彙編卷五十七左師迎王于鄭王入于成周遂定之于郊
之則宋絕令不救宋則宋告楚則不許我於楚楚不
我欲擊楚齊秦不欲其若之何先軫曰不若使齊
秦主楚楚怨先軫曰晉中軍原軫也主楚怨爲公曰可乎
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齊秦齊秦之告楚與
齊秦之勢使齊秦我分曹衛之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
不許齊秦齊秦齊秦本與晉俱伐曹衛今晉齊秦不得其
請必屬怨焉然後用之蔑不欲矣用齊秦公
說是故以曹田衛田賜宋人衛侯欲與楚國人不
分曹衛之田以界宋人令尹子玉使宛春來告宛
楚人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舅犯愠曰

子玉無禮哉臣取二君取一必擊之臣子玉也君文
晉宋固先軫曰子與之也與許我不許曹衛之請是不
許釋宋也宋衆無乃彊乎是楚一言而有三施子一
言而有三怨宋也曹衛怨已多矣難以擊人不若私許
復曹衛以攜之也攜離執宛春以怒楚怒楚令既戰而
後圖之圖圖後公說是故拘宛春於衛子玉釋宋圍
從晉師楚師陳晉師退舍軍吏請曰以君避臣辱也
則楚王避文公之德人於中使子玉且楚師老矣必
敗何故退久與師罷病子犯曰二三子忘在楚乎在
楚則舍軾也聞之戰鬪直爲壯曲爲老師少而圖士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七 主 選史
宋晉曲秦血 未報楚惠而抗宋我曲楚直其衆莫不
生氣不可謂老若我以君避臣而不去彼亦曲矣退
三舍避楚楚衆欲止子玉不肯至于城濮東戰楚衆
大敗宋地君子曰善以德勸
文公誅觀狀以伐鄭及其理公卿魯之狀故伐之
首內外齊鄭無觀狀之事而叔詹之天禍鄭國使
觀狀謂齊鄭無觀狀之事而叔詹之天禍鄭國使
也年秋秦伯晉侯聞鄭鄭人以名寶行成重寶公弗
許曰予我詹而師還詹請禮之鄭伯不聽公過鄭時
詹請往鄭伯弗許文公也詹固請曰一臣可以救百
姓而定社稷君何愛於臣也鄭人以詹子晉人晉人

將亨之亨炎詹曰臣願獲盡辭而效固所願也公聽
其辭詹曰天降鄭禍使淫觀狀棄禮違親淫放也放
臣曰不可夫晉公子賢明其左右皆卿才若復其
國而得志於諸侯禍無救矣今禍及矣尊明勝患知
也知晉智明謂公殺身贖國忠也乃就亨據弔耳而
疾號曰自今以往知忠以事君者與詹同乃命弗殺
厚爲之禮而歸之鄭人以詹伯爲將軍
晉國飢公問於箕鄭箕鄭晉曰救飢何以對曰信公
曰安信對曰信於君心信人以其欲也信於名名有
卑之卑之信於令信於事使民各曰然則若何對曰信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七 主 選史
於君心則美惡不踰信於名則上下不干信於令則
時無廢功不奪其時信於事則民從事有業業猶於
是乎民知君心貧而不懼藏出如入何置之有出祭
相收如公使爲箕乃箕及清原之蒐使佐新上軍
公問元帥於趙衰元帥對曰卻縠可行年五十矣卻
行歷也守學彌惇夫先王之法志德義之府也志記
大德義生民之本也能惇篤者不忘百姓也請使卻
縠公從之公使趙衰爲卿辭曰樂枝貞慎樂枝晉大夫
子也先軫有謀胥臣多聞皆可以爲輔臣弗若也乃
使樂枝將下軍先軫佐之此述前耳在取五鹿先軫

之謀也五鹿卻毅卒使先軫代之從下軍之佐胥臣

公使原季為卿原李趙衰也文公二年辭曰夫三德

者德之出也德也使狐偃為卿辭曰毛之知賢於臣其

不可廢也也使狐偃為卿辭曰毛之知賢於臣其

高又長也毛也不在位不敢聞命乃使狐毛將

上軍狐偃之狐毛卒使趙衰代之代者辭曰城濮

之役先且居之佐軍也善也乃使先且居

伐有賞也善君有賞能其官有賞也乃使先且居

且臣之倫箕鄭胥嬰先都在也乃使先且居

將上軍也公曰趙衰三讓也乃使先且居

讓皆社稷之衛也廢讓是廢德也以趙衰之故蒐於

清原作五軍清原晉地晉本有五軍新上下也使趙衰

將新上軍箕鄭佐之胥嬰將新下軍先都佐之子犯

文公學讀書於日季三日臣也曰吾不能行也

也也問則多矣對曰然而多聞以待能者不猶愈

乎

文公問於郭偃郭偃下曰始也吾以因為易易也

也難對曰君以為易其難也將至矣也君以為難其易也將至矣也

君以為難其易也將至矣也君以為難其易也將至矣也

文公問於胥臣曰吾欲使陽處父傳謹也而教誨之

其能善之乎也陽處父曰大夫陽子對曰是在謹也

條不可使倏也倏不可使倏也倏不可使倏也

倏不可使倏也倏不可使倏也倏不可使倏也

倏不可使倏也倏不可使倏也倏不可使倏也

倏不可使倏也倏不可使倏也倏不可使倏也

倏不可使倏也倏不可使倏也倏不可使倏也

兄弟以御於家邦詩大雅思齊之二章寡妻寡德之妻謂大舅師治也於是乎用四方之賢良以自及其即位也詢於八虞詢謀也仲突仲忽叔夜叔夏李隨李弱而咨於二虢仲突仲忽叔夜叔夏李隨李弱度於閭天而謀于南宮皆周賢臣度亦謀詎于蔡原而訪于辛尹詎謀也蔡蔡公原厚公辛重之以周召重之以周召畢榮周周文公召召康億寧百神億安而示和萬民故詩曰惠於宗公神罔時恫亦思齊之二章也惠順行之故鬼神無怨痛之者是則文王非專教誨之力也公曰然則教無益乎對曰胡為文益其質言有美質加故人生而學非學不入不入於道公曰奈夫奇賞彙編卷五十七八疾何八疾連條對曰官師之所材也師長也材戚施直鍾鍾鍾也鐘條蒙參參也不切蒙故也蒙玉休儒扶盧扶盧也盧才故也盧才故也矇駿修聲矇駿修聲不材也所用也以實齋齋也夫教者固體能實而利之者也能才也因其身而通判之若川然有原以叩浦而後大叩也文公即位二年更言此者終連欲用其民伐也子犯曰民未知義未知義盡納大子以示之義天子避乃納襄王於周公曰可矣乎對曰民未知信

盡伐原以示之信乃伐原信謂上令以三日之矣乎對曰民未知禮盡大蒐備師尚禮以示之蒐所乃大蒐於被廬被廬晉作三軍晉威儀也長使卻穀將中軍以為大政大政謂掌卻漆佐之卻漆晉大夫子犯曰可矣遂伐晉衛十八年穀戌釋宋圍敗楚師於城濮於是乎遂伯伯也年楚宋圍宋晉伐晉衛以救之二十八年是使申叔去晉畏其疆也晉畏其疆也白季使舍於冀野白季晉臣也冀冀缺擣其妻餽之冀缺晉之敬相待如賓如賓也從而問之冀芮之子也與之歸既復命而進之曰臣得賢人當以告文公曰其父有舉可乎文公元年冀芮畏伯與呂卻對曰國之良也滅其前惡滅除是故舜之刑也殛其舉也與禹今君之所聞也齊桓親舉管敬子其賊也敬子晉公曰子何以知其賢也對曰臣見其不志敬也夫敬德之恪也恪於德以臨事其何不濟公見之使為下軍大夫在文公時而於此言之者以冀公以父命實晉臣曰東卻缺子之功也冀缺也陽處父如衛反過甯處父晉太傅陽子也如衛聘舍於逆旅甯嬴氏嬴氏晉太傅陽子也如衛聘舍嬴謂其妻曰吾求若

子久矣乃今得之舉而從之也陽子道與之語及
山而還溫山其妻曰子得所求而不從之何其懷
也也曰吾見其貌而欲之聞其言而惡之夫貌情
之華也容貌者情言貌之機也言謂者容身爲情
於身成於中言身之文也言文而發之合而後行離
則有蒙合謂情也貌也言也今陽子之貌濟其言
賈非其實也貌爲實也言不副若中不濟而外強之謂
不足而貌其卒將復貌爲實也言不副中外易矣易猶若外
內類而言反之潰其信也潰其信也夫言以昭信奉之
如機如機歷時而發之言思察胡可潰也今陽子
奇賞策編卷五十七
之情謬矣謬音惠以濟蓋也濟成也成其容且剛
而主能主尚也言性剛直不本而犯怨之所聚也本
行有本義吾懼未獲其利而及其難是故去之期
年乃有賈季之難陽子死之初晉作三軍晉文五年
於夷舍二軍復成國之制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
陽子自溫改葬於董使趙盾將中軍射姑佐之
狐射姑殺陽子之易其地也
趙宣子言韓獻子於靈公以爲司馬宣子晉正卿趙
也獻子韓萬之玄孫子鎮之子族也河曲之役
靈公公于夷也司馬爲軍吏矣河曲之役晉地
魯文十二年秦趙孟使人以其乘車千行也趙孟宣子
伐晉戰於河曲趙孟使人以其乘車千行也
行軍獻子執而戮之衆咸曰韓厥必不沒矣
列也

主朝升之而莫戮其車其主人車車僕也獻子固趙
論其誰安之宣子召而禮之曰吾聞事君者此而
不黨比義也夫周以舉義比也忠信舉以其私黨
也夫軍事無犯犯而不隱義也吾言汝於君懼
汝不能也舉而不能黨孰大焉事君而黨吾何以從
政吾故以是觀汝觀汝能否汝勉之苟從是行也勉之始
是行也臨長晉國者非汝其誰皆告諸大夫
曰二三子可以賀我矣吾舉厥也而中吾乃今知免
於罪矣
宋人殺昭公宋人宋成公之子文公也昭公趙
奇賞策編卷五十七
宣子請師於靈公以伐宋公曰非晉國之急也對曰
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爲明訓也言尊卑各得其
也今宋人殺其君是反天地而逆民則也則法天必
誅焉晉爲盟主而不修天罰修行將懼及焉公許之
乃發令於太廟召軍吏而戒樂正正長也軍吏主師
令三軍之鐘鼓必備趙同曰國有大役役事也趙同
原同不鎮撫民而備鐘鼓何也宣子曰大罪伐之小
罪憚之憚懼襲侵之事陵也輕曰襲無鐘鼓口是故
伐備鐘鼓聲其罪也以聲章戰以錙于丁寧傲其民
也錙音純錙于形如彈頭與鼓襲侵密聲爲斃事也
也相和丁字謂錙也

無備其。今宋人殺其君罪莫大焉。明聲之，猶恐其不聞也。吾備鐘鼓為君故也。為欲尊明乃使旁告於諸侯，治兵振旅，鳴鐘鼓以至於宋。宋文公十七年靈公虐趙宣子，驟諫，支解大夫之屬公患之，使鉏麇賊之。鉏麇力士晨往，則寢門辟矣。盛服將朝而假寐，寐口暇寐，麇退，歎而言曰：趙孟敬哉！言風也夫不忘恭敬，社稷之鎮也。鎮重賊國之鎮，不忠受命而廢之，不信享一名於此，不若死。享受也殺之為信，故得一名也。觸廷之槐而歎朝三槐三公位焉，則諸侯之卿位焉。靈公將殺趙盾不克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奇賞彙編 卷五十七 天 選史 趙穿攻公於桃園。魯穿晉大夫趙盾之孫也，桃園也。趙盾從父昆弟武子穿也，桃園也。逆公子黑臀而立之寔為成公迎也，迎於周也。黑臀晉文公子也公弟成公黑臀也。郤獻子聘于齊獻子晉卿郤缺之子克，齊頃公使婦人觀而笑之。郤子將升婦人笑於房郤獻子怒，歸請伐齊。范武子退，自朝。武子晉正曰：燮乎吾聞之，子文子也。于人之怒必獲毒焉夫郤子之怒甚矣，不逞于齊，必發諸晉國。不快心以伐齊不得政何以逞？怒余將致政焉，以成其怒也。致歸無以內易外也，爾勉從二三子以承君命，唯敬。二三子晉乃老老也。

范文子莫退於朝，武子曰：何莫也？對曰：有秦客使辭於朝。莫古暮字，度所留切，度隱也謂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焉。解其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讓父兄也。父兄長爾童子何知而三掩人于朝？掩蓋吾不在晉國，亡無日矣。擊之以杖，折委笄。委笄，冠也靡笄之役，韓獻子將斬人。靡或音靡，靡笄齊山名，晉師於靡笄之下，戰於鞍，獻子時焉郤獻子駕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郤獻子請以徇其僕，曰：子不將救之乎？獻子曰：敢不分謫乎？言欲與韓子分謫其非也靡笄之役，郤獻子傷。傷於矢也曰：余病喙。喙，氣貌張侯御曰：奇賞彙編 卷五十七 天 選史 三軍之心在此車矣。張侯晉大夫解張也在此車，其耳目在於旗鼓。耳聽鼓音，目視旗車無還表，鼓無還聲。表，旗也進退異數，軍事集矣。集，成也吾子恐之，不可以言病受命於廟。將行告廟受服於社。服，巾也切服，社之甲冑而効死戎之政也。帶甲，纓帶也死而後，病未若死，祇以解志也。乃左并轡，右援枹而鼓之馬逸不能止，三軍從之。進介齊師大敗，逐之三周，華不注之山。華不注，山名靡笄之役，郤獻子師勝而反，范文子後入。文子時武子曰：燮乎女亦知吾望爾也乎故武子望也。

曰夫師郤子之師也師子謂代齊其事滅滅善也謂

若先則恐國人之屬耳目於我也故不敢屬猶注也

武子曰吾知免矣知免於咎

靡笄之役郤獻子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克也以

君命命三軍之士三軍之士用命克也何力之有焉

范文子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熒也受命於中軍

以命上軍之士上軍之士用命熒也何力之有焉樂

武子見武子晉卿樂枝之孫公曰子之力也夫對

曰書也受命於上軍以命下軍之士下軍之士用命

書也何力之有焉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七

靡笄之役也郤獻子伐齊齊侯來齊侯來以靡笄之

也獻之以得價命之禮獻政也獻國君之獻禮也

言不得也伐國獲若若秦襄晉惠是為價命今齊雖

敗頃公不見得非價命也故出恭皇以御克不知禮

曰寡君使克也不腆敝邑之禮為君之辱敢歸諸下

執政以愁御人也愁御人婦人也願以此報君御人之

其伐而耻國君於人也其與幾何言將不

梁山崩梁山晉以傳召伯宗傳竹簡切傳驛也伯宗

過大車當道而覆大車牛立而辟之曰辟傳辟使下

封曰傳為速也若俟吾辟之則加遲矣不如捷而

行旁出伯宗喜問其居曰絳人也絳晉伯宗曰何聞

曰梁山崩而以傳召伯宗伯宗問曰將若何對曰山

有朽壤而自崩將若何朽壤也言政失所夫國主

山川主為山故川涸山崩君為之降服出次降服出

郊次大夫乘綬不舉策於上帝乘車無文也下舉不舉

於上帝之文告因三日哭以禮焉以禮於雖伯宗亦其如是

而已其若之何問其名不告請以見弗許以見伯宗

及絳以告而從之以車者之

伯宗朝以喜歸朝罷而歸其妻曰子貌有喜何也曰

吾言於朝諸大夫皆謂我知似陽子知陽智也陽對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七

曰陽子華而不實主言而無謀主尚是以難及其身

子何喜焉伯宗曰吾飲諸大夫酒而與之語爾試聽

之曰諾既飲其妻曰諸大夫莫子者也然而民不能

戴其土久矣在人上也難必及子子盍亟索士愁庇

州犂焉愁庇僅切然願也州得畢陽畢陽晉及樂弗

忌之難諸大夫害伯宗將謀而殺之樂弗忌晉大夫

伯宗并殺之畢陽實送州犂於荆荆楚也

趙文子冠趙文子趙盾之孫趙朔之子見樂武子武子

曰美哉武子樂書也禮既冠莫贊於君遂以昔吾逮

事莊主莊主趙朔嘗將下軍樂書佐之華則榮矣實之

不知請務實乎宋者有色貌也實之見中行宣子宣

子曰美哉和子之謂大也惜也吾老矣惜已年老

見范文子文子之謂大也而今可以戒矣夫賢

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為寵驕得寵而驕故典王賞

諫臣逸王罰之吾聞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聽於民

諫臣逸王罰之諫臣之謂大也於是乎使工誦諫於朝工誦諫之謂大也

在列者獻詩使勿謂公卿大夫士獻詩以諫風聽臚言

於市風也臚言也辨妖祥於謠行歌曰謠西

盡戒之術也先王疾是驕也見卻駒伯駒伯曰美哉

奇賞彙編卷五十七主選史

然則非不若老者多矣特年見韓獻子獻

善善進善不善歲無始與不善不善進不

善善亦歲歲至矣如草木之產也各以其物類人

之有短猶宮室之有墻屋也棄除而已何又加焉除

宜之後而老為大人井耻乎也成子之文宣子之

忠其可忘乎夫成子道前志以佐先君道法而卒以

政可不謂文乎道達也志記也佐助也先夫宣子盡

諫於襄靈襄公受也以諫取惡不憚死進也可不

謂忠乎吾子勉之有宣子之忠而納之以成子之文

事君必濟見苦成叔子苦成叔子叔子曰抑年少而

執官者衆執官者吾安容子見溫季子溫季子季子

曰誰之不如可以求乎言欲不如誰可以求見張老

而語之張老曰善矣從樂伯之言可以滋

諫於襄靈襄公受也以諫取惡不憚死進也可不

謂忠乎吾子勉之有宣子之忠而納之以成子之文

事君必濟見苦成叔子苦成叔子叔子曰抑年少而

執官者衆執官者吾安容子見溫季子溫季子季子

曰誰之不如可以求乎言欲不如誰可以求見張老

而語之張老曰善矣從樂伯之言可以滋

范叔之發可以大韓子之成可以成物備矣志

稱速焉知子之道善矣是先主覆露子也先王成宣

厲公將伐鄭厲公晉景公之子州滿范文子不欲曰

奇賞彙編卷五十七主選史

若以吾意諸侯皆畔則晉可為也為希唯有諸侯故

擾擾焉凡諸侯難之本也故為難本得鄭憂滋長安

用鄭楚必救之郤至曰然則王者多憂乎文子曰我

王者也乎哉言其難大王者成其德而遠人以其方

而歸之故無憂方難今我寡德而求王者之功故

多憂言其難子見無土而欲富者樂乎哉寡德求富

厲公六年伐鄭且使苦成叔及樂驥與齊魯之師成

叔驥齊魯之師楚王帥東夷救鄭楚王帥東夷

使驥也與齊魯之師請侯之郤至曰不可楚師將退

鄢陵之役晉伐鄭荆救之荆是也大夫欲戰范文子不

伐知而多力將自伐其知忘教而重敏大其私壙而

益婦人田。私近謂嬰也。大謂增。不奪諸大夫田則

焉。取以益此諸臣之妾室而徙遯者。將與幾人。徒空

辭也。幾人。戰若不勝。則晉國之福也。戰若勝。亂地之

秩者也。亂地。亂故地。其產將害大。盍姑無戰乎。

其生愛將。樂武子曰。昔韓之役。惠公不復舍。韓之役。言人臣。

公在魯位。邲之役。三軍不振旅。楚敗晉師於邲。在魯

故不能振。箕之役。先軫不復命。晉人敗翟於箕。先軫

族而人。晉國固有大耻。三今我任晉國之政。武子時不損晉

耻又以違蠻夷以重之。楚也。雖有後患。非吾所知也。

不能。范文子曰。擇福莫若重擇禍莫若輕。有二福擇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七 選史

取其輕。福無所用。輕禍無所用。重晉國固有耻。與

其君臣不相聽。以為諸侯笑也。

先軫不與。林父相聽。以敗於邲。盍姑以違蠻夷為耻。

手樂武子不聽。遂與別人戰于鄢陵。大勝之。

是乎。君伐知而多力。怠教而重斂。大其私。雖殺三郤

而尸諸朝。

於是乎。國人弗讎。

之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

公不恐。而後其位。魯成十七年冬。屬公游於西。麗氏

車一乘。厲公之所以死者。唯無德而功烈多。服者衆

也。烈業也。厲公者。東謂魯成十二年會於項澤。敗狄於

鍾離。十六年敗楚於鄢陵。會於

柯陵。伐鄭十七年。同盟於何陵。

鄢陵之役。荆厭晉軍。

謂所以。范句自公族趨過之。

曰夷。竈壘井非還。而何。

飲食非還。而范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命也。

童子何知焉。且不及而言。姦也。必為戮。

既還。荆師於鄢陵。將殺。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七 選史

之前。馬前也。曰君幼弱。諸臣不佞。

此吾聞之天道。無親唯德。是授吾庸。知天之不授晉

且以勸荆手。

三三臣其戒之。

無基而厚墉也。其壞也無日矣。

反自鄢。范文子謂其宗祝。

烈也。夫以德勝者。猶懼失之。而況驕泰乎。君多私

今以勝歸。私必昭。

難作。吾恐及焉。凡吾宗祝為我所死。先難為免。

樂中行畏 既戰獲王子發鈞發鈞楚公樂書謂王子發鈞曰子告君使告曰卻至使人勸王戰及齊魯之未至也於齊魯時尚未至言晉可敗也且夫戰也微卻至王必不免微無也言卻至見王吾歸子子告晉發鈞告公公告樂書樂書曰臣固聞之固久卻至欲為難使苦成叔緩齊魯之師已勸若戰已卻戰敗將納孫周孫周悼事不成故免楚王然戰而擅舍國君而受其問不亦大罪乎問謂且今君若使之於周必見孫周公曰諾樂書使人謂孫周曰卻至將往必見之卻至聘于周公使覲之見孫周是故奇賞彙編 卷五十七 宋 運史

使胥之昧與夷陽午刺卻至苦成叔及卻鈞胥之昧及夷陽午皆 卻鈞謂卻至曰君不道於我我欲以吾宗與吾黨夾而攻之雖死必敗國國敗君必危其可乎卻至曰不可至聞之武人不亂則不為武知人不許仁人不黨夫利君之富富以聚黨利君寵祿以為利黨以危君君之殺我也後矣後晚且衆何罪鈞之死不若聽君之命鈞等也等一死是故皆自殺傳之謂自殺取其不校自殺之道 既刺三卻樂書殺厲公乃納孫周而立之是為悼公

長魚矯既殺三卻乃脅樂中行謂與胥童共脅之也奇賞彙編 卷五十七 宋 運史

中行而言於公曰不殺此二子者憂必及君言二子公曰一旦而尸三卿不可益也對曰臣聞之亂在內為軌在外為姦禦軌以德禦姦以刑禦止也之刑則今治政而內亂不可謂德除饒而遊強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脆弱弗能忍俟也乃葬翟三月厲公殺魯成十七年十二月長魚矯八年正月 厲公殺 樂武子中行獻子圍公於匠麗氏匠麗氏晉乃召韓獻子獻子辭曰殺君以求威非吾所能為也求威求威行為不仁事廢為不知威行為不仁事廢為不知奇賞彙編 卷五十七 宋 運史

亦得一惡非所務也昔者吾畜於趙氏畜養也韓趙孟姬之讒吾能違兵孟姬趙盾之子趙朔之妻晉獻子能違其兵難卒存趙氏未可曾以殺君也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尸主二三子不能事君安用厥也中行偃欲伐之樂書曰不可其身果而辭順果謂敢行順無不行果無不徹順者人從行果者志不犯順不祥伐果不克夫以果戾順行民不犯也戾神也以果戾順吾雖欲攻之其能乎乃奇賞齊古文彙編卷之五十七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五十八

晉書

既殺厲公

四年會諸侯於鷄丘

祁奚辭于軍尉

五年無終子嘉父使孟樂

韓獻子老

悼公使張老爲卿

十二年公伐鄭軍于蕭魚

悼公與司馬侯升臺而望

奇賞彙編

卷五十八 國語

一 楚史

平公六年箕遺及黃淵嘉父作亂

叔魚生其母視之

魯蒙公使叔孫穆子來聘

范宣子與和大大爭田

晉師死范宣子謂獻子

平公說斯聲

平公射鵠不死

叔向見司馬侯之子

秦景公使其弟鍼來求成

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宋之盟楚人固請先歃

號之會魯人食言

趙文子爲室

趙文子與叔向游于九京

秦后子來奔

平公有疾秦景公使醫和視之

秦后子來仕

鄭簡公使公孫成子來聘

叔向見韓宣子

士景伯如楚

奇賞彙編

卷五十八 國語

二 楚史

中行穆子率師伐翟圍鼓

中行伯既克鼓

范獻子聘于魯

董叔將取于范氏

趙簡子曰魯孟獻子有鬪臣五人

梗陽人有獄將不勝

下邑之役董安于多

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請曰以爲繭絲乎

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曰必墮其壘培

鐵之戰

趙簡子田于嬖以

少室周為趙簡子右

趙簡子歎曰吾願得范中行之良臣

趙簡子問於莊馳茲

趙簡子歎曰雀入于海為蛤

趙襄子使新穉穆子伐翟

知宣子將以瑤為後

知襄子為室美

還自衛三卿宴于藍臺

晉陽之圍

奇賞彙編

卷五十八

國語

王選史

鄭語

桓公為司徒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五十八

吳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晉語

既殺厲公欒武子使知武子肅恭子如周迎悼公武子欒書也知武子荀瑩也肅恭子十勤也食邑於孤悼公周子也時年十四庚午大夫逆於

清源清源晉境公言於諸大夫曰孤始願不及此孤之及

此天也抑人之有元君將稟命焉稟受也若稟而棄

之是焚穀也穀以生也其稟不材是穀不成也不材不可用也

也孤欲長處其願出令將不敢不成不敢為也二三子

為令之不從故求元君而訪焉訪謀也為民不從大

之孤之不元廢也其誰怨廢以不元而以虐奉之二

三子之制也制也若欲奉元以濟大義將在今日若

欲暴虐以離百姓反易民常亦在今日反易民常下

圖之進退願繇今日繇公承篡殺之後嫌臣大夫對

曰君鎮撫羣臣而大庇蔭之無乃不堪君訓而陷於

大戮以煩刑史刑官司寇也史辱君之允令允信

敢不承業乃盟而入業事辛巳朝於武宮武宮武定

百事立百官育門子選賢良門子大夫適子周禮曰

其正室皆謂之門子育

長也長育其材興舊族出滯賞舊族舊臣之子孫滯

選用賢良也

也使為元侯元侯中軍侯也知鐸遏寇之恭敬

而信強也使為與尉尉上軍尉也知藉假之悖率

舊職而其給也使為與司馬司馬上軍司馬也知藉假之悖率

馬也馬也知程鄭端而不淫且好諫而不隱也使為贊

僕僕也知程鄭端而不淫且好諫而不隱也使為贊

以救宋宋取彭城以封之故悼公合諸侯以救宋

使張老延君舉於四方且觀逆者逆者陳君之

觀察諸侯之有呂宣子卒宣子公以趙文子為文也

文子趙武也而能恤大事使佐新軍新軍三年

公始合諸侯悼公元年始合諸侯于虛打此復言始

奇賞彙編卷五十八四 選史

四年諸侯會于鷄丘鷄丘於是乎布令結援修好申

盟而還好也令狐文子辛魏文子公乃以

魏絳為不犯不犯也使佐新軍魏絳公乃以

為之佐然則讓武武使張老為司馬魏絳使范獻子為

候范文子之族也公譽達於戎戎諸子

五年諸戎來請服使魏莊子盟之於是乎始復伯

公莊子魏絳也魏絳為中軍司馬公子揚

于亂行於曲梁揚上仲公之弟行魏絳斬其僕僕

公謂羊舌赤赤羊舌赤之子曰寡人屬諸侯屬會

絳戮寡人之弟為我勿失戮也為我赤對曰臣聞

絳之志有事不避難有罪不避刑其將來辭辭陳其

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而伏劍僕人掌傳命聞士魴

張老交止之僕人授公公讀書曰臣誅於揚干不忘

其死誅責日君乏使使臣租中軍之司馬租止也

臣聞師眾以順為武軍事有死無犯為敬無犯其命

君合諸侯臣敢不敬敬不君不說請死之公跪而出

請無重寡人之過及役與之禮食反役自役及也禮

令之佐新軍

奇賞彙編卷五十八五 選史

祁奚辭於軍尉祁奚公問焉曰孰可孰可對曰臣之

子午可人有言曰擇臣莫若君擇子莫若父午之少

也婉以從令游有鄉處有所好學而不戲其壯也疆

志而用命此州謂水守業而不淫業學其冠

也和安而好敬敬也柔惠小物柔惠也而鎮定大事

有直質而無流心流心也非義不變義也非上不舉舉

也也若臨大事其可以賢於臣也臣請薦所

能擇而若比義焉比義也公使祁午

為軍尉沒平公軍無稅政沒平公軍無稅政

五年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

和諸戎無終山戎之國今為縣嘉史各孟樂事又

公曰戎翟無親而好得不若伐之無親無恩則魏絳

曰勞師於戎而失諸華用師於戎不得存恤諸

功猶得獸而失人也安用之且夫戎翟薦處薦處薦也

貨而易上與之貨而獲其土其利一也邊鄙耕農不

微其利二也戎翟事皆四鄰莫不震動其利三也君

其圖之公說故使魏絳撫諸戎於是乎遂伯

韓獻子老韓獻子韓厥也老而辭位使公族穆子受事於朝穆子

子無忌也悼公元年使無忌為公族大夫後七年獻

子無忌使為卿有廢族謀其弟起公族之更使掌

公族辭曰厲公之亂無忌備公族不能公公族同姓

奇賞彙編卷五十八六選史

臣聞之曰無功庸者不敢居高位國功曰功今無

忌知不能匡君使至于難仁不能救勇不能死敢辱

君朝以忝韓宗請退也固辭不立悼公聞之曰難雖

不能死君而能讓不可不賞也使掌公族大夫初為

大夫今使上之以是為賞

悼公使張老為卿卿佐新辭曰臣不如魏絳夫絳之

知能治大官卿也其仁可以利公室不忘不忘利其

勇不疚於刑疚病也勇其學不廢其先人之職若在

卿位外內必平且鷄丘之會其官不犯不犯發而辭

順不可不賞也公五命之固辭乃使為司馬使魏絳

佐新軍事已見上欲見張十二年公伐鄭軍於蕭魚

鄭從楚故伐之鄭伯嘉來納女工妾三十人女樂二

八鄭伯嘉公子簡公歌鐘二肆歌鐘歌時所

及寶鏹鏹鏹車也車軌車公賜魏絳

女樂一八歌鐘一肆曰子教寡人和戎翟而正諸華

於今八年七合諸侯寡人無不得志請與子共樂之

八年和戎翟後八年也七合諸侯一謂魯襄五年會

於戚二謂七年會於鄆三謂八年會於那丘四謂九

年同盟於戚五謂十年會於祖六謂

十二年會於毫城其七謂會於蕭魚魏絳辭曰夫和

戎翟臣之幸也八年七合諸侯君之靈也二三子之

勞也謂諸臣焉得之焉得之公曰微子寡人無以待戎

奇賞彙編卷五十八七選史

無以濟河微無也濟二三子何勞焉子其受之君子

曰能志善也

悼公與司馬侯升臺而望曰樂夫司馬侯晉大夫汝

對曰臨下之樂則樂矣德義之樂則未也公曰

何謂德義對曰諸侯之為日在君側為行以其善行

以其惡戒可謂德義矣公曰孰能對曰羊舌肸習於

春秋春秋之各春秋紀人事之善惡而乃召叔嚮

使傳太子彪彪平

平公六年平公悼公其遺及黃淵嘉父作亂不克而

死箕遺黃淵嘉父皆晉大夫樂盈之黨也樂壓所取

死范宣子之女曰樂紀生盈座卒祁與其老州賓通

盤庚之辭曰：「惟恐其多士，使城者有迷之責。」
之曰：「惟恐其多士，使城者有迷之責。」
分及司空，靜卒石虎等十人，公遂逐羣賊。
起中自嘉州，謂陽畢曰：「自穆侯以至于今，亂兵不輟。」
門之也，大夫穆侯，唐叔八世之孫也。
民志無厭，禍敗無已，離民且速，寇恐及吾身，若之何？」
陽畢對曰：「本根猶樹，枝葉益茂，長本根益茂，是以難已也。今若大其柯，去其枝葉，絕其本根，可以少間。」
明訓在威權，公曰：「子實圖之。」陽畢曰：「圖在明訓。」
賢人之後有常位於國者而立之，有功烈於國而中
奇賞案編 卷五十八 八 選史

言盤不得罪於國，其母陽畢曰：「夫正國者不可以
暱於權，權為久長計也。行權不可以隱於私，私則恩
也。暱於權則民不道，不可道。行權隱於私則政不行
政不行，何以道民？民之不道，亦無君矣。」
暱與隱也，復產害矣。且勤君身而勞君身，君其圖之。
若愛樂盈，則明逐羣賊而以國倫數而遣之。
厚成箴國以待之，彼若求逞志而報於
君罪孰大焉？滅之猶少，彼若不取而遠逃
乃厚其外交而勉之以報其德，不亦可乎？
奇賞案編 卷五十八 九 選史

沃逐樂盈，樂盈出奔楚，遂令於國人曰：「自文公以來，有力於先君而子孫不育者，將授立之。」
得之者實，授之爵位。居三年，樂盈盡入為賊於
絳，樂盈在楚一年而奔齊，齊襄公二十三年，齊襄公使
絳，析歸父以藩載樂盈及其士納之，曲沃四月，樂盈
獻子以書入絳，范宣子以公入於襄公之宮，襄公完
之。
樂盈不克出奔，曲沃遂刺樂盈，滅樂氏是以沒平
公之身，無內亂也。樂懷子之出，懷子也，執政使樂
氏之臣勿從，執政正卿，從樂氏者為大戮，施陳其尸
也。樂氏之臣辛俞行，更執而獻之，公公曰：「國有
大令，何故犯之？」對曰：「臣順之也，豈敢犯之？」執政曰：「無

從樂氏而從君是明令必從君也臣聞之曰三世仕
家君之事之如國君也再世以下主之大夫事君
以死事主以勤君之明令自臣之祖以無大援於
晉國世隸樂氏於今三世矣臣故不敢不君今執政
曰不從君者爲大戮臣敢忘其死而叛其君以煩司
寇言不敢叛君煩司寇以刑臣也公說說其執義固止之不可也可肯厚賂
之辭曰臣嘗陳辭矣心以守志辭以行之所以事君
也若受君賜是階其前階詩親切階墮也臣無二
君問而陳辭未退而逆之何以事君也逆反君知其不
可得也乃遣之

奇賞齋編

十
選史

叔魚生其母視之叔魚晉大夫叔向弟第而豕喙虎視眈眈豕喙長而銳也鵠肩而牛腹鵠肩肩井井出牛腹脅張也豁豁可盈是不可饜也必以賄死後爲贊理受餽于女遂弗視不自養揚食我生揚叔向邑也食我叔向子伯石也其母妾姬之女也叔向之母聞之往及堂聞其號也乃還曰其聲豺狼之聲也終滅羊舌氏之宗者必是子也宗同宗也食我既長烹於

不攷
堯號在夏爲御龍氏夏氏曰孔甲之說也傳曰閭唐氏既衰其孫曰劉累學擾龍於
秦隴氏以寧孔甲龍飲食龍夏布篇之賜曰御龍在商爲豕韋氏商謂武丁
韋氏初紀龍之後彭姓爲大彭宋彭宋寧二國在周
爲商伯其後商滅天辛劉氏曰御龍代禾韋爲唐杜氏周武王之世唐杜國卒禾韋自竊之未
唐於杜謂改國於唐周成王滅唐而封弟唐叔虞遷
之杜伯周卑晉繼之爲范氏其此之謂乎卑王室
繼之者謂爲盟主總諸侯也焉范氏者杜伯爲宣王
大夫宣王殺之其子黑叔去周適晉生子與爲晉理
官其孫士會爲晉正卿食邑於范是爲范氏對曰以豹之所聞此之謂世
祿非不朽也世祿也魯先大夫臧文仲其身沒矣其
言立於後世言有立言此之謂死而不朽

奇賞齋編

卷五十八

十一

平宣子欲攻之問於伯華伯華字子赤也魯襄三年代父職爲中軍尉之佐

伯華曰外有軍內有事赤也外事也言主不敢侵官非其官與且吾子之心有出焉可徵訊也出以軍旗也試

問也問於孫林父林父衛大夫孫文子魯襄十四年送衛獻公立公孫剽二十六年竊

喜殺剽而納獻公林父遂以威叛事晉孫林父曰旅人所以事子也唯

事是待旅客也言客寄問於張老三君云張老中軍三年悼公以張老爲司馬至襄十六年平公

即仁以其子張君臣代之此時爲上軍將張老曰

老也以軍事承子非戎則非吾所知也戎兵也問於祁

奚祁奚既老平公元年復爲公族大夫祁奚曰公族之不恭公室之有

回回祁也內事之邪內朝也大夫之貪是吾罪也大夫公族大夫

然則若以軍官從子之私懼子之應止憎也列傳
其非問於藉偃藉偃上軍司藉偃曰偃以斧鉞從於
張孟張孟字曰聽命焉若夫子之命也何二之有張孟
也釋夫子而舉舉動也是反吾子也吾子宜子宜子
聽命張孟字是反吾子之命也何二之有張孟
從子之私是反子之命也何二之有張孟
待吾為子戮之叔向聞之見宣子曰聞子與蘇未寧
也也偏問於大夫又無決蓋訪之訾訾而宣子與蘇未寧
訾而宣子與蘇未寧
且吾子之家老也家臣吾聞國家有大事必順於典
刑刑法也而訪咨於耆老而後行之司馬侯見侯齊
奇賞彙編卷八上選史
曰聞吾子有蘇之怒吾以為不信諸侯皆有二心是
之不憂心微而怒蘇大夫非子之任也耶午見中
尉曰晉為諸侯盟主子為正卿若能靖端諸侯使服
朝命於晉晉國其誰不為子從何必蘇命何但蘇大
夫盍密和和平也和大以平小乎勸以大德宣子問於
訾而宣子與蘇未寧
也宣王殺殺生子與為理子與上言也以正於朝
朝無姦官為司空以正於國國無敗績績功世及武
子佐文襄為諸侯諸侯無二心父子為世及至也謂
缺生武子會文公五年士會攝不為及為卿以輔
大夫佐襄公以伯諸侯諸侯無二心者

成景軍無敗政文公生成公及為成師居太傅晉宣
晉成公卒至十六年晉景公謂於下瑞州法輯訓典
以饒是命會中軍日為人傳瑞州法輯訓典
也也國無奸民逃奔秦是也後之人可則是以受隨
范范及文子成晉荆之盟文子武子之子也
西門豐兄弟之國使無有間隙豐厚也間隙收蒙也
為好不相加戎所是以受郕郕今吾子嗣位
於朝無姦行於國無邪民於是無四方之患而無外
內之憂賴三子之功而饗其祿位武子文子今既無
事矣而非蘇非恨於是加寵將何治焉晉加寵於子
宣子說乃益蘇田而與之和以所手田益
奇賞彙編卷八上選史
訾而宣子與蘇未寧
訾而宣子與蘇未寧
觀女也專則不能謀則無與無與將若之何對曰鞅
也居處恭不敢安易易簡也敬學而好仁和
於政而好其道言已為政貴和謀於眾不以賈好求
也言心樂樂志雖衷不敢謂是也必長者之繇求
也宣子曰可以免身
平公說新聲新聲者衛公將如晉舍於濮水之上
為平公鼓之師曠揮其手而止之曰止此亡國之音
也昔師曠為封作靡靡之樂後而自沈於濮水之中
聞此聲者必於師曠曰公室其將卑乎師曠晉主樂
濮水之上乎

君之道兆於哀矣先形夫樂以開山川之風八風以耀德於廣遠也耀明風德以廣之方其德也風山川以遠之遠達其德也天地之神祇也風物以聽之莫不順耳而聽詠之修禮以節之夫德廣遠而有時節動有禮節以遠服而邇不遠

平公射鵞不死鵞尾小使豎襄搏之矢豎襄內豎公怒拘將殺之叔向聞之夕夕至君告之叔向曰君必殺

之昔吾先君唐叔射兕於徒林殪以為大甲兕似牛奇賞彙編朱平人以封於晉言有才貌今君嗣吾

先君唐叔射鵞不死搏之不得是揚吾君之耻者也君其必速殺之勿令遠聞殺之遠聞君怩怩顏乃趣

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此其父之死吾蔑與比而事君矣昔者此其父始之我終之謂有所以成其事也我始之夫子終之無不可無不可言

已而忘君別也別為秦景公使其弟鍼來求成鍼音鍼景公秦穆公之玄

孫桓公之子鍼后子伯車

也叔向命召行人子員行人掌賓客行人子朱曰朱

也在此叔向曰召子員子朱曰朱也當御當御也

之臣也班爵同與員何以黜朱也撫劍就之叔向曰

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集成子孫饗之

言無私子常易之易變茲以事君者吾所能禦也拂

衣從之拂人救之平公聞之曰首其庶乎庶幾

力爭臣之所爭者大師曠侍曰公室懼卑其臣不心競而

諸侯之大夫盟於宋盟在魯襄二十七年晉楚令尹

子木欲襲晉軍子木庸也曰若盡晉師而殺趙武

則晉可弱也趙武晉臣也文子聞之謂叔向曰若之何

叔向曰子何患焉忠不可暴不可暴信不可犯犯忠

叛之以與諸侯而求甲子何愛於死死而可以
固晉國之盟主何懼焉言晉有信諸侯是行也以恭為
軍不設也擊輦即利而舍即就也言人引車就水
候遮打衛不行有候遮夜則有打衛楚人不敢謀
畏晉之信也畏晉守信諸侯與自是沒平公無楚患

宋之盟盟也楚人固請先歃楚人子木也以向謂

趙文子曰夫伯王之勢在德不在先歃子若能以忠

信贊君贊佐也而神諸侯之闕闕缺也歃雖後諸侯將

戴之何爭於先若違於德而以順成事政以今雖先

奇賞彙編 卷十八 士 選史

歃諸侯將奔之何欲於先曾成王盟諸侯於岐陽岐山

之楚為荆蠻置茅蕝設望表與鮮牟守燎故不與盟

也絕子悅切置立也蕝謂束茅而之之所以備酒望表

也謂望祭山川立木以表其位也鮮牟東夷國燎庭燎

也今將與仲主諸侯之盟唯有德也子務德無

爭先務德所以服楚也乃先楚人諫使

號之會諸侯之大夫魯人食言食偽也言魯使叔孫

穆子為戮魯人食言楚令尹圍將以魯叔孫

趙文子謂叔孫曰夫楚令尹有欲於楚欲欲得也少懦

於諸侯懦亦作慄也諸侯之故求治之不求致也

故事也必欲治之其為人也剛而尚寵好自寵若及必

弗避也以事及於魯者必子盍逃之不幸必及於予

對曰豹也受命於君以從諸侯之盟為社稷也若魯

有罪而受盟者逃魯必不免於請是吾出而危之也

若為諸侯教者魯誅盡矣必不加師請為戮也夫戮

出於身實難自它及之何害何害苟可以安君利國

美惡一也美惡文子將請之於楚樂王鮒曰諸侯有

盟未退而魯背之安用齊盟齊無以復縱不能討又免其

受盟者晉何以為盟主矣齊一諸侯必殺叔孫豹文

子曰有人不難以安安利其國可無愛乎若皆邱國

奇賞彙編 卷十八 士 選史

如是則大不喪威而小不見陵矣若是道也果果必

可以教訓何敗國之有吾聞之曰善人在患弗救不

祥惡人在位弗去亦不祥必免叔孫固請於楚而免

之

趙文子為室斲其椽而斲之斲磨也張老父焉而

見之見匠人不謁而歸謁告文子聞之駕而往曰吾

不善子亦告我何其速也去速對曰天子之室斲其

椽而斲之加密石焉密石也諸侯斲之斲磨也

大夫斲之不斲士首之首也備其物義也物勝得宜

從其等禮也從尊卑今子貴而忘義富而忘禮吾懼

不免何取以告文子歸令之勿難也匠人請皆斷之

趙文子曰止為後世之見之也其斷者仁者

之為也其難者不仁者之為也

趙文子與叔向游于九京京當為原曰死者若可作

也也作起吾誰與歸叔向曰其陽子乎陽子文子曰夫

陽子行廉直於晉國不免其身陽子文子曰夫

不足解也叔向曰其舅犯乎舅犯文子曰舅犯見利不顧

其君其仁不足解也舅犯文子曰舅犯見利不顧

其君其仁不足解也舅犯文子曰舅犯見利不顧

其君其仁不足解也舅犯文子曰舅犯見利不顧

其君其仁不足解也舅犯文子曰舅犯見利不顧

其君其仁不足解也舅犯文子曰舅犯見利不顧

其君其仁不足解也舅犯文子曰舅犯見利不顧

其君其仁不足解也舅犯文子曰舅犯見利不顧

其君其仁不足解也舅犯文子曰舅犯見利不顧

其君其仁不足解也舅犯文子曰舅犯見利不顧

其君其仁不足解也舅犯文子曰舅犯見利不顧

其君其仁不足解也舅犯文子曰舅犯見利不顧

其君其仁不足解也舅犯文子曰舅犯見利不顧

其君其仁不足解也舅犯文子曰舅犯見利不顧

其君其仁不足解也舅犯文子曰舅犯見利不顧

其君其仁不足解也舅犯文子曰舅犯見利不顧

其君其仁不足解也舅犯文子曰舅犯見利不顧

也非死遽之必有大咎遠及也冬趙文子卒

平公有疾秦景公使醫繇視之繇名出曰疾不可為

也為治是謂遠男而近女遠男惑以生蠱惑以生蠱

疾生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惑以喪志若君不死必失諸

侯趙文子聞之曰武從二三子武從二三子以佐君為諸

侯盟主於今八年矣肉無苛慝諸侯不二苛慝子

胡曰良臣不生天命不佑對曰自今之謂胡曰良臣

之曰血不輔曲明不規之曰血不輔曲明不規

格木不生危格木不生危大木危高險也松柏不生卑

奇賞彙編奇賞彙編卷五十八

醫及國家乎對曰上醫醫國醫及國家乎對曰上醫醫國

醫官也醫官也文子曰子稱蠱何實生之對曰蠱之慝

穀之飛實生之穀之飛實生之為之飛實生之

蟲莫嘉於穀穀與蠱伏而章明者也蟲莫嘉於穀

明之章也故食穀者盡選男德以象穀明明之章也

而有聰明而有聰明宵靜女德以伏蠱宵靜女德

去已蠱害之病言蠱去已蠱害之病言蠱

食蠱也食蠱也是不昭穀明而血蠱也食蠱也

食蠱也食蠱也是不昭穀明而血蠱也食蠱也

食蠱也食蠱也是不昭穀明而血蠱也食蠱也

食蠱也食蠱也是不昭穀明而血蠱也食蠱也

食蠱也食蠱也是不昭穀明而血蠱也食蠱也

食蠱也食蠱也是不昭穀明而血蠱也食蠱也

曰若諸侯服不過三年不服不過十年

是晉之殃也。是歲趙文子卒諸侯叛晉

從楚十年平公薨十年也

秦后子來仕遊景公仕於晉其車千乘從車千乘楚公子千來仕

其車五乘子于恭王之庶子公子比也魯昭元年楚公子圍殺邾公子于奔晉叔向爲

太傅實賦祿韓宣子問二公子之祿焉宣子韓起也
代趙文子爲

政
對曰大國之卿一旅之田公之祿四命五百人爲族爲田五百頃上

大夫一卒之田上大夫一命自人爲卒爲田百頃夫二公子者上大

夫也皆一卒可也宣子曰秦公子富若之何其均之

奇賞齋編 卷五 人 丰 選史

也。對曰：大爵以建事也。祿以食爵，尊卑德以賦之。

以過冬、
 捷其餽、
 以富賙、
 祿也、
 夫絳之富商、

不耳言無功庸雖富不得服其可也今三其重文

其服文文織錯錯錢也言富商之財足以金玉其車而前金玉其車文錯

能行諸侯之賄言其財賄足而無尋尺之絲

無人績於民故也也且秦楚匹也若之何其回於

富也同曲也乃均其祿

鄭簡公使公孫成子來聘

平公有疾韓宣子贊授客館也贊導客問君疾對

100

集 360—615

志器犯也假貸居賄居蓄也宜及於難而賴武之德以沒其身及懷子改桓之行而修武之德懷子桓子可也以免於難而離桓之罪以亡於楚亡奔也夫卻昭子昭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軍恃其富寵以泰於國於國其身尸於朝其宗滅於絳不然夫八卻五大夫卿又有人五人為大夫其寵大矣一朝而滅莫之哀也唯無德也今吾子有樂武子之貧吾以為能其德矣能行也是以賀若不憂德之不建而患貨之不足將事不暇何賀之有宣子拜稽首焉曰起也將亡賴子存之非起也敢專承之其自桓叔以下嘉吾子之奇賞彙編本卷五十八主選史

逃遂施邢侯氏施施劫也而尸叔魚與離子于市死朝也於市故尸中行穆子率師伐翟圍鼓穆子晉卿中行偃之子荀也鼓人或請以城畔穆子不受軍吏曰可無勞師而得城子何不為穆子曰非事君之禮也夫以城來者必將求利於我利晉也夫守而二心茲之大者也賞善罰姦國之憲法也許而弗予失吾信也若其予之賞大姦也姦而盈祿善將若何且夫翟之憾者以城來盈願晉豈其無恨也恨也是我以鼓教吾邊鄙貳也武也夫事君者量力而進不能則退不以安賈市奇賞彙編本卷五十八主選史

賜和叔韓氏之相曲沃桓叔也桓叔也上景伯如楚景伯晉卿也叔魚為贊理叔魚羊舌也叔魚如楚叔魚晉卿也那侯與離子爭田那侯楚中公也人入奔晉晉卿也那侯之疆界也離子納其女也於叔魚以求直納其女也及蔽獄之日叔魚抑那侯蔽也也抑那侯殺叔魚與離子於朝韓宣子患之叔向曰三姦同罪請殺其生者而戮其死者陳尸也宣子曰若何對曰鮒也鮒也離子賈之以其子那侯非其官也而干之干犯也夫以回鬻國之中回邪也與絕親以買直與非司寇而擅殺其罪一也邢侯聞之

中行伯既克鼓以鼓子宛支來宛支鼓子為觀也穆子既克鼓以爲觀歸復其所非寮勿從寮官也鼓子之臣曰風沙釐以其孥行釐將妻也軍吏執之辭曰我君是事非事土也名曰君臣豈曰土臣今君實遷遷徙也臣何賴於鼓穆子曰君之曰鼓有君矣君謂沙也爾止事君吾定而祿爵而對曰臣委質於翟之鼓未委質於晉之鼓也質質也臣聞之委質為臣無有二心委質而策死

春秋之學
如是而能
知其所以
寬厚矣

奇賞集編

卷五十八

言

選史

古之法也

言委質於君書名於策示必死也若有烈名臣無畔質敢

即私利以煩司寇而亂舊法其若不虞何

若就其利而私其利則司寇之法也若臣若

如是是將有不意度而至之患者

言其如之何穆子

歎而謂其左右曰吾何德之務而有是臣也

言當修

乃使行既獻

言於頃公

范獻子聘於魯

獻子范宣子之子也

鄉對

言其鄉

諱也

獻子曰不為其教乎對曰先君獻武之

所知曰人不可以不學吾適魯而名其二諱為笑焉

唯不學也

言學則必知諱不見笑也

猶木之有枝葉也

木之有枝葉猶庇蔭人而況君子之

學乎

董叔將取於范氏

取音娶董叔晉大夫

富盍已乎

言富必驕驕必曰欲為繁援焉

它曰董祁愬於范獻子

之妹也范姓祁名曰不吾敬

也獻子執而紡於庭之槐

槐也

我請乎叔向曰求繁既繁矣求援既援矣欲而得之

又何請焉

趙簡子曰魯孟獻子有鬬臣五人我無一何也

簡子

趙簡子之孫景子之子趙鞅志父也孟叔向曰子不

欲也若欲之盼也待交梓可也

欲勇則勇士至

梗陽人有獄將不勝

梗陽魏氏之

獻子將許之

獻子正卿魏氏之

問誰在庭曰閻明叔襄在召之使佐食

此已食

三歎既飽獻子問焉曰人有言曰唯食可以忘憂吾

子一食之間而三歎何也同辭對曰吾小人也貪饋

之始至懼其不足故歎中食而自咎也曰豈主之食

而有不足是以再歎主之既食願以小人之腹為君

子之心屬厭而已是以三歎

屬適也厭飽也

獻子曰善乃辭梗陽人

善二子善論而不

下邑之役董安于多

下邑晉邑董安于趙簡子家臣

其股肱以從司馬

司馬掌兵也

穀皆絕也 衛莊公也 曰曾孫廟也

以詩過秋之故也 永昭告于皇祖文王也

烈祖康叔也 文祖襄公也 無筋無骨也

昭考靈公也 無面傷也 無敗用也 無損懼也 死不

敗也 簡子曰志父寄也也 春秋書趙秋人

趙簡子田于螻也 史黯聞之以天待于門也

簡子見之曰何為曰有所得也

天欲試之茲固也 簡子曰何為不告對曰君行臣

奇賞彙編卷五十八 王將適螻而麓不聞也

不從不順也 王將適螻而麓不聞也

臣收煩當日也 簡子曰何為不告對曰君行臣

簡子乃還也

少室周為趙簡子右也 聞牛談有

力也 請與之戲也 弗勝致右焉也 簡子許

之使少室周為宰也 曰知賢而讓可以訓矣

趙簡子歎曰吾願得范中行也 史黯侍

曰將焉用之簡子曰良臣人之所願也又何問焉對

曰臣以為不長故也夫事君者諫過而賞善也

願其美焉可而替不也 君所謂可而有不可焉臣獻其不

以成其可也 君所謂不可而有可也 獻能而進賢擇才而薦之

朝夕誦善敗而納之道之以文行之以順勤之以力

致之以死也 聽則進不則退今范中行氏之臣不

能匡相其君使至于難也 君出在外

以朝歌明晉哀也 又不能定而棄之則何良之為若弗

棄則主焉得之夫三子之良將勤營其君使復立于

外死而後止何日以來也 若來乃非良臣

也簡子曰善言實過矣

趙簡子問於壯馳茲也 曰東方之士

孰為痛也 壯馳茲拜曰敢賀簡子曰未應吾問

奇賞彙編卷五十八 何賀對曰臣聞之國家之將興也君子自以為不足

其亡也若有餘今主任晉國之政而問及小人又求

賢人吾是以賀

趙簡子歎曰雀入于海為蛤雉入于淮為蜃也

皆介物也 隨蠶魚鼈莫不能化也 唯人

不能哀夫賓犢侍也 曰臣聞之君子哀無人

人不哀無財哀無德不哀無寵哀名之不令不哀年

之不登也 夫中行范氏不恤庶難而欲擅晉國今

其子孫將耕於齊宗廟之犧為賦賦之勤也 何日之

懼對曰臣以秉筆事君志有之曰高山峻原不生草

而誰不可懼蝸蟻逢蠱皆能害人况君相乎弗聽自

是五年乃有晉陽之難靖如鏡切蟻音蟻慕救過段

規反首難而殺知伯師言以規首為策遂滅知氏

晉陽之固知襄子固趙襄子於晉陽也魯悼四年知

於趙趙弗與瑤神韓魏攻趙張談曰先主為重器也

為國家之難張談趙襄子之宰孟談

諸侯乎欲令行賂也襄子曰吾無使也張談曰地也可

地趙襄子曰吾不幸有疾不夷於先子夷平也疾

行有閭病不不德而賄賄末助也夫地也求飲吾

欲欲地求飲食我以是養吾疾而干吾祿也吾不與

皆斃皆斃也襄子曰吾何走乎從者曰長子近且

奇賞奇賞也襄子曰罷民力以完之又斂以守之

城厚完別縣襄子曰罷民力以完之又斂以守之

其誰與我罷音皮斂路也誰與從者曰邯鄲之倉庫

實邯鄲音襄子曰浚民之膏澤以實之浚音又因而

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主之所屬也先主簡子

為遠必以為歸尹鐸之所寬也民必歸矣乃走晉陽

晉師圍而灌之晉師三卿之師也沈窳產窳民無畔

鄭語

鄭姬姓周厲王之子宣王弟桓公友封於成

林今京兆鄭邑是也幽王無道乃徙其人於號

今河南新鄭是也

桓公為司徒桓公鄭始封之君周厲王之子宣王

年為桓公友也宣王封之於鄭南上八

伯曰王室多故史伯周余懼及焉其何所以逃灾

史伯對曰王室將卑史伯周戎狄必昌不可偏也偏迫當成

周者成周南有荆蠻中呂應鄧陳蔡隨唐皆姬姓非有衛燕衛燕皆姬姓

虞路洛泉徐蒲衛康叔之目燕鄭公之目皆姬姓也

徐蒲徐蒲皆亦西有虞虢晉隗霍楊魏芮芮姬姓也虞虢皆姬姓也

東有齊魯曹宋滕薛齊魯曹宋滕薛皆姬姓也

巴姓巴姓東夷之國也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則皆

蠻荆戎翟之人也蠻荆戎翟皆姬姓也

徐蒲徐蒲皆亦非親則頑不可入也謂蠻夷戎翟也其濟洛

河潁之間乎言此四水之間可通也是其子男之國

衛鄭為大衛鄭皆姬姓也當幽王時於子男此二國為大

叔恃勢叔恃勢皆姬姓也仲恃險仲恃險皆姬姓也恃之而

不修不修皆姬姓也是皆有驕侈怠慢之心而加之以貪冒君若以

周難之故寄卒與賄焉不敢不許日夕周亂而弊是

驕而貪必將背君君若以成周之眾奉辭伐罪無不

克矣桓公甚得周眾奉直若克二邑鄆郕蔽補丹依

繫歷莘君之土也鄆則此八邑皆可得也若前莘後

腹震爲足異爲股離爲目建九紀以立純德純德不危駁
 也九紀九藏也正職五又有胃旁肱腸膽合十數以
 也紀所以經紀世命貴唐云九紀之功也
 訓百體此所謂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賈唐云十數自
 士士臣卑卑臣卑與臣隸隸臣僚僚山千品具萬方
 百官官有徽品十於王謂之千品五計億事材兆物
 物之官陪屬萬位謂之萬方方道也計億事材兆物
 收經入行姦極姦音該計算也材裁也經常也姦備
 品萬方轉相生故有使事兆物故王者居九畝之田
 王收其常八舉九姦之數也故王者居九畝之田
 收經入以食兆民日天子之田九畝王取經入焉以
 食萬周訓而能用之餘樂如一以忠信教導之其民
 餘樂如夫如是餘之至也於是乎先王聘后於異姓
 奇賞彙編 卷十八 壬 選史
 求財於有方方之所無擇臣於諫工而講以多物務
 和同也工官也講較也聲一無聽五聲雜然物一無
 文五色雜然味一無果五味合然後物一不講講論
 後成文味一無果可食果美也物一不講較也
 王將棄是類而與剗同剗音專類天和奪之明欲無弊
 得乎夫號石父讒詔巧從之人也而立以爲卿士與
 剗同也石父號君之各也棄聘后而立內妾好窮罔
 也聘后申后侏儒戚施寔御在側近頑童也侏儒戚
 笑之人內妾妾奴侏儒戚施寔御在側近頑童也侏儒戚
 御侍也周法不昭而婦言是行用讒慝也不建立卿
 士而妖試幸措行暗昧也試用也措置也下建立有
 用之於位後幸之是物也不可以久且宣王之時有
 人置之於側也

矣其爲毒也大矣將俟淫德而加之焉加遺也通之酋腊者其殺也滋速酋子由切腊音昔精孰也滋益也申繒申繒姓申繒之與國也西戎亦黨于申周衰族戎西戎方强申姜姓幽王前太子宜咎之舅也繒奴王室方騷騷擾也將以縱欲不亦難乎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太子將申人弗畀必殺之與若伐申而繒與西戎會以伐周周不守矣言幽王與共繒與西戎方將德申申簡德于二國二國申呂方疆呂中其隩愛太子亦必可知也隩於六切王師若在在在其救之亦必然矣王心怒矣虢公從矣言王而怒父在亦從凡周存亡不三稔矣稔年君若欲避其難王速規所矣時至而求用恐無及也時難也公曰若周衰諸姬其孰興對曰臣聞之武實昭文之功文武王文之胙盡武其嗣乎文王子孫魯衛是也胙盡謂衰也嗣續也武王子孫當繼武王之子應韓不在三君云不在時已亡也昭謂若已亡無宜說也王時命韓侯爲侯伯其後爲晉所滅以爲邑以賜桓叔之子萬是爲韓萬則其亡乎王時也應則存焉不在言不在應韓當在晉也其在晉乎距險而鄰於小地險距守之國謂虞虢韓當在晉也若加之以德可以大啓國既險固若夫國大而有德者近興秦仲齊侯姜嬴之偶也且大其將興乎偶後同秦仲嬴姓附庸秦公伯之子爲宣王大夫詩序云秦仲始大齊侯齊莊公姜

國之有德者此二人爲美公說乃東寄拏與賄號鄒
受之十邑皆有寄地十邑謂號鄒鄒最補用伐號歷
邑之地而居之賈侍南王八年而桓公爲司徒八年
九年而王室始騷騷謂適庶交爭十一年而蔡申
申申於申西成以伐周殺幽及平王末而秦晉齊楚代
興代更也平王即秦景襄於是乎取周土景當爲莊
之子襄公之父取周土謂莊晉文侯於是乎定天子
公有功於周周賜之上也齊莊信於是乎小伯伯音霸莊
迎平王定於洛邑齊莊信於是乎小伯齊太公後
孫父也小伯小主諸侯盟會楚蚡冒於是乎始啓
濮蚡蚡蚡切蚡蚡目楚李綱之孫若族之
漢能卒漢南蠻之國叔熊避難處也

奇賞彙編

卷五十八

四

通史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五十八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五十九

國語

楚語

莊王使士慶傳大子蒧

蔡王有疾

屈到嘗艾

湫舉娶于申公子牟

霧王爲章華之臺

靈王城陳蔡不美

左史倚相廷見申公子靈

奇賞彙編

卷五十九

國語

一

通史

靈王虐白公子張驟諫

司馬子期欲以其妾爲內子

昭王問於觀射父

子期祀平王

鬬且廷見令尹子常

吳人入楚昭王出奔

吳人之入楚楚昭王奔鄆

子西歎于朝

王孫圉聘于晉

惠王以梁與魯陽文子

丁酉使人召王孫勝

吳語

吳王夫差起師伐越

吳王夫差乃告諸大夫

吳王夫差既許越成

吳王夫差既勝齊人於艾陵

吳王還自伐齊

吳王夫差既殺申胥

吳王昏乃戒令秣馬食士

吳王夫差既退于黃池

奇賞彙編

卷五十九目 國語

一 選史

吳王夫差還自黃池

越語

越王句踐棲于會稽之上

越王句踐即位三年而欲伐吳

四年王召范蠡而問焉

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曰

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焉

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焉

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焉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五十九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國語

楚

史記世家楚賴項之後也陸終生六子少曰季連季連字熊為文王師成王封熊繹於楚

莊王使士亶傅太子蒍

蒍當自賴成之林切莊王是蒍蒍上名辭曰臣不材無能益焉王曰賴子之善善

之也對曰夫善在大子大子欲善善人將至若不欲

善善則不用故堯有丹朱朱見弟也觀洛汭之地

啓有五觀觀音灌啓西子也五觀啓子湯有太甲

奇賞彙編

卷五十九

一 選史

是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姦子夫豈不欲其善不能

故也若民煩可教訓也蠻夷戎翟其不實也久矣

賓服中國所不能用也王卒使傅之問於申叔時

申公也叔時曰教之春秋而為之尊善而抑惡焉

以戒勸其心春秋時紀人善則之教之世而為之昭

明德而廢幽昏焉德者世顯而闇亂者世廢也以

休懼其動使之恭顯教之詩而為之道廣顯德以耀

明其志通學同聞也顯德謂若成教之禮使知上下

之則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鎮其浮疏淫也樂者所以

後風易俗登盛於人

之教也。教之令使訪物官。令先王之官法明令也。訪議也。物事也。使議知百官之事。
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於民也。
教之故志使知廢典者而戒懼焉。
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
教之直也。若是而不從。不見。動而不慢。則文。
誦物以行之。求賢良以翼之。俊而不。
攝則身勸之。多訓典刑以納之。
慎惇篤以固之。攝而不。則明施舍以道之忠。
明久長以道之信。明度量。
明等級以道之禮。明。
奇賞彙編 卷五十九
茶儉以道之孝。明敬戒以道之事。
明慈愛以道之仁。明昭利以道之文。明除害。
以道之武。明精意以道之詞。明。
德以道之賞。明齊肅以耀之臨。明。
以輔相之威儀。以先後之體貌。以左右之明。行以宣。
勸之孝順。以納之忠信。以發之德音。以揚之教備而。
不從者。非人也。其可與手。夫子踐位則退。
自退則敬。不則報。退則加憂懼。

恭王有疾。召大夫曰。不穀不德。失先君之業。
保其首領。以沒。唯是春秋所以從先君者。
請為靈。若厲。唯是春秋所以從先君者。
也。大夫許諾。王卒及葬。子囊議謚。
曰。君王有命矣。子囊曰。不可。夫事君者。先其善。不從。
其過。以爲稱。下從其過。也。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
征南海。訓及諸夏。其寵大矣。有是寵也。而知其過。可不謂恭乎。
改曰恭。若先君善。則請爲恭大夫從之。
奇賞彙編 卷五十九
屈到啜菽。屈到。楚卿。屈子。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
家臣曰。老宗。曰。祭我必以芟及祥。宗老將薦芟。
屈建命去之。宗老曰。夫子屬之。到也。子。
本曰。不然。夫子承楚國之政。其法刑在民心。而。
藏。在王府上之。可以此先王下之。可以訓後世。雖微。
楚國諸侯莫不舉。大夫有羊饋。羊饋。少。
有之。口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羊饋。少。
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庶人。豆脯。
醯則上下共之。少爲差也。不差珍異。不陳庶後。
猶多也。夫子不以其私欲于國之典。遂不用也。

湫舉娶於申公子牟湫子清胡湫舉楚大夫伍參之子伍奢之父伍舉也子牟申公

年也子牟有舉而亡也康王以湫舉為遣之泰王

王昭也湫舉奔鄭將遂奔晉鄭小而不道蔡聲子將如

晉蔡聲子蔡公孫遇之於鄭郊享之以璧璧伯以

曰子尚良食尚猶強也二先子其皆相子猶助也二

非所願也若得歸國於楚歟且不朽聲子曰子尚良

食吾歸子使子湫舉降三拜拜善納其乘馬聲子受

之不辭定其心也還見令尹子木子木弟也傳曰

如子木與之語曰子雖兄弟於晉然蔡吾甥也同晉

奇賞彙編 卷五九 選史

謂吾舅者二國執賢對曰晉卿不若楚謂之辭也

正卿不及子木其大夫則賢賢於楚其大夫皆卿才

也若杞梓皮革焉楚實遺之杞梓良材也雖楚有材

不能用也子木曰彼有公族甥舅若之何其遺之材

也對曰晉令尹子元之難子元楚武王太子王弟王

王弗是也王孫啓奔晉晉人用之及城濮之役晉

將遁矣晉楚戰王孫啓與於軍事謂先軫與晉預先

曰是師也唯子玉欲之子玉楚令與王心違欲戰

怒少與之師故唯東宮與西廣實來東宮西廣諸侯

之從者畔者半矣畔合子若敖氏離矣若敖氏子王

也楚師必敗何故去之先軫從之大敗楚師則王

孫啓之為也昔莊王方弱方弱未申公子儀父為師

子儀父申公闕夷也王于燮為傅燮楚使師崇子孔帥

師以伐舒舒楚令尹成嘉也舒崇舒也燮及儀父施二

帥而分其室施崇於二帥師還至則以王如

廬廬音旋廬子孔潘崇之帥也廬戢黎殺二子而

復王王戰廬大夫也或謂析公臣於王析公臣楚

二子之亂王弗是析公奔晉晉人用之實讒敗楚

使不規東夏則析公之為也現猶有也東夏蔡沈也

奇賞彙編 卷五九 選史

矣析公曰楚師輕便易震震湯也若多鼓鉦以夜軍

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潰晉遂殺蔡襲沈獲

其若鄭於是晉不敗而晉昔離子之父兄謂離子於恭

楚失諸華謂背楚即晉王弗是離子奔晉晉人用之及

王同宗之父兄也

鄢之役晉將遁矣鄢陵也離子與於軍事謂樂書曰楚

師可料也樂書晉正樂書晉正在中軍王族而已唐云族親族

焉也若易中下楚必欲之中下中軍之下也故猶資

左右楚之左右軍也則三萃以攻其王族必大敗之

楚師王親而傷則離子之為也謂呂錡射其目

陳公子夏為御叔取於鄭穆公公子夏陳宣公之子

取鄭穆公少妃嬀生子南子南之母亂陳而亡之子南子南之母亂陳而亡之

夏微舒之字也御叔陳宣公與凡寧儀行父使子南子南之母亂陳而亡之

子南戮於諸侯子南子南之母亂陳而亡之

巫臣則又界之子及卒子襄老子南子南之母亂陳而亡之

馬公子則也襄老楚之臣也子南子南之母亂陳而亡之

與子及子及欲取之巫臣又難之卒以與襄老子南子南之母亂陳而亡之

老獲於郢二子爭之未有成子南子南之母亂陳而亡之

子及巫臣也爭襄老成定也恭王使巫臣聘於齊子南子南之母亂陳而亡之

以夏姬行子南子南之母亂陳而亡之

奇賞彙編子南子南之母亂陳而亡之

行人外吳子南子南之母亂陳而亡之

而教之射御道之伐楚至于今為患則申公巫臣子南子南之母亂陳而亡之

之為也今湫舉取於王子牟子牟得罪而亡執政弗子南子南之母亂陳而亡之

是子南子南之母亂陳而亡之

引領南望子南子南之母亂陳而亡之

晉晉人又用之矣彼若謀楚其亦必有豐敗也哉子南子南之母亂陳而亡之

子本慨然子南子南之母亂陳而亡之

曰亡人得生又何不來為子木曰不來則若之何對子南子南之母亂陳而亡之

疾子南子南之母亂陳而亡之

殺之其可乎子南子南之母亂陳而亡之

為楚卿而賂盜以賊一夫於晉非義也子為我召之子南子南之母亂陳而亡之

吾倍其室子南子南之母亂陳而亡之

靈王為章華之臺子南子南之母亂陳而亡之

馬曰臺美夫子南子南之母亂陳而亡之

以為明子南子南之母亂陳而亡之

刻而金石匏竹之昌大蠶庶為樂子南子南之母亂陳而亡之

奇賞彙編子南子南之母亂陳而亡之

以察清濁為聰也子南子南之母亂陳而亡之

木不妨守備子南子南之母亂陳而亡之

廢時務官不易朝常問子南子南之母亂陳而亡之

問誰相禮則華元駟騂子南子南之母亂陳而亡之

臺也國民罷焉財用盡焉子南子南之母亂陳而亡之

官煩焉子南子南之母亂陳而亡之

始升焉子南子南之母亂陳而亡之

始升焉子南子南之母亂陳而亡之

始升焉子南子南之母亂陳而亡之

始升焉子南子南之母亂陳而亡之

懼之以蜀之役

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如至成公卽位受盟於晉楚
了怒使公子嬰齊帥父魯至闕齊人驅逐之齊各

楚以楚以而僅得僅得以來以來使使富都富都耶耶豎豎質質焉焉

而使長鬣之士用焉長鬣美臣

言服美奴不齒德也而仇立霸之士什惡須頤也

不矜其美也者上下外內小大遠邇皆無室

焉故曰美若於目觀則美德則不也縮於財用則匱

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爲

夫君國者將民之與處民實瘠矣君安得肥

且太私欲弘侈刑德義鮮少德義不示則爾

者發難而處皆平直鑒慈也離畔也又直也

天子之貴也

正長
師師

唯其以公族爲官正也

而以伯子男爲師旅旅也

其有美名也唯其施令德於遠近而小大安之也若

歛民利以成其私欲使民蒿焉忘其安樂而有遠心

其爲惡也甚矣安用目視故先王之爲臺

謝也積土曰臺謝不過講軍實也軍臺不過望

收斂度冷太卒之品

之重也。公語見之。方是以臨下親上。使蓋三千八百

臺度於臨觀之高，明而不奪其所不奪。

之地其爲不圖財用也其
事不煩官業也

其日不廢時務以農隙也瘠磽之地於是乎爲之城守之

木於是乎用之外。官察之暇於是乎臨之四。

時之隙於是乎成之故周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

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

鹿鹿攸伏夫爲臺榭將以教民利也

不以其以置之也如問苦勞謂此

所以爲得也。其治民也。未嘗言止。

事上之正 楚其殆矣也

靈王城陳蔡不羹楚諫使穿封成焉陳公十一年

今頓川定陵有東不夷城使僕夫子暫問於范無字

子晉楚大夫僕晉父也范曰吾不服諸夏而獨事

晉何也不服心唯晉近我遠也今吾成三國賦皆千

乘亦富晉矣禮地方十里爲成出長轂一乘馬四匹

奇賞錄編
卷五
九
送史

又加之以楚者矣其來乎對曰其在楚

上國芳天月音志記也言在書簾所記音耶

也國爲大城未有和者國作大城未有和者昔鄭

有京標京府公署掛印之邑衛有滹滹管父之邑戚戚管父之邑

宋有蕭蒙蕭蒙米公鯉之邑魯有弁費費音秘弁費李氏之邑齊有渠

丘渠丘齊大夫
縣之邑晉有曲沃曲沃秦
之邑秦有徵衙徵衙秦
之邑

叔段以京患嚴公鄭幾不封叔段圖篡

樂人實使鄭子不得其立

之盟而赦之使殺鄭子而納箭蒲咸實出試大

厲公鄭子驥公子儀也 御濟月實呂肅公孫林

宋蕭蒙實殺昭公昭公而立 留升卷

實弱襄公襄公二十九年又服弁以自弔齊望

丘實殺無知魯嚴公八年無知殺棄晉曲沃實納齊
師曲沃之師入為威於終秦微衛實難桓景公
銀自寵於如若於景難謂後皆志於諸侯此其
不利者也皆見於終且夫制城邑若體性焉有首領
股肱至于手拇毛脉初大指也大能掉小故發而不
勤勤也地有高下天有晦明民有君臣國有
都鄙古之制也先王懼其不帥帥也故制之以義旌
之以服行之以禮禮亦與數辨之以名名實書之
以文書其姓名位及道之以言既其失也易物之繇物
易其繇乎服夫邊境者國之尾也譬之如牛馬處暑
奇賞彙編卷五九十 廷史
之既至在七月螽蟥之既多而不能掉其尾臣
亦懼之螽蟥尾益重也以言三國亦將時也不然
是三城也豈不使諸侯之心惕惕焉子晉復命王曰
是知天也安知民則則言少也是言誕也
是知天也安知民則則言少也是言誕也
生也知天必知民矣是其言可以懼哉三年陳蔡及
不羹人納棄疾而殺靈王城後三年也棄疾蔡王之
孫王自殺言殺言王之走孫三國也
左史倚相廷見申公子亶公史老也廷見於廷見之
子亶不出左史謫之舉伯以告舉伯楚子亶怒而出

曰女無亦謂我老耄而舍我而又謫我左史曰唯子
老耄故欲見以交微子也若子方壯能經營百事
倚相將奔走承序承序也於是不給而何暇得見
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武公衛侯公之子其猶
箴儆於國箴儆也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大夫
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舍謂不必恭恪於
朝朝夕以交我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
道我也志也在與有旅賁之規規也
之土掌執文柄大申位宁有官師之典典也
之問謂之守師倚几有誦訓之諫諫書之於我
長也典常也倚几有誦訓之諫諫書之於我
奇賞彙編卷五九十 廷史
居寢有替御之箴替御也臨事有替史之道替史也
太史也掌詔書史也宴居有師王之誦誦也
史不失書矜不失誦以訓御之訓御也
以自儆也儆也
沒也謂之敵聖武公敵明也
聖於倚相何害周書曰文王至于日中易不皇暇食
日中則昃易惠於小民唯政之恭文王猶不敢惰今
子老楚國而欲自安也楚國也以禦數者王將何為
禦止也數者謂敵戒誨也若常如此楚其難哉
為人所尚如此王將復何為乃驟見左史

靈王虐白公子張驟諫子張是大夫白公也王患之謂史老曰
吾欲已子張之諫若何史者子也對曰用之實難已
之易矣若諫君則口余左執鬼中右執殤宮中身也
其身知其居處若今世云能使殤也凡百歲諫吾
盡聞之矣寧聞它言不微問白公又諫王如史老之
言對曰管殷武丁能保其德至于神明武丁高宗也
也通於神明以入於河塞於河內自河徂亳從河內往
是乎三年默以思道默君人之道也卿士患之患其
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令命也武
丁於是作書以書解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
奇賞彙編卷五十九
茲故不言類善也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
聖思賢而夢見之其容得傳說以來升以為公公
公也書序曰高宗夢得傳說命而使朝夕規諫曰若
金用女作礪使礪若津水用女作舟舟若大早
用女作霖雨大旱日北風孫也啓乃心沃朕心啟開
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以藥醫患言也
若蹠不視地厥足用傷以大道見徒跣言也
若武丁之神明也其聖之獻廣也其知之不疚也猶自謂
未又又故三年默以思道既得道猶不敢專制使
以象旁求聖人既得以為輔又恐其荒失遺忘故使

朝夕規誨諫曰必交修余無余棄也今若或者未
及武丁而惡規諫者不亦難乎難以齊桓晉文皆非
嗣也非嫡還軫諸侯不敢淫逸淫言放縱軫心類德
音以得有國類善近臣諫遠臣訪輿人誦以自詒也
是以其入也門封不備同備諸侯
之故小焉而至於有識田方千里以屬諸侯
也至于今為令君恒文皆然君不度憂於二令君而
欲自逸也無乃不可乎周詩有之曰弗躬弗親庶民
弗信言為政不躬親之臣懼民之不信君也故不敢
不言不然何急其以言取舉也王病之曰子復語不
奇賞彙編卷五十九
能然故不穀雖不能用吾愁寘之於耳愁牛亦切寘
復使使對曰賴君之用也故言不然巴浦之岸岸舜
象其可盡乎其又以規為填也舜莫交切填土見切
所以塞耳也言四欲之牙角可以遂趨而退歸杜門
不出七月乃有乾谿之亂壘王亥之乾谿楚
司馬子期欲以其妾為內子子期楚平王之子西
馬馬之左史倚相曰吾有妾而愿欲笄之其
可乎意也對曰管先大夫子囊違王之命
蓋違蓋以子夕皆芟子木有羊饋而無芟薦子木違
羊饋易君子曰違而道違命穀陽豎愛子反之勞也

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也唐尚書云大禹為此北陰位也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絕地民與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其後高辛氏之季子也三苗為亂行其凶德如九黎之德也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堯長也堯繼高辛氏平三苗之亂繼育重黎之後使復典天地之官義氏祖氏是也以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叙天地而別其分主者也叙也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為司馬氏程國也伯休父也休父名也失其官守謂失天地之官而以諸侯為大司馬也寵神其祖以取威於民曰重實上天黎實下地寵尊也黎上之祭神其祖以威懼其民言重能遭世之奇實彙編亂而莫之能禦也亂謂幽平不復天地體成何比之有不然夫天地成而不變夫子期祀平王子期楚平王之子也祭以牛俎於王祭以牛俎於王王問於觀射父曰祀牲何及王問射父何所及對曰祀加於舉加增也舉人君天子舉以大牢祀以會大牢牛羊豕也會會諸侯舉以特牛祀以大牢卿舉以少牢祀以特牛少牢羊豕大夫舉以特牲祀以少牢特牲士食魚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魚上下有庠民則不慢王曰其小大何如對曰郊禘不過爾爾如爾祭郊禘烝嘗不過把握握長不王曰何其不

也對曰夫神以精明臨民者也故求備物不求豐大備物器具是以先王之祀也以一純二精一純心二精精潔者三牲四時五色六律七事八種七事天地民四時也八種八音九祭十日十二辰以致之九祭九州祭也十日十辰也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咳日令辰以致神數以奉之數以奉之官有十醜醜為億兆天子之田九畝以食兆民王取厘入以食萬官也明德以昭之昭也和聲以聽之中和之聲以告徧至則無不受休休慶也毛以示物物色也血以告殺明也接誠拔取以獻具為齊敬也敬誠於神也敬不可久民奇賞彙編功不舉故齊肅以承之王曰芻豢幾何草食曰芻豢曰遠不過三月近不過浹日達謂三牲近謂雞鶩曰祀不可以已乎對曰祀所以昭孝息民昭孝養使民蕃息也撫國家定百姓也不可以已夫民氣縱則底底底則底底則滯滯久不震震無所畏也生乃不殖生乃不殖用不從用不從王月祭月享時類歲祀以事類口類日祭於祀考月於壇諸侯舍日月享也卿大夫舍月舍時舍時天子徧祀羣臣品物品物謂若八蜡所祭

諸侯祀入地三辰及其土之山川

三辰日月星也祀地謂三王後也

野王後祭分卿大夫祀其禮

禮謂五禮及土庶人

不過其祖

父也日月會于龍

龍謂周十二月夏十月

月令曰孟冬辰在尾土氣含收

合收秋也

大明昌

作昌也

是月也坤用事

百嘉備含

成舍入室也

祭神順行

求食也

國於是乎

承當家於是乎

當

祀

冬人祭

祭

祭

祭

齊肅恭敬致力於神民所以攝固者也若之何其舍

之也

王曰所謂一純二精七事者何也對曰

聖王正端冕以其不違心帥其羣臣精物以臨監享

祀無有奇慝於神者謂之一純

帛為二精

天地民及四時之務為七事王曰三

忠信

入咳數者何也對曰民之微官

王公之子弟之質能言能聽微其官者

而物賜之姓以監其官是為百姓

有世功則有官族若姓有微品十於王謂之千品

有十品百官故有千品

有十醜為億醜

子之田九畝以食兆民

取經入焉以食萬官

關且廷見令尹子常

之語問蓄貨聚馬歸以語其弟曰楚其亡乎不然令

尹其不免乎吾見令尹令尹問蓄聚積實如餓豺狼

焉

殆必亡者也夫古者聚貨不妨民衣食之利

聚馬不害民之財用貨珠玉之屬貨馬多則國馬足
以行軍國馬民馬也十六井為一戎馬公馬足以稱
賦公馬公之成馬也不是過也公貨足以寶獻寶獻
家貨足以共用人夫也其音俱家不是過也夫貨馬郵
則關於民關缺也民多關則有離畔之心將何以封
矣則也管闕子文三舍令尹子文闕伯且之子無一
日之積恤民之故也成王聞子文之朝不及夕也成
於是乎每朝設脯一束饌一筐以羞子文
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復反也人謂子文曰人生
奇賞彙編 卷五十九 壬 選史
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庇覆
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曠空是勤民以自封也勤勞
也死無日矣我逃非逃富也故莊王之世滅若敖
氏唯子文之後在至于今處耶為楚良臣莊王成王
子文之族也宣四年子文之弟子聞椒為亂莊
王滅若敖氏之族子文之孫蘇尹克黃使於齊還而
何以勸善使復其所以子孫富耶王時為鄭公是不
先恤民而後已之富乎今子常先大夫之後也先大
而相楚君無令名於四方民之羸餒日日已甚羸
也言日四境盈壘言壘壘滿於道殣相望道家盜賊
司目民無所放放方往切是之不恤而蓄聚不厭其

速怨於民多矣速召積貨滋多蓄怨滋厚不亡何待
夫民心之愠也若防大川焉潰而所犯必大矣犯敗
子常其能賢於成靈乎成不體於穆願食熊蹯不獲
而死成王成王魯王商臣之父也欲熊商臣而立其弟
靈王不顧於民一國棄之如遺迹焉迹焉
之獨何力以待之子常為政而無禮不傾甚於成靈
鄭昭王奔隨伯東楚地隨漢東國也初秦昭襄王於
其歸與吳伐楚太敗之奔隨自鄭奔隨也
吳人入楚昭王出奔濟於成臼吳人闖關也出奔隨
奇賞彙編 卷五十九 壬 選史
見藍尹壘載其弩藍尹壘楚大夫王曰載子對曰自
先王莫隊其國隊或作當君之世而亡之君之過也
遂去王王歸又求見王王欲執之子西曰請聽其辭
夫有其故子西半王之子昭王之庶兄王使謂之曰
成臼之役而棄不殺今而敢來何也而汝對曰昔瓦
唯長舊怨以敗於柏舉故君及此瓦子常名今又效
之無乃不可乎臣避于成臼以微君也微微而更乎
也後改今之敢見觀君之德也曰庶懼而鑒前惡乎君
若不鑒而長之若實有國而不愛臣何有於死何惜
死在同敗矣楚謂司寇唯君圖之子西曰使復其位

以無志前敗言見前敗也王乃見之

吳人之入楚楚昭王奔郢郢也郢公之弟懷將殺王

父郢公之子文也郢公辛止之懷曰平王殺吾

父平王也王考也父憂成然也成在國則君在外則

讐也見讐弗殺非人也郢公曰夫事君者不為外內

行不為外不為豐約舉豐盛也約衰也苟君之尊卑一

也且夫自敵以下則有讐敵也非是不讐下虐上為

殺上虐下為討而况君乎君而討臣何讐之為若皆

讐君則何上下之有乎吾先人以善事君成名於諸

侯自鬬伯比以來未之失也今爾以是族之不可

奇賞彙編朱季九圭選史

也懷弗聽曰吾思吾父不能顧矣郢公以王奔隨

王歸而賞及郢懷子西諫曰君有二臣或可賞也

或可戮也君王均之羣臣懼矣均同也賞罰也王曰夫

子期之二子邪吾知之矣子期也或禮於君或禮於

父均之不亦可乎

子西歎於朝藍尹亹曰吾聞君子唯獨居思念前世

之崇替崇終也與哀殯喪於是其有歎其餘則不君子

臨政思義不方有切飲食思禮同宴思樂在樂思善

無有歎焉今吾子臨政而歎何也子西曰闔閭能敗

吾師相率闔閭即世吾聞其嗣又甚焉嗣嗣子夫差也

父也吾是以歎對曰子患政德之不修無患吳矣夫

闔閭口不食嘉味耳不樂逸聲逸滿也目不淫於色身

不懷於安朝夕勤志恤民之羸羸病也聞一善若驚得

一士若賞若受有過必較校改也有不善必懼是故得

民以濟其志今吾聞夫差好罷民力以成私好縱過

而翳諫翳部一夕之宿臺榭陂池必成六畜玩好必

從夫先自敗也已焉能敗人子修德以待吳吳將斃

矣

王孫圉聘於晉王孫圉楚大夫也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

相定公晉頃公之子午也簡子趙相也鳴玉鳴其佩玉以相禮

問於王孫圉曰楚

之白珩猶在乎珩音行珩佩上之飾者對曰然簡子曰其為寶

也幾何矣幾何也曰未嘗為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

為寶言以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言以訓諸侯使無以

寡君為口實口實也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叙

百物叙次也以朝夕獻善敗於寡君使寡君無忘先

王之業又能上下說乎鬼神順道其欲惡說古悅字

使神無有怨痛于楚國又有薳雲連徒洲金木竹

箭之所生也楚有雲夢薳澤也連屬也木龜珠齒角

皮革羽毛所以備賦用以戒不虞者也龜所以備吉

所以為寶也龜角所以為寶也犀兕象齒所以為甲胃豹尾所以為

旌旗也犀兕象齒犀兕也所以為甲胃豹尾也所以為

者也其音俱若諸侯之好幣具而導之以訓辭導行

有不虞之備而皇神相之能媚於神故皇神相寡君

其可以免罪於諸侯而國民保焉此楚國之寶也若

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焉聞國之寶六而已聖

能制議百物以輔相國家則寶之玉足以庇蔭嘉穀

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玉祭祀龜足以憲滅不則寶

之也取善惡之法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以禦火災

金足以禦兵亂則寶之金所以山林藪澤足以備財

用則寶之若夫諱置之美諱置猶謹也楚雖蠻夷

奇賞彙編卷五十九 孟 孟史

不能寶也微利 惠王以梁與魯陽文子惠王昭王子越女之子章也

魯陽公也文子辭曰梁險而在北境懼子孫之有

二者也心也夫事君無憾憾則懼偏偏懼謂得志偏

則懼二偏則懼也夫盈而不偏盈也憾而不二者臣

能自壽也壽保不知其它它子縱臣而得以其首領

以沒懼子孫之以梁之險而之臣之祀也特險而二

王曰子之仁不忘子孫施及楚國敢不從子與之魯

陽

子西使人召王孫勝王孫勝故平王太子建之子白

諸梁聞之成之子葉公子高也見子西曰聞子召

王孫勝信乎曰然子高曰將焉用之曰吾聞之勝直

而剛欲實之境子高曰不可其爲人也展而不信誠

也誠謂復言愛而不仁外愛人內詐而不知以詐行

非忠信之道愛而不仁直而不來計以爲直者周而

不淑淑言也復言而不謀身展也復言言可復不欺

愛而不謀長不仁也外愛人不以謀益人詐也

也蓋陰強忍犯義殺也忍犯義也直而不顧不來也

周言棄德不淑也取周其言是六德者皆有其

奇賞彙編卷五十九 孟 孟史

華而不實者將焉用之彼其父爲戮於楚其心又猶

而不潔則者直已之志不從若其稍也不忘舊怨而

不以潔悛德思報怨而已則其愛也足以得人其展

也足以復之復復其其許也足以謀之其直也足以

帥之帥神其周也足以蓋之言其周密足以其不潔

也足以行之而加之以不仁奉之以不義蔑不克矣

夫造勝之怨者皆不在矣怨謂謂太子若來而無寵

速其怒也若其寵之殺貪而無厭既而得入而曜之

以大利曜示不仁以長之長其思舊怨以修其心修

報警報警苟國有衆必不居矣非子職之其誰乎職生也

此謂彼將思舊怨而欲大寵大寵令尹動而得人

人怨而有術父死而怨若果用之害可待也余愛子

與司馬故不敢不言司馬子西之子西曰德其忘怨

乎言其忘怨也余善之夫乃其寧寧安子高曰不然

吾聞之曰唯仁者可好也可惡也可高也可下也好

之不偏惡之不怨高之不驕下之不懼不仁者則不

然人好之則偏惡之則怨高之則驕下之則懼驕有

欲焉欲專懼有惡焉惡且欲惡怨偏所以生計謀也

子將若何若召而下之將戚而懼為之上者將怒而

怨計謀之心無所靖矣靖安有一不義猶敗國家今

奇賞彙編 卷五十九 王 選史

壹五六而必欲用之不亦難乎吾聞國家將敗必用

姦人而嗜其疾味其子之謂乎嗜貪也疾味味為已

夫誰無疾膏膏猶能者蚤除之舊怨滅宗國之疾膏

也為之關籬藩籬而遠備閑之猶恐其至也閑闕是

之為日惕若召而近之死無日矣人有言曰狼子野

心怨賊之人其又可善乎若子不我信盍求若敖氏

與子于子皙之族而近之若敖氏莊王所滅閻叔也

此公子黑肱也平王所殺安用勝也其能幾何言危

而代之以何獨不召而近也昔齊驕馬縞以胡公入於貝水齊驕馬縞齊大夫也胡

胡公靖也貝水小名胡公處那歌聞職戕謫公於圓

竹飲音觸則也飲音觸皆青臣歸公齊桓公之子

人也為公子時與飲音觸之父子田弗勝及即位乃

權而用之而使欲使飲音觸之妻而使職擊果魯晉

文十八年公游于中地人殺公而內之竹中晉

長魚矯殺三郤於柳柳音矯人殺公而內之竹中晉

之與具父姊長子同條既魯國人殺殺子般於

次音音洛般音班則人殺公而內之竹中晉

子般殺之音音公殺子般即公次子般自魯與之戲

是誰之故也非唯舊怨乎故事是皆子所聞也人之

求多聞善敗以鑑戒也今子聞而棄之猶蒙耳也

吾語子何益吾知逃而已逃勝子西笑曰子之

尚勝也尚勝人也不從遂使為白公子高以疾聞

奇賞彙編 卷五十九 王 選史

居于蔡蔡音蔡蔡國楚滅之及白公之亂子西子期死

印公諸伐勝以報父讐子西既許之木是師晉伐

鄭楚又兼之與之盟白公怒遂作亂殺二子於朝葉

公聞之曰吾怨其棄吾言而德其治楚國楚國之能

平均以復先王之業者夫子也夫子也以小怨寘大

德憂不義也將入殺之殺白帥方城之外以入殺白

公而定王定王定王定王之子定王之子定王之子

吳語 吳 太伯之後也周太王少子季歷賢非立為周

太伯太王之長子也乃讓季歷而奔荆蠻文

夫大仲男而善謀將還坑吳國於股掌之上以得其
志志謂其志也大周知君王之益成以好勝也各猶也
故婉約其辭以從逸王志婉順也約甲也使淫樂於諸
夏之國以自傷也使吾甲兵鈍敝民人離落而日以
憔悴憔悴也然後安受吾熾夫越王好信以愛民四
方歸之年殺時號曰長炎炎炎炎也及吾猶可以戰也
為應弗摧為蛇將若何蛇也吳王曰大夫奚隆於越
春秋曜吾軍士乃許之成將盟越王又使諸稽郢辭
曰以盟為有益乎前盟口血未乾近也足以結信
奇賞彙編 卷五十九 手 選

能涉江淮而與我爭此地哉將必越實有吳土吳地
德也王蓋亦鑑於人無鑑於水鑑鏡也以木為鏡見形
而昔楚靈王不君不得為君其臣箴諫以不入受乃
築臺於章華之上章華臺也石郭陂漢以象帝舜闕
丘下故東漢水使旋石郭以象之能弊楚國以開
陳蔡陳蔡也不修方城之內方城也諸夏
而圖東國諸夏也三歲於汴汾以服吳越汴
小名是東郭師代吳師於汴汴也其民不
忍飢勞之殃三軍叛王於乾谿乾谿也王親
獨行屏營傍徨於山林之中三日乃見其洵人王
奇賞彙編 卷五十九 王 選

夫吳民離矣有離也體有所傾譬如羣獸然

越人必來襲我王雖悔之其猶有及乎王弗聽十二

功魯口獲齊國書華車

吳王夫差既勝齊人於艾陵乃使行人奚斯釋言於

齊奚斯大夫釋解也曰寡人帥不腆吳國之役

徒因了齊國書也天若不知有舉則何以使下國

青實彙編卷五十九

勝下國吳自謂也言天若不知

明達於上帝上帝天也譬如農夫作耦以刈殺四

此則大夫之力也立名於荆謂敗楚於今大夫老而

又不自安恬逸而處以念惡念惡於吳國出則舉

吾眾罪吾眾謂吳民離撓亂百度以妖孽吳國安為

先王之鐘鼓寔式式用也敢告於大夫申胥釋

劍而對釋解曰昔吾先王世有輔弼之臣以前以

能遂疑計送決也以不陷於大難今王播棄黎老

夫不違乃違也乃違也夫不違亡之階也夫天之所棄

必驟近其小喜謂有勝敵之喜而遠其大憂大憂在

也王若不得志於齊而以覺寤于心吳國猶世世繼

吾先君之得之也必有以取之得謂克楚也傳曰閭

今王無以取之言無而天祿亟至亟數也是吳命

青實彙編卷五十九

員請先死將死曰而縣吾目於東門以見越之

入吳國之亡也遂自殺王愠曰孤不使大夫得有見

也乃使取申胥之尸盛以鴟夷而投之於江盛音咸

吳王夫差既殺申胥不稔於歲稔就也謂後年不乃

起師北征闕為深溝於商魯之間闕穿也非屬之沂

於黃池黃池地名晉公於是越王勾踐乃命范蠡苦

庸二子越率師沿海沂淮以絕吳路沿順也逆流而

子也夫差未反越子伐越王勾踐乃率中軍浙江吳

吳以襲吳人其郭郭郭焚其姑蘇徙其大舟大舟王

吳晉爭長未成成先也邊遽乃至以越亂告也

吳王懼乃令大夫而謀曰越為不道背其齊盟齊音

也今吾道路悠遠無會而歸與會而先晉孰利先晉

先王孫雄曰夫危事不齒年也不以年次對雄敢

先對二者莫利無會而歸越聞章矣民懼而走遠無

正就正適也齊宋徐夷曰吳既敗矣宋今睢陽徐今將

夾溝而廢我廢昌爾切我無生命矣會而先晉晉既

執諸侯之柄以臨我將成其志以見天子禮見天子

奇賞彙編卷五十九吾須之不能不能待去之不忍若越聞俞章俞或

也吾民恐畔必會而先之先使吳王乃步就王孫雄

曰先之圖之將若何王孫雄曰王其無疑吾道路悠

遠必無有二命焉可以濟事欲法一計求先王孫雄

進顧揖諸大夫曰危事不可以為安死事不可以為

生則無為貴知矣死易生則何貴於知矣民之惡死

而欲貴富以長沒也與我同彼豈能與我行此危

有遷我絕絕無遷彼豈能與我行此危

事也哉言言不能以事君勇謀於此用之勇而有謀

今夕必挑戰以廣民心民心示不懼也請王厲士

以奮其朋勢朋勢也勉屬士卒以奮激勸之以高位

重畜重畜備刑戮以辱其不厲者也令各輕其死

彼將不戰而先我我先我既執諸侯之柄為盟主以

歲之不獲也無有誅焉後救也誅責也而不先罷之

罷罷遣諸侯諸侯必說既而皆入其地入其地王安挺志

也先歸也一日惕一日留惕徐也以安步王志志必設

以此民也封于江淮之間乃能至于吳設許其勸勉

吳王昏乃戒令秣馬食士令力呈切食夜中乃令

服兵擐甲擐掛切夜中夜半也夜中夜半也係馬舌出火竈係

奇賞彙編卷五十九也也陳士卒百人以為徹行百行陳

也也陳士卒百人以為徹行百行陳

也也陳士卒百人以為徹行百行陳

也也陳士卒百人以為徹行百行陳

也也陳士卒百人以為徹行百行陳

也也陳士卒百人以為徹行百行陳

也也陳士卒百人以為徹行百行陳

也也陳士卒百人以為徹行百行陳

也也陳士卒百人以為徹行百行陳

也也陳士卒百人以為徹行百行陳

也也陳士卒百人以為徹行百行陳

也也陳士卒百人以為徹行百行陳

集 360—644

今召掩王東海以淫名聞於天子掩蓋也
召有短垣而自踰之垣者牆也
況其則何有於周室言吳雖外而自借號况於
人命上有命曰吳伯不曰吳王命上受賜上之
諸侯是以敢辭辭不事夫諸侯無二君
而周無王若無王天子以于其不祥而曰
吳公孤敢不順從君命長第許諾長先也吳王許諾
乃退就幕而會吳公先軟晉侯亞之吳王既會
越間愈章恐齊宋之為已害也乃命王孫雋先與勇
復帥徒師以為過實於宋以焚其北郭焉而過之勇
奇賞彙編 卷五十九 美 運史
過實而焚其郭上其守備使不敢出
吳王人差既還於黃池乃使王孫苟告勞於周王孫
功也 曰昔者楚人為不道不承其王事以遠我一
二兄弟之國此言也吾先君闔廬不貴不貴音世
彼甲帶劍挺鉞措鋒鉞鉞也切指即亦以與楚昭王
赤遂於中原柏舉柏舉之戰在魯大舍其衷衷善也
楚師敗績于其國楚師也遂至于郢都楚都也王總
其有執事賞也王往也王執事百官也昭謂王
往也王往也昭謂王昭謂王昭謂王
其父子昆弟不相能夫樂王作亂是以復歸於吳見

也夫樂王闔廬之弟也傳曰人例今齊侯任不鑒於
楚任任齊景公孫仲公之又不承其王命以遠
我一二兄弟之國言齊景公孫仲公之
年與會魯大差不貴不魯大差不貴不
伐傳別都登等相睦於艾陵艾陵也
實舍其衷衷善也歸不於於歲於歲
余沿江沂淮闢溝深水出於商魯之間以微於兄弟
之國諸大差克有成事敢使苟告於下執事能
成功也 周王答曰苟伯父命女來明紹享余一人若
奇賞彙編 卷五十九 美 運史
余嘉之周王答曰王可也紹紹也昔周
室逢天之降禍遭民之不祥說云謂民流離上於
民助子朝者 余心豈忘憂卿不唯下土之不康靖
乃愛王室也 今伯父曰効力同德効力伯父若能然
余一人兼受而介福介大也伯父多歷年以沒元身
也 伯父秉德已侈大哉侈大也
吳王夫差還自黃池息民不戒戒微越大夫種乃倡
謀發始曰吾謂吳王將遂涉吾地今罷師而不戒以
忘我我不可以怠也日臣嘗卜於天日昔日也卜於
計吾成既羅弊其民天奪今吳民既罷罷勞而大荒
之食安受其饑之言者

薦飢市無赤米赤米米之赤而困虛空虛虛通作虛

其民必移就蒲贏於東海之濱蒲贏大切亦作輶

天占既兆兆見人事又見謂怨我蔑卜筮矣王若

今起師以會奪之利無使失後後以夫吳之邊鄙遠

者罷而未至罷吳王將耻不戰必不須至之會也

不待而以中國之師與我戰若事幸而從我從我

我遂踐其地其至者亦將不能之會也已吳遂鄰

能會吾用禦兒臨之禦兒越北澤在今嘉興吳遂鄰

吳王若愠而又戰幸遂可出使出若不戰而結成成

也王安厚取名而去之越王曰善哉乃大戒師將伐

奇賞彙編卷五十九吳楚申包胥使於越申包胥楚大夫越王勾踐問焉

曰吳國為不道求殘我祖稷宗廟以為平原弗使血

食吾欲與之微天之衷微衷唯是車馬兵甲卒伍既

具無以行之行猶請問戰奚以而可以用包胥辭曰

不知也王固問焉乃對曰夫吳良國也良善能博取

於諸侯取貢敢問君王之所以與之戰者問政惠王

曰在孤之側者觴酒豆肉簞食未嘗敢不分也食神

飲食不致味致極也聽樂不盡聲不盡五求以

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

越國之中疾者吾問之疾者吾葬之老其老慈其勿

長其孤問其病未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

矣未可以戰也此小惠未備王曰越國之中吾寬民

以子之忠惠以善之吾修令寬刑施民所欲去民所

惡稱其善掩其惡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

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富者吾安之不

貧者吾子之救其不足裁其有餘裁謂有餘使貧富

皆利之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

以戰也王曰越國南則楚西則晉非則齊西則晉

之春秋皮幣玉帛子女以賓服焉未嘗敢絕求以報

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哉蔑以加焉然猶未可以戰

也夫戰知為始仁次之勇次之不知則不知民之極

知知謂下知民無以銓度天下之衆寡銓稱不仁則

不能與三軍共飢勞之殃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大

計越王曰諾越王勾踐乃召五大夫五大夫古諸苦

之屬曰吳為不道求殘吾祖稷宗廟以為平原不使

血食吾欲與之微天之衷唯是車馬兵甲卒伍既具

無以行之吾問於王孫包胥既命孤矣敢訪諸大夫

問戰奚以而可句踐願諸大夫言之皆以情告無阿

孤孤將以舉大事阿曲大夫舌庸乃進對曰審實則

可以戰乎王曰聖審實實不失大夫苦成進對曰審

罰則可以戰乎王曰猛能罰則威猛也大夫種進對曰審物則可以戰于王曰辨說云別物善惡昭謂物類大夫鑄進對曰審備則可以戰乎王曰巧備守禦之備巧審密不可攻人大夫臯如進對曰審聲則可以戰乎王曰可矣謂鍾鼓進退之聲王乃命有司大令於國曰苟任戊者皆造於國門之外國門城王乃令於國曰國人欲告者來告告者謂有善惡事及賊事所當陳白者不任其事則下所謂昭告之疾効力不足以勝甲兵者告孤不審將為戮不利不審謂欺過及五日必審之使執思過五日道將不行則曉矣王乃入命夫人王苴屏而立夫人向屏屏蔽屏內有辱是子也外有辱是我也吾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夫人送王不出屏婦人禮送乃闔左闔填之以土闔陽開陰示由也去并側席而坐并替也王背檐而立大夫向檐檐與簷同王命大夫曰食土不均地之不修內有辱於國是子也均平也軍士不死外有辱是我也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內國政外軍政也吾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大夫送王不出檐示當守備也乃闔左闔填之以并側席而坐示憂戚王乃之壇列壇在野所以講列士衆誓

左傳知美
公國語知
老將美公
向可也老
將止可也

鼓而行之至於軍軍所軍之地也斬有罪者以徇曰莫
 如此以環垣通相問也垣他何切環全王之環垣差
 明日從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不從其王之令
 明日從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不用王命明日
 從舍至於禦兒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淫逸不可
 禁也王乃命有司大徇於軍曰有父母者老而無昆
 弟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父母者老而
 子爲我死子之父母將轉於溝壑子爲我禮已重矣
 子圖之明日徇於軍曰有兄弟四五人皆在此者以
 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昆第四五人皆在此
 事若不捷則是盡也捷勝也擇子之所欲歸者一人明
 日徇於軍曰有眩瞽之疾者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
 事子有眩瞽之疾其歸若已若汝也後若有事吾與
 子圖之明日徇於軍曰筋力不足以勝甲兵志行不
 足以聽命者歸莫告明日遷軍接舥勝書蒸切也斬
 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志行不果果勇也於是人有致
 死之心王乃命有司大徇於軍曰謂二三子歸而不
 歸處而不處處止也進而不進退而不退左而不左右
 而不右身斬妻子當責也於是吳王起師軍於江北

吳王於江南越王乃中分其師以為左
右軍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為中軍私卒君子王所親近有志行者
明日將舟戰於江及昏乃令左軍銜
枚泝江五里以須須命也亦令右軍銜枚踰江五里
以須須命也夜中乃令左軍右軍涉江鳴鼓中水以須
夾攻我師乃不待旦亦中分其師將以禦越不知越
鼓不譟以襲攻之吳師大非非敗奔走也越之左
軍右軍乃遂涉而從之又大敗之於沒沒地也又郊敗
奇賞彙編 卷五十九 選史
之郊也三戰三非三戰三北也乃至於吳越師遂入
吳國圍王宮王宮吳王懼使人行成曰晉不殺先委
制於越君不殺先委制於越君君告派請成男女服從孤
無奈越之先君何與吳有奸畏天之不祥不敢絕祀
許君成以至於今今孤不道得罪於君王君王以親
辱於派之弊邑孤敢請成男女服為臣御越王曰昔
天以越賜吳而吳不受今天以吳賜越孤敢不聽天
之命而聽君之令乎乃不許成因使人告于吳王曰
天以吳賜越孤不敢不受以民生之不長長久王其
無死民生於地上寓也寓寄其與幾何何特寡人其

達王於角句東角句東今句章東海口外洲也夫婦三百唯
王所安以反王年大婦各三百人以奉夫差辭曰天
既降禍於吳國不在前後當孤之身實失宗廟社稷
凡吳上地人民越既有之矣孤何以視於天下夫差
將死使人說於子胥說也曰使死者無知則已矣若
其有知吾何面目以見員也遂自殺越滅吳在魯哀
其有知吾何面目以見員也遂自殺越滅吳在魯哀
皆入朝皆入朝也夫唯能下其羣臣以集其謀故也也言
越語
奇賞彙編 卷五十九 選史
越王勾踐棲於會稽之上山處曰棲會稽山在今山陰南七里吳敗越於夫椒
越王勾踐棲於會稽之上山處曰棲會稽山在今山陰南七里吳敗越於夫椒
及國子姓號令三軍而父兄昆弟名方在危既親
有能助寡人謀而退吳者吾與之共知越國之政政知
大夫種進對曰臣聞之賈人賈音夏則資皮資
冬則資絺絺音絲絲音也絺音日日音早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
乏也夫雖無四方之憂然謀臣與爪牙之士不可不
養而擇也譬如度笠時雨既至必求之今君王既棲

亦自相
之如

於會稽之上然後乃求謀臣無乃後乎後小禾切
踐曰苟得聞子大夫之言何後之有執其手而與之

謀遂使之行成於吳曰寡君勾踐之無所使使其下

臣種不收微聲聞於天王微私於下執事曰寡君

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君說本計也願以金玉于女

賂君之辱請勾踐女女於王王為女大夫女女於大夫

士女女於士越國之寶器畢從寡君帥越國之眾以

從君之師徒唯君左右之從上為用切下如字若以

越國之罪為不可赦也將焚宗廟為將不係妻孥係

為其所虜不沈金玉於江得之有帶甲五千人

奇賞彙編卷五十九 宋 遷史

將以致死乃必有偶偶對是以帶甲萬人以事君也

言越罪是得帶無乃即傷君主之所愛乎與其殺

是人也寧其得此國也其孰利乎是萬人與安而得

之與越也仇讐敵戰之國也三江環之民無所移吳

越則無吳將不可改於是矣不可改易也之計員

聞之陸人居陸水人居水夫上黨之國之國謂中國

也我攻而勝之吾不能居其地不能乘其車之異也

之盟謂孤庸發吳魯成公時也至此哀元年歷五公

矣非未知也夫越國吾攻而勝之吾能居其地吾

能乘其舟此利也不可失也已若必滅之夫此利也

雖悔之亦無及已越人飾美女八人納之大宰嚭

請大夫女女於大夫大夫女女於大夫大夫女女於大夫

王所取諸侯之罪又有益於此者

將進之太宰嚭諫曰語聞古之伐國者服之而已今

已服矣又何求焉夫差與之成而去之成平勾踐說

於國人一曰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也而又與大

國執讐結也以基露百姓之骨於中原此則寡人之

罪也寡人請更更敗於是葬死者問傷者養生者乎

奇賞彙編卷五十九 宋 遷史

有憂賀有喜送違者迎來者去民之所惡補民之不

足然後卑事夫差官士三百人於吳前馬前擊勾踐之地南至干勾

其身視為夫差前馬前馬前擊勾踐之地南至干勾

無句無亭北至于禦兒今嘉興東至于鄞縣西

至于姑蔑今嘉興北廣運百里取境內者百

君四方之民歸之若水之歸下也今寡人不能將帥

二三子夫婦以蕃蕃思命壯者無取老婦令老者無

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舉丈夫二十不取

其父母有罪禮三十而娶二十而嫁將免者以告

也 公令醫守之醫乳生丈夫二壺酒一夫生女子二壺酒一脈大焉壽知擇人生三人公與之母也人生
希耳 生二人公與之儼儼儼食當室者或三年釋其
政政為通子也支子或三月釋其政支子必哭泣
葬埋之如其子令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宦其子
能其食能其食也而摩厲之於義四方之士來者必廟禮
之之也勾踐載稻與脂於舟以行有也國之
孺子之游者無不餽也無不敬也必問其名馬後將
非其身之所種則不食非其夫人之所織則不衣十
奇賞策編 卷五十九 吳 選史
年不收於國民居有三年之食古者一年之食國之
父兄請曰管者夫差耻吾君於諸侯之國今越國亦
節矣有節也請報之勾踐辭曰管者之戰也非二三子
之罪也寡人之罪也如寡人者安與知耻請姑無庸
戰戰也父兄又請曰越四封之內親吾君也猶父
母也子而思報父母之仇臣而思報君之讐其有敢
不盡力者乎請復戰勾踐既許之乃致其衆而誓之
曰寡人聞古之賢君不患其衆之不足也而患其志
行之少耻也少耻謂進不念今夫差衣水犀之甲者
億有三千言多也水犀之皮有珠中山犀則無億

三千所謂賢良 不患其志行之少耻也而患其衆之
不足也今寡人將助天滅之言夫差天所不吾不欲
匹夫之勇也匹夫之勇也欲其旅進旅退也旅進
則思賞退則思刑如此則有常賞進不用命進則
退則無耻退則無耻如此則有常刑果行國人皆勸父勉
其子兄勉其弟婦勉其夫之說心曰孰是君也而
可無死乎事也君有死地死地是故敗吳於圍
又敗之於沒沒地又郊敗之夫差行成曰寡人之
師徒不足以辱君矣請以金玉子女路君之辱勾踐
對曰管天以越子吳而吳不受今天以吳子越越可
奇賞策編 卷五十九 吳 選史
以無聽天之命而聽君之令乎吾請達王甫句東吾
與君為二君乎待之若夫差對曰寡人禮先壹飯矣
與君為二君乎待之若夫差對曰寡人禮先壹飯矣
弊也宸宇宸宇故以屋宇之餘施覆吳也蓋力故切亦寡
人之願也君若曰吾將殘女社稷滅女宗廟寡人請
死余何面目以視於天下乎越君其次也次舍遂滅
吳
越王勾踐即位三年而欲伐吳范蠡進諫曰夫國家
之事有持盈持盈有定傾定安也有節事節事
也王曰為三者奈何范蠡對曰持盈者與天與天法

道盈而不溢 定傾者與人

與人取人之心也人道好

王不問蠡不敢言天道盈而不溢

陽盛則損盛而不

隨時以行是謂守時

時止則止天時不作弗為人

客

人事不起弗為之始人事

而驕

不勞而矜其功

不作而先為人客

人事不起而創為之

始此逆於天而不和於人

王若行之將妨於國家

奇賞彙編

王躬身

德尚禮讓

兵者凶器也爭者事之末也

陰謀逆德好用凶器始於人

者人之所卒也

先行此者不利

王曰無是貳言也

吾已斷之矣

於會稽王召范蠡而問焉

曰吾不用子之言以至於

此為之奈何

范蠡對曰君王其忘之乎

持盈者與天

定傾者與人

節事者與地

王曰與人奈何

范蠡對曰卑辭尊禮

玩好女樂

尊之以名

王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曰

請士女於士大夫女於大夫隨之以國家之重

器

屬國家以身隨之

王制之

事蓋不如種也

王曰諾令大夫種守於國與范蠡入官于

吳

日節事奈何

范蠡對曰節事者與地唯地

能包萬物以為一其事不失

容畜禽獸然後受其名而兼其利

美惡皆成以養生

不可殫生

自若以處

除民之害

無曠其衆以為亂

時將有反事將有開

使民衆殷

范蠡為

也時選則則在德必有以知天地之恒制乃可以有
而其事有常陳也事無間時無反吳事無常陳則
天下之成利制也吳事無常陳則王曰不殺之國家蠡之國家
撫民使教以須之也王曰不殺之國家蠡之國家
也蠡其國之范蠡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時節三
樂三樂樂三樂三樂三樂不亂民功不逆民時從事有業
四時順也五穀粒孰民乃蕃滋也君臣上
下交得其意蓋不如種也也四封之外敵國之制
立斷之事四陰陽之恒順天地之常陰陽謂剛柔
也柔而不屈也內雖柔順而不剛內雖剛盛
德店之行因以為常常昭謂德有所懷柔及爵賞也
奇貨乘編卷之九
也謂有所執伐及死生因天地之刑殺生必因
也以為常以天地人因天天地人因天
人自生之天地形之形見也聖人因而成之因
也是以故戰勝而不報敵家不取地而不反敵家也
兵勝於外福生於內用力甚少而名聲章明種亦不
如蠡也王曰諾令大夫種為之為治
四年王召范蠡而問焉及國曰先人就世不殺即位
先人允常也吾年既少未有恒常出則禽荒入則酒
荒吾百姓之不圖唯舟車舟車與車上天降禍於
越委制於吳委歸吳人之那不殺亦又其焉那於也

見也吾欲與子謀之其可乎范蠡對曰未可也蠡聞
之上帝不考時反是守考成也言天養成越富守疆
索者不爾索其兩切得時不成反受其殃言得時
成則反受其殃夫差克越可失德滅名汴走滅亡有
奪有子有不予不古流字予音與有奪子而復奪王
無蚤圖夫吳君王之吳也王若蚤圖之其事又將未
可知也木可知或王曰諾
又一年反國王召范蠡而問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
可也今吳王淫於樂而忘其百姓樂聲亂民功逆天
時信讒喜優優謂憎輔遠弼相道為輔聖人不出
奇貨乘編卷之九
聖人也謂有所執伐及忠臣解骨此皆骨體解脫不復念忠
也皆曲相御莫適相非上下相偷其可乎言皆曲意
取容轉相將望無復相非范蠡對曰人事至矣天應
未也王姑待之王曰諾
又一年六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吳子曰
未可也今中胥驟諫其王王怒而殺之其可乎數諫
王不聽知吳必亡使於齊屬其子范蠡對曰逆節萌
於鮑氏王聞之賜之歸錢以死范蠡對曰逆節萌
生害彼忠正故為天地未形而先為之征形見也天
見征征其事是以不成維受其刑刑害也王姑待
之王曰諾

又一年反問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吳子口
 本可也今其稍蠶不遺種其可乎范蠡對曰
 天應乎矣人事未盡也謂錢困愁怨之王姑待之王
 怒曰道固然乎也固也安其敗不殺耶吾與子言人事
 上應我以天時今天應至矣子應我以人事何也范
 蠡對曰王姑勿怪夫人事必將與天地相參然後乃
 可以成功也天地人事三今其禍新民怨新也
 其臣上下皆知其資財之不足以支長久也支猶
 彼將同其力致其死猶尚始始危也言伐吳王其且
 馳驅弋獵無至禽荒使越王為此者下宮中之樂無
 奇貨棄編卷五十九王
 至酒荒肆與大夫醵飲無忘國常肆放也常彼其上
 將薄其德民將盡其力言吳王見越勢射獵不以
 力也又使之望而不得食怨也於上而天乃可以致
 天地之殛殛誅王姑待之且待時也自此後
 至於玄月謂雅曰九月為玄謂吳十六年王召范
 蠡而問焉曰諺有之曰航飯不及壺殮航古橫切殮
 歲晚矣子將奈何范蠡對曰微君王之言也臣聞
 將謁之謁謂也臣聞從時者猶救火追亡人也蹶
 而趨之唯恐弗及也王曰諾遂與師伐吳至於五

湖吳人聞之出挑戰一日五反王弗忍欲許之
 范蠡進諫曰謀之廟廊失之中原其可乎王姑弗
 許也臣聞之得時無忘時不再來天子不取反為之
 災謂轉化後將悔之蠡縮以爲常四時以爲紀
 也唯謀不遷謂必素定王曰諾弗許范蠡曰臣聞
 古之善用兵者謂名黃帝蠡縮以爲常四時以爲紀
 也謂有特運用兵有因時也無過天極究數而止極
 也常也明者以爲法微者則是行謂日月盛滿時也
 其微時以隱遁謂陽至而陰陰至而陽也日困而
 還月盈而匡謂陰陽之常也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與
 之俱行謂其運轉動後則用陰先則用陽後動
 也謂陰陽之常也近則用柔遠則用剛謂柔剛之
 用謂遠則用柔近則用剛後無陰蔽先無陽祭後動者柔祭
 者謂柔祭也用人無統往從其所謂所也行車用人之道
 也故曰在從其剛剛強以禦陽節不盡不死其野
 也謂剛強以禦陽節不盡不死其野
 之戰若將與之必因天地之災謂有災又觀其民之
 饑飽勞逸以參之謂有災盡其陽節盈吾陰
 節而奪之謂盡其陽節盈吾陰宜爲人客剛強而力

趙國君臣
測身先易

疾陽節不盡輕而不可取先動為客於時宜為人客
 易八酒不可得取也宜為人王安徐而重固陰節不盡柔而不
 可逆數未盡難求不可逆也凡陳之道設石以為
 化益左以為壯陳直觀切陳有物壯使相蚤晏無失
 必順天道也周旋無究究窮也今其來也剛
 疆而力疾也吳陽勢未王姑待之王曰諾弗與戰居
 軍三年吳師自潰魯哀公三十一年冬十一月趙國吳
 王帥其賢良與其重祿以上姑蘇姑蘇官之臺也吳
 之土猶越言若子齊言士也重祿大臣也使王孫
 雄行成於越王孫姓也曰咎者上天降禍於吳得罪
 有賞榮編卷五十九
 於會使越接於今若王其圖不殺不殺請復會稽
 之和王弗忍欲許之范蠡進諫曰臣聞之聖人之功
 時為之庸庸用也天得時弗成天有還形還反也
 天節不遠五年復反節期也五年再同天形體也
 大凶則遠五年遠十年或二十年也先人有言曰
 伐柯者其則不遠遠先人言人也執柯以代柯其法不
 遠亦不今君王不斷其志會稽之事乎王曰諾不許
 使者往而復來辭命卑禮命尊命尊王又欲許之范
 蠡諫曰執使我蚤朝而晏罷者非吳乎與我爭三江
 五湖之利者非吳邪夫十年謀之一朝而棄之其可

乎十年不收於國王姑弗許其事將易黃已易以或
 也易身以謀矣也王曰吾欲弗許而難對其使者子其對之
 范蠡乃左提鼓右援枹以應使者提枹曰咎者上天
 降禍於越委制於吳而吳不受今將反此義以報此
 禍吾王敢無聽天之命而聽君王之命乎王孫雄曰
 子范子先人有言曰無助天為虐助天為虐者不祥
 今吾析蟹不遺種子將助天為虐不忌其不祥乎
 范蠡曰王孫子昔吾先君周室之不成子也子
 成子周禮諸國之子封疆方二百里故濱於東海
 之陂濱也奮龍魚鼈之與處而鼈龜之與同階階切
 有實榮編 卷五十九
 於會使越接於今若王其圖不殺不殺請復會稽
 之和王弗忍欲許之范蠡進諫曰臣聞之聖人之功
 時為之庸庸用也天得時弗成天有還形還反也
 天節不遠五年復反節期也五年再同天形體也
 大凶則遠五年遠十年或二十年也先人有言曰
 伐柯者其則不遠遠先人言人也執柯以代柯其法不
 遠亦不今君王不斷其志會稽之事乎王曰諾不許
 使者往而復來辭命卑禮命尊命尊王又欲許之范
 蠡諫曰執使我蚤朝而晏罷者非吳乎與我爭三江
 五湖之利者非吳邪夫十年謀之一朝而棄之其可

一遇年能
令人上武
以九法

君王辱於會稽臣所以不死者為此事也人事已濟
矣絲請從會稽之罰王曰所不掩子之惡揚子之美
者臣其身無終沒於越國子聽吾言與子分國不聽
吾言身死妻子為戮范蠡對曰臣聞命矣君行制臣
行意制也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極
王命工以良金為蠡之狀而朝禮之以善金鑄其形狀而自朝禮之
浹日而令大夫朝之從甲至甲為浹日環會稽三百里者
以為范蠡地也環周也曰後世子孫有敢侵蠡之地者使
無終沒於越國也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
鄭許切
奇賞彙編 卷五十九

手六 卷五十九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五十九 終

越絕書序

大泌山人李維楨譔

世儒習廣川生之餘潘詆訶越佐幾
无完膚謂其有悖於道諡不祗不推
尊孔子乃孔子於子淵歎稱其三月
不違其餘諸弟子无聳焉數目仁稱
敬仲者目其能摧服強楚尊事周室
也而三大夫亦能知時昇智出其主
於困躓之中而享琅邪之霸較而論
之越更難於齊焉其自錫履來表有
東海而越則伏處海濱者也自僖及
襄威懾諸侯號稱小伯而越則奴服
勾吳者也狀桓統八國之衆僅一見
之陘亭之旗幟坐睨其黃之受滅而

奇賞彙編 越絕

莫之恤越王撫步光之劍杖屈盧之
弓瞋目一呼而夫差授首反諸侯之
侵地度兵徐州致貢周室元王呂之
中興視楚之暫貼而即熾者不啻倍
焉故子輿氏培擊桓文曾不容吻而
以智歸句踐弁太王偶者智弁仁非
有异道而三臣之謀國固不可輕訾

奇賞彙編

越絕

二

者已越絕一書有以爲子貢所作有
以爲子胥所作蓋原安魯止藩之餘
智而據失職憤懣之忠心故臆測之
耳非有確陳難以依據揔之是編經
傳錯出內外各陳蓋聚衆腋以成裘
非構於一人之手明矣顧審呂班掾
奇宕呂子長富艷似左國或峻或衍

或英或坯筆无定姿局有餘勁即亡
賀拔尚存宇文豈秦漢呂後學者所
能闢其藩哉抑予尤有感焉夫子刪
詩錄曹檜刪書錄秦誓而荆揚二州
固海內之神膏陸海也春秋時河洛
之淵藪尚在中州而荆揚之風氣固
已駸駸度越上國矣故予以爲離騷
可以補楚之缺越絕可以述吳越之
遺豈徒審方正邪曲之分知陰陽消
息之度而已耶因叙越絕并論之

奇賞彙編

越絕

三

越絕書序

越絕復仇之書也子胥夫差以父之仇句踐以身之仇而皆非其道焉夫君天也君有臣而君殺之尚可仇乎故子胥鞭平王之墓爲不義闔廬之歿夫差使人謂已曰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不敢忘三年乃報越

奇賞彙編

越絕

四

故夫杼之敗釋越而不誅爲不孝會稽之棲苦身焦思嘗胆而食卒呂滅吳不知越實得臯于吳而吳之赦已也故其卻公孫雄之請爲不仁春秋書子胥之事曰吳入郢狄吳而諱楚也於夫杼之戰則不書蓋不足乎書也於黃池之會書於越入吳狄越而

咎吳也春秋之未復仇之事莫大於斯三者越實備之有國有家者可以鑒觀焉

奇賞彙編

越絕

五

荷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六十

越絕書

越絕外傳本事

何謂越絕

何不稱越

桓公九合諸侯

越專其功

吳亡而越興

越絕誰所作

作事欲以自著

荷賞齋編

卷六十目 越絕書

一 選史

或經或傳

越絕荆王內傳

荆平王有臣

越絕外傳記吳地

吳越城

闔廬宮

射臺

南越宮

越走夫長洲

吳小城

東宮西宮

伍子胥城

吳古故陸道

吳古故水道

辟塞

柴碎亭

百尺瀆

千里廬虛

高頸山東桓石人

郭中冢

荷賞齋編

卷六十目 越絕書

二 選史

闔廬冢

虎丘故莫格冢

被奏冢

闔廬子女冢

餘杭城

冰室

孫武冢

世子塘

洋中塘

蛇門外大丘

築塘北山

櫺溪積中連鄉大丘

馬亭溪上復城

鷓鴣墟

九曲路

齊門

吳西埜鹿陂

胥卑虛

吳井野胥主膠

廣湖城

奇賞彙編 卷六十目 越絕書

三 選史

櫺溪城

婁門外力士

巫櫺城

山鍾窮隆山

祚碓山

放山

撫侯山

吳東徐亭

馬安溪上干城

寬山大家

搖城

胥女大家

蒲姑大家

古城

通江南陵

婁東十里坑

海鹽縣

婁井武城

宿甲

烏程餘杭駒猷

奇賞彙編 卷六十目 越絕書

四 選史

烏傷縣常山

齊鄉

虞山

母陵道

無錫城

無錫歷山

無錫湖

無錫龍尾陵道

毗陵

毗陵縣南城

毗陵上湖中冢	蒸山南面夏駕大冢	秦餘杭山	夫差冢	三臺	太湖	無錫湖	耆湖	語昭湖	昆湖	湖王湖	吳王故祠	白石山	大守舍	假君宮	吳兩倉	吳諸里	土山	路丘冢	春申君治
					尸湖	小湖	乘湖	作湖	循湖	丹湖					吳市	吳獄	楚門		
奇賞彙編 卷六十目 越絕書 五 選史																			

巫門外果愚	壽春東鳧陵亢	秦始皇帝壞城	太守府大殿	漢高帝定錯城	信士里	太守治故鄣	會稽屬漢	故鄣爲丹陽郡	岑石不見	并越於琅邪	越絕吳內傳	吳何以稱人	蔡昭公南朝楚	越王勾踐欲伐吳	堯有不慈之名	夏啓獻犧於益	湯獻牛荆之伯	越王反岡	舜之時鯀不從命
奇賞彙編 卷六十目 越絕書 六 選史																			

殷湯遭夏桀無道

文王以務爭

武王以禮信

周公以盛德

越絕計倪內經

越王欲陰圖吳

請羅內傳

越王與吳王戰

外傳紀策

始得子胥之時

奇賞彙編

卷六十目

越絕書

七

漢史

太宰者名歸

范蠡始居楚

越絕外傳記范伯

范伯

越絕內傳陳成恒

陳成恒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六十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選評

越絕書

越絕外傳本事

問曰何謂越絕越者國之氏也何以言之按春秋序

齊魯皆以國爲氏姓是以明之絕者絕也謂勾踐

時也當是之時齊將伐魯孔子耻之故子貢說齊

以安魯子貢一出亂齊破吳與晉彊越其後賢者

辯士見夫子作春秋而略吳越又見子貢與聖人

相去不遠屑之與齒表之與裏蓋要其意覽史記

奇賞彙編

卷六十

一 漢史

而述其事也

問曰何不稱越經書記而言絕乎曰不也絕者絕也

勾踐之時天子微弱諸侯皆叛於是勾踐抑彊扶

弱絕惡反之於善取舍以道沛歸於宋浮陵以付

楚臨沂開陽復之於魯中國侵伐因斯衰止以其

誠在於內威發於外越專其功故曰越故作此者

貴其內能自約外能絕人也賢者所述不可斷絕

故不爲記明矣

問曰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任用賢者誅服彊

楚何不言齊絕乎曰桓公中國兵彊霸世之後威

浚諸侯服彊楚此正宜耳夫越王勾踐東垂海濱夷狄文身躬而自苦任用賢臣轉死爲生以敗爲成越伐彊吳尊事周室行霸琅邪躬自省約率道諸侯貴其始微終能以霸故與越專其功而有之也

問曰然越專其功而有之何不第一而卒本吳太伯爲曰小越而大吳小越大吳小何曰吳有子胥之教霸世甚久且陵齊楚諸侯莫敢叛者乘薛許邾婁莒旁穀趨走越王勾踐屬芻蕘養馬諸侯從之若果中之李反邦七年焦思苦心克已自責任用奇賞彙編 卷六十 二 選史

賢人越伐彊吳行霸諸侯故不使越第一者欲以貶大吳顯弱越之功也

問曰吳亡而越興在天與在人乎皆人也夫差失道越亦賢矣濕易雨饑易助曰何以知獨在人乎子貢與夫子坐告夫子曰太宰死夫子曰不死也如是者再子貢再拜而問何以知之夫子曰天生宰嚭者欲以亡吳吳今未亡宰何病乎後人來言不死聖人不妄言是以明知越霸矣何以言之曰種見蠡之時相與謀道東南有霸兆不如往仕相要東游入越而止賢者不妄言以是知之焉

問曰越絕誰所作吳越賢者所作也當此之時見夫子剛書作春秋定王制賢者嗟歎決意覽史記成就其事

問曰作事欲以自著今但言賢者不言姓字何曰是人大雅之才直道一國之事不見姓名小之辭也或以爲子貢所作當挾四方不當獨在吳越其在吳越亦有因矣此時子貢爲魯使或至齊或至吳其後道事以吳越爲喻國人承述故直在吳越也當是之時有聖人教授六藝剛定五經七十二子養徒三千講習學問魯之闕門越絕小藝之文固不能布於四方焉有誦讀先聖賢者所作未足自稱載列姓名直斥以身者也一說蓋是子胥所作也夫人情泰而不作窮則怨恨怨恨則作猶詩人失職怨恨憂嗟作詩也子胥懷忠不忍君沈惑於讒社稷之傾絕命危邦不顧長生切切爭諫終不見聽憂至患致怨恨作文不侵不差拙引木卡明已無過終不遺力誠能極智不足以身當之嫌於求譽是以不著姓名直斥以身者也後人述而說之乃稍成中外篇焉

問曰或經或傳或內或外何謂曰經者論其事傳者

道其意外者非一人所作頗相覆載或非其事引類以託意說之者見夫子刪詩書就經易亦知小藝之復重又各辯士所述不可斷絕小道不通偏有所期明說者不專故剛定復重以爲中外篇一作

越絕荆平王內傳

昔者荆平王有臣伍子胥奢得罪於王且殺之其二子出走伍子尚奔吳伍子胥奔鄭王召奢而問之曰若召子孰來也子奢對曰王問臣對而畏死不對不知子之心者尚爲人也仁且智來之必入胥

奇賞彙編

卷六十

四 選史

爲人也勇且智來必不入胥且奔吳邦君王必早閉而晏開胥將使邊境有犬憂於是王即使使者召子尚於吳曰子父有罪子入則免之不入則殺之子胥聞之使人告子尚於吳吾聞荆平王召子子必毋入胥聞之入者窮出者報仇入者皆死是不智也死而不報父之仇是非勇也子尚對曰入則免父之死不入則不仁愛身之死絕父之望賢士不爲也意不同謀不合子其居尚請入荆平王復使使者召子胥於鄭曰子入則免父死不入則殺之子胥介冑殺弓出見使者謝曰介冑之士固

不拜矣一作請有道於使者王以奢爲無罪赦而蓄之其子又何適乎使者還報荆平王王知子胥

不入也殺子奢而并殺子尚子胥聞之即從橫嶺

上大山北望齊晉謂其舍人曰去此邦堂堂被山

帶河其民重移一作於是乃南奔吳至江上見漁

者曰來渡我漁者知其非常人也欲往渡之恐人

知之歌而往過之曰日昭昭侵以施與子期甫蘆

之碕子胥即從漁者之蘆碕日入漁者復歌往日

心中日施子可渡河何爲不出船到即載入船而

伏半江而仰謂漁者曰子之姓爲誰還得報子之

奇賞彙編

卷六十

五 選史

厚德漁者曰縱荆邦之賊者我也報荆邦之仇者子也兩而不仁何相問姓名爲子胥即解其劍以與漁者曰吾先人之劍直百金請以與子也漁者曰吾聞荆平王有令曰得伍子胥者購之千金今吾不欲得荆平王之千金何以百金之劍爲漁者渡於于斧之津乃發其簞飯清其壺漿而食曰亟食而去毋令追者及子也子胥曰諾子胥食已而去顧謂漁者曰掩爾壺漿無令之露漁者曰諾子胥行即覆船扶匕首自刎而死江水之中明無洄也子胥遂行至溧陽界中見一女子擊絮於溧水

之中子胥曰豈可得託食乎女子曰諾卽發簞飯
清其盃漿而食之子胥食已而去謂女子曰掩爾
壺漿勿令之露女子曰諾子胥行五步還顧女子
自縱於澗水之中而死子胥遂行至吳徒跣被髮
乞於吳市三日市正疑之而道於闔廬曰市中有
非常人徒跣被髮乞於吳市三日矣闔廬曰吾聞
荆平王殺其臣伍子奢而非其罪其子子胥勇且
智彼必經諸侯之邦可以報其父仇者王卽使召
子胥入吳王下階迎而啼數之曰吾知子非恆人
也何素窮如此子胥跪而垂泣曰胥父無罪而平
王殺之而并其子尚子胥逃逃出走唯大王可以
歸骸骨者唯大王哀之吳王曰諾上殿與語三日
三夜語無復者王乃號令邦中無貴賤長少有不
聽子胥之教者猶不聽寡人也罪至死不赦子胥
居吳三年大得吳衆闔廬將爲之報仇子胥曰不
可臣聞諸侯不爲匹夫興師於是止其後別將伐
蔡子胥言之闔廬卽使子胥救蔡而伐荆十五戰
十五勝荆平王已死子胥將卒六千操鞭捶管平
王之墓而數之曰昔者吾先人無罪而子殺之今
此報子也一後子胥于臣司馬子其令君子西

奇賞彙編

卷六十

六 選史

歸相與計謀子胥不死又不入荆邦猶未得安爲
之奈何莫若求之而與之同邦乎昭王乃使使者
報子胥於吳曰昔者吾先人殺子之父而非其罪
也寡人尙少未有所識也今子大夫報寡人也特
甚然寡人亦不敢怨子今子大夫何不來歸子故
墳墓丘冢爲我邦雖小與子同有之民雖少與子
同吏之子胥曰以此爲名名卽章以此爲利利卽
重矣前爲父報仇後求其利賢者不爲也父已死
子食其祿非父之義也使者遂還乃報荆昭王曰
子胥不入荆邦明矣

奇賞彙編

卷六十

七 選史

越絕外傳記吳地傳

昔者吳之先君太伯周之世武王封太伯於吳到夫
差計二十六世且千歲闔廬之時大霸築吳越城
城中有小城二徙治西山後二世而至夫差立二
十三年越王勾踐滅之

闔廬宮在高平里

射臺二一在華池一在安陽里

南越宮在長樂里東到春申君府秋冬治城中春夏
治姑胥之臺且食於紉山晝遊於胥毋射於軀陂
馳於遊臺興一作樂

越走犬長洲吳王大霸楚昭王孔子時也吳大城周
四十七里二百一十步二尺陸門八其二有樓水
門八南而十里四十二步五尺西面七里百一十
二步三尺北面八里二百二十六步三尺東而十
一里七十九步一尺闔廬所造也吳郭周六十八
里六十步

吳小城周十二里其下廣二丈七尺高四丈七尺門
三皆有樓其二增水門二其一有樓一增柴路

東宮周一里二百七十步路西宮在長秋周一里二
十六步秦始皇帝十一年守宮者昭燕失火燒之

奇賞彙編

卷六十

八 選史

伍子胥城周九里二百七十步路西宮長秋秋里而

從小城北邑中徑從閶門到婁門九里七十二步

陸道廣二十三步平門到蛇門十里七十五步陸

道廣三十三步水道廣二十八步

吳古故陸道出胥明奏出土山度灌邑奏高頸過猶

山奏太湖隨北顧以西度陽下溪過歷山陽龍尾

西大決通安湖

吳古故水道出平門上郭池入瀆出巢湖上歷地過

梅亭入楊湖出漁浦入大江奏廣陵

吳古故從山拳辟塞度會夷奏山陰辟塞者吳備候

墓志

塞也居東城者闔廬所遊城去縣二十里

柴粹亭到諸兒就李吳侵以爲戰地

百尺瀆奏江吳以達糧

千里廬虛者闔廬以鑄于將劒歐冶儻女三百人去

縣二里南達江

閶門外高頸山東桓石人古者名石公去縣二十里

閶門外郭中冢者闔廬冰室也

闔廬冢在閶門外名虎丘下池廣六十步水深丈五

尺銅櫛三重墳池六尺玉鳧之流扁諸之劒三千

方圓之口三千時耗魚鴈之劒在焉千萬人築治

奇賞彙編

卷六十

九 選史

之取土臨湖口築三日而白虎居上故號虎丘

虎丘北莫格冢古賢者避世家去縣二十里

被奏冢鄧大冢是也去縣四十里

閶廬子女冢在閶門外道北下方池廣四十八步水

深二丈五尺池廣六十步水深丈五寸遂出廟路

以南通姑胥門并周六里舞鶴吳市殺生以送死

餘杭城者襄毛時神女所葬也神多靈

巫門外廬湖西城越宋王城也時與搖賊王周宋若

戰於語招殺周宋君母頭騎歸至武里死葬武

里南城午日死也

巫門外冢者闔廬水室也

巫門外大冢吳王客齊孫武冢也去縣十里並為兵法

地門外塘波洋中世子塘者故曰王世子造以為田

塘去縣二十五里

洋中塘去縣二十六里

蛇門外大丘吳王不審名冢也去縣十五里

築塘止山者吳王不審名冢也去縣二十里

近門外櫬溪橫中連鄉大丘者吳故神巫所葬也去縣十五里

奇賞彙編

卷六十

十 遷史

婁門外馬亭溪上復城者故越王餘復君所治也去縣八十里是時烈王歸於越所載襄王之後不可繼述其事書之馬亭溪婁門外馮城者故越玉城也去縣百五十里

婁門外雞陂城故吳王所畜雞使李保養之去縣二十里

胥門外有九曲路闔廬造以遊姑胥之臺以望太湖

中闔百姓去縣三十里

齊門闔廬伐齊人克取齊王女為質子為造齊門置

於水海虛具臺在車道左水海右去縣七十里齊

女思其國歿葬虞西山吳北野出樸東所舍大塚

者吳王田也去縣八十里

吳西野鹿陂者吳王田也今分為稻濱

胥卑虛去縣二十里

吳北野胥主嚳者吳王女胥主田也去縣八十里

麋湖城者闔廬所置麋也去縣五十里

櫬溪城者闔廬所置船宮也闔廬所造

婁門外力士者闔廬所造以備外越

巫櫬城者闔廬所置諸侯遠客離城也去縣十五里

由鍾窮隆山者古赤松子所取赤石脂也去縣二十

里子胥死民思祭之

奇賞彙編

卷六十

十 遷史

苻碓山故為鶴阜山禹游天下引湖中柯山置之鶴

阜更名苻碓

放山者在苻碓山南以取長之人一作苻碓山下故有

鄉名苻邑吳王惡其名內郭中名通陵鄉

苻碓山南有大石古者名為墜星去縣二十里

撫侯山者故闔廬治以諸侯冢次去縣二十里

吳東一作徐亭東西南北通溪者越荆王所置與麋

湖相通也

馬安溪上干城者越子王之城也去縣七十里

巫門外冤山大冢故越王王史冢也去縣二十里

搖城者吳王子居焉後越搖王居之稻田三頃在邑東南肥饒水絕去縣五十里

胥文大冢吳王不審名冢也去縣四十五里

蒲姑大冢吳王不審名冢也去縣三十里

古城者吳王闔廬所置美人離城也去縣七十里

通江南陵搖越所鑿以伐上舍君去縣五十里

婁東十里坑者古名長人坑從海上來去縣十里

海鹽縣始爲武原鄉

婁北武城闔廬所以候外越也去縣三十里今爲鄉

也

奇賞彙編

卷六十

主選史

宿甲者吳宿兵候外越也去縣百里其東大冢搖王

冢也

烏程餘杭黝歛無湖石城縣以南皆故大越徙民也

秦始皇帝刻石徙之

烏傷縣常山古人所採藥也高且神

齊鄉周十里二百一十步其城六里三十步牆高丈

二尺百七十步竹格門三其二有屋

虞山者巫咸所出也虞故神出奇怪去縣百五里

母陵道陽朔三年太守周君造陵道詔昭郭周十里

百一十步牆高丈一尺陵門四皆有屋水門二

無錫城周二里十九步高二丈七尺門一樓四其郭

周十一里百二十八步牆一丈七尺門皆有屋

無錫歷山春申君時盛祠以牛立無錫塘去吳百一

十里

無錫湖者春申君治以爲陂鑿語昭漬以東到大田

田名胥卑鑿胥卑下以南注太湖以寫西野去縣

三十五里

無錫西龍尾陵道者春申君初封吳爲造也屬於無

錫縣以奏吳北野胥主嚠曲阿故爲雲陽縣

毗陵故爲延陵吳季子所居

奇賞彙編

卷六十

主選史

毗陵縣南城故古淹君地也東南大冢淹君子女冢

也去縣十八里吳所葬

毗陵上湖中冢者延陵季子冢也去縣七十里上湖

通上洲季子冢古名延陵墟

蒸山南面夏駕大冢者越王不審名冢去縣三十五

里

秦餘杭山者越王棲吳夫差山也去縣五十里山有

湖水近太湖

夫差冢在猶高西卑猶位越王候干戈人一累土以

葬之近太湖去縣十七里

三臺者太宰豁遙同妻子死所在也去縣十七里

太湖周三萬六千頃其千頃為程也去縣五十里

無錫湖周萬五千頃其一千三頃毗陵上湖也去縣

五十里一名射貴湖

尸湖周二千二百頃去縣百七十里

小湖周千二百二十頃去縣百里

香湖周六萬五千頃去縣百二十里

乘湖周三百二十頃去縣十七里

語昭湖周二百八十頃去縣五十里

作湖周百八十頃聚魚多物去縣五十五里

奇賞彙編

卷六十

南 選史

昆湖周七十六頃一畝去縣一百七十五里一名隱

湖

猶湖周三百二十頃去縣十七里

湖王湖常問之

用湖常問之

吳王故祠江漢湖 自於棠蒲東江南為方牆以利朝

夕水古太伯君吳到闔廬時絕青女南小蜀山春

中君客蘭公子家也去縣二十五里

白石山故為青女山春中君何同吳更名為白

石去縣四十里

今太守舍者春申君所造後壁屋以為桃夏宮

今宮者春申君子假君宮也前殿屋蓋地東西十七

丈五尺南北十五丈七尺堂高四丈十需高丈八

尺殿屋蓋地東西十五丈南北十丈二尺七寸戶

需高丈二尺庫東鄉屋南北四十丈八尺上下戶

各二南鄉屋東西六十四丈四尺上戶四下戶三

西鄉屋南北四十二丈九尺上戶三下戶二凡百

四十九丈一尺檐高五丈二尺需高二丈九尺周

一里二百四十一步春申君所造

吳兩倉春申君所造西倉名曰均輸東倉周一里八

奇賞彙編

卷六十

南 選史

步後燒更始五年太守李君治東倉為屬縣屋不

成

吳市者春申君所造闕兩城以為市在湖里

吳諸里大閘春申君所造

吳獄庭周三里春申君時造

土山者春申君時治以為貴人家次去縣十六

里

楚門春申君所造楚人從之故為楚門

路在大家春申君客冢不立以道終之去縣十里

春申君楚考烈王相也烈王死幽王立封春申君子

吳三年幽王徵春申爲楚令尹春申君自使其子爲假君治吳十一年幽王徵假君與春申君并殺之二君治吳凡十四年後十六年秦始皇并楚百

越叛去東名大越爲山陰也春申君姓黃名歇承門外果愚者春申君去吳假君所思處也去縣二十里

壽春東鳧陵亢者古諸侯王所葬也楚威王與越王無疆竝威王後烈王子幽王後懷王也懷王子項襄王也秦姓皇滅之秦始皇造通陵南可通陵道

到由拳塞同起馬塘港以爲陂治陵水道到錢塘奇賞彙編卷六十

越地通浙江秦始皇發會稽適戍卒治通陵高以南陵道縣相屬

秦始皇帝三十七年壞諸侯郡縣城

太守府大殿皆秦始皇刻石所起也到更始元年太守許時燒六年十二月乙卯鑿官池東西十五丈

七尺南止三十丈

漢高帝封有功劉賈爲荆王并有吳賈築吳市西城

名曰定錯城屬小城北到平門丁將軍築治之上一年淮南王反殺劉賈後十年高皇帝更封兄子游爲吳王治廣陵并有吳立二十一年東渡之吳

十日還去立三十二年反西到陳留縣還奔丹陽從東歐越王弟夷烏將軍殺淠東歐王爲彭澤王夷烏將軍今爲平都王淠父字爲仲

匠一作門外信士里東廣平地者吳王淠時宗廟也太公高祖在西孝文在東去縣五里永光四年孝元帝時貢大夫請罷之桑里東今舍西者故吳所

畜牛羊豕雞也名爲牛官今以爲園漢文帝前九年會稽并故鄣郡太守治故鄣郡尉治

山陰前十六年太守治吳郡都尉治錢唐漢孝景帝五年五月會稽屬漢屬漢者始并事也漢

奇賞彙編卷六十

孝武帝元封元年陽都侯歸義置由鍾山鍾初立去縣五十里

漢孝武元封二年故鄣以爲丹陽郡

天漢五年四月錢唐浙江零石不見到七年零石復見越王勾踐從瑯琊凡二百四十年

楚考烈王并越於瑯琊後四十餘年秦并楚復四十年漢并秦到今二百四十二年勾踐徙瑯琊到建

武二十八年凡五百六十七年

越絕吳內傳

吳何以稱人乎夷狄之也憂中邦奈何乎伍子胥父

誅於楚子胥挾弓身干闔廬闔廬曰士之共勇之甚將爲之報仇子胥曰不可諸侯不爲匹夫報仇臣聞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行報父之仇不可於是止

蔡昭公南朝楚被羔裘囊瓦求之昭公不與卽拘昭公南郢三年然後歸之昭公去至河用事曰天下誰能伐楚乎寡人願爲前列楚聞之使囊瓦典師伐蔡昭公聞子胥在吳請救蔡子胥於是報闔廬曰蔡公南朝被羔裘囊瓦求之蔡公不與拘蔡公三年然後歸之蔡公至河曰天下誰能伐楚者乎寡人願爲前列楚聞之使囊瓦典師伐蔡蔡非有罪楚爲無道君若有憂中國之事意者時可矣闔廬於是使子胥典師救蔡而伐楚楚王已死了子胥將卒六千人操鞭捶笞平王墳曰昔者吾先君無罪而子殺之今以此報子也君舍君室大夫舍大夫室蓋有妻楚王母者囊瓦者何楚之相也郢者何楚王治處也吳師何以稱人吳者夷狄也而救中邦稱人賤之也

越王句踐欲伐吳王闔廬范蠡諫曰不可臣聞之天貴持盈持盈者言不失陰陽日月星辰之綱紀地

奇賞彙編 卷六十

史記

奇賞彙編 卷六十

史記

貴定傾定傾者言地之長生丘陵平均無不得宜故曰地貴定傾人貴節事節事者言王者以下公卿大夫當調陰陽和順天下事來應之物來知之天下莫不盡其忠信從其政教謂之節事節事者至事之要也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驕者言天生萬物以養天下蠅飛蠕動各得其性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不失其常故曰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驕者也地道施而不德勞而不矜其功者也言地生長五穀持養萬物功盈德博是所施而不德勞而不矜其功者矣言天地之施大而不有功者也人道不逆四時者言王者以下至於庶人皆當和陰陽四時之變順之者有福逆之者有殃故曰人道不逆四時之謂也因禍視動者言存亡吉凶之應善惡之叙必有漸也天道未作不先爲客者范蠡值吳伍子胥教化天下從之未有死亡之失故以天道未作不先爲客言客者去其國入人國地兆未發不先動衆言王者以下至於庶人非暮春中夏之時不可以種五穀興土利國家不見死亡之失不可伐也故地兆未發不先動衆此之謂也人敗於就李吳之戰地敗者言越之伐吳未戰吳

姑蘇書
三傳之末
三傳之末
三傳之末

閻廬卒敗而去也。卒者閻廬死也。天子稱崩諸侯稱薨大夫稱卒士稱不祿閻廬諸侯也不稱薨而稱卒者何也。當此之時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諸侯力政疆者爲君南夷與北狄交爭中國不絕如綫矣。臣殺君子弑父天下莫能禁於是孔子作春秋方據魯以王故諸侯死皆稱卒不稱薨避魯之諡也。晉公子重耳之時天子微弱諸侯力政疆者爲君文公爲所侵暴失邦奔於翟三月得反國政敬賢明法率諸侯朝天子於是諸侯皆從天子乃尊此所謂晉公子重耳反國定天下齊公子小白亦反齊國而匡天下者齊大夫無知弑其君諸兒其子二人出奔公子糾奔魯魯者公子糾母之邦小白奔莒莒者小白母之邦也齊大臣鮑叔牙爲報仇殺無知故與師之魯聘公子糾以爲君魯莊公不與莊公魯君也曰使齊以國事魯君與汝君不以國事魯我不與汝君於是鮑叔牙還師之莒取小白立爲齊君小白反國用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故爲桓公此之謂也

堯有不慈之名堯太子丹朱倨驕懷禽獸之心堯知不可用退丹朱而以天下傳舜此之謂堯有不慈

之名舜有不孝之行舜親父假母母常殺舜舜耕歷山三年大熟身自外養父母皆饑舜父頑母嚚兇狂弟敖舜求爲變心易志舜爲瞽瞍子也瞽瞍欲殺舜未嘗可得呼而使之未嘗不在側此舜有不孝之行舜用其仇而王天下者言舜父瞽瞍用其後妻常欲殺舜舜不爲失孝行天下稱之堯聞其賢遂以天下傳之此爲王天下仇者舜後母也桓公召其賊而霸諸侯者管仲臣於桓公兄公子糾糾與桓爭國管仲張弓射桓公中其帶鉤桓公受之赦其大罪立爲齊相天下其不向服慕義是謂召其賊霸諸侯也

夏啓獻犧於益啓者禹之子益與禹臣於舜舜傳之禹薦益而封之百里禹崩啓立曉知王事達於君臣之義益死之後啓歲善犧牲以祠之經曰夏啓善犧於益此之謂也

湯獻牛荆之伯之伯者荆州之君也湯行仁義敬鬼神天下皆一心歸之當是時荆伯未從也湯於日乃飾犧牛以事荆伯乃媿然曰失事聖人禮乃委其誠心此謂湯獻牛荆之伯也

越王勾踐反國六年皆得士民之衆而欲伐吳於是

乃使之維甲。維甲者治甲系斷修一作內矛赤維
稽繇者也。越人謂人鐵也。方舟航買儀塵者。越人
往如江也。治須慮者。越人謂船爲須慮。至怒紛紛
者。怒貌也。怒至士擊高文者。躍勇士也。習之於夷
夷海也。宿之於萊萊野也。致之於單單者。堵也。

舜之時。鯀不從命。堯遭帝嚳之後。亂洪水滔天。堯使
鯀治之。九年弗能治。堯七十年而得舜。舜明知人
情。密於地形。知鯀不能治。數諫不去。堯殛之羽山。
此之謂舜之時。鯀不從令也。

殷湯遭夏桀無道。殘賊天下。於是湯用伊尹行至聖
奇賞彙編 卷六十

之心。見桀無道虐行。故伐夏放桀。而王道興。躍
亂補弊。移風易俗。改制作新。海內畢貢天下承
湯以文聖。此之謂也。

文王以務爭者。紂爲天下殘賊。奢佚不顧。邦政文王
百里見紂無道。誅殺無刑。賞賜不當。文王以聖事
紂。天下皆盡誠。知其賢聖從之。此謂文王以務爭
也。紂以惡刑爭。文王得至聖。以仁義爭。此之謂也。
武王以禮信。文王歿九年。天下八百諸侯皆一日
於孟津之上。不言同辭。不呼自來。盡知武王忠信。
欲從武王與之伐紂。當是時。比干箕子微子尚在。

武王賢之。未敢伐也。還諸侯歸。二年紂賊比干囚
箕子。微子去之。朝妊婦殘朝涉。武王見賢臣已囚
乃朝天下。與師伐紂。殺之。武王未下車。封比干
墓。祭太倉之粟。以贍天下。封微子於宋。此武王
周公以盛德。武王封周公。使傅相成王。成王少。周公

臣事之。當是之時。賞賜不加於無功。刑罰不加於
無罪。天下家給人足。禾麥茂美。使人以時說之。以
禮上順。天地澤及。夷狄於是管叔蔡叔不知。周公
而讒之。成王周公乃辭位。出巡狩於邊。一年天旱
風雨日夜不休。五穀不生。樹木盡僵。成王大恐。乃
發金縢之櫃。察周公之冊。知周公乃有盛德。王乃
夜迎周公。流涕而行。周公反國。天應之福。五穀皆
生。封木皆起。天下皆實。此周公之盛德也。

奇賞彙編 卷六十

越絕計倪內經

昔者越王句踐既得及國。欲陰圖吳。乃召計倪而問
焉。曰。吾欲伐吳。恐弗能取。山林幽冥。不知利害所
在。西則迫江。東則薄海。水屬蒼天下。不知所止。交
錯相過。波濤溶流。沈而復起。因復相還。浩浩之水。
朝夕既有時。動作若驚駭。聲音若雷霆。波濤援而
起。船失不能救。未知命之所維。念援船之苦。涕泣

不可止。非不欲爲也。時近不知所在。謀不成而息。恐爲天下咎。以敵攻敵。未知誰負。大邦旣已備小。邑旣已保。五國旣已收。野無積庾。廩糧則不屬。無所安取。恐津梁之不通。勞軍紆吾糧道。吾聞先生明於時。交察於道理。恐動而無功。故問其道。計倪對曰。是固不可與師者。必有先蓄積。食錢布帛。不先蓄積。士卒數飢。飢則易傷。重遲不可戰。戰則耳目不聰。明耳不能聽。視不能見。什部之不能使。退之不能解。進之不能行。餓饑不可以動。神氣去而萬里伏弩而乳。郅頭而皇皇。彊弩不發。發不能當。苟軍見弱走之。如犬逐羊。靡從。部分伏地而死。前項後僵。與人同時而戰。獨無受天之殃。未必天之罪也。亦在其將。王與師以年數恐。一旦而失邦。無明筋骨爲野。越王曰。善。請問其方。吾聞先生明於治歲。萬物盡長。欲聞其治術。可以爲教。常子明以告我寡人。弗敢忘。計倪對曰。人之生無幾。必先憂積蓄。以備妖祥。凡人生或老或弱。或彊或怯。不早備。生不能相養。王其審之。必先省賦歛。勸農桑。飢饉有問。或水或塘。因熟積以備。四方師出。無時未知。所當應變。而動隨物。常羊卒然有師。彼

日以弱我。日以彊得。世之和。擅世之陽。王無忽忘。脊無如會稽之飢。不可再更。王其審之。言息貨。王不聽。臣故退而不言。處於吳楚越之間。以魚三。邦之利。乃知天下之易反也。臣聞君自耕。夫人自織。此竭於庸力。而不斷時與智也。時斷則循智斷。則備知此二者形於體。萬物之情短長逆順可觀。而已臣聞炎帝有天下。以傳黃帝。黃帝於是上事。天下治地。故少昊治西方。蚩尤佐之。使主金。玄冥。一作治北方。白辨佐之。使主水。太皞治東方。袁何。佐之。使主木。祝融治南方。僕程佐之。使主火。后上。治中央。后稷佐之。使主土。竝有五方。以爲綱紀。是以易地而輔萬物之常。王審用臣之議。大則可以。王小則可以霸。於何有哉。越王曰。請問其要。計倪對曰。太陰三歲處金。則穰。三歲處水。則毀。三歲處木。則康。三歲處火。則旱。故散有時。積糴有時。領則決。萬物不過三歲而發矣。以智論之。以決斷之。以道佐之。斷長續短。一歲再倍。其次一倍。其次而反。水則資舟。旱則資車。物之理也。天下六歲一穰。六歲一康。凡十二歲一飢。是以民相離也。故聖人早知天地之反爲之預備。故湯之時。比七年旱而民

知天地之反爲之預備故湯之時比七年旱而民不飢禹之時比九年水而民不流其主能通習源流以任賢使能則轉輸乎千里外貨可來也不習則百里之內不可致也人主所求其價十倍其所擇者則無價矣夫人主利源流非必身爲之也視民所不足及其有餘爲之命以利之而來諸侯守法度任賢使能償其成事傳其驗而已如此則邦富兵彊而不衰矣羣臣無空恭之禮淫佚之行務有於道術不習源流又不任賢使能諫者則誅則邦貧兵弱刑繁則羣臣多空恭之理淫佚之行矣

奇賞彙編

卷六十

主選

夫諛者反有惠忠者反有刑去刑就德人之情也邦貧兵弱致亂雖有聖臣亦不諫也務在諛主而已矣今夫萬民有明父母亦如邦有明主父母利源流明其法術以任賢子微成其事而已則家富而不衰矣不能利源流又不任賢子賢子有諫者憎之如此者不習於道術也愈信其意而行其言後雖有敗不自過也夫父子之爲親也非得不諫諫而不聽家貧致亂雖有聖子亦不治也務在於諛之而已父子不和兄弟不調雖欲富也必貧而日衰越王曰善子何手少於物之長也計倪對曰

奇賞彙編

卷六十

主選

人同不同惠種生聖。虞種生狂。桂實生枯。桐實生桐。先生者未必能知。後生者未必不能明。是故聖主置臣不以少長。有道者進。無道者退。愚者日以退。聖者日以長。人主無私賞者有功。越王曰善。論事若是其審也。物有妖祥乎。計倪對曰。有陰陽萬物各有紀綱。日月星辰刑德變爲吉凶。金木水火土更勝。月朔更建。莫主其常。順之有德。逆之有殃。是故聖人能明其刑而處其鄉。從其德而避其衡。凡舉百事必順天地四時。參以陰陽之用。不審舉事有殃。人生不如臥之頃也。欲變天地之常數。發無道故貧而命不長。是聖人并包而陰行之以感愚夫衆人。容容盡欲富貴。莫知其鄉。越王曰善。請問其方。計倪對曰。從寅至未陽也。太陰在陽。歲德在陰。歲美在是。聖人動而應之。制其收發。常以太陰在陰而發陰。且盡之歲。亟賣六畜貨財以益收。五穀以應陽之至也。陽且盡之歲。亟發糴以收田宅牛馬積歛貨財聚棺木以應陰之至也。此皆十倍者也。其次五倍。天有時而散。是故聖人反其刑順其衡。收聚而不散。越王曰善。今歲比熱尚有貧乞者何也。計倪對曰。是故不等。猶同母之人異父。

之子動作不同術。貧富故不等。如此者。積貨於人。不能救其前後志。意侵下。作務日給。非有道術。又無上賜。貧乞故長久。越王曰。善。大夫佚同若成。嘗與孤議於會稽石室。孤非其言也。今大夫言獨與孤比。請遂受教焉。計倪曰。糴石二十則傷農。九十則病末。農傷則艸木不辟。末病則貨不出。故糴高不過八十。下不過三十。農末俱利矣。故古之治邦者。本之貨物。官市開而至。越王曰。善。計倪乃傳其教而圖之。曰。審金、木、水、火、別陰、陽之明。用此不患無功。越王曰。善。從今以來。傳之後世。以為教。乃著其法。治牧江南七年。而禽吳也。甲貨之戶曰。桑為上。物賈七十乙貨之戶曰。黍為中。物石六十丙貨之戶曰。赤豆為下。物石五十丁貨之戶曰。稻粟合為上。種石四十戊貨之戶曰。麥為中。物石三十己貨之戶曰。大豆為下。物石二十庚貨之戶曰。穡比疏食故無賈。辛貨之戶曰。菓比蔬食無賈。壬癸無貨。

請糴內傳

晉者越王句踐與吳王夫差戰大敗。保棲於會稽山。上乃使大夫種求行成於吳。吳許之。越王去會稽。

奇賞彙編

卷六十

天選史

奇賞彙編

卷六十

天選史

入官於吳三年。吳王歸之。大夫種始謀曰。晉者吳夫差不顧義而規吾土。種觀夫吳甚富而財有餘。其刑繁法逆。民習於戰守。莫不知也。其大臣好相傷。莫能信也。其德衰而民好。負善且夫吳王又喜安佚而不聽諫。細誣而寡智。信讒諛而遠士。數傷人而亟亡之。少明而不信人。希須臾之名而不顧後患。君王蓋少求卜焉。越王曰。善。卜之道何若。大夫種對曰。君王卑身重禮以素忠為信。以請糴於吳。天若弃之。吳必許諾。於是乃卑身重禮以素忠為信。以請于吳。將與申胥進諫曰。不可。夫王與越也。接地鄰境。道徑通達。仇讐敵戰之邦。三江環之。其民無所移。非吳有越。越必有吳。且夫君王兼利而弗取。輸之粟與財。財去而凶來。凶來而民怨。其上是養寇而貧邦家也。與之不為德。不若止且越王有智臣曰。范蠡。勇而善謀。將修士卒。飾戰具。以伺吾間也。胥聞之。夫越王之謀。非有忠素。詩繹也將以此試我。以此下要君王。以求益。親安君王之志。我君王不知省也。而救之。是越之福也。吳王曰。我卑服越。有其社稷。句踐既服。為臣為我。駕舍却行馬。前諸侯莫不聞。知今以越之饑。吾與之食。我

知句踐必不敢申胥曰越無罪吾君王急之不遂絕其命又聽其言此天之所反也忠諫者逆而諛諛者反親今狐雉之戲也狐體卑而雉懼之夫獸蟲尚以詐相就而況於人乎吳王曰越王句踐有急而寡人與之其德章而未靡句踐其敢與諸侯反我乎申胥曰臣聞聖人有急則不羞爲人臣僕而志氣見人今越王爲吾蒲伏約一作納辭服爲臣下其執禮過吾君不知省也而已故勝威之臣聞狼子野心仇讐之人不可親也夫鼠忘壁壁不忘鼠今越人不忘吳矣胥聞之拂音弼勝則社稷固諛勝則社稷危胥先王之王老臣不忠不信則不得爲先王之王老臣君王胡不覽觀夫武王之伐紂也今不出數年鹿豕遊於如胥之臺矣太宰嚭從旁對曰武王非紂臣耶率諸侯以殺其君雖勝可謂義乎申胥曰武王則已成名矣太宰嚭曰親僂主成名弗忍行申胥曰美惡相入或甚美以凶或甚惡以昌故在前世矣嚭何惑吾君王也太宰嚭曰申胥爲人臣也辨其君何必翹翹乎申胥曰太宰嚭面諛以求親乘吾君土幣帛以求威諸侯以成富焉今我以忠辨吾君土幣浴嬰兒雖啼勿聽彼將

有厚利嚭毋乃諛吾君王之欲而不顧後患乎吳王曰嚭止子毋乃向寡人之欲乎此非忠臣之道太宰嚭曰臣聞春日將至百草從時君王動大事羣臣竭力以佐謀因遜遜之舍使人微告申胥於吳王曰申胥進諫外貌類親中情甚疎類有外心君王常親觀其言也胥則無父子之親君臣之施矣吳王曰夫申胥先王之忠臣天下之健士也胥殆不然乎哉子毋以事相差毋以私相傷以動寡人此非子所能行也太宰嚭對曰臣聞父子之親張尹別居贈臣妾馬牛其志加親若不與一錢其志斯疏父子之親猶然而況於士乎且有知不竭是不忠竭而顛難是不勇下而令上是無法是王乃聽太宰嚭之言果與栗甲胥遜遜之舍歎曰於乎嗟君王不圖社稷之危而聽一日之說弗對以斥傷大臣而王用之不聽輔弼之臣而信譏諛容身之徒是命短矣以爲不信胥願廓目於邦門以觀吳邦之大敗也越人之入我王親所舍哉太宰嚭之交逢同謂太宰嚭曰子難人申胥請爲卜焉因往見申胥胥方與被離坐申胥謂逢同曰子事太宰嚭又不圖邦權而惑吾君王君王之不省也

而聽衆氣之言。君王忘邦誥之罪也。且日不久也。逢同出造太宰嚭曰。今日爲子卜於申胥。胥誦訪其君不用胥。則無後而君王覺而遇矣。謂太宰嚭曰。子勉事。一作後矣。吳王之情在乎太宰嚭曰。智之所生不在貴賤。長少此相與之道。逢同出見吳王。慙然有憂色。逢同垂泣不對。吳王曰。夫嚭我之忠臣。子爲寡人遊目長耳。將誰怨乎。逢同對曰。臣有患也。臣言而君行之。則無後憂。若君王弗行。臣言而死矣。王曰。子言寡人聽之。逢同曰。今日往見申胥。申胥與被離坐。其謀慙然。類欲有害我君。奇賞彙編 卷六十 王選史

對曰。臣聞愚夫之言。聖主擇焉。胥問越王句踐罷吳之年。宮有五竈。食不重味。省妻妾不別所愛。妻操斗身操。概自量而食。適飢不費。是人不死必爲國害。越王句踐食不殺而饜衣。服純素不綉不玄。帶劍以布。是人不死必爲大故。越王句踐寢不安席。食不求飽而善貴有道。是人不死必爲邦寶。越王句踐衣敝而不衣新。行慶賞不刑戮。是人不死必成其名。越在我。猶心腹有積聚不發。則無傷動作者。有死亡欲釋齊以越爲憂。吳王不聽。果與師伐齊。大克還。以申胥爲不忠。賜劍殺申胥。髡被離。申胥且歎曰。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今吳殺臣。參桀紂而顯吳邦之亡也。王孫駱聞之。且即不朝。王召駱而問之。子何非寡人而旦不朝。王孫駱對曰。臣不敢有非臣。恐矣。吳王曰。子何恐。以吾殺胥爲重乎。王孫駱對曰。君王氣高。胥之下位而殺之。不與羣臣謀之。臣是以恐矣。王曰。我非聽子而殺胥。胥乃謀圖寡人。王孫駱曰。臣聞君人者必有敢言之臣。在上位者必有敢言之士。如是卽應日益進而智益生矣。胥先王之老臣。不忠不信。不得爲先王臣矣。王意欲殺太宰嚭。王孫駱對曰。

不可王若殺之是殺二胥矣吳王近駭如故太宰
嚭又曰圖越難以我邦爲事王無憂王曰寡人屬
子邦請早暮無時太宰嚭對曰臣聞四馬方馳驚
前者斬其數必正若是越難成矣王曰子制之斷
之居三年越興師伐吳至五湖太宰嚭率徒謂之
曰謝戰者五父越王不忍而欲許之范蠡曰君王
圖之廊廟失之中野可乎謀之七年須臾棄之王
勿許吳易兼也越王曰諾居軍三月吳自罷太宰
嚭遂亡吳王率其有祿與賢良趣而去越追之至
餘杭山禽夫差殺太宰嚭越王謂范蠡殺吳王蠡

奇賞彙編

卷六十

語

選史

外傳紀策考

符者吳王闔廬始得子胥之時甘心以賢之以爲上
客曰聖人前知乎千歲後觀萬世深問其國世何
昧昧得無衰極子其精焉寡人垂意聽子之言子

胥唯唯不對王曰子其明之子胥曰對而不明恐
獲其咎王曰願一言之以試直士夫仁者樂知者
好誠秉禮者探幽索隱明告寡人子胥曰難乎言
哉邦其不長王其圖之存無忘傾安無忘亡臣始
入邦伏見衰亡之證當霸吳厄會之際後王復空
王曰何以言之子胥曰後必將失道王食禽肉坐
而待死佞諂之臣將至不久安危之兆各有明紀
虹蜺牽牛其異女黃氣在上青黑于下大歲八會
壬子數九王相之氣自十一倍成由無氣如法而
止太子無氣其異三世日月光明歷南斗吳越爲
奇賞彙編 卷六十 語 選史

奇賞彙編

卷六十

語

選史

誅宰嚭諛心卒以亡吳夫差窮困請為匹夫范蠡
不許滅於五湖子胥策於吳可謂明乎胥者吳王
敗馬失騎士墮死大船陵居小船沒水吳王曰寡
人晝臥夢見井穰溢大與越爭慧越將掃我軍其
凶乎孰與師還此時越軍大號夫差恐越軍入驚
駭子胥曰王其勉之哉越師敗矣臣聞井者人所
飲溢者食有餘越在南火吳在北水水制火王何
疑乎風北來助吳也胥者武王伐紂時彗星出而
興周武王問太公曰臣聞以彗鬪倒之則勝胥聞
災異或吉或凶物有相勝此乃其譴願大王急行
是越將凶吳將昌也子胥至直不同邪曲捐軀切
諫虧命為邦愛君如軀憂邦如家是非不諱直言
不休庶幾正君反以見疎讒人間之身且以誅范
蠡聞之以為不通知數不用知懼不去豈謂智與
胥聞歎曰吾背楚荆挾弓以去義不止第吾前獲
功後遇戮非吾智衰先遇閻廬後遭夫差也胥聞
事君猶事父也愛同也嚴等也太古以來未嘗見
人君虧恩為臣報仇也臣獲大舉功名顯著胥知
分數終於不去先君之功且猶難忘吾願腐髮弊

齒何去之有蠡見其外不知吾內今雖屈冤猶止
死焉子貢曰胥執忠信死貴於生蠡審凶吉去而
有名種留封侯不知令終二賢比德種獨不榮范
蠡智能同均于是之謂也伍子胥父子奢為楚王
大臣為世子聘秦女大一作夫有色王私悅之欲自
御焉奢盡忠人諫守朝不休欲匡正之而王拒之
諫策而問之以奢乃害於君絕世之臣聽讒邪之
辭係而囚之待二子而死尚孝而入子胥勇而難
欺累世忠信不遇其時奢諫於楚胥死於吳詩云
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是之謂也

太宰者官號詔者名也相州之孫伯州為楚臣以過
洙詔以困奔于吳是時吳王閻廬伐楚悉召楚流
而近之詔為人覽聞辨見目達耳通諸事無所不
知因其時自納于吳言伐楚之利閻廬用之伐楚
令子胥孫武與詔將師入郢有大功還吳王以詔
為太宰位高權盛專邦之柄未久閻廬卒詔見夫
差內無柱石之堅於無斷割之勢諛心自納種獨
斷之利夫差終以從焉而忠臣箴口不得一言詔
知往而不知來夫差至赦悔不早誅傳曰見清知
濁見曲知直入君選士各象其德夫差淺短以是

與諸專權伍胥爲之惑是之謂也

范蠡其始居楚也生于宛豪或伍戶之虛其爲結僮之時一痴一醒時人盡以爲狂然獨有聖賢之明人莫可與語以內視若盲反聽若聾大夫種入其縣知有賢者未睹所在求邑中不得其邑人以爲狂夫多賢士衆賤有君子汎求之焉得蠡而悅乃從官屬問治之術蠡修衣冠有須而出進退揖讓君子之容終日而語疾陳霸王之道志合意同胡越相從俱見霸兆出于東南捐其官位相要而往臣小有所虧大有所成捐止于吳或任子胥二人

奇賞彙編

卷六十

天選史

以爲胥在無所關其辭種曰今將安之蠡曰彼爲我何邦不可乎去吳之越句踐賢之種躬正內就出治外內不煩濁外無不得臣主同心遂霸越邦種善圖始蠡能慮終越承二賢那以安寧始有災變蠡專其明可謂賢焉能屈能申

越絕外傳記范伯

自范蠡其始居楚曰范伯自謂衰賤未嘗世祿故自菲薄飲食則甘天下之無味居則安天下之賤位復被髮佯狂不與於世謂大夫種曰三王則三皇之苗裔也五霸乃五帝之末世也天運歷紀千

歲一至黃帝之元執辰破已霸王之氣見於地戶

子胥以是挾弓于吳王於是娶大夫種入吳此時馮同相與其戒之伍子胥在自與不能關其辭蠡曰吳越二邦同氣其俗地戶之位非吳則越乃入越越王常與言盡日太夫石買居國有權辯口進日衛女不貞衛士不信客歷諸侯渡河津無因自致殆非真賢大和氏之璧求者不爭買驥驥之村不難阻險之路口口口口之邦歷諸侯無所售道聽之徒唯大王祭之於是范蠡退而不言道於楚越之間大夫種進曰昔者市偷自衛於晉晉用之勝楚伊尹負鼎入殷遂佐湯取天下有智之士不在遠近取也謂之帝王求備者亡易曰有高世之才必有負俗之累有至智之明者必破庶衆之議成大功者不拘於俗論大道者不合於衆唯大王察之於是石買益疏其後使將兵於外遂爲軍士所殺是時句踐失衆棲於會稽之山更用種蠡之策得以存故虞舜曰以學乃時而行此猶良藥也王曰石買知往而不知來其使寡人棄賢後遂師二人竟以禽吳子貢曰薦一言得及身任一賢得顯名傷賢喪邦蔽能有破負德忘恩其反形傷壞

奇賞彙編

卷六十

天選史

人之善母後世取人之成天詠行故冤子胥慘死
由重譖子胥於吳吳虛重之無罪而誅傳曰寧失
千金毋失一人之心是之謂也

越絕內傳陳成恒

晉者陳成恒相齊簡公欲爲亂

兵而伐魯魯君憂也孔子患之乃召門人弟子而
謂之曰諸侯有相伐者尚恥之今魯父母之邦也
丘墓存焉今齊將伐之可無一出乎顏淵辭出孔
子止之子路辭出孔子止之子貢辭出孔子遣之
子貢行之齊見陳成恒曰夫魯難伐之邦而伐之

奇賞彙編

卷六十

聖選集

過矣陳成恒曰魯之難伐何也子貢曰其城薄以
甲池狹而淺其君愚而不仁其大臣僞而無用其
士民有惡聞甲兵之心此不可與戰君不如伐吳
吳城高以厚池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
精弩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此邦易也君不如伐
吳成恒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也子之
所易人之所難也而以教恒何也子貢對曰臣聞
憂在內者攻彊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內臣聞君
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君破魯以
廣齊陸魯以尊臣而君之功不與焉是君止驕主

心下恣羣臣而求成大事難矣且夫上驕則犯臣
驕則爭是君上於主有却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
則君立于齊危於重卯矣臣故曰不如伐吳且夫
吳明猛以毅而行其令百姓習於戰守將明於法
齊之愚爲食必矣今君悉擇四彊之中出大臣以
環之黔首外充大臣內空是君上無彊臣之敵下
無黔首之士孤立制齊者君也陳恒曰善雖然吾
兵已在魯之城下若去而之吳大臣將有疑我之
心爲之奈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臣請見吳王使
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陳成恒許諾乃行
奇賞彙編 卷六十 聖選集
子貢南見吳王謂吳王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而
霸者不彊敵千鈞之重加鉢而移今萬乘之齊私
千乘之魯而與吳爭彊臣切爲君恐且夫救魯顯
名也而伐齊大利也義在存亡魯勇在害彊齊而
威申晉邦者則王者不疑也吳王曰雖然我常山
越戰植之會稽夫越君賢主也苦身勞力以夜接
日內飾其政外事諸侯必將有報我之心子待吾
伐越而還子貢曰不可夫越之彊不下魯而吳之
彊不過齊君以伐越而還即齊也亦私魯矣且夫
伐小越而畏彊齊者不勇見小利而忌大害者不

智兩者臣無爲君取焉且臣聞之仁人不困厄以廣其德智者不棄時以舉其功王者不絕世以立其義今君存越勿毀親四鄰以仁救暴困齊威申晉邦以武救晉毋絕周室明諸侯以義如此則臣之所是溢乎負海必率九夷而朝卽王業成矣且大吳畏小越如此臣請東見越王使之出銳師以從下吏是君實空越而名從諸侯以伐也吳王大悅乃行子貢子貢東見越王越王聞之除道郊迎至縣身御子貢至舍而問曰此乃僻陋之邦蠻夷之民也大夫何索居然而辱乃至於此子貢曰弔君故來越王句踐稽首載拜曰孤聞之禍與福爲鄰今大夫弔孤孤之福也敢遂聞其說子貢曰臣今見吳王告以救晉而伐齊其心中其志與越曰嘗與越戰栖于會稽山上夫越君賢主也苦身勞力以夜接日內飾其政外事諸侯必將有報我之心子待我伐越而聽子且夫無報人之心而使人疑之者拙也有報人之心而使人知之者殆也事未發而費者危也三者舉事之大忌越王句踐稽首載拜曰昔者孤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與吳人戰軍敗身辱遺先人耻遜逃出走上棲會稽山

奇賞彙編

卷六十

聖

選集

下守溟海唯魚鼈是見今大夫不辱而身見之必出玉聲以教孤孤賴先人之賜敢不奉教乎子貢曰臣聞之明主任人不失其能直士舉賢不容於世故臨財分利則使仁涉危拒難則使勇用衆治民則使賢正天下定諸侯則使聖人臣竊練下吏之心兵彊而不并弱勢在其上位而行惡令其下者其君幾乎臣竊自練可以成功至王者其唯臣幾乎今夫吳王有伐齊之志君無惜重器以喜其心毋惡卑辭以尊其禮則伐齊必矣彼戰而不勝則君之福也彼戰而勝必以其餘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令其攻之弱吳必矣其騎士銳兵弊乎齊重器羽旄盡乎晉則君制其敵此滅吳必矣越王句踐稽首再拜曰昔者吳王分其人民之衆以殘伐吾邦殺敗吾民圖吾百姓夷吾宗廟邦爲空棘身爲魚鼈餌今孤之怨吳王深於骨髓而孤之事吳王如子之畏父弟之敬兄此孤之外言也大夫有賜故孤敢以疑請遂言之孤身不安牀席口不甘厚味目不視好色耳不聽鐘鼓者已三年矣焦唇乾嗌苦心勞力上事羣臣下事百姓願一與吳交天下之兵於中原之野與吳王整襟交臂而奮

奇賞彙編

卷六十

聖

選集

吳越之士繼續連死士民流離肝腦塗地此孤之大願也如此不可得也今內自量吾國不足以傷吳外事諸侯不能也孤欲空邦家措策力變容貌易名姓執箕帚養牛馬以臣事之孤雖要領不屬手足異處四支布陳爲鄉邑笑孤之意出焉大夫有賜是存亡邦而興滅人也孤賴先人之賜敢不待命乎子貢曰夫吳王之爲人也貪功名而不知利害越王慥然避位曰在子子貢曰賜爲君觀夫吳王之爲人賢強以恣下下不能逆數戰伐士卒不能忍太宰嚭爲人智而愚強而弱巧言利辭以內其身善爲僞詐以事其君知前而不知後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之吏滅君之臣也越王大悅子貢去而行越王送之金百鎰寶劍一良馬二越王越王大恐乃思曰咎孤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抵罪於縣軍敗身辱遜逃出走棲於會稽邦爲空棘身爲魚鼈餌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大王之賜歟且不忘何謀敢慮其志甚恐似將使使者來子貢至五日越使果至曰東海役臣孤句踐使使臣種敢修下吏問於左右昔孤不

奇賞彙編

卷六十

留 選集

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抵罪於縣軍敗身辱遜逃出走棲于會稽邦爲空棘身爲魚鼈餌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大王之賜死且不忘今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彊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故使越賤臣種以先人之藏器甲二十領屈虛之矛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大王將遂大義則弊邑雖小悉擇四疆之中出卒三千以從下吏孤請自被堅執銳以受矢石吳王大悅乃召子貢而告之曰越使果來請出卒三千其君又從之與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邦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仁也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子貢去之晉謂晉君曰臣奔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先辦不可以勝敵今齊吳將戰勝則必以其兵臨晉晉大恐曰爲之奈何子貢曰修兵休卒以待吳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晉君許諾于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興九郡之兵而與齊大戰於艾陵大敗齊師獲七將陳兵不歸果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吳晉爭彊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邦七里而軍陣吳王聞之去晉從起越王迎之戰于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遂圍

奇賞彙編

卷六十

留 選史

王宮殺夫差而僂其相伐吳三年東鄉而霸故曰
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霸越足也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六十一

越絕書

越絕外傳記地傳

問天地之道

越王夫鐔

句踐小城

山陰大城

稷山 龜山

駕臺 離臺

美人宮 樂野

奇賞彙編

卷六十一 越絕書

一

選史

中指臺馬丘

東郭外南小城

浦陽

夫山

陽城里

北陽城里

富陽里

安城里高庫

獨山大家

麻林山

會稽山上城

會稽山上北城

若耶大冢

葛山

姑中山

富中大塘

犬山

白鹿山

鷓山豕山

練塘

奇賞彙編 卷六十一目 越絕書

木客大冢

官瀆

苦竹城

非郭外路南溪北城

舟室

民西大冢

射浦

種山

重里巫山

六山

江東中巫葬

石塘

防塢杭塢

塗山

朱餘 吳塘

獨婦山 馬嘯

浙江南路西城

山陰古故陸道

就李

女陽亭

奇賞彙編 卷六十一目 越絕書

吳王伐越有其邦

觀鄉北有武原

郭故餘杭軻亭

越絕外傳計倪

越王欲伐吳

越絕外傳記吳王占夢

吳王占夢

越絕外傳記寶劍

越王有寶劍五

越絕內經九術

伐吳有九術

越絕外傳記軍氣

聖人行兵

韓故治

鄭故治

燕故治

越故治

吳故治

齊故治

衛故治

奇賞彙編

卷六十一 目越絕書

四

選史

魯故治

梁故治

晉故治

秦故治

周故治

楚故治

趙故治

越絕外傳枕中

越王問范子

越絕外傳春申君

春申君進女環

越絕德序外傳記

句踐困于會稽

種立什功

子胥賜劍自殺

子胥挾弓去楚

越絕篇叙外傳記

九頭之世

越絕始于太伯

請粟

奇賞彙編

卷六十一 目越絕書

五

選史

子胥妻楚王母

子胥未賢

子胥范蠡何人

子胥之述吳越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越絕書

越絕外傳記地傳

管者越之先君無餘乃禹之世別封於越以守禹冢
問天地之道萬物之紀莫失其本神農嘗百草水
土甘苦黃帝造衣裳后稷產稼制器械人事備矣
疇糞桑麻播種五穀必以手足大越海濱之民獨
以鳥田小大有差進退有行莫將自使其故何也
曰禹始也愛民救水到大越上茅山大會計爵有

奇賞彙編

卷六十一

一 越史

德封有功更名茅山曰會稽及其王也巡狩大越
見耆老納詩書審銓衡平斗斛因病臥歿葬會稽
草柳桐棺穿墳七尺上無漏泄下無仰水壇高三
尺土階三等延袤一畝尚以為居之者樂為之者
苦無以報民功教民鳥田一盛一衰當禹之時舜
歿蒼梧象為民田也禹至此者亦有因矣亦覆釜
也覆釜者州土也墳德也禹美而告至焉禹知時
晏歲暮年加申酉求書其下祠自馬禹井井者法
也以為禹墓以法度不煩人衆無餘初封大越都
秦餘望南千有餘歲而至勾踐勾踐徙治山北引

屬東海內外越別封削焉勾踐伐吳霸關東徙郢

那起觀臺臺周七里以望東海歿士八千人戈船

三百艘居無幾躬求賢聖孔子從弟子七十人奉

先王雅琴治禮往奏勾踐乃身被賜一作賜夷之

甲帶步光之劍杖物虛之矛出死士三百人為陣

關下孔子有頃姚稽一作陣到越越王曰唯唯夫子

何以教之孔子對曰丘能述五帝三王之道故奉

雅琴至大王所勾踐喟然歎曰夫越性口而愚水

行而山處以船為車以楫為馬往若飄風去則難

從銳兵任死越之常性也夫子異則不可於是孔

奇賞彙編

卷六十一

二 越史

子辭弟子莫能從乎

越王夫鐔一作鐔以上至無餘久遠世不可紀也夫鐔

子允當允常子勾踐大霸稱王徙郢郢都也勾踐

子與夷時霸與夷子子翁時霸子翁子不揚時霸

不揚子無疆時霸伐楚威王滅無疆無疆子之侯

竊自立為君長之侯子尊時君長尊子親失衆楚

伐之走南山親以上至勾踐凡八君都郢郢二百

二十四歲無疆以上霸稱王之侯以下微弱稱君

長

勾踐小城山陰城也周二里二百二十三步陸門四

水門一今倉庫是其宮臺處也周六百二十步柱長三丈五尺三寸霽高丈六尺宮有百戶高丈二尺五寸大城周二十里七十二步不築北面而滅吳徙治姑胥臺

山陰大城者范蠡所築治也今傳謂之繇城陸門三水門三決西北亦有事到始建國時繇城盡

稷山者勾踐齋戒臺也

龜山者勾踐起怪游臺也東南司馬門田以昭龜又

仰望天氣觀天怪也高四十六丈五尺三寸周五

百三十二步今東武里一日怪山怪山者往古一

奇賞彙編

卷六十一

選史

夜自來民怪之故謂怪山

駕臺周六百步今安城里

離臺周五百六十步今淮陽里丘

美人宮周五百九十步陸門二水門一今非壇利里

丘土城勾踐所習教美女西施鄭旦且臺也女出

於苧蘿山欲獻於吳自謂東重僻陋恐女僕鄙故

近大道居去縣五里

樂野者越之戈獵處大樂故謂樂野其山上石室勾

踐所休謀也去縣七里

中指臺馬丘周六百步今高平里丘

東郭外南小城者勾踐冰室去縣三里勾踐之出入也齊於稷山往從田里去從非郭門昭龜龜山更駕臺馳於離丘遊於美人宮與樂中宿過歷馬丘射於樂野之衢走犬若耶休謀石室食於冰府頌功銓土已作昌土臺藏其形隱其情一日冰室者所以備膳羞也

浦陽者勾踐軍敗失衆遮於此去縣五十里

夫山者勾踐絕糧困也其山上大冢勾踐庶子冢也

去縣十五里勾踐與吳戰於浙江之上石買為將

耆老壯長進諫曰夫石買人與為怨家與為仇貪

奇賞彙編

卷六十一

選史

而好利細人也無長策王而用之國必不遂王不

聽遂遣之石買發行至浙江上斬殺無罪欲專威

服軍中勅搖將卒獨專其權士衆恐懼人不自聊

兵法曰視民如嬰兒故可與赴深溪士衆魚爛而

買不知尚猶峻法隆刑子胥獨見可奪之證變為

奇謀或北或南夜舉火擊鼓晝陳許兵越師潰墜

政令不行背叛乖離還報其主王殺買謝其師號

聲聞吳吳王恐懼子胥私喜越軍敗矣胥聞之狐

之將殺嚼唇吸齒今越勾踐其已敗矣君王安意

越易兼也使人人問之越師請降子胥不聽越棲

於會稽之山吳退而圍之勾踐喟然用種蠡計轉
成爲霸一人之身吉凶更至盛衰存亡在於用臣
治道萬端要在得賢越棲於會稽日行成於吳吳
引兵而去勾踐將降西至浙江待詔入吳故有雞
鳴墟其人辭曰臣孤勾踐故將士衆入爲臣虜
民可得使地可得有吳王許之子胥大怒曰若夜
光聲若哮虎此越未戰而服天以賜吳其逆天乎
臣惟君王急割之吳不聽遂許之浙江是也
陽城里者范蠡城也西至水路水門一陸門二
北陽里城大夫種城也取土西山以濟之徑百九十
奇賞彙編 卷六十一 五 選史

四步或爲南安

富陽里者外越賜義也處里門美以練塘川
安城里高庫者勾踐伐吳禽夫差以爲勝兵築庫高
閣之周二百三十步今安成里故禹宗廟在小城
南門外大城內禹稷在廟西今南里
獨山大家者勾踐自治以爲冢徙耶耶冢不成去縣
九里
麻林山一名多山勾踐欲伐吳種麻以爲弓絃使齊
人守之越謂齊人多故曰麻林多以防吳以山下
田封功臣去縣一十二里

會稽山上城者勾踐與吳戰大敗棲其中因以下爲
目魚池其利不租
會稽山北城者子胥浮兵以守城是也
若耶大家者勾踐所徙莖先君夫鐔冢也去縣一十
五里
葛山者勾踐罷吳種葛使越女織治葛布獻於吳王
夫差去縣七里
姑中山者越銅官之山也越人謂之銅姑瀆長二百
五十步去縣二十五里
富中大塘者勾踐治以爲義田爲肥饒謂之富中去
奇賞彙編 卷六十一 六 選史

縣二十里二十二步

大山者勾踐罷吳畜犬臘南山白鹿欲得獻吳神不
可得故曰大山其高爲大亭去縣二十五里
白鹿山在大山之南去縣二十九里
雞山豕山者勾踐以畜雞豕將伐吳以食士也雞山
在錫山南去縣五十里豕山在民山西去縣六十
三里源江以來屬越疑豕山在餘暨界中
練塘者勾踐時采錫山爲炭稱炭聚載從炭漬至練
塘各因事名之去縣五十里
木客大家者勾踐父允常冢也初徙耶耶使樓船卒

二千八百人伐松柏以爲浮故曰木客去縣十五里一日勾踐伐善材文刻獻於吳故曰木客

官瀆者勾踐工官也去縣十四里

苦竹城者勾踐伐吳還封范蠡子也其僻居徑六十六步因爲民治田塘長千五百三十三步其家各上山范蠡苦勸功爲故封其子於是去縣十八里

北郭外路南溪北城者勾踐築鼓鐘宮也去縣七里其邑爲錢

角室者勾踐船宮也去縣五十里

民西人家者勾踐客秦伊善昭施者家也因名家爲

奇賞彙編

卷六十一

七

秦伊山

射浦者勾踐教習兵處也今射浦去縣五里射卒陳

音灰葬民西故曰陳音山

種山者勾踐所葬大夫種也樓船卒二十人釣足美

葬之蓬下種將或自策後有賢者百年而至置

我蓬自章後世句踐葬之食傳三賢

車里勾踐所徙來爲里去縣十五里其亭祠今

爲和公祀社稷

車山者越魁神巫之官也或葬其上其去縣十三里許

六山者句踐倚銅鑄銅不壞埋之東坂其上馬箠句

踐遣使者取於南社徙種六山飾治爲馬箠獻之

吳去縣三十五里

江東中巫葬者越神巫無杜子孫也或勾踐於中江

而葬之巫神欲使覆禍吳人船去縣三十里

石塘者越所害軍船也塘廣六十五步長三百五十

三步去縣四十里

防塢者越所以遏吳軍也去縣四十里

杭塢者勾踐杭也二百石長員卒七十人度之會夷

去縣四十里

塗山者禹所取妻之山也去縣五十里

奇賞彙編

卷六十一

八

遷史

朱餘者越鹽官也越人謂鹽曰餘去縣三十五里

勾踐已滅吳使吳人築吳塘東西千步名辟首後因

以爲名曰塘

獨婦山者勾踐將伐吳徙寡婦致獨山上以爲灰土

示得專一也去縣四十里後說之者蓋勾踐所以

遊軍士也

馬塢者吳伐越道逢大風車敗馬失騎士墮死死馬

啼嗥事見吳矣

浙江南路西城者范蠡致作兵城也其陵固可守

故謂之固陵所以然者以其大船軍所置也

山陰古故陸道出東郭隨直濱陽春亭山陰故水道

出東郭從郡陽春亭去縣五十里

語兒鄉故越界名曰就李吳疆越地以爲戰地至於

柴辟亭

女陽亭者勾踐入官於吳夫人從道產女此亭養於

李鄉勾踐勝吳更名女陽更就李爲語兒鄉

吳王夫差伐越有其邦勾踐服爲臣三年吳王復還

封勾踐於越東西百里北鄉臣事吳東爲右西爲

左大越故界浙江至就李南姑未寫干

觀鄉北有武原武原今海鹽姑末今大末寫干今屬

奇賞彙編

卷六十一

九選史

豫章自無餘初封於越以來傳聞越王子孫在丹

陽阜鄉更姓梅梅里是也自秦以來至秦元王不

絕年元王立二十年平王立二十三年惠文王立

二十七年武王立四年昭襄王亦立五十六年而

滅周赧王周絕於此孝文王立一年莊襄王更號

太上皇帝立三年秦始皇帝立三十七年號曰趙

政政趙外孫胡亥立二年子嬰立六月秦元王至

子嬰凡十王百七十歲漢皇帝滅之治咸陽一天

下政使將魏舍內史敎攻韓得韓王安政使將王

賁攻魏得魏王歇政使將王涉攻趙得趙王尚政

使將王賁攻楚得楚王成政使將史敎攻燕得燕

王喜政使將王涉攻齊得齊王建政更號爲秦始皇

皇帝以其三十七年東遊之會稽道度牛渚秦東

安東安今富春卅陽溧陽

郭故餘杭軻亭南東秦樓頭道度諸暨大越以正月

甲戌到大越畱舍都亭取錢塘浙江岑石石長丈

四尺南北面廣六尺西面廣八六寸刻丈六於越

東山上其道九曲去縣二十里是時徙大越民

置餘杭伊攻口故郭因徙天下有罪適吏民置海

南故大越處以備東海外越乃更名大越曰山陰

奇賞彙編

卷六十一

十選史

已去奏諸暨錢塘因奏吳王姑蘇臺則治射防於

宅亭賈亭非年至靈不射去奏曲阿句容度牛渚

西到咸陽崩

越絕外傳計倪

管者越王勾踐近侵於彌吳王媿於諸侯兵革散室

國沮滅亡乃脅諸臣而與之盟吾欲伐吳奈何有

功羣臣默然而無對王曰夫主憂臣辱主辱臣死

何大夫易見而難使也計倪官卑年少其居在後

舉首而起曰殆哉非大夫易見難使是大王不能

使臣也王曰何謂也計倪對曰夫官位財幣王之

所輕死者是士之所重也。王愛所輕責士所重豈不艱哉。王自揖進計倪而問焉。計倪對曰。夫仁義者治之門。士民者君之根本也。閭門固根莫如正身。正身之道謹選左右。左右選則孔主日益上。不選則孔主日益下。二者貴質浸之漸也。願君王公選於衆精鍊左右。非君子至誠之士無與居家使邪僻之氣無漸以生。仁義之行有階。人知其能官知其治。爵賞刑罰一歸君出則臣下不敢毀譽以言。無功者不敢干治。故明主用人不繇所從不問其先說取一焉。是故周文齊桓躬於任賢。太公管仲明於知人。今則不然。臣故曰。殆哉。越王勃然曰。孤聞齊威淫佚九合諸侯。匡天下蓋管仲之力也。寡人雖愚唯在大夫計倪對曰。齊威除管仲罪大責任之至易此。故南陽蒼句太公九十而不伐。磻溪之餓人也。聖主不計其辱以爲賢者。一乎仲二乎仲斯可致王。但霸何足道。桓稱仲父文稱太公計此二人曾無跬步之勞大呼之功乃忘弓矢之怨。授以上卿傳曰。直能三公今置臣而不尊使賢而不用譬如門戶像設倚而相欺。蓋智士所恥。賢者所羞。君王察之。越王曰。誠者不能匿其聲。

夫既在何須言哉。計倪對曰。臣聞智者不妄言以成其勞。賢者始於難動終於有成。傳曰。易之謙遜對過問抑威權勢利器不可示人。言賞罰由君此之謂也。故賢君用臣略責於絕施之職而成其功。遠使以效其誠。內告以匿以知其信。與之講事以觀其智。飲之以酒以觀其態。選士以備不肖者無所置。越王大媿乃壞池填塹開倉穀貸貧乏乃使羣臣身問疾病躬視死喪不厄窮僻尊有德與民同苦樂。激河泉井示不獨食行之六年士民一心不謀同辭不呼自來。皆欲伐吳遂有大功而霸諸侯。孔子曰。寬則得衆此之謂也。夫有勇見於外必有仁於內。子胥戰於就李闔廬傷焉軍敗而還是時死傷者不可稱數。所以然者罷頓不得已子胥內憂爲人臣上不能令主下令百姓被兵刃之苦自責內傷莫能知者。故身操死持傷及被兵者莫不悉於子胥之手。垂涕啼哭欲伐而死三年自咎不親妻子。饑不飽食寒不重綵結心於越欲復其仇。師事越公錄其述印天之兆牽牛南斗赫赫斯怒與天俱起。發令告民歸如父母當胥之言唯恐爲後師衆同心得天之中。越乃與師與戰江西二

其言更

奇賞彙編

卷六十一

史

固爭強未知存亡子胥知時變為詐兵為兩翼夜
與相應勾踐夫恐振旅服降進兵圍越會稽填山
子胥微策可謂神守戰數年勾踐行成子胥爭諫
以是不容宰詔許之引兵而還夫差聽語不殺仇
人與師十萬與不敵同聖人識之是以春秋不差
其文故傳曰子胥賢者尚有就李之恥此之謂也
哀哉夫差不信伍子胥而任太宰嚭乃此禍晉之
驪姬亡周之褒姒盡妖妍於閨畫極凶悍於人理
傾城傾國思昭示於後王麗質冷客求監於前
史古人云苦藥利病苦一作言利行伏念居安思
危日謹一日易曰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
知得而不知喪又曰進退有亡不失其正者唯聖
人乎由此而言進有退之義存有亡之幾得有喪
之理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
如雷霆此其可以卜祚遐長而禍亂不作也

越絕外傳記吳王占夢

晉者吳王夫差之時其民殷衆禾稼登熟兵革堅利
其民習於闔閭闔廬口劍子胥之教行有日發有
時道於姑胥之門晝臥姑胥之臺覺寤而起其心
惆悵如有所悔即召太宰而占之曰向者晝臥夢

奇賞彙編

卷六十一

史

入章明之宮入門見兩鑪炊而不蒸見兩黑犬蹲
以北嚙以南見兩鐔倚吾宮堂見流水湯湯越吾
宮牆見前園橫索生樹桐見後房鍛者扶挾鼓小
震于為寡人精占之吉則言吉凶則言凶無諛寡
人之心所從太宰嚭對曰善哉大王與師伐齊夫
章明者伐齊克天下顯明也見兩鑪炊而不蒸者
大王聖氣有餘也見兩黑犬蹲以北嚙以南四夷
已服朝諸侯也兩鐔倚吾宮堂來田夫也見流水
湯湯越吾宮牆獻物已至則有餘也見前園橫索
生樹桐樂府吹巧也見後房鍛者扶挾鼓小震者
宮女鼓樂也吳王大悅而賜太宰嚭雜繒四十匹
王心不已召王孫駱而告之對曰臣智淺能薄無
方術之事不能占大王夢臣知有東掖門亭長越
公弟子王孫聖為人幼而好學長而意遊博聞疆
識通於方來之事可占大王所夢臣請召之吳王
曰諾王孫駱移記曰今日壬午左校司馬王孫駱
受教告東掖門亭長公孫聖吳王晝臥覺寤而心
中惆悵也如有悔記到車馳詣姑胥之臺聖得記
發而讀之伏地而泣有頃不起其妻大君從旁接
而起之曰何若子性之本也希見人生卒得急記

流涕不止公孫聖仰天歎曰嗚呼悲哉此固非子之所能知也今日壬午時加南方命屬蒼天不可逃亡伏地而泣者不能自惜但吳王諛心而言師道不明正言直諫身歿無功大君曰汝彊食自愛慎勿相忘伏地而書既成篇卽相與把臂而決涕泣如雨上車不顧遂至姑胥之臺謁見吳王吳王勞曰公弟子公孫聖也寡人晝臥姑胥之臺夢入章明之宮入門見兩鑪炊而不蒸見兩黑犬嗥以非嗥以南見兩鐔倚吾宮堂見流水湯湯越吾宮牆見前園橫索生樹桐見後房鍛者扶挾鼓小震

房鍛者鼓小震者太息也王母自行使臣下可矣太宰嚭王孫駱惶怖解冠幘肉袒而謝吳王忿聖言不祥乃使共身自受其殃王乃使力士石番以鐵杖擊聖中斷之爲兩頭聖仰天歎曰蒼天知冤乎直言正諫身歿無功令吾家無葬我提我山中後世爲聲響吳王使人提於秦餘杭之山虎狼食其肉野火燒其骨東風至飛揚汝灰汝更能爲聲哉太宰嚭前載拜曰逆言以滅讒諛以公因酌行觴時可以行矣吳王曰諾王孫駱爲左校司馬太宰嚭爲右校司馬王從騎三千旌旗羽蓋自處中軍伐齊大剋師兵三月不去過伐晉晉知其兵革之罷倦糧食盡索與師擊之大敗吳師涉江流血浮屍者不可勝數吳王不忍率其餘兵相將至秦餘杭之山饑餓足行乏糧視瞻不明據地飲水持籠稻而食之顧謂左右曰此何名羣臣對曰是籠稻也吳王曰悲哉此公孫聖所言王且不得火食太宰嚭曰秦餘杭山兩坂間燕可以休息大王亟食而去尚有十數里耳吳王曰吾嘗戮公孫聖於斯山子試爲寡人前呼之卽尚在耶常有聲響太宰嚭卽上山三呼聖三應吳王大怖足行屬腐面

如死灰色曰公壽聖令寡人得拜誠世世相事言
未畢越王追至兵三圍吳大夫種處中范蠡數吳
王曰王有過者五寧知之乎殺忠臣伍子胥公孫
聖胥爲人先知忠信中斷之入江聖正言直諫身
死無功此非大過者二乎夫齊無罪空復伐之使
鬼神不血食社稷廢蕪父子離散兄弟異居此非
大過者三乎夫越王勾踐雖東僻亦得繫於天皇
之位無罪而王恒使其芻蕘秣馬比於奴虜此非
大過者四乎太宰詬譏諛佞諂斷絕王世聽而用
之此非大過者五乎吳王曰今日聞命矣越王撫
奇賞彙編 卷六十一 選史

越絕外傳記寶劍

昔者越王勾踐有寶劍五聞於天下客有能相劍者
名薛燭王召而問之曰吾有寶劍五請以示之薛
燭對曰愚理不足以言大王請不得已乃召掌者
王使取豪曹薛燭對曰豪曹非寶劍也夫寶劍五
色並見莫能相勝豪曹已擅名矣非寶劍也王曰
取巨闕薛燭曰非寶劍也寶劍者金錫和銅而不
離今巨闕已離矣非寶劍也王曰然巨闕初成之
時吾坐於露壇之上宮人有四駕白鹿而過者車
奔鹿驚吾引劍而指之四駕上飛揚不知其絕也
穿銅釜絕鐵鏺胥中決如來未故曰巨闕王取純
奇賞彙編 卷六十一 選史

步光之劍杖屈盧之弓曠謂范蠡曰子何不早
圖之乎范蠡曰臣不敢殺主臣存主若公今日選
敬天報微功越王謂吳王曰世無千歲之人歟一
耳范蠡左手持鼓右手操枹而鼓之曰上天蒼蒼
若有若人何須軍士斷子之頸挫子之骸不亦繆
乎吳王曰聞命矣以三寸之帛冥吾兩目使死者
有知吾懸見伍子胥公孫聖以爲無知吾恥生越
王則解綬以冥其目遂仗劍而滅越王殺太宰詬
戮其妻子以其不忠不信斷絕吳之世

正千戶之都二可乎薛燭對曰不可當造此劍之
時赤堊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溪涸而出銅雨師
掃灑雷公擊橐蛟龍捧鑪天帝裝炭太乙下觀天
精下之歐冶乃因天之神神悉其伎巧造爲大刑
三小刑二一日湛盧二曰純鉤三曰勝邪四曰魚

觀此篇
有史之
上

奇賞彙編

卷六十一

九

史

賜五曰巨闕吳王闔廬之時得其勝邪魚腸湛處
閭廬無道子女死殺生以送之湛廬之劍去之如
水行秦過楚楚王臥而寤得吳王湛廬之劍將首
魁漂而有焉秦王問而求不得與師擊楚曰與我
湛廬之劍還師去汝楚王不與時閭廬又以魚腸
之劍刺吳王僚使披腸夷之甲三事閭廬使專諸
為奏炙魚者引劍而刺之遂弑王僚此其小試於
敵邦未見其大用於天下也今赤董之山已合若
耶溪深而不測羣神不下歐冶子即死雖復傾城
量金珠玉竭河猶不能得此一物有市之鄉二駿
馬千匹千戶之都二何足言哉楚王召風胡子而
問之曰寡人聞吳有干將越有歐冶子此二人甲
世而生天下未嘗有精誠上通天下為烈士寡人
願齋邦之重寶皆以奉子因吳王請此二人作鐵
劍可乎風胡子曰善於是乃令風胡子之吳見歐
冶子干將使人作鐵劍歐冶子干將鑿茨山洩其
溪取鐵英作為鐵劍三枚一曰龍淵二曰泰阿三
曰工布一作甲成風胡子奏之楚王楚王見此三
劍之精神大悅風胡子問之曰此三劍何物所象
其名為何風胡子對曰一曰龍淵二曰泰阿三曰

奇賞彙編

卷六十一

十

史

工布楚王曰何謂龍淵泰阿工布風胡子對曰欲
知龍淵觀其狀如登山如臨深淵欲知泰阿觀
其氣巍巍翼翼如流水之波欲知工布氣從文起
至脊而止如珠不可和文若流水不絕晉鄭王聞
而求之不得與師圍楚之城三年不解舍殺粟索
庫無兵華左右羣臣賢士莫能禁止於是楚王出
之引泰阿之劍登城而麾之三軍破敗士卒迷感
流血千里猛獸歐騰江水折揚晉鄭之頭卑白楚
王於是大悅曰此劍威耶寡人力耶風胡子對曰
劍之威也因大王之神楚王曰夫劍鐵耳固能有
精神若此乎風胡子對曰時各有使然軒轅神農
赫胥之時以石為兵斷樹木為宮室歟而龍臧夫
神聖主使然至黃帝之時以玉為兵以伐樹木為
宮室鑿地夫玉亦神物也又遇聖主使然歟而龍
臧禹穴之時以銅為兵以鑿伊闕通龍門決江導
河東注於東海天下通平治為宮室豈非聖王之
力哉當此之時作鐵兵威服三軍天下聞之莫敢
不服此亦鐵兵之神大工有聖德楚王曰寡人聞
命矣

越絕內經九術

晉者越王勾踐問大夫種曰吾欲伐吳奈何能有功乎大夫種對曰伐吳有九術王曰何謂九術對曰一曰尊天地事鬼神二曰重財幣一作帛以遺其君三曰貴羅粟以空其邦四曰遺之好美以爲勞其志五曰遺之巧匠使起宮室高臺盡其財疲其力六曰遺其諛臣使之易伐七曰強其諫臣使之自殺八曰邦家富而備器九曰堅厲甲兵以承其弊故曰九者勿患戒口勿傳以取天下不難況於吳乎越王曰善於是作爲策桶嬰以白璧鏤以黃金類龍蛇而行者乃使大夫種獻之於吳曰東海奇賞彙編 卷六十一 選史

役臣孤勾踐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問於左右賴有天下之力竊爲小殿有餘財載拜獻之大王吳王大悅申胥諫曰不可王勿受昔桀起靈門紂起鹿臺陰陽不和五穀不時天與之災邦家空虛遂以之亡大王受之是後必有災吳王不聽遂受之而起姑胥臺三年聚材五年乃成高見二百里行路之人道必屍哭越乃飾美女西施鄭旦使大夫種獻之於吳王曰昔者越王勾踐竊有天之遺西施鄭旦越邦洿下貧窮不敢當使下臣種載拜獻之大王吳王大悅申胥諫曰不可王勿受臣聞五色

令人目不明五音令人耳不聰桀易湯而滅紂易周文而亡大王受之後必有殃胥聞越王勾踐盡書不倦晦誦竟旦聚死臣數萬是不死必得其願胥問越王勾踐服誠行仁聽諫進賢士是人必得其名胥聞越王勾踐冬披毛裘夏披絺絺是人必爲利害胥聞賢士邦之寶也美女邦之咎也夏亡於妹喜殷亡於妲己周亡於褒姒吳王不聽遂受其女以申胥爲不忠而殺之越乃興師伐吳大敗之於秦餘杭山滅吳禽夫差而戮太宰嚭與其妻子

奇賞彙編 卷六十一 選史

越絕外傳記軍氣

夫聖人行兵上與天合德下與地合明中與人合心義合乃動見可乃取小人則不然以彊厭弱取利於危不知逆順快心於非故聖人獨知氣變之情以明勝負之道凡氣有五色青黃赤白黑色固有五變人氣變軍上有氣五色相連與天相抵此天應不可攻攻之無後其氣盛者攻之不勝軍上有赤色氣者徑抵天軍有應於天攻者其誅乃身軍上有青氣盛明從口其本廣未銳而來者此逆兵氣也爲未可攻衰去乃可攻青氣在上其謀未定

青氣在右將弱兵多青氣在後將勇殺少先大後
 小青氣在左將少卒多兵少軍罷青氣在前將恭
 其軍必來赤氣在軍上將謀未定其氣本廣末銳
 而來者為逆兵氣衰去乃可攻赤氣在右將軍勇
 而兵少卒彊必以殺降赤氣在後將弱卒彊敵少
 攻之殺將其軍可降赤氣在左將勇敵多兵卒彊
 赤氣在前將勇兵少殺多卒少謀不來黃氣在軍
 上將謀未定其本廣末銳而來者為逆兵氣衰去
 乃可攻黃氣在右將智而明兵多卒彊殺足而不
 可降黃氣在後將智而勇卒彊兵少殺少黃氣在
 奇賞彙編 卷六十一 至 選史

左將弱卒少兵少殺少攻之必傷黃氣在前將勇
 智卒多彊殺足而有多為一作焉不可攻也白氣在
 軍上將賢智而明卒威勇而彊其氣本廣末銳而
 來者為逆兵氣衰去乃可攻白氣在右將勇而卒
 彊兵多殺亡白氣在後將仁而明卒少兵多殺少
 軍傷白氣在左將勇而彊卒多殺少可降白氣在
 前將弱卒亡殺少攻之可降黑氣在軍上將謀未
 定其氣本廣末銳而來者為逆兵去乃可攻黑氣
 在右將弱卒少兵亡殺盡軍傷可不攻自降黑氣
 在後將勇卒彊兵少殺少攻之殺將軍亡黑氣在

左將智而勇卒少兵少攻之殺將其軍自降黑氣
 在前將智而明卒少殺盡可不攻自降故明將知
 氣變之形氣在軍上其謀未定其在右而低者欲
 為右伏兵之謀其氣在前而低者欲為前伏陣也
 其氣在後而低者欲為走兵陣也其氣陽者欲為
 去兵其氣在左而低者欲為左陣其氣間其軍欲
 有入邑右子胥相氣取敵大數其法如是軍無氣
 筭於廟堂以知彊弱一五九西向吉東向敗亡無
 東二六十南向吉北向敗亡無北三十一東向
 吉西向敗亡無西四八十二北向吉南向敗亡無
 奇賞彙編 卷六十一 至 選史

南此其用兵月日數吉凶所避也舉兵無擊太歲
 上物邪也始出各利以其四時制日是之謂也
 韓故治今京兆郡角亢也
 鄭故治角亢也
 燕故治今上漁陽右北平遼東莫郡尾箕也
 越故治今大越山陰南斗也
 吳故治西江都牛須女也
 齊故治臨菑今濟北平原北海郡菑川遼東城陽虛
 危也
 衛故治濮陽今廣陽韓郡營室壁也

魯故治太山東溫周固水今魏東奎婁也

梁故治今濟陰山陽濟北東郡畢也

晉故治今代郡常山中山河間廣平郡薊也

秦故治雍今內史也巴郡漢中隴西定襄太原安邑

東井也

周故治維今河南郡柳七星張也

楚故治郢今南郡南陽汝南淮陽六安九江廬江豫

章長沙翼軫也

趙故治邯鄲今遼東隴西北地上郡鴈門北郡清河

參也

奇賞彙編

卷六十一

五

選史

越絕外傳枕中

管者越王勾踐問范子曰古之賢主聖王之治何左
何右何去何取范子對曰臣聞聖主之治左道右
術去末取實越王曰何謂道何謂術何謂末何謂
實范子對曰道者天地先生不知老曲成萬物不
名巧故謂之道道生氣氣生陰陰生陽陽生天地
天地立然後有寒暑燥濕日月星辰四時而萬物
備術者天意也盛夏之時萬物遂長聖人緣天心
助天喜樂萬物之長故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
詩而天下治言其樂與天下同也當是之時頌聲

作所謂末者名也故名過實則百姓不附親賢士

不爲用而外口諸侯聖王不爲也所謂實者穀口

也得人心任賢士也凡此四者邦之實也越王曰

寡人躬行節儉下士求賢不使名過實此寡人所

能行也多貯穀富百姓此乃天時水旱寧在一入

耶何以備之范子曰百里之神千里之君湯執其

中和舉伊尹收天下雄雉之士練卒兵率諸侯兵

伐桀爲天下除殘去賊萬民皆歌而歸之是所謂

執其中和者越王曰善哉中和所致也寡人雖不

及賢主聖王欲執其中和而行之今諸侯之地或

奇賞彙編

卷六十一

五

選史

多或少強弱不相當兵革暴起何以應之范子曰
知保人之身者可以王天下不知保人之身失天
下者也越王曰何謂保人之身范子曰天生萬物
而教之而生人得穀即不死穀能生人能殺人故
謂人身越王曰善哉今寡人欲保穀爲之奈何范
子曰欲保必親於野觀諸所多少爲備越王曰所
少可得爲因其貴賤亦有應乎范子曰夫八穀貴
賤之法必察天之三表即決矣越王曰請問三表
范子曰水之勢勝金陰氣蓄積大盛水據金而死
故金中有水如此者歲大敗八穀皆貴金之勢勝

木陽氣蓄積大盛金據水而滅故木中有火如此者歲大美八穀皆賤金木水火更相勝此天之三表者也不可察能知三表可爲邦寶不知三表之君千里之神萬里之君故天下之君發號施令必順於四時四時不正則陰陽不調寒暑失常如此則歲惡五穀不登聖王施令必審於四時此至禁也越王曰此寡人所能行也願欲知圖穀上下貴賤欲與他貨之內以自實爲之奈何范子曰夫入穀之賤也如宿穀之登其明也諦審察陰陽消息觀市之反覆雌雄之相逐天道乃畢越王問范子曰何執而昌何行而亡范子曰執其中則昌行奢侈則亡越王曰寡人欲聞其說范子曰臣聞古之賢主聖君執中和而原其終始即位安而萬物定矣不執其中和不原其終始即尊位傾萬物散文武之業桀紂之跡可知矣古者天子及至諸侯自滅至亡漸漬乎滋味之費沒溺於聲色之類牽攀於珍怪貴重之器故其邪空虛則其士民以爲須臾之樂百姓皆有悲心瓦解而倍畔者桀紂是也身死邦亡爲天下笑此謂行奢侈而亡也湯有七十里地務執三表可謂邦寶不知三表身必棄

道越王問范子曰春肅夏寒秋榮冬泄人治使然乎將道也范子曰天道三千五百歲一治一亂終而復始如環之無端此天之常道也四時易次寒暑失常治民然也故天生萬物之時聖人命之曰春春不生遂者故天不重爲春春者夏之父也故春生之夏長之秋成而殺之冬受而藏之春肅而不生者王德不究也夏寒而不長者臣下不奉主命也秋順而復榮者百官刑不斷也冬溫而泄者發府庫賞無功也此所謂四時者邦之禁也越王曰寒暑不時治在於人可知也願聞歲之美惡穀之貴賤何以紀之范子曰夫陰陽錯繆即爲惡歲人生失治即爲亂世夫一亂一治天道自然八穀亦一賤一貴極而復反言亂三千歲必有聖王也八穀貴賤更相勝故或凌生者逆大貴生凌或者順大賤越王曰善越王問於范子曰寡人聞人失其菟鬼者死得其菟鬼者生物皆有之將人也范子曰人有之萬物亦然天地之間人最爲貴物之生穀爲貴以生人與菟鬼無異可得豫知也越王曰其善惡可得聞乎范子曰欲知八穀之貴賤上下衰極必察其菟鬼視其動靜觀其所舍萬不失

一問曰何謂鬼。鬼對曰。鬼者橐也。鬼者生氣之源也。故神生者出入無門。上下無根。見所而功自存。故名之曰神。神主生氣之精。鬼主死氣之令也。鬼者主賤。鬼者主貴。故當安靜而不動。鬼者方盛夏而行。故萬物得以自昌。神者主氣之精。主貴而雲行。故方盛夏之時不行。即神氣槁而不成物矣。故死。凌生者歲大敗。生。凌死者歲大美。故觀其鬼。魄即知歲之善惡矣。越王問於范子曰。寡人聞陰陽之治不同力。而功成不同氣。而物生可得而知乎。願聞其說。范子曰。臣聞陰陽氣不同處。萬物生焉。奇賞彙編 卷六十一 主選史

冬三月之時。草木既死。萬物各異藏。故陽氣避之下藏。伏壯於內。使陰陽得成功於外。夏三月。盛暑之時。萬物遂長。陰氣避之下藏。伏壯於內。然而萬物親而信之。是所謂也。陽者主生。萬物方夏三月之時。大熱不至。則萬物不能成。陰氣主殺。方冬三月之時。地不內藏。則根莖不成。即春無生。故一時失度。即四序爲不行。越王曰。善。寡人已聞陰陽之事。穀之貴賤可得而知乎。范子曰。陽者主貴。陰者主賤。故當寒而不寒者。穀爲之暴貴。當溫而不溫者。穀爲之暴賤。譬猶形影聲響。相聞豈得不復哉。

故曰。秋冬貴陽氣。施於陰。陽極而復貴。春夏賤陰氣。施於陽。陽極而不復。越王曰。善哉。以丹書玉帛。置之枕中。以爲國寶。越五日。困於吳。請於范子曰。寡人守國無術。負於萬物。幾亡邦。危社稷。爲芻耶。所議無定。足而立。欲捐軀出死。以報吳仇。爲之奈何。范子曰。臣聞聖主爲不可爲之行。不惡人之謫。已爲足舉之德。不德人之稱。已舜循之。歷山而天下從風。使舜釋其所循。而求天下之利。則恐不全其身。晉者神農之治。天下務利之而已矣。不聖其報。不貪天下之財。而天下共富之。所以其智能自貴於人。而天下共尊之。故曰。富貴者天下所置。不可奪也。今王利地貪財。接兵血刃。僵屍流血。欲以顯於世。不亦謬乎。越王曰。上不逮於神農。下不及於堯舜。今子以至聖之道。以說寡人。誠非吾所及也。且吾聞之也。父辱則子死。君辱則臣死。今寡人親已辱於吳矣。欲行一切之變。以復吳仇。願子更爲寡人圖之。范子曰。君辱則死。固其義也。立死下士人而求成邦者。上聖之計也。且夫廣天下尊萬乘之主。使百姓安其居。樂其業者。惟兵兵之要在於人人之要在於穀。故民衆則主安。穀多則兵強。

王而備此二者然後可以圖之也越王曰吾欲富
邦彊兵地狹民少奈何爲之范子曰夫陽動於上
以成天文陰動於下以成地理審察開置之要可
以爲富凡欲先知天門開及地戶閉其術天高五
寸減天寸六分以成地謹司入穀初見出於天者
是謂天門開地戶閉陽氣不得下入地戶故氣轉
動而上下陰陽俱絕入穀不成大貴必應其歲而
起此天變見符也謹司入穀初見入於地者是謂
地戶閉陰陽俱會入穀大成其歲大賤來年大饑
此地變見瑞也謹司入穀初見半於人者羅平熟
奇賞彙編 卷六十一 至 通史

幽冥未見未形此特發生之柄而王制於四海此
邦之重寶也王而毋泄此事臣請爲王言之越王
曰夫子幸教寡人願與之自藏至死不敢忘范子
曰陰陽進退者固天道自然不足怪也夫陰入淺
者即歲善陽入深者則歲惡幽幽冥冥豫知未形
故聖人見物不疑是謂知時固聖人所不傳也夫
堯舜禹湯皆有豫見之勞雖有凶年而民不窮越
王曰善以丹書帛置之枕中以爲邦寶范子已告
越王立志入海此謂天地之圖也
越絕外傳春申君
奇賞彙編 卷六十一 至 通史

無災害故天倡而見符地應而見瑞聖人上知天
下知地中知人此之謂天平地平以此爲天圖越
王既已勝吳三日反邦未至息自雄問大夫種曰
夫聖人之術何以加於此乎大夫種曰不然王德
范子之所言故天地之符應邦以藏聖人之心矣
然而范子豫見之策未肯爲王言者也越王愀然
而恐面有憂色請於范子稱曰寡人用夫子之計
幸得勝吳盡夫子之力也寡人聞夫子明於陰陽
進退豫知未形推往引前後知千歲可得聞乎寡
人虛心垂意聽於下風范子曰夫陰陽進退前後

管者楚考烈王相春申君吏李園園女弟女環謂園
曰我聞王老無嗣可見我於春申君我欲假於春
申君我得見於春申君徑得見於王矣園曰春申
君貴人也千里之佐吾何託敢言女環曰即不見
我汝求謁於春申君才人告遠道客請歸待之彼
必問汝汝家何等遠道客者因對曰園有女弟嘗
相問之使使者來求之園才人使告園者彼必有
問汝女弟何能對曰能鼓音讀書通一經故彼必
見我園曰諱明日辭春申君才人有遠道客請歸
待之春申君果問汝家何等遠道客對曰園有女

弟舉相聞之使使求之春申君曰何能對曰能破音讀書通一經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明日使待於離亭園口諾既歸告女環曰吾辭於春申君許我明日夕待於離亭女環曰園宜先供待之春申君到園馳人呼女環到黃昏女環至大縱酒女環鼓琴曲未終春申君大悅留宿明日女環謂春申君曰妾聞王老無嗣屬邦於君君外淫不顧政事使王聞之君上負於王使妾兄下負於夫人爲之奈何無泄此口君召而戒之春申君以告官屬莫有聞淫女也皆曰諾與女環通未終月女環謂春申

越絕德序外傳記

昔者越王勾踐困於會稽歎曰我其不伯乎故殺妻

在君與外
則不可亦
曰若之而

子角戰以死蠡對曰殆哉王失計也愛其所惡且吳王賢不離不肖不去若卑辭以地讓之天若棄彼將必許勾踐曉焉曰豈然哉遂聽能以勝越王勾踐既得平吳春祭三江秋祭五湖四以其時爲之立祠垂之來世傳之萬載鄰邦樂德以來取足范蠡內視若盲反聽若聾度天關涉天機後祗天人前帶神光當是時言之者□其去甚微甚密王已失之矣然終難復見得於是度兵徐州致貢周室元王以之中興號爲州伯以爲專勾踐之功非王室之力是時越行霸道沛歸於宋浮陵以付楚

得乎易曰君臣同心其利斷金此之謂也

吳越之事煩而文不喻聖人略焉賢者垂意深省厥辭觀斯智愚夫差狂或賊殺子胥勾踐至賢種楊爲誅范蠡恐懼逃於五湖蓋有說乎夫吳知子胥賢猶昏然誅之傳曰人之將死惡聞酒肉之味耶

之將亡惡聞也臣之氣身不爲醫邦不爲謀
還自遺災蓋水土水火不同氣居此之謂也

種立休功其後厥過自伐句踐知其仁也不知其信
見種爲吳通越稱君子不危窮不減服以忠告句
踐非之見乎顏色范蠡因心知意策問其事卜省
其辭吉耶而耶兆言其災夫子見利與害去于五
湖蓋謂知其道貴微而賤獲易曰知幾其神乎道
以不害爲左傳曰知始無終厥道必窮此之謂也
子胥賜劍將自殺歎曰嗟乎衆曲矯直一人固不能
獨立吾挾弓矢以逸鄭楚之間自以爲可復吾見
奇賞彙編 卷六十一
凌之仇乃先王之功想得報焉自致於此吾先得
榮後慘者非智衰也先遇明後遭險君之易移也
已矣生不遇時復何言哉此吾命也亡將安之莫
如早死從吾先王於地下蓋吾之志也吳王將殺
子胥使馮同徵之胥見馮同知爲吳王來也洩言
曰王不親輔弼之臣而親衆豕之言是吾命短也
高置吾頭必見越人入吳也我王親爲禽哉捐我
深江則亦已矣胥歎之後吳王聞以爲妖言其咎
子胥王使人捐於大江口勇士執之乃有遺響發
憤馳騰氣若奔馬威凌萬物歸神大海彷彿之間

音兆常在後世稱述蓋子胥水僊也

子胥挾弓去楚惟夫子獨知其道事□世□有退至
今實之實秘文之事深述厥兆微爲其戒齊人歸
女其後亦重各受一篇文辭不既經傳外章轉發
其類故聖人見微知著觀始知終繇此觀之夫子
不王可知也恭承嘉惠述暢往事夫子作經攬史
記憤懣不泄兼道事後覽承傳說厥意以爲周道
不敝春秋不作蓋夫子作春秋記元於魯大義立
微言屬五經六藝爲之檢式垂意於越以觀枉直
陳其本末抽其統紀章決句斷各有終始吳越之
奇賞彙編 卷六十一
際夫差弊矣是之謂也故觀乎太伯能知聖賢之
分觀乎制平能知信勇之變觀乎吳越能知陰謀
之慮觀乎計倪能知陰陽消息之度觀乎品雜能
知口人之使敵耶賢不肖觀乎九術能知取人之
真輔禍之福觀乎兵法能知耶敵之路觀乎陳桓
能知古今相與之術觀乎德教能知忠直所處狂
憐通幽經百八章上下相明齊桓興盛執操以同
管仲達于霸紀范蠡審乎言言終始夫差不能口
邦之治察乎馮同宰嚭能知諸臣之所移哀彼離
德信不用內痛子胥忠諫耶君反受其咎夫差誅

子胥自此始亡之謂也

越絕篇敘外傳記

維先古九頭之世蒙水之際興敗有數承三繼五故曰衆者傳日多者信德自此之時天下大服三皇以後以一治人至於三王爭心生兵革越作肉刑五刑因悉挾方氣歷天漢孔子感精知後有彊秦喪其世而漢興也賜權齊晉越入吳孔子推類知後有蘇秦也權衡相動衡五相發道獲麟周盡證也故作春秋以繼周也此時天地暴清日月一明弟子欣然相與太平孔子懷聖承弊無尺土所有

奇賞彙編

卷六十一

五

選史

一民所子暗麟垂涕傷民不得其所非聖人孰能痛世若此萬代不滅無能復述故聖人沒而微言絕賜見春秋改文尚質讓二名與素王亦發憤記吳越章句其篇以喻後賢賜之說也魯安吳吳敗晉彊越霸世春秋二百餘年垂象後王賜傳吳越曰指於秦聖人發一隅端上宣其神聖文絕於彼端上絕於此故顯其文謂之越絕

問曰越絕始於太伯終於陳恒何論語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乃太伯審於始知去上賢太伯恃不恨讓之至也始於太伯仁賢明大吳也仁能生勇

故次以制平也、勇子胥忠正信智以明也、智能生詐、故次以吳人也、善其務救蔡勇其伐荆其范蠡行爲持危救傾也、莫如循道順天富邦安民、故次計倪富邦安民、故於自守易以取故次、請報也、一其愚故垂其政也

問曰請粟者求其福祿必可獲、故次以九術、順天心終和親、即知其情策於廊廟、以知彊弱時至伐必可克、故次兵法、兵凶器也、動作不當天與其殃、知此上事乃可用兵、易之卜將春秋無將子謀父臣殺主天地所不容、載惡之甚、深故終於陳恒也、易

奇賞彙編

卷六十一

五

選史

之上將春秋無將今荆平何善乎君無道臣仇主以次太伯何曰非善荆平也乃勇子胥也臣不討賊子不復仇非臣子也故賢其寬於無道之楚困不死也善其以匹夫得一邦之衆、最義復仇傾諸侯也非義不爲非義不死也

問曰子胥妻楚王母無罪而死於吳其行如何義乎曰孔子固貶之矣賢其復仇惡其妻楚王母也然春秋之義量功掩過也賢之親親也子胥與吳何親乎曰子胥以困於闔廬闔廬勇之甚將爲復仇名譽甚著詩云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夫差下恩

不移終不可奈何言不用策不從昭然知吳將亡也受閻廋厚恩不忍去而自存欲著其諫之功也故先吳敗而殺也死人不負而況而在乎昔者管仲生霸業興于胥死霸名成周公貴一概不求備於一人及外篇各有差叙師不說

問曰子胥未賢耳賢者所遇化于胥賜劍欲無死得乎盲者不可示以文繡聾者不可語以調聲瞽瞍不移商均不化湯繫夏臺文王拘於殷時人謂舜不孝堯不慈聖人不悅下愚而況乎子胥當困於楚劇於吳信不去耳何拘之有孔子貶之奈何其

奇賞彙編

卷六十一

堯

選史

報楚也稱子胥妻楚王母及乎夷狄貶之言吳人也問曰句踐何德也曰霸德賢君也傳曰危人自安君子弗爲奪人自與伯夷不多行偽以勝滅人以霸其賢奈何曰是固霸道也祖道厭廢一善一惡當時無天子彌者爲有使句踐無權滅耶久矣子胥信而得衆道范蠡善偽以勝當明王天下太平諸侯和親四夷樂德款塞貢珍屈膝請臣子胥何緣乃困於楚范蠡不久乃爲狂者句踐何當屬草養焉遭逢變亂權以自存不亦賢乎行霸非賢晉文之能因時順宜隨而可之故空社易爲福危

民易爲德是之謂也

一

問曰子胥范蠡何人也子胥勇而智正而信范蠡智而明皆賢人問曰子胥死范蠡去二人行違皆稱賢何論語云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事君以道言耳范蠡單身入越主於伯有所不合故去也問曰不合何不死曰去止事君之義也義無死胥死者受恩深也今蠡猶重也不明甚矣問曰受恩死死之善也臣事君猶妻事夫何以去論語曰三日不朝孔子行行者去也傳曰孔子去魯燔俎無肉會子去妻蔡蒸不熟微子去比干死孔子并稱仁行雖

奇賞彙編

卷六十一

早

選史

有異其義同死與生敗與成其同奈何論語曰有殺身以成仁子胥重其信范蠡貴其義信從中出義從外出微子去者痛殷道也比干死者忠於紂也箕子亡者正其紀也皆忠信之至相爲表裏耳問曰二子孰愈乎曰以爲同耳然子胥無爲能自免於無道之楚不忘舊功滅身爲主合即能以霸不合可去則去可死則死范蠡遭世不明被髮佯狂無正不行無主不止色斯而舉不害於道億則屢中貨財殖聚作詐成霸不合乃去三遷避位名聞海內去越入齊老身西陶仲子繇楚傷中而死

二子行有始終子胥可謂兼人乎問曰子胥伐楚
官射其子不殺何也弗及耳楚世子奔逃雲夢之
山子胥兵咎平王之墓昭王遣大夫申包胥入秦
請救干斧漁子進諫子胥子胥適會秦救至因引
兵還越見其榮於無道之楚與兵伐吳子胥以不
得已迎之就李問曰咎墓何名乎子之復仇臣之
討賊至誠感天矯枉過直乳狗哺虎不計禍福大
道不誅誅首惡子胥咎墓不究也

維子胥之述吳越也因事類以曉後世著善爲誠譏
惡爲誡勾踐以來至乎更始之元五百餘年吳越

奇賞彙編

卷六十一

選史

相攻復見於今百歲一賢猶爲比肩記陳厥說略
其有人以去爲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
禹來東征死塋其疆不直自斥託類自明寫精露
愚略以事類俟告後人文屬辭定自於邛賢邦賢
以口爲姓丞之以天楚相屈原與之同名明於古
今德配顏淵時莫能與伏胤自容年加申酉懷道
而終友臣不施猶夫子得麟覽都厥意嗟難其文
於乎哀哉溫故知新述暢子胥以喻來今經世歷
覽論者不得莫能達焉猶春秋鏡精堯舜垂意周
文配之天地著於五經齊德日月比智陰陽詩之

伐何以已喻人後生可畏蓋不在年以口爲姓萬
事道也丞之以天德高明也屈原同名意相應也
百歲一賢賢復生也明於古今知識宏也德比顏
淵不可量也時莫能用箴口鍵精深自誠也猶子
得麟丘道窮也姓有去不能容也得衣乃成賢人
衣之能章也各有米八政寶也覆以庚兵絕之也
於乎哀哉莫肯與也屈原隔界放於南楚自沈湘
水蓋所有也

奇賞彙編

卷六十一

選史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六十一

呂氏春秋序

漢河東高誘著

呂不韋者濮陽人也爲陽翟之富賈家累千金秦昭襄王者孝公之曾孫惠文王之孫武烈王之子也太子歾以庶子安國君柱爲太子柱有子二十餘人所幸妃曰華陽夫人華陽夫

奇賞彙編

呂子

一

人無子安國君庶子名楚其母曰夏姬不甚得幸令楚質于趙而不能顧質數東攻趙趙不禮楚時不韋賈於邯鄲見之曰此奇貨也不可失乃見楚曰吾能大子之門楚曰何不大君之門乃大吾之門耶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門大而大之楚默幸之

不韋曰昭襄王老矣而安國君爲太子竊聞華陽夫人無子能立適嗣者獨華陽夫人耳請以千金爲子西行事安國君令立子爲適嗣不韋乃以珪玩珍物獻華陽夫人因言楚之賢以夫人爲天母日夜涕泣思夫人昇太子夫人大喜言於安國君於是立楚爲適嗣華陽夫人以爲已子使不韋傳之不韋取邯鄲姬已有身楚見說之遂獻其姬至楚所生男名之曰正楚立之爲夫人暨昭襄王薨太子安國君爲王華陽夫人爲后楚爲太子安國君立一年薨謚爲孝文王太子楚立是爲莊襄王以不韋爲丞相

奇賞彙編

呂子

二

封爲文信侯食河南雒陽十萬戶莊襄王立三年而蒙太子正立是爲秦始皇帝尊不韋爲相國號稱仲父不韋乃集儒書使著所聞爲十二紀八覽六論訓解各十餘萬言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名爲呂氏春秋暴之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有能增損一字

者昇千金時人無能增損者誘以爲時人非不觝也蓋憚相國畏其勢耳然此書所尚以道惠爲標的以無爲爲綱紀以忠義爲品式以公方爲檢格昇孟軻孫卿淮南揚雄相表裏也是以著在錄略誘正孟子章句作淮南孝經解畢訖家有此書尋繹案省

大出諸子之右既有脫誤小儒又以私意改定猶慮傳義失其本真少能詳之故復取先師舊訓輒乃爲之解焉以述古儒之旨凡十七萬三千五十四言若有紕繆不經後之君子斲而裁之比其義焉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六十二

呂氏春秋

孟春紀

正月紀

本生

重己

貴公

去私

仲春紀

二月紀

貴生

情欲

當染

功名

奇賞齋編

卷六十二

呂氏春秋

一

選史

季春紀

三月紀

盡數

先已

論人

園道

孟夏紀

四月紀

勸學

尊師

誣徒

用衆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六十二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呂氏春秋

孟春紀

正月紀

一日孟春之月日在營室

孟春夏之正月也營室非

宿昏參中旦尾中

參西方宿晉之分野是月日在

其日甲乙其帝太皞

太皞王天下之號歲祀東方方為

水德其神句芒

句芒少皞氏之裔子曰重佐其蟲鱗

其音角

東方少陽物去太陰甲辰律中太簇其數八

奇賞齋編

卷六十二

呂氏春秋

一

選史

太簇陽律也律管音真太簇聲和太陰氣衰少陰氣

發萬物動生簇地而出故曰律中太簇五行數五

第三故其味酸其臭羶

春東方木王木味酸酸者鑽

也其祀戶祭先脾

脾屬土陳組豆脾在前故曰祭

先脾春木勝土土食所勝也

東風解凍蟄蟲始振

魚上冰獺祭

居青陽左个

青陽者明堂也中方外南通達門出

陽南出謂之明堂西出謂之青陽

也乘鸞輅駕蒼龍

路以達承
而巳矣其
文亦未

青玉交龍爲瑞屬神物不食食麥與羊其器疏以

達廟所用之器皆疏達以象陽氣之出是

月也以立春立春之後四月十六日而立春先立春三日

太史謂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謂春也周禮

大興正歲時以片事故告天子以天子乃齋立春之

春也也盛德在木王東方也天子乃齋立春之

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于東郊使

也迎春木氣于還乃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賞爵祿

賞故但言卿諸侯大夫者也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

惠下及兆民相三公也出爲一伯一相處於內也布

至于兆民無慶賜遂行無有不當各得其適命太史

不彼之也所也

奇賞彙編卷六十二 二 選史

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五典行禮運速太史

之職也故命宿離不惑無失經紀以初爲常生辰宿

使司知之也宿離不惑無失經紀以初爲常生辰宿

度司知其度以起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

率牛之初爲常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參於

帝也元舍也保介之御問辰十二辰從子至亥也措置也保介勇

保介御之問辰十二辰從子至亥也措置也保介勇

躬耕帝籍田躬親也天子籍田千畝以天子三推三

公五推卿諸侯大夫九推謂以三爲文故天子三推

公五推卿諸侯大夫九推謂以三爲文故天子三推

御命曰勞酒御命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

和同草木繁動是月也泰卦用事乾下坤上王布農

事命田舍東郊命農大夫舍止皆修封疆審端徑術

修治也封界也東郊監視田事皆修封疆審端徑術

中田有疆疆場有瓜無休廢也皆與遂同田之清通

也端正其疆路不得邪行而敗稼穡也舍相丘陵阪險原隰相視也

下蒸日照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道教民必躬親之

詩云弗躬弗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勸勸讀作

親庶民弗信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勸勸讀作

夫正而不疑是月也命樂正入學習舞樂樂正業

以六樂之會正舞位也乃修祭典命祀山林川澤

犧牲無用牝物所生又能興雲雨以殖嘉穀故祀之

奇賞彙編卷六十二 三 選史

無用牝物所生又能興雲雨以殖嘉穀故祀之

犬飛鳥毋麋無卵畜養物也麋子無聚大衆毋置城

郭郭立揄路靈寢靈寢謂白骨日體有肉日體揄寢

也是月也不可以稱兵稱兵必有天殃兵戎不

起不可以從我始征伐時故曰不可無變天之道

也無絕地之理絕有無亂人之紀人反德爲孟春行

夏令則風雨不時草木早稿國乃有恐春木也夏火

法當寬仁而行火性炎上故使草木稿落行秋令則

不待秋冬故曰天氣不和國人惶恐也行秋令則

民大疫疾風暴雨數至黎莠蓬蒿金興行其金氣而

潦為敗霜雪大擊首種不入陽冬時也而行之金
大擊傷害五穀春為歲始種應之不歲熟也故曰首種不入

本生

二曰始生之者天地養成之者人也始初能養天之
所生而勿撓之謂天子天子之動也以全天為
故者也全猶順也天此官之所自立也官正也立官
者以全生也性也故事也今世之惑主王也多官而反以害
生則失所為立之矣多立官致任不肖人亂象下度
也法譬之若修兵者以備寇也今修兵而反以自政則
亦失所為修之矣若秦築長城以備患不知長城之
奇賞彙編卷六十二四 選史

性壽物者相之故不得壽相親也物也者所以
養性也非所以性養也物者貨賄所以養人也世人
日井所以貪欲過制者多所以取禍故今世之人惑者多以性養物夫無為者不
為者則以物役身故曰則不知輕重也輕者多則以性養物也
輕重則重者為輕輕者為重矣若此則每動無不敗
以此為君悖以此為臣亂以此為子狂三者國有一
焉無幸必亡假令有幸且猶今有聲於此耳聽之必
慊慊快也已聽之則使人襲必弗聽以謂故有聲於此
目視之必慊已視之則使人育必弗視以謂故有

味于此口食之必慊已食之則使人瘠必弗食以瘠
當食也老子曰五味亂耳使耳不聰五色是故聖人
亂目使目不明五味實口使口不美是故聖人

之於聲色滋味也利于性則取之害于性則舍之此
全性之道也世之富貴者其于聲色滋味也多惑者
日夜求幸而得之則遁焉遁流也遁焉性惡得不
傷萬人操弓共射其一招招無不中招招的也衆人
故曰無萬物章章以害一生性便利也利其生故聖人之制萬
物也以全其天也天身天全則神和矣目明矣耳聰
矣鼻臭矣口敏矣三百六十節皆通利矣若此人者
奇賞彙編卷六十二五 選史

不言而信法天不言四時不謀而當不慮而得詩云
不知順帝之則故曰不精通乎天地神覆乎宇宙其
謀慮而當合得其事實不精通乎天地神覆乎宇宙其
于物無不受也無不稟也若天地然上為天子而不
驕下為匹夫而不憚此之謂全德之人貴富而不知
道適足以為患不如貧賤貧賤之致物也難雖欲過
之奚由貧賤無勢不能致情欲之物故曰難也出
則以車入則以輦輦務以自佚人引車曰輦出門乘車
也命之曰招輦之機招至也人引車曰輦出門乘車
以自佚也詩云不遠伊迤肥肉厚酒務以相繼命之
曰爛腸之食傷故謂之爛腸之食也靡易皓齒鄭

衛之音務以自樂命之曰伐性之斧也。唐詩所謂
商如狐犀者也。鄭國淫辟男女私會於漆水之上。
幽盼之樂。為之。和者。殷紂使樂師作。朝歌北鄙。
靡靡之樂。以為。武王伐紂。樂師抱其樂器。自投。
漢水之中。晉衛靈公北。朝于晉。宿于濮上。夜聞水。
有琴瑟之音。乃使師涓以琴寫其音。靈公至晉。國晉。
平公作樂。公曰。寡人得新聲。請以樂君。遂使涓作之。
平公大悅。師涓曰。止之。曰。此亡國之音也。糾之。太師。
以此音自投之濮水。得此聲。必亡。濮水之上。地在衛。
國。曰鄭衛之音。以其淫辟。三患者。貴富之所致也。故。
滅亡。故曰伐性之斧者也。古之人有不肖貴富者矣。由重生故也。非夸以名也。
為其實也。為其可以全生保性之實也。則此論之。不。
可不察也。

重已

奇賞彙編

卷六

六 選史

三曰。鍾至巧也。人不愛。鍾之指。而愛已之指。有之。利。
故也。鍾之巧。巧也。雖巧。無益于已。故不愛之也。已。
指。雖不如鍾指。巧。猶自為用。故言有之。利。故也。
人不愛崑山之玉。江漢之珠。日三夜色。澤不發。正。漢。
有夜光。而愛已之一蒼璧。小璣。有之。利。故也。多玉。少。
珠。不闕者。曰璣。而愛之者。今吾生之為我。有而利我。
有之。為已。用得其利。故也。天下之利。有我。如我。之。
亦大矣。愛蒼璧。與小璣。有之。利。故也。故曰利我。亦大。
矣。論其貴賤。爵為天子。不足以比焉。論其所貴。所賤。
不足以比。論其輕重。富有天下。不可以易之。輕重。而。
已之所。論其輕重。富有天下。不可以易之。輕重。而。
所重。人雖富有天下。論其安危。一曙失之。終身不復。
得。貧賤所以安也。富貴所以危也。曙。明日也。此三者。
得。言一日失其所以安。終身不能復得之也。

有道者之所慎也。道。尚無為。不。此三者。有慎之。而。
反害之者。不達乎性命之情也。守慎。無為。輕貴。重身。
止。而反有害之者。故曰。不達乎性命之情。慎之。何益。
不達乎性命之情。慎之。何益。不達乎性命之情。慎之。何益。
害。故曰。何益。是師者之愛子也。不免乎枕之以糠。是。
蠶者之養嬰兒也。方雷而窺之于堂。有殊弗知。慎者。
師。替師目。無見者也。故枕之于堂。有殊弗知。慎者。
利之者也。蠶者。不聞雷之聲。不。慎。自。解。調。容。過。
而。及。徐。步。寬。見。于。堂。故。曰。有。夫。弗。知。慎。者。是。死。生。存。
亡。可。不。可。未。始。有。別。也。未。始。有。別。者。其。所。謂。是。未。嘗。
是。其。所。謂。非。未。嘗。非。是。其。所。謂。非。非。其。所。謂。是。此。之。
謂。太。惑。若。此。人。者。天。之。所。禍。也。以。此。治。身。必。成。必。殃。
奇賞彙編 卷六 七 選史

以此治國必殘必亡。夫。成。殃。殘。亡。非。自。至。也。惑。召。之。
也。壽。長。至。常。亦。然。亦。以。仁。義。故。有。道。者。不。察。所。召。而。
察。其。召。之。者。曰。不。察。所。召。也。推。行。仁。義。壽。長。自。至。故。
應。行。而。至。故。曰。則。其。至。不。可。禁。矣。禹。湯。罪。已。其。與。也。
察。其。召。之。也。則。其。至。不。可。禁。矣。禹。湯。罪。已。其。與。也。
召。之。何。可。禁。樂。以。自。此。論。不。可。不。熟。知。也。使。鳥。獲。疾。引。
牛。尾。尾。絕。力。動。而。牛。不。可。行。逆。也。勸。諸。曰。單。單。盡。也。
使。五。尺。監。子。引。其。倦。而。牛。恣。所以。之。順。也。世。之。人。主。
貴。人。主。謂。王。諸。侯。也。無。賢。不。肖。莫。不。欲。長。生。久。視。
也。而。日。逆。其。生。欲。之。何。益。凡。生。長。也。順。之。也。使。生。
不。順。者。欲。也。欲。情。故。聖。人。必。先。適。欲。適。情。室。大。則。多。

是輔陰陽之和，不長一類，甘露時雨，不私一物，萬民之

也有不聞也志在不聞其善也其于物也有不知也志在利國而已

也非其職也。其於人也有不見也。洛在齊民求見之
不求知之也。此德也。勿已乎則隰朋可也。夫相大官也。處大
官者。不欲小察。察苛。不欲小智。故曰大匠不斲。但視
而巳。不復大庖不豆。已不復自列。味使人饗之。而大
勇不闔。大勇之人折衝千里而大兵不寇。危害也。若
糾掃除無道釋箕子之囚。朝成。桓公行公去私惡人。
湯之廟撫殷之民。不害之也。用管子而為五霸。長行私阿所愛。
之過無所念。無所私。用管子而為五霸。長行私阿所愛。
私也。故曰去私也。用管子而為五霸。長行私阿所愛。
用堅刀而蟲出於戶。阿堅刀易牙之訣。不正適長其
使蟲流出戶也。人之少也愚。其長也智。故智而用
私。不若愚而用公。口醉而飾服。飾。謂日朝禮喪不飲
酒。食肉而日醉。王酒。

奇賞彙編 卷六十二

欲登喪紀。猶無目欲視。

青黃無車。欲聽宮商。

去私

五曰天無私覆也。地無私載也。日月無私燭也。四時
無私行也。也。行其德而萬物得遂。長焉。黃帝言曰。
聲禁重。不欲虛名也。色禁重。不欲好色也。衣禁重。不欲衣
若子藏好。香禁重。不欲奢侈也。味禁重。不欲厚味也。
室禁重。不欲宮室崇侈也。堯有子十人不與其子而授
舜。孟子曰。堯使九男二女事舜。此曰舜有子九人不
與其子而授禹至公也。國語曰。舜有商均。此曰舜平

奇賞彙編 卷六十三

人秦惠王曰。先王之年長矣。非有他子也。寡人已令

吏弗誅矣。惠王秦孝公。先生之以此聽寡人也。腹醇對

曰。墨者之法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所以禁殺傷
人也。夫禁殺傷人者。天下之大義也。王雖為之賜而
令吏弗誅。腹醇辭不可其不行。墨者之法。不許惠王而
遂殺之子人之所私也。恐所私以行大義。鉅子可謂
公矣。庖人調和而弗敢食。故可以為庖。若使庖人調
和而食之。則不可以為庖矣。王霸之君亦然。誅暴而
不私。以封天下之賢者。故可以為王霸。若使王霸之
君誅暴而私之。則亦不可以為王霸矣。

仲春紀

二月紀

一日仲春之月日在奎仲春夏之二月奎西方宿魯之分野也是月日應此宿

昏弧中旦建星中星在與鬼南建星在斗其日甲

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夾鍾陰符也是月萬物去陽矣陰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

其祀戶祭先脾始雨水桃李華自冬冰雪至此土發而耕故曰始雨水也

蒼庚鳴鷹化為鳩蒼庚謂之鳩鷹化為鳩人謂之鳩

天子居青陽太廟乘鸞輅駕蒼龍載青旂衣青衣服青王

有實彙編卷六十一

食麥與牟其糴疏以達是月也安萌牙養幼少存諸孤春陽長養幼少存孤孤寡萌

擇元日命人社社祭土所以為民祈穀也嫌日有從不重農事故卜擇之

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母肆掠止獄訟也言無者須立秋也

也玄鳥至至之日以太牢祀於高禘玄鳥燕也春分而

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

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禘之前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禘之前

是月也日夜分

是月也日夜分

是月也日夜分

是月也日夜分

是月也日夜分

雷乃發聲始電分等書夜也冬陰間開陽伏于下

雷乃發聲始電分等書夜也冬陰間開陽伏于下

雷乃發聲始電分等書夜也冬陰間開陽伏于下

雷乃發聲始電分等書夜也冬陰間開陽伏于下

雷乃發聲始電分等書夜也冬陰間開陽伏于下

雷乃發聲始電分等書夜也冬陰間開陽伏于下

雷乃發聲始電分等書夜也冬陰間開陽伏于下

雷乃發聲始電分等書夜也冬陰間開陽伏于下

雷乃發聲始電分等書夜也冬陰間開陽伏于下

雷乃發聲始電分等書夜也冬陰間開陽伏于下

雷乃發聲始電分等書夜也冬陰間開陽伏于下

雷乃發聲始電分等書夜也冬陰間開陽伏于下

雷乃發聲始電分等書夜也冬陰間開陽伏于下

雷乃發聲始電分等書夜也冬陰間開陽伏于下

雷乃發聲始電分等書夜也冬陰間開陽伏于下

雷乃發聲始電分等書夜也冬陰間開陽伏于下

雷乃發聲始電分等書夜也冬陰間開陽伏于下

雷乃發聲始電分等書夜也冬陰間開陽伏于下

雷乃發聲始電分等書夜也冬陰間開陽伏于下

雷乃發聲始電分等書夜也冬陰間開陽伏于下

雷乃發聲始電分等書夜也冬陰間開陽伏于下

雷乃發聲始電分等書夜也冬陰間開陽伏于下

氣早來蟲蝨為害夏氣炎陽而行其令故大旱火氣
害也蟲食稼
心謂之蝨

貴生

二曰聖人深慮天下莫貴于生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役事耳雖欲聲目雖欲色鼻雖欲芬香口雖欲滋味害于生則止在四官者止禁也四官耳目鼻口也不欲利于生者則弗為則不治此四官之故由此觀之耳目鼻口不得擅行必有所制制于心也譬之若官職不得擅為為必有所制此貴子之術也堯以天下讓于子州友父古賢人也子州友父對曰以我為夫子猶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將治之未暇在天下也幽隱也詩云天下如有隱憂重物也重事大而不以害其生又况于他物乎惟不以天下害其生者也可以託天下越人三世殺其君王于搜患之王子搜淮南子云越王霸也逃乎丹穴淮南子云越國無山穴也君求王子搜而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之以王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為君也惡為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其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而為君也微得王君君問顏闔得搜為君也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閭鹿布之衣而自

奇賞彙編

卷六上

古

選史

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耶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致幣顏闔對曰恐

聽繆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恐繆設致幣得罪故勸令審之使者還

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顏闔除故若顏闔者非

惡富貴也由重生惡之也世之人主多以貴富驕得

道之人其不相知淮南子曰魚相忘于江湖人相忘

也豈不悲哉悲于富貴而驕人也故曰道之真以持身其緒餘

以為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土苴確也直草剝也土

同音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

身養生之道也堯舜禹湯之治天下黎黑疲瘠過家

奇賞彙編

卷六上

五

選史

道道通濟民而已今世俗之君子危身棄生以徇物彼且奚以此之也此物也彼且奚以此為也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也之至與其所以之今有人于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所用重所要輕也夫生豈特隨侯珠之重也哉子華子曰全生為上子華子古體道人無欲故虧生次之少虧其生可以次死死次上守死不移其志迫生為下欲得生尸素寵祿志不高故所謂尊生者全生之謂所謂虧生者六欲皆得其宜也六欲生耳目口鼻也所謂虧生者六欲分得其宜也分半虧生則于其尊

之者薄矣其虧彌甚者也其尊彌薄所謂死者無有所以知復其未生也死君親之難義重于主親死如也所謂迫生者六欲莫得其宜也皆獲其所甚惡者服是也辱是也服行也行不辱莫大於不義故不義迫生也不能蹈義而迫生非獨不義也故曰迫生不若死迫迫急于苟生而不仁義奚以知其然也耳聞所惡不若無聞目見所惡不若無見故雷則掩耳電則掩目此其比也凡六欲者皆知其所甚惡而必不得免不若無有所以知無有所以知者死之謂也故迫生不若死嗜肉者非腐鼠之謂也嗜酒者非敗酒之謂也尊生者非迫生之謂也

情欲

三曰天生人而使有貪有欲欲有情情有節聖人修節以止一作欲故不過行其情也其適故耳之欲五聲目之欲五色口之欲五味情也此三者貴賤愚智賢不肖欲之若一雖神農黃帝其與桀紂同聖人之所以異者得其情也聖人得其情不由貴生動則得其情矣不由貴生動則失其情矣失其情不過此二者死生存亡之本也聖人得其情亂人失其情得情生俗主虧情故每動為亡敗耳不可瞻目不可厭口不可

奇賞彙編

卷六十二

七

選史

滿身盡府種筋骨沈滯血脈壅塞九竅塞而失其空府腹疾也種百疾也極三關之欲以病其身雖有彭祖猶不能為也彭祖殷之賢臣治清靜壽七百歲欲不能化治俗其于物也不可不得之為欲不可得之為欲欲故曰為欲不可足之為求不可足之為求不可足之為求故曰大失生本老子曰出生入死民人怨謗又樹大為求意氣易動蹻然不固蹻謂乘蹻之連疾不堅固之貌勢勢好智胸中欺詐故其志氣易動也勢勢好智胸中欺詐所行暴虐論語民言思惠也德義之緩邪利之急身以困窮雖後悔之尚將奚及巧佞之近端直之遠

奇賞彙編 卷六十二 七 選史

國家大危悔前之過猶不可反反聞言而驚不得所由所行殘暴聞將危敗滅亡之言而乃始驚而行百病怒起亂難時至以此君人為身大憂此非極民之耳不樂聲目不樂色口不甘味與死無擇古人得道者以生壽長體道無欲象天聲色滋味能久樂之矣故論早定也體道者生而能行論早定則知早壽知早壽則精不竭故不竭秋早寒則冬必煖矣春多雨則夏必旱矣天地不能兩而況于人類乎人之與天地也同同于不萬物之形雖異其情一體也體性也情皆好故古之治身與天下者必法天地

武智瑤宣子中之子襄子中山尚染於魏義極長

公于年之後魏得中山宋康王染于唐執田不種

之唐王此六君者所染不當故國皆殘亡身或死辱

宗廟不血食絕其後類君臣離散民人流亡舉天下

之貪暴可羞人必稱此六君者凡為君非為君而因

榮也非為君而因安也以為行理也行禮生于當染

故古之善為君者勞于論人擇論而佚于官事得其

經也不能為君者傷形費神愁心勞耳目國愈危身

愈辱不知要故也不知要故則所染不當所染不當

理奚由至六君者自己六君者非不重其國愛其身

奇賞彙編卷六十二

禽滑釐田繁學于許犯孔墨之後學顯榮于天下者

衆矣不可勝數皆所染者得當也

功名

五曰由其道功名之不可得逃

得逃猶表之與影若呼之與響善釣者出魚乎十

仞之下餌香也日人善弋者下鳥乎百仞之上弓良

也也徽射之也詩云代善為君者蠻夷反舌殊俗異

習皆服之德厚也為東方曰夷南方曰蠻其在四表皆

反舌一說南方有反舌國本水泉深則魚繁歸之樹

木盛則飛鳥歸之鹿藿茂則禽獸歸之人士賢則豪

傑歸之故聖王不務歸之者而務其所以歸歸之末

欲為天子民之所走不可不察今之世至寒矣至熱矣而民無走者取則行鈞也鈞等也欲為天子所以示民不可不異也若殷紂暴亂武王以仁義伐之故曰不可不異行不異亂雖信令民猶無走傳曰以化平化謂之治以說也信利民無民無走則王者廢矣民以王者為命王者命無所歸也民無走則王者廢矣民以王者為命王者命無所歸也命無所歸而不暴君幸矣民絕望矣亂諸侯以為幸也民無所歸故當今之世有仁人在焉不可而不此務仁義有賢主不可而不此事仁義有賢主不可而不此事仁義有賢主不可而不此事不相分與也若命之不可易命短不可若美惡之不可移堯舜為美桀紂為惡桀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能

奇賞彙編

卷六十二

至

盡害天下之民而不能得賢名之殘義損善曰桀下行何關龍逢王子比干能以要領之死爭其上之過關龍逢桀忠臣也王子比干紂諸父也紂皆殺之而不能與之賢名賢名名固不可以相分必由其理為善得善名為賢

季春紀

三月紀

一曰季春之月日在胃季春夏之三四月西方宿七星中旦牽牛中七星南方宿周之分野是月皆日時皆中南方其日申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

此洛水以

此洛水以

律中姑洗姑洗陽律也姑洗新是月陽氣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桐始華田鼠化為鴽桐始華是月生棠故曰始華田鼠也鴽鴽始見萍始生謂之訂萍水萍天子居青陽右个頭室也乘鸞輅駕蒼龍載青旂衣青衣服青玉食麥與牟其器疏以達是月也天子乃薦鞠衣於先帝周禮司服春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冕所五帝亦如之又內司服章王后之六服有鞠衣黃衣如菊故謂之鞠衣春王東方色皆尚青此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友乃告舟備具于天子焉舟牧主舟官也是月天子將乘舟反慎之天子焉始乘舟薦鮪于寢廟乃為麥祈實至也

奇賞彙編

卷六十三

至

于此自冬至至此是始乘舟薦鮪是月也生氣方盛也鮪魚似鯉而小前曰鮪後曰鮪陽氣發泄生一作者畢出萌者盡達不可以內貨斯不可賦歛以內之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窮賜貧窮振乏絕方者曰倉窮地曰窮無財曰貧絕振救也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也周賜聘名士禮賢者是月也命司空曰時雨將降水下上騰循行國邑周視原野修利隄防導達溝瀆開通之廣平口原郊外曰野道路無有障塞田獵畢弋置罟網羅饒獸之藥無出國一作門也射鹿也也網其總名也天子

二東方三門工氣所在處... 是月也命野虞無伐桑柘... 鳩拂其羽戴任降于桑... 曲蒙篴... 也... 是月也命野虞無伐桑柘... 鳩拂其羽戴任降于桑... 曲蒙篴... 也... 是月也命野虞無伐桑柘... 鳩拂其羽戴任降于桑... 曲蒙篴... 也...

中區陽陰之虞擊鼓... 二曰天生陰陽寒暑燥濕四時之化萬物之變莫不... 為利莫不為害... 奇賞彙編... 大甘大酸大苦大辛大鹹五者克形則生害矣大喜... 大怒大憂大恐大哀五者接神則生害矣大寒大熱... 大燥大濕大風大霖大霧七者動精則生害矣故凡... 養生莫若知本知本則疾無由至矣... 飛揚... 集于走獸與為流行集于珠玉與為精... 明集于樹木與為茂長集于聖人與為變明也

先已

策李克之黨內無忠臣之輔外無諸侯之助而秦侈

公戰而敗之是故百仞之松本傷于下而未稿于上商周

之國謀失于胸胸猶內也令困于彼彼亦外也故心得而聽得

知也聽得而事得事得而功名得成事必得之則功成名立故功名得也

五帝先道而後德五帝黃帝高陽高辛堯舜先德而後功故德莫盛焉

三王先教而後殺三王夏商周也故事莫功焉成王事之功無故于三王

五霸先事而後兵五霸昆吾大彭豳齊桓晉文故兵莫彊焉當今

之世巧謀竝行詐術遞用遞代攻戰不休亡國辱主愈

衆所事者末也事治夏后相與有扈戰于甘澤而不勝

有扈夏同姓諸侯傳曰啟伐有扈書曰大戰于甘乃

召六卿王曰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

命今予惟漢行天之罰六卿請復之請復夏后相曰

奇賞彙編卷本上不可吾地不淺淺吾民不寡戰而不勝是吾德薄而

教不善也于是乎處不重席食不貳味琴瑟不張鍾

鼓不修子女不飭不文親親長長長長尊賢使能期

年而有扈氏服故欲勝人者必先自勝欲論人者必

先自論欲知人者必先自知詩曰執轡如組組讀組

大組組之匹成文于手猶良御執轡于手而調馬口以政萬里

孔子曰審此言也可以爲天下審實也子貢曰何其躁也孔子曰非謂其

躁也謂其爲之于此而成文于彼也聖人組修其身

而成文于天下矣故子華子曰丘陵成而穴者安矣

大水深淵成而魚鼈安矣松栢成而塗之人已蔭矣

孔子見魯哀公哀公定公宋哀公曰有語寡人曰爲

國家者爲之堂上而已矣夫人皆治堂以行禮治

而已寡人以爲迂言也孔子曰此非迂言也丘聞之

得之于身者得之人失之于身者失之人不出于門

戶而天下治者其惟知反于已身者乎

論人四曰主道約君守近者守之太上反諸已其次求

諸人其索之彌遠者其推之彌疏其求之彌彊者失

之彌遠何謂反諸已也適耳目節嗜欲釋智謀去巧

故巧故偽而游意乎無窮之次合次事心乎自然之塗

奇賞彙編卷本上自然無若此則無以害其天矣無以害其天則知

精微也知精則知神知神之謂得一也凡彼萬形

得一後成天道生萬物萬物故知一則應物變化潤

大淵深不可測也德行昭美比于日月不可息也豪

士時之遠方來賓不可塞也意氣宣通無所束

縛不可收也故知知一則復歸于樸也樸欲

易足取養節薄不可得也不可得使多欲厚自

離世自樂中情潔白不可量也離世不爭威不能懼

嚴不能恐不可服也故知知一則可動作當務與時

周旋不可極也舉錯以數取與遵理不可惑也言

無遺者集肌膚不可革也。遺失也。孝經曰：言滿天下，無口過此之謂也。華更也。

讒人困窮，賢者遂興，不可匿也。匿猶也。故知一則若

天地然，則何事之不勝？勝猶也。何物之不應也。譬之

若御者，反諸已，則車輕馬利，致遠復食而不倦。管上

世之亡主，以罪為在。一作人。故曰：殺慘而不止，以至

于亡而不悟。三代之興，王以罪為在已，故曰：功而不

衰，以至于王。日行其人民。何謂求諸人人同類而智

殊，賢不肖異，皆巧言辨辭，以自防禦，此不肖王之所

以亂也。凡論人，通則觀其所禮，通達也。達則兼善人

貴則觀其所進，進薦也。竟薦賢者，為進。不肖者，為退。不

奇賞彙編 卷六十一

由至矣。故曰：富則觀其所養，聽則觀其所行。養則養

則行止，則觀其所好，習則觀其所言。好則好義，習則

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為。不受非其類，喜之以

驗其守，守清也。樂之以驗其僻，邪怒之以驗其節，節懼

之以驗其特，特獨也。難哀之以驗其人，人人可哀，苦

之以驗其志，難堅攻難不成，不止。八觀六驗，此賢主

之所以論人也。論人者，又必以六戚四隱。六戚，六親

之謂也。何謂六戚？父母兄弟妻子。何為四隱？交友故

舊邑里門郭內，則用六戚四隱；外則用八觀六驗。人

之情偽，貪鄙美惡，無所失矣。言盡。譬之若逃雨汗，無

之而非是。皆是也。此先聖王之所以知人也。

園道

五曰天道。園地道方，聖王法之所以立。上下君

以說天道之園也。精氣一上一下，園周復雜，無所附

留。故曰：天道園。雜猶也。無所附留，運不止也。何以說地道之方也？

萬物殊類，殊形皆有分職，不能相為。故曰：地道方。

能相為，不主執。園臣處方，方園不易。其國乃昌。日夜一

周，園道也。園，天月躔二十八宿，軫與角屬。園道也。躔

也。軫南方，角東方。精行四時，一上一下，各與遇。園

道也。精，日月之精。物動則萌，萌而生，生而長，長而大，大

奇賞彙編 卷六十一

而成。成乃衰，衰乃殺，殺乃藏。園道也。雲氣西行，云云

然。云，遊也。別旋運布膚。冬夏不輟，水泉東流，日夜不

休。上不竭，下不滿。水從上流而東，不竭也。小為大，

重為輕。園道也。小者泉之源也。流不止也。集于海，

也。黃帝曰：帝無常處也。無常處，言無為。有處者，乃無

處也。有處有為也。有為則以言不刑，塞園道也。刑法

無刑法，故塞難也。天道人之寢九一，有所居，則入虛

正刑不故，故曰園道也。園道也。八虛，甚父則身斃，故唯而聽，唯止

居。居猶塞也。八虛，甚父則身斃，故唯而聽，唯止。則

唯止聽而視聽止。視則聽以言說一，道一不欲留

留。運為敗。園道也。一也。齊至貴。道無匹敵，故莫知

其原莫知其端莫知其始莫知其終而萬物以爲宗
道無形其原始終極莫能聖王法之以令一作其性
以定其正一作生以出號令出于主口官職受而行
之官職一作官職日夜不休宜通下究一作宜通藏于民心遂于
四方一作遂還周復歸至于主所圖道也令國則可不
可善不善無所壅矣不可者能令之可不善者能令
所無所壅者主道通也言納忠受諫臣情上達無故
令者人主之所以爲命也賢不肖安之危之所定也
君法天無私故所以爲命也賦命人之有形體四
各得其中安與危無怨憾故曰定也感者痛恙也手足
枝其能使之也爲其感而必知也必知其處所故使
青賞彙編
之感而不知則形體四枝不使矣不能相使則人臣
亦然號令不感則不得而使矣不可得而有之而不
使不若無有不若無臣主也者使非有者也王使糾臣皆
非其舜禹湯武皆然先生之立高官也必使之方正
方則分定分定則下不相隱私邪相擁蔽堯舜賢主
也皆以賢者爲後不肯與其子孫猶若立官必使之
方以賢者爲後謂禪位也堯傳舜舜傳禹故今世之
人主皆欲世勿失矣繼曰世而與其子孫立官不能
使之方以私欲亂之也何哉其所欲者之遠而所知
者之近也自傳子孫冀世不失是其所欲者之遠
也子孫不肖驕橫暴虐必見改置不得長

久是所知今五音之無不應也其分審也各守其節
者之近也故曰其官徵商羽角各處其處音皆調均不可以相
違此所以不受也賢主之立官有似于此百官各處
其職治其事以待主主無不安矣以此治國國無不
利矣以此備患患無由至矣

孟夏紀

四月紀

一日孟夏之月日在畢

孟夏夏之四月也畢西方宿

昏翼中旦發女中

翼南方宿楚之分野是月日躔此宿也

方其日丙丁其帝炎帝

丙丁火日也炎帝少典之子

青賞彙編

卷六十二

聖史

聖史

炎帝號曰神農死託祀其神祝融祝融神名項氏後老
子南方爲火德之帝其神祝融祝融神名項氏後老
高辛氏火正死其蟲羽其音徵盛陽用事麟散而羽
爲火官之人其數功五火其性禮其事視其味苦其臭焦
南方律中仲呂其數七仲呂陰律也陽散在外陰實
其數成功五火其性禮其事視其味苦其臭焦苦火
臭其祀竈祭先肺吳國回祿之神託于竈是月大
用其勝也一日螻蟈鳴丘蚓出螻蟈蟈也祭神之先進肺
肺火用自其藏螻蟈蟈也祭神之先進肺
丘蚓蟈蟈蟈蟈蟈也祭神之先進肺
從土中出王善生苦菜善或作瓜蟈蟈也月乃
榮而不實曰英天子居明堂左个明堂南鄉堂乘朱
轂駕赤駟馬黑尾曰駟載赤旂衣赤衣服赤玉皆赤
也食菽與鷄其器高以摘菽豆也摘大也是月也

以立夏春分後四十六日立夏夏多是在是月先立夏三日太史謂之

天子曰某日立夏盛德在火火王辛天子乃齋立夏

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于南郊南郊七里

還乃行賞封侯慶賜無不欣說還從南郊還也

也無不欣說咸賴其所賜也乃命樂司習合禮樂

以經國家定社稷判人民樂所以移風易俗命大尉

贊傑備遠賢良舉長大命使贊白也于人為後萬人

人皆當自達舉用之故齊桓公命于天子之鄉有孝

謂之敬賢行爵出祿必當其位是月也繼長增高無

有壞墜養物也無起土功無發大衆無伐大樹順陽

奇賞彙編卷六十一是月也天子始耕命野虞出行田原勞農勸

民無或失時命司徒循行縣鄙縣內之縣縣二千

也司徒主民命農勉作無伏于都都國是月也驅獸

無害五穀無大田獵農乃收麥升獻天子乃以

蕤嘗麥先薦寢廟麥始熟故言嘗也是月也

聚蓄百藥藥草死是月陽氣極盛草成茂麥秋至

斷薄刑決小罪出輕繫氣伏于下故斷薄刑決小罪

桑為均桑少稅少貴賤少長如一以給郊廟之祭服

是月也天子飲酎用禮樂耐春醑也詩云為行之是

令而其雨至三旬旬三雨也孟夏行秋令則苦雨

數來五穀不滋四鄙入保孟夏盛陽而行金氣殺

殺不滋茂也四境之民畏冠行冬令則草木早枯後

乃大水敗其城郭行冬令則草木早枯後

行春令則蟲蝗為敗暴風來格秀草不實是月當繼

陽長養而行春政熱之令故有蟲蝗之敗春木氣

多風燥暴疾之風應氣而至使當秀之草不長茂

勸學

二曰先王之教莫榮於孝莫顯于忠忠孝人君人親

之所甚欲也顯榮人子人臣之所甚願也然而人君

人親不得其所欲人子人臣不得其所願此生于不

奇賞彙編卷六十一知禮義不知禮義生于不

學學者師達而有材吾未知其不為聖人通達其義

而有材秀言聖人之言行聖人之所在則天下理焉

聖人之行是則聖人矣聖人之所在則天下理焉

治在右則右重在左則左重重尊也德大是故古之

聖王未有不尊師者也尊師則不論其貴賤貧富矣

言道重若此則名號顯矣德彰矣故師之教也不

爭輕重尊卑貧富而爭于道其人苟可其事無不可

易繁辭曰道不虛行故曰其人所求盡得所欲盡成

苟非其人苟可其事無不可疾學而能為

此生于得聖人聖人生于疾學疾學而能為

梁父之大盜也。學于孔子。及于木。晉國之大賊也。

也。於子夏高何縣子石。齊國之暴者也。指于鄉曲。
其暴虐為鄉曲。學於子墨子索盧參。東方之鉅狡也。鉅
也。學於禽滑黎。禽滑黎子第。此六人者。刑戮死
辱之人也。今非徒免于刑戮死辱也。由此為天下名
士。顯人以終其壽也。王公大人從而禮之。此得之
于學也。凡學必務進業。心則無營也。營惑。疾諷誦。
司聞。觀驩。愉問。書意。觀師。歡悅。順耳目不逆志。
上逆力。退思慮。求所謂。求所思慮。時辨說以論道。
理義。不苟辨必中法。不苟口辨反是。得之無矜失之
無慙。必反其本。性也。生則謹養謹養之道。養心為
奇賞彙編 卷六十二 五 運史

之于朝。君子不與交友。故教也者。義之大者也。學也
者。知之盛者也。義之大者。莫大於利人。利人莫大
教。以仁義利之。教然後知。之盛者。莫大於成身。成身
莫大於學。成身遂為君子。成身則為人子。弗使
而孝矣。為人臣。弗令而忠矣。為人君。弗疆而平矣。有
大勢可以為天下正矣。天下正者。故子貢問孔子曰。
後世將何以稱夫子。孔子曰。吾何足以稱哉。勿已者。
則好學而不厭。好學而不倦。其惟此耶。天子人太學
祭先聖則齒。齒當為師者。弗臣。所以見敬學與尊師也。
太學明
奇賞彙編 卷六十二 五 運史

尊師也。治唐圃。疾灌。寢務。種樹。唐圃。以華水圃。織葩
屨。結置。網。相。蒲。葦。之。田。墾。力。耕。耘。事。五。穀。也。如。山
林。人。川。澤。如。往。也。川。澤。有。取。魚。鼈。求。鳥。獸。此。所以。尊
師也。視與馬慎。慎。作。駕。御。適。衣服。務。輕。煖。臨。飲食。必
蠲。絜。蠲。讀。曰。去。也。善。調。和。務。甘。肥。必。恭。敬。和。顏色。審
辭。令。疾。趨。翔。必。嚴。肅。此。所以。尊。師。也。君子。之。學。也。說
義。必。稱。師。以。論。道。明。聽。從。必。盡。力。以。光。明。聽。從。師。聽
從。不。盡。力。命。之。曰。背。說。義。不。稱。師。命。之。曰。叛。叛。反。也。
其。國。說。義。不。稱。其。師。猶。臣。叛。君。背。叛。之。人。賢。主。弗。內。

四曰達也。通。師之教也。使弟子安焉。樂焉。休焉。游焉。
肅焉。嚴焉。此六者得于學。則邪辟之道塞矣。理義之
術勝矣。術。道也。勝。此六者不得于學。則君不能令于
臣。父不能令于子。師不能令于徒。此篇一名。說役。凡
徒與役。謂。人之情不能樂其所不安。不能得于其所
不樂為之。而樂矣。奚待。賢者雖不肖者。猶若勸之為
之。而苦矣。奚待。不肖者雖賢者。猶不能久。及諸人情
則得。所以勸學矣。子華子曰。王者樂其所以王。亡者
亦樂其所以亡。故烹獸不足。以盡獸嗜。其脯則幾矣。

也。然則王者有嗜乎理義也。亡者亦有嗜乎暴慢也。幾近
也。所嗜不同。故其禍福亦不同。不能教者。志氣不和。晏陰險殘害也。處常也。
取舍數變。固無恒心。若晏陰喜怒無處。也。處常也。
言談日易以恣。自行失之在己。不肯自非。愎過自用。
不可證移。愎戾見權親勢及有富厚者不論其材不
其材阿意諂諛。察其行歐而教之阿。而諂之若恐弗及。見權勢及富厚者故不論
達就學敏疾本業。幾終者則從而抑之。難而懸之。妬
而惡之。弟子去則冀終。弟子欲去則冀終其業且由豫也。居則不安
歸則愧于父母兄弟。出則慙于知友邑里。此學者之
奇實彙編 卷六十一 卑 運史
所悲也。此師徒相與異心也。人之情惡異于己者。此
師徒相與造怨尤也。人之情不能親其所惡。不能譽
其所惡。學業之敗也。道術之廢也。從此生矣。善教者
則不然。視徒如己反已以教。則得教之情矣。情理所加
于人必可行于己。若此則師徒同體。人之情愛同于
己者。譽同于己者。助同于己者。學業之章明也。道術
之大行也。從此生矣。不能學者從師苦而欲學之功
也。苦讀如監會之臨苦不惜也。功名也。欲得為名。從師淺而欲學之深也。
微人謂之草木雞狗牛馬不可譙護下作。遇之譙
遇之則亦譙。訴報人。譙訴猶又况乎達師與道術

之言乎。故不能學者遇師則不中。用心則不專。不也
也。好之則不深。就業則不疾。辯論則不審。教人則不
精。教效也。教人別于師。慍。慍怒也。不能別于俗。懷
也。是非不能精核于師。懷。懷安
羈神于世。羈牽也。神御矜勢好尤。故湛于巧智。矜
其權勢好爲尤過之。事湛沒于巧詐之智皆于小利惑于嗜欲。昏迷惑問
事則前後相悖以章。一作則有異心。心猶以簡。一作文
則有相反。反離則不能合。合則弗能離。事至則不能
受。受猶此不能學者之患也。

用衆

五曰善學者若齊王之食鷄也必食其跖數千而後

五曰善學者若齊王之食鷄也必食其跖數千而後

足。距。鵠。足。踵。喻。學。者。之。道。衆。多。然。後。優。也。距。讀。如。据。據。之。據。雖。不。足。猶。若。有。距。食。雞。衆。而。後。足。也。若。有。博。學。多。藝。如。食。雞。距。道。乃。蹊。也。物。固。莫。不。有。長。莫。不。有。短。人。亦。然。故。善。學。者。假。人。之。長。以。補。其。短。故。假。人。者。遂。有。天。下。無。醜。不。能。無。惡。不。知。故。孔。子。入。太。廟。每。事。問。醜。不。能。惡。不。知。病。矣。不。醜。不。能。不。惡。不。知。尚。矣。雖。桀。紂。猶。有。可。畏。可。取。者。而。況。于。賢。者。乎。桀。紂。作。不。可。爲。名。胡。粉。今。人。業。之。尚。可。取。故。學。士。曰。辯。議。不。可。不。爲。不。可。爲。名。辯。議。而。苟。可。爲。是。教。也。教。大。議。也。辯。議。而。不。可。爲。是。被。褐。而。出。衣。錦。而。入。被。褐。在。外。衣。錦。在。內。故。不。可。戎。人。生。乎。楚。長。乎。楚。而。楚。言。而。戎。言。不。知。其。所。受。之。楚。人。生。乎。楚。長。乎。楚。而。楚。言。

不知其所受之今使楚人長乎戎戎人長乎楚則楚
人戎言戎六楚言矣由是觀之吾未知亡國之主不
可以爲賢主也欲以楚人戎言戎其所生長者不可
耳故所生長不可不察也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
白之裘取之衆白也夫取于衆此三皇五帝之所以
大立功名也三皇伏羲神農女媧也五帝凡君之所
以立出乎衆也立已定而舍其衆是得其末而失其
本得其末而失其本不聞安居不聞得未失本能
以衆勇無畏乎孟賁矣以衆力無畏乎烏獲矣以衆
見無畏乎離婁矣以衆知無畏乎堯舜矣衆知之中必有與聖
奇賞彙編卷六十二
聖
人同故曰無夫以衆者此君人之大寶也淮南記曰
無廢功千人之衆無絕良田駢謂齊王曰孟賁庶乎
患術而邊境弗患齊之邊境不以孟賁爲患者衆也楚魏之王辭言
不說不以言而境內已修備矣兵士已修用矣得之
衆也

呂氏春秋

仲夏紀

五月紀 大樂

侈樂 適音

古樂

季夏紀

六月紀 音律

音初 制樂

明理

奇賞彙編卷六十三目

呂氏春秋

選史

孟秋紀

七月紀 蕩兵

振亂 禁塞

懷寵

仲秋紀

八月紀 論威

簡選 決勝

愛士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呂氏春秋

仲夏紀

五月紀

一曰仲夏之月日在東井仲夏夏之分野是五月東井南方

昏亢中旦危中亢東方宿衛之分野是月日遷此

也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

中庭賓賓賓陽律也是月陰氣萎蕤在下象主其數

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小暑至螳螂生暑小

奇賞彙編卷六十三 運史

夏至後六月節也螳螂于是生螳螂一 賜始鳴反舌

無聲鳴伯勞也也是月陰作于下陽發于上伯勞夏至

氏司至者也反舌百舌也其變反其舌變易其聲效

自易之鳴故謂之百舌承上微陰伯隨起于下後應

陰故天子居明堂太廟明堂南向堂也乘朱輅駕赤

駟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鷄其氣高以養

壯發壯發多力之上養之順陽施也蓋是月也命樂

師脩鞀鞀均琴瑟管簫師樂官之長都鞀所以節

以宣音也洗于咸戈羽羽以爲諸舞之長六尺六寸

故均平之也調竿笙塤篪竿笙之大古皆以執爲之

以上爲之也調竿笙塤篪調竿笙塤篪

鍾磬祝故鍾金磬石祝如漆桐中有木樵左右擊以

樂以和成故 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原大雩帝用

盛樂祈祀之大川泉原所出非一故言百能與而者皆

用盛樂六 乃命百縣雩祭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

代之樂也 以祈穀實百辟畿內之百縣大夫也祀前百君卿

農乃登黍登黍進黍是月也天子以雛嘗黍也

嘗黍而登黍黍黍進黍是月也天子以雛嘗黍也

黍重穀也 羞以含桃先薦寢廟羞進含桃薦桃也

桃是月而熟故進之 令民無刈藍以染藍青故言令

炭炭爲少木未成無暴布暴布則腰傷之門問無閉關

市無索門城門問里門也民順陽氣布散在無挺重因

奇賞彙編卷六十三 二

益其食梗緩游牝別其羣則繫騰駒駒馬正

已定故放之則別其羣不秋駒駒馬正

月也長日至夏至之日晝漏水上刻六十五陰陽爭

死生分是月陰氣始起于微下盛陽盡其上故曰爭

別也 君子齋戒處必撝身欲靜無躁止聲色無或

進撝深也聲五音色五色薄滋味無致和薄猶損也

退嗜慾定心氣百官靜事無刑以定晏陰之所成

也也也無則當精詳而鹿角解蟬始鳴

半夏生木堇榮半夏藥中木堇朝榮暮落是月榮華

云顏如舜 是月也無用火南方火王南方可以居高

明可以遠眺望可以登山陵可以處臺榭明也榭也
高曰臺臺加木為榭仲夏行冬令則電傷穀道路
皆所以噴陽宣明之冬寒水凍故電傷害五穀也冬陰
不通暴兵來至問藏多電震道路陷壞不通利也暴
害之兵行春令則五穀晚熟百勝時起其國乃饑
小旺生育之令故五穀晚熟也百勝動服之節也時
起為害故五穀不時困饑也勝請近殆竟州人謂蝗
騰行秋令則草木零落果實早成民殃于疫有穀曰
日疏仲夏行成熟之令故曰少木零
落果實早熟非其時氣故民疾疫

大樂

二曰音樂之所由來者遠矣生于度量本于太一太

一出兩儀兩儀出陰陽兩儀天地也陰陽變化一上一

奇賞彙編卷六十三 三 選史

下合而成章章猶形也渾渾沌沌離則復合合則復離渾

如索冕之象也謂是謂天常天地車輪轉終則

復始極則復反莫不成常日月星辰或疾或徐日月

不同以盡其行不同度有長短以盡其行度也四

時代興或暑或寒或短或長或柔或剛至短夏至長

萬物所出造一作本于太一化于陰陽造始也

也陰陽化成萌芽始震凝濇以形震動也濇動也形體

有處莫不有聲聲出于和和出于適和適先王定樂

由此而生天下太平萬物安寧皆化其上化猶隨也樂乃

可成成樂有具必節嗜慾不辟辟樂乃可務

務樂有德必由平出平出于公公出于道故惟得道

之人其可與言樂乎亡國戮民非無樂也不樂其樂

不和于雅傳曰雅人溺者非不笑也笑雖笑不雅罪人非不歌

也當死者狂者非不武也武不足畏亂世之樂

有似于此君臣失位父子失處夫婦失宜民人呻吟

其以為樂也若之何哉凡樂天地之和陰陽之調也

始生人者天也人無事焉天使人有欲人弗得不求

天使人有惡人弗得不辟辟遠欲與惡所受于天也

人不得與焉不可變不可易天所為故世之學者有

非樂者矣安由出哉非儒議大樂君臣父子長少之

奇賞彙編卷六十三 四 選史

所懽欣而說也懽欣生于平和平平生于道道也者視

之不見聽之不聞不可為狀言道無形有知不見之

見不聞之聞無狀之狀者則幾于知之矣幾近也

道也道也者至精也不可為形不可為名疆為之謂

之太一故一也者制令兩也者從聽先聖擇兩法一

擇樂是以知萬物之情故能以一聽政者樂君臣和

遠近說黔首秦謂民合宗親能以一治其身者免于

災終其壽全其天身能以一治其國者姦其去賢者

至成大化能以一治天下者寒暑適風雨時時不差

也為聖人故知一則明明兩則狂

侈樂

三曰人莫不以其生生而不知其所以生用人莫不

以其知知而不知其所以知知其所以知之謂知道

不知其所以知之謂棄寶棄寶者必離其咎咎一作

世之人主多以珠玉戈劍為寶愈多而民愈怨國

人愈危身愈危累老子曰多藏厚亡故曰愈危累則失寶之情矣亂

世之樂與此同同為木革之聲則若雷為金石之

聲則若霆為絲竹歌舞之聲則若譟譟以此駭心氣

動耳目搖蕩生則可矣也以此為樂則不樂不樂

故樂愈侈而民愈鬱國愈亂主愈卑則亦失樂之情

奇賞彙編 卷六十三 五 選史

矣凡古聖王之所為貴樂者為其樂也夏桀殷紂作

為侈樂大鼓鐘磬管簫之音以鉦為美鉦以眾為觀

俶詭殊瑰耳所未嘗聞目所未嘗見俶始也詭作詭

日未嘗聞務以相過不用度量故曰務相過宋之

衰也作為千鍾鍾律齊之衰也作為大呂大呂陰律

楚之衰也作為巫音巫音侈則侈矣自有道者觀之

則失樂之情失樂之情其樂不樂樂不樂者其民必

怨其生必傷其王之與樂也若冰之于炎日反以自

兵兵此生乎不知樂之情而以侈為務故也樂之

有情譬之若肌膚形體之有情性也有情性則必有

性養矣寒溫勞逸饑飽此六者非適也適也凡養也

者瞻非適而以之適者也能以久處其適則生長矣

主也者其身固靜感而後知或使之也遂而不返返

制乎嗜欲制乎嗜欲無窮則必失其天矣身且夫嗜

欲無窮則必有貪鄙浮亂之心淫佚姦詐之事矣故

驕者劫弱眾者暴寡勇者凌怯壯者傲幼從此生矣

適音

四曰耳之情欲聲欲聞心不樂五音在前弗聽目之

情欲色欲視心不樂五色在前弗視鼻之情欲芬香

欲芬香之欲心弗樂芬香在前弗嗅口之情欲滋味欲

奇賞彙編 卷六十三 六 選史

味也心弗樂五味在前弗食欲之者耳口鼻也樂之

弗樂者心也心必和平然後樂心必樂然後耳目鼻

口有以欲之故樂之務在于和心和心在于行適適

適夫樂之有適心非有適人之情欲壽而惡夭欲安

而惡危欲榮而惡辱欲逸而惡勞四欲得四欲除則

心適矣四欲之得也在于勝理勝理以治身則生全

以生全則壽長矣勝理以治國則法立法立則天下

服矣故適心之務在下勝理夫音亦有適太鉦則志

蕩以蕩聽鉦則耳不容弗容則橫塞橫塞則振動太

小則志嫌以嫌聽小嫌聽自則耳不克不克則不

古樂

將作鑄十二鐘以和五音以施英韶以仲春之月

乙卯之日日在奎始奏之命之曰咸池樂十二鍾帝

顓頊生自若水實處空桑乃登為帝惟天之合正風

乃行惟天之合德與其音若熙熙淒淒鏘鏘帝顓頊

好其音乃令飛龍作郊八風之音八風八命之曰承

雲以祭上帝乃令鯀先為樂倡鯀乃偃浸以其尾鼓

其腹其音英英和盛貌帝嚳命咸黑作為聲一作歌九招

六列六英有僞作為鼙鼓鐘磬吹苓管塤箎韜椎鐘

帝嚳乃令人抃兩手相擊曰抃或鼓鼙擊鐘磬吹苓展管箎

因令鳳鳥天翟舞之帝嚳大喜乃以康帝德康帝堯

立乃命質一作為樂質乃效山林谿谷之音以歌質

奇賞彙編卷六十三 九選史

乃以康輅置缶而鼓之乃拊石擊石以象上帝玉

磬之音以致舞百獸嚳叟乃拊五絃之瑟一作分作以為

十五絃之瑟命之曰大章以祭上帝舜立仰延乃作

嚳叟之所為瑟益之八絃以為二十三絃之瑟帝舜

乃令質修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德招列英皆樂名也禹立

勤勞天下日夜不懈通大川決壅塞鑿龍門降通濤

水以導河決壅塞故鑿龍門也降大濤流疏三江五湖注之東海以

利黔首于是命皋陶作為夏籥九成以招其功九成

殷湯即位夏為無道暴虐萬民侵削諸侯不用軌度

天下患之湯于是率六州以討一作桀罪功名大成

黔首安寧湯乃命伊尹作為大護歌晨露修九招六

列以見其善周文王處岐諸侯去殷三藩而翼文王

制卒歸之胎者故謂諸侯去之而佐文王也散安生

曰殷可伐也文王弗許散安生文王四臣之一也周公旦乃作詩

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以繩文

王之德武王即位以六師伐殷六師未至以銳兵克

之于牧野未至牧野而歸乃薦俘馘于京太室乃命

周公為作大武大武周樂武王立殷民反反叛王命周公踐

伐之踐商人服象為虐于東夷象獸名也周公遂以師逐

之至于江南乃為三象以嘉其德故樂之所由來者

奇賞彙編卷六十三 十選史

尚矣非獨為一世之所造也三象周公所作樂名嘉美也尚久也

季夏紀

六月紀

一曰季夏之月日在柳季夏夏之六月也柳南方宿

昏心中旦奎中心東方宿味之分野是月昏旦時皆中于南方

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林

鐘林衆鐘衆陰律也陽氣衰陰氣起萬物衆聚而成行皆之音應林鐘也其數七其味

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涼風始至蟋蟀居宇夏至

腐草化為螢蜩秋節將至故應蟬殺氣自消建為將

腐草化為螢蜩腐草化為螢蜩

腐草化為螢蜩腐草化為螢蜩

腐草化為螢蜩腐草化為螢蜩

腐草化為螢蜩腐草化為螢蜩

幽州之秦渠天子居明堂右个明堂南面南堂乘朱

輅駕赤駟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雉其器高

以猶是月也令漁師伐蛟取鼉升龜取鼈漁師掌魚

可作鼓詩曰鼉鼓鼉鼉可為樂傳曰楚人獻鼉皮

鄭靈公靈公不與公子家意靈公下怒染指于鼎嘗

之而出皆不害人易得故言取也鯨有鱗甲能害人

難得故曰伐也龜神可以決吉凶人宗廟尊之故曰

也乃命虞人入材葦虞人掌山澤之官是月也令四

監大夫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周制天子畿內方

有四郡郡有郡故春秋傳曰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

郡周時縣大郡小至秦始皇兼天下初置三十六郡

以監縣耳此云百縣說周制畿內之縣也四監監令

民無不咸出其力出其力以聚以供皇天上帝名山

奇賞彙編 卷三

大川四方之神以祀宗廟社稷之靈為民祈福是月

也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無或差一作忒

黑黃蒼赤莫不質良婦人辨別五色故命其官使染

之數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修其勿敢偽詐

法章不有差忒故黑蒼黃赤之色皆美舍

以給郊廟祭祀之服郊祀天以為旗章以別貴賤等

級之度禮書為旗章服也貴有是月也樹木方盛乃

命虞人入山行木無或斬伐虞人掌山林之官行禁

伐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眾

毋舉大事以搖蕩於氣會也舉動兵眾息封疆也

時故曰搖蕩于氣毋發令而于時以妨神農之事無

于時之令畜聚人功以水潦盛昌命神農將巡功舉

大事則有天殃昔炎帝殖穀號為神農後世因名其

時或舉大事妨害是月也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薙

農事有天殃之罰

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晴可以美土疆

夏至後三十日大暑節火王也潤溽而澤重又有時

雨一月中得二日一雨又二十日一季夏行春令則

穀實解落國多風欬人乃遷徙春木王木性隨落陽

穀實散落民病風欬上氣也行秋令則丘隰水潦禾

稼不熟乃多女災丘高隰下也言高下有水潦象金

奇賞彙編 卷三

火故多女災行冬令則寒氣不時鷹隼早鷙四鄙入

保冬陰閉固而行其令故寒風不節也鷹隼早鷙象

宇中央土其日戊巳戊巳土日土其帝黃帝其神后

土黃帝少典之子以土德王天下號軒轅氏死祀

土為中央之帝后土官其工氏子句龍龍能平九土死

祀為后其蟲倮倮其音宮陽發散越而為倮倮象

中央為律中黃鐘之宮其數五黃鐘陽律也竹管音

五五音之數其味其其臭其其祀中霽祭先

心土用中央故祀中霽霽室中之祭祭后土也祭肥

也天子居太廟太室南尚中央故曰太室乘大輅

駕黃駟載黃旂衣黃衣服黃玉尚黃色食稷與牛

其罷園以拊物一作拊以器

音律

二曰黃鐘生林鐘黃鐘十一月律林鐘生太簇太簇正月律

太簇生南呂南呂八月律南呂生姑洗姑洗三月律姑洗生

應鐘應鐘十月律應鐘生蕤賓蕤賓五月律蕤賓生大呂大呂十二月律

大呂生夷則夷則七月律夷則生夾鐘夾鐘二月律夾鐘生

無射無射九月律無射生仲呂仲呂四月律三分所生益之一

分以上生三分所生去其一分以下生黃鐘太呂太

簇夾鐘姑洗仲呂蕤賓爲上林鐘夷則南呂無射應

鐘爲下律呂相生上者上生下者下生大聖至理之世天地之氣合

奇賞彙編卷六上主 選史

而生風日至則月鐘其風以生十二律仲冬日短至

冬至日極短則生黃鐘季冬生太呂孟春生太簇

仲春生夾鐘季春生姑洗孟夏生仲呂仲夏日長至

夏至日極長則生蕤賓季夏生林鐘孟秋生夷則

仲秋生南呂季秋生無射孟冬生應鐘天地之風氣

正則十二律定矣黃鐘之月上事無作慎無發蓋以

固天閉地陽氣且泄黃鐘十一月也大呂之月數將幾終

歲且更起而農民無有所使使太簇之月陽氣

始生大簇正月冬至後四十六草木繁勅令農發土

無或失時夾鐘之月寬裕和平行德去刑夾鐘二月也無

或作事以害羣生事以害羣生也故姑洗之月達道通

路溝瀆修利姑洗三月也時雨仲呂之月無聚大衆巡勸農事仲呂四月

嘉其陽德故嘉其陽德故仲呂之月無聚大衆巡勸農事仲呂四月

謂軍旅工役也謂軍旅工役也仲呂之月無聚大衆巡勸農事仲呂四月

無攜民心民當務農長養穀木備設聚則心蕤賓之

月陽氣在土安壯養俠也皆安養之助陽也本朝不

靜草木早槁靜安朝政不寧故草木林鐘之月草木

盛滿陰將始刑林鐘六月刑殺也夏至後四十六日

也無發大事以將陽氣養夷則之月修法飭刑選士

厲兵夷則七月也飭讀如救飭正刑法詰誅不義以

奇賞彙編卷六上主 選史

懷遠方南呂之月蟄蟲入穴南呂八月也趣農收聚仲秋

乃赦無射九月無留獄訟以亟以故亟疾應鐘之月陰陽

不通閉而爲冬應鐘十月陽伏在下修別一作喪紀

審民所終審慎終率修別喪服親疎輕

音初

三曰夏后氏孔甲田于東陽蕢山孔甲西後十四世

之宗田天大風晦育也孔甲迷惑入于民室主人

方乳乳或曰后來見良日也之子是必大吉或曰不

勝也之子是必有殃后乃取其子以歸曰以爲余子

誰敢殃之子長成人慕動折撿斧斫斬其足遂爲守

門者以其無足遂爲守門之孔甲曰嗚呼有疾命矣

夫乃作爲破斧之歌實始爲東音爲東陽禹行功見

塗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遇禮也禹未之禮

塗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待禹于塗山之陽塗山

音南方國周公及召公取風焉以爲周南召南取塗

女南音周昭王親將征荆周昭王康王之子穆王之

荆之日辛餘靡長且多力爲王右右兵車遠反涉漢梁

敗工及蔡公扞于漢中扞墜音日辛餘靡振王北濟

奇賞彙編卷六十一主選史

又反振蔡公振振也傳曰齊桓公伐楚讓之日爾貢

微昭王南征沒而不復寡人是問封曰貢之不人寡

君之罪昭王爲設于漢辛周公乃侯之于西翟實爲長

公西翟西方也以辛餘靡有殷整甲徙宅西河一作

猶思故處實始作爲西音長公斷是音以處西山音

音秦繆公取風焉實始作爲秦音取西行以爲有

城氏有二佚女爲之九成之臺成倫飲食必以鼓

帝令燕往視作之鳴若謚隘二女愛而爭搏之覆

以玉筐少選發而視之少選燕遺二卵北飛遂不及

帝天也天令燕降卵于有城氏女亦之牛契詩云天

二女作歌一終曰燕燕往飛實始作爲非音北國

音者產乎人心者也感于心則蕩乎音蕩音成于外

而化乎內是故聞其聲而知其風俗風察其風而知其

志一作意觀其志而知其德盛衰賢不肖君子小人

皆形于樂不可隱匿故曰樂之爲觀也深矣土弊則

草木不長弊水煩則魚鱉不大世濁則禮煩而樂

淫煩亂鄭衛之聲桑間之音此亂國之所好衰德之

所說流辟詭譎之音出則滔蕩之氣邪慢之心

感矣感則百姦衆辟從此產矣故君子反道以修德

正德以出樂和樂以成順樂和而民鄉方矣

奇賞彙編卷六十一主選史

制樂

四曰欲觀至樂必于至治至樂至和之樂其治厚者

其樂治厚其治薄者其樂治薄亂世則慢以樂矣今

室閑戶牖動天地一室也故成湯之時有穀生于庭

昏而生比且其大拱書叙云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

康之子也號爲中宗肅兩手曰拱湯生仲丁仲丁生

太甲太甲生太康太康生大戊凡五君矣此云湯之

時不亦謬乎由此觀之康成陽市門無榮增損一字

名明畏不章之勢其故陽子雲恨不及其時車載其

金而其吏請卜其故日卜湯退卜者曰吾聞祥者福

之先者也見祥而爲不吝則福不至妖者禍之先者

務鎮撫百姓三日而穀止止減故禍兮福之所倚福兮

禍之所伏聖人所獨見衆人焉知其極周文王立國

八年歲六月文王寢疾五日而地動東西南北不出

國郊邑外百吏皆請曰臣聞地之動爲人主也今王

寢疾五日而地動四面不出周郊群臣皆恐曰請移

之文王曰若何其移之也對曰與事動衆以增國城

其可以移之乎文王曰不可夫天之見妖也以罰有

罪也我必有罪故天以此罰我也今故與事動衆以

增國城是重吾罪也不可移於微于他人是文王曰

昌也請改行重善以移之其可以免乎于是謹其禮

奇賞彙編 卷六十三 七 選史

秩皮革以交諸侯飭其辭令飭讀如收飭幣帛以禮

豪士幣上壁帛頒其爵列等級田疇以賞二作羣臣

無幾何疾乃止文王卽位八年而地動已動之後四

十三年凡文王立國五十一年而終此文王之所以

止殃剪妖也宋景公之時熒惑在心景公元公佐之

東方宿宋之分野公懼召子韋而問焉曰熒惑在心

何也子韋宋之太史能子韋曰熒惑者天罰也心者

宋之分野也禍當于君雖然可移于宰相公曰宰相

所與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韋曰可移于民公

曰民死寡人將誰爲君乎寧獨死子韋曰可移于歲

公曰歲害則民饑民饑必死爲人君而殺其民以自

活也其誰以我爲君乎是寡人之命固盡已子無復

言矣子韋還走北面載拜曰臣敢賀君天之處高而

聽卑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夕熒惑其徙

三舍君延年二十一歲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有三

善言必有三賞熒惑有三徙舍舍行七星星宿星一

徙當一年三七二十一臣故曰君延年二十一歲矣

以德復臣請伏于陛下以伺候之熒惑不徙臣請死

公曰可是夕熒惑果徙三舍

明理

奇賞彙編 卷六十三 大 選史

子曰五帝三王之于樂盡之矣盡極亂國之主未嘗知

樂者是常主也夫有天賞得爲主而未嘗得主之實

此之謂大悲是正坐于夕室也夕室以餘悲人也

坐其所謂正乃不正矣凡生非一氣之化也長非一

物之任也成非一形之功也故衆正之所積其福無

不及也衆邪之所積其禍無不逮也其風雨則不適

適時其甘雨則不降其霜雪則不時寒暑則不當陰

陽失次四時易節人民淫燦不固淫邪銷燦不一也

禽獸胎消不殖銷燦不成不草木痺小不滋滋亦

穀痿敗不成成熟其以爲樂也若之何哉故至亂之

化君臣相賊長少相殺父子相忍弟兄相誣知交相
倒也 夫妻相冒日以相危失人之紀也 心若禽獸
長邪苟利一作不知禮義其雲狀有若犬若馬若白
鵠若衆車物之形也 有其狀若人蒼衣赤首不動
其名曰天衡衡物也 有其狀若懸釜而赤其名曰雲
於雲氣之 有其狀若衆馬以關其名曰滑馬五行
馬妖也 有其狀若衆植華一作以長黃上白下其名量
尤之於旗 其目有闕蝕有倍偏有暈珥闕食兩日共
儒暈四音日旁之厄氣也在兩傍及出爲倍在上下
出爲偏在上內向爲暈兩傍內向爲珥暈讀爲君氣
團結日周固似軍有不光有不及一作景有衆日
營相圍守故曰暈也
奇賞彙編 卷六十三
竝出有晝育育莫有霄見見晝其日有薄蝕薄迫也
會相掩名有暉珥有偏育有四月竝出有二月竝見
爲薄蝕有暉珥有偏育有四月竝出有二月竝見
有小月承大月有大月承小月有月蝕星有出而無
光其星有熒惑熒惑有慧星有天棣有天機有天竹
有天英有天子干有賊星有闕星有寶星其氣有
上不屬天下不屬地屬有豐上殺下有若水之波
有若山之揖揖林春則黃夏則黑秋則蒼冬則赤其
妖孽有生如帶有鬼投其陣陣那也音揚子有苑生
雉雄亦生鵠鵠行傳羽蟲之孽有螟集其國其音
鉤食心爲螟音聲飛鉤也國有游蛇西東于五行傳
驚動衆人集其國都也

西東示民馬牛乃言言語皆夫彘乃連連令皆有狼
入于國入主入亡也有人自天降降下人市有舞鵠
國有行飛一作馬有生角爲馬禍雄雞五足之孽
有豕一作生而彌彌蹄不甲也于五行傳雄雞五足
社遷處有豕生狗爲豕禍國有此物其主不知驚
惶亟華上帝降禍凶災必亟其一作殘亡死喪殄絕
無類流散循饑無日矣循大此皆亂國之所生也不
能勝數盡荆越之竹猶不能書楚越竹所出也向不
故子華子曰夫亂世之民長短頡頏百疾疾病也長
度也頡頏大迎也百疾變詐也民多疾病道多穢
既無節度大迎爲變詐之疾也
奇賞彙編 卷六十三
經盲禿僂厄萬惟皆生小兒被也經禿禿上穢也
去盲無見禿無髮僂僂言民經負其子走道跛而散
俯者也厄短仰者也故亂世之主烏一作聞至樂
也 不聞至樂其樂不樂
孟秋紀
七月紀
一曰孟秋之月長日至四句六日孟秋夏之七月夏
十六日立秋晝夜等故日在翼翼南方宿楚之分
斗中旦畢中則立秋斗北方宿吳之分野甲西方宿
南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庚辛金日也少皞帝號也
金天氏死配金爲其神蓐收少皞氏裔王天下號爲
西方金德之帝

其蟲毛其音商金氣寒濕有衣毛蟲之屬而虎律中
夷則其數九夷則陽律也竹管音夷與夾同和太陽氣
律中夷則其數九五陰氣發萬物肅然應法成性故曰
數五金第四故曰九其味辛其臭腥五行金味其
祀門祭先肝孟秋始內山門入故祀門也肝木也祭
自用其涼風至白露降涼風謂降下之風蟬鳴鷹乃祭
鳥始用行戮其蟬鳴鷹乃祭也
之祭鳥于是時乃始天子居總章左个
行戮刑罰順秋氣天子居總章左个
萬物章明之也故曰乘我路駕白鸞
總章左个南頭室也乘我路駕白鸞
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大其罷廉以浹
大金高也廉利也象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日大
奇賞彙編 卷六十三 主 選史
史謂之天子夏至後四十六日曰某日立秋盛德在
金天子乃齋盛德在金立秋之日天子親率三公
九卿諸侯大夫以迎秋于西郊九里還乃賞軍率武
人于朝金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桀雋村
萬人曰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誅誅暴慢以明好惡
巡彼遠方是月也命有司修法制繕囹圄具桎梏禁
止姦橫罪邪務博執命理瞻傷察創視折審斷有
罪者捕獲之也刑獄官也使視決獄訟必正平戮有
罪嚴斷刑得具正平不重者戮而刑之天地始肅
不可以贏此令必誅故曰不可以贏是月也農乃

升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命有官始收斂完隄防護
壅塞以備水潦是月月麗于畢恐雨潦修宮室圻墻
垣補城郭增諸如符是月也無以封侯立大官無割
土地行重幣出大使金氣收藏行之是令而涼風至
三旬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蟲敗穀戎兵乃來
冬水王而行其令陰氣大勝也介蟲謂蟄冬玄武
故介甲之蟲敗其穀也金水相介則戎兵來伐為害
行春令則其國乃旱陽氣復還五穀不實春陽亢燥
故枯旱也是月涼風切事而令春煖行夏令則多火
之令而穀更生故害而不成實也行夏令則多火
災寒熱不節民多瘡疾夏火王而行其令故多火災
瘡疾寒熱所生
奇賞彙編 卷六十三 主 選史
蕩兵
二曰古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兵之所自來者
上矣一作與始有民俱凡兵也者威也威也者力
也民之有威力性也性者所受于天也非人之所能
為也武者不能革而王者不能移兵所自來者久矣
黃炎敵用水火矣黃黃帝炎帝炎帝共工氏因次
作難矣共工氏炎帝炎帝共工氏因次
遞興與作廢勝者用事又曰崇尤作兵崇尤非作兵
也利其械矣崇尤少皞氏之末未有崇尤之時民固
剝林木以戰矣勝者為長長則猶不足治之故立

君也。君又不足以治之故立天子。天子之立也出於君。君之立也出於長。長之立也出於爭。戰勝而為長故曰出爭鬪之所自來者久矣。不可禁不可止。天生五材誰能去兵。故古之賢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家無怨咎。一作則豎子嬰兒之有過也立見。國無刑罰則百姓之相侵也立見。天下無誅伐則諸侯之相暴也立見。故怒咎不可偃于家。刑罰不可偃于國。誅伐不可偃于天下。有巧者拙而已矣。巧者以治拙者以亂故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夫有以饑死者欲禁天下之食。恃有以乘舟死者欲禁天下之船。恃有以用兵喪其奇賞彙編

卷之三

五

選史

國者欲偃天下之兵。恃夫兵不可偃也。譬之若水火。然水以藥渴火以藥食。兵以藥然水以藥渴火以藥食兵以藥用之則為禍。若用藥者然得良藥則活人得惡藥則殺人。義兵之為天下良藥也亦大矣。且兵之所自來者遠矣。未嘗少選不用。貴賤長少賢者不肖相與同有。巨有微而已矣。少選須吏也賢不肖者用兵皆欲察兵之微在心而未發其也疾視兵也作色兵也傲言兵也援推兵也連一作反兵也侈鬪兵也三軍攻戰兵也此八者皆兵也微臣之爭也今世之以偃兵疾說者終身用兵而不自知恃故說雖

彈談雖辯文學雖博猶不見聽。故古之賢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兵誠義以誅暴君而振苦民。一作民之說也若孝子之見慈親也若饑者之見美食也民之號呼而走之若若彊弩之射于深谿也若積大水而失其壅阨也中主猶若不能有其民而況于暴君乎

振亂

三曰當今之世濁甚矣黔首之苦不可以加矣天子既絕賢者廢伏世主恣行與民相離黔首無所告愬世有賢主秀士安察此論也則其兵為義矣。秀士治兵之誅君弔民故曰義也天下之民且死者也而

奇賞彙編

卷之三

五

選史

生其民故曰生且辱者也而榮且苦者也而逸世主恣行則中人將逃其君去其親又況于不肖者乎故義兵至則世主不能有其民矣人親不能禁其子矣凡為天下之民長也慮莫如長有道而息無道賞義而罰不義今之世學者多非乎攻伐非攻伐而取救守取救守則鄉之所謂長有道而息無道賞有義而罰不義之術不行矣天下之長民其利害在此此論也攻伐之與救守一實也。攻伐欲陷人救守而取舍人異攻伐欲破人救守欲以辭說去之終無所定論罔不知恃也知而欺心誣也。公記事情罔不知之是為恃實知之

而自欺其誣悖之士雖辯無用矣是非其所取而取其所非也是利之而反害之也安之而反危之也為天下之長患致黔首之大害者若說為深說者是者患為黔首之夫以利天下之民為心者不可以不熟察此論也夫攻伐之事未有不攻無道而罰不義也攻無道而罰不義則禍莫大焉黔首利莫厚焉禁之者是息有道而伐有義也是窮湯武之事而遂桀紂之過也遂綸凡人之所以惡為無道不義者為其罰也所以斬有道行有義者為其賞也斬讀曰斬今無道不義存存者賞之也雖有非也而有道行義窮窮者賞之也雖有非也賞不吝而罰不貸欲民之治也不亦難乎故亂天下害黔首者若論為大論者是者賞所當罰

奇賞彙編

卷六十三

王

選史

禁塞

四曰夫救守之心未有不守無道而救不義也守無道而救不義則禍莫大焉為天下之民害莫深焉凡救守者太上以說說說其次以兵以兵以說則承從多羣日夜思之精心任精起則誦之臥則憂之自今單唇乾肺費神傷魂單唇乾肺費神傷魂也魂人之陽精也陽精為上稱三皇五帝之業以愉其意下稱五霸名

士之謀以信其事信明也其事早朝晏罷以告制兵者制者主也謂行說語衆以明其道道畢說畢而不行也則必反之兵矣說不見從故反反之于兵則必鬪爭之情必且殺人是殺無罪之民以興無道與不義者也無道與不義者存是長天下之害而正天下之利晉獻公伐驪戎史蘇曰勝雖欲幸而勝禍且始長而不吉故曰禍乃始長也先王之法曰為善者賞為不善者罰古之道也不可易今不別其義與不義而疾取救守不義莫大焉害天下之民者莫甚焉故取攻伐者不可非于義可攻可伐攻伐不可取可攻不可非也攻伐不可取可攻不可非也奇賞彙編 卷六十三 王 選史 可代故不可救守不可非下義當救當守不可取取義當守當救不可非惟義兵為可兵荷義攻伐亦可救守亦可兵不義攻伐不可救守不可使夏桀殷紂無道至于此者幸也使吳夫差智伯瑤侵奪至于此者幸也使晉厲陳靈宋康不善于此者幸也晉厲公宋康王在春秋後當戰國時帶稱王若令桀紂知必國亡身死殄無後類吾未知其厲為無道之至于此也吳王夫差智伯瑤知必國為丘墟身為刑戮吾未知其為不善無道侵奪之至于此也晉厲知必死千匠麗氏匠麗氏晉大夫家也厲公無道陳靈知必

懷寵

五曰凡君子之說也。非苟辯也。士之議也。非苟語也。必中理。然後說。必當義。然後議。故說義而王公大夫

益好理矣。士民黔首，益行義矣。義理之道彰，則暴虐姦詐侵奪之術息也。暴虐姦詐之與義理反也。其執不俱勝，不兩立。故兵入于敵之境，則民知所庇矣。黔首知不死矣。知義兵救民之命，不殺害。至于國邑之郊，不虐五穀，不掘墳墓，不伐樹木，不燒積聚，不焚室屋，不取六畜，得民虜奉而題歸之。奉送也。彰好惡，好其鄙民惡其惡君也。信與民期，以奪敵資。以信與民期不違之也。資用也。敵以暴虐用其民，故以信義奪其民也。若此而猶有憂，恨冒疾遂過不聽者，雖行武焉，亦可矣。先發聲出號曰：兵之來也，以救民之死。子之在上無道，倨傲荒怠，貪戾虐衆，恣睢自用也。辟遠聖制，奇賞彙編。卷本三天理史

選史

行糜粥飢食 故其養之授其

選史

集 360—746

平權衡正鈞石齊升甬權衡也三十斤為均而二十斤為石升甬皆量器也

是月也易關市來商旅入貨賄以便民事易關市也

鄉皆至雜會也關市不則財物不置上無乏用百事

乃逐非一故百事遂成也凡舉大事無逆天數必

順其時乃因其類順其事行之是令白露降三句

白露降三句成萬物也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

草木生榮國乃有大恐天陽煥燦而行溫仁之令故

李梅之屬冬實也今本相行夏令則其國早蟄蟲不

藏五穀復生夏氣盛陽故炎旱使蟄伏之蟲不潛藏

奇賞彙編卷六十三主選史

微行冬令則風災數起收雷先行草木早死冬寒嚴

災數發收藏之雷先動行未當行故曰先也

論威

二曰義也者萬事之紀也君臣上下親疎之所由起

也治亂安危過勝之所在也得紀則治而安失紀則

有過勝之勿求于他必反于己人情欲生而惡死

欲榮而惡辱死生榮辱之道則三軍之士可使

心矣凡軍欲其衆也勝敵欲其衆心欲其一也

三軍一心則令可使無敵矣令能無敵者其兵之于

天下也亦無敵矣古之至兵民之重令也至兵至德

而趙氏皆恐豫讓晉畢陽之孫因族以爲氏讓

令無不化故重乎天下貴乎天子其藏于民心捷于

肌膚也深痛執固捷養不可搖蕩物莫之能動若此

則敵胡足勝矣故曰其令疆者其敵弱其令信者其

敵誦令疆者不可犯也令信者實不詐先勝之于此

則必勝之于彼矣此近謂廟堂凡兵天下之凶器也

勇天下之凶德也舉凶器行凶德猶不得已也已止

舉凶器必殺殺所以生之也殺無道所以行凶德必

威威所以懾之也以威畏敵人使敵懼民生此義兵

之所以隆也故古之至兵才民未合合而威已論矣

敵已服矣豈必用枹鼓干戈哉枹鼓以進士于故舍論

奇賞彙編卷六十三主選史

威者于其未發也于其未通也宵宵乎冥冥莫知其

情宵音此之謂至威之誠誠實凡兵欲而急疾捷先

急疾捷先之道在于知緩徐遲後而急疾捷先之分

也急疾捷先此所以決義兵之勝也而不可久處知

其不可久處則知所免起見舉死殍之地矣起死殍

是見是見是急疾捷也雖有江河之險則陵之凌越也

有大山之塞則陷之陷壞分氣專精心無有慮無有

慮目無有視耳無有聞一諸武而已矣冉叔誓必死

于田侯而齊國皆懼冉叔誓必死

而趙氏皆恐豫讓晉畢陽之孫因族以爲氏讓

致死于韓主而周人皆畏又況乎萬乘之國而有所
誠必乎則何敵之有矣亦未接而欲已得矣
敵人之悼懼憚恐單蕩精神盡矣咸若狂魄
人形性相離離遠行不知所之走不知所往雖有險
阻要塞鉅兵利械心無敢據意無敢處以夏桀之所
以死于南巢也今以木擊木則折折也以水投水則
散以冰投冰則沈以塗投塗則陷此疾徐先後之勢
也夫兵有大要知謀物之不謀之不禁也則得之矣
專諸是也專諸吳之勇人也獨手舉劍至而已矣吳
王壹成王壹成謂專諸能成吳王也又況乎義
奇賞彙編卷之三 運史
兵多者數萬少者數千審其踴路開敵之塗則士豈
特與專諸議哉

簡選

三曰世有言曰驅市人而戰之可以勝人之厚祿教
率厚祿人老弱罷民可以勝人之精士練材離散係
系可以勝人之行陣整齊鋤耰白挺可以勝人之長
鉞利兵長鉞長此不通乎兵者之論今有利劍于此
以刺則不中以擊則不及與惡劍無擇為是固因用
惡劍則不可簡選精良兵械鉅利發之則不時縱之
則不當與惡平無擇為是戰因用惡平則不可王了

慶忌陳年猶欲劍之利也慶忌吳王僚之子也陳簡
選精良兵械鉅利令能將將之能將古者有以王者
有以霸者矣湯武齊桓晉文吳闔廬是矣殷湯良車
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戰于邲遂禽移大犧力能推大犧因以
為號而禽克之登自鳴條乃入巢門遂有反殷湯
夏之桀既奔走于是行大仁慈以恤黔首反桀之事
惠故曰反桀之事遂其賢良順民所喜遠近歸之故
王天下武王虎賁三千人簡車三百乘以要甲子之
事于牧野而紂為禽要成也甲子之顯賢者之位進
殷之遺老而問民之所欲行賞及禽獸行罰不辟天
奇賞彙編卷之三 運史
子武王克商親殷如周視人如已天下美其德萬民
說其義故立為天子齊桓公良車三百乘教卒萬人
以為兵首也首始橫行海內天下莫之能禁南至石梁
石梁在西至鄧郭鄧郭在長非至令支支在中山亡
邢狄人滅衛中山狄國也一名鮮虞在今廣西中
經南公丁集恒公更立邢于夷儀更立衛于楚丘
晉文公造五兩之士五乘兩技也五技之人兵銳卒
千人先以接敵在中山上諸侯莫之能難友鄭之卑
東衛之祿友諸侯鄭城坤而取之使衛尊天子于衛
雍公諸侯朝天子于衛雍公吳闔廬選多力者五百

人利趾者三千人以爲前陣與荆戰五戰五勝遂有
郢都郭靖東征至于庾廬西伐至于巴蜀北迫齊晉令
行中國故凡兵勢險阻欲其便也兵甲器械欲其利
也選練角材欲其精也角材重也統率士民欲其教也此
四者義兵之助也時變之應也不可爲而不足專恃
此勝之一策也

決勝

四曰夫兵有本幹必義必智必勇義則敵孤獨敵孤
獨則上下虛作民解落孤獨則父兄怨賢者誹亂
內作謂智則知時化知時化則知虛實盛衰之變

奇賞彙編

卷六十三

書

通史

知先後遠近縱舍之數勇則能決斷能決斷則能若
雷電飄風暴雨能若崩山破潰別辨實墜若驚鳥之
擊也謂如雷擊也持攫則殲殲中木則碎此以
智得也夫民無常勇亦無常怯有氣則實實則勇無
氣則虛虛則怯怯勇虛實其由甚微不可不知勇則
戰怯則非戰而勝者戰其勇者也戰而非者戰其怯
者也怯勇無常倏忽往來而莫知其方方道惟聖人
獨見其所由然故商周以興桀紂以亡巧拙之所以
相過也過以益民氣與奪民氣以能關衆與不能關
衆軍雖大卒雖多無益于勝軍大卒多而不能關衆

不若其寡也夫衆之爲福也大其爲禍也亦大譬之
若漁深淵其得魚也大其爲害也亦大爲害若
用兵者諸邊之內莫不與關雖斷與自徒方數百里
皆來會戰勢使之然也斷幸也者審于戰則
而有以羈誘之也羈誘凡兵貴其因也因也者因敵
之險以爲己固因敵之謀以爲己事能審因而加勝
則不可窮矣窮勝不可窮之謂神神則能不可勝也

夫兵貴不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彼聖人必在己

者不必在彼者故執不可勝之術以遇不勝之敵若

此則兵無失矣凡兵之勝敵之失也勝失之兵必隱

奇賞彙編

卷六十三

書

通史

必微必積必搏隱則勝關矣關微則勝顯矣顯積則
勝散矣搏則勝離矣離諸搏攫抵噬之獸其用齒角爪
牙也必託與卑微隱蔽此所以成勝若伏引手以喜說
之軍賊亦若如此故曰所以成勝

愛士

五曰衣人以其寒也食人以其饑也饑寒人之大害
也救之義也人之困窮甚如饑寒故賢主必憐人之
困也必哀人之窮也如此則名號顯矣國士得矣日
者秦繆公乘馬而車爲敗右服失而楚人取之中
中爲服詩曰兩服上裏是也兩馬見楚人方將食之
在邊爲騶詩曰兩騶如舞是也

上其胡可以不好上凡敵人之來也以求利也今來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六十三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之六十四

呂氏春秋

季秋紀

九月紀

順民

知士

審已

精通

孟冬紀

十月紀

節喪

安火

異寶

異用

奇賞齋編

卷之六十四

呂氏春秋

一

選史

仲冬紀

十一月紀

至忠

忠廉

當務

長見

季冬紀

十二月紀

士節

介立

誠廉

不侵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六十四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呂氏春秋

季秋紀

九月紀

一曰季秋之月日在房

季秋夏之九月房東方宿昏

虛中旦柳中

虛非方宿齊之分野是月旦柳中于南方其日

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無射

無射陽律也竹管音與無射和也陰氣上其數九其

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侯鴈來賓爵入大水為

奇賞齋編

卷之六十四

選史

蛤候時之應從北方來南之彭蠡蓋以八月來者

蛤其父母也其子羽翼弱未能及之故于是月來

過周雖也賓爵者老爵也接宿于人堂字之間有似

賓客故謂之賓爵大水海也傳曰爵入于海為蛤

菊有黃華豺則祭獸戮禽是月殺獸四圍陳之世所

謂祭獸戮者殺也天子居總章右个右个北

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是月

也申嚴號令命百官貴賤無不務入

天地之藏無有宣出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種之要

氣字下周禮為天官冢宰治地土治萬

事故命之也舉書五種之要具文簿也

藏帝籍之

收于神倉祗敬必飭

神祇之祀故謂之神倉飭正也

工休霜降天寒未凍不堅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命之使令入室也詩云日為改歲入此室處上丁入學習吹習禮樂周禮齋師掌教國子舞羽吹是月也大饗帝嘗犧牲告備于天子大饗嘗犧牲一日先殺毛以合諸侯制百縣令會諸侯之告令故告備于天子也合諸侯制百縣令會諸侯之級各如其命數百縣畿內之縣也五家為隣五隣為里四里為閭五閭為鄰五鄰為鄉然則謂縣者二千五百為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于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為度秦以十月為正故于由此言之月令為秦制也諸侯所稅輕重職貢多少之數遠者貢輕近者貢重各有所宜以給郊廟之事無有所私無有所私多少不如法制也是月奇賞彙編宋本也天子乃教于田獵以習五戎獲一作馬謂五戎五兵戰矢也獲擇也為將田故習命僕及七駟成駕載旌旌僕于周禮為田僕掌御田路七駟于周禮當為趣馬掌良馬駕稅之任無七駟之官也田僕掌休車政令獵者揚輿受車以級整設于屏外當受田車屏故載於也與受車以級整設于屏外當受田車屏各以等級陳于屏外也天子外司徒摺扑北嚮以誓之摺扑也摺謂云屏謂之樹天子乃厲服厲飭執弓操矢以射是月天子向武而服猛厲其所佩之飾以射命主祠祭禽于四方上祠掌祀之官也祭始設禽獸求于四方是月也草木黃落乃伐薪為炭草木節解故代林蟄蟲咸俯在穴皆瑾其戶成皆俯伏藏于穴瑾塞其戶也瑾瑾

知斧斤乃趣獄刑無留罪陰氣殺傷故刑獄當者之斤也收祿秩之不當者共養之不宐者不當者為無功德者謂若屈到嗜芻豢會替嗜羊豕非禮之養故收去之也一說言所養無勳于國其先人無賢所宜養故收也是月也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稻始升故也于廟孝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敗民多飢秋金氣水之母也夏陽布施多淋雨二氣相并故室大水也火氣熱故冬藏殃敗也火金相干故民飢空空昇不通也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境不寧土地分裂冬令純陰姦謀所生之象故多盜賊使邊境行春令則暖風來至民氣解墮師旅必興春陽行故暖也水于金故師旅並興奇賞彙編卷六十四三 二曰先王先順民心故功名成夫以德得民心以立大功名者上世多有之矣失民心而立功名者未之曾有也得民必有道萬乘之國百戶之邑民無有不說說其仁取民之所說而民取矣民之所說豈衆哉此取民之要也要約管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穀不收湯乃以身禱于桑林桑林桑山之林能興雲作雨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不敏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天神曰

牲用祈福於上帝民乃其說雨及大至則湯達乎鬼
神之化人事之傳也變通化文王處岐事紂冤侮雅
遜朝夕必時雅正遜順也紂雖冤枉文王而侮慢上
貢必適祭祀必敬貢職也紂喜命文王稱西伯賜之千
里之地文王載拜稽首而辭曰願為民請炮烙之刑
紂常變爛人手因作銅烙布火其下令人走其上文
人墮火而死觀之以為娛樂故名為炮烙之刑
王非惡千里之地以為民請炮烙之刑必欲得民心
也得民心則賢於千里之地故曰文王智矣越王苦
會稽之耻欲深得民心以致必於吳身不安枕席
口不厚甘味目不視靡曼靡曼好色耳不聽鍾鼓三年苦
奇賞彙編 卷六十四
身勞力焦唇乾肺內親羣臣下養百姓以來其心有
耳脆不足分弗敢食不敢有酒流之江與民同之
味同身親耕而食妻親織而衣味禁珍珍衣禁襲菓色
禁二二黃也時出行路從車載食以視孤寡老弱之漬
病漬亦病也公羊傳困窮顏色愁悴不瞻者必身自
食之于是屬諸大夫而告之屬曰願一與吳微天下
之衷微求也今吳越之國相與俱殘士大夫履肝肺同
日而歿孤與吳王接頸交臂而償也償此孤之大願
也若此而不可得也內量吾國不足以傷吳傷外事
之諸侯不能害之不能以則孤將棄國家釋羣臣服

劍臂亦變容貌易名姓執箕箒而臣事之謂帶以與
吳王爭一旦之死孤雖知要領不屬謂為片足異處四
枝布裂為天下戮孤之志必將出焉謂必死也于是
異日果與吳戰于五湖吳師大敗遂大圍王宮城門
不守禽夫差戮吳相殘吳二年而霸此先順民心也
越王先順說民心二年齊莊子請攻越問于和子和
子曰先君有遺令曰無攻越越猛虎也齊莊子齊臣
常之孫田和也後為莊子曰雖猛虎也而今已死矣
戰也故曰而今已死矣和子曰以告鴟子鴟子鴟
子曰已死矣以為生民所說故凡舉事必先審民
心然後可舉
奇賞彙編 卷六十四
五
知士
三曰今有千里之馬于此非得良工猶若弗取良工
也良工之與馬也相得則然後成成良馬之若枹之
與鼓枹枹鼓也夫士亦有千里高節死義此士之
千里也能使士待千里者其惟賢者也賢者能之也靜郭
君善刺貌辨靜郭君田嬰也田嬰嘗問文刺貌辨之
為人也多訾門人弗說靜郭君門人不說也士尉以證靜郭君
諫靜郭君弗聽士尉辭而去孟嘗君竊以諫靜郭君
十射之言而止其去靜郭君大怒曰刻而類刻而

客肯爲寡人少來靜郭君乎言可也剗貌辨答曰敬諾
靜郭君來衣威王之服冠其冠帶其劍宣王自迎靜
郭君于郊望之而泣靜郭君至因請相之靜郭君辭
不得已而受十日謝病彊辭三日而聽言聽當是時也
靜郭君可謂能自知人矣知人知剗貌辨也能自知人故非
之弗爲阻此剗貌辨之所以外生命趨患難故也外
其生命樂解人之患往
見宣王不避難之故也

四曰凡物之然也必有故。故而不知其故雖常與不知同其卒必困。當令也困于先王名士達師之所以

七
通史

集 360—754

其子恐必死因國人之欲逐豫園王宮越王太息曰

好解牛所見無非死牛者三年而不見生牛用刀

九年乃若新鄺研也順其理諫乎牛也鍾子期夜

聞擊磬者而悲鍾姓也子通稱期名也楚人鍾儀之族也使人召而問之

日子何擊磬之悲也答曰臣之父不幸而殺人不

生臣之母得生而為公家為酒臣之身得生而為公

家擊磬臣不親臣之母三年矣管為舍氏親臣之母

量所以贖之則無有度而身固公家之財也是故悲

也鍾子期嘆嗟曰悲夫悲夫心非臂也臂非椎非石

也悲存乎心而木石應之故君子誠乎此而論乎彼

感乎已而發乎人豈必彊說乎哉周有申喜者亡其

母聞乞人歌于門下而悲之動于顏色謂門者內乞

奇賞彙編卷六十四十選史

人之歌丁自覺而聞焉曰何故而乞與之語蓋其母

也故父母之丁子也子之于父母也一體而兩分同

氣而異息若草莽之有華實也若樹木之有根心也

雖異處而相通隱志相及痛疾相救憂思相感生則

相歡死則相哀此之謂骨肉之親神出于忠性而應

乎心兩精相得豈待言哉

孟冬紀

十一月紀

一日孟冬之月日在尾孟冬之月日在尾危中口七星中危北方宿齊之分野是月皆中于南方

其日壬癸壬癸水日其帝顓頊其神玄冥顓頊黃帝之孫

德王天下號湯氏死祀為北方水德之帝玄冥其

官也少皞氏之子曰循為玄冥師死祀為水神其

介其音羽羽也其味酸其臭朽水之臭味也凡酸者皆屬

六也一故曰其味酸其臭朽水之臭味也凡酸者皆屬

其祀行祭先腎行門內地也冬守在西故祀之行或

之肉先進腎屬水始冰地始凍後十五日立冬水

水自用其藏也雉入大水為蜃虹藏不見也傳曰雉入

地凍也故雉入大水為蜃虹藏不見也傳曰雉入

淮為蜃虹陰陽交氣也天子居玄堂左个玄堂西

西頭乘玄輅駕鐵驪玄輅黑輅鐵驪也載玄旂衣黑衣

奇賞彙編卷六十四土選史

服玄玉玄玉黑順食黍與稷屬水其器宏以弁安大

閉藏是月也以立冬先立冬三日太史謁之天子分

也四十六日而立冬日某日立冬盛德在水天子乃齋

盛德在水立冬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

冬于北郊之郊還乃賞死事恤孤寡以爵社稷者賞

其子孫是月也命太卜禱祠龜策占兆審卦吉凶太

掌三兆之法一曰三式二曰三式三曰三式又掌

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龜策占兆審卦吉凶

卦故曰太卜禱祠龜策於是察阿上亂法者則罪之

無有揜蔽察知也於是察阿上亂法者則罪之

天子始裘始猶先也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

氣下降。天地不通。閉而成冬。令百官謹蓋藏。命司徒循行積聚。無有不斂。圻城郭增益也。令戒門閭。修鍵閉。慎關籬。固封塹。備邊境。完要塞。謹關梁。塞蹊徑。塞所以固國也。關梁所以通飭喪紀。辨衣裳。審棺槨之厚薄。紀數也。正二十五月服之數。遣送衣裳棺槨。營丘壘之小大。高卑厚薄之度。貴賤之等級。營度也。丘壘其制度貴者高大。賤者卑小。故曰等級也。是月也。工師效功。陳祭器。按度程。無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為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誠。物器也。勒銘工姓名著于器。工有不當。使不得詐巧。故曰以考其誠。工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罪不當不功。致也。故行其罪。是月也。奇賞彙編卷六十四 土 聖史

大飲蒸天子。乃祈來年於天宗。是月農功畢矣。天子酒班列齒也。蒸俎實解節折謂有蒸也。宗尊也。凡天地四時皆為天宗。萬物非天不生。非地不載。非春不動。非夏不長。非秋不成熟。非冬不藏。謂之謂也。大割牲祠于公社及門閭。饗禱祖五祀。勞農夫以休息之。大割牲祠于公社及門閭。饗禱祖五祀。勞農夫以休息之。土也。生為上。公死祀為貴。神也。先祠分社。乃及門閭。先社先公。後私之義也。五祀。木正句芒。其祀戶。火正祝融。其祀竈。土正后土。其祀中霤。后土為社。金正蓐收。其祀門。木正玄冥。其祀井。故曰五祀。社稷為土官。稷為木官。俱在五祀中。以其功大。故別言社稷。天子乃命將率。講武肄射。御角力。肄習也。是月也。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虞官也。無或敢侵削眾庶。民天子曰。民以爲天子。取怨于下。其有若此者。行。

罪無赦。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發泄。民多流亡。春陽散越。故凍不密。地氣行。夏令則國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冬法當閉藏。反行夏盛陽之令。故寒蟄伏之蟲復出也。于洪範五行。豫恒煖若之徵也。行秋令則雪霜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秋金氣于水不當霜而霜不當雪而雪。故曰不時。小兵數起。鄰國來伐。侵削土地于洪範五行。急恒寒若之徵也。節喪

二曰審知生聖人之要也。審知死聖人之極也。知生也者。不以害生養生之謂也。知死也者。不以害死安死之謂也。此二者聖人之所獨決也。知死也者。不以害死安死之謂也。此二者聖人之所獨決也。知死也者。不以害死安死之謂也。此二者聖人之所獨決也。奇賞彙編卷六十四 土 聖史

之間其必有歿所不免也。莊子曰。生寄也。死。孝子之重其親也。慈親之愛其子也。痛于肌膚。性也。所重所愛。歿而棄之。溝壑入之情。不忍為也。故有葬歿之義。葬也者。藏也。慈親孝子之所慎也。慎之者。以生人之心慮也。慮計以生人之心。為歿者慮也。莫如無動。莫如無發。無發無動。莫如無有。有可利則此之謂重閉。無有可利。則無發無動。莫如無有。有可利則此之謂重閉。若楊王孫。僂葬。葬人不發。掘不見動。掘謂之重閉也。古之人有藏于廣野深山而安者矣。非珠玉國寶之謂也。葬不可不藏也。葬淺則狐狸扣之。扣讀深則及于水泉。故凡葬必于高陵之上。以避狐狸之險。水泉之隰。此則善矣。而忘姦邪。

盜賊寇亂之難登不惑哉厚葬人謂之惑譬之若

醫師之避柱也避柱而疾觸柱也狐狸水泉姦邪盜

賊寇亂之患此代之大者也慈親孝子避一作之者

得葬之情矣得葬之情也善棺槨所以避一作螻蟻蠅

也今世俗大亂之主愈侈其葬則心非為乎歟者慮

也生者以相矜尚也以厚葬者後相高天不為葬者

也尚侈靡者以為榮儉節者以為陋不以便死為故

而徒以生者之誹譽為務此非慈親孝子之心也

父雖歿孝子之重之不怠重尊子雖歿慈親之愛之

不懈夫葬所愛所重而以生者之所其欲其以安之

奇賞彙編卷六十四主選史

也若之何哉其欲欲厚葬也厚葬必見發掘故曰民

之于利也犯流矢蹈白刃涉血盤肝以求之蓋古野

人之無聞者忍親戚兄弟知交以求利無聞今無此

之危無此之醜醜其為利甚厚乘車食肉澤及子孫

雖聖人猶不能禁而況于亂國彌大家彌富葬彌厚

含珠鱗施含珠口寶也鱗施施玉玩好貨寶鍾鼎壺

盥盥以水盥手也其衣被戈劍不可勝其數諸

養生之具無不從者從送也題湊之室室葬也

棺槨數襲襲積石積炭以環其外石以其人聞

之傳以相告上雖以嚴威重罪禁之猶不可止不能

且歿者彌久生者彌疏生者彌疏則守者彌怠守

者彌怠而葬器如故言寶器其勢固不安矣世俗之

行喪載之以大輅大輅羽旄旌旗如雲僂僂以督之

珠玉以佩之黼黻文章以飭之喪車有羽旄旌旗之

也喪車有羽旄旌旗之引綿者左右萬人

以行之送葬皆執紼以軍制立之然後可制以此

觀世觀世猶則美矣侈矣以此為死則不可也于死

可可苟便于死則雖貧國勞民身一作若慈親孝子者之

不辭為也

安死

奇賞彙編卷六十四主選史

三日世之為丘壟也其大高若山其樹之若林木聚

也林其設闕庭為宮室造賓阼也若都邑賓階阼階也

制以此觀世示富則可矣以此為死則不可也夫歿

其視萬歲猶一瞬也瞬者穎川人相視曰瞬也人之

壽久之不過百中壽不過六十以百與六十為無窮

者之慮慮其情必不相當矣以無窮為死者之慮

則得之矣今有人于此為石銘置之壟上曰此其中

之物具珠玉玩好財物寶器甚多不可不相相發

之必大富世世乘車食肉謂相墓富而得爵祿故人

必相與笑之以為大感世之厚塋也有似于此自古

選史

選中

異寶

四曰古之人非無寶也其所寶者異也孫叔敖疾將

成戒其子曰王數封我矣吾不受也孫叔敖楚大夫

尹也為我死王則封汝必無受利地久所言之楚越之

間有寢之丘者此其地不利而名甚惡惡謂丘

荆人畏鬼而越人信機言荆人畏鬼越人信機

終不可長有者其唯此也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

其子而子辭請寢之丘故至今不失孫叔敖之知知

者之所以異乎俗也衆人利孫叔敖故病利五員亡

奇賞彙編卷六十四六選史

荆急求之登太行而望鄭曰蓋是國也地險而民多

知太行山名多知將其主俗主也不足與舉舉猶謀

凡言去鄭而之許見許公而問所之許公不應東南

嚮而唾欲令之五員載拜受賜曰知所之矣因如吳

過于荆至江上欲涉見一丈人刺小船方將漁從而

請焉丈人渡之絕江絕問其名族則不肯告解其劍

以予一作丈人曰此千金之劍也願獻之丈人丈人

不肯受曰荆國之法得五員者爵執圭祿萬擔金千

鎰昔者子胥過吾猶尚不取執圭問禮侯執信圭

萬石也千金鎰今我何

不取言晉之為侯也萬擔

此所謂有

以子之千金劍為乎五員過于吳過猶使人求之

江上則不能得也每食必祭之祝曰江上之丈人天

地至大矣至眾矣將奚不有為也而無以為為矣何

有為言無不為也江上丈人無以為矣無以為

以為乃大有于五員也故曰而無以為也而無以為

之名不可得而聞身不可得而見其惟江上之丈人

乎宋之野人耕而得玉獻之司城子罕子罕不受司

官野人請曰此野人之寶也願相國為之賜而受之

也子罕曰子以玉為寶我以不為寶故宋國之長

者曰子罕非無寶也所寶者異也今以百金與搏黍

以示兒子見子兒子必取搏黍矣以和氏之璧與百

金以示鄙人鄙人必取百金矣以和氏之璧道德之

至言以示賢者賢者必取至言矣其知彌精其所取

彌精其知彌精其所取彌精精微妙也

異用

五曰萬物不同而用之于人異也此治亂存亡成生

之原原故國廣巨兵彊富一作未必安也尊貴高大

未必顯也在于用之桀紂用其材而以成其亡湯武

用其材而以成其王湯見祝網者置四面設其祝曰

從天墜者也墜墜從地出者從四方求者皆離吾網湯

曰噫盡之矣非桀其孰為此也湯收其三而一作放一置

其一面更教祝曰管蛛螯作網豈今之人學紆紆欲

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

者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及禽獸矣漢南漢水之南四十

國歸之人置四面未必得易湯去其三面置其一面

以網其四十國非徒網鳥也周文王使人扣池得死

人之骸吏以聞于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

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

主也今我非其主也遂令吏以衣棺更葬之天下聞

之曰文王賢矣澤及骸骨骨有肉曰骸骨無肉曰枯又況于人乎或

得寶以危其國文王得朽骨以喻其意喻說說民意也故聖

奇賞彙編卷六十四孔子之弟子從遠方來者孔

子荷杖而聞之曰子之公不有恙乎搏杖而揖之問

日子之父母不有恙乎置杖而問曰子之兄弟不有

恙乎杖步而倍之問曰子之妻子不有恙乎故孔子

以六尺之杖論貴賤之等辨疏親之義又况于以尊

位厚祿乎古之人貴能射也以長幼養老也禮射中飲不中

故所以長今之人貴能射也以攻戰侵奪也其細者

以劫弱暴寡也以過奪為務也仁人之得節節以養

疾侍老也侍亦距與企足得節以開閉取捷也距企

足非踏也皆人盜人名也以節取

仲冬紀

十一月紀

一曰仲冬之月日在斗仲冬夏之十一月十北方宿

昏東壁中旦軫中東壁北方宿衛之分野是月日躔此宿

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

中黃鐘黃鐘陽律也竹管音與黃鐘和也陽氣聚于

鐘也其數六其味醢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賢冰益壯

地始坼立冬後三十日大雪節故鵲鳴不鳴虎始交

鵲鳴山鳥陽物也是月陰盛故不鳴也天子居玄堂

太廟太廟中乘玄輅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

奇賞彙編卷六十四食黍與蔬其罷宏以命命有司曰土事無作無發益

藏無起大衆以固而閉有司于周禮為司徒掌是邦

也發益藏起大衆地氣且泄是謂發天地之房房所

也諸禁則必民多疾疫又隨以喪發泄陰氣故發伏

命之曰暢月陰氣在上民人空閒無所是月也命

閭尹申宮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閭宮官尹止也

謹房室必重閉皆所以助陰氣也省婦事毋得淫

雖有貴戚近習無有不禁乃命大酋秣稌必齊齊

必時大酋主酒官也湛醴必潔水泉必香湛清也

也湛清也飲水之儀飲水也六拂大

會監之無有差忒謂氣瓦器也六物天子乃命有司

祈祀四海大川名原淵澤井泉皆有功于人是月也

農有不收藏積聚者牛馬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詰

詩諫山林藪澤無水曰藪有水曰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

野虞教導之草實曰蔬食野虞掌其有侵奪者罪之

不赦是月也日短至冬至之曰晝漏水上刻四十五

牽牛一陰陽爭諸生蕩陰陽在上微陽動升故曰爭

君子齋戒處必弇身欲寧去聲色禁嗜慾安形性陰陽方爭嗜慾咸禁絕之所以安形性也事欲靜

以待陰陽之所定去始生嘉挺出蚯蚓結麋角解水

奇賞彙編卷六十四壬運史

泉動謂蒿菜名也嘉挺謂生也結紆也日短至

則伐林木取竹箭是月也竹木凋均又斧斤是月也

可以罷官之無事者去糞之無用者塗闕庭門闕也于闕

夏令則其國乃早氣霧冥冥雷乃發聲夏火炎上故

成國有大兵秋金水之母也行秋令則天時雨汁冰瓠不

行春令則蟲螟為敗水泉竭民多疾病春木氣

至忠

至忠

二曰至忠逆于耳倒于心非賢主其孰能聽之故賢

主之所說不肖主之所誅也人主無不惡暴劫者而

日致之惡之何益日致為暴今有樹于此而欲其美

也美茂人時灌之則惡之惡其而日伐其根則必無

活樹矣夫惡聞忠言乃自伐之精者也精猶荆莊哀

王獵于雲夢荆莊哀王考烈王在春秋隨兕中

之申公子培劫王而奪之隨兕惡獸名子培中邑宰

以殺隨兕之凶故劫王曰何其暴而不敬也命吏誅

之謂之暴左右大夫皆進諫曰子培賢者也又為

王百倍之臣此必有故願察之也不出三月子培疾

奇賞彙編卷六十四壬運史

而死為代王殺隨荆興師戰于兩棠大勝晉兩棠歸

而賞有功者申公子培之弟進請賞于軍旅曰臣兄

之有功也于車下于王車下王曰何謂

也對曰臣之兄犯暴不敬之名觸死亡之罪于王之

側其愚心將以忠于君王之身而持千歲之壽也持

得也忠愛君上犯奪隨兕是代君王臣之兄嘗讀故

記曰殺隨兕者不出三月故謂古書也此三是以臣

之見驚懼而爭之上爭隨兕而奪王也故伏其罪

而歎王令人發平府而視之于故記果有乃厚賞之

申公子培其忠也可謂穆行矣

也穆行之意人知之不為勸人不知不為沮行無高
乎此矣齊王疾病齊王謂王也使人之宋迎文
摯文摯至視王之疾謂太子曰王之疾必可已也雖
然王之疾已則必殺摯也太子曰何故文摯對曰非
怒王怒請如強則疾不可治怒曰則摯必死太子頓
首謂請曰苟已王之疾臣與臣之母以死爭之于王
王必幸臣與臣之母幸哀願先生之勿患也文摯曰
諾請以死為王為治與太子期而將往不當者三
也如齊王固已怒矣文摯至不解屨登牀履王衣問
王之疾王怒而不與言故不解屨以履王衣欲令王
怒也王果甚怒不與文摯言
奇賞彙編卷本中王
也文摯因出辭以重怒王王叱而起疾乃遂已已除
王大怒不說將生烹文摯太子與王后急爭之而不
能得果以鼎生烹文摯變之三日三夜顏色不變文
摯曰誠欲殺我則胡不覆之以絕陰陽之氣王使覆
之文摯乃死夫忠于治世易忠于濁世難文摯非不
知活王之疾而身獲死也為太子行難以成其義也
為太子故行其所難也
之以成人子孝敬之義也
忠廉
三曰士議之不可辱者大之也議平也下之不可得
汗辱者士之大者也
大之則尊于富貴也利不足以虞其意矣虞猶雖名

為諸侯實有萬乘不足以挺其心矣挺猶誠辱則餌
為樂生言得辱則若此人也勢則必不自私矣處
官則必不為汙矣將眾則必不撓北矣北走忠臣亦
然苟便于主利于國無敢辭違殺身出生以徇之國
有士若此則可謂有人矣若此人者固難得其忠雖
得之有不智其患者當其難也吳王欲
殺王子慶忌而莫之能殺吳王聞慶忌之勇也故欲
殺之慶忌有功於吳王吳王患之要離曰臣能之吳王曰
汝惡能乎吾嘗以六馬逐之江上矣而不能及射之
矢左右滿把而不能中今汝拔劍則不能舉臂上車
則不能登軾汝惡能要離曰士患不勇耳奚患于不
能王誠能助臣請必能吳王曰諾明旦加要離罪焉
摯執妻子焚之而揚其灰吳王為加要離罪焉
燒其妻子揚其灰要離走
往見王子慶忌于衛王子慶忌喜曰吳王之無道也
子之所見也諸侯之所知也今子得免而去之亦善
矣要離與王子慶忌居有間謂王子慶忌曰魯乃與
道也愈甚請與王子往奪之國王子慶忌曰魯乃與
要離俱涉于江中江拔劍以刺王子慶忌王子慶忌
梓之投之于江浮則又取而投之如此者三其卒曰
汝天下之國士也幸汝以成而名幸汝要離得不死

歸于吳吳王大說請與分國要離曰不可臣請必死
吳王止之要離曰夫殺妻子焚之而揚其灰以便事
也臣以為不仁便也夫為故主殺新主臣以為不義
夫粹而浮乎江三入三出特王子慶忌為之賜而不
殺耳臣已為辱矣夫不仁不義又且已辱不可以生
吳王不能止果伏劍而死要離可謂不為賞動矣故
臨大利而不易其義可謂廉矣廉故不以貴富而忘
其辱不忘其妻子燒死之辱衛懿公有臣曰弘演有
所于使懿公衛惠公之子赤翟人攻衛其民曰君之
所予位祿者鶴也所貴富者官人也君使官人與鶴
奇賞彙編卷六十四
戰余焉能戰曾問仁年傳曰翟人伐衛衛懿公好鶴
余焉能戰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
遂潰而去翟人至及懿公于榮澤殺之
盡食其肉獨捨其肝弘演至報使于肝畢呼天而啼
盡哀而止曰臣請為禪因自殺先出其腹實內懿公
之肝微表也納公之肝于齊桓公聞之曰衛之亡也
以為無道也今有臣若此不可不存于是復立衛于
楚丘弘演可謂忠矣殺身出生以徇其君出去非徒
徇其君也又令衛之宗廟復立祭祀不絕可謂有功
矣

當務

四曰辯而不當論信而不當理勇而不當義法而不
當務惑而乘驥也狂而操吳干將也大亂天下者必
此四者也四者辯信勇法也惑而乘驥必失其道吳
天下者必干將利劍也狂而操之必殺害人故曰亂
此四者也所貴辯者為其由所論也所貴信者為其
遵所理也所貴勇者為其行義也所貴法者為其當
務也距之徒問于距曰盜有道乎距曰奚啻其有道
也夫妄意關內關內中藏聖也也以外知內此入先勇
也出後義也知時智也分均仁也不通此五者而能
成大盜者天下無有備說非六王五霸備其也說通
其間也六王謂堯舜禹湯文武也以為堯有不慈之
奇賞彙編卷六十四
名不以天下與亂子丹舜有不孝之行舜有不孝之行
有淫湎之意飲其旨酒而湯武有放殺之事成湯放
桀周武殺殷紂五霸有暴亂之謀五霸爭以大象小者也
世皆譽之人皆諱之惑也而人謂其放殺暴亂之謀
故死而櫟金椎以葬曰下見六王五霸將殺其頭矣
辯若此不如無辯殺音殺擊也辯論六王五霸之關
也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之
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
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
不誅者乎荆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

長見

天

思及後世
則知之矣

美

集 360—765

魏武侯武侯文侯之子使人召之吳起至于岸門岸門也

止車而望西河泣數行而下其僕謂吳起曰竊觀公

之意視釋天下若釋躡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吳起批

泣而應之曰子不識君知我而使我能西河可以

王可以致今君聽讒人之議而不知我西河之爲秦

取不久矣魏從此削矣吳起果去魏入楚有間西河

卑入秦秦日益大此吳起之所先見而泣也魏公叔

痤疾惠王往問之惠王曰公叔之疾嗟疾甚矣將

奈社稷何公叔對曰臣之御庶子鞅願王以國聽之

也御庶子鞅也鞅衛之公孫爲不能聽勿使出境外

奇賞彙編卷之六王不應出而謂左右曰豈

能用快必殺之無令他國得用之也故曰勿使出境

不悲哉以公叔之賢而今謂寡人必以國聽鞅悖也

夫公叔死公叔鞅西遊秦秦孝公聽之秦果用彌魏

果用弱非公叔悖之悖也魏王則悖也夫悖者之患

固以不悖爲悖

季冬紀

十二月紀

一曰季冬之月日在婺女季冬夏之十二月婺女北

也此節昏婁中旦氏中韓之分野是月昏日明皆中于

南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

中太呂太呂陰律竹管音與大呂和也萬物萌生動

助其成功故其數六其味醢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賢

鴈北鄉鴈始巢鴈是月皆北鴈將來至北漠也鴈乳

雉詩云雉之朝雉尚天子居玄堂右个玄堂北向

也乘玄輅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

蔬其醢宏以奔命有司大饗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

大饗遠盡陰氣爲陽導也周禮方相氏掌蒙熊皮黃

驅疫鬼旁磔大羊于四方以攘其畢冬之氣也出土

牛令之鄉縣得並春節出勸耕上牛于東門外是也

征鳥厲疾乃畢行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地之神

祇征鳥厲疾乃畢行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地之神

奇賞彙編卷之六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

乃嘗魚先薦寢廟冰方盛水澤復堅復亦盛也復或

命取冰冰已入入凌室也詩云二之日采冰令告民出

五種出之十第命司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命

樂師大合吹而罷周禮籥章仲春書擊土鼓吹竽詩

之薪燎四時者周制天子歲方千里之內分爲百縣

也此節其時氣故日以俱寢廟及百祀之薪燎也是月

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廻于天次宿也星月日窮

日月窮于紀日月有常行行于中道五星隨之故曰星

則于天一說十二次窮于牽牛故曰窮于次也紀道也月窮于故宿故曰窮于紀星也于天謂二十八宿更見于南方是月過于數將幾終歲將更始言故于牽牛故曰星過于天數將幾終歲將更始言故于歲將更始于正月也專于農民無有所使農事將農民無所天子乃與卿大夫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役使之宜飭讀曰勅勅正國法論乃命太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列位國之大小賦敘其犧牲也其以供皇天上帝社稷之饗謂皇天上帝五帝也社稷之神謂列山氏于特與乃命同姓之國供寢廟之芻豢也寢廟列山周廟也故使供之也牛羊令宰歷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數而賦之犧牲以供山林名川之祀宰于周禮卷六典

奇賞彙編

卷六十四

至

通史

士節

二曰士之為人當理不避其難臨患忘利遺生行義視死如歸有如此者國君不得而友天子不得而臣大者定天下其次定一國必由如此人者也故人之欲大立功名者不可不務求此人也賢主勞于求人而佚于治事得賢而任之故齊有北郭騷者結果罔相蒲葦纖屨履範履以養其母猶不足踵門見晏子曰願乞所以養母晏子之僕謂晏子曰此齊國之賢者也其養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侯于利不苟取于害不苟免今乞所以養母是說夫子之義也必與之晏子使人分倉粟分府金而遺之辭金而受粟有奇賞彙編

卷六十四

至

通史

友因奉以託其友謂觀者曰北郭子為國故死吾將為北郭子死也又退而自刎齊君聞之大駭乘驛而自追晏子及之國郊驛傳車也請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聞北郭騷之以死自已也曰晏嬰之亡豈不玄哉亦愈不知士甚矣晏子自謂施北郭騷不得其驛能為其殺身以明已故曰要之亡豈不宜哉亦愈不知士甚矣自責深也

介立

二曰以貴富有入易以貧賤有人難今晉文公出亡公名重耳晉獻公之太子申生異母弟也遭驪姬之亂太子申生見殺重耳避難奔翟十二年自翟歸國也周流天下窮矣一作貧賤矣而介子推不去有以

奇賞彙編 卷六十四

語 逸史

有之也反國有萬乘而介子推去之無以有之也能其難能以貧賤不能其易不能以富貴有人也此文公之所以不王也晉文公反國反一作人介子推不肯受賞自為賦詩曰有龍于飛周徧天下五蛇從之為之丞輔龍以公蛇以喻周襄王也龍反其鄉得其處所四蛇從之賈他觀雖介子推也龍反其鄉得其處所四蛇從之得其從而一蛇羞之橋死于中野懸書公門而伏于山下文公聞之曰諱此必介子推也避舍變服令士庶人曰有能得介子推者爵上卿田百萬或遇之山中負斧斧蓋整齊問焉曰請問介子推安在應之曰人介子推苟不欲見而欲隱吾獨焉知之遂背而

八也

行終身不見人心之不同豈不甚哉今世之逐利者早朝晏退焦唇乾嗑日夜思之猶未之能得今得之而務疾逃之介子推之離俗遠矣東方有士焉曰爰旌目將有適也而餓于道狐父之盜曰丘見而下壺餐以舖之爰旌目三舖之而後能視曰子何為者也曰我狐父之人丘也爰旌目曰諱汝非盜耶胡為而食我吾義不食子之食也用手據地而吐之不出喀喀然遂伏地而死昔者齊饑黔敖為食于路有人歌食揚其目而應之曰吾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于此黔敖隨而謝之遂去不食而歎來之食以至此去其謝也可食二介鄭人之下轍也義則不問莊臨相似旌目其類也

奇賞彙編 卷六十四

重 逸史

之暴郢也莊襄王也秦人之圍長平也秦使白起圍趙也韓荆趙此三國者之將帥貴人皆多驕矣其士卒眾庶皆多壯矣因相暴以相殺脆弱者拜請以避死其奉遞而相食不辨其義與幸以得活如爰旌目已食而不死矣惡其義而不肯不死今此相為謀豈不遠哉

誠廉

四曰石可破也而不可奪堅丹可磨也而不可奪赤堅與赤性之有也性也者所受于天也非擇取而為之也豪士一作之自好者其不可漫以汗

也亦猶此也。為象管周之將興也有士二人處于孤竹曰伯夷叔齊。孤竹國在遼西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偏伯焉似將有道者今吾奚為處乎此哉二子西行如周至于岐陽則文王之受天武王即位觀周德則王使叔旦就膠鬲于次四內。四內地名而與之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為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一于四內皆以一歸又使保召公就微子開于共頭之下水名而與之盟曰世為長侯守殷常祀相奉桑林宜私孟諸。相魯使也使奉桑林樂為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一于共頭之下皆以一歸伯夷叔齊聞之相視而笑曰請異乎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氏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福也。時四時其于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正與為正樂治與為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瘁自高也今周見殷之僻亂也而遽為之正與治。遽疾止謀而行貨財丘而保威也。貨財謂財也財而盟以為信因四內與共頭以明行揚夢以說衆。說衆言揚武王殺伐以要利以此紹殷是以亂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乎治世不避其任。任職也遭乎亂世不為苟在今天下闇周德衰矣與其並乎周以漫吾身也。漫汗

不若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行至首陽之下而餓焉人之情莫不有重莫不有輕。莫不有重于天下也所重則欲全之有所輕則以養所重。養所重不汙于伯夷叔齊此二士者皆出身棄生以立其意輕重先定也。

不侵

五曰天下輕于身而士以身為人。輕于身重于人以身為人者如此其重也。以身為人者重人也不知以奚道相得賢主必自知士故士盡力竭智言交爭而不辭其患豫讓公孫弘是矣當是時也智伯孟嘗君知之矣。智伯知豫讓故為之報讐為之不受。知已者死也世之人主得地百里則喜四境皆賀得士則不喜不知相賀不通乎輕重也湯武千乘也而士皆歸之桀紂天子也而士皆去之孔墨布衣之士也。孔子萬乘之主千乘之君不能與之爭士也。墨子乘而謂此聖故曰自此觀之尊貴富大不足以來士矣必自知之然後可豫讓之友謂豫讓曰子之行何其惑也子嘗事范氏中行氏諸侯盡滅之而子不為報至于智氏而子必為之報何故豫讓曰我將告子其故范氏中行氏我寒而不我衣我餓而不我食而

時使我與千人共其養是衆人畜我也夫衆人畜我者我亦衆人事之至于智氏則不然出則乘我以車入則足我以養衆人廣朝而必知禮于吾所謂國士

畜我也夫國士畜我者我亦國士事之豫讓國士也

而猶以人之于已也爲念又况于中人乎孟嘗

君爲從關東公孫弘謂孟嘗君曰君不若使人西觀

秦王意者秦王帝王之主也君恐不得爲臣何服從

以難之言不能成從以難秦也意者秦王不肖主也君從以難

之未晚也孟嘗君曰善願因請公往矣公孫弘敬諾

以車十乘之秦秦昭王聞之而欲醜之以辭以觀公

奇賞彙編卷六十四 美 選史

孫弘昭王秦惠王之子武公孫弘見昭王昭王曰薛

之地小大幾何公孫弘對曰百里昭王笑曰寡人之

國地數千里猶未敢以有難也今孟嘗君之地方百

里而因欲以難寡人猶可乎公孫弘對曰孟嘗君好

士大王不好士昭王曰孟嘗君之好士何如公孫弘

對曰義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侯得意則慙爲人君

不得意則不肯爲人臣如此者三人能治可爲管商

之師管仲說義聽行其能致主霸王如此者五人萬

乘之嚴主辱其使者退而自刎也必以其血汗其衣

有如臣者七人昭王笑而謝焉曰客胡爲若此寡人

善孟嘗君欲客之必謹諭寡人之意也公孫弘敬諾

公孫弘可謂不侵矣昭王大王也孟嘗君千乘也立

千乘之義而不可凌可謂士矣

序意

維秦八年歲在涒灘八年秦始王卽位八年也歲在

問十二紀子也文信侯曰陽發文信侯嘗得學黃

帝之所以誨顓頊矣爰有大圖在上大矩在下國天

凡十二紀者所以紀治亂存亡也所以知壽夭吉凶

奇賞彙編卷六十四 美 選史

也上揆之天下驗之地中審之人若此則是非可不

可無所遁矣天曰順順維生地曰固固維寧人曰信

信維聽三者咸當無爲而行行也者行其理也行數

循其理平其私夫私視使目盲私聽使耳聾私慮使

心狂三者皆私設精則智無由公智不公則禍日衰

災日隆以口倪而西望知之日中而審而衰人之

西望之也趙襄子遊于囿中至于梁馬却不肯進青

芥一作爲參乘襄子曰進視梁下類有人青芥進視

梁下豫讓却寢佯爲死人叱青芥曰去長者吾且有

中實了青芥曰少而與子友子且爲大事而我言

之是失相與友之道子將賊吾君而我不可言之是失
 為人臣之道如我者惟死為可適可得乃退而自殺
 青芹非樂死也重失人臣之節惡廢交友之道也青
 芥豫讓可謂之友也

奇賞彙編

卷六十四

罕

選史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六十四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六十五

呂氏春秋

有始覽

有始

名類

去尤

聽言

謹聽

務本

論大

孝行覽

孝行

本味

首時

義賞

奇賞彙編

卷六十五

呂氏春秋

選史

長攻

慎人

遇合

必已

慎大覽

慎大

權勳

下賢

報更

順記

不廣

貴因

察今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六十五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呂氏春秋

有始覽

有始

一曰天地有始天微以成地寒以形天陽也虛而能

故寒以成形兆也天地合和生之大經也經道也

寒以暑日月晝夜知之知節也以殊形殊能異宜說之

知生則天地平矣平也也者皆當察其情處其

奇賞齋編

卷六十五

選史

形其情變其形也一作平也皆皆反天有九野地有九州土有九山

山有九塞澤有九藪險阻曰塞有水曰藪風有八等水有

六川何謂九野中央曰鈞天其星角亢氐鈞平也為

東方曰蒼天其星房心尾東方主也

東北曰變天其星箕斗牛東方主也

西方曰顓天其星胃昂畢西方主也

西北曰幽天其星東壁奎婁西北主也

西南曰閼天其星井鬼柳七星西南主也

東南曰炎天其星輿鬼柳七星東南主也

南方曰大火其星心宿二南方主也

東方曰蒼天其星房心尾東方主也

東北曰變天其星箕斗牛東方主也

西方曰顓天其星胃昂畢西方主也

天鼎畢西方宿一名大梁趙之分野西南曰朱天其

星觜參東井參西方宿一名實沈晉之分野

南方曰炎天其星輿鬼柳七星南方

亦泰之分野柳七星南方宿一名鶉火周之分野

南曰陽天其星張翼轸乾用事故曰陽天張翼北方

宿張翼周之分野翼轸何謂九州河漢之間為豫州

周也河在北漢在南兩河之間為冀州晉也東至清和

河濟之間為兗州衛也濟經其南東方為青州齊也

泗上為徐州魯也泗水東南為揚州越也南方為荆

州楚也西方為雍州秦也北方為幽州燕也何謂九

奇賞齋編

卷六十五

選史

山會稽太山今在泰山郡是為東嶽也王屋首山太

華王屋在河東垣縣東北濟水所出也首山在蒲坂

嶺也岐山太行羊腸孟門岐山在右扶風美陽縣西

野王縣北羊腸何謂九塞大汾冥阨荆阮方城

處大汾在晉定四年吳殺井陘

代楚楚左司馬請直轄冥阨以擊吳人者也殺井陘

疵處句注居庸在弘農城池縣西井陘在常山

陽之東通居庸關也何謂九數吳之具區具區在

問楚之雲夢雲夢在秦之陽華陽華在秦陰西晉

之大陸魏獻子所居梁之圃川圃川在今宋之孟

諸諸有梁國齊之海隅隅也趙之鉅鹿鉅鹿在趙

陽之東南

諸諸有梁國齊之海隅

大昭大昭今大昭原郡是也何謂八風東北曰炎風炎風良氣所生一東南曰熏風熏風或作阜風南方曰巨風風詩曰凱風自南西南曰淒風風詩曰凱風自南西北曰厲風風詩曰凱風自南西方曰颶風風詩曰凱風自南北風曰寒風風詩曰凱風自南何謂六川河水水出崑崙赤水遼水黑水江水淮水水出崑崙凡四海之內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凡四海之內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通谷六名川六百陸注三千小水萬數陸注三千小水萬數奇賞彙編卷六十五三 選史

也衆五穀寒暑也此之謂衆異則萬物備也天斟堪注萬物聖人覽焉以觀其類天斟萬物聖人覽焉以觀其類在乎天地之所以形天地之初雷電之所以生雷電之所以生之所安平人民禽獸動作萬物皆由天地陰陽名類

二曰凡帝王者之將興也天必先見祥乎下民黃帝黃帝曰土氣勝土之時天先見大螾大蟻蟻皆土物黃帝曰土氣勝土土氣勝土氣勝故其色尚黃其事則土土色尚黃及禹之時天先見草木秋冬不殺禹曰木氣勝木氣勝故曰色尚青其事則木木色尚青及湯之時天先見金亦生于水湯曰金氣勝金氣勝故其色尚白其事則金金色尚白及文王之時天先見火赤鳥銜丹書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氣勝火氣勝故其色尚赤其事則火火色尚赤代火者必將水天且先見水氣勝水氣勝故其色尚黑其事則水水色尚黑水氣至而不知數備將徙于土天爲者時而不助農于下助農于下類固相召氣同則合聲比則應鼓宮而宮動鼓角而角動言類相平地注水水流濕均薪施火火就燥火就燥者先燃山雲草莽水雲角衡旱雲煙火雨雲水波無不皆其類所生以示人

奇賞彙編卷六十五四 選史

與元同
則意不可
不情計也

故以龍致雨以形逐影師之所處必生棘楚平師謂伐為首棘楚以戰人壽禍福之所自來衆人以爲命生戰地故生其處也安知其所夫巢覆毀卵則鳳凰不至列獸食胎則麒麟不來乾澤潤漁則龜龍不牲物之從同不可爲記子不遮乎親臣不遮乎君遮從也君同則來異則去故君雖尊以白爲黑臣不能聽父雖親以黑爲白子不能從黃帝曰芒昧因天之威一作與元同氣與元同氣芒昧之親天之威無不協故曰同氣賢于同義同義賢于同力同力賢于同居同居賢于同名帝者同氣同元王者同義同義者同力同力勤者同居則薄矣同仁也奇賞彙編卷六十五五通史亡者同名則猶矣同名不仁不其智彌猶者其所同彌猶其智彌精者其所同彌精故凡用意不可不精夫精五帝三之所以成也成齊類同皆有合故堯爲善而衆善至桀爲非而衆非來本作桀爲惡而衆惡來商箴云天降災布祥金有其職以言禍福人或召之也職主也故國亂非獨亂也又必召寇獨亂未必亡也召寇則無以存矣凡兵之用也用于用于義攻亂則脆脆則攻者利攻亂則義義則攻者榮榮且利中主猶且爲之况于賢主乎故割地實罷平辭屈服不足以止攻惟治爲足人攻治則爲利者不攻矣爲

一組也天
言之而不

名者不伐矣凡人之攻伐也非爲利則因爲名也名實不得國雖疆大者曷爲攻矣解在乎史墨來而輟不襲衛趙簡子可謂知動靜矣

去尤

三日世之聽者多有所尤多有所尤則聽不悖矣所以尤者多故其要必因人所喜與因人所惡東面望者不見西墻南鄉視者不視北方意有所在也人有亡鉢者意其鄰之子視其行步竊鉢也顏色竊鉢也言語竊鉢也動作態度無爲而不竊鉢也相其谷而得其鉢一作其鉢他日復見其鄰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鉢者其鄰之子非變也已則變矣變也者無他有所尤也邾之故法爲甲裳以帛以帛公息忌謂邾君曰不若以組凡甲之所以爲固者以滿斂也今竅滿矣而任力者半耳且組則不然竅滿則盡任力矣邾君以爲然曰將何所以得組也公息忌對曰上用之則民爲之矣邾君曰善下令官爲甲必以組公息忌知說之行也因令其家皆爲組人有傷之者曰公息忌之所以欲用組者其家多爲組也邾君不說于是復下令官爲甲無以組則此邾君之有所尤也爲甲以組而便公息忌雖多爲組何傷也

以組不便公息忌雖無組亦何益也爲組與不爲組
不足以累公息忌之說用組之心不可不察也魯有
惡者惡其父出而見商咄反而告其鄰曰商咄不若
吾子矣且其子至惡也商咄至美也彼以至美不如
至惡尤乎愛也故知美之惡知惡之美然後能知美
惡矣莊子曰以瓦投者翔以鈎投者戰以黃金投者
殆其祥一也而有所殆者必外有所重者也外有所
重者泄益內損魯人可謂外有重矣解在乎齊人之
欲得金也及秦墨者之相妬也皆有所乎尤也老聃
則得之矣若植木而立乎獨必不合于俗則何可擴
奇賞彙編 卷六十五 七 道史

聽言

四曰聽言不可不察不察則善不善不分善不善不
分亂莫大焉三代分善不善故王今天下彌衰聖王
人一作之道廢絕世主多盛其歡一作樂大其鐘鼓侈
其臺榭苑囿以奪人財輕用民死以行其忿老弱凍
餒天勝壯狡汙盡窮屈加以死虜攻無辜之國以索
地誅不辜之民以求利而欲宗廟之安也社稷之不
危也不亦難乎今人曰某氏多貨其室培濕守狗死
其勢可穴也則必非之矣曰某國饑其城郭庠其守

具寡可襲而篡之則非不之乃不知類矣周書曰往
者不可及來者不可待賢明其世謂之天子故當今
之世有能分善不善者其王不難矣善不善本于義
不于愛愛利之爲道大矣夫流于海者行之旬月見
似人者而喜矣及其暮年也見其所嘗見物于中國
者而喜矣夫去人滋久而思人滋深歟亂世之民其
去聖王亦久矣其願見之日夜無間故賢王秀士之
欲憂黔首者不可不務也功先名事先功言先事不
知事惡能聽言不知情惡能當言安能使其言其與
人穀言也其有辯乎其無辯乎教善言造父始習于
奇賞彙編 卷六十五 八 道史

謹聽

大豆腐門始習于甘蠅習學也大豆甘蠅御大豆射
甘蠅而不徙人以爲性者也專學不徙所以
致遠追急也所以除害禁暴也專學不徙所以
中可以致遠追急也專學不徙所以
能聽說不習其心習之于學問不學而能聽說者古
今無有也解在乎自圭之非惠子也自圭周人也惠
公孫龍之說燕昭王以偃兵及應空洛之遇也孔穿
之議公孫龍翟翦之難惠子之法此四士者之議皆
多故矣不可不獨論公孫龍孔穿

五日管者禹一沐而三提髮一食而三起以禮有道之士通乎已之不足也通乎已之不足則不與物爭矣情欲之愉易平靜以待之使夫自得一作之囚然而然之使夫自言一作之亡國之主反此乃自賢而少人少人則說者持容而不極至聽者自多而不得
賢也雖有天下何益焉是乃冥之昭亂之定敗一之成危之寧以冥為明以亂為定以故殷周以亡比干以死諄而不足以舉殷周以亂而亡比干以忠忠而忠故作人主之性一作莫過乎所疑而過于其所不疑所疑者不敢行故不過也其所不過乎所
奇賞彙編 卷六十五 九 通史
不知而過于其所以知以知者不敢施故不為所以過其故雖不疑雖已知必察之以法揆之以量驗之以數能其所以法其所以知俗主所專用而賢主若此則是非無所失而舉措無所過矣夫堯惡得賢天下而試舜舜惡得賢天下而試禹得賢于天下能用禹斷之于耳而已矣耳之可以斷也反性命之情也
反今夫惑者非知反性命之情其次非知觀于五帝三王之所以成也成則奚自知其世之不可也奚
自知其身之不逮也逮及太上知之其次知其不知
生自知其不知也其不知則問不能則學周箴曰夫自

念斯學德未暮學賢問三代之所以昌也學賢加不知而自以為知百禍之宗也宗木名不徒立功不
自成國不虛存必有賢者傳曰不有君賢者之道不
而難知妙而難見大也散見賢者而不聳則不惕于
心不惕于心則知之不深不深知賢者不深知賢者
之所言不祥莫大焉主賢世治則賢者在主上主不肖
世亂則賢者在主下今周室既滅而天子已絕無道流
于夷而滅亂無天子莫大于無天子無天子則疆者
十一一年故日以絕莫大于無天子無天子則疆者
勝弱眾者暴寡以兵相殘不得休一作息今之世當
之矣故當今之世求有道之士則于四海之內山谷
奇賞彙編 卷六十五 十 通史
之中僻遠幽閑之所若此則幸于得之矣得之則何欲而不得何為而不成太公釣于滋泉遭紂之世也故文王得之而文王千乘也紂天子也天子失之而千乘得之知之與不知也諸眾齊民不待知而使不待禮而令作令若無有道之士必禮必知然後其智能可盡解在乎勝書之說周公可謂能聽矣齊桓公之見小臣櫻魏文侯之見田子方也皆可謂能禮士矣
務本
六曰嘗試觀上古記三王之佐其名無不榮者其實

聖之從
以有功也

無不安者功大也。上古謂上世古書也名者詩云有

曉淒淒興雲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詩小雅大田

民有禮讓之心故願先公田而及私也。三王之佐皆

以能公及其私矣俗主之佐其欲名實也與三王之

佐同而其名無不辱者其實無不危者無公故也皆

患其身不貴于國也而不患其主之不貴于天下也

皆患其家之不富也而不患其國之不大也此所以

欲榮而愈辱欲安而益危一作危安危榮辱之本在于

主主之本在于宗廟宗廟之本在于民之治亂在

于有司有司于周禮為太宰掌建國之六典易曰復

奇賞彙編卷六十五

自道何其咎吉乾下巽上小畜初九復自道何其咎

既天行周匝復始故曰復自道也得以言本無義則

動卒有喜無有與故卒有喜也今處官則荒亂臨躬

則貪得列近則持諫列位也持將眾則罷怯以此厚

望于主豈不難哉今有人于此修身會計則可不一作

耻臨財物資盡則為已盡猶略也無不若此而富者

非盜則無所取詩云不稼不穡胡瞻爾庭有縣特今故曰非

盜則無故榮富非自至也緣功伐也今功伐甚薄而

所望厚誣也無功伐而求榮富詐也以虛取詐誣之

道君子不由人之議多曰上用我則國必無患用已

者未必是也而莫若其身自賢有人于此言則其者

未必然也使無患莫而已猶有患用已于國惡得無

患乎已所制也釋其所制而奪乎其所以不制詩言身

所自制也釋已而不修故曰未得治國治官可也官

奪乎所不制乃詩謬之道也政也推此言之若此人者

未任為大臣但可小政也若無內事親外交友必可

得也苟事親未孝交友未篤是所未得惡能善之矣

故論人無以其所未得而用其所已得可以知其所

未得矣以其孝得于親則知必忠于君也以其所行

古之事君者必先服能然後任服任也必反情然後

受反情常內省主雖過與臣不徒取大雅曰上帝臨

奇賞彙編卷六十五

汝無貳爾心以言忠臣之行一作也大雅大明之十

命武王伐紂必克之不敵有疑心喻君命解在鄭君

臣齊一專心輸力不敢惑忠臣之行也齊國象亂桓公

之間被瞻之義也見諸大論被瞻知齊國象亂桓公

之言因薄疑應衛嗣君以無重稅此二士者皆近知

本矣嗣君以王者富民故曰無重稅也

論大

七日晉舜欲旗一作謂古今而不成旗謂既足以成

帝矣禹欲帝而不成既足以正殊俗矣殊俗謂湯

欲繼禹而不成既足以服四荒矣四荒謂武王欲及

湯而不成既足以王道矣五霸欲繼三王而不成既

足以爲諸侯長矣孔丘墨翟欲行大道于世而不成
既足以成顯名矣孔聖賢之名夫大義之不成既有成矣
已夏書曰天子之德一作惠廣運乃神乃武乃文逸書
也故務在事在一作地大則有常祥不庭岐母羣
抵一作天天翟常祥不庭羣抵岐不周山大則有虎豹
熊蟻皆獸名不水大則有蛟龍鼉鼉魚二千
龜可作義傳曰楚人獻龜于鄭靈公不與公子宋龜
龜公子怒染指于鼎嘗之而出鼉魚皮可作鼓詩云
龜茲詩云鼉鼉皆大魚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懼
長丈餘詩云鼉鼉發發龜書龜山大水大生大物廟者鬼神之所
在五世久遠故于其所觀物之推異也禹夫之長
可以生謀長人也故可室中之無澤陂也井中之
奇賞彙編卷六十五 三 選史

無大魚也淮南記曰龜房新林之無長木也言未凡
謀物之成也必由廣大衆多長久信也季子曰燕雀
爭善處于一屋之下子母相哺也姁姁焉相樂也自
以爲安矣竈突決則火上焚棟燕雀顏色不變是何
也乃不知禍之將及已也爲人臣免于燕雀之智者
寡矣夫爲人臣者進其爵祿富貴父子兄弟相與比
周于一國姁姁焉相樂也以危其社稷其爲竈突近
也而終不知也其與燕雀之智不異矣故曰天下大
亂無有安國一國盡亂無有安家一家皆亂無有安
身此之謂也故小之定也必恃大大之安也必恃小

小大貴賤交相爲恃一作然後皆得其樂定賤小在
于貴大淮南記曰牛馬之氣生大故曰定賤小在貴
大解在乎薄疑說衛嗣君以王術見論杜赫說周昭
文君以安天下杜赫周人杜伯之後昭文君周王世
及匡章之難惠子以王齊王也匡章乃孟軻所聞通
大也

孝行覽

孝行

一曰凡爲天下治國家必務本而後末詹何曰身治
末之有也故所謂本者非耕耨種殖之謂務其人也
日必務本務猶務其人非貧而富之寡而衆之務其本也務本
莫貴於孝人主孝則名章禁下服聽天下譽魯樂也
則事君忠處官廉臨難效孝于親故能忠孝于君
則事君忠處官廉臨難效孝于親故能忠孝于君
疾守戰固不罷北足知榮辱故守則堅戰必克無患
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而萬事之紀也神農女媧
也五帝軒轅顓頊帝嚳高夫執一術而百善至百
邪去天下從者其惟孝也故論人必先以所親而後
及所疏必先以所重而後及所輕所輕謂他人今有

奇賞彙編卷六十五 四 選史

人于此行于親重而不簡慢于輕疏則是篤謹孝道
親以及人之親故不敢簡慢 先王之所以治天
疏者以厚慎孝道之謂也 下也
治天下 故愛其親不敢惡人敬其親不敢慢
人愛敬盡于事親光耀加于百姓寃于四海此天子
之孝也曾子曰身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
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
不敬非孝也朋友不篤非孝也戰陣非勇非孝也
楊 敬乎
治天下後世孝之終也 商書曰刑三百罪莫重于不孝
商湯所 曾子
曰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德貴貴老敬長慈
奇賞彙編 卷六十五 五 選史
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所謂貴德爲其近
于聖也所謂貴貴爲其近于君也所謂貴老爲其近
于親也所謂敬長爲其近于兄也所謂慈幼爲其近
于弟也曾子曰父母生之子弗敢殺父母置之子弗
敢廢
置 父母全之子弗敢闕
闕猶 故舟而不游道而
不徑能全支體以守宗廟可謂孝矣
濟水載舟不游涉行道不從邪 節飲食養體之道也樹五色施五采列文章養目之
道也
青與赤謂之文正六律六律黃鐘夾則太和五 聲
五聲宮商角徵羽也 雜八音養耳之道也
八音八音也 熟五穀享

六畜和煎調養口之道也。和顏色說言語敬進退養志之道也。此五者代進而厚用之可謂善養矣。其史謂爲善養親也樂正子春下堂而傷足瘳而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人問之曰：夫子下堂而傷足瘳而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人問之曰：夫子下堂而傷善乎而問之？而汝吾聞之曾子，曾子問之仲尼，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不虧其身，不損其形，可謂孝矣。君子無行，咫步而忘之，余忘孝道，是以憂。故曰：身者非其私有也。私猶獨也嚴親之遺躬也。民之本教曰孝，始其行孝曰養，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奇賞彙編卷六十五。安寧其安，難也。安可能也，卒爲難。卒父母既沒，敬行其身，無親難也。安可能也，卒爲難。卒父母既沒，敬行其身，無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安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樂自順慎，此生也，刑自逆此作也。

本味

二曰求之其本，經旬必得，求之其末，勞而無功。功名之立由事之本也，得賢之化也。有賢人與之，其治以也。非賢其孰知乎？事化民。故曰：其本在得賢，有佻氏女子採桑得嬰兒于空桑之中。信誦日暮獻之其君，其君令嫫人養之。嫫猶和也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

之上孕夢有神告之曰日出水而東走母顧明日視
日出水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為水身因化
為空桑伊尹母化故命之曰伊尹此伊尹生一作空
桑之故也長而賢湯聞伊尹使人請之有仇氏有仇
氏不可伊尹亦欲歸湯湯于是請取婦一作為婚有
仇氏喜以伊尹為媵送女故賢主之求有道之士無
不在以也為有道之士求賢主無不行也必行也
相得然後樂賢主得賢臣賢臣得賢主不謀而親不約
而信相為殫智竭力犯危行苦志歡樂之此功名所
以大成也固不獨也也士有孤而自恃人主有膏而
奇賞彙編卷六十五 七 選史
好獨者則名號必廢社稷必危殆故黃帝立四面
堯舜得伯陽續耳然後成黃帝使人四出求賢人
而也伯陽續耳皆賢凡賢人之道一作德有以知之也
知其賢乃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琴而志在太
山鍾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選之間
而志在流水少選須臾之間也志鍾期子又曰善哉
乎鼓琴湯湯乎若流水鍾子期死伯牙鼓琴絕絃終
身不復鼓琴以為世無足復為鼓琴者伯牙名成
各子皆通稱非獨琴若此也賢者亦然世無賢者亦
義法則與雖有賢者而無禮以接之賢奚由盡忠猶

御之不善驥不自千里也湯得伊尹祓之千廟燬以
燬火燬以犧猴周禮司燔掌行火之政今火者所以
燬以牲血燬之曰燔明日設朝而見之說湯以至味
湯曰可對而為乎對曰君之國小不足以具之為天
子然後可具夫三羣之蟲三羣謂水居內水居者腥
肉獲者臊草食者羶水居者用禽魚鱉之屬故其臭
之屬故其臭臊草食者羶腥肉具者獲羶肉而食之屬
若蜀人之作羊脂以凡味之本水最為始五味三材
臭為美各有所用也五行之數水第一故曰水壯為始
五味鹹苦酸辛甘三材水火木九沸九變火之為
紀紀猶節也品味待火然時疾時徐滅腥去臊除澶
必以其勝無失其理勝用火熱食或熾或微治除腥
和之節得其適調和之事必以甘酸苦辛鹹先後
故口無失其理也和之事必以甘酸苦辛鹹先後
多少其齊甚微皆有自起分也鼎中之變精妙微纖
口弗能言志弗能喻鼎中品味分齊纖微故曰不若
射御之微陰陽之化四時之數射者望毫毛之微也
藝于手調馬口之和而致萬里故曰御之微也
陰陽之化而成萬物也四時之數春生夏長秋收冬
藏物有故久而不弊熟而不爛失也甘而不噤
酸而不醅醅鹹而不減辛而不烈澹而不薄肥而
不膩言皆得肉之美者猩狸之唇狸獾之炙狸
而狗軀而長尾獾雉雞之俦雉雞鴈之翠鴈則未聞也述

湧之擊擊者路也形則未聞施象之約施鹿牛也
 象獸也在南方約節也以施牛之尾象獸之齒流沙
 以飾物也一曰約美也施象之肉美貴異味也
 之西丹山之南有鳳之九九古卵字也流沙自流行
 里丹山在南方丹澤之山沃民所食食鳳卵也沃魚
 也二處之表有鳳凰之卵洞庭江水所經之澤名
 之美者洞庭之鱖東海之鮪也鮪鮪魚名一云魚子
 醴水之魚名曰朱鰓六足有珠百碧九疑之山其魚
 六足有珠一作水之魚名曰鰮其狀若鯉而有翼
 如蛟皮也一作水之魚名曰鰮其狀若鯉而有翼
 崔若如也常從西海夜飛遊于東海菜之美者崑崙
 之蘋崑崙山名在西北其高壽木之華壽木崑崙山
 也食其實者不一作姑之東中容之國有赤木玄
 死故曰壽木一作姑之東中容之國有赤木玄
 有實菜編卷之十五
 木之葉焉指姑乃姑餘山名也在東南另淮南記曰
 而餘贅一作之南南極之崖一作有菜其名曰嘉樹
 其色若碧餘贅南方山名有嘉美之菜故陽華之芸
 陽華乃陽華山名也芸雲夢楚澤具區之
 菁具區菁名吳越浸淵之草名曰土英浸淵深淵也
 言之間菁某名浸淵之草名曰土英處則木間華
 言其美也和之美者陽樸之薑招搖之桂陽樸地名
 上英華也和之美者陽樸之薑招搖之桂在蜀郡招
 桂山名在桂陽禮記曰草木之越駱之困鱣鮪之鱸
 越駱國名在竹筍也故曰和之美越駱之困鱣鮪之鱸
 以為醢醬無骨曰醢有國曰鱣大夏之鹽宰揭之
 露其色如玉大夏澤名或曰山名在西北長澤之卵
 長澤大澤在西方大飯之美者玄山之禾不周之粟
 焉之卵卵人如麋也

忘美里之醜時未可也封為無道侯武王事之夙夜

不懈亦不忘王門之辱武王事之夙夜

王得歸乃作靈臺王門相女童錦鼓示立十二年

而成甲子之事時固不易得太公望東夷之士也

賢故釣于渭以觀之伍子胥欲見吳王而不得吳王

其說而辭之客請之王子光王光曰其貌適吾所

甚惡也客以問伍子胥伍子胥曰此易故也故願令

王子居于堂上重帷而見其衣若手請因說之王子

許伍子胥說之半王子先舉帷博其手而與之生說

畢王子光大說伍子胥以為有吳國者必王子光也

退而耕于野七年王子光代吳王僚為王任子胥子

胥乃修法制下賢良選練士習戰鬪六年然後大勝

楚于柏舉柏舉楚九戰九勝退北千里昭王出奔隨

遂有郢郢楚都傳云親射王官鞭荆平之墳三百

非忘其父之讐也待時也墨者有田鳩欲見秦惠王

田鳩齊人學墨于術也諸秦三年而弗得見客有言之

于楚王者往見楚王楚王說之與將軍之節以如秦

至因見惠王告人口之秦之道乃之楚乎固有近之

而遠遠之而近者也從楚來至而得見遠之而近也

時亦然有湯武之賢而無桀紂之時不成有桀紂之

時而無湯武之賢亦不成聖人之見時若步之與影

不可離人從得時如影之隨故有道之士未遇時隱

匿分竄勤以待時分大時至有從布衣而為天子者

有從千乘而得天下者湯武有從卑賤而佐三王者

所貴唯時也水凍方固后稷不種后稷之種必待春

故人雖智而不遇時無功方葉之茂美終日采之而

奇賞葉編卷六十五主選史

不知秋霜既下眾林皆羸羸也事之難易不在小大

務在知時鄭子陽之難狗潰之潰也子陽相

困之以殺子陽高國高國之難失牛潰之潰也衆

其時狗牛猶可以為人唱而況乎以人為唱乎饑馬

盈廐嘆然嘆然未見芻也饑狗盈宮嘆然未見骨也

見骨與芻動不可禁亂世之民嘆然未見賢者也見

聖人則往不可止往者非具形心之謂乎齊以東帝

因于天下而魯取徐州齊以魯國器取徐州也耶

鄂以壽陵因于萬民而衛取蘭氏壽陵也耶

衛人取其邑以魯衛之細而皆得志于大國遇其時也
 故賢主秀士之欲憂黔首者亂世當之矣天不再與
 時不久智能不兩工事在當之天不再與一姓不再與時不久留田中閔
也

四曰春氣至則草木產秋氣至則草木落產與落或使之非自然也故使之者至物無不爲使之者不至物無可爲未春無可爲生未秋無可爲落古之人審其所以使故物莫不爲用使之者以其時生則生時落則落故曰莫不爲用賞罰之柄此上

之所以使也其所以加者義則忠信親愛之道彰久

卷六十五

三

—

彰而愈長民之安之若性此之謂教成教成則雖有厚賞嚴威弗能禁言德教成雖復賞罰之使爲不忠不信不可也故善教者不以賞罰而教成教成而賞罰弗能禁用賞罰不當亦然言民爲不忠不信不能禁姦僞賊亂貪戾之道興久興而不息民之讐之若性戎夷胡貉巴越之民是以雖有厚賞嚴罰弗能禁郢人之以兩版垣也吳起變之而見惡楚人以兩版築垣吳起衛人也楚以爲將變也曰文公逆祀去諸三人定公順祀祀者五人此之謂久習也賞罰易而民安樂易其邪而施其正民去邪從止故安樂也氏羗之民其虜也氏與羗種也爲民言氏羗之民不憂其係繫而憂其疾不焚也皆成乎邪人挽虜也

也不得天故賞罰之所加不可不愼且成而賊民貨
之正氣正而民正賞罰不正而民邪故曰昔晉文公將與楚
且賊而賊民是以君人慎之也人戰于城濮城濮楚北召咎犯而問曰楚衆我寡奈
咎犯狐鰭也字子犯文何而可公之舅也曰咎犯咎犯對曰臣聞繁禮

之君不足于文繁戰之君不足于詐詐作以力戰之君不足于力以計戰之君不足于詐君亦詐之而已文公以咎犯言告雍季雍季曰竭澤而漁豈不獲得而明年無魚焚藪而田豈不獲得而明年無獸詐僞之道雖今偷一作今而後將無復非長術也文公用咎犯之言而敗楚人于城濮反而爲賞雍季在上上首左右諫曰城濮之

青賞彙編

陝朱六主

...

作

功咎犯之謀也。君用其言而賞後其身。後其實或者
不可乎。文公曰：雍季之言，百世之利也。咎犯之言，一
時之務也。焉有以一時之務先百世之利者乎？孔子
聞之曰：臨難用詐，足以却敵；反而尊賢，足以報德。文
公雖不終始，足以霸矣。賞重則民移之，民移之則成
焉。成乎詐其成毀，雖有其勝敗，必受其天下勝
者，必受其文公處其知勝之所成，必受其知勝之所成
也。勝而不知勝之所成，與無勝同。秦勝于戎而敗乎
殺。秦謂公破西戎而霸，使秦自西而東也。將臨
事，楚勝于諸夏而敗乎柏舉。
三楚勝于諸夏而敗乎柏舉。日勝于諸夏也。及昭王

無道也

南與吳人戰破之擒舉此皆不武王得之矣故一勝
而知勝之所成也故曰與無勝同武王得之矣故一勝
而天下衆詐盈國不可以爲安患非獨外也亦發
之趙襄子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赦爲首智伯求地
也子不與智伯率韓魏之君圍趙襄子于晉陽三月張
孟談私與韓魏構謀韓魏反智伯軍趙使襄子殺之
故曰張孟談曰晉陽之中赦無大功賞而爲首何也
襄子曰寡人之國危社稷殆殆身在憂約之中與寡人
交而不失君臣之禮者惟赦吾是以先之仲尼聞之
曰襄子可謂善賞者矣賞一人而天下之爲人臣莫
敢失禮爲六軍則不可易北取代東迫齊令張孟
談踰城潛行與魏桓韓康期而擊智伯斷其頭以爲
奇賞彙編卷六十五遂定三家韓魏也豈非用賞罰當耶

長攻

五曰凡治亂存亡安危疆弱必有其遇然後可成各
一則不設遇有遺也各有一亂不能相治傳日以亂
故桀紂雖不肖其亡遇湯武也遇湯武天也非桀紂
之不肖也湯武雖賢其王遇桀紂也遇桀紂天也非
湯武之賢也若桀紂不遇湯武未必亡也桀紂不亡
雖不肖辱未至于此若使湯武不遇桀紂未必王也
湯武不王雖賢顯未至于此故人主有大功不聞不
肖功名亡國之上不聞賢譬之若良農耨土地

亦好

亦好

之宜謹耕耨之事未必收也然而收者必此人也始
在于遇時雨遇時雨天地也非良農所能爲也越國
大饑王恐召范蠡而謀范蠡曰王何患焉今之饑此
越之福而吳之禍也夫吳國甚富而財有餘王年少
智寡材輕好須臾之名不思後患王若重幣卑辭以
請糴於吳則食可得也食得其卒越必有吳而王何
患焉得其糴終必得越王曰善乃使人請食于吳吳
王將與之伍子胥進諫曰不可與也夫吳之與越接
土鄰境道易人通仇讐敵戰之國也非吳喪越越必
喪吳若燕秦齊晉山處陸居豈能踰五湖九江越十
奇賞彙編卷六十五遂定三家韓魏也豈非用賞罰當耶

粟與之食是長吾讐而養吾仇也財匱而民恐悔無
及也不若勿與而攻之固其數也此晉吾先王之所
以霸且夫饑代事也先王謂閻閻猶淵之與陂誰國
無有吳王曰不然吾聞之義兵不攻服仁者食饑餓
今服而攻之非義兵也饑而不食非仁體也不仁不
義雖得十越吾不爲也遂與之食不出三年而吳亦
饑使人請食于越越王弗與乃攻之夫差爲擒楚王
欲取息與蔡楚王父王也乃先佯善蔡侯而與之謀
曰吾欲得息奈何蔡侯曰息夫人吾妻之姨也蔡侯

也妻之女 吾請為饗息侯與其妻者而與王俱因而一作襲之楚王曰諾于是與蔡侯以饗禮入於息因

與俱遂取息旋舍於蔡又取蔡不勞師徒而越簡子

病召太子而告之曰我死已葬服衰而上夏屋之山

以望趙簡子晉大夫趙鞅也太子趙無恤襲子也夏屋山代之南山也觀望欲令取代也太子

敬諾簡子死已葬服衰召大臣而告之曰願登夏屋

以望大臣皆諫曰登夏屋以望是遊也服衰以遊不

可襄子曰此先君之命也寡人弗敢廢羣臣敬諾襄

子上于夏屋以望代俗其樂甚美于是襄子曰先君

必以此教之也及一作歸慮所以取代乃先舍之代

奇賞彙編 卷本十五 主 趙史

君好色請以其弟姊妻之代君許諾弟姊已往所以

舍代者乃萬故善好也襄子所好于代者非一事故言萬故也馬郡室馬代

君以善馬奉襄子其北牛馬故襄子謁于代君而請

觴之馬郡盡殺之盡取其國故曰馬郡盡也先令舞

者置兵其羽中數百人執持也先具大金斗代君

至酒酣金斗酒斗也金重反斗而擊之一成腦塗地一作一下也首舞者操兵以鬪盡殺其從者因以代

君之車迎其妻其妻道聞之狀磨笄以自刺故趙氏

至今有刺笄之證一作與反斗之號此三君者其有

所自而得之不備遵理王趙襄子也自從也然而後

慎人

世稱之有功故也有功于此而無其失雖王可也

六曰功名大立天也為是故因不慎其人不可夫舜

遇堯天也舜耕于歷山陶于河濱釣于雷澤陶作天

下說之秀士從之人也夫禹遇舜天也禹周于天下

以求賢者事利黔首事治也水潦川澤之湛滯壅塞可

通者禹盡為之人也夫湯遇桀武遇紂天也湯武修

身積善為義以憂苦于民人也舜之耕漁其賢不肖

與為天子同同凡也其未遇時也以其徒屬掘地財取

水利地利五穀也編蒲葦結束網手足胼胝不居止然

奇賞彙編 卷本十五 夫 趙史

後免於凍餒之患其遇時也登為天子賢士歸之萬

民譽之丈夫女子振振殷殷無不載說振振殷殷舜

自為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所以見盡有之也盡有之賢非加也盡無之賢非損

也時使然也百里奚之未遇時也亡號而虜晉飯牛

于秦傳鬻以五羊之皮公孫枝得而說之公孫枝秦大夫子桑

獻諸繆公三日請屬事焉繆公曰買之五羊之皮而

屬事焉無乃天下笑乎公孫枝對曰信賢而任之君

之明也讓賢而下之臣之忠也君為明君臣為忠臣

彼信賢境內將服敵國且畏夫誰暇笑哉繆公遂用

之謀無不當舉必有功非加賢也使百里奚雖賢無得繆公必無此名矣今焉知世之無百里奚哉故人主之欲求士者不可不務博也孔子窮于陳蔡之間七日不嘗食藜羹不慘宰予備矣備當作飽孔子絃歌于室顏回擇菜于外子路與子貢相與而言曰夫子逐于魯削迹于衛伐一作樹于宋窮于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不禁一作夫子絃歌鼓舞未嘗絕音蓋君子之無所醜也若此乎醜猶耻也顏回無以對入以告孔子孔子慨然推琴喟然而嘆曰由與賜小人也召吾語之于路與子貢入子貢曰如此者可謂奇賞彙編 卷六十五 无 選史

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達于道之謂達窮于道之謂窮今丘也拘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所也何窮之謂故內省而不疚于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大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栢之茂也昔桓公得之莒文公得之曹越王得之會稽齊桓公遺無知之遇難之機出遇曹越王句踐與吳戰而敗越王公會稽之山今魯國克復其地而無難若故曰得之陳蔡之困于丘其幸乎孔子烈然返瑟而鼓子路抗然執竿而舞一作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不知地之下也聖德如天地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達亦樂所樂非窮達也道得于此則窮達也為寒暑風雨之

序矣寒暑陰陽也陰陽和風雨序也聖人法虞乎頽陽虞樂也頽水之北曰陽輕天下而不屈于而共伯得乎共首共國伯也其國隱于共首山而得其志也不知出何也書

遇合

七日凡遇合也時不合必待合而後行故比翼之鳥歿乎木比目之魚歿乎海孔子周流海內再千世主如齊至衛所見八十餘君委質為弟子者三千人達徒七十人七十人者萬乘之主得一人用可為師不為無人以此遊僅至于魯司寇此天子之所以時絕也諸侯之所以大亂也亂則愚者之多幸也幸則必不勝其任矣多幸愛不肖之人而任久不勝則幸反為禍則幸大者其禍亦大非禍獨及已也故君子不處幸不為苟必審諸已然後任任然後動任則處德凡能聽說者必達乎論議者也世主之能識論議者寡所遇惡得不苟凡能聽音者必達于一作五聲入之能知五聲者寡所善一作惡得不苟客有以吹簫見越王者羽角官徵商不繆籟五聲無失越王不為野音而反善之野說之道亦有如此者也人而不用言不肖而歸之人有為人妻者人告其父母曰故曰亦有如此者也

未必然

奇賞彙編

卷六十五

三

奇賞彙編

卷六十五

三

選史

嫁不必生也謂終死衣器之物可外藏之以備不生
 其父母以為然于是令其女常外藏姑姑知之曰為
 我婦而有外心心不可有畜四出之婦之父
 母以謂為已謀者以為忠終身善之亦不知所以然
 矣不知其女之所宗廟之滅天下之失亦由此矣此以見出由此也
 此不理者故宗廟滅故曰遇合也無常說適然也若
 人之于色也無不知說美者而美者未必遇也故嫫
 母執乎黃帝黃帝說之黃帝曰屬女德而弗忘與女正而
 弗衰雖惡奚傷惡也奚何也言勸屬女以婦德而
 弗衰雖惡奚傷惡也奚何也言勸屬女以婦德而
 明雖惡也若人之于滋味無不說甘脆而甘脆未
 奇賞彙編 卷六十五 三 選史

且。不。智。不。可。不。攻。也。與。師。伐。陳。三。月。然。後。喪。之。也。惡。
 足。以。駭。人。言。足。以。喪。國。而。友。之。足。于。陳。侯。而。無。上。也。
 至。于。亡。而。友。不。衰。友。愛。敦。洽。無。有。出。上。者。也。是。
 處。夫。不。宜。遇。而。遇。者。則。必。廢。不。宜。見。遇。而。人。見。遇。如。
 此。者。必。不。久。宜。遇。而。不。遇。者。此。國。之。所。以。亂。世。之。所。
 以。衰。也。天。下。之。民。其。苦。愁。勞。務。從。此。生。而。不。遇。也。凡。
 舉。人。之。才。太。上。以。志。其。次。以。事。其。次。以。功。而。不。遇。也。三。
 者。弗。能。國。必。殘。亡。羣。孽。大。至。身。必。成。殃。年。得。至。七。十。
 九。十。猶。尚。幸。聖。賢。之。後。反。而。孽。民。以。是。賊。其。身。
 豈。能。獨。哉。陳。侯。之。前。所。謂。不。當。為。楚。所。滅。以。殘。其。身。也。并。病。其。
 奇賞彙編 卷六十五 三 選史

必已
 八。日。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成。
 桀。紂。亡。故。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
 故。伍。員。流。乎。江。不。從。以。鳴。吏。置。子。胥。而。殺。之。長。弘。
 死。藏。其。血。三。年。而。為。碧。微。城。成。周。支。天。之。所。殺。故。周。
 之。周。則。其。不。得。殺。也。及。范。吉。射。荀。寅。故。其。君。以。故。周。
 之。周。則。其。不。得。殺。也。及。范。吉。射。荀。寅。故。其。君。以。故。周。
 而。孝。未。必。愛。故。孝。已。疑。曾。子。悲。曾。參。其。子。孝。見。長。子。
 父。為。也。莊。子。行。過。于。山。中。見。木。甚。美。長。大。枝。葉。

此原淳心
有玉理

盛茂莊子名周宋之蒙人也輕天下細伐木者止其旁而弗取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以不材得終其天年矣出于山及邑舍故人之家舍止故人喜具酒肉令豎子為殺鴈饗之豎子請曰其一鴈能鳴一鴈不能鳴請奚殺主人之公曰殺其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于莊子曰昔者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天年主人之鴈以不材死一作以不先生將何以處莊子笑曰周將處於材不材之間材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道德則不然無訐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為專一上一下以禾為量奇賞彙編 卷六十五 奎 選史

於萬乘之主萬乘之主必以國誅我我必不生不若相與誅而殺之以滅其迹于是相與趨之行三十里及而殺之此以知故也蓋知牛缺孟賁過於河先其五船人怒而以揖撻其頭第其仇起越次顧不知其孟賁也中河孟賁瞋目而視船人髮植目裂鬚指舟中之人盡揚播入于河使船人知其孟賁弗敢直視涉無先者無敢先又况于辱之乎此以不知故也人不知孟賁為知與不知皆不足恃其惟和調近之猶未可必近之近無愁難蓋有不辨和調者則和調有不免也宋桓司馬有寶珠抵罪出亡桓司馬桓王使奇賞彙編 卷六十五 奎 選史

請往說之。畢辭。野人不聽。有鄙人始事孔子者曰。請往說之。因為野人曰。子不耕于東海。吾不耕于西海也。吾馬何得不食子之禾。其野人大說。相謂曰。說亦皆如此。其辯也。獨如嚮之人。獨猶就也。嚮之。人謂子貢也。解馬而與之說。如此。其無方也。而猶行術。術。外物豈可必哉。君子之自行也。敬人而不必見敬。愛人而不必見愛。敬愛人者。已也。見敬愛者。人也。君子必在已者。不必在人者也。必在已無不遇矣。

慎大覽

慎大

奇賞彙編

卷六十五

重述史

一曰。賢主愈大。愈懼。愈懼。愈恐。凡大者。小鄰國也。疆者。勝其敵也。大者。侵削鄰國。使小勝其敵。則多怨。小鄰國則多患。多患多怨。國雖大。惡得不懼。惡得不恐。故賢主于安思危。于達思窮。于得思喪。周書曰。若臨深淵。若履薄冰。以言慎事也。周書。周文。築為無道。暴戾頑貪。心不則德義之經。為天下顛恐而患之言。者不同紛紛。分其情難得。紛紛。亂也。于辛任威。凌轢諸侯。以及兆民。之諫。臣賢良。嚮怨殺彼龍逢。以服羣西眾。底泯泯皆有遠志。莫敢直言其生若驚。民也。保其大臣同患。弗周而畔。不周于義而桀愈自賢。

矜一作過。善非其所行者。非主道。重塞國人大崩。湯乃惕懼。憂天下之不寧。欲令伊尹往視。曠夏恐其不信。湯由親自射伊尹。恐夏不信伊尹。故山陽言。而親復信之也。伊尹奔夏三年。反報于亳。亳。湯之也。曰。桀迷惑于末。嬉好彼琬琰。琬。當作婉。婉。順阿意之。人。或作琬。琬。笑玉也。不恤其眾。眾志不堪。上下相疾。民心積怨。皆曰。上天弗恤。夏命其辛。湯謂伊尹曰。若告我曠夏盡如詩。詩。志也。湯與伊尹盟。以示必滅夏。伊尹又復往視。曠夏聽于末嬉。末嬉言曰。今昔天子夢西方有白東方有日。兩日相與鬪。西方日勝。東方日不勝。伊尹以告湯。商涸旱。湯猶發師。

奇賞彙編

卷六十五

重述史

以信伊尹之盟。故令師從東方出于國西。以進未接。亦而桀走逐之。至大沙。身體離散。為天下戮。不可正。諫雖後悔之。將可奈何。湯立為天子。夏民大說。如得慈親。朝不易位。農不去疇。商不變肆。親鄰如夏。今竟州人謂殷氏皆曰。未言桀民親殷如夏氏也。此之謂至公。此之謂至安。此之謂至信。盡行伊尹之盟。不避早殃。祖伊尹世世饗商。祖。用伊尹之賢世世也。武王勝殷。入殷。未下。舉命封黃帝之後于鑄。鑄。國名。封帝堯之後于黎。封帝舜之後于陳。下。舉命封夏后之後于杞。立成湯之後于宋。以奉桑林。桑山之林。湯所禱也。武王乃恐懼。太息流涕。命周公。

且進殷之遺老而問殷之亡故又問衆之所說民之所欲殷之遺老對曰欲復盤庚之政盤庚太甲後十武王于是復盤庚之政發巨橋之粟巨橋紂賦鹿臺之錢以示民無私鹿臺紂所出出拘救罪分財紂名棄責以振困窮棄責已不責彼也紂比干之墓紂名以章賢也靖箕子之宮箕子作箕子故也表商容之閭商容殷之賢人老子士過者趨車過者下過商里者趨中三日之內與謀之士封為諸侯諸大夫賞以書社書社十五家庶士施政去賦施之于政事然後於濟河西歸報于廟還濟南河西歸于豐豐餽報功奇賞彙編 卷六十五 王 運史

虎尾終吉如履虎尾終必吉也趙襄子攻翟勝老人中人使趙襄子使者來謁之翟勝之下老人中人襄子方食搏飯有憂色左右襄子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以喜也今君有憂色何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三日則飄風一作暴雨日中不須臾易曰日中則昃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於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乎孔子問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所以為昌也而喜所以為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荆吳越皆嘗勝矣而卒取亡一作本敗不達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能持勝孔子之勁舉國門之閭而不肯以力開孔子以一城門閭而墨子為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加公輸般在楚楚王之且墨子聞而往說之楚王曰公輸般天下之巧工也寡人使攻宋之城何為不得墨子曰使公輸般攻宋之城臣請為宋守之備公輸般九攻之墨子九却之及天下也墨子名翟魯人善持勝者以術彊弱木也能以術彊其弱也

得不去小忠則大忠不至故小利大利之殘也小忠
大忠之賊也聖人夫小取大昔荆襄王與晉厲公戰
於鄆陵荆師敗襄王傷晉大夫呂錡射襄王臨戰司馬
子反渴而求飲堅陽穀掇黍酒而進之酒罷受三子
反叱曰訾退酒也堅陽穀對曰非酒也子反曰亟退
却也堅陽穀又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之爲
人也嗜酒甘而不能絕于口以醉戰既罷襄王欲復
戰而謀使召司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襄王駕而往
視之入幄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所
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若此是亡荆國之社稷而不
奇賞彙編 卷六十五 堯 選史

阜也阜標君奚患焉獻公許之乃使荀息以屈產之
乘爲庭實爲虞庭而加以垂棘之璧以假道于虞而
伐虢虞公濫於寶與馬而欲許之宮之奇諫曰不可
許也虞之與虢也若車之有輔也車依輔輔亦依車
虞虢之勢是也車牙也先人有言曰唇竭而齒寒夫
虢之不亡也恃虞虞之不亡也亦恃虢也若假之道
則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奈何其假之道也虞公不
聽而假之道荀息伐虢克之還反伐虞又克之荀息
操壁牽馬而報獻公喜曰璧則猶是也馬齒亦薄長
矣故曰小利大利之殘也中山之國有風繇者智伯
欲攻之而無道也風繇國之近晉者也或作仇爲繇
然方車二軌以遺之風繇之君將斬岸堙谿以迎
之章蔓枝諫曰詩云唯則定國我胡則以得是于
智伯赤章蔓枝風夫智伯之爲人也貪而無信必欲
攻我而無道也故爲大鐘方車二軌以遺君君因斬
岸堙谿以迎鐘師必隨之弗聽有頃諫之君曰大國
爲權而子逆之不祥子釋之釋赤章蔓枝曰爲人臣
不忠貞罪也忠貞不用遠身可也斷穀而行山中道
行至衛七日而風繇亡欲鐘之心勝也欲鐘之
心勝則去風繇之說塞矣塞不行也凡聽說所勝不可不

審也故太上先勝先猶昌國君將五國之兵以攻齊

昌國君樂毅也為燕昭王將伐齊五國謂燕秦韓魏趙也齊使觸子將以迎天下

之兵于濟上齊水名齊王欲戰使人赴觸子耻而訾之

曰不戰必剗若類掘若壘觸子苦之欲齊軍之敗于

是以天下兵戰戰合擊金而却一作退之卒北天下兵

乘之乘猶勝也觸子因以一乘去莫知其所不聞其聲一作

問達子又帥其餘卒達子齊人以軍于秦周無以賞使人

請金于齊王軍也也請金將以賞有功也齊王怒曰若殘

豎子之類殘餘也豎子謂達子也惡能給若金與燕人戰大敗

達子死齊王走莒莒齊邑燕人逐北人國相與爭金于

奇賞彙編卷六十五聖選史

美唐甚多美唐金藏所在此貪于小利以失大利者也

下賢

三曰有道之士固驕人主人主之不肖者亦驕有道

之士日以相驕奚時相得若儒墨之議與齊荆之服

矣賢主則不然士雖驕之而已愈禮之士安得不歸

之士所歸天下從之帝帝也者天下之適也適上王

也者天下之往也得道之人貴為天子而不驕倨富

有天下而不聘夸甲為布衣而不痒攝痒病也攝貧

無衣食而不憂懾恨乎其實自有也自有道覺乎其不

疑有以也桀乎其必不渝移也桀昌也渝變也循乎其

與陰陽化也忽忽乎其心之堅固也忽忽空乎其

不為巧故也空空也迷乎其志氣之遠也迷在江

昏乎其深而不測確乎其節之不庠也就就乎讀如

由與其不肯自是鵠乎其用智慮也鵠讀如浩也

假乎其輕俗誹譽也皆謂體道之人也以天為法以德為行

以道為宗與物變化而無所終窮精克天地而不竭

神覆宇宙而無望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曰宙若知其始

若知其終莫知其門莫知其端莫知其源道不可其

大無外其小無內此之謂至貴道大無外士有若此

者五帝弗得而友三王弗得而師去其帝王之色則

奇賞彙編卷六十五聖選史

近可一作得得之矣堯不以帝見善繼北面而問焉堯

天子也善繼布衣也何故禮之若此其甚也善繼得

道之士也得道之人不可驕也堯論其德行達智而

弗若故北面而問焉此之謂至公非至公其孰能禮

賢周公旦文王之子也武王之弟也成王之叔父也

所朝于窮巷之中甕牖之下者七十人甕牖以破甕

文王造之而未遂遂始也武王遂之而未成周公

旦抱少主而成之故曰成王不唯以身下士邪齊桓

公見小臣稷一日三至弗得見從者曰萬乘之主見

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弗得見亦可以止矣桓公曰

司馬遷曰：「文譌也。」

也反走對曰何以名爲臣骹桑下之餓人也還闕而

死宣孟遂活此書之所謂德幾無小者也宣孟德一
士猶活其身而况德萬人乎故詩曰赴赴武夫公侯
干城此周南克置之首章也言其濟濟多士文王以賢可為公侯打難其城藩也
寧此大雅文王人主胡可以不務哀士哀愛士其難之三章也
知唯博之為可博則無所遁矣張儀魏氏餘子也大受氏為長將西遊于秦過東周客有語之于昭文君者曰魏氏人張儀材士也將西遊于秦願君之禮貌之也昭文君見而謂之曰聞客之秦寡人之國小不足以留客雖遊然豈必遇哉客或
為寡人而一歸也國雖小請與客共之張儀還走北作善也
奇賞彙編 卷六十五 聖 詠史
而再拜張儀行昭文君送而資之至于秦留有間惠王說而相之惠王孝公之張儀所德于天下者無若昭文君周于乘也重過萬乘也
昭文君周于乘也重過萬乘也張儀重之令秦惠王師之秦會諸侯于文君御儀名號至今不
此張儀之力也孟嘗君前在于薛荆人攻之淳于髡為齊使于荆還反過于薛孟嘗君令人禮貌而親郊送之謂淳于髡曰荆人攻薛夫子弗為憂文無以復待矣待待
淳于髡曰敬聞命矣至于齊事報及命王曰何見于荆對曰荆甚固固固而薛亦不量其力王曰何謂也對曰薛不

量其力而為先王立清廟荆固而攻薛薛清廟必危故曰薛不量其力而荆亦甚固齊王知顏色齊王宣王之子知曰嘻先君之廟在焉疾舉兵救之由是薛遂全顛覆之請坐拜之謂雖薄則薄矣薄輕故善說者陳其勢言其方見人之急也若自在危厄之中登用疆力哉疆力則鄙矣說之不聽也任不獨在所說亦在說者

順說

五日善說者若巧士因人之力以自為力因其來而與來因其往而與往與與不設形象與生與長而言奇賞彙編 卷六十五 聖 詠史
之與響與盛與衰以之所歸歸終力雖多材雖勤也勤勤以制其命順風而呼聲不加疾也際高而望目不加明也所因便也惠盎見宋康成公而謂足聲速疾言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力而無為仁義者惠盎者宋人也
施族也康王宋昭公曾孫辟公之子名侵立十一年薛號稱王四十五年人為不道故曰宋子不足仁義者也
齊將何以教寡人惠盎對曰臣有道于此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大王獨無意耶王曰善此寡人所欲聞也惠盎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于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不敢擊大王獨無意耶王曰善此寡人所欲

欲知也。惠益曰：夫不敢刺，不敢擊，非無其志也。臣有道于此，使人本無其志也。本無有擊大王獨無意邪王曰：善。此寡人之所願也。惠益曰：夫無其志也，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于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于勇有力也。言以仁義之德使之故賢居四累之上大王獨無意邪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也。惠益對曰：孔墨是也。言當也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也。孔丘墨翟無地爲君，無官爲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願其尊高也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則賢于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益，趨而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說服寡人也。宋王俗主也，而心猶可服。因矣。因則貧賤可以勝富貴矣。小弱可以制疆大矣。田贊衣補衣而見荆王。田贊也荆王曰：先生之衣何其惡也。田贊對曰：衣又惡于此者也。荆王曰：可得而聞乎。對曰：甲惡于此，無惡乎甲者，贊也。貧故惡衣也。今大王萬乘之主也，富貴無敵，而好衣民以甲臣弗得也。得爲意者爲其義耶甲之事兵之事也荆人之額，刺人之腹，墮入之

奇賞彙編

卷六十五

史

選史

勸業在此
二句極公
亦得其前

城郭刑人之父子也。其名又其不榮。與殺人同意者爲其實邪苟慮害人人亦必慮害之者爲其實邪。苟慮害人人亦必慮害之。子利其害也亦必謀害之。苟慮危人人亦必慮危之。其實人久則甚不安之。其爲事如此二者臣爲大王無取焉。害與荆王無以應說，雖未大行田贊可謂能立其方矣。力道若夫偃息之義，則未之識也。段干木偃息以以服荆此之偃息，故管子得于魯魯東縛而檻之，使役人載而送之，齊其謳歌而引。役人皆謳歌而轡管子恐魯之止而殺已也，欲速至齊。因謂役人曰：我爲汝唱。汝爲我和。其所唱適安。走役人不倦而取道甚速。管子可謂能因矣。役人得其所欲已，亦得其所欲。以此術也是用萬乘之國，其霸猶少。桓公則難與往也。桓王也言其難與致于王也不廣

奇賞彙編

卷六十五

史

選史

三人相善欲相與定齊國以公子糾為必立召忽曰
吾三人者于齊國也譬之若曲之有足去一焉則不
成且小白則必不立矣小白齊桓公名不若三人佐公子糾
也管仲曰不可夫國人惡公子糾之母以及公子糾
公子小白無母而國人憐之事未可知不若令一人
事公子小白夫有齊國必此二公子也二公子齊僖公之子襄公
故令鮑叔傅公子小白管子召忽居公子糾所
公子糾外物則固難必傷事也糾在外不可謂難必雖然
管子之慮近之矣若是而猶不全也其天邪人事則
盡之矣齊攻廩丘趙使孔青將死士而救之與齊人
奇賞彙編 卷六十五 元 通史
戰大敗之齊將死得車二千得尸三萬以為二京古者
軍伐克服之謂之京也齊人合上齊以寧越謂孔青曰
惜矣不如歸尸以內攻之齊人必怨其
將使齊人以其用 越開之古善戰者沙隨賁服隨
是所以內攻之也 却舍延尸軍行十里為一舍以
齊人服也 却舍延尸舍以饒其尸使齊人得
救之得尸車甲盡于戰府庫盡于葬此之謂內攻
而用費之 孔青曰敵齊不尸則如何言齊人必怨其
之孔青曰敵齊不尸則如何言齊人必怨其
目戰而不勝其罪一與人出而不與人入其罪二與
之尸而弗取其罪三民以此三者怨作上上無以
使下下無以事上是之謂重攻之審越可謂知用文

武矣用武則以力勝用文則以德勝文武盡勝何敵
之不服晉文公欲合諸侯咎犯曰不可天下未知君
之義也公曰何若咎犯曰天子避叔帶之難出居于
鄭君奚不納之以定大義且以樹譽樹立文公曰吾
其能乎咎犯曰事若能成繼一作文王業定武之功
闕一作土安疆于此乎在矣事若不成補周室之闕
勤天子之難勤憂成教垂名于此乎在矣成仁義之
之各以示諸君其勿疑文公聽之遂與一作草中之
戎驪土之翟定天子于成周天子周襄王也于是天
子賜之南陽之地襄王賜之南陽之地在河之北晉
奇賞彙編 卷六十五 元 通史
是也 遂霸諸侯舉事義且利以立大功文公可謂智
矣此咎犯之謀也出亡十七年反國四年而霸其聽
皆如咎犯者耶管子鮑叔佐齊桓公舉事舉齊之
東鄙人有常致苦者管子死墜刁易牙用國之人常
致不苦不知致苦卒為齊國良工澤及子孫知大禮
知大禮雖不知國可也禮國之本君子務本自
貴因 而道生故曰不知國可也
七曰三代所寶莫如因因則無敵禹通三江五湖決
伊闕溝迴陸渚注之東海因水之力也通舜一徙成
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國馬禮四井為邑邑方二里也

邑有封都有成然則邑小都大傳曰都城而堯授之
過百難國之害也成國成千乘之國也而堯授之
禪位因入之心也湯武以千乘制夏商因民之欲也
傳曰衆曹所好鮮其不濟湯武是也衆曹所如秦者
惡鮮其不敗結是也故曰因民之欲也如秦者
立而至有車也行隨而至也適越者坐而至有舟也
秦越遠塗也竚立安坐而至者因其械也械器也武
王使人候殷也候視也反報岐周曰殷其亂矣武王曰其
亂焉至對曰讒慝勝良讒慝通則忠良武王曰尚未
也又復往反報曰其亂加矣武王曰焉至對曰賢者
出走矣武王曰尚未也又往反報曰其亂甚
矣武王曰焉知對曰百姓不敢誹怨矣武王曰嘻遽
奇賞彙編 卷本五 幸 遷史

不輟軍師皆諫曰卒病請休之武王曰吾已令膠鬲
以甲子之期報其主矣今甲子不至是令膠鬲不信
也膠鬲不信也其主必殺之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
也武王果以甲子至殷郊殷已先陳矣至殷因戰大
克之此武王之義也人爲人之所欲已爲人之所惡
先陳何益也人謂武王也人之所欲天必從之順天誅
可支故曰適令武王不耕而獲也故孫子曰不戰而
屈人之兵善也武王入殷聞殷有長者武王往見之而
問殷之所以可殷長者對曰王欲知之則請以日中
爲期武王與周公旦明日早要期則弗得也武王惟
之周公曰吾已知之矣此君子也取不能其主有以
其惡告王不忍爲也若夫期而不當言而不信此殷
之所以亡也已以此告王矣夫審天者察列星而知
四時因也本此字下有勅作四日推曆者視月行
而知晦朔因也禹之裸國裸入衣出衣本件人因也
墨子見荆王錦衣吹笙因也墨子好樂非樂錦與笙
荆王之欲也孔子道齊彌子瑕見釐夫人因也釐公
之幸臣孔子因之欲見釐公夫人而子路夫人未之
聞或云爲論法也心畏忌曰釐公夫人未之聞或云
通太子彌子瑕也野人散之曰釐公夫人未之聞或
蓋歸我之說也此言之不得論爲釐公夫人未之聞
亂世臨苦民揚其義成其功因也故因則功專則拙

四則成故曰功因者無敵國雖大民衆何益

察今

八曰上胡不法先王之法。非不賢也。爲其不可得而
法先王之法。經乎上世而來者也。人爲益之人。或損
之。胡可得而法。雖人弗損益。猶若不可得而法。東夏
之命。古今之法。言世一作異而典殊也。東夏方故古之
命多不通乎今之言者。今之法多不合乎古之
法者。殊俗之民。有似于此。其所爲欲同。其所爲欲異。
口悖之命。不愉若舟車衣冠滋味聲色之不同。人以
自是。反以相誹。天下之學者多辯言利辭。倒不求其
奇賞彙編 卷六十五 史
實務以相毀。以勝爲故。事先王之法。胡可得而法。雖
可得。猶若不可法。凡先王之法。有要于時也。時不與
法俱至。法雖今而至。猶若不可法。故擇一作先王之
成法。而法其所以爲法。先王之所以爲法者何也。先
王之所以爲法者人也。而已亦人也。故察已則可以
知人。察今則可以知古。古今一也。人與我同耳。有道
之士。貴以近知遠。以今知古。以益所見。知所不見。故
審堂下之陰。見月之陰。而知日月之行。陰陽之變。見
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魚鼈之藏也。嘗一脔肉。
而知一饒之味。一鼎之調。和 荆人欲襲宋。使人先

表瀧一作水瀧水暴益。荆人弗知。循表而夜涉。溺死

者千有餘人。軍驚而壞。都舍嚮其先表之時可導也。
導涉也。嚮其施也。今水已變而益多矣。荆人尚循表
而導之。此其所以敗也。今世之主。法先王之法也。有
似于此。不知其表瀧水而。其時已與先王之法。窮矣。而
曰此先王之法也。而法之以爲治。豈不悲哉。故治國
無法則亂。守法而弗變。則悖。悖亂不可以持。國世易
時移。變法宜矣。譬之若良醫。病萬變。藥亦萬變。病變
而藥不變。嚮之壽民。今爲殤子矣。折日殤子。故凡舉
學一作事必循法以動。循一作變法者。因時而化。若此論
奇賞彙編 卷六十五 史
則無過務矣。務一作夫不敢議法者。衆庶也。以死守者
有司也。因時變法者。賢主也。是故有天下七十一聖
其法皆不同。非務相反也。時勢異也。故曰長劍期乎
斷。不期乎鏑。鏑一作鏑。鏑良劍也。取其能斷無取
乎千里。不期乎驥。驥一作驥。驥名也。故曰不期乎驥。良馬期
名者。此先王之千里也。楚人有涉江者。其劍自舟中
墜于水。遽契刻一作其舟曰。是吾劍之所從墜。遂疾也
而劍不行。求劍若此。不亦惑乎。以此故法爲其日與
此同時已徙矣。而法不徙。以此爲治。豈不難哉。有過

初治人無

於江上者見人方引嬰兒而欲投之江中嬰兒啼人
問其故曰此其父善游其父雖善游其子豈遽善游
哉此任物亦不必悖矣也任川荆國之爲政有似于此

奇賞齋編

卷六十五

董

選史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六十五